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五冊目次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十八卷首一卷舉要三卷　（宋）金履祥撰　明萬曆二十一年蜀藩刻通鑑綱目全書本　〇〇一

大事記續編七十七卷（一）　（明）王禕撰　明刻本　四八一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十八卷首一卷舉要三卷

（宋）金履祥撰

明萬曆二十一年蜀藩刻通鑑綱目全書本

通鑑前編十八卷、舉要三卷、編修邵晉涵家藏本

宋金履祥撰。履祥有尚書表注，已著錄。案柳貫作履祥行狀曰：司馬文正作資治通鑑，繫年著代，祕書丞劉恕作外紀，以記前事，顧其志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不足傳信。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書、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為主，下及詩禮春秋，旁採舊史諸子，表年繫事，復加訓釋，斷自唐堯以下，接於資治通鑑，勒為一書，既成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後王所當法。戰國申韓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以後，司馬公既已論次，而春秋以前無編年之書，是編固不可少之著也云云。蓋履祥撰述之意，在於引經據典，以矯劉恕外紀之好奇。惟履祥師事王柏，柏勇於改經，履祥亦好持新說。如釋桑土既蠶，引後所謂桑間為證，釋封十有二山濬川，謂營州當云其山碣石，其川遼水。以篤公劉、七月二篇為豳公當時之詩，非周公所追述。又以七月為豳詩，篤公劉即為豳雅，皆不免於臆斷。以春秋書尹氏卒為即與隱公同歸於魯之鄭大夫尹氏，尤為附會。至於引周書記異於周昭王二十二年，書釋氏生，則其徵引羣籍，去取失當，亦未必遽在恕書上也。然援據頗博，其審定羣說，亦多與經訓相發明，在講學諸家中，猶可謂究心史籍，不為游談者矣。履祥自撰後序，謂既編年表，例須表題，故別為舉要三卷。凡所引經傳子史之文，皆作大書，惟訓釋及案語，則以小字夾註附綴於後，蓋避朱子綱目之體，而稍變通鑑之式。後來浙江重刻之本，列舉要為綱，以經傳子史之文為目，而訓釋仍錯出其間，已非其舊。又通鑑綱目刊本，或以此書為冠，題曰通鑑綱目前編，亦後來所改名。今仍從原本，與綱目別著於錄，以存其眞焉。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外紀卷之首

後學　四明　陳子桱　編輯

書林　楊氏　歸仁齋　重鋟

三皇紀

索隱曰紀者記也本其事而記之故曰本紀帝王書稱紀者言爲後代之綱紀也

總論 雙湖胡氏曰三皇之號昉於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而不指其名其次則見於秦博士有天皇地皇人皇之議秦去古未遠意三皇之稱此或庶幾焉漢孔安國書序乃始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爲五帝不知果何所本蓋孔子於家語自伏羲以下皆稱曰帝易大傳春秋內外傳有黃帝炎帝之稱呂氏月令雖不可爲據然有曰帝太昊帝炎帝黃帝亦足以表先秦未嘗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也至宋五峯胡氏直斷以孔子易大傳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爲五帝不信傳而信經其論始定然三皇之號不可泯也則亦以天皇地皇人皇言之但此三者本無所稽意混茫初闢先有天而後有地既有天地則氣化而人生焉皇極經世書以元經會所謂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至寅始爲開物之初意三皇之號由此而稱而所謂三墳者亦必因文籍既生之後述上古之事而有是書大抵鴻荒闊遠不可得而詳矣況夫子於書首唐虞於易首伏羲伏羲以前皆未嘗道闕之可也

盤古氏

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變化而庶類繁矣相傳首出御世者曰盤古氏又曰渾敦氏

音釋 盤古氏釋名盤古猶言盤固也太極生兩儀張九詔曰太極者象數未形而理已具之稱兩儀者天地之謂也四象變化張九詔曰四象者太陽少陽太陰少陰之謂也邵子以日月星辰爲天之四象水火土石爲地之四象也釋名變者化之始化者變之終也渾敦氏釋名渾敦未判晰之謂也敦或作沌

總論 五峯胡氏曰盤古生於大荒莫知其始明天地之道達陰陽之變爲三才首君於是混茫開矣

史論 靜軒周氏曰天之立君以御世也君之立極以統衆也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混沌之世天地始分即有盤古氏出自太極而生兩儀自兩儀而生四象變化無窮庶類繁夥由是而天地始爲天地人物始爲人物而混茫開矣雖然鴻荒之世書契未立制度未備爲君者不過穴居而野處茹毛而飲血俾是時不生盤古則天地何由以分日月何由以辨山川何以爲山川草木何以爲草木此盤古所以繼天而出治也厥後天開於子則有天皇氏地闢於丑則有地皇氏人生於寅則有人皇氏天地人判而三才以立世道漸開風氣漸盛人文宣著治教休明矣天之立君豈苟焉而已哉是以人父天母地而謂之天子天子者首出庶物而萬國咸寧其任大責重不其然乎噫

天皇氏

一姓十三人繼盤古氏以治是曰天靈澹泊無爲而俗自化始制干支之名以定歲之所在十干曰閼逢旃蒙柔兆彊圉著雍屠維上章重光玄黓昭陽十二支曰困敦赤奮若攝提格單閼執徐大荒落敦牂協洽涒灘作噩閹茂大淵獻兄弟各一萬八千歲

音釋 天皇氏釋名天陽氣上積而成形者也皇大君也氏姓氏也蓋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爲一一氣既分之後先有天而後有地則氣化而人生焉謂之天皇氏者蓋取天開於子之義也干支之名蔡邕獨斷云干幹也其名有十亦曰十母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也支枝也其名一十有二亦曰十二子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也

史論 靜軒周氏曰盤古氏既分天地天既開於子矣而天皇氏出焉繼盤古而爲治天既開矣而干支之名則未制也地既闢矣而歲時之位則未定也由是制干支以定歲之所在革澹薄以俟俗之自化也傳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皇氏居天子之位操制作之權既立十干以定歲又立十二支以定時歲時既定民始知天道之所向矣夫有一代興王之君必立一代之制後王自是而相因百世俟之而不惑觀其律身行已澹薄無爲誠足爲帝王御世之良法後之瓊宮瑤臺糟丘池酒者自取滅亡何益之有俗化澹薄亦無奢僭而天下趨於清靜無欲之鄉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民風之盛爲何如哉故通鑑大書特書以首外紀欲使時君世主法其澹薄無爲之心兢兢業業罔敢弗欽

肆毋輕民事惟艱無安厥位惟危見賢而思齊可也

地皇氏

一姓十一人繼天皇氏以治爰定三辰是分晝夜以三十日爲一月兄弟各一萬八千歲【音釋】地皇氏釋名地陰氣不凝而成質者也謂之地皇氏者蓋取地闢於丑之義也【爰定三辰】爰於也三辰謂日月星也亦曰三光左傳三辰旂旗昭其明也

【史論】靜軒周氏曰此地闢於丑而有地皇氏出焉所以主宰萬物而君臨天下者也天地開闢支干已名俾三辰不定晝夜不分則冥冥焉萬古皆如長夜矣由是明乎晝者則謂之日明乎夜者則謂之月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而謂之星宿晝夜者陰陽之道也三辰旣分而晝夜已判消長盈虛朔望相繼而遂以三十日爲一月爲聖人創制立法垂憲萬世俾後之民人皆知日月之道星辰之理晝夜之所以然歲月之如此故不啻如拔雲霧而覩青天剪荊棘而尋大道引醉生夢死之人心而登高明正大之域矣是以天生聖人精氣所萃天不能言語也而聖人言語之天不能動作也而聖人動作之天不能刑殺也而聖人刑殺之君師之位至尊至重位則天位祿則天祿天子代天理物繼天以出治者也人君敬天法祖節用愛人乃識分之當然耳詎可輕忽而已哉

【辨疑】余宗海曰愚聞之師云八千之千當作百蓋邵子以自有天地至于窮盡謂之一元一元有十二會一會有一萬八百年子會生天丑會生地寅會生人至戌會則閉物而消天亥會則消天而消地至子會則又生天而循環無窮矣自寅會其一度至午會是一度該四萬五千餘年正唐堯起甲辰之時也夫自開闢以來固有民物帝王第以書契未興無從稽考其曰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蓋亦傳聞其名而已故作史者以生民以來若干年歲泝於天地人皇氏之下以足其數豈眞有一萬八千歲之理哉然不以四萬五千六百年錄之於唐堯之前而置之於此蓋亦誤矣學者不可不察

人皇氏

一姓九人繼地皇氏以治相厥山川分爲九區人居一方故亦曰居方氏當是時也萬物群生淳風沕穆主不虐臣不諂貴賤無欺君臣所自起飲食男女所自始兄弟九人合四萬五千六百年【音釋】【人皇氏】釋名人者神也而爲萬物之最靈者也謂之人皇氏者蓋取人生於寅之義也【淳風沕穆】淳實也亦作醇賈誼賦沕穆無窮注沕穆深微貌沕音勿

【史論】靜軒周氏曰此人生於寅而人皇氏出所以繼天皇地皇而爲治也是時風氣漸開而萬物爲之群生時序漸著而淳風爲之沕穆君乃明君而主不虐王臣乃良臣而臣不虐貴制治漸敷而政教漸由興禮義漸備而君臣所自起饑食渴飲而民食用漸著矣男交女情而民始婚姻漸張矣是時法網疎闊風俗淳樸爲君者不以安富尊榮爲心爲臣者不以崇高富貴爲重逍遙夫林林總總之民但知花開爲春葉落爲秋饑則思食渴則思飲而已民僞猶未萌也人欲猶未熾也人雖群生而爭奪之患不興物雖繁而貪僞之念不萌故人皇氏兄弟九人分爲九區各居一方而享天祿非若後世視骨肉如寇讐待兄弟如若刺分門割戶恩若成讐也人心不古有如是哉噫

【總論】【愚按】春秋元命包曰天地開闢至春秋魯哀公獲麟十四年積歲之歲凡二百二十六萬七千年分爲十紀其一曰九頭紀即人皇氏也古者謂一人爲一頭人皇兄弟九人故也二曰五龍紀又謂之五姓兄弟五人曰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治在五方司五行布山嶽繼人皇御世者也方是時也世居巢穴日月貞明三曰攝提紀五十九姓繼五龍氏以治分天下而居爲四曰合雒紀三姓繼攝提氏以治始教民穴居者也五曰連通紀六姓繼合雒氏以治六曰敍命紀四姓繼連通氏以治七曰循蜚紀八曰因提紀九曰禪通紀十曰疏仡紀自人皇氏至敍命氏凡八十三君自循蜚而後皆有世次可紀禪通則斷于炎帝疏仡則始于黃帝以迄于周官雜書而事不經見聞者疑之夫人靈於萬物而氣稟不齊其才德出類者則爲衆所宗此君道之始也蓋雖由□然况于人哉以蓋古之先爲無君耶吾不得而知也以人皇之後爲有君耶吾不得而泯也慎其世而著其既去其性而存其常可也故謹列循蜚紀以下附諸人皇

氏之末以備參考焉

循蜚紀

循蜚者以其時德厚信𤣩人循其化遠若蜚也有號而無世凡二十二氏

音釋 德厚信𤣩 厚深也𤣩苦江切信實貌

鉅靈氏

出於汾脽挾大象持化權擇五丁之士驅陰陽反山川居無恒處而跡躡于蜀

音釋 出於汾脽 出猶生也汾脽謂汾陰脽上也按一統志汾陰古地名漢置縣屬河東郡宋改榮河縣本朝因之屬平陽府蘇林曰脽音誰如淳曰脽者河東岸特堆堀長四五里廣一里餘高十丈汾陰縣治脽之上也

句彊氏

譙明氏

涿光氏

鉤陣氏

黃神氏

拒神氏

音釋 拒臼許切

犂靈氏

大騩氏

音釋 騩京媚切

鬼騩氏

弇茲氏

音釋 弇沾三切

泰逢氏

冉相氏

蓋盈氏

大敦氏

靈陽氏

巫常氏

泰壹氏

是為皇人調大鴻之氣正神明之位蓋茫無形寂無味要會文視操法攬而長存者

空桑氏

音釋 帝王世紀云陳留縣南一十五里有空桑城即空桑氏所都伊尹亦生於此

神民氏

又曰神皇蓋使神民異業精氣通行者

猗帝氏

次民氏

次民之世次處終矣

因提紀

因提者其世咸有制作俾後人可因以制時也有號有世凡十三氏

辰放氏

古初之人卉服蔽體辰放氏作教民㩳木茹皮以禦風霜絢髮閭首以去靈雨而人從之命之曰衣皮之民傳四世

音釋 卉服蔽體 孟康曰卉服島夷之服注卉音毀蔽猶遮也 㩳木茹皮 㩳居韋切兩手取也茹而預切相牽引貌 絢髮閭首 絢徒刀切絞之也閭未詳音切疑字之訛也 以去靈雨 去除之也詩定之方中篇靈雨既零注靈善也靈雨者方春時雨也

蜀山氏

蜀之為國肇自人皇其始蠶叢柏濩魚鳧三君各數百歲同號蜀山蠶叢居瞿上魚鳧治導江遠浦澤俾明時人氓椎結左言不知文字事莫克傳最後望帝杜宇云

音釋 居瞿上 居猶處也瞿上古城名

按一統志在成都府雙流縣東一十八里乃蠶叢氏所都治導江治理之也導江古邑名按一統志本漢
都安縣唐改導江縣元省入灌縣屬成都府連蒲澤
連及之也蒲澤古邑名按一統志本漢堂陽城晉置
蒲澤縣宋省入南宮縣屬真定府人眂椎結左言眂
音底切眂也亦作眂周禮注眂猶憒憒無知貌眂瘼
曰椎一作魋今其土作椎頭結也索隱曰魋傳追反
結音計謂爲髻一撮似椎而結之故字從結按魋結
二字依字讀之亦通夷人俗本被髮今蜀民同其風
俗但魋其髮而結之左循夷也毛晃曰人道以右爲
尊故非正之言曰左言望帝杜宇九域志杜宇古蜀
主也號望帝蜀有大水宇與居人避水於長平山後
鼈靈開峽治水人得陸處宇禪
位與之自居西山得道昇天

歷傀氏 音釋 歷呼回切一作傀 傀姑回切亦作傀

傳六
世

渾沌氏

傳七
世

東戶氏

子思子曰東戶氏之熙載也紹荒屯遺美好垂精拱
默而九窾以承流當是之時禽獸成群竹木遂長道
上顛行而不拾遺耕者餘糧宿之隴首其歌樂而
無謚其哭哀而無聲蓋至德之世也傳十七世 音
釋 熙載書舜典有能奮庸熙帝之載注熙廣也舜言
有能奮起事功以廣帝堯之事者九窾以承流九
窾猶言九州也釋名窾天子封畿內縣也董仲舒策
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以承流而宣化也道上顛行
而不拾遺道循路也漢書注早行曰顛家語孔子與
聞魯政道不拾遺注拾取也遺失也耕者餘糧宿之
隴首餘食之積也糧許意切饋客生食又芻米也
隴力董切丘壟也顏師古曰田中高處也亦作壟

皇覃氏

又曰離光氏春秋命歷序曰皇覃氏之世也在而不
治官天地府萬物信乎無假是故死生同兆而不可

相傳
七世

啓統氏

傳三
世

吉夷氏

傳四
世

几蘧氏

亢倉子曰几蘧氏之在天下也不治而不亂拘耳目
內通而外乎心知天下之人惟知母不知父鶉居𪂹
飲而不求不譽晝則旅行夜則類處及其死也槀
葬風化而已命之曰知生之民天下蓋不足治也 音
釋 鶉居𪂹飲 莊子有朝享太廟賦聖人鶉居𪂹飲注鶉
鶉鳥也𪂹鳥子欲出者言聖人如鶉鳥之居無常
處而飲食如𪂹之待哺而活也槀葬風化槀古老切
說文木枯也葬說文共舉也詩序風以動
之教以
化之

豨韋氏

傳四
世

有巢氏

傳二世
說見後

燧人氏

傳八世
說見後

庸成氏

群玉之山平阿無險四徹中繩庸成
氏之所守先王之冊府也傳八世 音釋 群玉之山
云云先王之
冊府穆天子傳天子西登崑崙見西王母癸巳至
於群王之山先王之所謂策府注群玉山西王母所

居者冊與策通言往古帝王以爲藏書之府所謂藏書策之山也故秘書省謂之陳府

【禪通紀】禪通者言禪讓之德通乎天道也凡十九世

軒轅氏

作下空桑之北紹物開智見轉蓬而制乘車橫木爲軒直木爲轅故號軒轅氏

祝融氏

又曰祝誦氏是時天下治和萬物咸若祝融聽弇州之鳴鳥以爲樂歌諧神明而和人聲以大施化亦號赤帝故後世大官因以爲號都于鄶壟衡山之陽【音釋】都于鄶說文天子所宮曰都鄶古邑名按一統志禹貢豫州之域周封黃帝後於此爲鄶國春秋時爲鄭武公之國名曰新鄭秦屬潁川郡漢置新鄭縣本朝因之屬河南鈞州【考】衡山之陽按一統志衡山在衡州府衡山縣西三十里五嶽之一也案宇記云宿當翼軫度應璣衡故曰衡山舜南巡狩至南嶽即此

太昊伏羲氏

傳十五世說見後

史皇氏

倉帝名頡有睿德生而能書及長登陽虛之山臨于玄扈洛水之汭靈龜負書丹甲青文倉帝受之遂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語山川掌指而創文字文字成天爲雨粟鬼爲夜哭居陽武而基利鄉【音釋】登陽虛之山登猶升也按一統志陽虛山在河南府永寧縣西五十里一名陽峪黃帝時倉頡隨帝南巡登陽虛之山即此臨于玄扈洛水之汭臨說文自上沿下也玄扈山名按一統志在西安府洛南縣西北一百里世傳黃帝時有鳳啣圖至此山帝拜受之洛水在洛南縣北五里發源冢嶺山東流入河南盧氏縣界入於河汭儒說切孔安國曰水北曰汭杜預曰水之隈曲爲汭靈龜負書丹甲青文帝王世紀大禹治水時神龜丹甲青文負書出於洛水禹因則之以序九疇居陽武而基利鄉按一統志陽武古邑名秦爲博浪沙地漢置陽武縣屬河南郡本朝因之屬開封府利鄉未詳出處

栢皇氏

中央氏

大庭氏

栗陸氏

昆連氏

赫胥氏

葛天氏

尊盧氏

昊英氏

有巢氏

朱襄氏

陰康氏

無懷氏

女皇氏

炎帝神農氏

傳八世說見後

【考證】愚按德自史皇氏至無懷氏皆在太昊伏羲氏之前四明陳氏以爲軒轅祝融當在太昊伏羲前餘合繫于太昊之後今從之

【疏仡紀】疏以知遠仡以審斷仁義道德之所用也其世則自黃帝以訖于周

考證 右蓋三皇以來有天下者之號但載籍不紀莫知姓名年代所都之處然則人皇以後豈得謂無帝王耶今據四明陳氏世編增纂而分注之庶幾學者得有考焉而胡氏皇王大紀以有巢燧人二氏繼人皇氏之後今從之次于左云

有巢氏

太古之民穴居野處搏生咀華與物相友無有妎傷之心逮乎後世人民機智而物使為敵爪牙角毒不足以勝禽獸有聖者作構木為巢教民居之以避其害未知稼穡食草木之食未有火化飲禽獸之血而茹其毛先取其皮蔽前後取而蔽後號曰有巢氏之民

音釋 搏生咀華禮記曲禮篇毋搏飯注搏徒官切搏聚也鄭氏曰毋搏飯為欲飽不謙也韓愈進學解含英咀華注咀再呂切咀嚼也無有妎傷妎胡計切妬也又音害構木為巢構五豆切架也巢說文鳥在上曰巢在穴曰窠即橧樔所謂聚薪柴以居也蔽民居之以避其害皇王大紀曰有巢氏之時乃教民為橧巢夏暑居之穴地居營窟冬寒居之未知稼穡書無逸篇未知稼穡之艱難注種曰稼斂曰穡食草木之食夏侯曰草木之食謂橡栗之屬是也

史論 靜軒周氏曰太古之時民物雖夥而猶穴居野處與物相友無有妒傷及有巢之世機智漸生民物相妒焉有巢氏受命而興深閔民物為害由是漁起寢斷研精殫思構木為巢教民居之而禽獸之毒始無以施其憂民之心深矣夏暑之極架木而為橧巢冬寒之極穴居而為營窟其仁民之意切矣然而未知稼穡食草木之食未有火化飲禽獸之血而民生自遂其繁息也未有粒食茹禽獸之毛未有衣服蔽禽獸之皮而民生自爾其安恬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觀太古之時穴居野處與物相友類本相同然而友愛之心則一也至有巢之民與物為敵固又異於太古之民矣使無聖人者出創制立法構巢以居則民必為禽獸所傷而無噍類焉此聖人所以有功於民物有功於後世而非私智穿鑿者所可伯仲其萬一也聖人之功用何其宏長乎噫

燧人氏

自有巢氏教民巢居然猶未知熟食也及燧人氏作鑽星辰而察五行知空有火麗木則明於是鑽木取火教民以烹飪而民利之故號燧人氏以為燧者火之所生也乃別五木以改火順四時而遂天之意由是火之功用弘矣時未有文字燧人氏始作結繩之政立傳教之臺為日中之市興交易之道人情以遂故又謂之遂皇有四佐為曰明由必育成博隕丘是已

音釋 鑽木取火鑽祖筭切所以穿物也周禮注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教民以烹飪以用也烹普庚切飪如甚切烹調生熟之節也燧者火之所生燧大燧或曰取火之木也蓋鑽火各異木是以鑽燧為鑽木出火故曰大火之所生也始作結繩之政始切也朱氏附錄曰上古未有文字大事則大結其繩小事則小結其繩以記之也今溪洞諸蠻猶有此又有刻板以為記者

史論 靜軒周氏曰有一代興王之君必立一代興王之治是時民雖巢居穴處然猶茹毛飲血熟肉猶未知也烹飪尚未講也燧人氏作有見於此觀星辰之高下察五行之運動知空有火麗木則明由是鑽山間之木取空中之火教茹毛飲血之民為烹飪熟食之俗而火之功用大矣民之利益多矣值斯之際書契未興文字未作燧人氏作結繩之政立傳教之臺為日中之市興交易之道民用自此而通民財由之而還君明臣良四佐並出有明由以裁成君德有必育以輔相君道成傳寅亮手天工貢立賛襄手治化天子雍雍默默居南而以聽天下賢相從從容拱北面以理天下蒼生熙熙皞皞咸服役以安天下嗚呼雖三皇之時民物淳厚然亦能弗擾之而已是知君者盂也民者水也盂方則水方盂圓則水圓上為不正安能使下之正乎故人君當正己以率物人臣當正心以事上上下正而天下一歸於正矣天下正斯世奚有不治哉

總論 五峯胡氏曰鴻荒之時亦猶日之夜月之晦時之冬焉生消升降終而後始於發天命不已而成四時之造化於皇群聖體是以為三綱之禮樂事本乎道蘊藏於事天生人人成天三皇尸其體五帝妙其用禹湯文武成其功孔子孟軻傳其學軻之死雖未有得其傳者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

何莫由斯道也

總論 臨汾梁氏曰天地既分而後有民物民物既衆而後有帝王然書契未興之先雖有二王何從而考其曰盤古氏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氏皆傳聞其名而已矣

五帝紀

總論 雙湖胡氏曰天地肇判寔占邃遠歷詳焉闕孔子定書斷自唐虞他經則自周豐以惟易繫辭傳稱古者包羲氏王天下包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如斯而已家語記孔子答宰我問五帝德答季康子問五帝及春秋內外傳於黃帝堯舜間又有少昊顓頊帝嚳焉大戴禮亦有五帝德篇其帝世皆取自黃帝次顓頊高辛堯舜與宰我所問合司馬氏史記紀五帝又與大戴禮宰我所問合意其本此二書也然皆缺而未備若胡氏之論曰皇者初冒天下者也帝者宰天下者也自燧人而上而三皇之世也包羲神農黃帝堯舜是五者有先天地開闢之仁後天世制作之義民到于今受其賜故孔子稱之黃帝之後少昊顓頊高辛雖嘗帝天下孔子所以越而道之必稱堯舜者以三君居位僅可特其世而已未寔有制作貽萬世故也則五帝之名實定矣今愚本之易家之作胡氏以定五帝之世亦庶幾仲尼之意云耳

太昊伏羲氏

太昊之母居于華胥之渚履巨人跡意有所動虹且遶之因而始娠生帝于成紀以木德繼天而王故風姓有聖德象日月之明故曰太昊

音釋 居于華胥之渚居猶處也渚章與切小洲也華胥未詳何謂按一統志西安府藍田縣西三十里有華胥氏陵乃上古國君或疑即此處按史記伏羲母曰華胥履大人迹於雷澤而生帝于成紀虹身人首二說未知孰是生帝於成紀按一統志成紀地名伏羲所生於此漢置成紀縣屬天水郡晉以後皆因之本朝省入秦州屬鞏昌府以木德繼天而王故風姓家語云古之王者易代改號取法五行更旺相生先起於木太昊首以木德王天下索隱曰木德春令故易稱帝出乎震月令孟春其帝太昊是也王去聲治也國語云風者天地之正氣鼓動萬物之謂又王者之聲教也伏羲以木德王天下故以風爲姓也

作都于陳

音釋 作都于陳作造也都猶總也天子居於天下總會之所故曰都也陳邑名按一統志古爲伏羲所都周封舜後於此爲陳國漢置陳縣後魏置陳郡後周改陳州唐以後仍舊 本朝因之屬開封府

教民佃漁畜牧以充庖廚

人生之始也與禽獸無異知有母而不知其父知有愛而不知其禮卧則呿呿起則吁吁饑則求食飽則棄餘茹毛飲血而衣皮革太昊始作網罟以佃以漁以贍民用故曰伏羲氏養犧牲以充庖廚故又曰庖犧氏

音釋 卧則呿呿起則吁吁呿丘居切則聲又開口也即莊子所謂口呿而不合也吁虛于切歎聲也以佃以漁佃亭年切獵獸也漁牛居切捕魚也養犧牲以充庖廚陳殺曰牛羊豕曰牲犧色純者也宰殺之所曰庖烹飪之所曰廚

畫八卦造書契

太昊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於是仰觀象于天俯觀法于地中觀萬物之宜始畫八卦卦有三爻因而重之爲卦六十有四以通神明之德作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書制有六一曰象形二曰假借三曰指事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諧聲使天下義理必歸文字天下文字必歸六書

音釋 河圖洛書孔安國曰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春秋緯乃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之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始畫八卦八卦謂乾坤離坎震巽艮兌也作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書契謂刻木畫字也代更替也結繩之政注見前篇書制有六一曰象形二曰假借三曰指事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諧聲鄭氏曰書者字也一曰象形謂日月之類象日月形體而爲之也二曰會意謂武信之類人言爲信止戈爲武會合人意也三曰

轉注謂考老之類建類一首文意相受左右相注故爲轉注也四曰處事謂上下之類人在一上爲上人在一下爲下各有其處事得其宜故曰處事也五曰假借謂令長之類一字兩用也六曰諧聲謂形聲一也如江河之類皆以水爲形以工可爲聲也

作甲歷

起於甲寅支干相配爲十二辰六甲而天道周矣歲以是紀而年不亂月以是紀而時不易晝夜以是紀而人知度東西南北以是紀而方不惑

制嫁娶

上古男女無別太昊始制嫁娶以儷皮爲禮正姓氏通媒妁以重人倫之本而民使不瀆

音釋 〔制嫁娶以儷皮爲禮〕釋名以女從夫曰嫁取女爲妻曰娶儷偶數也上古未有布帛衣鳥獸皮故以爲之禮往世納幣本於此也〔正姓氏通媒妁〕[illegible]敘曰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別其子孫之所自分說文媒謀也媒合二姓也周禮註媒之爲言謀也謀合異類使成婚也說文妁酌也斟酌二姓以合配偶也

以龍紀官

太昊因龍馬負圖出於河之瑞始名官而以龍紀號曰龍師命朱襄爲飛龍氏造書契昊英爲潛龍氏造甲歷大庭爲居龍氏治屋廬渾沌爲降龍氏驅民害陰康爲土龍氏治田里栗陸爲水龍氏繁滋草木聚事泉源又命五官春官爲青龍氏又曰蒼龍夏官爲赤龍氏秋官爲白龍氏冬官爲黑龍氏中官爲黃龍氏於是共工爲上相柏皇爲下相朱襄昊英常居左右栗陸居北赫胥居南昆連居西葛天居東陰康居下分理宇內而政就大治

音釋 〔龍馬負圖出於河之瑞〕孔安國云龍馬者天地之精其爲形也馬身而龍鱗故謂之龍馬高八尺五寸類駱有翼蹈水不沒聖人在位負圖出於孟河之中焉

造琴瑟

太昊作荒樂歌扶來詠网罟以鎮天下之人命曰立基斵桐爲琴繩絲爲絃絃二十有七命之曰離徽以通神明之貺以合天人之和絙桑爲三十六絃之瑟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而禁音自是興焉

音釋 〔造琴瑟〕琴瑟俱樂器世本曰伏羲氏削桐爲琴面圓法天底平象地龍池八寸通八風鳳池四寸象四時五絃象五行長七尺二寸以修身理性反天真也達靈成性象物昭功也廣雅曰瑟琴類庖羲所作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本五十絃後析而用其半

在位百十五年崩

葬于陳傳十五氏

音釋 〔崩〕禮記天子死曰崩王者尊居民上其死如從天墜地故曰崩〔葬于陳〕按一統志伏羲氏陵在陳州城北三里本朝祀典有祭

女媧氏

與太昊同母生而神靈佐太昊正婚姻以重萬民之判是爲神媒太昊沒共工氏作亂振滔洪水以禍天下女媧氏與共工氏較是滅共工氏而誅之以治天下都于中皇之山是爲女皇命臣隨作笙簧以通殊風娥陵制都良莞以一天下之音用五十絃之瑟於澤丘以郊天備神悉之極悲乃破爲二十五絃以神其情而禁乃和洽百三十載而沒

音釋 〔作笙簧以通殊風〕笙樂器笙中金葉曰簧嚴氏曰笙以匏爲之十二管列匏中而施簧管中吹笙則鼓動其簧以發聲也殊異也別也〔於澤丘以郊天備神〕澤丘謂澤中之方丘也群書考索曰古者祀天於南郊而地上之圓丘者南郊之丘也丘圓而高所以象天此所謂爲高必因丘陵也祭地於北郊而澤中之方丘者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象地此所謂爲下必因川澤也泰壇南郊之壇也以之蜡祭泰折北郊之折也以之瘞埋言泰壇則自然之丘言泰折則人爲之壇也祭礼必於自然之丘所以致敬蜡瘞必於人爲之壇所以盡宗廟之所禮伯配食也

柏皇氏

其治世也爲而不有應而不求居于皇人之山

中央氏

亦曰中皇氏

大庭氏

其膺鑿也三辰增輝五鳳異色都于曲阜故魯有大庭氏之庫亦曰朱顥氏

栗陸氏

其爲政也敖慢自用民始携叛其臣東里子諫而敖殺之天下益貳栗陸遂亡

驪連氏

亦曰昆連氏

渾沌氏

亦曰混敦氏

赫胥氏

其爲治也尊民而重事方是之時人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鼓腹而游含哺而嬉晝動夕息渴飲飢食莫知作善而作惡也

尊盧氏

其立政也官天地府萬物華天下之故而世用寧治居攝臺之陽

昊英氏

其居位也人民少而草木鳥獸繁蓋衣薪之代也又曰子英氏

有巢氏

昔在上古人多禽獸之難聖人教之巢居人獲安焉及其久也木處而顛有聖人教之編檯而廬緝撻而扉塡塗茨翳以違其禍以其革有巢之化故亦號有巢氏是曰古皇蓋屋廬之始也

【音釋】編檯而廬 檯居忍切木名 廬陵如切含也 緝撻而扉 撻杜雨切草名 扉芳微切户扉也 塡塗茨翳 塡莫歷切塗泥也 塗同都切拊之也 茨疾資切茅茨也 翳於計切障之也

朱襄氏

其時恒風振蕩果木不實朱襄命士達作五絃之瑟以來陰氣定群生而天下治又曰于襄氏

葛天氏

其治世也不言而信不化而行蕩蕩乎無能名之俗以熙熙其作樂也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謹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是謂廣樂

陰康氏

其時水瀆不疏陰凝而易閼人氣于內腠理壅著而多重膇陰康思所以利其關節乃制舞焉治于華原

【音釋】凝魚陵切結也聚也 閼兵媚切閉也 腠千候切膚理也 壅著而多重膇 壅徒計切從紀二切隔蔽 膇未詳音義 治于華原 按一統志華原邑名秦爲內史地漢置華原縣元省入耀州本朝因之屬西安府

無懷氏

其撫世也以道存生以德安形其民甘食而樂居懷土而重生形有動作心無好惡雖鄰人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命之曰無懷氏之民

【考證】世傳伏羲之後凡十五氏爲天子而後神農氏作況太昊命官而十五氏多預焉則是皆佐伏羲爲治之臣也豈當時各君一方以理民如後世諸侯之國耶口按此亦以大易繫辭包羲氏沒神農氏作而言耳

共工氏

太昊之末共工氏曰康回者髦身朱髮任智自神亂天常窮保冀方自謂水德乃以水紀官師長干湛

樂淫泆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卑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女媧氏殘之共工氏遂亡

音釋 俶亂天常俶尺竹切始也天常卽五常也墮高堙卑墮呼回切毀也本作隳堙伊真切塞也

總論 定宇陳氏曰易曰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河出圖洛出書則而書之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因而重之爲六十有四又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於教民決嫌疑定猶豫使不迷於吉凶悔吝之塗蓋非特爲萬世文字之祖實開物成務之學也造化之秘泄於此聖道之統亦始於此矣

史論 靜軒周氏曰八卦既畫書契始成結繩之政明吉凶之理由是致事益明吉凶已判此固聖人憂天下之大經大法也然而夫婦有別綱常有叙而教化可明胡文定公曰天地人倫之本風化之原治國之首務也上古之時男女無別夫婦苟合瀆禮亂倫伏羲首見於此乃制嫁娶之儀以儷皮爲禮正其姓氏通其媒妁謹奔之事永消苟合之風亂解天下之爲男女者始知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則終身不能求通而鑽穴相窺踰牆相從之事少阻矣雖然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內外自三代之時未免有鶉奔之失故詩三百篇存而弗削欲以警乎後世也柰之何禮義乖違廉恥道喪近代以來淫風荐盛有夫未亡而與人私通一夫已亡而敗容再嫁求其斷剔目以示信者百無一二嗚呼世有古今心無古今上古此人心也中古此人心也近世亦此人心也古今人心安有異乎所以然者私欲之心勝天理之心亡得乎此則失乎彼耳人心至明豈可不知從一而終之道哉

辨疑 窒能膺見曰外紀載諸侯共工氏與祝融氏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乃鍊五色石以補天以愚膺見不周山既云天柱以千仞之高也共工氏之身雖長不過一丈而已其力雖大亦不過百鈞而已豈能以頭觸其山而崩之又若女媧補天之說尤甚謬也若夫宮室之破漏器物之毀缺衣服之破壞珩璜之弊穿皆可補之至若天以輕清之氣積於上去地之遠不知幾千萬丈也女媧雖君臨天下不過一婦人耳豈能飛身萬丈之高鍊石以補之乎且天乃一元之氣坱圠浩浩貫倚無根從何處以補之耶此蓋列子寓言之妄與其斷鼇足以立四極聚灰以止滔水皆虛謬之辭嬴胥帝北朝儒者宗其文辭以爲實事蓋弗窮其理也觀者不可不察

炎帝神農氏

少典氏之君娶于有蟜氏之女曰安登生二子爲長曰石年育于姜水故以姜爲姓以火德代伏羲氏治天下故曰炎帝其起本於列山又號烈山氏亦曰連山氏其初國伊繼國耆合而稱之故又號曰伊耆氏

音釋 育于姜水育養也按一統志鳳翔府寶雞縣南七里有姜氏城城南有姜水帝王世紀炎帝神農氏母有蟜氏女登爲少典妃遊華陽感神而生炎帝長於姜水即此其起本於烈山烈當作厲按一統志厲山在德安府隨州城東北百八十里禮記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註云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西漢志註隨故厲國也皇甫謐云今隨之厲鄉荊州記山有二穴云是神農所生遂即此地爲神農社常年祀之

都陳遷曲阜○初藝五穀嘗百草

古者民茹草木之實食禽獸之肉而未知耕稼炎帝因天時相地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始教民藝五穀而農事興焉民有疾病未知藥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察其寒溫平熱之性辨其君臣佐使之義嘗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書以療民疾而醫道立矣復察水泉甘苦令人知所避就由是民居安食力而無夭札之患天下宜之故號神農氏

音釋 斲木爲耜揉木爲耒斲竹角切削之也耜詳子切田器所以起土者揉忍九切調順也耒耜之柄也無夭札之患夭伊鳥切短折也札側八切左傳注夭死曰札

始爲日中之市

炎帝之世其俗樸重端慤不忿爭而財足無制令而民從威厲而不殺法省而不煩始列廛于國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音釋 列廛于國日中爲市廛呈延切市中空地一曰居也說文一廛生一家之居也市貿易居貨之所也又貿易曰市

以火紀官

因火德王故以火紀官爲火師春官爲大火夏官爲鶉火秋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中官爲中火 音釋 夏官爲鶉火 廣韻鶉火星名其次在巳楚之分野楚辭惜誓篇晦菴集註南方七宿曰鶉首鶉尾鶉火盖鶉鳥無尾故以翼爲尾云

在位百四十年崩于長沙之茶鄉

炎帝之世諸侯夙沙氏叛不用帝命其臣箕文諫而被殺炎帝益脩厥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來歸其地於是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從其化也○帝傳八世至楡罔而亡 音釋 崩于長沙之茶鄉 長沙地名按一統志本禹貢荊州之域周爲長沙地秦置長沙郡漢爲長沙國唐爲長沙府 本朝因之屬湖廣道茶鄉亦地名在長沙府城南四百八十里漢置茶陵縣宋置茶陵軍元陞爲州 本朝復爲縣屬長沙府 南至交趾 交趾地名按一統志古南交之地秦屬象郡漢置交趾郡唐爲安南都護府元爲安南國 本朝因之置府縣於其間厥後寇篡黎利攻刼郡邑廷封之黎利來陳詔封安南王至今朝貢不絶 北至幽都 幽都地名按一統志禹貢冀州之域高陽氏謂之幽陵陶唐曰幽都周武王封召公奭於燕即此漢爲涿郡唐爲幽州元爲大興府 本朝改爲順天府號北直隷 東至暘谷 淮南子曰暘谷日出之所 西至三危 三危山名按一統志在沙州城東南二十里其山三峰嵴絶因名舜竄三苗于此今屬陝西行都司

帝臨魁

神農氏納奔水氏之女曰聽談生臨魁是爲炎帝在位八十年子承立

帝承

帝臨魁子在位六十年子明立

帝明

帝承之子在位四十九年子宜立

帝宜

帝明之子又曰帝直在位四十五年子來立

帝來

帝宜之子亦曰帝克在位四十八年子裹立

帝裹

帝來之子又曰帝居在位四十三年帝裹生節莖節莖生克及戯節莖克戯皆不在帝位克生子楡罔立

帝楡罔

帝裹之曾孫也居于空桑爲政束急務乘人而鬪其捷於是諸侯携貳其臣蚩尤作亂帝遂居于涿鹿有熊國君曰公孫軒轅軒轅實懋聖德諸侯歸之帝五十五年諸侯尊軒轅爲天子降封帝于潞袝農氏遂亡○炎帝別子曰柱有聖德佐帝播種五穀後世德之祀以爲稷有子曰慶甲戯云倉祠炎帝云○戯生器器生祝融爲黃帝司徒祝融生術囂術囂生勾龍爲顓頊后土能平九州辨土地之宜以教兆民後世祀之以配社勾龍生垂垂爲堯共工寔生伯夷封于呂爲四岳其後呂尚周封於齊 音釋 諸侯携貳 廣韻携貳離心也 居于涿鹿 涿鹿山名按一統志在直隷保安州城西南九十里一名獨鹿山涿水出焉黃帝誅蚩尤於涿鹿即此 降封帝于潞 降猶貶也潞邑名按一統志禹貢冀州之域商爲黎國周爲赤狄潞子國後周置潞州唐以後仍舊 本朝因之以上黨縣省入屬山西道 播種五穀 播補過切布也種之仲切藝也夏契云五穀者黍稷稻菽麥也 垂爲共工 書注共工官名盖古之世官族也 爲舜四岳 書注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

史論 靜軒周氏曰天之立君以爲民也君之立國以行保民之政也自三皇設籙五帝迭興民物雜夥代有制作然而茹草木之實食禽獸之肉自若也炎帝初王天下即與憂民之心斵木爲耜揉木爲耒教民樹藝五穀耕耨畎畝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之農事興矣然天時寒燠不常黎民疾病難免須使磐石庶幾延生殊不知草木有寒溫平熱之性君臣佐使之義炎帝嘗味其溫察其性分寒溫平熱爲四等辨

君臣佐使爲二區一日之間遇毒十二皆能化之而無侵害由是方書以興醫道以立民有疾皆可療治炎帝憂世疾民之功用何其切哉夫以五穀既樹而民食已足藥石既攻而民生已賴斯世斯民興然咸躋於春臺之中仁壽之域澤及當時恩垂萬世至於今尚賴帝無窮之德是知聖人一心即天地其洪纖高下飛潛動植無一物不遂其生育之成與一民不[illegible]其長養之性一聖公至仁之心也天即聖人也以人即天也夫仁間然之有

總論 宓犧膺見曰[illegible]太易繫辭有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先正謂造化之秘洩於此聖道之統始於此矣神農氏斲木爲耜揉木爲耒以教天下之耕日中爲市以教天下之民嘗百草治醫藥以濟人之疾後世醫農商技所由而興斯民生養之道畢備於此時也著外紀書載伏羲人首蛇身神農人身牛首殊不知天地開闢自盤古之後在天地人三皇氏兄弟相繼而立凡一百五十世合四萬五千六百年當此混茫之時切無此等異相之人羲農二聖乃繼天立極之君開物成務之祖與乃有此怪異之說乎史載伏羲在位一百一十四年神農在位一百四十年當時天下諸侯北面而朝咸遷其制度禀其命令也豈有蛇身牛首之怪異者坐天位之上主宰天下乎此不足信也明矣

黄帝有熊氏

初神農氏母弟世嗣少典氏爲諸侯帝榆罔之代少典國君之妃曰附寶者感電光繞斗而有身生帝于軒轅之丘因名軒轅姓公孫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因于有熊故號有熊氏長于姬水故以姬爲姓又

音釋 黄帝有熊氏索隱云按有土德之瑞故稱黄帝猶神農火德王而稱炎帝然也號有熊氏者以其本是有熊國君之子故也世謂少典氏爲諸侯索隱曰少典者諸侯國號非人名也又按國語云少典娶有蟜氏女而生炎帝然則炎帝亦少典氏子炎黄二帝雖則承帝上代紀中間凡隔八帝五百餘年若以少典是其父名豈黄帝經五百餘年而始代炎帝後爲天子乎何其作之長也又按秦本紀云顓頊氏之曾孫曰女脩吞玄鳥之卵而生大業大業娶少典氏而生柏翳明少典是國號非人名也黄帝即少典氏後代之子孫貴遠亦以左傳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亦謂其後代子孫而稱爲子是也**生**帝于軒轅之丘因名軒轅姓公孫按一統志軒轅丘在開封府新鄭縣境古有熊氏之國黄帝生于此故名索隱曰按皇甫謐云黄帝生於壽丘長於姬水因以爲姓都軒轅之丘因以爲名又以爲號是本姓公孫長居姬水因改姓姬也**弱**而能言索隱曰弱謂幼弱時也蓋未合能言之時而黄帝即言所以爲神異也潘岳有哀弱子篇其子未七旬曰弱**徇**而徇齊徐廣曰墨子曰年踰十五則聰明心慮無不徇通矣駰案徇疾齊速也言聖德幼而齊速也索隱曰斯文未明今按徇齊皆德也書曰聰明齊聖左傳曰子雖齊聖齊謂聖德齊肅又按孔子家語及大戴禮並作叡齊一本作慧齊叡慧皆智也太史公採大戴禮而爲此紀今彼文無作徇者史記舊本亦有作濬齊蓋古字假借徇爲濬濬深也義亦并通**國**于有熊皇甫謐曰有熊地名也今河南新鄭是

及炎帝戰于阪泉

神農氏衰諸侯相侵伐炎帝榆罔弗能征於是軒轅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榆罔欲侵陵諸侯諸侯盍叛之軒轅脩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榆罔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

音釋 神農氏衰索隱曰衰謂神農氏後代子孫道德衰薄非指炎帝之時即班固所謂參盧皇甫謐所云帝榆罔是也**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說**文云干楯也戈戟也王子年拾遺記曰伏羲造干戈以飾武此干戈之始也則兵器起于太昊矣呂氏春秋云蚩尤造五兵此其一也習用干戈以征諸侯之不朝享者本或作亭亭直也以征諸侯之不直者**治五氣**王肅曰五氣五行之氣也謂春甲乙木氣夏丙丁火氣之屬是也**藝**五種索隱云藝音藝種也樹也五種即五穀也種朱用反**撫萬民度四方**王肅曰度四方而安撫也**教熊羆貔**貅貙虎廣韻云熊胡容切獸似豕山居冬蟄也羆彼眉切獸似熊黄白色貔蒲糜反執夷虎屬貅虛尤切猛獸豹屬貙敕朱切似狸白色虎火五切西方猛獸也爾雅曰此六者猛獸可以教戰周禮有服不氏掌教擾猛獸即古服牛乘馬亦其類也**及帝戰於阪泉之野**春秋傳曰我所欲曰及故戰有弗獲已者而汲汲焉馬服虔曰

阪泉地名在上谷郡

誅蚩尤于涿鹿

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好兵喜亂作刀戟大弩以暴虐于天下兼并諸侯貪欲無度炎帝榆罔不能制之命居少顥以臨西方蚩尤益肆其惡出羊水登九淖以攻炎帝于空桑炎帝避居涿鹿軒轅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軍士昏迷軒轅爲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戰于中冀因名其地曰絶轡之野

音釋 兼并諸侯惑湖王氏曰兼并謂大家兼役小民富者并役貧者諸侯爵名廣韻曰古者以射選賢射中者獲封爵故因謂之諸侯周人祭侯之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此盖因物命名因名取義轉相明也蚩尤作大霧軍士昏迷陣攷曰霧者陰陽家冐之氣蚩尤能爲之以昏迷軍士作指南車陳攷曰指南車古制不可考唐憲宗始定其制車上有椄四角刻本爲龍又刻仙人於上車雖回轉手常指南軒轅用之以定四方示軍士也或曰車上用子午盤針以定四方亦通擒蚩尤戰于中冀擒提也戰鼓之也索隱曰黃帝使應龍殺蚩尤于凶黎之谷按一統志蚩尤墓在兗州府壽張縣治東北又鉅野縣東北九里亦有蚩尤肩髀冢世傳黃帝殺蚩尤於涿鹿之野身體異處故別葬焉

諸侯尊爲黃帝代神農氏以治天下

軒轅自涿鹿還諸侯咸尊爲天子以代神農氏因其有土德之瑞故號曰黃帝

以雲紀官

帝初受命適有雲瑞乃以雲名官爲雲師

立六相

帝舉風后力牧太山稽常先大鴻以治民劉恕外紀曰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風后明乎天道故爲當時太常察乎地利故爲稟者奢龍辨乎東方故爲土師祝融辨乎南方故爲司徒大封辨乎西方故爲司馬后土辨乎北方故爲李

音釋 祝融辨乎南方故爲司徒祝融□具前爲司徒官名書周官爲司徒掌邦教五典擾兆民注地官卿主周教化敎五倫之教以馴擾兆民之不順者而使之順也唐虞司徒之官因此職如此大封辨乎西方故爲司馬大封黃帝臣名司馬官名書周官爲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注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御六軍平治邦國軍政莫急於馬政故以司馬名官后土辨乎北方故爲李后土黃帝臣名齊職儀曰李古官也管子曰黃帝得后土辨于北方使爲李春秋元命包曰堯爲天子得皐陶聘爲大理舜時爲士師韓詩外傳有晉文公使李離爲大理劉向新序楚平王以伍奢爲大理大理之名自古有矣秦爲廷尉漢初因之至景帝中元中更名大理盖復古號也孟唐錦帶前書載二代法官之名則曰虞曰士夏曰大理也

立占天之官

帝既受河圖得其五要乃設靈臺立五官以敘五事命鬼臾蓲占星鬪苞授規正日月星辰之象於是乎有星官之書命羲和占日尚儀占月車區占風

音釋 帝既受河圖翰墨全書曰黃帝之將夢見兩龍授圖乃齋戒於河求之忽有大魚泝流而上負圖而進帝跪授之圖見蔡氏書傳乃設靈臺浸宜也事物紀原云黃帝置靈臺以爲測候之所唐改太史爲司天監掌天文曆數風雲氣色其小吏有靈臺郎時乾元元年也

命大撓作甲子

帝命大撓探五行之情占斗柄所建始作甲子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謂之幹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謂之枝枝幹相配以名日而定之以納音

命容成作蓋天及調曆

帝命容成作蓋天以象周天之形綜六術以定氣運因問於鬼臾區曰上下周紀其可數乎對曰天以六節地以五制周天氣者六期爲備終地紀者五歲爲周五六合者歲三千七百二十氣爲一紀六十歲千四百四十氣爲一周太過不及斯以見矣乃因五量治五氣起消息察發斂以作調曆歲紀甲寅日紀甲子而時節定是歲己酉朔旦日南至而獲神策得寶鼎冕侯問於鬼臾區對曰是謂得天之紀終而復始乃迎日推策送十六

神曆積科分以置閏配甲子而設蔀於是時運而辰從矣【音釋】容成作蓋天以象周天之形實物紀曆云

蓋天即渾天儀也高陽氏造渾儀黃帝為蓋天則是渾儀始于高陽氏矣蔡氏書傳曰渾天儀者天文志云言

天體者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以為天似覆盆蓋

以斗極為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遶之日近而見之為晝日遠而不見為夜蔡邕以為考驗天象多所違

失故史官不用唯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

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為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此必古有

其法遭秦而滅漢武帝時洛下閎始經營之鮮于妄人又量度之至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而為之象宋錢樂

又鑄銅作渾天儀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即璿璣

玉衡之遺法也綜六術以定氣運綜攝總也六術者謂羲和占日尚儀占月史區占星氣伶倫造律隸首作算

數大撓作甲子也氣運注見下篇五氣五運迎日推策晉灼曰策數也迎者數之也薛瓚曰日月朔望未來而

推之故曰迎日也索隱曰封禪書曰黃帝得寶鼎神策下文云於是迎日推策則是神策者神蓍也黃帝得神

蓍遂因以推算曆數於是乃逆知節氣與日辰之將來故曰推策迎日也

命隸首作數

帝命隸首定數以率其羨要其會而律度量衡由是而成焉【音釋】隸首作數隸首黃帝臣名數謂算數

即九章筭法也律度量衡律即律呂也記陽氣之初者月令章句曰上古聖人本陰陽別風聲乃截竹為管謂

之律詳見下文明堂位周公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正義曰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

黃鍾之管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為一分十分為一寸十寸為一尺十尺為一丈十丈為一引而五度審矣

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黃鍾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為一龠十龠為一合十合

為一升十升為一斗十斗為一斛而五量嘉矣衡即權衡也王幼學云權重衡平也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權與

物鈞同而生衡所以知物之輕重也

命伶倫造律

帝命伶倫自大夏之西阮隃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

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鳴而別十二律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生六律六呂候氣之應

以主宮商角徵羽之聲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變推律歷之數起消息正閏餘【音釋】命伶倫造律伶倫黃

帝臣名按律呂志云昔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嶰谷之竹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吹之以為

黃鍾之宮又制十二筩以象鳳凰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六律六呂總謂之十二律

以配十二月黃鍾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陽聲也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仲呂夾鍾陰聲也蓋日月會於十二

次而右轉聖人制六呂以象之斗柄運於十二辰而左旋聖人制六律以象之故陽律左旋以合陰陰律右轉

以合陽而天地四方陰陽之聲具焉凡十二律相生之位自黃鍾之律數八至林鍾林鍾數八至太蔟太蔟數

八至南呂南呂數八至姑洗姑洗數八至應鍾應鍾數八至蕤賓則而復始也以為黃鍾之宮律曆志云黃者

中之色也鍾種也陽氣潛萌於黃泉萬物滋萌於子而黃鍾子之氣也其候冬至其卦乾之初九故合於大呂

而下生林鍾焉制十二筩一按律曆志其一曰黃鍾之長九寸圍九分積實八百一十分三分損一下生林鍾

其二曰大呂之筩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圍九分積實七百五十八分四釐強三分損一下生夷

則其三曰太蔟之筩長八寸積實七百二十分三分損一下生南呂其四曰夾鍾之筩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

七分寸之千七十五圍九分積實六百七十四分二釐三分損一下生無射其五曰姑洗之筩長七寸九分寸

之一圍九分積實六百四十分三分損一下生應鍾其六曰仲呂之筩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

二千九百七十四圍九分積實五百九十分二釐二分損一下生黃鍾其七曰蕤賓之筩長六寸八十一分寸

之二十六圍九分積實五百六十八分八釐強三分益一上生大呂其八曰林鍾之筩長六寸圍九分積實五

百四十分三分益一上生太蔟其九曰夷則之筩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圍九分積實五百

五分七釐三分益一上生夾鍾其十曰南呂之筩長五寸三分寸之一圍九分積實四百八十分三分益一上

生姑洗其十二曰無射之簫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閏九分積實四百四十九分四分釐三分益一上生仲呂其十二曰應鐘之簫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閏九分積實四百廿六分三分寸之二三分益一上生蕤賓六律六呂辰黑陳氏曰六律陽聲黃鍾子太簇寅姑洗辰蕤賓午夷則申無射戌也六呂陰聲大呂丑應鍾亥南呂酉林鍾未仲呂巳夾鍾卯六律六呂皆是候氣管名律法也又云述也呂助也言助陽宣氣也長短之數各有損益又有娶妻生子之例長短損益者如黃鍾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故下生林鍾長六寸也上生者三分益一如林鍾長六寸上生太簇長八寸也上下之生五下六上益自林鍾未至應鍾亥皆在子午以東故謂之下生自大呂丑至蕤賓午皆在子午以西故謂之上生子午皆是上生當云七上而云六上者以黃鍾爲諸律之首故不數也律娶妻而呂生子者如黃鍾九以林鍾六爲妻太簇九以南呂六爲妻隔八而生子則林鍾生太簇夷則生夾鍾之類是也各依此推之可見宮爲君主之義十二管更爲主自黃鍾始當其爲宮五聲皆從黃鍾第一宮下生林鍾爲徵上生太簇爲商下生南呂爲羽上生姑洗爲角餘微此林鍾第一宮太簇三南呂四姑洗五應鍾六蕤賓七大呂八夷則九夾鍾十無射十一仲呂十二也此非十一月之次序乃律呂相生之次序也

命榮猨作十二鍾

帝命榮猨鑄十二鍾協月筩以和五音立天時正人位焉

音釋 榮猨黃帝臣名猨音元筩切

命大容作咸池之樂

帝命大容作承雲之樂是爲雲門大卷著之椌揭以道其和中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曰咸池

音釋 是爲雲門大卷著之椌揭豫章熊氏曰雲門大卷與樂名黃帝所作言其德象雲氣出入周人冬至舞之以祀天神也椌羊切柷也揭丘皆切敔也俱樂器鄭玄曰柷狀如漆桶中有椎連底動之合左右擊以起樂者敔狀如伏虎背有廿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以止樂亦作圉命曰咸池樂書曰咸池樂名黃帝所作堯修而用之言其德象池水周遍周人夏至舞之以祭地祇也

作冕旒正衣裳

帝作冕垂旒充纊爲玄衣黃裳以象天地之正色旁觀翬翟草木之華乃染五采爲文章以表貴賤於是衣裳之制興

音釋 作冕旒說文曰冕冠有旒也旒垂玉也釋名云冕之言俛也後仰前俯主於恭也旒垂玉遮目所以蔽明也周禮王五冕圜云袞冕十二旒以則天數繅玉五采前後各用玉百四十四王祀昊天五帝先王朝覲諸侯則服之輿服志云冕皆廣七寸長尺二寸前圓後方前垂四寸後垂三寸旁觀翬翟草木之華旁猶向也翬呼回切飛舉貌翟徒的切山雉也爾雅云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又翬衣后服也禮記作褘當爲翬讀如翬翟雉名也刻繒而畫之著於衣服以爲飾因以爲名按周禮王后六服圖有褘衣揄狄闕狄釋云褘當爲翬即翬雉其色玄也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衣裳相連其色不異祭先王則服褘衣以揄狄之揄當爲搖狄當爲翟搖翟雉名其色青也上二翟刻繒爲雉形而五采畫之后則從王祭先公之服也闕屈音相近其色赤亦刻繒爲雉形不畫之故名闕狄以無正文直意量之也從王祭羣小祀則服之

一反於裳冕衣服之制興說文衣裳能衣事始曰黃帝作畫象日月星辰于衣上以似天故有袞龍之頌黃帝內傳曰帝伐蚩尤乃服袞冕至舜始備十二章書稱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是也周登日月于太常九章而已餘五服俱周制也通典曰上古衣毛後代以麻易之先知爲上以制衣後知爲下以制裳易曰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世本曰胡曹作衣宋衷曰黃帝臣呂氏春秋亦云淮南子曰伯余初作衣許慎注云黃帝臣也一云伯余黃帝也世本又云伯余制衣裳孟說錦帶前書曰十紀合雒紀四始教人食鳥獸衣其皮毛家語五帝德篇孔子曰黃帝始垂衣裳

作器用

帝命寧封爲陶正赤將爲木正以利器用揮作弓夷牟作矢以威天下岐伯作鼓吹鐃角靈鞞神鉦以揚德建武

音釋 揮作弓夷牟作矢太白陰經曰庖犧氏弦木爲弓剡木爲矢易繫辭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制以威天下蓋取諸睽山海經曰少昊生般始制弓矢世本又曰牟夷作矢揮作

弓宋衷云牟夷揮皆黃帝臣也郭璞曰弓矢一器而作者兩人於理可疑以般為是岐伯作鼓吹鐃角靈鞞神鉦唐樂志云鼓吹本軍容黃帝戰涿鹿以為警衛也王幼學同鼓吹音律管重之樂也本此伏馬上之聲漢以後以為鼓吹亦軍中樂於馬上奏之唐制鼓吹有五部吹音尺偽反鐃尼交切如鈴無舌有柄周禮以金鐃止鼓也角吹器也徐廣車服儀制曰角前書記所不載或云本出羌胡一云出于越黃帝內傳曰玄女請帝製角二十四以警眾通禮義纂曰蚩尤帥魍魎與黃帝戰帝命始吹角作龍鳴以禦之蓋角聲下黃帝氏也谷鉿角戟夫角蓋黃帝會群臣於泰山作清角之音號令之限亥也軍中置五以曰官號故角為軍客也今韓軍遠行得馬上唐鞞曰鞞騎上鼓也鞞神也玄女助帝亦作鞞以令軍行馬上所擊是也黃帝內傳曰玄女請帝制鼓鞞以當罰遣是則黃帝制之以伐蚩尤也呂氏春秋曰帝嚳令倕作鼙鼓之學又云倕作鞞以節鼓也鉦之盈切內傳令口主作安鞞請帝鑄鉦鐃以擬雹之声之鉦鐃是其遺制也

作舟車

帝命共鼓化狐刳木為舟剡木為楫以濟不通邑夷法斗之周旋魁方杓直以攜龍角作大輅以行四方由是車制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而天下利矣

音釋

作舟車淮南子曰見窾木浮而知為舟呂氏春秋曰虞姁作舟音調作輅物理論曰化狐作舟墨子曰工倕作山海經黃虞作車輅發蒙記曰伯益作舟世本曰共鼓化狐作註云並黃帝之臣也拾遺記曰軒轅變乘桴以造舟楫帝內傳帝既斬蚩尤乃作舟楫易繫辭曰黃帝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蓋以黃帝為是又淮南子說山訓曰見飛蓬轉而知為車[illegible]本輪曰招搖承仰流造堂車罔山極任海經重曰致番遠禺以生利奚天仲下奚此仲事生之吉始光也吉光是世始以木為車郭璞注云世本曰奚仲造車此云吉光明其父子創意也古史考曰黃帝作車引重致遠其後少昊時駕牛禹時奚仲駕馬今按繫辭言黃帝服牛乘馬引重致遠取諸隨是則車自黃帝始奚仲但改制之妙也[illegible]木為舟[illegible]

文云大輅王輅也天子祀天所乘輅本作路陸佃云天子五輅其玉輅一曰大輅言於金輅為大賈逵曰謂之路者行路也

作合宮

帝廣宮室之制遂作合宮祀上帝接萬靈而數教焉

音釋

廣宮室之制蘇氏演義云宮中也言履都邑之中也文曰宮方也為宮必以堆祭方正也風俗通曰室其外也宮其內也易曰上古穴居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謂黃帝也白虎通曰黃帝作宮室以避寒暑此宮室之始也

作貨幣

帝范金為貨制金刀立五幣設九棘之利為輕重之法以制國用而貨幣行矣

音釋

范金為貨范房吹切以模鑄金也禮記范金合土亦作範鄭康成曰金玉曰貨布帛曰賄廣韻曰貨者化也變化交易之物故字從化制金刀食貨志貨寶於金利於刀故曰金刀如淳曰名錢為刀以其利於民也莽造錯刀蓋身形如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錯塗也

作內經

帝以人之生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被色寒暑盪之於外喜怒攻之於內夭昏凶札君民代有乃上窮下際察五氣立五運洞性命紀陰陽咨於岐伯而作內經復命俞跗岐伯雷公察明堂究息脈經彰桐君處方餌而人得以盡年

音釋

察五氣五氣謂五行之氣即所謂溫涼寒燥濕是也立五運五運謂甲己土乙庚金丙辛水丁壬木戊癸火也

命元妃西陵氏教民蠶

西陵氏之女嫘祖為帝元妃始教民育蠶治絲繭以供衣服而天下無皴瘃之患後世祀為先蠶

音釋

無皴瘃之患皴七旬切皴也瘃涉玉切寒瘡也趙充國傳瘃墮之患顏師古曰因寒瘃而墮指也

畫野分州經土設井

帝內行刀鋸外用甲兵制陣法設旗麾天下有不順者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于海西至于崆峒南至于江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遷徙無常處以師兵爲營衛於是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命匠營國邑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萬國以和遂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使八家爲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井一爲鄰鄰三爲朋朋三爲里里五爲邑邑十爲都都十爲師師十爲州分之於井而計於州則地著而數詳

音釋

披山通道 徐廣云披他本亦作陂字蓋當爲陂陂者旁其邊之謂也披語誠合今世然古今不必同也索隱曰披音如字謂披山林草木而行以通道也徐廣音詖恐稍紆也 西至于崆峒 按一統志崆峒山名在陝西肅州衛城東南六十里舊屬歸祿縣史記黃帝披山通道西至崆峒謂與 北逐葷粥 匈奴傳曰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蠻索隱曰匈奴別名也唐虞已上曰山戎亦曰熏粥夏曰淳維殷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 合符釜山 符信也契也說文符之爲言扶也兩相符合而不差也古符者以竹爲之故字從竹後世詐僞蜂起以竹易得之物不足爲之防於是有銅鐵金銀鑄爲物象而用之漢文帝初與郡國爲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長六寸第一至五國家發兵遣使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以竹箭五枚長五寸旁鐫篆書亦一至五出入徵發用之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顏師古曰與郡國爲符各分一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此漢制也唐高祖入長安罷隋竹使符班銀菟符其後改爲銅魚木契朝廷徵發下敕書契魚都督郡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索隱曰合諸侯符契圭瑞而朝之於釜山猶禹會諸侯於塗山然也又按郭子橫洞冥記稱東方朔云東海大明之墟有釜山山出瑞雲應王者之符命如堯時有赤雲之祥之類蓋黃帝黃雲之瑞故曰合符應於釜山也 置左右大監 監于萬國王氏云上監去声下監平声 則地著而數詳 地著猶言土著也著直略切謂著土地而有常居非行國隨畜牧遷徙者比也

屈軼生于庭鳳皇巢于閣麒麟遊于囿

帝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財物由是民不習僞官不懷私市不預價城郭不閉見利不爭風雨時若人無夭札物無疵厲虎豹不妄噬鷙鳥不妄搏蕎夷之人罔不來享有草生于庭佞人入則指之名曰屈軼鳳皇巢于阿閣麒麟遊于苑囿焉

音釋

幽明之占 東萊呂氏曰正義云幽陰明陽也占數也言陰陽五行黃帝占數而知之此文見大戴禮 存亡之難 索隱曰存亡猶安危也易曰危者安其位亡者保其存是也難猶說也凡事是非未盡說〻性來之詞則曰難又上文有死生之說故此云存亡之難所以韓非著書有說林說難也 時播百穀草木 句絶王肅曰時是也播種之也 淳化 鳥獸蟲蛾索隱曰蛾音牛綺反一作豸象言淳化廣被及之 旁羅 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 徐廣曰波一作沃索隱曰旁非一方羅廣布也今按大戴禮作歷離上即羅也言帝德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及至土石金玉謂日月揚光海水不波山不藏珍皆是帝德廣被也 物無疵厲 疵疾資切病也厲鬼疫也

在位百年崩于荊山之陽

帝採首山之銅鑄三鼎於荊山之陽八月既望鼎成崩焉年百十有一歲葬橋山其臣左徹取衣冠几杖而廟祀之帥諸侯群臣歲時朝焉

音釋

採首山之銅鑄三鼎於荊山之陽 按一統志首山在開封府襄城縣西南五里史記申公曰天下名山八而三在夷狄五在中國皆黃帝所常遊首山其一也或謂黃帝陵墓於首山者荊山在河南府閿鄉縣南二十五里近有鑄鼎原昔軒轅采首陽之銅鑄鼎於此 橋山 按一統志橋山在延安府中部縣北亦有沮水或云水從山底經過如橋故名

帝子二十有五人

帝元妃西陵氏之女曰嫘祖生昌意玄囂龍苗二妃方雷氏之女曰節生休及清三妃彤魚氏之女生揮及夷彭四妃曰嫫母貌惡德充生蒼林禺陽其衆妻之子十六人總四妃之子爲二十有五其得姓者十有四人封爲十二姓曰祁已滕箴任荀嬉姞儇依二姬、酉及有虞氏有天下封帝後爲侯伯者十有九焉○或云休及嬉姓黃帝之崩諸侯尊休爲帝號有熊氏無思無爲不舊不圖而療至治在位四十七年而崩葬于雍有子曰白民曰嗜嗜生李格格生帝魁白民銷姓降居于兊其別子焉防風氏○又曰帝鴻氏有刖子曰縉雲氏不才子

曰混沌縉雲氏娶士敬氏之女曰炎融寔生驩兜兜放
之崇山驩兜生三苗竄之三危三苗氏有弟曰饕餮
○又曰蒼林生始
均是爲北狄之祖
音釋
纍祖纍力追切玄囂囂音鴞平聲得姓者十有四人生人以來得
姓之始實由於此楚于雍雍地名按一統志禹貢雍州
之域周爲召穆公采邑秦置雍縣漢屬右扶風唐改曰
鳳翔本朝因之爲鳳翔府有弟曰饕餮饕他刀切
貪財也餮他結切貪食也是爲北狄之祖狄北方之夷
也陳殷曰金元之祖起於沙漠出在北方自稱爲黃帝
之後吾不知其然否此云是爲北狄之祖似乎有所據
矣

總論

雙湖胡氏曰羲農二聖人去洪荒之世未遠也其風猶爲朴略至黃帝之世實爲文明之漸故
昔之穴居野處者今始有宮室昔之汚樽杯飲者今
始有什器昔之結繩而治者今始有書契文字昔之
皮革蔽體者今始有冠冕章服其諸器用利舟以
故舉驗驗乎非復前日朴野之俗矣書亦胡氏之論
曰是謂德配天地道之至也制度之經也遠澤流天
下至于今人家其息雖死猶生也後世乃傳帝得僊
所騎龍升天者眞
妖妄矣吉哉言乎

史論

靜軒周氏曰炎帝之時五穀旣樹矣貨數猶未
作也磬石旣興矣律呂猶未遂也貨數未作則
民會計之不精律呂未遂則民五音之不正黃帝命
隷首以作算數命伶倫以造律呂由是金鍾已鑄而
管已協不惟和五音然又立天時王人位焉夫以音
律雖明禮樂未制也作咸池之樂製冕旒之冠天之
正色玄也作衣以象之地之正色黃也作裳以象之
衣服冠冕粲然有章音律大樂秩然有叙可以祀郊
廟可以享百傳矣盖水中之行非舟楫則不通也帝
乃刳木爲舟剡木爲楫以濟不通爲陸中之行非津
輅則不達也帝乃揉木爲車斲木爲輅以行四方焉
音樂旣備而上帝猶未祀也器用旣周而百靈猶未
接也帝遂作爲宮室于以祀上帝于以接萬靈則神
依人而血食人享神而有所聖人範圍天地而不過
曲成萬物而不遺有如是哉嗚呼一代聖王繼天立
極而爲萬世之師表足以淑諸人而傳諸後嵬嵬功
德安可以
企及耶

少昊金天氏

名摯姓己黃帝之子玄囂也母曰嫘祖感大星如虹下
臨華渚之祥而生帝黃帝之世降居江水邑于窮桑故
號窮桑氏國于青陽因號青陽氏以金德王天下遂號
金天氏能修太昊之法故曰少昊○或云黃帝之子清
是爲青陽氏娶于蜀山氏之
女曰皇娥生摯于河之眉

音釋

降居江水索隱曰降下也言帝子爲諸侯降居
江水若水皆在蜀所封國也水經曰水出旄
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爲若水南過邛都又東北至朱提
縣爲盧江水是蜀有此二水也邑于窮桑窮桑地名按
一統志在兗州府曲阜城北史記少昊氏自窮桑登帝位
後徙曲阜卽此處國于青陽青陽地名未詳出處索隱
曰玄囂帝嚳之祖按皇甫謐及宋衷皆云玄囂青陽卽
少昊也今此紀下云玄囂不得在帝位則太史公意青
陽非少昊明矣而此又云玄囂是爲青陽當是誤也謂
二人皆黃帝子並列其名所以前史因誤以玄囂青陽爲
一人耳宋衷又云玄囂青陽是爲少昊繼黃帝位者而
史不叙盖少昊金德王非五運之次故叙五帝不數之
也故曰少昊陳殷曰少昊以金德王位在西方象曉日
之明故號少
昊金天氏也

都于曲阜○以鳥紀官

少昊之立也鳳鳥適至因以鳥紀官鳳鳥氏歷正也玄
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
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雎鳩氏司馬也鳲鳩氏
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
五雉爲九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
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

音釋

鳳鳥適至說文云鳳神禽
羽毛之長王
者德盛則至

作大淵之樂

帝之御世也諸福之物畢至爰書鸞鳳立建鼓制浮磬
以通山川之風作大淵之樂以諧人神和上下是曰九
淵

在位八十四年崩

壽百歲崩葬于雲陽故後世又曰雲陽氏○帝元妃生倍
伐降處緡淵次妃生般爲弓正是制弓矢主祝孤星封
于尹城有子曰昧爲玄冥師于高陽之世少
昊別子四人曰重該脩熙其不才子曰窮奇

音釋

壅于
雲陽
雲陽地名未詳出處按一統志少昊陵在兖州曲阜縣
東北二里軒轅陵之東前有石壇石像又有入封石每
歲祭祀見跋
祭器于上

總論

五峯胡氏曰邪說之爲人害也久矣以五帝之
時九黎猶亂風敎刻漢以來聖學絕滅世衆一
世在上之人苟且僥倖功成而氣盈利得而志息崇
尚勢力而不知仁義者矣故釋氏因說得以其說誑
惑斯民爲之薦死未生祈福免禍天下靡然從之在
上者恬然不復知禮制刑賞之本在下者安焉不復
知正身脩行事之實見彼浮虛之言徧天下風俗既移
孰能不外飾事君之禮內懷背上之心志在伏節死
義以三綱爲己任
臨事不苟免乎

史論

靜軒周氏曰嗚呼此衰臣僭叛異端蠭熾之始
天道爲之小變矣夫以泰極而否盛極而衰同

一運循環之數也是時九黎亂德天常不遵王命而
爲萬世亂臣賊子之魁禁其罪可勝誅乎少昊衰歟
弗克弔伐謂之何哉由是天下之人抑懼以神相惑
以惟家爲巫史民瀆于祀天地爲之聽寶山川爲之
崩竭寔禮義之俗而下爲鬼魅之鄉矣雖然上者源也
下者流也上者表也下者影也表端則影正源潔則
流清自然之理也天下知人之一身元氣固則百邪
不能入元氣既衰邪氣由之而入焉今九黎亂德民
或神惟皆少昊有以召之也先正有曰一念之善祥
風和氣一念之惡妖星厲鬼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
方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自然災害不生禍
亂不作天心仁愛人君信有之矣少昊溺於宴安不
能反身脩德九黎之亂德固自若也天下之神怪固
自如也夫以少昊之時去古未遠朴畧之風尚在淳
孚之俗未亡而有亂德神怪之事者不惟天道之小變
是亦人君失德也俾吾身之元氣既正則外感之自
邪何從而入哉有天下國家
之寄者不可不作事謀始乎

顓頊高陽氏

姬姓祖曰黃帝父曰昌意昌意娶蜀山氏之女曰昌僕
是爲女樞感瑤光貫月之祥生帝于若水年十歲佐少
昊年二十即帝位以水德紹金天氏啟初國高陽故號
高陽氏○或云昌意娶昌僕生乾荒乾荒娶于丹家口
文惺宣
生顓頊

音釋

顓頊高陽氏宋陽曰宋衷云顓項名高陽
有天下號也陳敖曰高陽盖顓頊所興之
地名因以爲氏或謂開封府杞縣是也顓頊
音舉烜生帝于若水若水注見前蜀江水

都于帝丘

音釋

皇甫謐曰帝丘地名今東郡濮陽是也按
一統志大名府滑縣東北七十里土山村
有帝丘城春秋時衛成公遷於此又開州城東二十五
里有顓頊城名東郡城蓋顓頊古都也又臨河縣
東北三里亦有顓
頊城未知孰是

命五官

顓帝之世不能紀遠始爲民師而命以民事以少昊之
四子重該脩熙實能金木及水乃俾重爲木正曰句芒
該爲金正曰蓐收脩熙相代爲水正曰玄冥又以炎帝
之子句龍爲土正而帝之孫爲火正曰祝融是謂五官

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以屬神民

古者民神異業是以禍災不至而求用不匱少昊氏衰
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
匱于祀嘉生不祥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顓帝
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
復舊常無相侵
瀆民用安生

音釋

九黎亂德正義云黎民九人當時
之諸侯作亂者民神雜揉不可方
物家殺口雜揉混處也方猶分辨也南正重司天以屬
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南正北正並官名楊子法言重
黎爲重黎人名重少昊子句芒也黎顓頊子祝融也司
主也屬神謂明其祭祀之禮以聯屬之也爲民謂明其
綱常之道以聯屬之也無相侵瀆
猶褻也言神不役民而民不瀆神也

以斗杓建寅之月爲歷元

帝作歷以孟春之月爲元是歲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
于天歷營室冰凍始泮蟄蟲始發雞始三號天曰作時
地曰作昌人曰作樂鳥獸萬物
莫不應和故顓帝爲歷宗也

音釋

會于天歷營室
營室天之宮名

作承雲之樂

帝命飛龍氏會八風之音爲圭水之曲以召氣而生物
浮金效畤於是鑄爲之鍾作五基六英之樂以調陰陽
享上帝朝群侯名曰承雲【音釋】會八風之音爲圭水之曲按群書儀數云八風謂條風明庶風清明風景風涼風閶闔風不周風廣莫風是也圭水曲未詳其義

在位七十八年崩

帝靜淵而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絜誠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年九十一而崩葬濮陽帝娶鄒屠氏之女生騶明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厖降庭堅仲容叔達又娶勝墳氏之女生老童子曰窮蟬其不才子曰檮杌自蒼舒至叔達所謂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人謂之八愷者也○駱明姒姓生伯鯀鯀生禹是爲夏后氏○老童娶章妻曰女嬌生黎及回黎爲祝融于高辛之世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曰樊曰惠連曰籛鏗曰會人曰曹姓曰季連樊封于昆吾籛鏗封于彭是爲彭祖其孫元哲封于韋是爲豕韋昆吾豕韋當夏之世代爲侯伯季連羋姓其後爲楚○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蟜牛蟜牛生瞽叟瞽叟生舜是爲有虞氏或曰敬康之先國于虞非顓帝之裔也○舜帝之裔孫曰女脩生大業大業之妻曰女華生大費是爲伯益佐禹治水有功舜賜姓嬴氏禹薦于天者其長子曰大廉其後爲秦爲趙

【音釋】養財以任地索隱曰言能養財物以任地大戴禮作養財以時以象天索隱曰載行也言行四時以象天大戴禮作履時以象天鬼亦然而行也依鬼神以制義索隱曰鬼神聰明正直當盡心敬事因制尊卑之義故禮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是也治氣以教化索隱曰謂理四時五行之氣以教化萬人也北至于幽陵幽陵地名注見前篇幽都有至交趾交趾地名注見前篇西至流沙流沙河名即弱水也按一統志在陝西甘州衛城西環合黎山東北入東沙界禹貢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按西域傳弱水在條支自長安西行萬二千里又百餘日方至成其地疑別有所謂弱水也杜佑云流沙河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故曰流沙東至蟠木海外經曰東海中有山名曰度索上有大桃樹屈蟠三千里名曰蟠木莫不砥屬王肅曰砥平也四遠皆平而來服屬索隱曰依王肅音止蜀按大戴禮作砥礪也葬濮陽濮陽地名按一統志古顓頊之墟曰帝丘夏爲昆吾氏所居春秋衛成公遷都此地漢置東郡晉置濮陽郡隋置濮州唐宋元仍舊本朝因之屬東昌府又按東昌府城西北二十里有高陽氏陵前有聖水井旱禱輒應舊有壇廟久廢惟祈雨碑尚存樊封于昆吾昆吾地名按一統志在開州城東二十五里古顓頊城內相傳爲夏昆吾氏所築夏昆吾五伯之一籛鏗封于彭是爲彭祖按一統志籛鏗古陸終氏第三子彭祖也自堯歷夏殷封于大彭周衰始浮游四方晚入蜀武陽留家焉神仙傳彭祖壽八百歷二代殷四十九妻五十四子彭地名按一統志本禹貢徐州之域本古大彭氏國春置彭城縣漢置徐州晉宋以後俱仍舊本朝因之直隸京師封爲韋是爲豕韋韋地名按一統志本禹貢冀州之域本古豕韋氏之國春秋爲衛地晉爲濮陽國地唐爲滑州宋金元仍舊本朝改爲滑縣屬大明府

【史論】節軒風氏曰民心歸之則爲天子天下棄之則爲獨夫故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是知天下之治亂由君德之賢否也史稱少昊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糅顓頊繼統奮發中興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絕地通天無相侵瀆向之民[illegible]神今神不民[illegible]也向之民瀆於神今則不民敬也九黎昔嘗[illegible]化今則稽首而歸命焉始見神人自是而不雜萬物自是而有序斯民自是而安生矣五帝以來歷法未正帝乃以孟春之月爲元冰凍始泮蟄蟲始發是謂建寅之月爲歲首也夫以少昊之民則顓頊之一民顓頊之位則少昊之位地不改闢民不改聚上之一心邪正而民從違之間捷於影響由上之德有以使之也上有好者不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故人君一念之善是以召和祥一念之不善是以致乎災異是以兢兢業業罔敢怠荒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豈亨豫大之態不萌於心胸之間亦何亡國敗家之有哉

帝嚳高辛氏

名夋姓姬祖曰少昊父曰蟜極生而神靈年十五佐顓帝受封于辛年三十以木德代高陽氏爲天子以其肇

基于辛故號高辛氏
音釋 帝嚳高辛氏張晏曰少昊之前天下之號象其德顓頊以來天子之號因其名高陽高辛皆所興之地名顓頊與嚳皆以字為號上古質朴故也索隱曰宋衷曰高辛地名因以為號嚳名也皇甫謐云帝嚳名夋也

都于亳
音釋 亳于亳按一統志亳城在歸德府城東南四十五里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鄭玄曰亳今河南偃師縣漢書音義曰濟陰亳縣杜預曰梁國蒙縣皇甫謐曰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為鄰葛即今寧陵縣葛鄉亳乃今穀熟縣也蒙為北亳即景亳湯受命之地穀熟為南亳湯所都偃師為西亳即盤庚所徙書立政所謂三亳是也古書亡滅未知孰得其實

作九招之樂
帝命咸黑典樂為聲歌命曰九招

在位七十年崩

帝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帝旣執中而徧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服年百五歲而崩葬頓丘帝元妃有邰氏女曰姜嫄生棄為舜后稷其後為周次妃有娀氏女曰簡狄生契為司徒其後為商三妃陳鋒氏女曰慶都生堯是為陶唐氏四妃娵訾氏女曰常儀生摯唐子曰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人謂之八元其不才子曰實沈閼伯
音釋 歷日月而迎送之東萊呂氏曰正義云言作歷弦望晦朔日月未至而迎之過而送之即迎日推策是也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史記索隱曰郁郁猶穆穆也嶷嶷德高也嶷魚力反其動也時其服也士索隱曰象動應天時衣服服士服言其公且惠也帝嚳執中而徧天下徐廣曰古既字作水旁偏字一作伊索隱曰即尚書允執厥中是也葬頓丘頓丘地名按一統志頓丘城在清豐縣西南一十五里衛風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即此亦謂之陰安古城漢置頓丘縣晉於縣置頓丘郡五代晉置德清軍宋省入清豐屬大名府今滑縣東北七十里有帝嚳陵在焉

子摯即天子位九年而廢
帝嚳崩摯嗣立荒淫無度不脩善政居九年諸侯廢之而尊堯為天子

總論 五峯胡氏曰天地之間有氣化有形化人之生雖以形相禪固天地之精也姜嫄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志之所至氣亦至焉氣之所至精亦至焉故若履天帝之武而敏歆其祀於是有子不可謂非而諸儒不悟或可知也至於讖諱之書謂慶都感赤龍之精而生堯簡狄吞玄鳥之卵而生契則誣矣何者人也乃與蒙氣交而生子則無是理矣是以載其事而剝其詞焉西漢薄太后有蒼龍據腹之祥而生文帝若非史氏記之詳明則後世必謂薄與龍交而生子矣是故儒者莫要於窮理理明然後物格而知至知至然後意誠而心不亂

史論 靜軒周氏曰聖人應昌期而生扶輿之精孕之山川之英鍾之河海之秀鍾之五行萃其體萬善畢具故因有禎祥之兆矣然不過乎氣化形化之理姜嫄禋祀上帝而生稷豈上帝悅其禋祀而錫之以嗣乎此猶可信者至若慶都有赤龍之祥而生堯簡狄有飛燕之祥而生契燁相感大星如虹下臨華渚之神而生少昊女樞感瑤光貫月之祥而生顓頊嗚呼有是理乎無是理乎不得不辨以祛重象之惑也夫以父天母地而謂之天子天子雖以形相禪因天地之精也天生聖人為生民主其作異於常人亦龍鱗虫耳何必其祥而後生鳳鸞羽虫耳何必其瑞而後育迺虹蜺華渚之神光其惟誕妄有人之一身可與鬼神交感而孕畜耶其理尤貫月容或有之矣蓋窮理儒者之要道也理不明則物不格物不格則知不至知不至則意不誠意不誠則心不正心不正則邪媚得以投吾天德之明異端得以奪吾浩然之氣是謂儒名而墨行矣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此因當時記載傳疑之失不足深信也君子其諒之

帝堯陶唐氏
姓伊祁名放勳帝嚳之子以大德王天下都平陽在位九十八年以子丹朱不肖乃遜位於舜詳見金氏通鑑

總論 雙湖胡氏曰書稱帝德曰欽明文思安安者帝之心法也曰允恭克讓者帝之身法也欽身於中顯見於外敬爲聖學始終之要也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則身措而家齊矣九族旣睦平章百姓則家齊而國治矣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國治而天下平矣聖經明德二字實自堯發之大學八條亦始於此不但是也中者天下之大本事事物物莫不有一中道舉天下以與人大事也而授受之際不過曰允執厥中聖經中之爲義亦自堯發之中庸九經亦始於此從則開千萬世聖學之源者堯之功顧不偉乎仲尼祖述堯舜韓子所謂堯以是道傳之舜爲湯文武周公孔子者即此是也道散於三極之間所望於聖人者裁成天地之道以立人極云耳

總論 勿軒熊氏曰洪荒之世氣淳而爲天者不過蒼蒼一太虛耳固未有度數之分黃帝顓頊雖云造歷蓋未詳也至帝始命羲和分掌天地四時於是推步之法愈密日月星辰之纍纍於天者始則而象之

歲分爲四時又分爲十二月又分爲三百六十日因其氣盈朔虛又爲置閏以應天之度於是天道可得而成矣夫質凝爲地者亦不過茫茫一塊土耳固未有疆理之別也黃帝雖曰分州畫壄亦未詳也至帝始咨四岳舉其能治水者以拯斯民墊溺一朝之命鯀不能治而禹繼之其施功之最難者莫如冀壺口龍門等處此蓋混沌初分水未有洩積之久衝決奔放愈甚則懷襄之害愈烈禹因其勢順而導之若其次第則先青兗徐揚之下流而冀豫梁雍以次底績弼成五服自甸侯至綏而封建之制以立咸則三壤自畎澮至川而井田之法以成於是地道可得而平矣自羲農黃帝之後又適當一元文明之會風氣漸開創制立法雖其時也五典敷五禮庸五服章五刑用法度禮樂彰彰然著明如日月於天亘古常見此又立人之道以參贊天地化育之所不及者蓋萬世之功也

總論 董皖胥見曰自天地開闢至帝堯之世七政已齊九州已劃風氣漸開人物騷著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以此論之舉天地間盡在春風和氣中矣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

則之德至盛上下與天地同流又豈有十日並出焦禾稼之妖患乎至若使羿仰射十日之說尤甚謬也夫日在天距地萬里人雖有千鈞之力所射不過二三百步而已豈能射及萬里之日乎且射天乃無道之所爲帝堯大舜詎爲此乎王充於論衡辨射日之說曰日火也雖中安能滅之世稱桀紂之惡射天杖地高宗之德能消桑穀今堯不能以德滅十日而必射之是德不若高宗惡與桀紂同也旨哉斯言足以解後進之惑蓋淮南王與賓客方士作內外書此言出于外書鴻列解作史君子攷于外紀中始若稽列荒唐之言也豈可以爲實事耶

總論 古史通略曰唐堯之德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允恭克讓光被四表而又克明峻德以睦九族之親乎章百姓以致昭明之效協和萬邦以成時雍之化乃命羲和欽若昊天而步占夫日月星辰數授人時而明示以析因夷隩其爲治之道有序如此至於嘉言罔伏野無遺賢則有以合天下之善諫鼓之立謗木之設則有以來天下之諫衢室之訪下民之問則有以通天下之情土階三尺茅茨不翦而其儉可

知也不虐無告不廢困窮而其仁如天也辨共工有滔天之罪聞舜德於側微之際而其智如神也當時之治雖曰庶績咸熙萬邦咸寧而問之在朝在朝不知問之在野在野不知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若夫康衢之謠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華封之祝曰壽曰富曰多男子其必有見於此也然堯在位七十載選而授之於舜以天下與人而能爲天下得人夫豈輕於付托之際哉

史論 勿軒熊氏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古有是言也帝堯之心廓然太公非溺愛不明之故知子之不肖不足以主神器而傳大寶所以求乎賢人爲此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若後世之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皆以禪位爲說者等而上之何啻霄壤而釐降之事迨夫妻舜二女嬪舜天下無驕色無喜容艱難窮躬修德化不耽乎衽席之私情不溺乎秀情之偏受二女傾心樂從皆執婦道以帝女而下嫁匹夫以天子而下友庶人不妬忌不驕矜何德如之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人倫之大綱也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夫之大倫能盡夫婦之道二女能婦

夫婦之德近而家庭夫婦之道屬然也遠而天下夫婦之道繫然也自非聖人至公無我之心則二女必有爭長之心大舜必有偏愛之意而夫妻必有反目之嫌也若漢光武之廢郭后唐高宗之廢王后宋仁宗之廢郭后哲宗之廢孟后皆由君德不剛以致二綱頹敗君不君而臣不臣夫不夫而婦不婦天下自是而傾覆矣何以君臨天下而主宰群辟哉

帝舜有虞氏

姓姚名重華顓頊五世孫受堯禪以火德王天下都蒲坂在位五十年遜位于禹詳見金氏通鑑

總論 雙湖胡氏曰堯舜禹三聖授受堯之命舜曰允執厥中舜之命禹復益以二言者蓋以中之為道泪於人心之危者易昭隱於道心之微者難明故必察之以精而不雜守之以一而不離則危者安微者著自無過不及之差信能執乎此中則天下之大以之傳賢者此中也以之傳子者亦此中也推之而為湯武之放伐亦不外乎此中也此舜所以則白人心道心之危微而且靖之以精一用工之要者其慮至深遠矣吁精者明也一者誠也即堯之所謂欽明十六字之傳為萬世心學之要也

總論 五峯胡氏曰讀五帝書而後知聖人澤及斯民之遠也後世有立功於一時興利於一邦者人猶追思而祀之是數聖人者有功於天下萬世曾不得推崇而立宗子建廟庭春秋四時饗天下之報也有天下者端拱九重之內治其國家上之天文下之地理中之人倫衣食之源器用之利法度之章禮樂之則誰推明制作之也戎狄之人篤一偏空說失事理之正而其神像乃得踞據中華名山巖業相望又聽其雕梁畫棟毀群倫滅三綱之人而奉養之此何道也其不耕不植使遊民利耗蠹民財乃細事耳爲政者恬不以爲憂可悲之甚矣

總論 古史通畧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爲善雖有大智之資而好問好察邇言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故能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業業而致孳孳而爲善由是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艱愼徽五典則五典克從而無違教納于百揆則百揆時敘而無廢事賓于四門則四門穆穆而無凶人謳歌獄訟而歸之而無異辭朝覲會同歸之而無異意迨其既陟帝位也蓋奉天之道所當先也故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謂事神之禮所當謹也故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四凶未去則去之遠方十六相未舉則舉之在朝四岳之諮則曰明四目達四聰十二牧之咨則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若夫九官之命則命禹以宅百揆命棄以播百穀命契以敷五教命皋陶以明五刑垂益分掌虞工之事命夔分典禮樂之職以至納言之官則命龍任之當時設官內外相維敷納以言明試以功則責實之法既嚴於始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則責成之法尤嚴於終然舜之爲治雖有資於人而實本乎天也咨汝二十有二人則曰欽哉惟時亮天功無曠庶官則曰天工人其代之天敘有典勑五典而使益厚天秩有禮則庸五禮而使益明天命有德而五服之章以示其賞天討有罪而五刑之用以示其罰是以一時之間法度彰禮崇善德治民心而有司之不把恩被動植而海隅之蒼生共惟帝臣內則比屋之可封外則四夷之來王不事詔而萬物成不下席而天下治孔子以爲恭己南面無爲而天下治者此其時也當時大治猶有庶頑讒說之未化苗民負固而不服得以梗聖人之治自常情處之非誅之以嚴刑則必置之於度外而舜不忍爲故其化應頑也既以納言命龍於先又以納言資爲於後侯以明撻以記而使之知所愧恥格則承否則威而使之有所勸懲必欲其並生斯世咸臻太和而後已其待苗也首遷其君而不服又從而分北之既分北其民而不服始命禹以徂征之及徂征之命猶違而文德之敷誕敷至於干羽舞於兩階而來格見於七旬則普天之下盡歸泰和之中矣由是功成作樂堂上之樂奏而祖考之來格堂下之樂奏而鳥獸之蹌蹌至於簫韶九成則鳳凰亦爲之來儀至治之應有如此者而君臣之間未嘗以已治自足猶且以保治相勉克艱之戒大禹聞之警戒無虞罔失法度伯益陳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皋陶又陳之至舜之作歌也亦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臣言之而君賡之君唱之而臣和之君臣之間夫豈爲是私愛過計哉蓋當泰之時而審復隍之戒居豫之

時而存介石之心聖賢保治於無窮其遺固如此也
後世孔子稱頌其德不能自已載於魯語則曰韶盡
美矣又盡善也載於禮記則曰德爲聖人尊爲天子
富有四海之內宗廟享之子孫保之大德必得其位
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又曰後世雖有作者
虞舜弗可及也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
教親而尊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甫刑云德威
惟畏德明惟明非虞舜其孰能如此乎至於季札見
舞韶節者亦曰德至矣功大矣如天之無不幬
如地之無不載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

【史論】靜軒周氏曰明君以求言爲急聖學以得賢爲
要不求賢則聰明必爲之壅蔽不得賢則政事爲
必爲之墮弛故諫諍輔弼之臣非人臣之利乃社稷
之福也人君之所當重也帝舜以生知安行之聖非
學知利行之質不以己之聰明爲聰明而必求人之
聰明不以己之賢聖爲賢聖而必求人之賢聖之許
謗之木於國都雖言涉誹謗不罪也豈若後世有誹
謗妖言之令乎傳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執其兩端
用其中於民其舜已無爲而天下自治矣彈五絃之
琴歌南風之詩其氣象何從容也觀其南風之薰可以
解吾民之慍惟恐民之不安生息而致忿怒也南風
之時可以阜吾民之財惟恐民之不豐足息而致貧
寠也民已安矣而猶以爲未安治已至矣而猶以爲
未至聖人不自滿足謙尊而愈光之盡可見矣嗚呼
視聽求賢自輔而又歌解慍阜財之詩一舉而聽言
求賢恤民之事皆在其中宜乎恭己無爲垂衣裳而
天下治也聖人道
大德宏有如是哉

【總論】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
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
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
傳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
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
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
帝繫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
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
難爲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
雅者故著爲本紀書首以便學者觀焉

【總論】劉氏恕曰六經惟春秋及易彖象文言說卦序
卦雜卦仲尼所作詩書仲尼所刪定皆不稱三

皇五帝三王易下繫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包
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繼世更
王而無三五之數或以包犧至舜爲五帝孔子未嘗
道學者不可附會臆說也管子稱明一者皇察道者
帝通德者王謀得兵勝者伯孔穎達曰管子書或是
後人所錄非本書也莊子列子皆寓言誕妄秦漢學
者采其文辭論議故稱三皇五帝而不知古無其
人仲尼未嘗道也晉武帝以伏羲神農燧人爲三皇
黃帝少昊帝嚳帝摯帝堯爲五帝舜非三王亦非五
帝與三王爲四代其學指不通歷世紛紛莫知定論也

仁山金履祥編

書林歸仁齋重鋟

陶唐氏帝堯 羅氏路史曰堯生於母家伊侯之國後徙耆故曰伊耆氏年十有三佐摯封祖受封于陶通鑑外紀曰年十五長十尺受封唐年十六卽天子位書左氏傳作相漢史曰伊氏

書曰粤若稽古帝堯曰放勲 粤起語辭若稽追記之辭古宗之也堯名古者世質辭天子不諱其名故大也放勲者總名其德業之大也一曰以知推而放諸之故謂推實以成其功也聖人亦善推其所爲而已意與下文二章相應二字本史官稱堯之語後世因以爲堯稱號

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此敘堯之德也欽誠敬也明精明也文文理也經緯天地曰文謂其彌綸天地之道綸理明顯煥乎其有文章也思言其運量裁處意思周密所謂其智如神也安安善誠止其所止然二字亂象自別蓋其盛德容之極難以形容故以安安言之恭讓欽之積於人也謂之允克則其至誠之發眞實氣象又自不同充被四表言其積越覆冒之盛格于上下言其充塞盛通之極也史臣敘堯之德而以欽爲首此聖人之心法也允恭以下卽四德之推恭讓者欽之發被四表者明文名著格于上下則思之感通也朱子嘗言聖人之心精明純粹而已則欽明二字已足以盡聖人之德矣而又曰文思陳文蔚曰集語其用也文者明之用思者欽之用欽明卽惟精惟一文思卽允執厥中也子王子曰欽明文思猶言仁義禮智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旣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明推明也俊德大學作峻蓋其得乎天而出乎其頴者卽上文所敘之德也平者和同之章者品節之百姓者帝畿之民昭明則民心風俗之俱新也萬邦諸侯也協考比也如協時月如國語司民協孤終司徒協旅之協皆考比之義和調齊也萬邦諸侯直與賢庸之不齊聖人朝覲巡省考禮正刑一德雖與陟明皆所以協和之也黎民衆首之民舉天下生靈之衆也上文紀聖德之盛此章紀治化之序聖人合天下其機有二一則盛德發越自然感化一則布政雍化推而廣之也

甲辰元載 乃命羲和 邵子皇極經世曆傳之元年又東漢志晉志皆引春秋又胡翰曰唐堯卽位羲和立象儀則是命羲和帝堯卽位之初攷也又按國語楚觀射父曰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北正黎司地以屬民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傅子曰羲近重和近黎韋昭曰卽羲氏和氏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羲和二氏也曆紀數之書也言人者所謂堯曆也象者觀天之器後世所謂衡之屬是也言天者謂渾儀實始于此上古以來因時作事而曆法蓋未備帝堯始爲曆象之制定其財成輔相之節以授其民遂爲後世常行之準焉朱子曰此所命羲伯和伯羲文分命其仲叔羅梓按尚書大傳之舜迎四歲祀泰山伯山皆泰羲伯之樂華山弘山泰和伯之樂其方與時與上氏所掌者合則羲伯和伯當有其人蓋四子分職又有二伯總之不然曆法無所統矣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 劉氏云宅南曰交陳氏云宅南交曰明都 平秩南訛 史記索隱作爲 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宅度也蔡跳石趙作度朱子云宅度古文通曆法以日行起度以日出入方隅定晷刻氣候宅嵎夷南交西朔方出納敎致皆所以定卯酉子午之中推日道出入之方候朝夕之景及致日中之景寅賓寅餞謂其事也永短中星皆自是推然候中星又所以定日度也宅嵎夷曰暘谷周禮所謂日東則景夕多風之地也南交曰偉則景短多暑之地也昧谷曰西

史005-027

則景朝多陰之地也此都日北則景長多寒之地也四方
地勢不同風氣亦異各有宜也故則候之際因度其所宜
爲授時之節所謂平秩東作南訛西成朔易者也易如周
官所謂一易再易三易作訛成易皆謂民事各以方異辭
耳平秩[史記]依今文作便程其義尤明日宵永短與中星
連言者初分而依中星以星之初見爲晝夜之分又分稍
四中以得日度之的以日宵之中立一分以永短之極立
二至參之民生析因夷隩而爲四時之政爲歛辜是等語
則候之物生此曆家七十二候之法所由起也此皆授義
和以作曆之綱要四子分爲四節每節自作訛成易以上
分方自日宵永
短以下分特

[二載] 定閏法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有古文作又以閏月

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帝既命羲和曆象又四時推候皆合失績一朞

而天有餘度歲有餘日於是又置閏法而日月氣候始來
會今曆家所定章法勝乎此詳古國氣來閏民序事節曆

數既定因時頒政而已他無爲也故允釐百工而庶績成
熙爲[蔡]子書傳云歲周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日
三百六旬有六日者舉成數也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
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
天而少遲一日繞地一周無餘而常不及天一度積三百
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初經會是
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
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
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今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五千
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月得六日不盡三百
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
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
六十者歲之常數也故日行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
二百三十五者爲氣盈月行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
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則
餘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
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五歲再閏則五十四
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至十有九歲七閏則氣
朔分齊是爲一章也[質實]按章法雖云氣朔齊然猶有分
秒之餘至二十七章爲會二會爲統三統爲元積四千六

百一十七年則日月皆無餘分卻得十一月甲子朔子時
半冬至則又爲曆元矣○今[立成法]率三十二月而置一
閏○[朱子曰]按帝堯時冬至日在虛昏中昴今冬至日在
斗昏中壁中星不同者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

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
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
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歲差之由古曆簡易
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以與天合至[東晉虞喜]始以天爲
天歲爲歲乃立差法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退一度何承
天以爲太過乃倍其年而反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
七十五年爲近之然亦未爲精密也

[質實]按帝堯之言天常寬而曆則密後世言天者常密而
曆則疎蓋帝堯生知即事洞覽其於周天固已知圓奇
之秒四分一不足以盡天矣其命羲和不過授之以作
曆之綱要如於中星互舉辰象於朞數槩舉全日至於
推步度數隨時占候則羲和有司之事帝堯固不必數
數然也後世自不足而始爲度度不足而更爲分秒分
秒愈多則筭法當愈密矣然又亦未嘗不差也蓋聖人
因時制曆雖舉要而不遺後世定曆推天始積分以求
密因時制曆則曆與天常相應定曆推天而曆與天常
易差無他天圓以動圓故奇動故不測而後世就定法
以拘之也然嘗就其說而考之所謂四分度之一也析
爲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果若所言則止日四
分之一可也何必析爲小分哉太初草創乃以八十一
分日之二十分少圓不足論[晉志載劉洪王蕃之法]則
析爲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如此則四分度之
一者乃其大約而於四分之一之外天舒日縮又餘小分
之九也十年則九十分計百二十年而積差二日矣唐
[開元大衍曆]又析一度爲三千四十分每歲日餘三十
七分太積八十年而差一度又餘六分自唐至今皆用
之然自開元至寶祐五百四十年而差十度則唐曆精

分離多寡不齊百志之近密也[路史發揮元曆]法上若曆典之析一度為萬分每歲氣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千四百四十六分七十二秒半而周天則二百六十五度二千五百七十二分二十五秒又按堯仲春星鳥宋東井十二十一度中仲夏星火宋亢七度中仲秋星虛宋斗十一度中仲冬星昴宋璧一度中堯曆星與日所次互見差四十餘度矣去堯之世三千五百餘歲而差四十餘度至景定甲子冬至之日已在斗初漸入東陸後與三千六百年已在東陸又三千六百年過東陸之中足三千六百餘年冬至之日毫行南陸則冬為夏觀與相貿易造化不幾於變乎曰以然也[唐張說]一行[曆議]曰日之所行即為黃道日差則黃道與之俱差必不至於冬長夏短矣術後世豈無聖人隨世裁成良太史隨時推移者此固不必長慮也

[七載]麒麟遊於藪澤

[路史曰]堯在位七年民不作忒鳩又逃於絕域麒麟遊於藪澤則能信於人也

[十有二載]巡狩 發首于此後不悉書

[孔子曰]舜臨民以五堯臨民以十二 註十二載一巡狩也[路史註曰]杜佑謂十二載巡狩者非

[甲子]三十有一載

[甲申]四十有一載 虞舜生於諸馮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蘇氏古史曰]舜生於諸馮之姚墟故為有姚居於嬀汭故為有嬀後姓陳舜生姚墟因生為姓故為姚姓居嬀汭後世徙因居濮而為嬀姓非舜有二姓也諸馮嬀汭皆在今河中府河東縣嬀水源出首山入西河[孟子]以舜生諸馮為東夷之人孟對文王西夷而言猶云東方西方爾故曰地之相去千有餘里蓋自河中至岐周千餘里也而說者指寧之歷山牌之雷夏為舜側微耕漁之地甚者指會稽上虞牛羊抄百官湯為舜所居蓋因孟子之言而附會之也○[路史曰]其先國于虞始為虞氏

河事實阪系出虞幕○[春秋外傳周太史伯曰]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傳曰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 謂能服事者朝 舜重之以明德○[史記曰]父瞽瞍盲索隱曰母握登 [史記]世本敘窮蟬蟜牛非者

[五十載]帝遊於康衢

[列子曰]堯治天下五十年遊於康衢兒童謠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列子]書出三代之末尚多傳聞之辭而此語亦自得聖人之意學者稱之今不敢棄○[文中子曰]堯有衢室之問○時有老人擊壤而歌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 叶入聲[胡氏]附此歌於九十載因今以類附此

[六十載]舜以孝聞

[史記曰]舜父瞽瞍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瞍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適不失子道孝而慈於弟曰以篤謹年二十以孝聞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 歷山今河中府 漁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 今河中府有雷水出雷首山入河[鄭康成]謂兗州雷夏澤 陶河濱河濱之器皆不苦窳 [水經]曰河水南逕陶城酈道元註即舜陶處在蒲阪北南去歷山不遠不苦窳民皆務為堅正之器不濫惡楛斜也言 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 負夏衛地 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胡氏]皇王大紀作一遷二遷三遷莊于又有互鄉之虛而十有萬家○[大紀曰]得年二十孝友聞於人有友七人焉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虛

靈甫常輔翼之○〔淮南子曰〕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使舜無其志雖口辯而戶說之不能化一人○〔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謂舜已下階而瞍焚之也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謂舜已出去而瞍塞之也濁水縣誌曰今河中府舜泉坊二井相通俗謂爲匿空旁出者也其廟名之曰舜感泉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孟子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程子曰〕人情天理於是爲至○〔古史曰〕孟子曰堯將舉舜妻以二女瞽瞍不順不告而娶既而猶欲殺舜而分其室舜終不以爲怨余考之書孟子蓋失之矣四嶽之薦舜曰烝烝乂不格姦蓋之稱舜曰夔夔齊慄瞽瞍亦允若則舜之爲庶人既已能順其親使不至於姦矣父子相賊姦之大者也豈有既已用之而猶欲殺之哉

〔發揮〕按瞽叟之欲殺舜也象之欲殺兄也史記曰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也然瞽叟特出於愛憎而舜又非有大過惡何至欲殺之哉嘗考其情則虞氏自幕故有國至瞽叟亦無違命則祖能守其國者也其欲殺舜蓋欲廢嫡立幼而象之欲殺其兄亦欲奪嫡故爾不然豈以假失之微愛憎之故而遂欲殺之哉然則舜固有國之嫡而其爲耕稼陶漁之事何也曰古之國家子弟固非如後世之豢養之爲田漁而人從之又非必如今之漁人陶工也或者見遂於父母故勞役之或避世嫡不敢居而自歸於田漁亦因是以行其政教而濟時之窮故雜書有謂舜見器之苦窳而陶河濱見時之貴糴而販負夏〔孔子〕曰耕漁陶販非舜事也而往爲之以救敝爾此說雖出雜書而實得聖人之意又瞽象之欲殺舜在其初年之問而是之來舜則在其堯讓之後史記反覆重出而莫之辯同也然孟子當時亦不辯萬章之失何也蓋孟子不在於辯世俗傳說之迹而在於發明聖人處變之心務使學者得聖人之心以推天理人倫之至則其事迹之前後有無皆不必辯矣

〔六十有一載〕洪水咨四嶽舉鯀俾乂

帝曰咨四嶽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四嶽者掌四方方嶽之官古者大事則咨四嶽使詢訪四方之言也方割始爲害也懷山襄陵敍其實也浩浩滔天言其勢也滔天當時方言云爾滿望皆水而天影其中若滔天然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嶽曰异哉試可乃已僉曰者四嶽以衆言告也鯀有崇伯也方命舊說逆命史作負命按堯典上文方鳩方割皆作方始之義則此當云我始命爲他族時即敗羣自用則治水大任弗可爲也圮族猶詩言敗類嶽曰者上衆言此因獨對异義未詳列子註及柳文類異字同言但用其才可以治水則已不必病其圮族也帝曰往欽哉帝順衆言而使之往後云欽哉以救其失蓋能敬謹則必不圮族自恃而事功成矣

〔六十有九載〕鯀績用弗成

九載績用弗成○〔程子曰〕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其至公之心能捨己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圮族者所能哉鯀雖九年而功弗成然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緒故其自任益強咈戾圮族益甚公議隔而人心離矣是其惡愈顯而功卒不可成也

〔發揮〕按周漢以來諸書多稱堯有九年之水今考其時自洪水方割即舉鯀俾乂九載無成而後舉舜又二三年始舉禹禹八年於外而始告成功前後計二十餘年矣而曰九年者蓋指鯀九載之間也計自方割以來洪

水之害無歲無之如後世所有河決之患歸於其陂爲隄防以郭之而患日滋甚孟子叙泛濫之禍在舉舜數治之上則九年之云盖謂此時也然洪水之害一日不可緩而待鯀九載無功始易之何也傳稱禹之能修鯀之功則九載之間非盡無功但無成耳而三考黜陟之與不可廢是以有羽山之殛焉或曰僉之舉辭也方命圮族帝已知之失知而使之何與盖爲天下擇人天下之公也當是時舜禹未與任運諸人固皆舊德乃若其才則無出鯀之右者人皆知鯀之才足以集事惟聖人知其剛愎違衆易於敗事爾帝特戒其所短以用其所長則曰欽哉以勉之夫欽者心法之要萬事之所由成也以鯀之才加之敬謹何患無成惟其棄帝之命忽不務此是以輕視傲言詭潰于成然則帝固矜全鯀之才而鯀則棄帝之命夫天下之以才自負而忽不加謹者以取敗者昔是也寧獨鯀哉又按經稱鯀堙洪水傳稱鯀障洪水國語又稱其墮高堙卑經稱淪決九川盡于稱禹疏九河淪濟漯決汝漢排地而放之海然則鯀之治水也障之禹之治水導之也其成敗之由以此當其在鯀也禹何以不諫曰禹安得不諫以鯀之方命圮族況其子之言乎故禹必有諫諍必有所不從舜之知禹

亦必以此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大公之道聖人無容心焉抑鯀既以方命圮族失之禹念父功之未就於是甄盍暨稷思日孜孜以成之非惟克勤于邦以爲患而補前人之愆以濟天下乃所以爲大孝也然以爲之聖猶入年於外何也禹入年之間非但專水溝川而已中間盡井田爲溝洫定經制畝土宜立賦法通朝貢廣教化於八年之間定千萬世之計此爲之功所以爲不可及也

七十載 舉舜登庸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登庸之命不言所職帝之意固有在矣朱丹朱也故不以嗣子朱爲對啓明者謂其才智之開明也朱之爲不肖抱亦以此此下爲舉舜張本【朱子曰】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今本滔天二字下文之衍孔氏謂曰經三言衆人未必一時之事但歷言朝臣不賢爲求舜張本也○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巽入也使入據帝位也或曰巽與遜同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師錫四岳以衆議對也錫予也以衆言對而曰錫重之也蓋聖人於帝此天子也安得不重爲之辭老而無妻曰鰥舜三十未娶亦則曰鰥也古者聖人聚自人民三十而娶者期之極也至此而未娶即鰥尚書大傳曰父頑母嚚而不見室家之端故謂之鰥帝曰俞予聞如何予聞者已知其人也知何者更詳其實也以舜之玄德年二十而聞於天下以竟之明思天下固無遺照也然聞之而不自舉之盖爲天下擇人必盡天下之議聖人自大心平大公無我意象於此可見也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舜處頑嚚之下非可以諫諍回父母之心非可以言語喩父母於道加之傲很之弟又豈聲音笑貌可以得其歡心哉克諧以孝烝烝乂足以盡其誠之克積和氣之薰烝也下格姦則衆亦不至於爲惡矣家難而天下易觀諸克諧烝烝之氣象則舜治天下神化之功用於此可見矣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

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孟子曰】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也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按孟子在王者有堯舜問答之辭胡氏大紀亦取之然疑信相半今不取【按】按史稱黃帝之曾孫瞽瞍之子堯則堯黃帝之玄孫也又稱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頊歷窮蟬敬康句望蟜牛以至瞽叟而生舜則舜黃帝八世孫也堯舜俱出於黃帝則二女之妻不亦古宗姓亂序與別已乎或曰晉胥臣曰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一姓其同姓者二人而已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大記曰】繫之以姓而弗別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然則古已別姓則婚姻不可以通乎曰非也黃帝氏十四人之得姓猶高陽高辛氏之十六族爾胥臣之言爲納懷嬴故附會而言

史005-031

非正也禮記之言用周道以正諸侯之失也皆非此之謂也世系之傳史記之失考也昔者歐陽氏固論之矣
見六一文集且司馬談遷漢史也其紀漢之初已不知高祖之世系於父曰太公而猶不知其名母曰劉媪而
猶不知其氏而其上紀五帝之世子母妻嫡庶子孫名氏一無所遺耳目所及尚知如此則二千餘年所傳聞者其
詳尚足信乎或曰世本也非談遷之所自言也抑世本又豈果出於三代之時乎以世本爲三代之書猶以爾
雅爲周公之書也總使果出於三代之季則周衰傳聞已不可信故朱子謂世本或出於附會假託不可憑據
今以其敘舜之世推之其不可憑也審矣曰然則舜果何出乎考之於書曰虞舜曰嬪于虞是虞者有國之稱
也國語史伯之言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
也夏禹能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百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
後皆爲王公侯伯夫以虞幕契稷而言則幕爲有功始封之君虞爲有國之號而舜所自出以王天下者也
考之左氏史趙之言曰自幕至于瞽叟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夫自幕以至于瞽叟則非自黃帝昌意顓頊窮

蟬敬康句望橋牛以至瞽叟也或曰然則昌意窮蟬以下之說固妄矣國語不曰幕能帥顓頊乎則左氏不曰陳
顓頊之族乎曰幕之出於顓頊左氏國語之說固足徵也然謂顓頊之必出於黃帝史記之說其果足徵乎
帝系氏族則少昊氏似是爲五帝之首國語稱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顓頊受之則少昊似一代之通稱後世紹
家非少昊帝之世即帝摯也而史記於黃帝之後不及少昊懸紀顓頊指爲黃帝之孫隔遠無序少昊之代何所
往而黃帝之孫何其壽也莫雖明者譜諜莫易知者顓代史記序朝代尚有遺則其序譜諜豈足信乎夫顓頊
未必黃帝之孫則五帝豈必皆黃帝之後伏羲神農黃帝是爲三皇皆有功德於天下果知史記五帝三王皆
黃帝之後則伏羲神農子孫何以皆無帝王者商周猶曰世遠也若顓頊高辛陶唐皆黃帝後則一家伯仲子
孫遞相傳授又何必殊徵號易五運後世又何必曰五帝官天下云哉況少昊氏上與伏羲聯曰太皡少皡不
必廢少昊爲黃帝之青陽顓頊氏不與帝嚳氏對曰高陽高辛不必附帝嚳爲顓頊之族子也古之王者必有
熹子之官蓋公卿大夫之子凡天下之後莫與天子之子遊焉學焉昔則十四人爲十二姓焉又不必皆黃帝

敘之子也若曰昔黃帝之子則有姓無姓何其偏同姓異姓何其親也上古之時有同產而爲夫婦者帝高陽
投諸海外之野以爲夷狄況一父之子各易其姓而遂使之男女相及是率天下而爲夷狄禽獸也豈其理也哉
書稱帝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使堯舜果同出於黃帝如史記之世系則堯之視舜爲同高祖之族爲擧從玄
孫之行正九族之內也舜在九族之內爲父母弟所惡屢瀕於死耕稼陶漁而堯不一顧自豈足謂之親睦九
族迨四岳明揚又直妻以二女豈足謂之克明俊德以天下之大聖人推而納諸天下之大夷狄禽獸則史記
世本誣陷聖人之罪不可勝誅矣然則堯舜之不同出於黃帝以書決之書無明文以堯之妻舜決之也或者
又曰堯舜之不同出黃帝君前所云固決矣傳稱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何也曰此亦小戴取
國語之言而又失之者國語論禘郊祖宗皆以其有虞於民而祀之初不論其世也故注者謂虞以上尚德夏
以下親親戴氏祭法易其前後故讀者不覺耳此朱子周齊言之失無已則又決之於書乎書稱舜格于文祖
即受終于堯之祖也稱禹受命于神宗即舜宗堯之廟也其禘黃帝其郊嚳即宗堯之廟爾是以有虞子孫猶

郊堯而宗舜以天下相傳則有天下之大統爲有虞氏受堯之天下則宗堯宗堯則禘郊堯之宗祖計堯以前
亦或有然者矣況國語固云禘郊祖宗報爲五則禮固有並行而不相悖者近世有爲之說者曰祖考來格
虞賓在位以有虞祭顓報幕以至瞽叟之祖考也鄭氏大竟國語所謂祖顓頊與有虞氏報焉者也禘黃帝郊
嚳宗堯書所謂文祖神宗舜受堯之天下故宗堯爲宗而祖堯之祖也路史大意大傳所謂禘入唐郊以丹朱
爲尸者也祖顓頊報幕以至瞽叟者一家之私親也禘郊宗堯者天下之公義也然詔之爲崇正以紹堯而得
名則祖考來格者即文祖神宗之謂而虞賓在位者安知非丹朱之在尸位乎況禘郊祖宗報五者各有所季
自不相悖而虞賓之位亦不相妨也故曰以天下相傳則有天下之大統焉至商周以征伐革命始與古異而
諸儒之論亦始膠矣

謹徽五典納于百揆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左傳太史克

【目】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
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
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
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
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
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敘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
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故虞書數舜
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納于百揆百揆時
敘無廢事也高陽顓頊也氏謂其朝代才子謂高陽氏之世其故家遺族也高辛氏才子之云亦然故總謂之十六族或者不知遂直以為二帝之子則高陽八子何其壽而高辛氏之八子豈畢堯之庶弟與

賓于四門流凶族殛鯀于羽山放驩兜于崇山
【釋文】謂堯六十年放驩兜于崇山六十四年流共工于幽都六十六年竄三苗于三危按賓于四門舜歷試之時鯀考績弗成之明年也鯀無成功舜臣堯舉幽之典於是有羽山之殛驩兜之比周同上亦丕顯之至於二苗就竄疑未能吞是連也所以書敘四罪之終於攝位之年太史克以舜賓四門殛鯀放驩兜故併以流四凶族繫之攝事之前後舊此有考然四罪之行皆堯七十載舜登庸之後非六十年間事也意者大字之記與今連正其說繫之七十年以後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左傳太史克曰】舜臣堯賓于四門
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螭魅山林異氣所生為人害者古者聖人為民驅其龍蛇惡物而處之平土故四裔無人之境螭魅之故虞書曰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程子曰】四凶之才皆可
用堯之時聖人在上皆以才任大位而不敢露其不善之
心堯非不知其不善也伏則聖人亦不得而誅之及帝舉
舜於匹夫之中而授之位則是四人者始懷憤怨不平之
心而顯其惡故得以因其迹而誅竄之也
【質疑】按太史克敘四凶之辭疑多溢惡蘇氏古史亦謂左氏所言皆後世流傳之過今故畧之
【七十有二載】舜納于大麓使禹平水土益掌火棄
教民播種契為司徒書敘納于大麓為舜歷試之終事今係之歷試之三年兼鯀以七十載殛死至是禹二年之喪畢而舜舉之也大紀命禹益棄皆係之此年今從之【或曰】此時方舉禹則鯀殛之後禹未畢喪之前三年之水孰治之與太史克固曰舉八愷使主后土矣但不如舉禹之專實爾○【[illegible]】納于大麓蓋納之于泰山之麓使之主祭也烈風雷雨弗迷百神享之也蓋堯時

嘗有風雷之變使舜請之泰山而息也按【淮南子】亦言堯有大風之變今不敢信用且據【史記】【外紀】【蘇氏】之說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淮南子曰】四岳舉舜而薦之
堯堯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旣入大麓
烈風雷雨而不迷○【太史公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
雷雨舜行不迷○【蘇氏曰】洪水為患堯使舜入山林相視
原隰雷雨大至衆懼失常而舜不迷其度量有絕人者而
天地鬼神亦或相之與○【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
亂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
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

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決汝漢排淮泗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

[發揮]按洪水之爲患也堯使舜治之舜於是使益掌火禹敷土稷教稼穡失舜使禹治之禹於是暨益奏鮮食暨稷奏艱食矣二聖人之規模其視鯀之方命圯族者不其相遠乎故觀書者必得聖人之規模焉又按孟子

稱天下之生一治一亂則是氣化消息固有定勢矣禍不關諸人事與曰朱子固曰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大抵氣化有盛則必有衰人事有盛則必有失此一治所以一亂也氣衰則必復盛人事失則必復發亂一亂防以一治也惟聖人在上則能以道御氣治制亂此所以常盛常治而無衰亂也古今之言堯舜者皆曰極治之時而不知帝堯乃善制亂之主何則帝堯治天下天下雍熙者至是六十餘年氣化可謂極盛天下可謂極治矣盛則必衰惟其人事無致亂之因故徹而爲子朱之不肖洪水之橫流四罪在朝聖人在下是亦一亂矣惟帝堯善於制亂故水之爲災也則數治子之不肖也則與賢舜禹並興四罪終去所以遽留亂近不害其爲治也然則世皆以堯爲極治之主愚獨謂堯舜皆善治亂之君後之爲君者無徒曰氣數云

一

丙辰七十有三載

薦舜於天舜受終于文祖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帝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不允遽也其允執厥中孝之以治天下之道也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戒之也[子王子曰堯之試舜如此之詳而讓德弗嗣之下無再命之辭異位之際亦無叮寧告戒之詳何也按論語堯曰篇首二十四字乃二典之脫文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堯老而舜攝也堯終其事而舜受之也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以玉爲璣以象天體之運轉以璿珠飾之以象星辰之位次以玉爲橫簫推其分度時節以窺天而與璣合羲和之法至是益密後世渾天儀象蓋其法也朱子曰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其術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古有其法遺秦而藏[漢武帝時洛下閎鮮于妄人始經營量度之宣帝時耿壽昌

始鑄銅而爲象宋錢樂又鑄銅作渾天儀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即璿璣玉衡之遺法也歷代以來其法漸密本朝因之爲儀三重其在外者曰六合儀平置黑單環上刻十二辰八干四隅在地之位以準地面而定四方側立黑雙環背刻去極度數以中分天脊直跨地平使其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子午以爲天經斜倚赤單環背刻赤道度數以平分天腹橫繞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卯酉以爲天緯二環表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爲圓軸虛中而內向以挈三辰四遊之環以其上下四方於是可考故曰六合次其內曰三辰儀則立黑雙環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內挈黃赤二道其赤道則爲赤單環外依天緯亦刻宿度而結爲黑雙環之卯酉其黃道則爲黃單環亦刻宿度而又斜倚於赤道之腹以交結於卯酉而半入其內以爲春分後之日軌半出其外以爲秋分後之日軌又爲白單環以承其交使不傾墊下設機輪以水激之使其日夜隨天東西運轉以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於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內者曰四遊儀亦爲黑雙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之軸其環之內則兩面當中各施直距外指兩軸而當其要中

之內面又為小竅以受王衡要中之小軸使衡既得隨天經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待占候者之仰窺焉其東西南北無不周偏故曰四遊此其法之大畧也〔儀禮〕經傳通解歷象篇曰渾天儀唐貞觀中李淳風為之開元中〔浮屠〕一行梁令瓚又為之宋太平興國中張思訓創為元祐中蘇頌更造其法尤密置渾儀於上以仰觀置渾象於下以俯視樞機輪軸隱於中以水激輪則儀象皆動不假人力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朱子〕曰類禋望皆祭名類謂非常祀而祭告于天其禮依郊祀為之上帝天也禋精意以享之謂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山川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羣神謂丘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言受終觀象之後祭祀以備位告也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合五等諸侯朝輯于都各執命圭璧為信以合符于天子盡正月皆至於是日日覲見四岳九牧以察問五等諸侯之政班還其命圭璧如新受命也

七十有四載巡狩舜以攝位初年輯五等諸侯盡正月皆至其二月乃日日覲四岳羣牧考察諸侯以還其瑞則二月東巡狩也故逾歲而巡狩今附于攝位之明年

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禮記〕作柴而望祀山川蓋古者祭山埋之祭川沈之今於東嶽之下祀東嶽而又東方山川不能徧埋沈也故柴而望祭取其氣之専達也〔舊說〕柴句謂燔柴以祭天古者祭天必於郊有大事特告則放郊禮而謂之類天子將出類於上帝未聞至岱宗而郊祭告也餘三岳皆如岱禮則一歲巡狩而四祭天不已瀆乎當從禮記以柴望秩于山川為句

肆覲東后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五玉至贄舊在修五禮之下朱子謂當在覲東后之下蓋東方五等諸侯及公侯之子附庸之君與卿大夫命士贄見之儀等也而聖人制為覲享之禮五玉二帛二生一死皆取服食器用已古時多王故公侯以王為贄以共天子之器用賜子古者玄衣纁裳黃亦為裳故侯之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以共衣服卿羔大夫鴈士雉以共飲食也羔羊舒鴈二物皆可以牲得士異於庶人故執雉取其文也

而弗不能生得故必死者為贄可以見聖人制禮詳密而簡易也如此

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卒乃復〔朱子〕曰時謂四時月謂月之大小日謂日之甲乙諸侯之國有不齊者則協而正之也同審而一之也律謂十二律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律為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六呂為陰凡十二管皆徑三分有奇空圍九分而黃鍾之長九寸大呂以下律呂相間以次而短至應鍾而極焉以之制樂而節聲音則長者聲下短者聲高下者則重濁而舒遲上者則輕清而剽疾以之審度而度長短則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而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之審量而量多少則黃鍾之管其容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以為龠而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以之平衡而權輕重則黃鍾之龠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龠則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此黃鍾所以為萬事根本諸侯之國其有不一者則審而同之也時月之差由積日而成其法則先粗而後精度量衡受法於律其法則先本而後末故言正日在協時月之後律在度量衡之先立言之叙蓋如此也五禮吉凶軍賓嘉也修之所以同天下之風俗如同也五器即五禮之器卒乃復者舉祀禮覲諸侯一正朔同制度修五禮如五器數事皆畢則不復東行而還西向且轉而南行也今按如五器即禮記所謂考制度衣服正之之等是也

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如岱禮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如初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嶽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朱子〕曰南嶽衡山西嶽華山北嶽恒山二月東五月南八月西十一月北各以其時也格至也言至于其廟而祭告也藝祖疑即文祖〔或曰〕文祖藝祖之所自出未有可考特特牲也謂一牛也古者君有出必告于祖禰歸又至其廟而告之孝子不忍死其親出告反面之義也〔王制〕曰歸格于祖禰〔鄭注〕曰祖下及禰皆一牛程子以為但言藝祖舉尊爾實皆告也但止就祖廟共用一牛不如時祭各設主於其廟也二說未知孰是今兩存之

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林氏〕曰天子巡狩則有協時月以下等事諸侯來朝則有數奏明試以下等事

○文中子曰舜一歲而巡四嶽兵衛少而徵求

寡也【發明】按李氏心傳辨周禮五嶽謂周都豐鎬則華山乃中嶽嵩高不得為中嶽據爾雅河西嶽河南華河東泰江南衡則嶽山乃西嶽而華乃中嶽爾崧高之為中嶽蓋東遷之後也今以此說推之禹貢冀州自有泰嶽今猶謂之霍泰山則堯都冀州蓋以泰嶽為中嶽爾惟河西嶽周禮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即禹貢岍山一名嶽山又名吳嶽今在隴州者是也然則唐虞五嶽當以岍為西嶽泰嶽為中嶽而東岱南衡北恒爾衡山最遠南帝以潛霍為山之副然則秦以岍為西嶽漢武徙衡山之神於霍山歷代加封嶽山多以西嶽為言遙有自來矣虞書獨東嶽稱岱宗而南西北三嶽不名蓋當時巡狩四嶽取肆覲羣后道里之宜而不必拘於嵩華之為嶽也歟因李氏之言以傳其疑

流共工于幽洲

流共工于幽洲幽洲北裔也當是遠東之地

〔七十有六載〕竄三苗于三危

竄三苗于三危三危西裔也【質書】曰羌項危者蓋三苗之後也其種有宕昌白狼皆自稱獼猴種東接臨洮西東西接秦隴南北數千里三危山名舊云沙洲燉煌將東四十里卑两山是然三危乃因山以名其地不必拘曰居與山也○呂刑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楚語曰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揉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瀆齊明無有嚴威禍災荐臻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火當作北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

【發明】按諸儒言書者稱苗民繼蚩尤之暴而楚語稱三苗復九黎之德孔安國遂謂蚩尤為九黎之君夫蚩尤炎帝之末諸侯也九黎少昊之末諸侯也其時相去遠矣孔氏合而言之故說者疑辨特詳然皆不得書之意夫呂刑之書為訓刑作也則推所以立刑之由楚語觀射父為絕地天通而言也則推巫鬼之由推之主刑之由則本蚩尤之為亂推巫鬼之由則述九黎之為昏上古之世其民淳朴在下無罪在上無刑至蚩尤始為亂延及平民無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於是聖人矯正而虔劉之此刑之所為作也刑以制亂非有國者所尚也不得已而後用之術而有苗遂並刑以為虐民始有不得其生者失於是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而巫祝之事與焉

巫祝之事蓋九黎之遺習也呂刑楚語所指不同學者多合而言之其失久矣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朱子曰象如天之垂象示人典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剕宮大辟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夫元惡大憝殺人傷人穿窬淫邪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流宥遣之使遠去宥寬也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勳勞而不可加以刑者則以此而寬之也鞭本末垂革官府之刑扑楚學校之刑皆以待夫罪之輕者也金罰其金也贖其罪也所以待夫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扑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此五句者寬猶輕重舍有條理法之正也肆縱也眚謂過誤災謂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又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也怙謂有恃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雖當宥當贖亦不許其宥不聽其贖而必刑之也此二句者或由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即重蓋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畧盡之矣雖有輕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則

未始不行乎其閒也蓋其輕重舉發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也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書敘四罪在舜攝位之末蓋作書者紀舜象刑之法與此恤刑之意因記二十八年之間所刑者四人而已外是無刑者是則因而係諸典刑之下非攝位季年之事也若罪季年之事則崇鯀羽山之殛稽諸於二者之後而追罪於三十年之餘也且是時禹已成功而罪鯀人情之必不然者而謂聖人爲之乎

八十載

禹告成功

按孟子稱禹八年於外而唐虞之法九載三考大紀載禹成功以於八十一載之間蓋自七十二載舉禹至是九年矣其後夏史敘禹之功是爲禹貢之書今附于此云史記漢史皆稱禹治水十三年蓋本作十有二載乃同之文與特兗州貢賦始同爾禹貢夏史之追書故及十有三載之事其實告成則在此年也

禹貢

夏史敘禹平水土之功總以貢名識其成也每州有賦有貢有雖而貢則夏后氏田賦之總名也故以爲名禹貢敘水土之事在唐虞之際禹謨敘功謨之事則征有虞之時高皆名夏書以夏史之所述也夫子定書升禹謨於虞書以著二聖相傳之道冠禹貢於夏書以明大禹有天下之本也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敷如敷治之敷有置[illegible]統之義禹治九州非一手足之爲列亦布[illegible]其之有道耳隨山刊本禹功之始奠高山大川禹功之終其始洪水泛溢草木繁興禽獸逼人陸藝絲地禹於是隨山刊木使益掌火烈山澤而焚之奏庶鮮食且使民居高粗藝以給粒食又以升高望遠規畫既奠其後濬塞之患悉定則又定其高山大川以爲每州表鎮望祀之典爲此禹功之終也又古者州域既廣國小而多地槪定名凡爲貢所奠山川皆因山以名其地非謂專尊其山也此讀禹貢之凡例今表見於此云

冀州

冀爲帝都故爲九州之[illegible]古所至春秋王者無外之義也九州豫爲中帝畿實跨[illegible]然自唐虞都冀天下遝指冀爲中州如楚詞謂中州[illegible]冀州是也贊教自冀四達則自冀以北所及固廣矣此異日并幽所以分也冀之爲州三面皆河水患特甚蓋河自崑崙東北流

阻陰山一帶則折而南流爲冀西河至華陰又折而東流爲冀河南至大伾折而北流爲冀東河自西河出孟門之上南河舉砥柱之西東河旋於大陸之野與冀州水患所以爲甚也而兗在冀東又爲下流之衝故先冀而及兗自禹載壺口治梁岐闢龍門既砥柱猪大陸而冀之患息諸爲九河使之北流灘爲離漯使之東殺通于淮泗使之甚則可以南泄之於是兗之患平而青徐次第皆平冀州之境今之河東北雲遷西河北西路皆是矣

既載壺口

載始事也壺口山名在今慈州吉鄉縣冀雍之交夾河而南皆山也壺口蓋受河之口龍門則河南出之門也

治梁及岐

梁呂梁山也在今石州離石縣北呂不韋謂呂梁未闢河出孟門之上春秋梁山崩傳謂壅河三日不流水經注謂呂梁之山巖屛岫紆迴曲崖深巨石崇墉壁立千仞河流激盪震天動地蓋大禹所闢以通河也孟門山在石州今有孟門關岐狐岐山也在今汾州介休縣勝水所出境爲西山古河逕之陰阸治二山以廣河道也書說之梁岐者非九州凡山之言治者或水道之衛有既闢之功也或表山以該水土也言藝者剪其蔚薈與民種藝也傳所謂以啓山林也言旅者祭之以爲其州之鎮望記所謂民所瞻仰取材出雲爲雨者也

既修

太原至于岳陽

修治也記曰禹能修鯀之功蔡氏謂因其舊而修之也大原在今太原府榆次縣鄭濟仲謂乃今平定軍按平定軍亦本以太原府廣陽樂平二縣置爾雅高平曰原河東視天下最高寧多山險今太原府亦陰陽但榆次與平定諸處爲高平爾嶽即泰嶽今晉州霍邑縣霍泰山也山南曰陽今晉州岳陽縣也汾水出太原諸山經晉州蔡氏謂此條爲治汾水而言然禹經理水土溝畎澮畫井疆物土宜凡事蓋茲乎皆作不獨汾也

覃懷厎績至于衡漳

覃大也懷地名太行爲河北脊其山脊諸州皆山險至太行山盡頭地始平廣田皆腴美俗謂小江衛古府謂覃懷也即今懷州其地亦有懷水入河衡漳即今漳河有兩源其一出今平定軍樂平縣少山者曰清漳其一出潞州長子縣發鳩山者曰濁漳沈存中謂凡二水合流而有文者皆名漳鄭道元以濁漳爲衡水以清漳東南流而濁漳横入之也按專志冀州以衡水名縣而漳水在縣治之南一里洛州舊清漳名縣而其地有衡漳瀆則非二名也漳河本入河自河雖之後漳自至今滄州清池縣入海唐時有請以漳水備四瀆者以其獨達于海也○禹治冀州載壺口治梁岐則冀之西河患息修太原至岳陽則冀之中郊向治覃懷

庶績至衡漳則冀之東南水土平至於恒衛島夷則冀之事北皆可知矣與神禹治冀之次第也

厥土惟白壤

此辯地也白其色也無塊曰壤言其性也顏師古謂平土曰壤周官大司徒辯十有二壤之名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而草人又有糞種之法亦因其色性而名異傳所謂先王物土之宜而制其利者也先王辯地教民不失其宜故五穀熟而民人育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賦者田所出穀米兵車皆是也禹貢田賦上中下三分而三之中又二之為九等以人功之有多寡也其實則皆什一諸州先田而後賦以賦之出於田也冀州先賦而後田以賦之不專出於田也冀為帝都地大人衆天子所自治畿遠正軍旅卒必雖於外服貢來漆枲併與漆材雜物給征之亦不別立貢篚綏其數之入為九州第一但坐人取民不盡其力又有特錯出於次等河東太行地勢全躬皆石土載其上但壤性柔細故其地寫九州第五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恒水名出恒嶽之北谷合于滹而入易衛出真定府靈壽縣古入河今合于滹沱古書謂舜分衛水以北為幷州又按滹沱河出恒嶽諸谷而衛水與之合流恐相衛既徙即滹沱為是大陸兩雖在九數之數今邢州鄭廣

猶有廣河澤唐杜佑李吉甫謂今邢趙深三州皆大陸之土按地誌大河東北流過洚水千里至大陸為地廣益占河本字西山之麓以北流既出枯洚西山勢斷地勢平廣脊上諸水鍾匯於此為藪河水泛濫又瀦回其間是為大陸沈存中謂大陸皆濁泥所湮今為平土矣又按禹貢諸州山澤地水皆數廢田之上貢篚包匭皆敘田賦之下末惟言入都水道耳冀為帝都不別出貢篚因矣而恒衛大陸復叙於田賦之下何也此非治水施功之例亦言入都水道因以見其成功爾蓋冀為帝都而自平陽四達御服之外東北最遠又限以太行之脊其北境侯來則自恒衛入河其東偏則自大陸入河東北島夷則自碣石入河也其

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島夷海島之夷冀東北邊之國如遼東朝鮮之地不附于青而徑屬于冀者也其貢皮服爾雅所謂東北方之文皮者夾右行也右碣石負海之山也碣石有二故有左右之名猶以右為太行山之右非也右碣石任平州石城縣南舊為大河入海之處今河徙海淪碣石夫岸五百里矣其山頂體皆石頂又有大石如柱世名天橋柱云其左碣石唐通典云在高麗界中

濟河惟兗州

濟古文作沛兗州西北界河東南踰沛其時黃河北流乘入河而徧溢以東又北東入海爾雅所謂沛河之間云州自周定王五年河決而東漢孝文時河決東郡武帝元光中繼決瓠子又決於館陶遂分為屯氏河元帝時大河分流而屯河塞其後又決於平原而下流與漯一王莽未河遂行漯川沛水亦不復南出後世代有河決之患其後遂行沛水故道則兗州之境南土無非河患淪徙之地漢王橫言往者天常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則兗州之境北已海淪西又河徙南則沛洑其川澤泉委咸非其舊矣今河之北東路大名開德恩博德濱棣滄永靜京東之沛濮京西之滑小海以東距于皆平皆兗之地也故

九河既道

河至大伾折而北流則兗當其東又地平曠無高山之限而當河勢之衝禹於是播為九河以殺其勢爾雅所謂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是也言地理者多說徒駭即滹沱在今滄州之清池馬頰鉤盤在今德州之平昌胡蘇在今滄州之臨津覆釜在今無州之學壽鬲津在今滄州之無棣簡即今大名之間清絜在今滄州之南皮枝河自大伾而流過大陸以北方播為九而今於魏瀛德棣之間便求其故迹遠矣據王橫所言大風海溢即今小海碣石古河入海之處在今海中五百餘里則九河之地淪為小海久矣況自河徙之後經流既息枝派尚可尋乎

雷夏既澤

今濮州雷澤縣西北雷夏陂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計古雷夏必大於今

灉沮會同

晁氏曰爾雅水自河出為灉沛出為灉沮有是言二水河沛之別也然則河遷一沛洑則灉沮不可復尋矣說者以為濮灉二水古入雷澤說灉即沒水張明謂為開陰溝以通河泗許氏謂汳受陰溝至蒙為灉水東入于泗即汳也汳今作汴沮即今睢水首受柴澤過應天今入南清河之時黃河亦入此路但今輞會同古當合入泗後世導之入淮入泗闕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兗土宜桑後世所謂桑間亦一證也今水平桑長而蠶事興矣兗土無山洪水則民居高丘今土平而降丘宅土矣

厥土黑墳

墳謂土性起墳也

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九州土田連舉惟兗徐揚三州又入草木一條蓋三州皆東方下流之地洪水泛濫草木不生至是始繇茂條長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田第六賦第九貞字本下下字也古篆凡重字者或於上字下添一兗賦下下篆從下二或誤作正通為貞又篆文貞字與下下相類因以致誤學者不知古文說多不通亦作定

丁被害特甚水患雖平而水道居多人民鮮少蓋十有三年而治田興賦始同他州厥貢漆絲厥篚
織文黑鹵之地宜漆桑土宜絲篚者幣帛之類以篚盛貢之織文者織絲成文也浮于濟漯達
于河此兗入都水道也泲入河而南出故浮泲可以達河〔史記〕禹蹟二渠引河其一漯也薛氏謂古漯自今開
德府朝城縣受河而東入海故浮漯可以達河西漯末河并行漯川其後河徙而漯亦不復存矣海岱惟
青州青州於中國為正東故名從東方之色其地東北跨海西南距岱岱即泰山是名岱宗在今襲慶府奉符
縣西北三十里其山特起東方為中國水口表鎮連延而生諸山北即原山汶出其西淄出其東東即蒙艾為沂水
諸源又東濰山濰水所出西南即泗水所出青州之地即今青齊濟南淄濰登萊密東跨海西高苑北跨河西遼東
但小海所淪則青之北境亦非全壞不獨兗州為然嵎夷既略昔書嵎夷諸州無此例也但青州實瀕海
而有東夷萊堯命羲仲宅嵎夷以候正東之景故特表於前或云即今登州之地畧者經畧之也濰淄其
道濰出今密州莒縣東北濰山至濰州昌邑入海淄出今淄州淄川縣東南原山今入北清河厥土白
墳海濱廣斥濱古文作頻青之土色白而性墳起其海瀕之地則廣大而斥鹵可者為鹽故齊有魚鹽
之利今登州千里長沙是其地厥田惟上下九州冀田第一青徐即次之後世所謂秦得百二齊得十
二亦言其地利之饒非獨形勢也百二十二猶言百倍十倍厥賦中上田第三賦第四厥貢鹽
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鹽廣斥所出絺細葛布也
海物非一種皆雜貢之岱畎泰山之谷其所出絲枲枲麻也鉛黑錫松泰山之名材怪石異石也如今萊之溫石可
為器今青州黑山紅絲石紅黃相參文如林木或如月暈如山峯如雲霞如花卉即古怪石也淄川梓桐山石門間
石色若青金紋如銅理細密亦奇石但不如紅絲石之堅凡此諸品皆可為器用今取以為硯萊夷萊山夷俗
地宜畜牧亦取其畜以貢今萊州之東是其地厥篚檿絲檿山桑也其絲堅韌宜絃琴瑟故篚以貢之
說通上文謂萊夷貢檿絲蓋今萊人猶謂之山繭云浮于汶達于濟汶水出今襲慶府萊蕪縣原山
古入泲今入北清河兗州浮泲達河故青州止書達泲則達河可知海岱及淮惟徐州東至海北

至岱南被淮今襲慶泗沂淮陽漣水海鄆宿西接單陳蔡頓之地淮沂其乂蒙羽其藝淮出
今唐州桐柏山行千七百里至海州入海徐之水以沂名者非一其出兗州泗水縣尼丘山過魯城南入泗者曾點
浴沂之沂也今海州沭陽縣有沂河口者周禮沂沭之沂也出沂州新泰縣艾山西南至淮陽下邳入泗者此沂之
最大即禹貢之沂也蒙山在今沂州費縣羽山在今海州朐山縣界種藝也淮沂之水既平則蒙羽之山皆可種藝
矣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大野即鉅野澤在今濟州鉅野縣唐鉅野屬鄆州石晉時混於梁山
濼鄆今東平府即東原之地大野之水既豬則東原之地底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埴細
而粘若今陶器之泥考工記搏埴老子埏埴是也漸包古文作蔪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徐土粘埴而墳起故田見九州為第二當時生聚人工未及故賦第五厥貢惟土五色貢土五色
用以立社逸周書曰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釁以黃土將建諸侯則鑿取其方面
之土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為侯社羽畎夏翟羽畎羽山之谷夏五色翟雉也〔左傳注〕南方曰翟雉古者
東服旌旄以雉羽為飾羽山北夏翟山以此得名嶧陽孤桐嶧山在兗州鄒縣名鄒嶧山九域志以為
嶧山在淮陽下邳所謂嶧陽者是山南曰陽孤桐者特生之桐也桐性虛特生於山陽則清遠特異貢之以為琴瑟
後世難得則取凡桐之舊者為之謂桐不百年則木之生氣不盡木生氣盡而後能與天地陰陽之氣相應也泗
濱浮磬泗水之濱浮生之石可以為磬如今硯石之取子石者蓋石根不著叢崖而自特生者故謂之浮今
下邳猶有石磬山乃其遺迹又宿州亦有靈璧石但浮生者不可得耳淮夷蠙珠暨魚淮出唐州
其百餘甲內尚淺而多潭有蠙珠潭今其地凡十四潭而不復生珠矣魚即淮白魚若蠙珠玉磬古今風氣不同蓋
不常有厥篚玄纖縞玄黑赤色泥括謂今深紫類皁者是古人以為上衣纖黑經白緯者縞素繒也
記有虞氏縞衣而養老又古者祥而縞禫而纖浮于淮泗達于河古文尚書作達于菏說文引書
亦作菏今俗本誤作河菏泗出兗州泗水縣陪尾山有四原故謂之泗菏澤與泲水相連而泗水止可以通菏不可
以入淮徐州浮淮入泗自泗達菏青州書達于泲則達河可知故徐州書達于菏則達泲可知河泲泗淮在古以有

相通之道禹所以殺河流使之可以南淮通南北使之可以朝貢淮輸後世河徙而南會于菏澤匯于鉅野分爲〇渭河并行于泗以入淮盡亦其故道也

淮海惟揚州

北至淮東南至海即今淮南江南東西二浙之地福建廣東亦屬焉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彭蠡今鄱陽湖自洪宮亭受江西嶺北江東諸水在江饒南康興國之間至池州湖口入江漢志所謂湖漢九水者即是也禹豬彭蠡廢其旁地爲蘆葦以備浸溢故陽鳥居之陽鳥鴈也如漢築河隄去河各二十五里以防泛溢其後民頻居作其間故河水漲溢之時動成漂沒以此知神禹廢彭蠡之實以居陽鳥其爲民防患之意盡深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震澤今太湖三江太湖之下三江入海者一說吳松江七十里分流爲三入海中爲松江東南爲東江北爲婁江吳越春秋所謂三江之口是也一說太湖之下元有三江吳松乃其一陳述古在浙西嘗桑故道開其一以泄白水之患蓋後世故道多湮雖松江尚存然亦淺故浙西歲有白水太湖謂之震澤者震動也今湖翻是也在今湖州烏程之北北入常洲興錫晉陵東入蘇州吳江縣周回六百五十四里按舊三江之說不一其可據者二一說謂古名漢爲北江江爲中

江則彭蠡之水爲南江至揚雖已合爲一然以其三水合流謂之三江猶洞庭九水俱匯謂之九江也范蠡所謂吳之與越三江環之民無所移謂俱在大江之南爾今通州福山鎮隋名三江渡是也然三江既以彭蠡爲一則上文既出彭蠡不應下文又出三江且經文二既字對舉皆本效之辭彭蠡既豬矣則陽鳥攸居三江既入矣則震澤底定是三江者乃震澤下流之三江也北方之水河爲大故凡水名皆以河爲總稱南方之水江爲大故凡水名皆以江爲總稱然則三江之江不必疑爲大江之江也今按揚州之境嶺至郴虔北枝趨數淺原水皆東流又自建嶺一枝轉而北趨介衢爲歙嶺亘宣而抵建康其岡脊以西之水皆西流是以匯爲彭蠡其岡脊以東之水南則浙江北則虔澤也彭蠡之水不豬則今江西江東諸州之水爲揚西偏之患震澤之水不泄則今浙西諸州之水爲揚東偏之患揚雖北邊淮而於徐已書又雖中貫江而於荆已書朝宗獨大江之南西偏莫大於彭蠡東偏莫大於震澤二禹既平則揚之土田昔治矣故特舉二湖以見揚之告成若其南偏率是山險浙亦山溪詰不勞施功故餘不書也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

篠箭竹簜闊節竹也爾雅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揚江湖之區下流之地其土塗泥而其田反居第九古人尚黍稷田雖五種故雖水濕旱乾而各有所收塗泥之上其田獨宜稻不利他種故第爲最下厥賦第七又有時雖出於七等之上則人功亦稍修矣自唐以來則江淮之田號爲天下最膏腴昔人仰給於東南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

三品金銀銅也瑤石之美似玉古有瑤翁今瑪瑙水晶壽山石皆可爲杯器盂瑤之類瑤今琨山石是篠以爲矢箭簜以爲管儀禮簜在建鼓之間是也齒象齒革犀兕之皮羽翟雉毛旄牛尾古爲揚貢今嶺海之間有之凡山皆爲器服車甲旌旗幾纓之飾惟木惟與也木豫章之屬島夷海島之夷卉服草服也如今黃草蕉布之類

厥篚織貝

博物續志曰閩中多木綿植之數千株採其華紡以爲布名吉貝南史言林邑等國出吉貝木薛氏云織貝金今綿也或曰織貝即島夷所貢如今南海諸番皆以木綿爲服謂之橘布其細者則名吉貝

厥包橘柚錫貢

小曰橘大曰柚惟荆揚有之踰淮而北則爲枳橘頌所謂受命不遷者也唬孛中謂本草柚皮其令

所謂柚其皮極香而橙皮其古之橘柚盖橙云錫貢錫命則貢聖人不常以口腹之味役民也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徐州已言淮泗達菏故此但言達于淮泗

荆及衡陽惟荆州

北抵荆山南跨衡山以南荆山在今襄陽府南漳縣衡山在今衡州之北九十里屬潭州湖潭郴荆州即今荆湖南北路及夔京西優夔峽南控廣西

江漢朝宗于海

蔡氏曰江漢合流于荆去海尚遠然水直已安下流無壅奔趨于海猶諸侯之朝宗于王也

九江孔殷

九江洞庭也孔殷甚得其中也朱子謂國初胡旦直近世晁澹事陳庭之皆以九江爲洞庭按江海經亦云洞庭沅澧之水瀟湘之泉是爲九江今按禹貢東至于澧過九江只滙古者豈先入江而後九江入也遺當在九江數以今考朱于文棋及漢史及江陵新志更定九江源委一曰瀟江出道州營道縣九疑山亦名營水過零陵下與湘江合二曰湘江出靜江府興安縣陽海山東北名鐔舊東北至潭州入洞庭三曰蒸江出衡州衡陽縣西會衡山諸源而下合于湘以其水氣特盛故名爲蒸舊說不在九江之數今子文集言九江云湖南有蒸湘之屬而記文亦云蒸湘之會今入于此四曰資江出武岡軍唐糾山又名邵陵江亦名

益陽江至益陽縣西北入洞庭五曰沅江出沅州西蠻界中至辰州與西江合辯西漢志則沅水出牂柯郡界故且蘭縣山東北流二千五百三十里至益陽入洞庭且蘭今屬播州是與牂柯江隔嶺而分者也六曰漸江出索縣東流與沅合七曰序江出辰州漵浦縣郎梁山西流與沅合八曰辰江出辰州西南蠻界中東流與酉合九曰酉江出會溪城西山中至辰州東合沅辰北流至邵州東入洞庭與九江也但鄉江亦一州之水其源出嶺至鄉城下陵勝州又五十里與東江合而始大北入湘江舊皆不在九江之數但不知其與漸序二水孰為大小今不敢更有升降已上九江會為洞庭計為時九江入江會合未甚廣故未有洞庭之名其後會衆曰廣方八百里而洞庭山遂在其中故因山得名云今所謂荊湖南北路自是而分

沱潛既道 爾雅江出為沱漢出為潛今江陵府松滋縣南枝江縣北江分三十餘所下流復合曰蘆龍江公安縣有沱滑港此沱之證也潛出今江陵府潛江縣漢志謂華容有夏水首受江東入海說者以為潛水華容今監利縣北即潛江縣

雲土夢作乂 舊雲夢土作乂太宗得古本尚書改為江北為雲左氏所謂濟江入于雲中沱存中郎魚仲謂今監利玉沙景陵等處是江南為夢左氏所謂田于江南之夢沱鄭詡今公安石首建寧等處是然二氏之說皆在今江陵府之境但今德安府有雲夢縣而荊門之長林縣岳州之巴陵縣亦皆有雲夢司馬相如謂雲夢方八百里其所漶豆固廣楚之藪澤不一僥人既以雲夢舞稱故所在藪澤皆謂雲夢爾又按荊州之地中門界澤江漢至此支分沮洳故藪澤為廣今枝分為沱潛既道則其沮洳為雲者皆為平土為夢者皆可作乂矣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

厥賦上下 荊揚之土皆塗泥性上宜稻故田為第八視揚稍高爾今世謂江陵為魚稻之鄉其餘類此然而賦入第三以近中土人功修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 荊貢畧與揚同羽毛齒革所謂利盡南海也今攸于揚而木加焉杶古文作杻爾雅杻一名檍郭璞謂材中車輞榦栝也材中弓幹之幹周官所謂荊之幹是也栝檜也揚止言木荊又備言之舉材

礪砥砮丹 礪砥石可用磨者粗曰礪細曰砥今郢石是也砮者石可以為矢鏃今思播有之周初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家語孔子曾以對陳侯之問蘇氏謂孔子不近取諸荊梁而遠取之肅慎則荊梁之不貢此久矣丹朱砂也今辰錦所出光明砂及溪洞老鵝井所出尤佳

惟箘簵楛三邦厎貢厥名 箘簵竹也趙宣子所謂箘簵之勁楛其本堅小而直陸璣謂葉如荊而赤莖似蓍三物皆中矢笴三邦所貢又為名材三邦之名不傳考工記曰妢胡之笴鄭氏謂胡子之國在楚之旁者唐志笴陵貢蔿苛蓋此類云

包匭菁茅 菁茅一茅三脊管子謂出江淮之間召陵之師責楚貢包茅不入無以縮酒朱子謂古人醇酒不以縣帛而以編茅王室祭祀之酒則以菁茅取其至潔包者宜之匭者匣之也荊貢謂辰州盧溪縣包茅山一茅三脊帶今為麻陽縣然郢州山上亦有之祥符東封取諸此

篚玄纁璣組 爾雅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考工記曰三入為纁一說謂六入為玄古人玄衣纁裳璣珠生於水類玉組綬絲以貫珠以為冠纓佩以貫玉帶以為組約是三者皆冕服所需

九江納錫大龜 尺有二寸以上謂之大龜龜之神在甲故可以卜納錫神之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荊之諸國或從江或從沱或從潛以入于漢自漢入丹河白水河即驗山路入洛達于南河

荊河惟豫州 豫於九州為中土南跨漢而抵荊山北距南河得今東西南三京潁許汝亳陳蔡孟鄭唐隨襄均房陝虢商鄧諸州之地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世傳禹鑿伊闕今河南伊闕縣兩山相對如門闕伊流出其間北至洛陽縣南入洛洛出熊耳山在商州上洛縣今虢州盧氏縣河南永寧縣皆有熊耳山邵康節謂當以上洛者為是瀍水出今河南府河南縣穀城山至偃師縣入洛澗水出河南府澠池縣東北白石山至河南縣入洛洛至鞏入河

滎波既豬 滎波孔氏以為一水周官職方其川滎雒其浸波溠則二水也沇水入河而南出溢為滎今鄭州滎澤是其處爾雅水自洛出為波而山海經曰婁涿之山波水出其陰北流注于穀二說未知孰是西漢末沇水不復南溢而滎涸漢明帝時王景即滎故瀆東注浚儀名浚儀渠

導菏澤被孟豬 菏澤在今曹州濟陰縣孟豬在今應天府虞城縣自菏澤至孟豬凡百四十里二水舊相通今菏澤自分南北清河近時大河亦被孟諸併行灉水矣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其上者無塊而柔其下者或膏而起或剛而疏如今鄆濮之淳淖泥闊之沙陷皆所謂下土者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田第四賦第二雜出第一唐虞甸服跨河而南故豫之賦與冀相埒計其上上冀言上上錯豫言錯

上中特異文耳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紵以爲布錯綿也餘見上磬錯磬玉不可多琢以錯磨成錯鐵爲之今鑢是有用則以錫命而貢浮于洛達于河華陽黑水惟梁州東距華山之陽西南抵黑水即今興元成都潼川夔州四路及松外諸戎東西珥河諸蜀漢永昌唐姚州今大理之地汶嶓既藝岷山江源嶓冢漢源說見下文岷山之下沃野千里與漢中俱號天府之土江漢之源既稱則岷嶓之墟皆種藝矣沱涔既道沱自今永康軍導江縣大江分流入成都及彭蜀諸州至新津縣與大江復合此皆沃野灌注之也水自漢出爲潛然地志巴郡宕渠縣南潛水西南入江今梁州流江縣也又漢中安陽縣有潛谷水出西南北入漢今洋州真符縣也然此潛自指西漢水出秦州清水縣亦名嶓冢山東南流經西和州有沱名犀牛江東合于嘉陵江以入漢梁州不言江漢以岷嶓沱潛源流之治見之蔡蒙旅平蔡山在今雅州嚴道縣南諸葛武侯征南夢周公於此遂立周公廟因以周公名山蒙山在今雅州名山縣東謂之蒙頂山雲霧常蒙其頂上合下開津水經其中出爲溷涯水沫即大渡河也蔡祭也平謂祭蒙之處水土晉澤也和夷底績雅州雅道以西地名和川即青衣水也夷人所居今爲雅州有和良和都之名禹之治梁西則導江東則導漢而青衣大渡諸水又在岷山之南以東故禹於蒙山致平者爲大渡河諸水於蔡山和夷致功者爲青衣水諸源也青衣水與大渡合至今嘉州岸青衣山下入于岷江青衣蒙氏之祉也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黎細而疏也畧土色青故生物易性疏故散而不實向關吏讀謂成都土號雜以募賦盡此也田第七賦第八或七或九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貍織皮梁州富鐵漢書蜀卓氏程氏皆以鐵產鐵邛君銀白金鏤鋼鐵碧石磬漢於犍爲水濱可得以古爲磬十六枚可盂以其土人所琢熊羆狐貍四獸其皮可以爲裘其毳可以織爲金罽也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西傾雍州山在今洮州臨潭縣西一百八十里洮水出其北入河桓水出其東南今名白水江又一源名墊江出洮及其南疊州岷州宕昌者處東南合嘉陵江以南入江嘉陵江者出大散關嘉陵谷西傾諸國雖隸雍故而水道則於梁有桓水之故可因梁州

通都水道或自潛或自沔潛沔於渭無可通之道乃逾山而後可以入渭經當言入于沔逾于渭如上文逾于洛之例今本誤也蓋潛即西漢水沔即褒水自江泝嘉陵江而上至大散關一至秦州天水則踰關可以入渭矣沔水出京兆武功褒中南至褒城縣褒城鎮入漢斜水亦出武功而北入渭漢時人上言通漕謂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經自沔逾渭不言斜者因大以見小也由渭入河絕流而渡曰亂黑水西河惟雍州西南距黑水東距西河即今永興秦鳳涇原環慶鄜坊麟府熙河等路及唐隴西西涼吐蕃吐谷渾疊宕甘肅瓜沙等地弱水既西說見導水涇屬渭汭見下文導水涇水出原州百泉縣南流至京兆府高陵縣入渭屬注也漆沮既從漆水今同州白水縣即漢志西洛水或云出西夏界中歷保安鄜同之境而入渭沮出今坊州界平縣北子午嶺東南水合至同州朝邑縣東南入渭灃水攸同灃水出今京兆府鄠縣終南山東北流入渭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荊北條荊山在今耀州富平縣岐山在今鳳翔府岐山縣旅定其祭秩也終南在今京兆府南自西面秦隴東亘雍南以至秦華故謂之終南惇物在武功鳥鼠即渭源說見下文二山不言所治皆即山以名其地自東而西舉其起止中閒水土之平可見矣原隰底績至于豬野原隰詩所謂度其隰原者在今邠州豬野在今涼州姑臧縣名休屠澤魏太武伐涼謂姑臧城東西門外湧泉合于城北其大如河其餘溝渠流入澤中其間乃無燥地澤草茂盛按水土如此此爲所以底績也三危既宅三苗丕敘沙州燉煌縣東四十里有卑羽山一名化南山有三峯甚高人以爲三危又宕昌羌即三苗之種其地有疊州山多重疊三危山有三重戎在其地戎人凡山有三峯者便指以爲三危故漢志西指化南焚綽又指麗水之山但禹貢即山以名地而自唐以來地屬吐蕃難於考定聖人附惡以遠爲罰經理則不以遠爲閒故於三危之地亦安定之而三苗之在其地者亦知順序矣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黃土之正色而又細柔故厥田爲九州第一後世號關中爲沃野謂之天府蓋以此也然就其間較之亦惟涇渭灃漆之隔最爲沃壤西邊近沙磧州邊山狄故爲於雍州自終南至鳥鼠則自東而西自源隰至豬野三危則自內而外賦出第六生聚蓋不同也雍州之地至戰國

秦漢富庶甲天下漢衰地力耗自唐漸後兼不能及東南歷宋朝遂不及然雍冀之非古西以夏北以契丹視揚州厥田下下而賦下上自唐以來雖關中亦仰東南之粟至宋則單國之需皆仰給於東南矣生聚之繁於此爲盛古今地力風土不同蓋有由矣

其厥貢惟球琳琅玕 球玉可以爲磬琳琅玕青玉雍之西有崑崙之玉其類非一皆球琳琅玕也其東有藍田青玉蓋一種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

會于渭汭 渭爲雍中巨流自南則澧北則涇漆沮皆入之至西河爲甚涇但自岍隴以西則皆浮于積石河而下至龍門之上其入于西河者至華陰會于渭汭則浮渭而下者至是會于河可知也朱子謂漢水渠云渭參乞下灘河時造船五百艘於黃河順流載兵下會州以取興州熙河路漕臣李復奏黃河通會州入韋精山石峽險實自上流直下高數十尺船豈可過至西安州之東大河分六七道散流謂之南山逆流數十里方再合逆泊水淺難不勝舟此舉若出必爲夏人侮笑事遂寢孫子謂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則古來河道固可通舟矣而後之言如此何也蔡氏釋之禹導水津梁必有通但天地人事每亦相因自三代之衰河湟昔爲戎狄不通遂留貢至秦

兼并而河源亦在長城之外漢武帝始力闢拓始得河南空無所取閒湟方始得湟中之地受休屠之降始得諸野之澤然自積石以下源委不盡得也則故道堙廢其來久矣如蜀南大渡河以自吐蕃界經雅州諸部落至黎州爲南邊要害之地建隆三年平蜀以地圖來上太祖皇帝見大渡之南城塞旁遠路以玉斧畫河以爲界曰此外吾不有也與後河流急中險五六十丈漲溢如瀑船筏不通名爲噎口當人不復可以窺伺殆天設險以限戎蠻也又如白鹽剌入蜀素號水險近十年四川請於荆湖和糴運米入則蜀舟人貫習三峽遂爲安流以與雖之於李復所奏河道一則閉恐出於吏民之託辭一則故道久廢岸谷變遷亦恐非復禹迹之舊也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

西戎即敘 蘇氏謂此錯簡當在厥貢球琳琅玕之下然雍州西界黑水與諸國又在黑水之外故附於後以織皮冠之者此皆皮服之國貢織皮者也崑崙國名崑崙山旁小國也崑崙無定所而雖貢雖書皆云西王母所居爲是則在今肅州酒泉郡南山石室玉堂珠璣鏤飾尚在事具晉書張駿傳太守馬岌所言是必古崑崙國也今西北別有崑崙都國去中國甚遠析支國名析支河唐與吐蕃舊界也當在吐蕃北境僉謂析西漢書西羌傳言

臺以東披渠挈搜支即析支渠挈即渠搜與然漢武帝開朔方又自有渠搜縣爲漢北極界今屬夏州西戎班孟堅謂西戎即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大嶽

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此以下導山也

岍岐荆雍山也岍在今隴州吳山縣一名吳岳孟康周之世稱以此爲西嶽故又有嶽山之名汧水出其西而南入之渭芮水出其北而東入涇岐荆說見雍州壺口而下九冀山也爲於帝都所親治導故冀山爲多壺口泰嶽碣石說見冀州雷首在今河中府河東縣雷水出焉山臨大河此去蒲坂三十里底柱在今陝州陝縣三門鎮大河中流有石如柱世言禹鑿底柱爲之三門至今爲河流之險唐時又嘗鑿之不能毀其勢也然三門又分天門地門人門惟地門不可過耳析城在今澤州陽城縣山峯四面如城王屋在今孟州西北王屋縣沛水出焉太行在今懷州之北連亘數州爲河北諸山之脊恒嶽程子謂太行山千里石泉山皆石上起峯晉恒山北嶽在今定州之北碣石一片在平州之南一在高麗界中至于碣石入于海每一說謂恒碣之間諸水皆入于海入通○禹貢一篇經緯脈絡畢天

下之山川分載九州北南以緯之又合爲導山導水西東以經之然後源委脈絡可指諸掌不爾則散而無統矣導岍以而下鄭王諸儒分爲三條四列之說導岍而下北條西傾而下中條嶓冢以下南條也四列之說導岍而下正陰列西傾而下次陰列嶓冢以下次陽列之說就山脈而下正陽之列之說比條爲當然皆不離地脈之說就地脈之下說論之則內領嶓冢岷山三列猶可通導岍而下一列爲不可通蓋雖之西其山隴自南而北貫之諸山皆又自北而南今此諸陰列所紀乃自西而東比其說之不可通者也言地理者謂太行西南跨大河與商虢秦楚諸山相接諸山總在山形之內則北條逾河之說固有此理然此亦天地全體之常形爾大抵禹貢所書多是即山以名其地故尊山之說所以治水土也然隨山刊木爲功之始而經敘導山又在導水之前而其導山又必自西而下則聖人之規模次第緊可知矣蓋其治水之初利在民擊鮮續食固是時之急者然必自西而下者天下山川相爲綱紀必自一西祖東窮源極委廣覽天下之形勢周知川源之險阻而後分畫賦功次第而舉故尊山乃所以爲導水計也自其大者言之導岍而下爲河漆沮汧渭陸也西傾而下爲渭涇灃也爲淮泗也嶓冢而下爲漢沔也潛三澨也自岷

山而下爲江沱九江彭蠡也自其細而言之則固多谿可知導岍則岍內可知及岐則梁漆可知至荊則合洛池湖可知知析城則汾絳可知太行則懷沁其國濩諸水可知恒山則恒衛滋易涂乾可知至碣石則大小遼水可知華西傾則西黑北洮南桓可知朱圉鳥鼠至于泰華則西漢嘉陵褒斜灞滻可知熊耳外方則丹白波谿伊瀍可知桐柏至于陪尾則汝潁淮泗沂可知嶓冢至于荊山則漳沮潛夏可知岷山之陽則青衣大渡馬湖瀘黔江可知至于衡山則九江諸源至于敷淺原則水之西入洞庭東會彭蠡者又皆不言可知矣凡此諸說禹蓋素畢究行不可以一說斷也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泰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西傾至泰華雍山也西傾說見梁州一名嵹臺山謂之西傾則其西地勢反下而水皆西流入黑水矣自此而東則洮出其北白水江出其南朱圉山在今秦州伏羌縣一名白巖山泰華今華州熊耳外方桐柏在豫山也熊耳見下文外方舊說嵩山非也嵩高世名中嶽安得反謂外方又與江夏內方相爲內外哉按今河南府伊陽縣伊闕鎮之西陸渾山［唐志］一名方山蓋古爲外方春秋時秦晉遷陸渾之戎居此因名陸渾云其山固高高之聯峯然謂爲嵩高則非矣桐柏見下文陪尾徐山也泗出陪尾在今襲慶府泗水縣桃墟西北舊說拘於地脈以陪尾即漢志橫尾山在安州安陸縣今屬信陽軍

導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嶓冢說見梁州其形如冢荊山說見荊州漳水所出舊南入江近世導之東流入諸湖潛合潛江以通漢內方山漢志竟陵縣章山古文以爲內方今荊門軍長林縣也大別山在今漢陽軍漢陽縣其形如龜西有小別山漢水至此入江謂之漢沔口云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岷山梁州說見下文山南曰陽蓋岷山一帶南出爲大渡之源又包青衣以東馬湖江黔江諸源東出一枝爲衡山其南行而東者爲嶺包瀟湘之源而又一枝北向以至敷淺原故爲自衡山過洞庭而至敷淺原也敷古文作傅［通典］註江州潯陽縣有蒲塘驛前有敷淺原西有傅陽山朱子親至其處謂廬山當其地而有敷陽山乃在廬阜之西南則是敷淺原之原也蓋廬山雖高而其中存田連亘人民聚居所以有敷淺原之名後世匡俗結廬居之遂名廬阜而其支隴林麓猶存舊名爾導山而云過九江則導山即所以導水可知也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此以下導水蓋總敘水之所委泝泝而及流即大以說細也弱水出吐谷渾界窮石山至甘州張掖縣今黎山下［唐志］言自合黎峽口西出即居延澤［經云］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則居延乃古合黎澤爾水溢則被流沙地雖書言西域使者乘毛車以渡之弱水豈非指此爲弱也蓋弱水散漫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弱及底而後此惟皮船可渡其間一度名要夾水廣盡一矢用藤爲橋極費工力以水沙不可施柱故用藤橋也流沙通典謂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大抵西北之地多沙是［隋史］書所謂流沙諸國［佛書］所謂沙界恒河沙是也沙則水滲而下知沙州以西山北之地即連流沙弱水滲其下山南之地即連蒲昌海西域二河潛其中［王元章云］山東孫氏子自少爲兵實乘皮船以渡又之又船行至南謂蓋軍人不知與籍北非但實弱水而西又猶黑水而南矣又審問西域賈人識流沙否曰識之非惟沙流石亦隨之流也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漢志］黑水出張掖雞山南至敦煌過三危山張掖今甘州燉煌今沙州也按黑水出雍之西而南入于南海爲雍梁二州之西界盡出崑崙之南谷也自積石西傾岷山青衣岡背以西諸水天竺以東諸水皆入之故黑水諸源亦非一［唐］樊綽云西夷之水南流而入于南海者凡四曰區江曰西珥河曰麗水曰彌諾江其曰麗水者古黑水也三危山峙其上程泰之以爲麗水遠小其所謂西珥河都與漢志葉榆澤相貫廣處可二十里又漢演地即葉榆之地莫武初聞滇池其地有黑水祠乃蜀之正西北郭宕昌不遠宕昌即二道之程又與敘于三危者合寶祥按二氏所考者字非其實則合而爲盧水流有中謂夷人謂黑爲處則盧水附里小也蠻中聞兩西珥河亦有東珥河東西二珥皆因諸蠻行所名安知其不指正流爲西珥也唐以漢永昌故地置姚州有西瀘盡唐既以馬湖江爲瀘故遂以姚州之瀘爲西盧而雲南之地又有瀘南爲諸葛孔明征南中五月渡瀘即此水也但兩漢志以瀘爲溫字徒首謂後人失考爾故東漢志謂黑水祠爲溫水者即此瀘水也今按西南夷闕西珥河北合瀧德河中合即鴻州南合導江川其印鴻川東過葉榆之水又東合流名西珥河過貢池則黑水祠在爲東南與饒水合而區江亦合于體水名此皆黑水諸源也故黑水經過雲南但名瀘水至交趾又名號化江貴如江漢合流處東南入海而海道圖自之南也唐名南詔至宋名大理云名黑水口在大理國東南大理即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

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爾雅河出崑崙而說崑崙者多誕妄今不盡詳而說其總論積石在今積石軍其下蘭州皐蘭山石門黄河所出西南涵浸轉而東北流洮水北流入之又北而湟水會星海諸水入之其都連山青海之水出浩亹東流合于湟水皆入焉皆崑崙北谷諸水也又北入北伏界中斷轉而東至廓受降城折而南流爲冀西河大抵盤東山陝之間千數百里禹載壺口治梁岐皆爲冀河已見冀州故此不書又南至河中府龍門縣之西山間岸間自高而下奔放傾瀉聲如萬雷是爲龍門南至華州華山之陰渭水入焉水勢撞擊地名潼關折而東流爲冀南河至陜州陜縣底柱在河中流世傳禹鑿二門以通之又名三門山又東至今孟州孟津河流始鼓南北通津謂之孟津東過今河南府鞏縣洛水入焉名爲洛汭又東至濬州黎陽縣大伾山即今黎陽山也折而北流爲冀東河至今冀之信都降水入焉今名枯降河是也又北至大陸說見冀州又北播爲九河說見兗州逆河之得名以朝至而水逆流也漢志作迎河謂迎接九河也亦通古河入海之地蓋在右碣石自周定王五年河始徙盡自爲以前河決而北故禹講九釃以東殺之至漢河決而東故并行於漯而沛亦爲河所并至宋則河決而南矣蓋古河北河既久湮而流遂淤上書日息周地形反高故河不復北趨漸次東決至五代晉漢時河逮梁山以東北入海至紹熙甲寅南連大野并行泗水以入于淮於是有南北清河之分北清河即沛水故道南清河并泗水入淮今淮安之西二十里對岸清河口是也今梁山又塞而黄河遂西浸雎陽之境與古今之變也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嶓冢說見梁州漢水初出爲漾至漢中爲漢又一源名沔水故世以漢沔通稱然據書意則沔蓋褒水也又東爲滄浪之水今均州武當之北四十里名滄浪洲三澨即沔河其一源名三家河其一源名三里河西河流至鄖州東南合白河清水河入漢是名三澨也又東南至今漢陽軍大別山而南入江是名沔口自嶓冢至此凡二千四百二十里東匯澤爲彭蠡朱子以爲多句東爲北江入于海鄭漁仲以爲衍文急爲治水之時與今不同方江漢未與今江西諸水會過不遠國而爲湖雖非江漢所匯而勢實匯之史官追記因易差失而古書多是遽見至見若先敍江而匯澤在江條之曰似無甚失惟先敍漢以及彭蠡而後敍江如此至見則首尾橫決反爲失之中江北江想當時方言如此以識江漢合流之別彭蠡源底而與江漢並列爲北中南此恐亦當時東西之方言耳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

江出岷山岷山數百峯大西山爲最大雪三峯闕其後冬夏如銀山一谷名鐵豹嶺者有西嶽廟下名羊膊石江水正源也其西南分一源又爲大渡河夾江至永康軍導江縣諸源既盛遂分爲沱東至眉州彭山縣復合于江江南受青衣大度馬湖江北受嘉陵江又南受黔江出三峽而後東至于澧未書諸水以梁州蔡蒙和夷當禹時且見而三峽天險非入都通道計不施工故不書東至于澧過九江則禹時澧自入江而九江始入今則澧與九江俱匯爲洞庭而後入江矣故說者遂以澧亦在九江之數非也詳見荊州至于東陵今岳州巴陵也東迤北會于匯當作會于漢蓋江勢遶北流正受漢口若至彭蠡則東流又失匯字必因上文而誤也禹於事江之功在荊爲名蓋荊地界湘沅江漢朝宗則揚自彭蠡而下不復數力矣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沇出王屋縣在今孟州王屋縣西北始發源山顛崖下曰沇水既見而伏東出於濟源縣西爲二源東源周迴七百步其深不測西源周迴六百八十五步其深一丈合流至溫縣是爲濟水至懷州武德縣入河伏而南出溢爲滎澤東出于陶丘北則今曹州濟陰縣又東至于菏說見豫州又東北會于汶在今東平府中都縣又北東入于海今青州北海也濟水性流勁太行爲河北脊其西水皆西流其東水皆東流濟出王屋本盛行奔西之山而伏流以東南出爲既及河又伏橫而南出至王舜東濟入河不復南出而河南無濟瀆滎自受河爲泆紛然濟則未嘗不伏流地中今阿井黄鄉爲性鎮墜能清而水異與陳氏謂今歷下凡發此皆水蓋皆濟水過其下也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地理志見荊章淮出桐柏初甚微復潛流三十里然後東馳而尚淺其深處爲十四潭至并汶

潁始大東會泗沂說見徐州今水之入淮者不獨沂泗汝潁渦爲時不貴治導故不書豫之沮隋唐之汴今之黃河皆入淮矣自桐柏至海凡千七百里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鳥鼠山見雍州爾雅其鳥爲鵌其鼠爲鼵穴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孔氏書傳共爲雌雄張氏地理記不爲牝牡又其山一名青雀山謂自鳥鼠至入河一千八百七十里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說見豫州北方諸水雖大河亦氷惟洛水不氷所以謂之溫洛一是天地之中二是其北連山以障北風二則前人謂其中有磐石東漢都洛陽以漢運火德故去水加隹爲雒後世仍從水名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此總結平治之功也九州攸同者言九州之內經理無間也四隩既宅者言九州之外四海之隩亦已安居也刊旅者去翳蔚驅猛獸與種藝也旅者定際秩之表鎮也九川凡九州之川不曰通流而曰滌源者此所謂濬畎澮距川到田里無水潦壅塞之患也陂者九州之澤有陂障無潰決也四海會同凡水皆會同于海各得所歸無復橫流也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此總敘貢賦之典也府官府也六府水火金木土穀之府也水土既平故六者之利無不興而六者之官無不舉也庶土交正底慎財賦此土賦也咸則三壤成賦中邦此田賦也庶土謂凡山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土交皆也謂皆物其土也之所宜以任土事也底定慎謹也謂定庶土之所出謹財賦之所入則任民所宜而貢土所有不強其無不盡其有也則等其土田爲上中下而各定其什一之賦也中邦中國也古者田之可井者則整齊經理謂之中國其田不可井者則隘塞之地彊以戎索故有九州內之夷狄蔡氏曰王賦或及於四夷田賦則止於中國也

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水土既平田制既定於是修封建之法各使守之錫土者實其功勞定其限制也錫姓者表其勳德輯其分族也封建之來因以經洪水之患則限制多未明有水土之功則備勞所宜賞此所以修封建之制也當時堯舜在上封建雖非禹所專而實出禹所畫所謂弼成五服者此章以下是也合賦皆禹也知春秋伐會也禹既任天下之事則舉

屬倡牧儀刑百辟者固其職此所以祗敬我德以爲率先而其所行諸侯自無所違距也周公謂作周孚先是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此節以下大約言遠近征役朝貢羅理之宜也服事也皆所以供王事也五百里甸服自都城以外四面各廣五百里商周所謂王畿千里者也甸田也千里之內天子所自治是爲天子之田而畿內百姓所供事也賦納總者其賦則禾連稾束之以納也禾以爲糧稾以莢墁以飼國馬以爲薪芻凡雜用也銍者刈其穗也若今刈粟刈禾者惟刈取其穗也其工省於總矣秸稾也服役事也謂輸將之事也有穀曰粟無殼曰米總納全重故惟百里之內納之若二百里則去總而納銍四百里遠則簡銍而納米五百里又遠則去穀而納米近者重而遠者輕重者粗而輕者精賦皆什一力則以遠近爲輕重爾古人九數有粟米均輸二法蓋本於此然獨三百里之民納稾而不粟視他處爲甚輕而有服役之事爲服役獨在三百里者盡勤五百里之中爲轉輸粟米之賦也史記謂古之善賦者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以其遠而重也然則古聖人賦民必不使之四百里而負粟五百里而負米矣故制爲田賦自百里而止於二百里爲乃若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不言賦納蓋不遠納於帝都亦行百里或二百里而使三百里之民轉而輸之於都爾夫二百里之民受遠郊之米粟而爲轉輸力若勞而賦則省又以見古者賦役不兩重此帝王之良法而後世之所不可行者也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甸服之外四面各五百里爲諸侯之服侯維也所以維衛天子也一曰侯后也爲民奉后也來朝逮公卿大夫元士食菜之邑也甸服千里因不以封而凡公卿大夫之食邑亦取於侯服則千里之畿天子事之後世不然故天子之地浸弱男邦小國也諸侯大國也內小國則弱有所依外大國則內無所通而外足以禦蔡氏曰甸服分爲五等侯服分爲三等外諸侯分各二等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侯服之外四面各五百里爲綏服綏安也內則侯甸內則要荒而綏服當其中故取綏安之義內三百里揆文教所以接華夏之教以撫要荒外二百里奮武衛所以禦要荒之蠻以安華夏優文陰武又有深意然內三百里揆文教則自此以內凡有國者文教可知外二百里奮武衛則自此以

外凡有國者武備可知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綏服之外四面各五百里爲要服要如裳之有要也所以綱統四裔也舊說要約也其地遠於畿甸雜於夷狄雖州牧侯伯爲之綱領控制而其文法則畧於中國矣又於其中分三百里爲夷二百里爲蔡夷者易也取簡易之意蔡者放也如蔡蔡叔之蔡有罪者則禁放於此焉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要服之外四面各五百里爲荒服此爲四遠蠻夷之地田野不井人民不多故謂之荒所以經畧之者又簡於要服矣其中二百里謂之蠻因其俗也二百里謂之流則有罪者流徙於此如流共工于幽州是也蔡流皆放遠罪人之地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云○右五服二面各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方五千里雖幅員二萬里而夷蠻又在其中聖人不務廣地如此然此亦大約限制以爲敎貢之節詳畧之宜耳每服之中又自分爲二三節此周制九服之所由起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漸如漸民以仁之漸被如被四表之被此統言聲教之達也聲如立之風聲之聲教則上行下效之謂禹迹所至不惟治水土而已其聲律身度觀民設教本未備舉東漸于海則教化漸洽于海西被于流沙則教化胥覆于流沙至於北雖止於恆碣南雖止於衡陽而南北地長聲教旁達不可爲限故南北不言所至總而言之其教化則盡於四海矣聖人爲後世計雖立爲五服之限而教化所及咸暨無外故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以經理之焉

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此告成也錫如師錫之錫玄水色也禹既平水土故以玄圭爲贄入覲而告成于帝焉一說禹治水獲玄玉之瑞故謂之錫禹不自居以歸之帝而告成功焉

發揮 按禹貢一篇蓋夏史之追書也夫既夏史之追書則紀成功之書爾夫既紀成功之書則禹之治水其先後次第規模不盡見於此而於此可以推見爾何者禹貢於九州獨冀州載脩治之辭於上餘州則皆曰其山既藝既旅其水既道既從其澤既豬底定是皆記其成功耳其先後次第不盡見於此矣而謂於此可以推見何也曰禹貢一篇分敘九州以經之總敘山川以緯之每州之下具山川藪澤而後繼之以物土宜定田制又繼之以經賦法通朝貢其總敘於後則列山川敘源後總成功定封建別限制同教化是禹八年之閒其先後次第經理規模廣大周密本末備具蓋可思也而其先後次第則證諸禹所自言者而尤可見禹曰洪水滔天懷山襄陵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此禹功之始也孟子所謂龍蛇禽獸之害益烈山澤而焚之者也此禹貢分敘所以先於列定諸山總敘所以先於導山是也禹曰予決九州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此禹功之中也孔子所謂盡力乎溝洫者也此禹貢分敘所以定川澤辨厥土等田制總敘所以有革川則渠成賦甸服等事也蓋禹之治水不但疏決河患壅阻濬川而已凡天下平土皆制其井畝斯爲溝澮以達于川所謂畎澮者即田間之畎一同之澮也所謂溝洫者即一井之溝一成之洫也則是井田之制自禹定之此禹中閒功夫最爲周密至於所謂懋遷有無萬邦作乂所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則禹功之終也分敘之浮于某水達于某水總敘之六府孔修庶土交正迹于四海皆是也或曰書曰洪水滔天既曰滔天矣又禹之治水若何用功耶曰滔天云者當時方言形容其勢耳禹昔聞之家庭曰洪水滔天即如後世滄兩大水河決之災但堯末年連歲有此然彭蠡諸水而指爲漢匯與則尤有可疑者予已釋而辨之矣抑蓋有天地自然之變者如河徙而南沛泗而深而黃兗青豫徐之丈流水澤皆易其源委甚至九河淪石爲小海碣石淪而在海中此尤其變之大者也大抵天地之間山陵水石自有消長觀其消長之數甚長而人之年壽有限則不及見其消長遂以爲古今有定形間山與土石且有消長而況水乎昔沈存中奉使河北遵太行而北山崖之間往往銜螺蚌之殼及石子橫亘石壁如帶此必昔之海濱今東距海已千里以愚觀之此即昔之河濱也所謂自東河至東海千里而遙者也夫以昔之河濱而今在山崖石壁之間即河日遠山日長石日疑蓋可知也此皆天地之間今人尚可考見之理其類非一而人鮮不謂迂者朝菌不知晦朔夏蟲不可語冰其斯之謂矣然則禹貢地理古今之不同又安知其非天地之變遷消長若河碣之比耶或曰殊列之說如之何曰予嘗疑於前矣王鄭分每章爲於每段爲刑可爾若指爲山勢之脈絡恐未然也夫天地當形固相爲句連貫通然其條理亦各有脈絡若以脈絡之可見者言之崑崙四垂而爲海天下諸山皆起於崑崙而崑崙無定名地之最高山之所聚江河諸源之所出即崑崙爾崑崙之山綿亘斜繆句連盤蟠其南爲岷山而

岷山最大其東北爲積石諸峯其東爲西傾朱圉鳥鼠諸峯其西北諸山尤爲綿亘紛錯河之所以北弱水之所以西黑水之所以南皆是也惟江河渭漢行乎中國自崑崙而東北言之則自積石而北爲湟水至于青海以至浩亹皆河源也入匈奴以東爲陰山又東南自代北雲朔分而南趨爲北嶽以至太行是爲河北之脊壺口雷首泰嶽析城王屋皆其羣峯河之析而南分晉諸水之所以西入河淶易滱漳恒衛之所以東入海也分而東趨者行幽燕之北爲五關之險以至營平而爲碣石此北絡也自崑崙以東言之則東爲西傾而洮水出其北入河桓水出其南入江又東爲朱圉鳥鼠洛隴則爲渭之源自渭源以北即夾河源而北以東皆岍岐若荊山諸峯涇水漆沮諸流也自渭以南即西傾而下諸峯亘爲終南屹爲泰華東北爲發陝東南爲熊耳外方嵩高伊洛之源又南爲桐柏淮源以達于淮西者山其中絡也又自西傾朱圉而南分是爲嶓冢漢源夾漢而趨者北則終南華熊諸隴南則蜀東諸峯沱者謂蜀東諸山皆嶓冢王謂岷閬山綿亘爾又東則爲荊山內方此中絡之次也自岷嶓之東南言之是爲岷山江源其江而東者北支即西傾以南嶓冢以西之脉爲桓水西

灃水鼎陵江諸源其南支即南趨爲蒙蔡諸山青衣大渡馬湖江諸源又東包湛黔一盤而北爲三峽其東出者包絡九江之源中盤中爲衡山其再盤而北爲廬阜其嶺之東出者又爲袁吉章貢盱信諸江之源至分水魚梁嶺三盤而北趨過新安峙天目盡界浙凡再盤之間其水聚爲洞庭三盤之間其水聚爲彭蠡二盤以東則南爲閩浙北爲震澤以南絡也惟泰山則特起東方橫亘左右以漳中隙此所以爲異與大抵水者山之夾故山盤而水之源出焉此所以聚爲川流之盛地道以句連爲固故山東而水之流繼焉此所以貫於號開之功凡此其大約云爾或曰古今天下廣狹一也禹貢五服四距五千里而周制九服自王畿以外每方自爲五千里何也或謂尺有長短則周尺不啻半禹之尺或謂禹五服之外外薄四海不在其數周則盡外薄所至而經畫之此說爲近然亦不應外薄之地與五服之地相半也攷之經文甸服方千里而曰五百里則凡所謂五百里者舉一面計之也若周官則曰規方千里曰王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某服則某兩面通計之也是則禹貢所謂五百里甸服者乃千里而周官所謂外方五百里者乃二百五十里也至漢地志又言東西九千餘里

南北一萬三千餘里則漢東西視禹貢幾一倍南北視禹貢幾二倍然考其所載山川又不盡出禹迹之外何也古者聖人制數周審其制方田之數以御田疇廣狹制句股之數以御遠近高深方田之形行則自井畝徑遂之直積而爲道路川澮截然直方無有迂曲故中邦之地雖廣而里數則經自秦漢開阡陌於是道里始迂遠矣此古今里數多少之不同一也周髀之經曰數之法始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故折矩以爲句廣三股脩四徑隅五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矩之所由生也是則句股算法自禹制之蓋積矩以爲方田而句股以則高下淺深遠近此禹之所以濬理天下而弼成五服者也句股之數密則於山川迂回之度與道理曲折之間以句股之多計弦之直而得遠近之實大率句三股四弦直五以正五斜七取之自秦漢以來誇多務廣固盡外薄之遠其計道理又但以人迹爲數不復論句股弦直故漢之九千里大約準古六千五百里漢三千里準古一千九百七十一里而尺步長短之異制又不在此數此古今里數多少之不同二也至於禹貢外薄之地在五服之外而後世斥候所到盡在里數之內此其多少之不同又不在言者或者又曰

冀在九州爲北堯都冀州則自甸服之外北短南長五服之地北無所限而南有所棄則如之何曰陰古都冀及數四達則冀北之野生聚數計必不如後世之爲窮漢所以冀賦爲九州第一而水平之後分爲九州其廣可知矣堯都平陽雖曰在冀自平陽以南度漢至陝於今地理三百七十五里正五斜七於古蓋二百六十餘里耳則是甸服之地自跨冀豫冀山而豫平緬想當時甸服之地當亦如周室王畿之制蓋成周之制雖云規方千里以爲王畿然西自邠岐豐鎬爲方八百里東則洛陽四達方六百里總爲千里兩五服之制其間絕長補短計亦如此何則周都豐鎬西至犬戎約千里而犬戎之地自爲荒服先王之制賓服者享荒服者王自穆王以犬戎地近責其從賓服之享自是荒服者不至則是五服之制亦有因地而爲長短者蓋諸侯之分特以爲朝貢之限制亦有在近而視遠雖遠而視近者大率地有廣狹俗有夷夏未必四面截然知此正方聖人立爲限制之經於中因必有通變之義讀書者不可拘於一說而不知聖人體用之大也

甲子八十有一載

肇十有二州

以時考之弁用夫紀甲子紀例

史005-048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禹貢九州尚書山大川比分為十二州故又分表其山及通朝貢水道與民曰此節在禹治水之後其次缺不當在四罪之前蓋史官從記舜所行之大事物不計前後之序是也九州之來舊矣而冀為其北自陶唐都冀其疆名文數自冀四達冀之北土所及固廣矣及水土既平人民加聚於是分冀州自衛水以北為并州醫無閭之地為幽州碣石以東接青州之北為營州是為十有二州為考詩書傳記所紀其後復為九州蓋合并為正而幽并營不過分統青冀之故地是復以為殺之制合九州為幽合青為營分梁以入于雍州之制合梁為雍記合并方為青而幽并後三為舉見爾雅詳見職方氏所記職方為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川河泲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川虖池嘔夷然則營州其山碣石其川遼水與○

吳越春秋曰堯號禹曰伯禹 蓋封之侯伯也 為官曰司空 總掌天下水土 賜姓姒氏

領統州伯以巡十二部 吳越春秋敘禹治水成功而後巡十二部則分十二州在此時可知

封伯禹於有夏封四岳於有呂

國語太子晉曰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汩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莫非嘉績克厭帝心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胙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

加賜伯益

史記秦紀曰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禹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為輔帝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皁游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為柏翳 柏翳即伯益也柏亦作伯 舜賜姓嬴氏 不言封國舊必已有封國此命為侯伯賜姓以崇之爵

索隱曰此秦趙之祖一名柏翳尚書謂之益世本漢書謂之伯益是也尋檢史記上下諸文柏翳與伯益是一人不疑而陳杞世家即敘柏翳與伯益為二未知太史公疑而未決耶而亦謬誤也

[illegible]樸按伯益即伯翳也秦聲以入為去故謂益為翳也字有四聲古多轉用如益之為翳契之為卨之為禹入聲臯之為咎音告君牙之為君雅是也此古聲之通用也有同音而異文者知陶之為繇垂之為倕鯀之為鮌殆之為偃紂之為受闕之為羿是也此古字之通用也太史公見書孟子之言益也則五帝本紀言益見秦記之所稱伯翳也且秦本紀欲翳益疑而未決也疑則兩未決故於陳杞世家之末又言益龍不知所封則是謬矣胡不合二書而思之乎夫秦記不燒太史所據以紀秦者也秦紀所謂佐禹治水豈非書所謂益以山川[illegible]紀秦者[illegible]下食者為獸者所謂[illegible]服鳥獸同其聲豈非書所謂[illegible]作朕虞乃若予上下草木鳥獸者乎[illegible]其事同其功同而[illegible]二書字異耳析一人而二之可謂誤矣唐虞功臣名不[illegible]者夫豈別有而姓則見於書傳甚明也其餘未有[illegible]皇[illegible]伯翳其功如此而反不見於書又[illegible]類[illegible]才鳥獸知[illegible]者[illegible]加於伯益雖未[illegible]其[illegible]而書不反不得不為及乎[illegible]以伯翳不得為不[illegible]得為不得[illegible]伯[illegible]為他如仲偪[illegible]不得[illegible]契[illegible]不得為仲[illegible]書[illegible]不得[illegible]史記本紀世[illegible]為二不得[illegible]雅[illegible]推[illegible]益君世家之也然重[illegible]人[illegible]伯[illegible]一目之則有二此祖[illegible]也[illegible]不得[illegible]為其商之後祖而[illegible]人[illegible]伯[illegible]之後[illegible]則[illegible]文祖二也四岳其[illegible]因之後[illegible]於讀[illegible]二人矣故其[illegible]為[illegible]羅氏路史之[illegible]以益[illegible]為二人又以柏翳為皐[illegible]之[illegible]則[illegible]鄭[illegible]李三姓[illegible]且[illegible]人[illegible]六之[illegible]秦[illegible]徐延於晉[illegible]使伯翳果皐陶之子[illegible]文[illegible]云皐陶於[illegible]

不祀乎又以益爲高陽氏之才子隤敳至夏啓時則二百有餘歲矣夫堯老而舜攝舜耄期而禹攝禹豈有爲且老而爲二百歲之益以爲身後之計乎其非事實不可以不辯

封契於商

商頌長發之詩曰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集傳曰絕句楚辭天問禹降省下土方蓋用此語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集傳曰方四方也外大國遠諸侯也有娀契之母家也將大也言商世世有濬哲之君其受命之祥發見也久矣方禹治水以外大國爲中國之境幅員廣大之時有娀氏始大故帝立其女之子而造商室也蓋契於時始爲舜司徒掌布五教于四方而商之受命實基於此○補釋謂帝立子生商子女也生猶錫也謂帝立有娀氏女乃生者爲商蓋其時帝舜封契於商也○史記本紀曰簡狄有娀氏女爲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吞之因孕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爲司徒封於商賜姓子氏○索隱曰契生堯代舜始舉之必非嚳子以其父微故不著名其母有娀氏女與宗婦三人浴于川則非帝嚳次妃明也○老泉蘇氏曰史記載簡狄行浴見燕墮卵取而吞之因生契爲商始祖神奇妖濫不亦甚乎使聖人而有異於衆庶也天地必將儲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又焉用此微禽之卵哉燕墮卵於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史遷之意必以詩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而言之此遷求詩之過也毛公之傳詩也以鳦降爲祀郊禖之候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遷之說出於疑詩而

鄭之說又出於從遷矣甚矣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補釋按史記自謂以頌次契之事然不得頌之意玄鳥之頌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蓋古人以玄鳥至之日祠于高禖以祈子也簡狄以是日祈焉而有子故詩述其感生之祥史以行浴墮卵之事附之幾於罔矣長發之頌禘祫之詩也推其祖之所自出者不過敘禹敷土之時有娀外氏之辭而契始受封有國是開有商一代之基亦未見其爲嚳子也豈以太史克有高辛氏才子之言傳者有殺人佛嚳之說遂以爲嚳之子與然以頌次之則史傳之言爲不可信矣其後十四世而湯有天下祖契始封之君追王玄王云

封棄於邰稷之受封詩書不載所始但禹之治水贊益暨稷而後貫每以禹稷並稱當是之時禹以成功受封契亦以禹功之成始封蓋文以佐禹之功加命則稷之封在此時無疑也今附于禹功之後甲子之祀焉

生民之詩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姜嫄炎帝後有邰氏女姜姓嫄名禋祀者高禖之祭也禖即先媒蓋上古始爲婚姻者後世祀之未嫁者祈娶未育者祈子帝武巨人跡也姜嫄見地有巨人之跡履之欣然歆歆若人道之感焉於是即其攸介攸止之處而震動夙肅震書作娠震肅即孕也由是有娠而生后稷也嘗以亦云上帝是依謂天之神偏依姜嫄之身彌月而生后稷也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彌月滿十月也達詩傳他末反小羊也羊子易生謂達如字亦通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詩人異之也異之者神之也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姜嫄疑之也疑之者恥之也恥之故棄之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不夫而育疑而棄之其異如此神而收之誕實匍匐

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
幪幪瓜瓞唪唪蓺種也荏菽大豆也役列也麻子可食皮可績爲衣麥麥牟也瓜瓞以爲茹也稷自
幼已能辯物生知種植其天性然也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
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
即有邰家室后稷之穡凡上章荏菽禾麥瓜瓞之類但后稷所種歛則各有助其成實之道蓋知其性
及其貴種之法與地之宜天之時故實有以方苞種褎發秀堅好穎栗之也至下章秬秠穈芑則又自后稷而始知
種之爾堯以棄教民稼穡有功生人故封之又以其母感化而育不由有父故使其繼母氏之國邰之土而命之氏
也邰又作斄在京兆武功縣元和志曰邰在渭水之西汭謂縣是也縣西二十里有斄城有后稷祠姜嫄祠史記取
詩紀稷而不實今止取詩爲證不及下文○史記曰初欲棄之因名曰棄及爲
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

堯聞之舉棄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封棄於邰號曰后
稷別姓姬氏○路史曰稷字度展○鄭石癸曰姞吉人也
后稷之元妃也
稷祥按史記姜嫄帝嚳元妃鄭氏古史因之遂以后稷爲帝嚳之子嫄果元妃何嫌於不夫而棄其子稷果嚳
元妃之子何爲舍嫡不立而別立堯周郃太祖何爲祖稷而不祖嚳周祀姜嫄何爲舍祖而獨祀妣命禹治水
之時堯之年已七十有餘矣而禹猶曁稷嚳之遺嫡何其少堯之嫡兄弟何其賢勞也堯有嫡兄弟不能二又
不能舉待舜而後舉之則堯何足以爲堯乎鄭康成知史記之說爲不通則謂姜嫄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世妃
蓋其世胄之妃也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故有郊禖子禰之禮焉其說固足以濟史記之不通矣抑以世胄
之妃生子又何嫌疑而棄之哉然則嫄稷母乎果何若人耶曰證諸詩而已矣生民之詩謂姜嫄履帝武而敏
歆閟宮之詩謂上帝依姜嫄而生稷則固不必捨二詩而他考也朱子曰巨跡之說先儒或頗疑之而張子曰

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盡天地之氣生之也而蘇氏亦曰凡物之異於常物者其
取天地之氣常多故其生也特異物固有然者矣神人之生而有以異於人何足怪哉故今以詩爲斷不復上
附於嚳爲又按易大傳曰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以教天下則耕稼之利其來久矣書曰播時百穀詩
稱誕降嘉種貽我來牟則百穀之播自稷始也題過曰后稷始畎田則畎壟之法自稷始也晉董史曰恨以成
書后稷是相則農時之節自后稷始也大哉后稷之爲天下烈矣其慶流子孫光有天下宜哉
九十載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孟子曰五十而慕者子
於大舜見之矣
癸未一百載帝乃殂落
書曰二十有八載舜攝二十八載也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

載四海遏密八音魂氣歸天爲殂體魄歸地爲落存神之義盡矣聖人在上又鬼神之盛故言其
崩曰殂落百姓者畿內之民四海則凡天下之民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惟
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
也煥乎其有文章文章謂其禮樂制度所以經緯乎天下者也○路史曰帝堯
之子十其長號監明先死監明之子式封于劉其後有劉
累事存漢紀生有文在手曰劉鎦器同富宜氏史漢作散宜氏生朱驁
很媢克兄弟爲閼嚚訟嫚淫帝悲之制奕以閑其情使出
就丹虞氏國之房夏后封之房庶子九其後傳鑄冀郇棸
函高唐上唐唐杜皆其後御龍豕韋魯今在汶范隨士劉見
左氏○鄭康成曰堯游城陽而死塟焉○外紀曰塟穀林

○古史曰堯後有劉累者學擾龍於豢龍氏事夏孔甲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爲豕韋氏商之衰徙居於唐周以唐封叔虞復自唐徙杜爲唐杜氏宣王誅杜伯其子隰叔適晉爲范氏范武子奔秦自秦復歸于晉其處者爲劉氏

愚按堯老而舜攝二十有八年堯與天下相忘久矣一朝殂落而百姓如考妣之喪孟子曰堯之所以治民舜之所以事君於此俱可知矣

甲申百有一載

乙酉百有二載 舜避于南河之南

孟子曰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簒也非天與也○古史論曰舜禹之攝格于祖考郊祀天地朝見諸侯巡守方嶽行天子之事矣及其終而避之何哉使舜禹避之天下歸之而其子不順將從天下而廢其子歟將奉其子而違天下歟此事之至逆由避致之也至益不度天命而受位於禹避之而天下不從然後不敢爲匹夫猶且恥之而謂益爲之哉○大紀曰既除喪舜委政於皐陶退避於南河之南論曰堯命舜舜命禹行天子之事舜禹亦既受命行天子之事矣及堯舜既終又避其子何哉人臣至於代天子行天下之政已亢矣况又將去人臣以爲天子乎堯舜之喪甫除舜禹政自己出使丹朱商均去其宮室可則可矣是用九爲首非所以明微也故舜禹避之以展天下之情成揖讓之禮其心與計利害者遼乎如天地之不相及也使舜禹而有計利害之心則是以爭奪行尚何授受之有若夫益則又異於舜禹矣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歷事三代年亦老矣奉身而退順天道也讀書者能無以文害辭無以辭害意則孟軻氏之言槩然明白無可疑者○張氏紀年敘曰孟子謂堯舜三年之喪畢舜禹避堯舜之子而天下歸之然後踐天子位此乃見帝王奉天命之大旨其可闕而弗章故以甲申書服堯之喪乙酉書踐位之實丙戌書元載格于文祖自乙酉至丁巳是踐位三十有三載也則書薦禹於天與尚書命禹之辭合自丁巳至癸酉是爲禹十有七年也與孟子之説合於禹受命之際書法亦然然而書稱舜在位五十載則是史官自堯崩之明年通數之爾○朱子曰舜禹避朱均而天下歸之蘇子慮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逆至益避啓而天下歸啓蘇子又譏其避之爲不度而無恥於是凡孟子史遷之所傳者皆以

爲誕妄而不之信今周未暇質其有無然蘇子之所以爲說者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則不可以不之辯也聖賢之心淡然無欲豈有取天下之意哉顧辭讓之發則有根於所性而不能已者苟非所據則雖危酒豆肉猶知避之況乎秉權據重而天下有歸已之勢則亦安能無所陽然於中而不遠引以避之哉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獲已而受之何病於遜避之而幸其舍則固得吾本心之所欲而又何耻焉唯不避而強取之乃爲逆偃然當之而彼不吾歸乃可恥耳如蘇子之言則是凡世之爲辭讓者皆陰欲取之而陽爲遜避是以其言反於事實至於如此而不自知其非也舜禹之事世固不以爲疑今不復論至益之事則亦有不能無惑於其說者殊不知若太甲賢而伊尹告歸成王冠而周公還政宣王有志而共和罷此類多矣當行而行當止而止而又何恥焉蘇子益賢共伯而尚何疑於益哉若曰受人之寄則當遂有之而不可歸歸之則爲不度而無恥則是王莽曹操司馬懿父子之心而揚堅夫婦所謂騎虎之勢也乃欲以是而言聖賢之事其誤甚矣

發揮 按春秋以上君薨嗣君踰年即位于朝夫即位必踰年者當喪未君也踰年而即位者不可曠年無君也獨唐虞之際三年之喪畢而始即位何以知其然書稱帝乃殂落三載四海遏密八音矣而後書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則是舜之即位在三載之後也書注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位故復至文祖廟司馬稽古錄亦云然即位於二載之後聖人之心可見矣河南之避何足疑乎且謂避之非者則以勢言也聖人有天下而不與固不以勢之利害入其心者而況五帝之世世質民淳帝堯陶天下於禮讓雍睦之中百有餘載禹益諸聖賢咸萃朝廷當是時也帝舜從容其間勢亦無不可者夫聖經者事之衷也聖心者理之宅也論事而折衷於聖經以求聖人之心焉是爲得之矣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一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二

仁山金履祥編

歸仁齋楊氏重録

有虞氏帝舜

[舜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放勳以成功言重華即重放勳之華也協于帝則自欽明而下皆與帝堯協矣然聖德則一而資質功力氣象自各不同故文以濬哲以下形容之允被至時雍君道也玄德至弗達臣道也伏生以舜典合于堯典欽哉以下即受之以慎徽五典孔安國古文尚書復出此篇古文孝平時始列學官尋以亂廢絕漢世不列學官東晉會稽內史梅賾始上其書而缺舜典學者以今文補之起自慎徽五典齊建武中吳人姚方興上孔傳舜典多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未幾古方興以罪誅人無信者江陵版蕩其文北入中原並方學者咸信之隋開皇中得為全書[王子曰]史官本為舜作典推及堯爾蓋舜之功即堯之功故係之曰堯典[孟子]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今皆載于舜典有以證孟子所讀堯典未嘗分也孔壁之分以冊書舒卷之長分之無他義也自齊有姚方興以二十八字加於慎徽五典之上然後典分為二勢不得合矣且玄德二字六經無此語此莊老之言晉宋所尚愚知其非本語[疑]按重華見於楚辭玄德見於淮南子則此二十八字虞書當已有之非至宋齊間方作此附會也今存之以俟來哲

[丙戌元載]月正元日格于文祖咨二十有二人

[書曰]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蘇氏曰]受終告攝此告即位也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四岳累朝元老其職周知四方故首詢之闢四門者來四方之賢明四目者察四方之事達四聰者通四方之言皆四岳職也呂氏曰舜繼堯法度章禮樂著而又野無遺賢嘉言罔伏舜至此復詢闢明達何哉天子初政如日之升方[illegible]陰之初日之初升則固光明精彩矣昔常晴之後日之朝升[illegible]一明精彩亦自若也舜之繼堯其常晴之出日與愚謂天下之大一日照察之不及則一日有所遺是以聖人常慮其不及也凡當初政之日乎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牧養也每州以諸侯之長為牧專任養民之事諸侯固各牧其民然或各私其國曲防遏糴州牧所以通濟之也故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惟時言民食不可後時也養民者視乎之上下而為之備視地之豐耗而為之通周知民之貧困孤寡者而為之恤不使民食之後時也崇厚道德信任元善畏難任佞汝率諸侯者意尚如此則當時治體風俗可知矣十二州冀豫為中餘州皆今邊四裔蠻夷率服蓋推言其效也

舜曰咨四岳特書舜曰則此前稱帝者堯也以後稱帝者舜也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舜前以百揆攝政至是即位而別命百揆禹庸民功謂愛民之功也載事也亮明也采亦事也即熙載也惠如安民則惠之惠即奮庸也二典之疇能謂誰言有能奮起民功而明帝堯之事者使宅百揆以亮相吾之事與吾之仁其誰乎

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平水土者司空之職惟時則指百揆之職朱子曰帝許禹使仍作司空而兼行百揆之事錄其舊績而勉其新功也以司空兼百揆如周以六卿兼三公後世以他官平章事知政事亦此類也

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棄之為稷久矣帝始即位因其職而申命之也舜典凡不咨而命命而不讓者皆因其職而申命之也阻饑謂或阻於饑時者不失農時也古者聖人以時教民稼穡常有再登三登之積不使之阻於饑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契一作离又作禼孟子曰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孟子所載初命契之詞也書則因其職而申命之也

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朱子曰夏明而大也中國文明

之地故曰華服夏劫人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士理官也服服其罪也三就孔氏以爲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不知何據竊恐惟大辟棄之於市宮辟則下蠶室餘刑亦就屏處蓋非死刑不欲使風中其瘡誤而至死聖人之仁也五流五等象刑之當宥者也五宅三居者流雖有五而宅之但爲三等之居也孔氏以爲大罪居於四裔次則九州之外次則千里之外雖亦未見其所據大槩當畧近之此亦因禹之讓而申命之○前后稷養之司徒教之其不化者則有士師之刑猾亂也謂蠻夷之氣習汙染華夏於是有冠賊姦宄也皐陶爲士舊矣至此聖人又制爲三就三居之等惟明克允蓋折獄不明豈能當其罪而服人心與最聖人之要旨舊說二十二人不言兵政盡總皐陶掌刑之職故蠻夷猾夏苗頑不率帝舜皆以委皐陶古者封建之世亦典大遠狄聖人在上方無大征伐故外以蠻夷委州牧內以委刑官所謂大刑用甲兵也兵藏於田賦徒衆掌於司徒戎器制於共工馬政隸於服虞則兵政無專官自不廢事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此發民利器用

置民除器械也所謂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者也凡百工之事共工主之凡言汝諧者謂能調和其徒屬也朱子曰若順其理而治之也曲禮六工有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周禮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攻色之工刮摩之工搏埴之工皆是也帝問誰能順治予百工之事者垂臣名有巧思莊子曰攦工倕之指即此也共工官名共供也言使供其事也殳斨伯與二臣名往哉汝諧言汝往和其職不聽其讓也路史曰殳國名伯陵之字所封其後有殳斨又作朱戕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此虞衡之職各順動植飛走之性而封植繁毓之取之以時用之以節使材木不可勝用鳥獸魚鼈不可勝食焉蕃息澤及萬物者也朱子曰上下山林澤藪也虞掌山澤之官周禮分爲虞衡屬於夏官朱虎熊羆四臣名也高辛氏之子有曰伯虎仲熊意以獸名者亦以其能服是獸而得名歟史記謂朱虎熊羆爲伯益之佐前殳斨伯與當亦爲垂之佐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朱子曰典主也三禮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禮也伯夷臣名姜姓秩敘也宗祖廟也秩宗主敘次百神之官而專以秩宗名之者蓋以宗廟爲主也周禮亦謂之宗伯而都家皆有宗人之官以掌祭祀之事亦此意也夙早寅敬畏也直者心無私曲之謂人能敬以直內不使少有私曲則其心潔清而無物慾之汙可以交於神明矣夔龍二臣名○按周太史曰姜伯夷之後也史記敘齊世家繁也四岳及其後十一國則夙曰伯夷之後周封於齊豈伯夷四岳之子與若是則岳爲能內舉矣夫禮樂之本同體異用伯夷遜于夔龍則夔亦因可掌禮矣而謂其達於樂不達於禮是豈夫子之言哉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

胄子者自天子以至於士之長子也是皆繼其父以有天下國家職位之責者故教之尤專也古之教者非有簡編文字之多也而必以樂蓋簡編文字者聞見之粗而樂者轉移氣質之妙也所以消融其渣滓蕩其血氣而涵暢其中和者其妙機在乎是也今之教者皆其粗而已矣故程子曰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此數者胄子之目也人之氣稟不同故其性質有異非數端所能盡者胄子生長富貴之家其性氣惟是數端爲多也直而使之溫寬而使之栗所以齊其偏也剛而使之無虐簡而使之無傲所以防其過也然皐陶九德之目亦自是數端而細推之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此典樂之目也天理流行具於人心感而爲詩者無非天理之真性也而況聖人在上治化清明則人心感而爲詩者此固和氣之所發也聖人以其足以暢和氣感人心存啓發駁攻化格人神於是採而播之樂夫其有詩也則必有聲音唱詠以歌之歌所以詠其言也夫其有歌也則必有清濁高下以節之五聲所以依其永也律呂者又清濁高下之度所以協其清濁高下而被之八音者也然既依諸聲則自有其節而可以協諸律呂既協諸律呂則聲有其度而可以諧之八音音有其諧則可以成其諷調也此作樂之原也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堲疾之也殄絕也讒邪之說使人眛於所聞是絕人爲善

之行也一曰殄者過絕之行中庸所謂行性者也震驚朕師者謂其賊衆亂群也邪說之行其勢悖於民情之不違
政化之不明故俗移於下而上不知令出於上而下不聞此讒說之所以行也納言所以伸民言而觀民風也出納
朕命惟允所以審君言而播民教也此道化所以通於民民心所以化於上而邪說所以不行也夫邪說所謗行古今
要不能無頑育慶之時風俗醇厚政化修明一有讒說以殄行之興則衆以爲賤上以爲俗庶而觀民周修教化所以邪
說者不得之作而後世上無教下無學邪說誕行辭然行於其間民皆安之而上之人又或徒而助之此所以莫之禁也
噫其來久矣○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又曰工以納言時而颺之然則納言典樂二職因
相關也此變龍之所以並命與出納之司則有龍之納言則非失後世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

欽哉惟時亮天功欽之一辭堯舜之心法前後所以相傳君臣所以相警惟此一語二十二人之
命雖人各有一職職各有所重而欽之一辭實總而終之無此心則職廢矣

禹皐陶相與陳謨古者聖人君臣以有天下爲重事不以位爲樂方帝堯在上而

舜登庸詢事考言既而堯老舜攝舜順堯於上而酌行於下二聖人在上禹皐未必有言也至是堯
崩天下歸舜而舜既爲天子矣一聖人在上故禹皐始相與陳謨以輔成之故史記曰皐陶作士以
理民帝舜朝禹伯夷皐陶相與語帝前皐陶述其謀曰云云而帝又命禹曰汝亦昌言禹拜伯夷
當作伯益盡禹謨所載克艱之說而帝舜之謂惟帝時允伯益亦復陳帝堯之德而又有儆戒之謨禹
曰帝慎乃在位有天其申命之說而帝又有臣鄰之咨有作股肱耳目之咨是皆舜始爲天子君臣
相警之辭故今繫皐陶謨益稷之篇於初年之下若禹謨則附於此禹之年其實舜之典爲經而三謨
乃其傳善觀書者亦當以謨附典而觀之

皐陶謨

粵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
何皐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
在茲禹拜昌言曰俞允迪厥德勉君也謨明弼諧勉臣也有允迪厥德之君則有謨明弼諧之

臣古人言行無二致皐陶以此二語爲平日立言之首蓋其所允弼之者故皐謨之首史記不假他語以實皐而以
此二語之謨爲首愼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允迪厥德之事也庶明勵翼謨明弼諧之義也自謹厥身修以至邇可
遠在茲即大學之道也凡皐陶之言體用具備品節詳明斷而盡詳而粹前古以來未有若此篇者其萬古立言之
法與後世稱皐陶者獨以謨名信乎不可及矣

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此推明爲治之綱要在此二者而知人又所以安民也蓋修明皆知人安民之目

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
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
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哲惠二字古者聖仁之異稱哲者聖之資也惠者仁之功也帝堯也言二事雖帝堯亦未易盡使二事而易盡則何以有工兜三苗之慮哉唐虞君臣皆自以爲不足故其言如此

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
德乃言曰載采采此以下言知人也言人之德見於行者其凡有九而論其人之有德者因當歷

述其於九德之行有幾事實也

禹曰何皐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
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
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
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
辰庶績其凝此知人之目也以此九者定有德之名其別凡十有八字而合爲九德者自寬以至彊其九
者其氣質之性也自寬以至義九者其變化進修之學也有上九者而無下九者以濟之是氣禀之偏非所以爲德也
之中也寬者多不堅密是弛也故寬而栗則爲德柔者多不能卓立是弱也故柔而立則爲德愿者多同
流合汚而不莊是鄉愿也故愿而恭則爲德治亂曰亂則謂有治亂解紛之材也能此者多恃材而易忽故亂而敬則
爲德擾者馴熟而易耎故擾而毅則爲德直者徑行而易訐故直而溫則爲德簡易者多不修廉隅故簡而廉爲
德剛者多無止當故以剛而塞爲德一曰塞實也實則非素爲也塞古文作塞彊者恃勇而不審宜故以彊而義爲

德有常者謂有是德而能持久者也若今日寬柔而明日不然一事強毅而他事不爾則不常易變不足爲成德也故雖有是九德必能有常則始足爲有德之人用之則得矣小人勉強於一時亦似有德然未幾而變用之豈可保其福哉凡是九德也得其三而用之則有家之事修擧矣得其六而用之則一國之事精明矣至於翕受敷施盡得而用之則職無不備官無不擧而栽成輔相之事無不成矣蓋以得人多寡爲治道小大之差也日宣日嚴祗作日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此章又自君心推之以結知人之本而起安民之端也天下之治雖散於條目施設之間實在於戒謹恐懼之本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此皐陶警切之意聖賢論治之本也

天敍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此安民之目也天敍者天理自然之倫敍也其典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五典也勅則正之惇則厚之也民德之不厚以五典之未正正五典所以厚之也天秩者天理自然之品節也其禮吉凶軍賓嘉之五禮也自則自我制之庸則自我用之也禮之不行以制之非出於上也故自我制之所以庸之也同寅者即典禮以同人心之寅協人心之恭和人心之衷均有以全其降衷之切也舊說君臣則文意似不相入安民者先之以五典之教以導之推之以五禮之制以齊之則斯民莫不安行乎天理之中矣全此者爲德才是乎有賞悖是者爲罪於是乎有刑政事則民刑賞而樂先治民之事者言之也典禮賞刑安民之綱目始終本末備於此矣此固聖賢之所謂安民者與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聰明聽其言視其行也明威監其德禍其淫也尚書古文威皆作畏此節言天心由於民而民心不可與有民者不可以不敬前章言知人之目而以人之代天終之後章言安民之目而以天之自民終之警戒之意深矣

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皐陶之陳謨悉矣其切於悟主也故終之曰朕言惠可底行欲人不以爲空言而必行之也其切於自反也故又繼之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欲已不爲空言而輔行之也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

帝以皐陶既陳知人安民之說因呼禹使亦陳其昌言伏生今文益稷合於皐陶謨篇末文勢相接史記亦同

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曰孜孜皐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

孔氏書傳曰四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也輴史記作橇漢書作毳以板爲之其狀如箕擿行泥上樏史記作橋漢書作梮以鐵爲之其形似錐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盡禹治水之時乘此四載以跋履山川踐行險阻者也

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

血食曰鮮

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

此井地之原也蔡氏曰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一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畎澮之間有遂有溝有洫皆通田間水道以小注大言畎澮而不及遂溝洫者舉小大以包其餘也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於海次濬畎澮之水使各通於川也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隨山刊木之初益焚山澤爲民奏魚獻之食與其初教民之權宜也決川濬畎之際稷降播種爲民艱鮮之食而此其中民食之艱舉也至於懋遷有無之後穀粟通行而烝民皆乃粒之食此其未民食之皆足也古者民食素備雜有九年之水民無菜色然自鮮九載之後水患既久五穀不登民食竭矣聖人所以爲通濟之術如是

皐陶曰俞師汝昌言

禹自敘其功云爾皐陶俞之可矣而復曰師之何也蓋禹所言者孜孜之實天下事功未有不自艱難辛苦孜孜而後能成之者此眞實用功之語所以爲可師與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止者靜也謂未動之時也安猶保養也幾事端之微也康安靜而不爲也大抵君心當靜止無爲之時必安靜以存養之惟當察其幾微之端亦惟當守其康靖無爲之規其爲之輔弼者亦於此時而常致其忠直之益必知是而後可以善其動動而振乎人心之同然而其心明白無我天

命自與之然久矣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帝深感禹直之辭而又反復嘆詠以相資也鄰即四鄰詳見下文禹曰

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

四方汝為左右有民尊之也明倫齊禮所以扶持人心之中也宣力四方者安之也興利除害所以維持天下之勢也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

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蔡氏曰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上衣下裳之制創自黃帝而成於堯舜也日月星辰取其照臨山取其鎮龍取其變華蟲雉取其文會繪也六者繪之於衣宗彝虎蜼取其孝藻水草取其潔火取其明粉米白米取其養黼若斧形取其斷黻為兩己相背取其辨絺鄭氏讀為黹紩也以為繡也六者繡之於裳所謂十二章也采者青黃赤白黑也色者言施之於繒帛也繪於衣繡於裳皆雜施五采以為繡色也汝明者汝當明其尊卑之差等也○衣服繪畫之末聖人顧重之與左右宣力四方端言之何也此制禮之卑也龜山楊氏曰衣服所以彰有德五服五章或加非所稱則不明孰甚焉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五言者言之比於五聲有清濁高下之節者所謂詩也納之者采詩以知民俗出之者播之於學以感人心也凡人情之感動爲風土之歌謳於是有詩焉古有采詩之官采其詩以律呂諧其聲披之於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而謂之樂因其聲音之和平怨怒而後其政化之得失民俗之所感者可知也此其所謂納五言者也擇其所感者正其所道者惟其聲安以平其樂淡以和者用之鄉人邦國使里巷之間皆弦歌之音聽之者貴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歸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此所謂出五言者也○汝明以上聖人之制禮也汝聽以上聖人之作樂也禮莫先於服章之等故以作服爲重樂本出於言志之詩故以五言爲主予違汝弼汝

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漢伏生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舉無過事故書曰欽四鄰此之謂也○獲悖按書有四鄰而文王世子亦有設四輔又三公之言四輔即四鄰也三公者天子師之而不敢臣者也四輔者豈天子鄰之而不敢臣者故

謂之鄰與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

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有虞之盛聖人憂以讒說爲憂既聖之又朴以教刑蓋太平之世後生小子乃遂乃詩既誕雖士大夫或不免後世風流清談文詞放言皆此類也惟聖人則知生於其心播於其口多爲於其政故獨憂之而亦以命爲侯射侯也明教之也庠頑讒說其之而以射侯爲先不其逞于畫占者世簡風質非有文字之學古之數人者其義理寓於禮制猶今之教人者其義理寓於方策也故古之數者以射侯猶今之教者以書籍也夫射者體欲其比於禮節欲其比於樂正其心而後可中多也以射之爲教所以先也納言即所納之五言財而歸之則播之樂以出之所以教也射禮也納言學也書識格庸政也撻記否威刑也禮射刑放聖人所以同民心也○百揆之職無所不總聞六律五聲所以命夔者也化庶頑讒說所以命讒者也禮所以命秩宗刑所以命皐陶者也而皆以命禹相敢無所不統所以總其綱維而經緯之者與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

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

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俞哉者與春秋傳公曰諾哉意同口對而心不然之辭黎獻衆民之賢者也數納下陳而上納也明庶明其象庶也禹俞舜之命而又有所言謂化頒讒者以明明倚於天下禹本以舉賢才爲先以考功賞爲揚則誰敢不[illegible]敢不敬應而爲此傲放縱誕之饒說哉不如是則頑讒之風憂甚於士大夫而數同日奏罔功矣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

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說說亡興本於遊逸之習而人君身心又臣民政化之本一或以大平自縱則風化之壞端自是始故禹勉舜以明德爲本又舉丹朱以儆帝爲戒其與求聖狂相遠然其幾本一問耳禹蓋用功於自治故言之懇切如此頷頷不休息親所謂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也

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

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塗山在今濠州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

至甲四日復往治水〔纂詳〕按禹娶塗山與生啓亦皆治水八年間事前後非一時新婚四日而不當是禹不暇顧其妻也生啓呱呱而不入是禹不暇顧其子也禹自言不暇顧其妻子耳而或者之說多妄矣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孔氏曰治洪水一州用三萬庸大傳曰古者處師八家而為鄰三鄰而為朋三朋而為里五里而為邑十邑而為都十都而為師州十有二師為鄭氏曰州凡四十三萬二千家此蓋虞夏之數也蔡氏曰十二師者每州立十二諸侯以為之師使之相牧以糾羣后也〔纂詳〕按以下文考之蔡氏之說為正禮記所謂二十國之正傳所謂為諸侯師蓋此名猶存爾

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九州之外迫於四海每方各建五人以為之長而統率之也聖人經理之制其詳內畧外者如此謂十二師五長內外各迪有功而獨苗頑不即工則苗之頑又符大於庶頑者庶頑之說轉移之機尚在我苗頑之頑為中國患而轉移之機有未易致力者故禹尤以苗頑為警也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皐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禹迪德皐陶刑帝舜化苗之機在此二者故兼以命禹皐

巡狩四岳八伯

虞夏傳曰維元祀巡狩四岳八伯鄭氏曰祀年也元年謂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之年也〔纂詳〕按祀之與年歲古或通稱但各有所重與○又曰四岳之職出則為方伯後分置八伯〔纂詳〕按八伯蓋其時每方二伯也其名見下

壇四奧鄭氏曰為壇祭四方之神沈四海鄭氏曰祭水曰沈封十有二山鄭氏曰祭者必封封亦壇也肇十有二州鄭氏曰肇域也為營域以祭十有二州之分星樂正定樂名元祀代泰山貢兩伯之樂焉代岱通東嶽陽伯之樂舞侏離其歌聲比余謠名曰晳陽鄭氏曰陽伯猶言春伯春官秩宗也伯夷掌之侏離舞曲名言象物生有離根株也徒歌謂之謠其聲清濁比如余謠然後應律也晳當作析春厥民析晳陽樂正所定也是時契為司徒掌地官夷又舉禹掌天官義本作戚伯之樂舞鼚

哉其歌聲比大謠名曰南陽鄭氏曰儀當為羲仲之後也鼚動貌哉始也言象物應雷而動始出見也南任也中祀大交霍山貢兩伯之樂焉鄭氏曰中仲也古字通春為元夏為仲五月南巡狩仲夏大交氣於霍山也南交稱大交書曰宅南交也夏伯之樂舞謾彧其歌聲比中謠名曰初慮鄭氏曰夏伯夏官司馬也棄掌之謾猶曼也彧長貌猶物象之滋曼彧然也初慮陽上極陰始謀也謾彧為謠羲伯之樂舞將陽其歌聲比大謠名曰朱于鄭氏曰將陽言象物之秀實動搖也于大也秋祀柳穀華山貢兩伯之樂焉鄭氏曰八月西巡狩祭柳穀之氣於華山也柳聚也齊人語秋伯之樂舞蔡俶其歌聲比小謠名曰苓落鄭氏曰秋伯秋官士皐陶掌之蔡猶衰也俶始也言象物之始衰也和伯之樂舞玄鶴其歌聲比中謠名曰歸来鄭氏曰和伯和仲之後玄鶴象陽鳥之南也歸来言反其本也幽都弘山祀貢兩伯之樂焉鄭氏曰弘山恒山也十有一月朔巡狩祀幽都之氣於恒山也互言之者明祭山北稱幽都也冬伯之舞齊落鄭氏曰冬伯冬官司空也垂掌之齊落終也言象物之終也齊或為聚歌曰縵縵并論八音四會鄭氏曰此上下脫辭其說未聞有歸格于禰祖用特

〔纂詳〕按諸侯必貢詩於天子傳曰貢兩伯之樂焉是古者侯伯亦貢樂於天子也羲伯和伯豈羲和之後以其知四方之風土氣候分為方伯耶舜巡四岳禮樂之盛伏生秦博士遠見古書其所述諒哉昔者子黃子續儀禮經傳亦有取焉今附于此以廣異聞云

三載考績發例於此後不復書

五載簫韶樂成

書曰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来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

九成鳳凰來儀鄭氏曰戞擊考擊也鳴球玉磬名也搏彈拊循也樂之始作升歌於堂上則堂上之樂惟取其聲之輕清者與人聲相比故曰以詠盖戞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合詠歌之聲也虞賓丹朱也丹朱在位與助祭羣后以德相讓則人無不和可知矣下堂下之樂管猶周禮所謂孫竹之管孫竹之管陰竹之管也鼗鼓如鼓而小有柄持而搖之則旁耳自擊柷如桼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籈擽之籈長一尺以木爲之始作則擊柷以合之將終則擽敔以止之盡節樂之器也笙以竽爲之列管匏中又施簧於管端鏞大鐘也鐘與歌相應者曰頌鐘頌或謂之鏞大射禮樂人宿縣西階之西頌磬之南頌鐘卽鏞鐘也上言以詠此言以間相對而言盡與詠歌迭奏也蹌蹌行動貌言象音不獨感神人至於鳥獸無知亦且相率而舞蹌蹌然也簫古文作箾舞者所執之物說文云樂名箾韶盡舜樂之總名今文作簫故先儒訝以簫管釋之九成者樂之九成也功以九致故樂以九成鳳凰羽族之靈來儀來舞而有容儀也戞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堂下之樂也樂之作也依上下而遞奏間合而後由成祖考尊神故言於堂上之樂鳥獸微物故言於堂下之樂九成致鳳尊卑靈瑞故別言之也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夔論韶樂之所感備矣又申言之以明韶之所以感也韶之所以感有非樂正之所能與者此夔所以喟嘆之鳥獸蹌蹌在衆率備作之後鳳凰來儀在簫韶九成之論而出云擊石拊石卽百獸率舞何也蓋樂以球爲主絲竹革籥金木皆次之夔爲樂正實掌鳴球而擊工以次舉之也鼓夔自言予擊石拊石而已而百獸自率舞庶尹自允諧是則非予之所能知者是必有以於聲音之間者矣盡推本帝舜之德也千載之下韶有存焉者矣而不聞有來儀率舞之盛者盡人亡政息音存而憚變也

[虞夏]

[傳曰]維五祀定鍾石論人聲乃擊鳥獸咸變於前鄭氏曰鳥獸率舞故更著四時推六律六呂詢十有二變而道弘廣鄭氏曰詢均也五作十道孝力爲右鄭氏曰五作五教也十道謂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者也秋養耆老而春食孤子乃勃然招樂興於大麓

之野鄭氏曰與戎也樂以致天神出地祇降人鬼爲成也○[樂記曰]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漢志]曰帝舜命夔曰女典樂教冑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咏言聲依咏律和聲八音克諧又以外實諸侯故歌其音而德和省其詩而志正論其數而法立是以勇之北勸則鬼神饗作之朝廷則羣臣和立之學官則萬民協聽者無不屈巳妹神說而承流是以海內編知之德被民其風光輝日新化上遷善而不知所以然至於萬物不夭天地順而嘉應降○[家語曰]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六載]巡狩

[書大傳曰]五載一巡狩羣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鄭氏曰族當爲奏言諸侯貢其正聲而天子九奏之樂乃具成也雖禽獸之聲猶悉關於律鄭氏曰關猶入也樂者人性之所自有也故聖王巡十有二州觀其風俗習其性情因論十有二俗鄭氏曰俗今詩國風是也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鄭氏曰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八音絲鼓笙磬塤箎柷敔琴也七始黃鍾太簇大呂南呂姑洗應鍾蕤賓也歌聲不應此則法之奏猶始也采採按此詩作樂之始也族以爲八此八伯之事也鄭氏曰族猶聚也樂衆多聚之以爲八也音分定於五此五岳之事也五謂墳在北方鼓在東方之屬五音天音也八聲天化也七始天統也鄭氏曰天所以理陰陽也

[七載]作大唐之歌

書大傳曰 執事還歸二年諓然作大唐之歌 鄭氏曰諓猶灼也大唐之歌歌美堯之禪也

九載 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書曰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唐孔氏曰考績法明人皆自勵故得衆功皆廣也分北三苗即是黜幽之事故於考績之下言其流之分謂別之云北者古相背舜之黜陟善惡明也○古史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惟三苗之遺民爲梗不服乃復分北遷之以散其衆○分北之者分其民順化者與違命者猶後世部分夷狄爲生戶熟戶也

「發揮」按有苗始末說者不同愚嘗綜其實書之所稱於前曰三苗於後曰有苗曰苗民書有異辭則事有不同矣蓋其始部落不一總謂三苗「說見堯紀」當堯之時竄三苗于三危罪其渠魁也當堯之時分北三苗則削其地分其民別其部落離其黨類於以黜陟亦以銷其勢也至其後徂征之時止曰有苗曰苗民而不復曰三苗云者蓋已竄之後既分之餘存者特其一種耳說者又謂分北之政在舜季年來格之後故係之舜典之末是又不然夫舜典之事初年之事也古者無事之世帝王有作其規摸設施皆於其初年自是守之而天下治雖其間隨時消息蓋無幾也舜自初年即政分命羣賢三考黜陟庶績咸熙獨三苗以罪分北則自餘庶事可知矣故終之以陟方而下屢書爲且於典曰庶績咸熙分北三苗於謨曰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則分北之事爲三考黜陟之典在衆功咸熙之後與疑也非季年之事也且季年之事莫大於禪禹而典不書徂征亦不書何獨於分苗而特書之然則典之所書止其初年之大政所以推與五十年之治者也君征苗之事則薦爲之餘如舜巡狩四岳肇州四罪之政不繫之堯而係之舜者也不然來格之後彼既服矣又從而分北之所謂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而謂聖人爲之乎

十有四載 帝作歌

帝庸作歌曰 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蔡氏曰勅戒勅幾事之微惟時者無時而不戒勅也惟幾者無事而不戒勅也蓋天命無常理亂安危相爲倚伏頃刻謹畏之不存則怠荒之所自起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患之所自生不可不戒也此舜將欲作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股肱臣也元首君也人臣樂於趨事赴功則人君之治爲之興起而百官之功皆廣也拜手稽首者首至手又至地也大言而疾曰颺率總率也言人君當總率羣臣以起事功又必謹其所守之法度屢數也興事而數考其成則有課功覈實之效而無誕慢欺蔽之失兩言欽哉者興事考成者皆所當深敬而不可忽也此皐陶將欲賡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賡續載成也叢脞煩碎也言君明則臣良而衆事皆安所以勸之也君行臣職煩瑣細碎則臣下懈怠不肯任事而萬事廢壞所以戒之也舜作歌而責難於臣皐陶賡歌而責難於君君臣之相責難者如此有虞之治茲所以爲不可及也與○

虞夏傳曰 惟十有四祀帝乃琟而歌者重篇於時俊乂百工相和而歌卿雲 鄭氏曰卿當爲慶天文志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爲慶雲此和氣也 帝乃倡之曰卿雲爛兮禮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咸進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于一人帝乃載歌旋持衡

「發揮」按十有四載傳敘其君臣之歌盛矣然莫大於勅天之歌而不古何也所謂琟而歌者重篇必有所歌之篇所謂帝乃載歌必有載歌之語意者明良之歌其在此時與今繫之此年而以傳附之

十有五載 帝載歌

虞夏傳曰 維十有五祀祀者貳尸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

時順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于賢聖莫不咸聽鼚乎鼓之軒乎舞之精華以竭褰裳去之於是乃八風脩通卿雲叢聚蟠龍賁信於其藏蛟魚踴躍於其淵龜鼈咸出其穴

此歌汲冢竹書亦有之然誤在伊尹祀桐宮之下考其辭非商歌也豈說經者以伊尹祀先王有古夏先后鳥獸魚鼈咸若之訓故以係之與鄭康成以爲帝舜之歌宋書符瑞志亦謂當是時以景星出多慶雲興帝乃載歌其辭若此是必它有考矣然愚以玩其辭與其事以爲登歌祀堯之詩不可考矣今但存之以俟知者○【王子】曰宋書慶雲之歌恐皆後人所託似不類虞歌之氣象豈有重華君臣觀此雲瑞而動念作歌以慶之者乎

【十有六載】九敘惟歌

【虞夏傳曰】維十有四祀云云還歸二年 鄭氏曰明十五年愚按當作十六年

而廟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 原當作敍

【發明】按此九功之歌也大訓大化其二事之歌與九功之敘世傳矣禹言於帝比言而樂之以勸其民使之不勞至是而歌之廟也其後禹有天下蓋常用之後世守之以爲禹樂驗之所謂啓九辯與九歌是也周官九德之歌九部之舞以享人鬼蓋聚用虞夏之樂而說者以九爲部舉之誤矣未可以九歌爲樂也所謂九德之歌也九歌部舞樂也所謂九部之舞是也特隱掌之九德之歌比於六詩遺其儀議矣至戰國時騶亦屢言之豈及見其遺音節後世不傳惜哉

【丁巳】三十有三載 帝命禹總師 【張氏紀年】丁巳書爲禹於天此三十一載也而書曰朕宅帝位三十二載則自受終之年通數也

【粵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朱子曰】文命敷於四海即禹貢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者也史臣言禹既已布其文教于四海矣於是陳其謨以敬承于舜如下文所云也文命史記以爲禹名蘇氏曰以文命爲禹名則數于四海者爲何事耶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朱子曰】曰已下即禹祗承于帝之言也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即此意也敏速也禹言君而不敢易其爲君之道臣而不敢易其爲臣之職夙夜祗懼各務盡其所當爲者則其政事乃能修治而無邪慝下民自然觀感速化於善而不容已矣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朱子曰】舜然禹之言以爲信能如此則必有以廣延衆論悉致羣賢而天下之民咸被其澤無不得其所矣然非忘私順理愛民好士之至無以及此而惟堯能之非常人所及也蓋謙辭以對而不敢自謂其必能舜之克艱於此亦可見無告指民困窮指士【程子】曰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朱子曰】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而不息大而能運則變化不測故自其大而化之而言則謂之聖自其聖而不可知而言則謂之神自其威之而可畏而言

則謂之武自其經緯政化而言則謂之文堯之初起不見於經傳稱其自唐侯特起爲帝觀益之言理或然也或曰舜之所謂帝者堯也羣臣之言帝者舜也蓋益因舜尊堯而逮美舜之德以勸之言不特堯能如此帝亦當然也今按此說固爲有理但此語接連上句惟帝時克之下未應遽舍堯而與舜有文徒接轉其美而不見勸勉規戒之意唐虞之際未遽有此諫諍之風也依舊說屬堯爲是此舜初年之謨所謂帝者皆述堯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朱子曰】惠順也迪道也逆反道也惠迪從逆猶曰順善從惡也禹言天道可畏吉凶之應於善惡猶影響之出於形聲也以見不可不艱者以此而終上文之意【發明】謂舜因禹克艱之謨而論堯之克艱益因舜論堯之辭而推堯之德業蓋舜明堯之心而益明堯之德禹因益言堯得天之效而推言感格之由則又以警舜也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無虞

無可慮之時也無虞之時法度易弛逸樂易過故戒之疑謀勿成謂謀之未決者未可行凡事必已審決而後行也百志惟熙謂心之應事皆明而無所累也○益之言罔者五勿者三無者二皆儆戒之目也失度逸樂戒其脩諸身者也賢邪謀疑戒其施諸朝廷者也違道從欲戒其施於百姓者也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戒其不倦以終之雖達之夷狄可也干百姓譽與咈百姓二句相反雖是兼看戒其干譽則或至咈民戒其咈民則或至干譽要在道欲二字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

此總言治之本原綱領也

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

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此推言德政養民之目也所謂六府者府蓋官府之府六府所以職成天地之性遂萬物之宜而致天下之利者也傳稱古者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故有五行之官所謂木工火工金工水工土工是也其在唐虞豈非六府與記禮說制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蓋本有虞氏之舊制也土木水三司其名不易司草則穀府司貨則金府司器則火府鎔冶之事也鄭氏謂在周則司土

均也司木山虞也司水川衡也司草稻人也司貨卝人也然則其在有虞豈非司空朕虞后稷共工之職與或九官之外自有專司六府者與或當時六府以事而名不必專職與六府各修其職矣而政事之大有三焉教之以正其德通之以利其用節之以厚其生此三事所以同天下也故謂之和正德則庸典庸禮之事如司徒敷教伯夷降典后夔典樂士制百姓皆是也利用則同律度量衡懋遷有無化居之事厚生則制用均節之事如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荒水旱民無菜色是也舊說三事既皆人力之為而六府乃指五行自然之利如此則並為九功非類同矣雖曰脩屬人事可列為功然脩與和對耳非正利厚二言之此也且行有五府有六土要稼穡而雜於土於義不通不若從記禮天子六府之說則六府以職言三事以事言而九功之說得矣六府之所掌三事之所運謂之九功皆有成績功之緒謂之九敘民樂其樂利其利沐其化而歌其事來而貢之上之人比而成章謂之九歌九歌也者太史公所謂沐浴膏澤而歌詠勸善者也鄭氏謂其辭事若豳風之類其是與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自水土既平以來六府之脩三事之和矣和豫之世人情易緩庶事易弛故禹於此論德政養民之事必戒之用休謂時戒儆之而使之休休者知樂業安常之爲美也必董之用威威古文作畏謂時董督之而使之畏畏者知廢事失常之爲惡也必勸之以九歌九歌者以其昔日之歌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人邦國以及閭巷莫不歌之使民樂而不忘思而不怠勸而不倦焉此德政養民與鬴之治也蘇氏謂九歌若豳風之類愚謂如此則周官以豳詩以樂田畯吹豳頌以息老物亦勸民九歌之遺意與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朱子謂舜因禹言養民之政而推其平水土之功以美之也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朱子曰九十曰耄百年曰期舜至是年已九十三矣總率也舜自言既老血氣已衰故倦于勤勞之事汝當勉力不怠而總率我衆也蓋命之攝位之事堯命舜曰陟帝位舜命禹曰總朕師者蓋堯欲使舜真宅帝位舜讓弗嗣後惟居攝亦若是而已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

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虞廷大臣德之相似者禹皋耳故禹于命攝之時所推惟皋禹俱帝舜惟見已之功而不見皋之為功也故勉帝以念念茲在茲釋茲在茲者謂念之也熟則錄拾之而不可易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者謂言之也熟則雖外之而不可遠禹以帝與已而不與皋或者言念之或遺而不見皋之功與如見皋之為功則自有不可捨皋而宅與者此禹必欲遜皋之辭也一說我念皋陶罔在皋陶舍之不念亦在皋陶名之於言固在皋陶允出于心亦在皋陶亦通但與上下句帝念不相應爾

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禹恐帝舜不念皋之功故反覆以念功勉之帝固未嘗不深知皋之功也故因禹言以推明皋之功焉大抵皋之知見寡于禹而禹之勞績著於皋禹之功天下所共知而皋之為功非舜禹不知也然帝雖不聽禹之遜而亦不遺皋之美雖美皋陶之功而不為遜位之辭觀于此而聖人公平正大之美

史005 -063

心又可見矣

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舜方推美皐陶之功皐則歸美于帝舜之德而帝復以美皐陶君臣有功更相歸美此固虞廷之盛然君臣之體相須以成實有不可相無者故其成功之交相歸美也

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降水孟子作洚水水者洪水也成允成功者成實成之功也朱子曰允信也奏言而能踐其言成功而能有其功

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上惟汝賢美其功也此惟汝賢美其心也有是功能有是功者鮮矣有是功而又有是心抑尤鮮也

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矜者自大伐者加人不矜不伐禹之所以爲大

予懋乃德嘉

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朱子曰曆數者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汝有盛德大功固知曆數當歸于汝終當升此大君之位不可辭也是時舜方命禹以居攝末卽天位故以終陟言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堯授舜曰允執其中此授之以治天下之則也一人之治天下惟在于持此無過不及之則以裁天下之事使之各得而已爾舜之授禹也而益之以三言則又授之說中之則也天地亦理之運而爲陰陽五行之氣其化生斯人也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而心者則理氣之會而知覺焉者也人心者知覺之生乎氣如耳目鼻口四肢與凡攻取之欲是也道心者知覺之生乎理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盖管乎耳目鼻口四肢者也生乎氣者亦理之所有而易汎于欲故危原乎理者攝乎氣之中而不充則微故得先言人心而後言道心盖道心之所以微亦以人心之危有以微之也精則察此合之發爲人心爲道心也一則守道心之正而不雜也如此則自吾心而達之天下九所云焉昔有以得其中矣中卽道之用也○朱子曰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于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加於此哉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言人之言也無考於實者勿聽謀已之計也不詢於衆者勿庸舊說謀亦人謀猶已定見謂以一人之言而進退之者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

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蔽斷也昆後也

三十有三載

正月朔旦禹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纂按禮記有虞氏宗堯則神宗堯廟也古史稱舜之子孫乃更郊堯而宗舜此說非也當是禹郊堯而宗舜爾三聖揖遜以天下相傳以爲宗以有天下之大統也自夏后氏子孫繼世以有天下商周征伐以有天下固異於是而諸儒之說亦始膠矣

帝命禹敘洪範九疇

箕子曰

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

九疇彝倫攸敘初一朱子曰此讀也全讀則是以一二序次第不見洛書本文又不見聖人法象之數故後人至以此章總爲洛書本文者皆爲句讀不明也下皆倣此曰五行次二曰敬用
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
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
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書大傳曰維王后元祀帥氏
曰王謂禹也禹始居攝爲君之年也假祥按古者數年自人君即位爲元亦有因事起年者元年一年首年以爾
非有它大義也時帝舜爲天子三十三年禹攝其事而此稱元祀者謂攝政之一年爾自說春秋者始以改元爲皇
大之事於是後世之論膠矣帝令大禹步于上帝使禹推天道也禹乃共辟厥
德爰用休令爰用五事建用王極鄭氏曰初禹治水得神龜負文于洛于以盡得
天人陰陽之用至是奉帝命而陳之也假祥按此敘九疇也禹始攝天下之政故帝令其以予得洛書推爲治天下
之綱目也王皇義通九疇之數以皇極爲中而九疇之用以五事爲始蓋皇之建極本諸身也故九疇以此二疇爲
要然而漢伏生等傳失其眞其後遂專言災祥之休咎之皆其本範之一用與疇分戶析各指事應則失之拘矣○
易大傳曰洛出書聖人則之○孔安國曰洛書者禹治水
時神龜負文列於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鄭氏曰禹
治洪水錫洛書而陳之九疇是也○關子明曰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
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朱子曰凡數之始
一陰一陽而已矣陽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陰之象方
方者徑一而圍四圍三者以一爲一故參其一陽而爲三
圍四者以二爲一故兩其一陰而爲二是所謂參天兩地
者也三二之合則爲五矣此圖書之數所以皆以五爲中

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
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一三七九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
而二四六八者各因其類以附于奇數之側蓋正者爲君
側者爲臣有條而不紊也洛書主變故極於九而其位與
實皆奇贏而偶之虛其中也然後陰陽之數均其陽數則
首北次東次中次西次南其陰數則首西南次東南次西
北次東北也合而言之則首北次西南次東次東南次中
次西北次西次東北而究于南也其運行則水克火火克
金金克木木克土右旋一周而土復克水也一六水也二七火也四九
金也三八木也五土也縱橫十五而七八九六迭爲消長虛五分十
而一含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六則參伍錯綜無適而不
遇其合焉此變化無窮之所以爲妙也
假祥按洛出書而禹則之敘爲九疇之取義者三焉一曰並義子王子曰洛書河圖相表裏故一六二七三
八四九皆並位于是九疇之義相比而應一與六相並也係五行於一而係三德於六以天賦之氣有生克清
濁之殊則人囿于質有剛柔善惡之異也二與七相並也係五事於二而係稽疑於七見於事者有得有失則
驗于占者有吉有凶也四與九相並也係五紀於四而福極於九運於天者有經緯離合之不齊則賦于人者
有五福六極之或異也三與八相並也係八政於三庶證於八施于政者有善有惡則感于天者有變有常也
二曰對之義于王子曰一與九相對也係五行於一福極於九天之所賦有善惡厚薄則人之所稟有五福六極
也二與六相對也係五事於二三德於六人身皆有當然之則本然之性也剛柔善惡之不同則氣質之性也
四與八相對也係五紀於四庶證於八五紀者天道之常經庶政者天道之變化也三與七相對也係八政於

三稽疑於七政有得有失則稽有吉有凶也箕子所陳五事庶政相爲感應則二與八又相對取義也四六亦然箕子盖舉一隅以見義也今三縱而一衡而取義亦縱然矣三曰次第夫洛書之數連比對待縱横錯綜然而履一則本之所以始戴九則表之所以終中五則上下左右錯綜回環而樞紐斡運於中也是亦自然之序故聖人亦因而次第之係五行於一以見化生人物之始也五行化生萬物人得其秀最靈而五行之在人者爲五事故五事次之於二爲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而所以治之者其政有八故八政次之於三爲人事既繫庶政具舉因時作事則有天時之紀焉故五紀次之於四五行五事八政五紀天人之事備矣聖人成位乎其中立人極焉故皇極次之於五皇極者固所以順五行數五事出入政貫乎紀者以一人立極爲天下之標準其所以化民成俗因其氣質而治教之者則有三德焉故三德次之於六以一人而天下之標準故係至不輕也其中否吉凶小則貫之神明故稽疑次之於七大則驗之於天地而五氣四時之運其係其多有不可伶者矣故庶證次之於八抑是理也君子於之吉小人情之凶五福六極各以類應聖人又即以勸懲斯世

禹盖體天治人之用盡矣故次之於九疇爲箕子陳洪範獨以次言之盡揭陳其辭不可以與鈞也至於五事發人皆謂聖而驗諸庶證則於對義固舉一隅矣或曰河圖之位圓圓者天也洛書之位方方者地也自一而次數之句連錯綜以至于九句運錯綜者地道之所以圓也洛書之數其用浮廣聖人致曉於此未始數數言也然後世或以推究其或以擬易占八陣太乙遁甲下至陰陽家者流以推入封九宮八門黑白向背吉凶亦各得其末流之一節與抑天地自然之數周乎萬物固有所不能外也

復九州

經世曆曰 禹受命於神宗正天下水土分九州九山九川九澤 按此年禹以十二州仍爲九州此氣數邵子係之丁巳其必有攷也

三十有五載 咨禹征有苗

大禹謨曰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

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勲 世之言有苗者多謂其負險阻抗衡中夏若後世荊楚之爲見舜禹呂刑之辭不過以其弗率反道賢否易置棄民虐刑耳初不爲其抗衡而征之也於此見聖人之征伐其究以爲民耳

三旬苗民逆命 禹之徂征也不必直擣其穴也奉辭以臨之警其悔悟耳苗之逆命也不必發兵拒守也不從辭命未知悔悟耳三旬而未奉令益猶欲其文而自悟故贊禹班師也聖人征伐之師於此可見矣

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諴感神矧茲有苗 苗民之逆命也非舜禹德有未至亦非行之或薄也而益云然

者古者聖賢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大率如此夫以苗之頑至於臨之兵又至於兵不可懼亦已極矣豈必果進師以誠之幾文不諜以處之又反求其所謂德而已矣以帝舜之事父豈有不至而不得於父帝亦惟自負罪引慝而終能底豫故凡自反誠切者終必有格文至誠之道可以感神而況有苗乎

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誕敷文德人敷其文命德教使教化新明于諸侯交暢旁通謂之誕敷不必施之有苗也舞干羽者示之以禮樂也干武舞羽文舞盖示反武數文之意兩階賓階主階盡舜之羣臣羣后朝會覲手之地也古人無文字書冊之頌凡衣服物象器用禮樂之具告所以示意向而明教化也

路史曰 於是命禹行天子之事三載蠻苗弗恭命禹征之○

淮南子曰 夫能理三苗朝羽民徙裸國納肅慎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者其唯心行者乎法度刑罰何足以致之也

發揮 按舜之攝也雖諸侯巡四岳行天子之事也不聞堯復命之也禹之攝也但征之師帝猶命之而傳記亦有舜南巡之說是征伐巡狩禹不專也豈堯舜之事不詳見於經計舜每事亦必稟命與抑堯之命舜也曰陟帝位舜之命禹也曰總朕師終陟帝位云爾其攝殆有不同歟

甲子 三十有九載

邵子皇極經世 以運經世之二經元之甲一經會之五七經運之甲一百八十一經世之子二千一百六十一甲子夏王禹八年○祝氏曰唐虞當第六會之終元經會之運卦在會之世之世之世同人上爻變而為革則天運推移矣當數之交堯舜以天之曆數以天下與賢苟非二聖之大德安能保安度堯洪水滔天非小沴也四凶稔惡非細故也惟堯舜能平定之故曰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是年運之甲大畜節世之子大畜節年之甲子損節

癸酉 四十有八載 帝陟方乃死 書稱五十載蓋自堯崩之後追數也言舜生三十而

書曰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三十而登庸又二十年而在位又五十年乃崩古其年數耳非是號也陟方猶言升遐也韓子曰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方猶云徂乎方之方陟方乃死猶言徂落而死也○史記曰 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 皇覽曰舜冢在零陵營浦縣其山九峯皆相似故曰九疑傳曰舜葬蒼梧象為之耕○禮記曰 舜葬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 西漢劉向傳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東漢書引禮記作二妃今本曰三妃者誤也舜子曰堯之長女娥皇為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辭謂娥皇為君謂女英為帝子各以其盛者

推言之也禮有小君明其正自得稱君也○大紀曰 記稱舜葬蒼梧劉道原以為舜巡狩南商往而不返者欲兆庶專意戴禹也夫舜本以耄期倦于勤使禹攝政使遠巡荒外而死是與經意相反也舜之授禹以天下者本乎民心與天意爾使禹有天命舜雖不死於荒外何病於禹使禹無天命舜雖死於荒外豈能有益於禹哉此記者謬誤道原習而未之察也

發揮 按淮漢以北上自伏羲下至近代帝王之墓皆可考獨舜冢不見於此而蒼梧去都最遠重以三苗之亂歷舜禹始克平之故舜禹於南方之化蓋數數然也是以舜至蒼梧今南方之地多其遺蹟而禹亦有會稽之會死亦葬焉聖人以天下為家不可以遠近論也

甲戌 四十有九載

乙亥 五十載 禹避於陽城

孟子曰 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諸侯朝覲訟獄謳歌者不之舜之子而之禹○路史曰 女罃生義均及季釐義均封商今南之商洛有堯女墓武關西北百有二十里商城是也禹封其子於虞季釐封於繒其後為夏桀所苑舜庶子七人圭胡貫遂盧蒲衛甄潘饒番傅鄒息有何毋轅餘姚上虞濮陽餘虞西虞亡錫巴陵衡山長沙皆其裔也夏有箕伯之後箕子

發揮 按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然均之失德不見於經傳蓋德不若舜禹爾有禹則舜不以天下私均也舜處其子於商而禹復封之虞古史謂服其服禮樂如之客見天子而不臣然古史又謂舜宗祀堯至舜之子

孫則更郊堯而宗舜此據國語及韋昭之說也舜守營宗堯則禹固當郊堯而宗舜矣而乃以堯舜之祀歸之舜之子孫顓自郊鯀焉何也曰此夏之未造也夫三聖以天下為公則皆承其祀三王之子孫以天下為家則各相其祖舜之宗堯禹之宗舜一也舜之郊嚳禹之郊堯亦一也其郊鯀也則夏之未造也祀夏配天其諸始於少康乎於是郊冥宗舜則屬之虞思之國矣孔子曰祀之郊也禹之宗也舜契也蓋商周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則祀郊禹矣祀而郊禹則虞郊舜而唐郊堯皆天子之事守也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二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三

仁山 金履祥 編

歸仁齋 楊□□

夏后氏大禹 史記作帝禹

丙子元歲 春正月

夏小正曰 夏小正夏時之書見大戴禮戴德作傳與正文合為一篇朱子儀禮經傳出之 春正月

啓蟄 愚按今二月始驚蟄而漢始以驚蟄為正月中月令孟春蟄蟲始振蓋古者陽氣特盛啓蟄獨早與國語謂陽癉憤盈土氣震發則出蟄也之因宜然啓者始震之謂作出蟄也動 鴈北鄉 月令鴻鴈來傳曰鴈以北卵為若生且長焉 雉震呴 震振也呴鳴也越有呴雉蓋其音云 書曰 魚陟負冰 月令魚上冰是也魚冬則氣在腹故降春則魚在背故升負冰者春冰薄魚既升背則若負之也 農緯厥耒 戴氏曰緯束也

愚按古者立春先時命農大夫成物農用耒田器也 初歲祭耒 祭始為耒耜之人也 始用暢 會闕本作暢 注音暢按暢本生也謂達作暢為是 戴氏曰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 愚按古者先主春王將耕籍則□人暢為也王耕也也之言暢也發耒而用也也 囿有見韭 韭陽菜春之見窮也 時有俊風 戴氏曰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合冰必於南風解冰必於南㘴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收必於南風故大風之解也 寒日滌凍塗 日滌凍解為塗泥也 田鼠出 戴氏曰嗛鼠也按雅鼷類能藏食者 爾 農率均田 相率率也均田月令所謂皆修封疆審端經術夏后氏一夫受田五十畝均田所以修其疆畔分其畎畝遂不相侵越同類制澤也 獺祭魚 圖 鷹則為鳩 月令仲春鷹化為鳩此在正月穀月令鷹化在雨水之後淳始以雨水為正月節蓋因春之舊故呂不韋以鷹化係之仲春耳 農及雪澤 雪澤猶凍解也及傳所謂及沒也及此凍解使往治田 賈書曰春土長冒陳根可撥耕者急發是也 初服于公田 戴氏曰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私田也愚按孟子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夏小正曰初服于公田由此觀之

雖夏亦功也 采芸 雜禮圖云芸蒿也葉似邪蒿香美可食 鞠則見 戴氏曰星名也按天文書不見鞠星是時物昏參中則晨見也危室諸星耳古鞠蓊通用蓋謂蓊始苗故九月口采鞠則蓊葉也 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 是時物昏則日當在室壁之間與月令不相異也 柳稊 稊始綬也稊如稊也 梅杏杝桃則華 戴氏曰杝山桃也 緹縞 戴氏曰縞淡也緹其實也鄭氏曰淡草也 愚按爾雅縞侯莎其實媞蒿即淡也又廣雅淡薦地毛也 雞桴粥 戴氏曰桴嫗伏也粥養也

二月 往耰黍禪 戴氏曰禪單也 耰種也耰禪當作種耰禪月解耰黍者可單衣也 諸局上愚謂一 初俊羔助厥母粥 戴氏曰張者養也言大善能食草木而不食於母也 綏多女士 安也本作綏 戴氏曰冠子取婦之時也 愚按周禮會男女有家士有室所以安之也此也 丁亥萬用入學 萬舞也此月令所謂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也二月不必皆有丁亥以是月釋菜卜日以下丁取丁或以支取亥與 祭鮪 戴氏曰祭不必記記鮪何也鮪之至有時美物也鮪者魚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時謹記其時也 按此所謂春獻王鮪者也 呂令季春薦鮪

榮堇 爾雅注曰堇葵葉似柳子如米汋食之滑 本草唐本注云此菜野生非人所種俗謂之堇菜也 采蘩 爾雅蘩皤蒿 或曰蘩所以生蠶 昆小蟲抵蚳 蚳蟻卵也 蚳按爾雅注 蚳蜓子之在卵者蚳名蚳皆卵屬也此云及小蟲之微大者抵蚳故曰來降 呂令所謂玄鳥至也 來降燕乃睇 戴氏曰睇眄也視可爲室者也 其始出也 剝鱓 大戴禮作鱓 以爲鼓也 有鳴倉庚 榮芸 芸至是時有見稊始收 愚按爾雅稊其穗 一名苗拔其始生者以收割也

三月 參則伏 曆至此參物昏而西沒也 唐開元推夏時季春日在昴十一度去參距星十八度故曰參三月參則伏 攝桑 戴氏曰攝而記之急桑也 委楊 楊氏曰楊則花 楊氏注委作萎 羴羊 戴氏曰羴羝也 或曰 螜則鳴 爾雅曰螜天螻注螻蛄也 頒冰 戴氏曰分冰以授大夫也 愚按月令仲春開冰而夏用三月 蔡氏曰古者藏冰發冰以節陽氣之盛夫陽氣之在天地譬猶人之著於物也故冰常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於地中至於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始啟冰

而廟薦之至於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則冰於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病喪浴冰無不及是以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癘疾不降民無夭札也 采識 戴氏曰識草也 愚按識當作職爾雅職黃蒢注職草葉似酸漿花小而白中心黃江東以作菹食 妾子始蠶 戴氏曰先妾而後子何也事有漸也 執養宮事 言此句連上文言自卑事始也 祈麥實 越有小旱 所以祈麥實者恐或有小旱也正月於農事言之不詳三月於麥言之其詳 田鼠化爲駕 戴氏曰駕鶉也 拂桐芭 戴氏曰拂也桐芭之時也或曰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 按呂令桐始華 鳴鳩

夏四月 昴則見 是時日在畢故旦昴則先見之 初昏南門正 其時立夏日在井四度昏角中南門右星入角距西五度其左星入角距東六度故曰四月初昏南門正 鳴蜮 按爾雅蟈之小者謂之麥蛪如蟬而小有文者謂之螓 戴氏曰蜮屈造之屬也 囿有見杏 鳴而後數之故先鳴而後數 王萯秀 戴氏曰王萯 按呂令注萯當作萯秀王萯即王瓜也萯房九反 取荼莠 荼苦菜也 爾雅荼苦菜 苦菜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 莠 當作秀即呂令苦菜秀 戴氏曰莠幽也 越有大旱 執陟攻駒 執也者始執駒也執駒者離之去母也陟升也攻駒者教之服車數舍之也 此上必有闕文

五月 參則見 參也者伐星也 浮游有殷 殷眾也浮游殷之時也 浮游者渠略也朝生而莫死 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 陸云 日在井鬼見 旦則參見 鴂則鳴 夏至月陰雨時地中出蛚 令人騰之美朝生夕死 晚夏月陰雨時地中出 鴂者百勞也 鳩鳴乃使夫百草不芳 雖五月一陰生則鳩之先鳴 蓋爲之候也 時有養日 戴氏曰養長也 乃衣瓜 衣乃衣也 按注作衣 新衣也 良蜩鳴 按爾雅當作蜋 蜩五彩具者也 匽之興 五日翕望乃伏 戴氏曰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 不知其死也故曰伏 啓灌藍蓼 蓼者取其汁也藍可以染者五月以爲蓼草取以爲 鳩爲鷹 唐蜩鳴 按爾雅當作螗 蜩者匽蟬也 匽陸璣云一名蟈 初昏大火中 大火者心星也 種黍菽糜 糜當作穈 此種當作種 黍菽糜 前二月稷當作穄 今陝西人作麻是也

煑梅 戴氏曰爲豆實也 按書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古者飲食之用鹽梅猶今之用醯也 蓄蘭 爲沐
浴及佩也即今澤蘭俗名 厥蒲香可辟邪亦可爲茀 頒馬 分夫婦之駒一曰分大夫卿之駒也 六月 初
昏斗柄正在上 煑桃 以爲豆實 鷹始摯 始摯搏也 秋七月 莠雚葦 諸
爲秀 狸子肇肆 戴氏曰肆遂也始遂也或曰肆殺也 按字林狸伏獸蓋至此時而始肆也 湟潦生
苹 苹一名蓱大者名蘋 鄭氏曰水中浮萍江南謂之薸 爽死 未詳 戴氏曰與猶頭也 荓莠 萍亦有華
者即頭也 漢案戶 漢天河也起箕尾間分兩道其一道貫箕星之邊案戶者直戶也言者戶皆南向則是時
物昏天漢直南也 寒蟬鳴 戴氏曰蜩蟬也 按爾雅蜺寒蜩也 蜺 一名寒螿似蟬而小青赤色者也
初昏織女正東鄉 織女二星 時有霖雨 夏小正四月越有大旱 而霖雨在七月 論子亦
有秋水時至之說 今則霖雨在四五月 呂令浮暑在季夏 今則在仲夏 蓋古今風氣不同而南北風土亦異 氏書傳
所載於令不同者 於此可以類推 灌荼 荼雚葦之秀也爲蔣褚之也雚未秀爲菼葦未秀爲蘆 大戴誤荼作

秀 斗柄縣在下則旦 八月 剝瓜 玄校 戴氏曰玄黑也校者緑也 蓋婦人未嫁者
衣之 剝棗 栗零 擊也 丹鳥羞白鳥 戴氏曰丹鳥者謂丹良也 白鳥者謂蚊蚋也其謂之
鳥者重其養也 有翼爲鳥 羞也者不盡食也 按呂令止曰群鳥養羞 與此不同闕疑當考也 辰則伏 大火 物昏
而沒也 鹿人從 鹿人者古山虞掌獸之官 從從會也 謂始從會也 駕爲鼠 參中則旦
當作參見 九月 納火 古者三月大辰旦見故出火 八月辰伏故九月納火 遰鴻鴈 遰音逝 去也
主夫出火 夫當作火 古者季春出火所以焚萊 於是民之用火於田野者不禁 季秋雖內火 然而火之用
有不可廢者 如昆蟲既蟄而以火田之類 於是主火慶其用而出之 民不得擅以其用而不禁也 陟玄鳥蟄
古人重玄鳥 當其至而祠之 故其來也書降 其去也書陟 皆貴之也 蟄者玄鳥去則多蟄於島岸間上穴中 沈存中
筆談載其事 熊羆貊貉鼶鼬則穴 此周官所謂蟄獸也 榮鞠 呂令鞠有黃華是也 樹
麥 王始裘 雀入于海爲蛤 蚌屬 冬十月 豺祭獸 呂令在季冬 古人豺祭獸

然後田獵 蓋古人於禽獸每有不忍殺之意 惟天地肅殺之時 豺獸自相食 故此時取之以爲乾豆賓客之用 初
昏南門見 黑鳥浴 戴氏曰烏也 浴者飛乍高乍下也 時有養夜 雉入于淮
爲蜃 大蛤也 織女正北鄉則旦 十有一月 王狩 冬獵謂之狩 陳筋
革 弓甲器用之備也 嗇人不從 戴氏曰不從者共行於時月也 隕麋角 夏至鹿角解 冬至麋
角解 十有二月 鳴弋 按當作鳶 今雲霄霜風之晨鳶鳴一說鳴弋猶言鳴弦 弋者以生絲繫矢而
射謂獵禽也 玄駒賁 戴氏曰玄駒蟻也 賁走於地中也 愚按蟻 方言蚍蜉之間謂之蚼蟓 西南梁益之間
謂之玄駒 納卵蒜 戴氏曰卵蒜者本如卵者也 納者納之君也 愚按納者收藏之 虞人入梁 隕
麋角 重上文 ○ 論語曰 顏淵問爲邦 子曰 行夏之時 朱子曰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也 天開於子 地闢
於丑 人生於寅 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 皆可以爲歲首 而

三代迭用之 夏以寅爲人正 商以丑爲地正 周以子爲天
正也 然時以作事 則歲月自當以人爲紀 故孔子嘗曰 吾
得夏時焉 而說者以爲謂夏小正之屬 蓋取其時之正與
其令之善 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 ○ 縣子問子思曰 顏回
問爲邦 夫子曰 行夏之時 若時殷周異政爲非乎 子思曰
夏數得天 堯舜之所同也 殷周征伐革命 以應乎天 因改
正朔 若云天時之改爾 故不相因也 夫受禪於人者 則襲
其統 受命於天者 則革之以神 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 三
統之義 夏得其正 是以夫子云 ○ 晉董巴曰 昔伏羲始造
八卦 作三畫以象二十四氣 黃帝因之 初作調歷 歷代十

一更年五千凡有七歷顓帝以令之孟春正月爲元其時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歷营室也冰凍始泮蟄蟲始發雞始三號天日作時地日作昌人日作樂鳥獸萬物莫不應和故顓帝聖人爲歷宗也湯作殷歷弗復以正月朔旦立春爲節更以十一月朔旦冬至爲元首下至周魯及漢皆從其節據正四時夏爲得天以承堯舜從顓帝故也

禮記大戴曰虞夏之歷建正於孟春此之謂也○唐大衍曆議曰夏小正雖頗疎簡失傳乃羲和遺跡何承天循大戴之説復用夏正更以正月甲子夜半合朔雨水爲上元進乖夏曆退非周正故近代推月令小正者皆不與古合開元曆推夏時立春日在營室之末昏東井二度中古曆以參右肩爲距方當南正故小正曰正月初昏斗杓懸在下魁枕參首所以著參中也季春在昴十一度半去參距星十八度故曰三月參則伏立夏日在井四度昏角中南門右星入角距西五度其左星入角距東六度故曰四月初昏南門正昴則見五月節日在輿鬼一度半參去日道最遠以渾儀度之參體始見其肩股猶在濁中房星正中故曰五月參則見初昏大火中八月參中則曙失傳也辰伏則參見非中也十月初昏南門見亦失傳也定星方中則南門伏非昏見也

發揮按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學者多傳夏小正云小正者其杞族之書謂之小則固非其大者也豈亦夏時之一端與聖人得之以說夏禮則必有大於此者單子曰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偫而畚挶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然則舉一端而推所謂夏時者當必有制度教條之詳不可得而聞矣

即位會諸侯于塗山塗山在今濠州蘇氏曰有封會村

稽古録禹即天子位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發揮按玉帛萬國之説本會諸侯子而雜見於傳記朱子王制篇亦取焉夫塗山今濠壽蓋淮江之間非土中也禹何以會萬國於此意者東南之諸侯與古者萬國畢朝于都天子巡狩則其方之諸侯各朝于方嶽惟東南諸侯西至衡嶽北至泰嶽道里爲遠故禹特爲塗山之會其後又東巡而爲會稽之會也塗山萬國之傳或者史傳之侈辭與

大紀曰爲銘於筍簴曰告寡人以道者擊鼓以義者擊鐘以事者振鐸以憂者擊磬以獄者揮鞀事見鬻子又淮南子加詳於此外紀同

二歲皐陶薨

史記曰帝禹立而舉皐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皐陶卒封皐陶之後於英六或在許而后舉益任之政皐陶事舜已有封此或畢封其支庶○路史曰皐陶乃少昊之後四世而庭堅則高陽氏之子六乃皐陶之後別有舒蓼宣八年始滅初陶漁于雷澤虞帝求旃以爲士師造律執中封于皐爲皐陶皐之子封偃爲偃姓又有孫思成思成其後世爲理以命族至紂時

理徵爲翼隸申吳伯弗合以死取埶和氏逋難伊虛爲李
氏其後世爲伯陽父管子曰后土李北方故使爲李注李獄官也則李理字通此云理避難爲李也

薦益於天

孟子曰禹薦益於天七年

質疑按堯薦舜舜薦禹皆其末年禹即位方一年耳何以即薦益也世稱禹年百歲蓋於是年九十有四矣然三聖授受事躰不同堯之薦舜攝也舜之薦禹遂百官也禹之薦益相之也

三歲考功

吳越春秋曰禹哀民不得已即天子之位三載考功○禮記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

五歲巡狩

吳越春秋曰五歲政定周行天下○東漢書陳蕃傳曰昔
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
人○外紀曰禹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
道君王爲何痛之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寡
人爲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

八歲巡江南戮防風氏崩于會稽

國語曰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聘且問
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
徹俎而宴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爲大仲尼曰丘聞之
昔禹致群神於會稽之山群神謂主山川之君防風氏後至禹殺而
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爲神仲尼曰
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之守者爲公
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
一作汪芒守封隅之山者也封隅山在今湖州武康縣爲漆姓在虞夏商爲
汪芒氏於周爲長狄今爲大人經世以戮防風氏係初年與國語不合○太
史公曰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
者會計也○越外傳曰禹始也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爵
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會稽及其三也巡狩大越見耆
老納詩書審銓衡平斗斛因病死亡葬會稽葦槨桐棺穿
壙七尺上無瀉泄下無邸水壇高三尺土階三等延袤一
畝又曰越之先君無餘乃禹之世別封於越以守禹冢又見少康紀

甲申后啓元歲

質疑按三代以來嗣君皆踰年而稱元與堯舜禹之間不同故胡氏大紀於甲申書元載今從之或曰是時三年之喪未畢益未有箕山之避啓未嘗朝覲訟獄之歸宜未王也何以稱爲元年是不然古者稱元無大意義特以其君天下之始計年耳况益之相禹異於禹之相舜禹之相舜異於舜之攝堯其時異其事亦不同孟子之俱以薦言若推堯舜禹之心也其俱以避言若推舜禹益之心也當時事迹固自有不同故胡氏於明年書益歸政就國而不言避是爲得之

三歲益避於箕山之陰

大紀曰伯益歸政就國於箕山之陰也○萬章曰人有言
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
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
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
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
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
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
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
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
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遠當

作近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
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
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
紂者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越絕書
曰夏啓獻犧於益啓者禹之子益與禹臣於舜舜傳之禹
薦益而封之百里禹崩啓立曉知王事達於君臣之義益
死之後啓歲獻犧牲以祠之經曰夏啓獻犧於益此之謂
也

三歲大戰于甘皇極經世元年伐有扈今按孔安國謂啓嗣禹位伐有扈之罪唐孔穎達謂禹崩益避箕山之陰天下諸侯歸啓啓遂即天子位史記稱啓立有扈氏不服故伐之蓋由

唐虞舜禪相承啓獨繼父以此不服愚按楚辭天問亦謂啓代益作后而卒然離有扈之蠥集注如史記之說今故係之伯益歸政之後

書甘誓曰大戰于甘乃召六卿古者四方有變專責之方伯方伯不能討然後天子親征之天子之兵有征無戰今啓既親率六軍以出而又書大戰于甘則有扈之怙強稔惡敢與天子抗衡豈特孟子所謂六師移之者書曰大戰蓋所以深著有扈不臣之罪按甘在京兆鄠縣有甘水甘亭蓋西方諸侯也時夏都安邑在關河之東而有扈在關西之地扱以天下大勢論之不爲小變矣六卿六卿之卿也按周禮鄕大夫每鄕卿一人六卿六鄕平居無事則各掌其鄕之政教禁令而屬於大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鄕之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於大司馬所謂軍將皆卿者是也意夏制亦如此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
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六事之人謂六鄕之卿六卿曰六事猶三公謂之三事也威侮五行者暴殄天物一說不順五行之理猶所謂狎侮五常也三正舊說天地人之正道天用勦絕其

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
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左右御皆五伍之長在車者也汝六事之人也古者車戰之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則三其兩其甲士三人左主射右主擊刺中御馬蓋每兩之長也一卿一軍則一萬二千五百人蓋五百兩也卿一人統之天子六軍則七萬五千人凡三千兩先王之師左右各攻其事而不以詭遇爲功非惟師出以正然左死於射右死於刺甲者死車步者死列故能爲不敗之師此先王之軍法也左右御不職其事皆曰汝不恭命蓋責之卿也天子治軍惟責之卿卿各督其所部然亦至兩之長而止自兩以下則其長自治之此軍制之分數也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
于社予則孥戮汝古者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征伐亦然軍行載社釁鼓是則天子出征必載遷廟之主與社主以行也祖左陽也故賞于之社右陰也故戮于之戮辱也戮非爲殺之凡罪以令衆皆戮也所謂戮而戮之所謂賤死而占戮辱凡殺而不以令衆不曰戮罪不至殺而今衆亦曰戮孥戮者戮及其妻子所謂其孥男

子入于罪隷女子入于舂槀是也古者罪人不孥而此曰孥戮蓋軍法尚嚴故誓師之詞云爾師之必用賞罰古今所同也至若左右不毓御必以正此則王者之師而已○【楚辭天問曰】啓代益作后
卒然離蠥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集註曰舊說禹以天下
禪益天下去益而歸啓是代益作后也於是有扈不服啓
遂與之大戰于甘故曰離蠥問啓何以能思惟所憂而能
伐扈以達拘執之嫌乎

【九歲】王崩子太康踐位

【王孫滿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枚鑄鼎象
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
吉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墨子】

曰夏后開命大廉折金山川鑄陶於昆吾作九鼎開即啓也避漢景帝諱作闕○【貲寧要言曰】詳其禹鼎不止圖山川猛鷙之物
又每州民户地里寬狹皆可知也故後語云據九鼎按圖
籍注云秦據執得周九鼎自然業次知九州户籍圖書也
【釐注】按諸家多謂禹鑄九鼎然於經無所考史亦不言九鼎之始觀方有德之辭似非指禹當從墨子之說然象物神姦之說滿蓋設辭以神之古之鐘鼎猶今之碑碣皆所以載事也九州圖籍之說近是鑄九州山川而併及其所產異物則有之矣爲其圖籍所以歷代寶之又按傳稱夏啓有鈞臺之享而書史不言其年歲鈞臺在河南陽翟水之東南歷大陵西連山亦曰啓筆亭謂啓享諸神於大陵之上或曰陽翟夏始封之地或曰禹都焉然河南固天下中或者啓即位之後群后肆朝大會同於此與

【癸巳】太康【元歲】尸位王子圭數元年遇睽

【十有九歲】畋于洛表羿拒于河五弟御母以從遂
都陽夏

【書曰】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禹之德在民深矣今一再傳而太康始爲逸豫黎民咸貳見所未見也蓋自五帝以來聖皇相傳至啓亦賢能敬承太康尸位而即爲逸豫生民所未見也故疑而貳焉又自堯舜禹以來數聖人之於民書父母於子其在太康猶父母死而不仁之兄暴虐之則父母之思爲何如也民心本非易叛特祖宗德澤之厚而不知自反者亦可省於此乃盤遊無度畋
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夏都河北太康遊畋無度逾河之南又自河而逾洛之外又遠至十旬而弗反此羿所因以得志也羿者有窮之君世善射亦以世官爲名傳稱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則但其始封窮其新因故曰有窮因民弗忍者即傳所謂因夏民距于河者即所謂代夏政蓋距太康于河不使反因而羿遂據夏舊都以代夏僭稱帝夷羿也厥弟

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
作歌太康在外忘反而羿入都篡國故五子御母避難適太康所之適河而南以從之望太康以冀復國故于洛汭而不至洛表徯而不返衰宗國之顛覆痛社稷之危亡覩觀之怨不能自遏故述大禹之戒而爲歌也下文五章是其辭說者以五子各爲一章然首尾相應或共爲之其一其二者歌節也非指五子也【其一曰】皇
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
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
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此章述大禹之訓檃括以爲歌下叶户予叶與圖叶杜馬叶姥一人三失之下似逸一句章末二語則五子之詞也與皇祖有訓自相叶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
有一于此未或不忘此章亦大禹之訓五子檃括其辭而爲歌也【其三曰】惟彼

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自陶唐以來皆都河北是爲冀州之地今一朝失道而三聖相傳之都衆大之區遂乃失之爲羿所滅以至於亡也按左傳引此章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有以叶百二十斤爲石大稱也三十斤爲鈞小稱也關通和平聖人所以同度量衡以一天下之制也藏在王府後世因之舉此一端以見典籍規制之備也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愼厥德雖悔可追

履祥按五子之歌五章一章言太康之失民也二章言太康之遊田也序所謂盤遊無度也三章言京都之不保也四章痛故府舊章之淪喪宗廟社稷之不祀也而五章哀憫以終之夫失國固太康也而纂國則羿也五子之歌皆怨太康之辭無怨羿之辭者自反也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然則讀五子之歌君子是以知仲康之宜爲君而夏之後祀也然太康雖爲羿所拒不能濟河而猶立國於外以傳仲康豈亦因五子之歌而自悔者與

二十有九歲王崩于陽夏弟仲康立

路史曰太康在位十有九歲失政又十歲而死

履祥按自唐虞以來都于冀州而冀自有牧非天子自治則甸服之地跨河南北也羿距太康於河不得復反舊都故五子之歌惟哀冀都之亡痛故府舊章之喪當時自河以南尚無恙也汲郡古文稱太康居斟尋酈道元謂河南有尋地薛氏謂今拱州太康縣之陽夏即太康故城而傳亦稱相居帝丘大抵皆兗豫之境大河東南之地耳然則太康爲羿所拒不能濟河而更都南夏以傳仲康迄于后相皆在兗豫之境古大河之東南羿據冀方之都因夏民以代夏政稱帝夷羿寒浞代之皆在冀州之境大河之北至浞滅相而夏始中斷後四十餘年少康遂復舊物云

壬戌仲康元歲肇位四海命胤侯掌六師

履祥按仲康即五子之一也自太康畋于有洛之表而羿距太康于河仲康及其群弟避有窮之難奉其母濟河而難復太康于洛汭太康越在草莽不能返國城于甸服東南而居之至是太康崩而仲康立說者多稱羿廢太康而立仲康失之矣使羿廢太康而立仲康仲康旣立使胤侯爲司馬兵柄有歸矣而不討羿是德羿也不返太康是終兄也不然猶出於羿是仲康爲虛位而胤侯爲羿黨也若是則胤征之書孔子奚取焉且傳稱羿代夏政號帝夷羿豈立仲康而爲之臣者其不然也明矣仲康雖立於外命胤侯掌六師其規摹措固已有大過人者無幾何時而使胤侯征羲和羲和遐棄厥司旅拒叛邑蓋不共王職而歸于有窮者是以有徂征之師有戡厥衆明之命然仲康迄不能移羲和之師而加之羿者或者勢未可與假之以年安知其不能討羿以羿之強惜而終仲康之世莫敢誰何者以仲康之賢有胤侯之助也仲康雖立國於外然肇位四海諸侯之

尊夏固自若揭羲和以不臣受征然則夫子於書取胤征焉君子是以知仲康爲篤自振而胤侯之爲王室倚重矣

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

唐大衍曆日度議曰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劉炫曰房所舍之次也集會也會合也不合則日蝕可知或以房爲房星知不然者且日之所在正可推而知之君子謹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爲文近代善曆者推仲康時九月合朔已在房星北矣按古文集與輯義同日月嘉會而陰陽輯睦則陽不疚乎位以常其明陰亦含章示冲以應其形若變而相傷則不輯矣房者辰之所次星者所次之名其

揆一也又春秋傳辰在斗柄天策焞焞降婁之初辰尾之末君子言之不以爲繆何獨譏疑於房星哉

【質】按虞劇以季秋日食爲仲康元年而唐傳仁均等新曆以爲仲康五年癸巳之歲九月庚戌朔日蝕在房二度夫以曆術求之則魯曆殷曆周曆已自不同嘗比却求豈無抵忤故以曆較之經世紀年夏殷之年盈縮者二十有八歲焉蓋曆家之說有歲差之法又近各殊新曆以五十餘年而差一度虞劇以百八十有六年而差一度盈縮之原其大致蓋由於此古者天官氏因時以治曆而後世言天者執曆以求天執曆以求天者既有差於將來豈無迷於既往哉今從新曆之說則仲康五年歲非癸巳從虞劇之說則合於經世之年且劇之言曆槩有活法焉如論合朔者曰在會合尚遲次既可何患於頻大小月相繼何患於頻小此類可見雖然此猶以曆言曆不若以經斷曆以紀言之則五年之說於經不同而元年之說於經爲合何則經書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書肇位以冠其首則徂征是其初即位之年

而季秋月朔之變見其初年之初無疑也以經爲正固無假於曆以曆而論則元年之說爲有合於經今從之書於元年之下

胤侯承王命征羲和【質】按經世係壬戌又據子王子經世書數仲康元年癸丑丁用事所以其間有日食之變而又有徂征之師與羿事諸侯也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胤侯胤國之侯入爲王大司馬也羲和廢厥職者不共王職酒荒于厥邑者與羿同惡也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明徵定保者即謨訓之辭徵如庶徵之徵謂明天之徵以定保安之計也此一語以爲綱領克謹天戒以下皆明徵定保之事惟時羲和以下皆明徵之文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工執藝事以諫豈有爲天官而日食不以告王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此明先王之制下證羲和之罪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此正羲和之罪也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說見上文古者日有食之伐鼓于社所以攻陰而助陽也其事則樂師掌之樂師瞽者也故瞽奏鼓嗇夫馳者供救日之役庶人走者爲救日之態以見日食之變天子恐懼乎上官民奔走于下變之甚也而羲和掌曆象之事乃罔聞知不以聞于上也其無天無君甚矣干先王之誅應上文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此以下徇師之辭政典者大司馬之法用之於軍旅者也故先時後時者皆殺無赦所以謹期會一師徒明節制也先時者邀功而亂陣不及時者失期而怯敵皆用兵之忌也是以兵法於此必殺無赦之律焉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

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此戒其先時之過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汚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此戒其不及時之失其爾衆士懋戒哉威克厥愛如公爾忘私奮不顧身也懋戒以殲魁威克爲勉以逸德愛克爲戒也

【發明】羲和之罪不過失職耳何勤徂征之師曰王者之制諸侯三不朝則六師移之畔官離次棄厥司不甚於不朝乎曰沈亂于酒六師移之易爾曷爲申明軍律激勵威武若恐弗勝何也曰羲和畔夏即羿者也意以有聚衆拒命之事焉故下文有脅從罔治之戒也曰使果畔夏即羿也曷爲奉辭伐罪不名其爲賊而止於責其不職也曰先王之制官各有職以事一人不供其職即不臣其君矣而況俶擾天紀爲始亂乎曰俶擾天紀之爲始亂何也曰自顓帝以來羲氏和氏世其職先王頒之授時頒正以一天下之視聽久矣一旦有羿入閒王

室天子俘遷禹夏而羲和曹不爲用是使正朔不出于
天子諸侯不禀正朔於王朝夏氏之失統將自是始而
區區保邑拒命又其罪之細者爾故胤征之書始述其
去以明其亂紀之罪終嚴其威以戒其脅衆之勢也兵
法莫嚴於胤征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也
莫仁於胤征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也莫勇於胤征曰
威克厥愛允濟也
此武之大經也

甲子 三歲 羿滅伯封 伯封后夔之子也左傳所載伯封之事以失之路史爲命伯封叔及昭明作衍曆歲紀甲寅啟授人時日伯封夏之天官仲康征羲和而夷羿滅伯封是與王室爭諸侯耳

十有三歲 王崩子相踐位

經世曰 相繼立依同姓諸侯斟灌斟鄩氏

乙亥 后相 元歲 征畎夷

二歲 征黃夷

七歲 于夷來賓畎夷來賓

竹書曰 后相即位二年征黃夷七年于夷來賓○東漢書曰 昔夏后氏太康失國四夷背叛及后相即位乃征畎夷七年然後來賓

八歲 寒浞殺羿

晉魏莊子曰 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 鉏在今滑州衛南縣窮石不知所在 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困熊髡尨圉 四子皆羿之臣 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 寒國北海平壽縣東有寒亭在今濰州 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夷氏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 杜注曰內宮人愚謂羿所以爲家衆所殺而浞所以因羿室者其原如此 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死于窮門 殺之於國門愚按羿入據夏仍號有窮故其國門亦謂窮門 浞因羿室 就其妃妻 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於民 澆論詩作豷

○周虞人之箴曰 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注曰羿雖有夏家而不能恢大之愚謂虞箴如此是指羿之不能盡取夏也且從其借而稱之曰帝寔人自以其官獸箴故止爲田獵而發可爾讀者

不可以詞害意然君子之言不當如是也○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 朱子曰夷羿篡賊家 乃逆倫其事無足論者孟子特以其取友而言爾

○天問曰 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䠶革而交呑揆之 此行媚于內殺羿因室之事也射革猶云貫革呑滅揆謀也 集注曰言羿之射藝勇力而其衆乃交進而呑謀之乎

○離騷曰 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而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衖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 集注曰婦謂之家言羿因夏衰亂代之爲政娛樂田獵不恤民事信任寒浞使爲國相羿畋將歸浞使家衆逢蒙射而殺之貪取其家以爲己妻羿以亂得政身即滅亡故曰亂流鮮終也

御批 按羿之亡也孟子述其取友之一端左氏述其亂亡之始末而騷之言爲盡騷之言曰羿淫遊以佚畋兮

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夫羿篡夏者逆亂之流理固數然矣況又有遊田之荒遠思之敎乎然則其前後本末俱足以戒矣

【二十有八歲】寒浞使其子澆弑王于帝丘后緡歸于有仍靡奔有鬲氏 經世以靡奔係此年是以正左氏之誤帝丘今開德府濮陽縣顓帝始居此地是名帝丘后相因之鬲在今德州平原

【魏莊子曰】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斟鄩 二國夏同姓諸侯后相所依 處澆于過處豷于戈○【伍員曰】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 后緡相后娠懷身也 歸于有仍生少康焉 按于上于卦數 相即位之年世卦得睽終以弑隕至此世卦得歸妹是以后緡歸有仍少康在外氏者三十餘年○

【汲郡】【古文曰】相居斟灌 漢書集注云今東郡灌是也明帝以封周後改曰衛【皇甫謐曰】灌衛也愚按帝丘衛地斟灌亦衛地相去帝丘與斟灌相近而依之非居斟灌也

【癸卯】少康【元歲】相后緡生少康于有仍 自此以後皇極經世欽四十年不書而皇王大紀以少康生之年爲元載蓋少康旣生則夏祀不絶今從之

【甲子二十有二歲】少康自有仍奔虞

【伍員曰】少康爲仍牧正惎澆能戒之 惎毒也戒備也 澆使椒求之 椒澆臣 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 虞舜後諸侯也庖正掌膳羞之官藉以得除巳害愚按爲仍牧正爲之庖正皆少康爲之以避禍非一國敢以是官之也虞即今應天府虞城縣 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 虞思有虞君也 而邑諸綸 虞邑今應天虞城縣有綸城 有田一成有衆一旅 方十里爲成五百人爲旅 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 愚按夏衆者帝丘二斟之遺民靡收二國之燼亦其助也官職者夏之士大夫播遷者若夏臣靡之類是也

或曰古今言治者莫盛於唐虞三代然考之三代自禹傳啓已有大戰之變嗣而太康失[illegible]相帝弑明絶四十年而少康始中興季杼之後鮮有可紀商有天下一傳而太甲幾隕沃丁以後比九世亂河患蕩覆轉徙不常西晗不知狄人內役古公避狄高宗中興又幾何世紂遂亂亡周有文武成康以後昭王即有南征之禍穆王尤甚幸没祇宮夷衰厲暴宣王中興而非全盛幽王又大亂平王東遷而天下無寧世矣然則語治者必曰三代何也蓋以其之[illegible]三代所以盛以其聖王代作其道化禮制有以漸磨人心維持風俗如是其久與後世不同爾不謂其暴君亂主之成無也夫以漢視二代光武明帝視禹啓文武成康可謂賦缺之與貞汪光武漢法舊防尚未盡復其紀綱天下之具可謂疎矣然以其起自諸王側靡幽又而明帝與學崇教臨雍拜老故其風箸興起二百年陽雖庸君其作官成專政而政亂於上俗崇於下其民安於耕桑其士大夫厲於名節其故家

近族臣於禮法其姦雄之人懾於名義東漢猶然況三代之世聖人代作有井田以業民生有封建以定民生有道德以正民心有禮制以齊民行有詩樂以陶民風有敎化以漸民俗制定而不可以罕捨化罕而不可以幸變雖後有太康等此不善繼之君然於謂政亂於上俗清於下者當必十百倍於東漢矣故三代之亂猶日之有雲陰而霾如不害其爲晝後世之治猶夜之有月星光彼而不掩其爲夜此古今之分也

【壬午四十歲】靡自有鬲氏收二斟之衆滅寒浞立少康王滅澆于過使季杼滅豷于戈復禹之績

【魏莊子曰】靡 靡羿御之後路史作伯靡 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 杼少康子也 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 浞因羿室不改有窮之號 【伍員曰】使女艾諜澆 女艾少康臣諜候也 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論語】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荅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尙德哉若人○[離騷曰]澆身被服强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顚隕(王逸注曰强圉多力也言浞取羿妻而生澆强梁多力縱放其情不能自忍也康安也自上而下曰顚隕墜也言澆既滅殺夏后相安居無憂日作淫樂忘其過惡卒爲相子少康所誅)○[大紀論曰]人殺其父子必欲死人辱其君臣必欲報忍死謀報能以天道爲定命不覩敵勢而以圖則庶幾焉苟顧其私内覬大利外畏大難雖有良心日銷月鑠其不忘君父者幾希矣少康靡鬲其人臣子哉志在討賊行吾義而已非圖富貴者也故受困阨而不渝濱死亡而不怠兢兢業業經營四十年然後克殄元凶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嗚呼此眞可謂中興者矣故唐虞世南論歷代中興之主以少康爲冠噫前王之所爲後王之師也可不鑒哉○[廣漢張氏曰]邵康節經世以寒浞滅相繫於壬寅是歲或癸卯少康生而克復舊物乃在癸未凡四十有一年方少康在襁褓而夏之臣靡固有滅浞而立之之心經營許久乃遂其志若靡者可謂忠之盛者矣方寒浞在上澆豷縱横之時少康獨有田一成衆一旅其勢可謂埋微而卒用以興其間圖回謀慮必大有曲折惜不復傳於後猶幸有左氏傳所載耳要之靡與有鬲氏有仍氏皆佐少

康以有爲者也若使少康之君臣此數十年中不忍而欲速則身且不保而況國乎惟其潛也若深淵之靚故其發也如春陽之振動惟其時者也

方夷來賓

[竹書紀年曰]少康即位方夷來賓○[東漢書曰]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遂賓于王門獻其樂舞

[六十有一歲]王崩子季杼踐位

少子無余封於越

[吳越春秋曰]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墓之絶祀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余隨陵陸而耕種逐禽鹿而給食不設宮室之飾從民所居居於泰餘春秋祠禹墓於會稽

[甲辰]后杼[元歲]

[五歲]征東海伐三壽(竹書紀年曰夏伯杼子之東征獲九尾狐路史同)

[十有七歲]王崩子槐踐位

[國語曰]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韋昭注曰能興夏道)

[發祥]按自古人主非天資絶異或親歷艱難而能成中興之功者鮮矣少康生長艱危備嘗險阻卒成再造之功信爲中興之主后杼之生遭家未造與其先王共歷艱險方其用師于戈計其年齡弱冠而已英毅之氣蓋可想見作其即位又能帥禹而行卒爲夏家有德之宗夫以禹之明德懋功典則備具使得中主循而守之可

以坐享安靖况以英毅之資帥循其道爲何遠之有惜
乎年世堙遠書史失傳後之學者不得盡聞行事之詳
爲可憾矣

辛酉后槐元歲

三歲東九夷來御

甲子四歲

二十有六歲王崩子芒踐位

丁亥后芒元歲以玄圭賓于河見紀年路史註曰乃東狩
于海

十有八歲王崩子泄踐位

乙巳后泄元歲

命東夷命西羌

竹書紀年曰后泄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后泄在位
十六歲而竹書命六夷在二十一歲未詳○路史曰六夷來御於是始加爵命
○東漢書西羌傳曰太康失國四夷背叛及相即位乃征
畎夷七年然後來賓至于泄始加爵命由是服從桀之亂
畎夷入居邠岐之間

十有六歲王崩子不降踐位

辛酉后不降元歲

甲子四歲

六歲伐九苑

五十有九歲王崩弟扃立

庚申后扃元歲

甲子五歲

二十有一歲王崩子廑踐位

辛巳后廑元歲

二十有一歲王崩不降之子孔甲立路史作帝甲謂爲孔甲
作者

壬寅后孔甲元歲

三歲

陶氏古今錄曰夏孔甲八年九月歲次甲辰秉牛首山鐵

以鑄劍揮𩇕世紀年甲辰孔甲即位之三歲也今陶弘景曰八年崖考於古銘字書雖辭誤以爲八年與
○路史曰昔有飂叔安飂古國也叔安其君名有裔子曰董父玄孫之後
爲畜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
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
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
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
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
能飲食之今滑州有豢龍氏即劉累畜龍之所井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
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
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杜元凱曰今魯陽也汝州魯山縣有豢龍城

魏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脩其方〔方法術也〕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水官脩則龍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

甲子二十有三歲

戊辰二十有七歲 商主癸生子履

帝王世紀曰 主癸之妃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而生湯

三十有一歲 王崩子皐踐位

衛彪傒曰 孔甲亂夏四世而隕〔韋昭曰亂易法也孔甲至桀四世而亡〕○大紀曰 王好事鬼神肆行淫亂作破斧之歌是爲東音諸侯化之夏政始衰

〔發揮〕按傳稱夏后孔甲擾于有帝古今所傳亦謂孔甲有盤盂之戒而國語世紀謂爲淫亂之君異乎所聞矣

〔或曰孔甲人名非夏后孔甲〕

祝氏經世辭曰 孔甲當星之甲一十二世之終自當有災況其卦爲兌但夏之文獻不足無以證之

癸酉 后皐元歲

十有一歲 王崩子發踐位

蹇叔曰 崤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

甲申 后發元歲 諸夷賓于王門

竹書紀年曰 后發即位元年諸夷賓于王門諸夷入舞

十有九歲 王崩子癸踐位〔是爲桀〕

癸卯 后癸元歲

甲子二十有二歲 公劉遷于豳〔大紀附于康甲子之紀今附于此年〕

甲子紀之內

路史曰 稷生漦璽〔一作詒璽即邰字〕漦璽生叔均叔均爲田祖公劉之去后稷已十餘世矣○史記曰 舜封后稷於邰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國語曰 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翟之間〔寰宇記曰慶州東三里有不窋故城〕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集傳曰 譙周按國語云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言世稷官是失其世數也若以不窋親棄之子至文王千餘歲惟十五代實不合事情〔按史記契至湯四百餘年而十四世稷至文王千餘年而十五世自夏歷商凡四十五世而稷至文王止十五世爲歐陽氏容齋洪氏路史羅氏已辨其非今不悉錄〕○史記曰 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路史同又曰鞠生有文在手曰鞠〕○大雅曰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集傳曰舊說召康公以成王將涖政當戒以民事故詠公劉之事以

告之曰厚哉公劉之於民也其在西戎不敢寧居治其田疇實其倉廩既富且強於是裹其餱糧思以輯和其民人而光顯其國家然後以其弓矢斧鉞之備爰方啓行而遷都於豳焉蓋亦不出其封內也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嘆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集傳曰】言公劉至豳欲相土以居而帶此劍佩以上下於山原也【東萊呂氏曰】以如是之佩服而親如是之勞苦斯其所以爲厚於民也歟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集傳曰】京高丘也師衆也京師高山而衆居也【董氏曰】所謂京師者蓋起於此其後世因以所都爲京師也此章言營度邑居也自下觀則百泉而望廣原自上則陟南岡而覯于京於是爲之居室於是廬其賓旅於是言其所言於是語其所語無不於斯焉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

食之飲之君之宗之【集傳曰】此章言宮室既成而落之既以飲食勞其群臣而又爲之君爲之宗焉【呂氏曰】既饗燕而定經制以整屬其民上則皆統於君下則各統於宗蓋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楚執戎蠻子而致邑立宗以誘其遺民卽其事也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集傳曰】徹通也一井之田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也周之徹法自此始其後周公蓋因而脩之耳此言辟土以授所徙之民定其軍賦與其稅法又度山西之田以廣之而豳人之居於此益大矣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鞫之卽【集傳曰】此章又總敍其始終言其始來未定居涉渭取材而成宮室既止基於此矣乃疆理其田野則日益繁庶富足其居有夾澗者有遡澗者其止居之衆日以益密乃復卽芮鞫而居之而豳地日以廣矣 ○【漢書婁

敬傳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 ○【程泰之雍錄曰】公劉自慶州徙都于邠邠州新平縣卽其地也匈奴傳曰夏道衰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于豳顔師古曰今豳州是也開元十三年槩改古文以爲今文又特詔書豳爲邠 ○【豳詩曰】七月流火火大火心星也堯典仲夏火中月令則季夏昏心中季冬曉心中故周家有火中寒暑乃退之說謂季夏大昏中暑極而退季冬大曉中寒極而退也豳公之時上距堯未遠歲差未多故七月之昏則亦見大火之西下矣 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一之日謂十一建子一陽之月也不數月而言日以見此月之日一陽來識發生之始矣【集傳曰】周之先公已用此紀候故周有天下遂以爲一代之正朔也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擧趾同我婦子饁彼

南畝田畯至喜【集傳曰】此章前節言衣之始後節言食之始二章至五章終前節之意六章至八章終後節之意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集傳曰】是時公子猶娶於國中而貴家大族連姻公室者亦無不力於蠶桑之務故其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爲悲也其風俗之厚而上下之情交相忠愛如此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八月萑葦既成之時預收蓄爲來歲治蠶曲簿之具也【集傳曰】勞於其事而不自愛以奉其上蓋至誠慘怛之意上以是施下以是報之也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

豜于公【爾雅】豕一歲爲豵三歲爲豜私其小者而獻其大者亦愛上之心也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呂氏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用之耳【輯傳曰】此見老者之愛也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輯傳曰】自此至卒章皆言農圃飲食祭祀燕樂以終首章後節之意而此章果酒嘉蔬以供老疾奉賓祭瓜瓠苴荼以爲常食少長之義豐儉之節也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呂氏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輔子曰】此章見民忠愛其君之意既勤趨其藏冰之役又相戒速畢場功殺羊以獻于公舉酒而祝其壽也○【王氏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祭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此七月之義也○【史記曰】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故詩人歌樂思其德也

【纂釋】按公劉之遷豳也史謂周道之興自此則國語所謂十五王而文始平之者自公劉數之爾不然則以有德之守數之猶般言賢聖之君六七漢言七制之主也大紀以世表計之係之少康甲子之紀而附以寓公劉之雅今以漢書計之係之夏桀甲子之紀而併附七月之詩焉讀公劉之雅可想見公劉度地建國和輯人民之規畫讀七月之詩可想見豳民因天力本孝慈忠愛之俗焉漢儒舊序以爲公劉爲召康公之所獻以豳七月爲周公之所陳意者豳之遺詩與召公獻之以備豳事之樂使成王知立國勤勞之故周公陳之以爲瞽工之誦使成王知故國衣食之原故篤公劉之列於雅而豳七月自爲風蓋自三聖祖授其禮樂聲教之盛漸被四海后稷於此有部家室子孫皆有令德其後雖當夏道衰微一再轉徙而修其訓典卒世敬德加以公劉之賢生聚再繁邦家齊故國人叙其建立之規道其風上歌詠之美吹之管籥和以土鼓周人世守之以爲其先公之樂至有天下而亦專官掌之周官籥章之職掌土鼓豳籥是也土鼓葦籥皆充之遺音也而豳籥則公劉之遺音也豳籥所歌之詩則豳詩豳雅豳頌也豳詩七月之詩也豳頌雖不知其的爲何詩而篤公劉之篇豈非豳雅之詩與或者頗謂公劉之時夏道將墜國介戎狄之間計無文物焉公劉七月之詩蓋出周召之筆

追述先公之事爾是獨不思夏當三聖之後義理素明言語素雅其文章爲最盛但載籍失傳耳其存者與其雜見傳記者可想見也雖當衰微之後流風未泯商道將興篤公劉之詩下視商頌諸作同一蹈厲七月之詩上規五子之歌夏小正之屬與夏令時做之辭皆同一文執也豈至周召之時而後始有如此之文哉且周詩固有追述先公之事者然皆明若其後人之辭生民之詩述后稷之事也而經之曰以追于今綿之詩述古公之事也而係之以文王之事此皆後人之作也若篤公劉之詩推道周阜佩服物用里居之詩七月之詩上至天文氣候下至草木昆蟲其聲音名物圖畫所不能及安有去之七百歲而言情狀物如此之詳若身親見之者又其末無一語爲追述之意吾是以知其決爲豳之舊詩也况史氏已明言詩人歌樂思其德乎雖然七月爲豳之舊詩固也何以不居二南之前而居變風之末與曰詩皆未之當世而前世之詩存者不可泯也故豳七月附於十五國風之後猶商那附於三頌之末也七月既非周公之自作何以係周公諸詩曰豳周公之來邑也周公食邑於豳岐之間以其爲周之舊邑故曰周公然周既爲一代有天下之號則周公之詩不可

謂之周而謂之豳爲猶晉而謂之唐魏而謂之邶鄘者也豳詩既周公之所陳故凡周公所作與爲周公而作者皆附之然則公劉爲雅七月獨不可爲雅與曰風雅周各有體矣噫自載籍之不傳後世繫以先公之事爲朴野不文之俗胡不即近世而觀之乎兩漢文物之文而白狼之詩譯於朝李唐詞章樂府之行而涼州之甘伊之聲列於樂況豳俗居戎土之中岐邪之墟而公劉揉閭文敎流傳之後又嘗變戎爲華之初爲諸夏方新之邪乎故篤公劉也七月之詩端爲豳公當時之詩無疑也今列二詩於夏紀之季且述其大意如此於以考見夏商之世而周家之文周有自來矣

三十有三歲 伐蒙山有施氏進妹喜

史蘇曰 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 韋昭曰有施喜姓之國妹喜其女也 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 韋昭曰比比功也伊尹欲亡夏妹喜爲之作禍其功同也○愚謂比者同比之比事雖不同同於亡夏也

○大紀曰 自孔甲之後王室政德日衰諸侯或不朝桀能申鉤索鐵負恃其力不務德而武傷百姓有趙梁者教爲無道勸以貪狼伐蒙山有施氏有施氏進女妹喜桀嬖之所言皆聽爲之爲瓊室象廊瑤臺玉牀行淫縱樂政事怠廢爲肉山脯林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以爲戲劇

三十有五歲 商主癸甖子履嗣 湯諡成號天乙姓子氏

商頌長發之詩曰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玄王契也玄者深微之稱王者追尊之號受小國受大國與下文受小球大球辭意同蓋古者諸侯有邦家之好相朝之禮契之爲國其四隣小大之國無不交朝聘之禮而契之受之德意通達也率履不越其行事守禮度也遂視既發其觀瞻之者皆感發也至相土則又功烈盛大至於湯外諸侯亦一切某之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集傳曰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以至於湯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升以至昭格于天久而不息惟上帝是敬故上帝命之使爲法於九州也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集傳曰小球大球或曰小國大國所贄之玉也鄭氏曰小球鎮圭尺有二寸大球大圭三尺也皆天子之所執也下國諸侯也綴猶結也旒旗之垂者也言爲天子而爲諸侯所係屬如旗之縿爲旒所綴著也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 集傳曰小共大共駿厖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共之貢也鄭氏曰共執也猶小球大球也蘇氏曰共珙通合珙之玉也駿大厖厚董氏曰齊詩作駿駹謂馬也龍寵也敷奏其勇大進其武功也○愚謂小球大球謂小國大國之贄玉小共大共

謂小國大國之共貢也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 漢書作遏 苞有三櫱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集傳曰武王湯也虔敬也言桀行天罰也苞本也櫱旁生萌櫱也本則夏桀櫱則韋也顧也昆吾也皆桀之黨也鄭氏曰韋彭姓顧昆吾已姓古湯既受命載旆秉鉞以征不義桀與三櫱皆莫能遂其惡而天下截然歸商矣初伐韋次伐顧次伐昆吾乃伐夏桀當時用師之序如此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集傳曰昔在蓋謂湯之前世中葉時與允也天子指湯也降言天賜之也卿士伊尹也言至於湯得伊尹而有天下也阿衡伊尹官號也○愚按書曰肇我邦有夏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詩曰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則是自湯而上蓋嘗中微矣而湯由七十里起又爲桀所困卒能代桀而代之則非勢之強也以德而已○朱子曰序以此爲大禘之詩蓋祭其祖之所出而以其祖配也蘇氏曰大禘之祭所及者遠故其詩歷言商之先君又及其卿士伊尹蓋請與於祫者也商書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

與享之是禮也豈其起於商之世與今按大禘不及羣廟之主此宜爲祫禘之詩然經無明文不可考矣○

本紀曰契興於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于百姓百姓以平
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
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
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
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爲成湯

湯始居亳

書序曰自契至于成湯八遷孔氏曰十四世凡八徙國都愚按八遷惟昭明居砥石相土居商丘見於傳餘無所考砥石今陝州底柱商丘今應天府宋城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孔氏曰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愚按嚳之說非也唐虞以上無王稱且契非嚳子借使嚳子不宜謂嚳先王也先

通鑑綱目前編 卷二 夏后氏帝癸三十五歲 三十四

王者必指玄王此商人追稱之辭也故大紀曰從先君作居以正書序及亳之失亳今應天之穀熟蓋南亳也

帝告釐沃孔氏曰告來居沃土二篇皆亡

戊寅三十有六歲 商湯元年

商湯征葛按經世張氏紀年無史記載征葛在聘伊尹之前葛今應天府寧陵縣

孟子曰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朱子曰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大小強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愚按以是觀之則它日湯之征葛蓋不得已也又曰湯居亳與葛爲鄰穀熟去寧陵八十里葛伯放而不祀
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
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
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愚按遺之牛羊使爲之耕皆以大事小之事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
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
也大紀曰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肉者奪之畏君命不敢殺也有一童子校曰而不能耕吾謂汝耕又奪吾食不亦甚乎葛伯殺之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
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朱子曰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爲富而欲得之也湯始征
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
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
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
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愚按按書序前乎湯誓有帝告釐沃之書有湯征汝鳩汝方之書今皆亡矣史記載湯征之辭而不類蓋非湯征之書也孟子引亳衆往耕之事疑出此書而五就湯桀之事意者於鳩方之書得之也其詳不可得而聞矣

通鑑綱目前編 卷二 夏后氏帝癸三十六歲 三十五

三十有七歲 商湯進伊尹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集傳曰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爲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爲此說者○愚按有莘氏之女爲湯妃莘亦作婁國名也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
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
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
不以取諸人樂堯舜之道蓋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有所得而欣慕愛樂之也湯使人
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
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

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說湯以伐夏救民在去亳適夏既歸于亳之後非應聘之初即有是說也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

牧宮朕載自亳○皇甫謐曰伊尹力牧之後呂氏春秋曰居伊水路史曰堯之後也又曰伊炎帝上世所國今洛之伊陽縣伊川堯之母家伊侯國按堯生於伊故為伊祁氏伊尹恐其後雜書伊尹生於空桑蓋地名諸說多妄○孟子曰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如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伊尹聖之任者也又曰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龜山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

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大紀曰成湯薦伊尹于桀為陳素王及九主之事桀不聽與群臣沈湎于酒伊尹進諫者曰君王以酒色之徵墮天命而不理夫人心而不圖反是為善善則祥集習是為不善不善則殃來君王宜留意焉伊尹自亳凡五適夏告以堯舜之道桀終不聽按史記伊尹從湯言素王九主之事劉向別錄載九主名稱甚奇索隱著其義曰法君謂用法嚴急之君曰勞君謂勤勞天下曰等君謂定等威均祿賞曰授君謂不能自理政歸其臣曰專君謂專己獨斷不

任賢臣曰破君謂輕敵致寇國滅君死曰寄君謂人困於下主驕於上離析可待曰固君謂完城郭利甲兵而不脩德曰三歲社君謂年在襁褓而主社稷也○胡氏大紀張氏紀年書聘用伊尹之事俱在丁丑湯即諸侯位之年輯覽按湯誥曰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則湯之用伊尹去伐夏無幾年矣書序稱湯始居亳次書征葛又次書伊尹去就之事則聘尹宜在既征葛之後今附之湯進伊尹之年於以見湯之聘尹非以為己又以見尹從易之初五就湯桀不聞治亂往來其間以圖救世至桀終不可而去之商相湯而伐之則孟子所謂聖之任者其氣象居可見矣

四十歲伊尹復歸于亳

書序曰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新序曰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為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群臣相持歌曰

江水沛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又
曰樂兮樂兮四牡蹻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
兮伊尹知天命之至舉觴而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亡
無日矣桀拍然而作啞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
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於是接履而趨遂
適湯湯立為相故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大傳與此大同小異
然群臣去夏歸亳宜有惻怛不得已之意不應歟而去之其辭如此然則此章殆未可信也○古史論
曰書稱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蓋伊尹耕於
莘野既以處士從湯矣及其適夏非其私行也湯必與知
之其君臣之心以為伐桀以濟斯世不若使伊尹事桀以

止其亂雖使夏不亡商不興無憾也及其不可復輔於是
捨而歸爾其後文王事紂亦身為之三公至將因而殺之
然後棄之而西蓋湯之於桀文王之於紂其不欲遽取之
者如此此其所以為湯文王而後世之所不及也

四十有二歲 因商湯于夏臺已而釋之

大紀曰 昔先王之田也開三面而驅之順驅不逆逆驅則
殺所以愛天物不惟務獲而已也是時田者張網四面合
圍以殄天物於是成湯出田命去網三面曰欲左者左欲
右者右惟不用命者乃入吾網復古制也漢南諸侯聞之
曰湯仁及禽獸而況於人乎賈誼新書及史記所載與此小異而事理不通今從大紀
皆歸心焉一書歸者四十國桀疾其大得諸侯和也召之囚於重
泉夏臺已而釋之史記載諸侯歸在夏臺之後其後湯伐桀遂放焉桀
謂人曰吾悔不殺湯於夏臺使至此

五十有一歲 太史令終古出奔商

淮南子曰 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三年而桀乃
亡○大紀曰 桀鑿池為夜宮男女雜處三旬不朝太史終
古執其圖法泣諫不聽終古出奔商

甲午五十有二歲

大紀曰 桀窮其宗族恥其勳舊輕其賢良棄義聽讒卿士
于辛凌轢諸侯左師曹觸龍讒嫉才智諸侯危其位大夫

隱其遺舉事戾于天發令逆于時瞿山地烈及泉發徒鑿
之通於河諫者曰淺天氣發地藏天子失道後必有敗殺
之耆老或諫又殺之關龍逢進諫曰人君謙恭敬信節用
愛人故天下安而社稷宗廟固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
不勝民惟恐君之後亡矣人心已去天命不祐盍少悛乎
不聽龍逢立而不去桀殺龍逢大會諸侯于有仍氏有緡
氏見王汰侈弗答也引師先歸帥諸侯攻克之愈自矜肆
國人大崩諸侯韋氏顧氏昆吾氏黨桀之惡恣行亂政桀
之世犬群嗥兩日鬬枉矢流衆星殞五星錯行雨血夏霜
水冰地震伊洛竭泰山崩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三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四

仁山金　履祥　編

歸仁齋　楊氏重鋟

乙未　商王成湯十有八祀

大紀論曰 古史不載湯改元獨劉道原載之非其實也夫人君即位之一年謂之元年一定而不可易也成湯之元立於桀之三十五載矣其所以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本是而爲之者也又可改乎元者義之所存非若一二之爲數也後世以元爲數而不知其義如漢武之初年曰建元元年既曰元年則元已建矣又曰建元豈不贅乎後又因事別建年號失其義也甚矣使人君知此義而體之則元原於一豈至如是紛紛乎

王伐桀放之于南巢

湯誓曰 蔡氏曰夏桀暴虐湯往征之亳衆憚於征役故湯諭以弔伐之意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蔡氏曰以人事言之則臣伐君可謂亂矣以天命言之則所謂天吏非稱亂也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蔡氏曰亳邑之民安於湯之德政故不知夏氏之虐湯則畏上帝不敢不往正其罪也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蔡氏曰湯又言夏王重役以窮民力嚴刑以殘民生民皆怠於奉上不知於國疾視其君指日而曰是日何時而亡吾寧與之俱亡苦桀之虐而欲其亡之甚也桀之惡德如此今我所以必往也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蔡氏曰禹之征苗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至啓則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則孥戮汝此又益以朕不食言罔有攸赦亦可以觀世變矣

愚按讀湯誓者有三疑焉疑王曰以爲追書也疑亳衆之怨后不恤也疑大賚孥戮之爲已甚也夫湯武之稱王說者多矣有謂文王受命稱王至武王稱王凡十有一年者疑湯亦然有謂民無二王桀紂未絕則未可王者湯誓泰誓之稱王蓋追書也至於蘇氏則曰商周之王不王不係於桀紂之存亡也愚謂受命稱王之久其說失之僭而桀紂未絕王之說則又失之拘至蘇氏之說不拘矣然通而無制也夫湯武興師之時是即受命之日張子所謂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爲君臣天命既絕則爲獨夫者其在此時乎夫天

命已屬師徒既興則桀紂即獨夫矣豈待南巢之後牧野之餘而天命始絕哉且湯武既已興師矣而猶自稱曰諸侯以令於衆則是以諸侯而伐天子名實俱不可也然則稱王誓衆理固然也而必謂史臣追書不幾於嫌聖人而文之哉然則弔伐之師義也而亳衆有不恤之怨何也曰自亳衆而觀則如在春風如在慈母不知有天下之暴亂也自夏衆而觀則如水已溺如火特焚不可無聖人之拯救也故在此之怨雖曰我后不恤舍我穡事而在彼之怨則又曰徯我后奚爲後我觀成湯辯牘之辭首之曰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蓋亳衆知己事之小而不知天意之大在聖人則不可不貞天也繼之曰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蓋亳衆知商邑之安而不知夏民之危在聖人則不可不救民也常情赦於苟且聖人迫於天民此其所以不同而已至若重賞而慮其不信嚴刑而至於孥戮則以亳衆久安喜逸惡動夫用久安惡動之民非重賞以誘之嚴刑以驅之它事且不可況以之戰而濟其弔伐之義哉然此亦誓師之令不得不云爾凡執禁以齊衆不敢過此軍律也而

還于罪人不容以病之皆未可與語聖人之意也

仲虺作誥

仲虺之誥曰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仲虺臣名大戴作仲傀史記作仲𧊒荀子作中蘬奚仲之後爲湯左相獨孤臺卿曰即萊朱也誥告也周禮誥用之會同此誥爲而亦曰誥唐孔氏謂仲虺必對衆而言非特釋湯之慙而且以曉其臣民衆庶也南巢今無爲軍地桀奔于此因以處之故曰放放伐之事終不若傳授之美而又湯始爲之故自以爲有可愧之德恐後世無君者指此爲實以藉口也觀湯誥之書成湯以憂以天下至此又憂後世聖人之心量如此陳氏曰堯舜以天下遜後世好名之士猶有不知而慕之者湯武征伐而得天下後世僭剏之人安得不以爲口實哉此湯之所以恐也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此明上天立君之理也天生聰明以乂生民而桀以昏德墜民塗炭則不君矣故天生成湯以君之天乃錫王勇智者蓋氣化聚而生聖人聚清明之氣而使之智以無所不知聚剛厚之氣而使之勇以無所不能爲也禹傳禪而湯征伐乃云纘禹舊服者禪繼征伐前後聖人俱一公天下之心雖聖之趣而湯承之又率其所以紀綱天下之典是則湯之興所以繼禹也所以承上天君天下之責也蔡氏曰齊宣王問孟子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夫立之君者懼民之殘賊而無以主之爲之主而自殘賊焉則君之實喪矣非一夫而何孟子之言則仲虺之意也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上言民塗炭湯受綏服之命作之君也此言桀誣天命湯受爽師之命作之師也武王所謂作之君作之師是也矯誣上天布命于下蓋假天以神其說以令於衆也大學所謂桀紂所令反其所好而民弗從者是也用爽厥師師衆也謂俾湯開明衆人之心也吳氏曰用爽厥師與下文簡賢附勢意不相

實疑有脫語

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足滿也上文二節自理言之則湯固爲所當爲此章自勢言之則湯亦不得不爲朱子嘗謂文武之勢當時亦住不得辭湯時亦正如此

此**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自此下二節因上文以述德言足聽聞之實也湯於一身無所私而推與天下爲公如此有如此心人孰不信也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此亦承上文而言征伐一動而四面人心俱望王師之來則弔伐之事決不容已而鳴條之師至此終必爲之也已上五節上明天命君師之理中明夏商疑忌之勢下明人心歸慕之極則湯不可不爲亦不容不爲矣此皆所以釋湯之慙也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此言命德討罪之責撥亂反正之規夏之未造簡賢附勢者既黜則公道彌隆是非不明久矣命德討罪實在於湯鳴條之戰自不可已然又非可止於鳴條之戰而遂已也此章以上皆釋湯之辭此下皆勉湯之辭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夫仲虺方釋湯之慙而又勉其日新何也罪己責躬不可無亦不可長留在心爲悔悔則不進矣然而又慮其自滿何也人之常情有所慙者固多自阻而詞無所慙者又多自滿防其自阻也故釋其慙而勉之防其已釋而自滿也故又戒之忠愛之深則周防之密湯固未必有是而仲虺之論亦不容疎也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此承德日新之意而言也懋昭即日新之推也中者無過不及之正理舉天下事物莫不各有自然之中民心所本具而不能自明故聖人建之以爲準焉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即建中之綱目也立之義以制天下之事使萬物各得其時中至善之宜而無過不及立之禮以制天下之心使人心各循於規矩準

縕之內而不偏不倚經制既立人心風俗已正雖傳之於後世自綽然有餘裕也豈有來世口實之憂哉予聞

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此承志自滿之意而言也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

道永保天命此總一篇之意以終之謹終惟始者謂勿失其不邇不殖改過寬仁之德德言來蘇之舊

殖有禮覆昏暴謂㐮廣其顯遂兼攻凡撥亂反正之規欽崇天道即日新昭德之謂而以永保天命終篇首之意然則湯之得天下也固天命人心理勢不可不爲之宜其爲天子也亦有得失興亡不可不謹之處此篇之意最爲深容讀者詳之

王歸自夏誕告萬方

[湯誥]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

厥猷惟后以形体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衷中也如六藝折衷於夫子之衷綏定也猷道也古文作繇蓋天以理化生其人舉凡謂人之倫庶物莫不各有自然之中無過不及者付在人心故謂之降衷由其受於人心則謂之性自其達於事物之間莫不由之則謂之道劉子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之則是也所謂而言則固殊此不偏不易之性以氣稟而言則不能無淸濁厚駁之殊故必有任撫定之責以各使之安行於是者此所以爲君也周子所謂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焉蓋綏猷之謂也[蔡氏曰]夫天生民有欲以情言也上帝降衷于下民以性言也仲虺即情以言人之欲成湯原性以明人之善聖賢之論互相發明然其意則皆言君道之係於天下者如此之重也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

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

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猶稱夏王從其始也此聖人忠厚之意也

此叙夏桀不克綏猷殘民之性非天所命爲天所棄也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

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

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此自叙其受命之事元聖伊尹也湯類上帝興師而學者以稱王誓衆爲請湯以元聖稱伊尹而學者不以伊尹爲聖人夫不以成湯爲王者避桀故爾不以伊尹爲聖者避湯故爾此學者之病也程子有言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

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孚允皆信實之意謂上天之意信在於佑民故使罪人黜伏辨奔南巢也蓋上天爲民之心無有僭差且以一草木之微上天且生長之此其心固昭然可見矣則夫兆民之衆天蓋信欲生殖之而不欲過絶之也明矣蓋湯指天心之易見者以示人也俾予一人輯寧爾

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此承上文而言天意信在於民故黜夏而命我此其責亦重矣故惟恐其不足以當之也凡我造邦無從

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此皆所以綏猷也爾有善朕

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

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簡如大閱簡車馬之簡萬方有罪蓋教之不預養之不逮致之失宜皆不克綏猷也故曰在予一人朱子謂此意是湯見得此事尤見聖人正大光明之心公誠忠恕之道也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忱信實也吳氏曰此兼人己而言

○[子王子曰]自虞書危微精一數語之外惟湯誥惟皇上

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數語足以亞之

性之爲言實昉乎此克綏厥猷惟后爲一篇之綱領夏王

滅德作威以下即綏猷之反與衆請命輯寧邦家即任綏

猷之責茲朕未知獲戾而下歛然戒謹恐懼之意凡我造

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是乃所以綏猷而萬方

有罪在予一人即自任以不克綏猷之咎是其爲書蓋所恍義容當爲誥書第二與武成大不同矣○〔書序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蔡氏曰以伊尹爲首稱者得之咸有一德亦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陑在河曲之陽鳴條在安邑之西桀自陑義未詳漢孔氏遂以爲出其不意亦存疑有以啓其陋與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王誼伯仲伯作典寶三朡國名今定陶其地也〔蔡氏曰〕俘厥寶玉恐非聖人所急典寶詳見逸周書然不可信湯歸自夏至于大坰大坰即莽澤在衛州界仲虺作誥湯既黜夏命復歸於亳作湯誥咎單作明居〔孔氏曰〕咎單臣名主土地之官作居民法爲〔應氏曰〕咎單湯司空明居民之法也愚謂二誥皆因名生義俱不可考路史曰咎單皐陶之後咎讀作皐○〔大紀曰〕三月歸于亳踐天子位定都爲國號曰商愚按商之爲號久矣非至此而詩建也其圖書曰歸藏坤乾震巽坎離艮兌今世有傳歸藏者言卜筮吉凶之兆雖誕語而非古亂大率依說卦而託之及書傳所載筮語有薛氏叙述所以先坤之意以爲立天之道先陰而後陽立地之道先柔而後剛立人之道先仁而後義故歸藏先坤而後乾地道者元一之所藏妻道則父子君臣生爲坤道至順當静而生生無窮者乃有爲之母其說如此其書淺近若鄭康仲貝貞以爲古歸藏矣歸藏即今納甲歸魂等法古必有書以斗杓建丑冬十二月爲歲首是謂地統以日中爲朔改歲曰祀建大白乘大輅白馬黑首大事欽用日中戎事乘翰戎車曰寅車牲用白牡封夏后氏之後於杞行甲寅曆〔履祥〕按建丑雖曰地統然月建順天而右行日月不及天而左會惟建丑之月月建在丑日月會于丑故天文以丑爲星紀蓋自是爲始以經緯十二次也所以商正用之

三月王至東郊論諸侯功罪立禹後與聖賢古有功者之後封孤竹等國各有差

〔左氏傳曰〕商湯有景亳之命○〔帝王世紀曰〕禹之時執玉帛者萬國及夏之衰有窮之亂孔甲以後至桀行暴諸侯相兼逮湯受命其能存者三千餘國○〔史記曰〕還亳作湯誥惟三月王至於東郊告諸侯群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皐陶久勞於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四瀆已脩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索隱曰〕立一作土索隱曰謂禹皐陶有功於人建立其後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以令諸侯索隱曰又誡諸侯汝爲不道我則無令汝之在國○〔又曰〕湯封夏之後至周封於杞也○〔索隱曰〕孤竹君是湯三月丙寅所封地理志在遼西令支應劭曰姓墨胎氏一作墨台○〔路史曰〕公劉爵世諸侯湯周之先其上冠公者始此必商而爵爲公也至○〔史記曰〕伯翳生子二人次曰若木實費氏其玄孫曰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歸商爲湯御以敗桀於鳴條故嬴姓多顯遂爲諸侯○〔左氏曰〕奚仲爲夏車正封於薛至仲虺爲湯左相○〔王制曰〕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

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凡四海

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間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朌其餘以祿士以為間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為御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

子五年一巡狩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 王制與周禮不同舊說是殷禮故大紀盡入商湯之紀今附於此以見成湯紀綱天下之大規

大旱

十有九祀 大旱

二十祀 大旱夏桀死于亭山 荀子曰桀死于亭山淮南子曰放之歷山注見歷陽之山路史曰放桀南巢三年桀死於亭山其子淳維妻其衆妾遁於北野隨畜轉徙號葷

育達周曰饑批漢書匈奴傳曰其先伯禹之苗裔

二十有一祀 大旱發莊山之金鑄幣賑民

管子曰 天以時爲權地以財爲權人以力爲權君以令爲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饘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饘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饘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大紀曰 伊尹言於王發莊山之金鑄幣通有無於四方以賑救之民是以不困

二十有二祀 大旱

二十有三祀 大旱

二十有四祀 大旱禱于桑林以六事自責雨

荀子曰 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宮室崇與女謁盛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包苴行與讒夫興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 說苑所載與此大同小異又東漢書注引帝王紀有剪髮斷爪已爲犧牲之說外紀取之 ○淮南子曰 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 註曰桑山能興雲致雨 ○大紀曰 禱於桑林之社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歲則大熟天下讙洽遂作桑林之樂名曰大濩作諸器用之銘以爲警戒史失之其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春秋傳疏曰 湯樂大濩其曰桑林先儒無說唯書傳言大旱禱於桑林之社而雨或遂以桑林名樂也皇甫謐云殷樂一名桑林以桑林爲大濩別名無文可憑未能察也愚按莊子云桑林之舞則桑林亦舞名也

公孫洪曰 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鼂錯曰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禮記曰 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蔡墨曰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記疏曰夏末湯遭大旱七年欲變置社稷故廢農祀棄春秋疏曰書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湯於帝王年代猶近功之多少傳習可知故得量其優劣改易祀典意欲遷社而無及句龍棄功乃過於柱故廢柱以棄爲稷也

三十祀 王崩嫡孫太甲踐位

孟子曰 湯崩太丁未立 當有而卒二字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程子曰 古人謂歲爲年湯崩之時外丙二歲仲壬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 按外丙仲壬疑太丁之子 ○大紀曰 成湯娶有莘氏生太丁爲嫡子蚤卒有子曰太甲爲世嫡孫以伊尹爲太保湯崩壽百歲伊尹奉太甲即位葬成湯於亳北 皇覽曰湯冢在濟陰亳縣北東郭去縣三里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 ○大紀論曰 太史公記湯崩太丁蚤死外丙立三年仲壬立四年相繼而崩然後伊尹立太甲非其實也何以知非其實二帝官天下定於與賢三王家天下定於立嫡立嫡者敬

宗也敬宗者尊祖也尊祖者所以親親也兄死弟及非所以爲敬宗尊祖且本支亂而爭奪起矣豈親親之道哉且成湯伊尹以元聖之德戮力創業乃舍嫡孫而立諸子亂倫壞制開後嗣爭奪之端乎公儀仲子舍孫而立子言偃問曰禮歟孔子曰否立孫夫孔子殷人也宜知其先王之故矣而不以立弟爲是此以素理知其非者一也夫賢君必能遵先王之道不賢者反之以殷世考之自三宗及祖乙祖甲皆立子其立弟者盤庚耳必有所不得已也豈有諸聖賢之君皆不遵先王之制而沃丁小甲諸中才之君反能耶此以人情知其非者二也商自沃丁始立弟太史公陽甲之紀曰自仲丁以來廢嫡而更立諸弟子諸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以其世考之自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則仲丁之名誤也沃丁既以廢嫡立諸弟子生亂爲罪則成湯未嘗立外丙仲壬明矣不然是成湯首爲亂制又可罪沃丁乎此以事實知其非者三也唐李淳風通於小數猶能逆知帝王世數以邵康節極數知來其作皇極經世史亦無外丙仲壬名世此以曆數知其非者四也經所傳者義也史所載者事也事有可疑則棄事而取義可也義有可疑則假事以證義可也若取事而無義則雖無經史可也

戊申 太宗太甲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德以訓于王

書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今文尚書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乃明胡安定曰前乎周者以丑爲正其書始即位曰元祀十有二月曰二祀十有二月朔則月不改也伊尹祠於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祠于先王殷禮蓋當喪即位冢宰攝祭告也先王謂玄王以下祗見厥祖奠于殯宮告即位也喪二年之內事死如事生故曰祗見厥祖舊說謂先王即成湯則書之辭爲重複而喪奠亦不應言祠也侯甸群后咸在孔氏曰在位次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孔子曰古者君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三年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此言夏后氏之盛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此言夏桀之所以亡也造攻自鳴條者伐桀於鳴條之野朕哉自亳者哉始也始行天子之政於亳邑也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此言成湯所以承天造攻哉自亳之事也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此言太甲嗣位之初所以接續成湯之德正在此時也天子當喪雖未親政然愛親敬長此即所以立德之本自家而國而推之天下者也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它達之天下也唐孔氏曰先愛其親推之以及疎先敬其長推之以及遠即孝經所云愛敬盡於事親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是也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此繼上章因言成湯之德所以至于

有天下者亦先自親親長長諸事始所謂肇修人紀也人紀卽人倫謂之綱則舉其倫之大謂之紀則又盡其事之細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則順古今之善居上克明爲下克忠則盡上下之道與人不求備則容衆檢身若不及則日新凡此亦皆愛敬之推積德累行以至于有萬邦此豈易事也哉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田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上文言創業之事此又言垂統之道以警太甲也太甲上繼先王之德必戒一己之病其實在先王所戒詳矣昔先王求哲人以輔後嗣而又制官刑以警有位然其爲戒則亦言言藥石人主尤不可忽也故因舉以戒太甲爲官刑之儆謂句萌語未句箴辭此成湯所作以箴有國家者常使人誦之也殉道死之謂殉謂其以身

發財志生縱慾也比頑童與遠耆德相反謂嫉近頑其人年之人國語史伯常譏幽王近頑童窮固注謂童昏窮陋之人也卿士有家邦君有國有一于此足以致喪亡而况於天子乎其責尤重而迹尤危矣具訓于蒙士蓋古人有國家者常使暬誦詩工誦箴諫蒙卽蒙士也謂使常上誦之以爲戒也或云自其爲童蒙之初固已訓之以此蓋養正於物也此伊尹所卽之以告切君也此已防其微慾之萌矣

嗚呼嗣王祇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

此承上文官刑之戒使之敬身而念之也聖人謨訓固多廣大深妙之理而右此官刑之訓則其言甚明白易知易行王所當念政苹高遠難行之說也凡此皆誘掖幼主之辭防其顛覆之行

唯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上文常言皇天假手伐夏之事矣太甲嗣湯正當天命方新之際伊尹深恐其有所恃也故言惟上帝不常作善則凡福祥皆應之作不善則凡殃禍皆應之天命不可恃也恐太甲以湯德至大小善無益而弗爲故又曰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恐太甲以十愆之戒爲小也

節無傷內患去也故又曰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亦所以中愛親敬長終四海十愆有一必喪亡之說也大抵德雖小而意所趨者善故其敬積至於萬邦惟慶不德雖小而意之所趨者惡其敗終至於墜厥宗伊尹誘掖太甲之意可謂曲而引之然亦理固爾也（ ）

【書序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王徂桐宮居憂

【書太甲篇曰】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惠順也謂不順伊尹之言也阿卽保也衡平也商尊伊尹爲保衡猶周尊太公爲尚父也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天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

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纂】孔氏曰常目在之朱子取之明命天之所以予我者卽所謂明德也顧諟明命謂常審顧吾心之天理勿使爲人欲所昏也西邑夏夏都安邑商居亳丘視夏爲西也自君有終漢孔氏以來皆作自周有終于王周謂司當作君按古文君作商與周相似故誤之也有覆經說方作君太甲之心爲人欲所祭不能求其故心不復知所當敬故伊尹以先王顧諟明命之心法告之先王常存自此天理炯然在中對越天地畏神祇爲天所命尹於其時亦得以左右厥辟安定師衆之民則是成湯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安民之事皆尹親之又恐太甲以天下之事恃有伊尹不復省也故又言夏之先君克終其責則其相亦得以終其責其後嗣王罔克有終則相亦不得終其責蓋天下之本在君雖有賢相君其本旣擾則相亦末如之何矣此以警太甲也

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愼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

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昧爽明謂夜而梏之時不顯者此心
之清明夜遠不可遏也此即先王顯諟之功也日出曰旦
性以行且須明行之也前篇曰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此曰旁求俊彥啓迪後人成湯所求之賢孰有大於伊尹
所以託孤者亦孰有加於伊尹此言若伊尹自指者蓋嗣
王不惠阿衡惟庸罔念此必其不知以伊尹言爲重也故
尹言此且繼之曰無越厥命以自覆則不可失先王託孤
之命以自顚覆也太甲之失必在驕侈故戒之曰謹乃儉
德必苟日新故曰惟懷永圖其爲事也必輕發故又曰若
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虞虞人掌射獵者也機弩牙也
蹶漢書所謂蹶張往時發矣也括于度寔存中曰須海州
人穿地得一弩機其望山甚長望山之則爲小矩如尺之
有分寸原其意以目注鏃端以望山之度擬之準其高下
正用算家句股法以度高深書往者括于度擬此乃度也
欽厥止謂凡未接物之時此心惟存敬畏此即顚擬工勸也
之法若其行事則一循乃祖之跡勿喪爲以
顚覆之也然亦惟欽則能率乃祖故行爾
王未克變伊
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

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伊尹所言事伊尹乃
王未克變蓋人欲熾而不能自克也蓋乃不義習與性成
太甲顚覆非必爲惡之不善也其爲不義習而熟之則若
性自然矣此不可不慮也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爲不
順義理也伊尹嘗見其狎之爲弗順矣今又見太甲所爲
不順覆亡之事豈可常見哉古者天子居憂則在冢闇太
甲之爲不善以其深居宮中有與之習者以其貴爲天子
心必有所恃而驕也故伊尹營桐宮以處之桐湯葬地
使之居憂於此所以訓之毋俾世迷勿使之終身迷也君
薦壞墻以起其思悲哀哭泣以感其念服衰疏食以明其
驕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之太甲此時驕奢必決
之氣衰落殆盡此伊尹不言之教一大鑑於太甲所以克
終允德也與伊尹之訓深切著明而不聽不聽又不變則
其說亦窮矣只得以桐宮爲訓
至於用此亦大臣之不幸也

二祀 王在桐宮

三祀 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王歸于亳

太甲篇曰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
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
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伊尹奉迎太甲
之辭本謂民不可無君耳而對羣君民相須
之義蓋言警戒也已上皆伊尹慶悼之辭
王拜手稽首
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
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
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不明于德謂不知有此心之天理此不正與
顚諟丕顯相反也底致也類肖也度者心之則禮者事之
制欲者情之流縱者事之放也速戾謂自招之殃也孽災
也太甲自述其受病之原惟不知有此天理是以自致其
身於不肖而惟慾縱之徇以敗禮度自速其殃昔成湯以
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所以爲後人者俱有禮度惟
太甲從欲是以敗之觀此一節則太甲顚覆之由放廢之

事然文之實求諸之貞克
終之美俱在言意之間矣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
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
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厥祖無
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
之休無斁
太甲一節顚覆今雖自悔豈能遽孚於天下亦
惟反求諸身自修而已自脩之實苟至則實德
自協於民心昔先王一意愛民視之如子此其實意之民
悅服於下而鄰國之民亦歎之知其來則必有安無危此
其允德之協于下也太甲既自知受病之源自戒既往之
失但懋乃德視乃厥祖勿一時怠豫可矣不必它求也改
前日之頗覆則奉先思孝一爲祖德之循戒前日之驕悖
則接下思恭一爲賢德之順視不敢於媟逆則明無不見
聽不蔽於邪佞則聰無不聞蓋所見遠大所聽
德信則聰明日開也此四言者尤辟言之要也
伊尹申誥
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

神無常享享于克誠三者俱無常而皆不能外乎德敬與誠分言者誠則貞實之意而敬則加謹焉所以事乎也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天位艱哉承上無常者而言也德即敬仁誠之謂德惟治也而與之同道者無不興否德亂也而與之同事者罔不亡治言道順理而行者也亂言事則悖道之爲也然道無終窮安保其不與之異事揆無明又安保其不與之同故必終始常慎其所與之同者則惟明明之君能之一有不明則必照察不及即有與治道異與亂事同而不自知者矣此所以君必常欲其明而不可有一息之昏也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先王惟時懋敬厥德此指明明之的亦惟時時懋敬其德而已其極至於克配上帝則天之親之民懷伸享不在言矣今王嗣令緒監茲則勉其與治同道之實也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伊尹言成湯盛德配天之

盛又恐太甲或憚其高而難及或忽於近而邇等故又言君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先於民事切近而加之意知天位之艱難而謹其身欲謹於終必自始而謹之此皆爲之有本行之有漸者也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此又勉以聽言之道也亦自下自邇之事逆心之言不可以其戾於己而不聽必求諸道合於道則忠言也遜志之言不可以其順己而輕信也必求諸非道非道則諛言也蓋天下之言不一逆心之言雖未必皆非道也但忠言多逆必先以道求之遜志之言亦未必皆非道也但諛言多遜必先以非道求之若逆心而先以爲悖遜志而即以爲善則逆忠殆佞多自是始矣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先王之道不可不進其進之必自下自邇然亦不可不勇進若不思則何以得不爲則何以成弗慮胡獲致知之事也弗爲胡成力行之事也元良大善也德如先王則大善矣一人元良萬邦之所以正也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此又戒其與治同道之及亦因辯言而及

之伊尹與成湯創造王業紀綱法度於以詔理庶政君周矣使中材之主守之不害爲至治但恐爲辯言所惑輕有變動則政壞矣此伊尹所深憂也然伊尹爲是言以勉其君也而及爲臣之事何也蓋功成身退伊尹其將歸乎抑人臣之奉君一有寵利之心則患失之念熾曲徇苟從以爲固位之謀者或無所不至矣故尹之言亦萬世君臣之大戒也○[書序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孟子曰]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艾音乂說文芟草也蓋斷絕自新之意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

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朱子曰]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心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

伊尹既復政將告歸乃陳戒于王[皇王大紀]案之七祀甲寅經世以返政即門庚戌之歲經文伊尹既復政厥辟按前篇奉嗣王歸亳申誥于王其辭事相接而書言今嗣王新服厥命皆爲復亳初年之辭無疑也今條諸此○[孔氏曰]太甲既復歸伊尹即還政其告歸陳戒未知在何年也下云今嗣王新服厥命則是初始即政蓋太甲歸亳之後即告老也君奭云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左氏云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則伊尹又相太甲蓋伊尹此時將欲告歸太甲又留之爲相如成王之留周公不得歸也沃下序云沃丁葬伊尹于亳則伊尹卒在沃丁之世昔湯爲諸侯之時已得伊尹比至沃丁時始卒伊尹壽年百歲比告歸之時已應七十左右矣

[咸有一德篇曰]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王曰

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

太甲既已克終厥德但能有常而不變則進脩功效自是生矣故伊尹告歸有一德之誥焉諶信也言商受命方新而難信蓋其眷命靡常也常厥德常即一也常厥德則夏能保厥位而不常者必亡此則天理之必可信者也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

朱子曰庸常皆一也此常言德以不一而亡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一者有常不變之謂即誠敬之意也湯以元聖擢伊尹而尹於此乃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則尹德所到可知且湯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此先已後湯蓋其真實工夫所自得之妙直以告太甲不避其辭之直也孟子言伊尹不有天下相湯以王於天下尹湯同德而受天命聖管於此以德言不以位言也伊尹聖之任氣象又可見矣此

章言商以一德而興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上文言然之所以亡商之所以興此總結之以警太甲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新者振作精明之謂

然以終始惟一接續不已則其德日新伊尹嘗言顧諟天之明命昧爽丕顯而此又言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聖人心境工夫於此可見

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篇首言尹湯咸有一德上文既勑太甲以君之一德故此又論臣之當有一德也官百官也左右輔相也賢有德才有能其人則通聖賢而爲言也大抵任用庶官惟當擇其賢才左右輔相又惟當得其人而任之蓋輔相之職此聖賢之職任不上於賢且材也四爲字皆從去聲大抵爲臣之任其爲上也爲輔其德耳而非爲君身之嗜好從欲也其爲下也爲利其民耳而非爲一身之利祿妻孥也此臣之一德也其難其慎謂君臣相遇之難則當謹審所任也惟和惟一謂君臣協和爲貴則當咸有一德也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此論人君於德擇善至之德而止也德指行而言善指理而言一指心而言師法也善是也常定也協如國語司民協孤終司徒協旅之協蓋參會考此之意古今之德皆可師也而制行不同不可拘一定之師惟在於擇其善而已天下之理雖善也而不隨時取中則又不可拘一定之主所以參會考此之者又在於此心之克一而已蓋古今德行或宗或則或正直或清或和或無爲或勤勢在我不可拘一定之法必擇其善者從之所謂善其是也然善無定主均一事也或施之彼時則爲是而施之此時則爲否均一節也或用之此事則爲非而用之彼事則爲是者此古語所謂移是聖門所謂時中所以參此會同之者非就誠有定之一心其孰能精擇而無差也哉○廣漢張氏曰書自危微精一數語外惟此四言但舜大聖人言語渾淪伊尹之言較露鋒鋩耳朱子曰舜之語如春生伊尹之言如秋殺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此由一德而推言其政化之效以申常德保位之語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

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毋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此又發明德意警戒以終之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即前可以知後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即小可以知大君民理本相須人主不可有自大而狹小亡人之心一有是心則人有不得自輸其情者矣夫人一有不得自輸其情則上不盡下不觀上而事不行矣人主誰與成其功哉伊尹素志視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今所以告君者又若此故

補證按咸有一德之篇以論學言之前儒謂自危微精一四語之後惟主善協一四語足以繼之然此四語者精即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二語耳而功夫加詳焉夫舜授爲精一執中之旨即繼之后衆守邦四海困窮之語伊尹告太甲一德之旨所終之匹夫匹婦不獲自盡之戒今之君子語理者或遺事論心者或外天下國家毋乃與聖人之言有間與意其弊也久矣又以成書之體觀之自皐陶謨之外惟一德之書最爲明整百論天命之靡定以德之常不常惟存亡之分常即一也以禁之亡諸之不常其德者也以商之興證之咸有一德者也一

興一戶既明且又以一與二三於以致與一亡於天者樵之逐勉太甲以一德之工夫而既勉君之一德又來臣之
之一德而以惟和惟一之總之協于克一則一德所以能擇天下之善而時天下之中焉者俾萬姓以下則一德
之效以然常德保位之語然一德無終始之間亦不可有小大之間故嗚呼以下又推其餘意警戒以終之終
始相生扶業相對其爲書未有明整於此者伊尹以元聖之臣遇成湯之君君相俱聖其相與議論經綸之嘉
不傳於書太甲不明賴師保之訓伊尹於是始有書焉自伊訓太甲三篇皆已精切明白矣而終之一德之書
如此太甲所進於此亦可窺矣此皆萬世之帝後之君臣宜熟讀而精思之

甲子十有七祀

三十有二祀 王崩廟號太宗子沃丁踐位

辛巳 沃丁元祀

八祀 伊尹薨葬于亳咎單訓伊尹事

書序曰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薛氏曰 湯冢去亳三里夷丘西北有伊尹墳去亳十里○
孔氏曰 伊尹既致仕老終以三公禮葬○ 世紀曰 沃丁八
年伊尹卒卒年百有餘歲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之
禮祀以大牢親臨喪以報大德 孔穎達曰 伊尹本三公官文讀隱寡王不許沃丁不
當以天子禮葬伊尹也孔言三公禮葬未必有文要皆事當然也○ 愚按 成王賢王也世猶傳其命魯以天子禮樂
祀周公沃丁雖賢世紀所言未必無此難爲此禮然唐孔氏以晉文請隧爲比人與事俱疑非倫矣○ 子王
子曰 成湯播告于衆以元聖稱伊尹愚考其大用誠聖人
也有大德量有大見識故能數用權而略無沮撓扞格之
患五就桀而桀不忌五就湯而湯不疑知桀之終不悛也

創此大義主此大謀相成湯而伐放之天下不驚如探諸
囊取物之易也湯學于伊尹尹之相湯格言至論宜不少
矣而不傳於後至湯崩相太甲始有五篇之書典謨之後
四百餘年再有此精微之論方伊訓與上篇之訓王未克
變營桐之後此君臣之再變也惟其寳德光輝力量重厚
朝廷服之而不敢議天下信之而不敢疑嗣王亦竟以是
卒德爲商令王伊尹之用權不可學也非聖人而能之乎
古今善用權者莫如伊尹善論權者莫如孟子孟子曰有
伊尹之志則可孟子亦不敢以此自任也況餘人哉

二十有九祀 王崩立弟太庚

庚戌 太庚元祀

愚按 兄死弟及自太庚始前爲殺禮非也伊尹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父子相傳爲一世君兄弟則昭穆
矣沃丁及見伊尹之典刑死而傳弟當必有故而典籍無所考稽世猶襲諸弟子或爭立逐啓亂寧是以聖人
立法不立異以爲商

甲子十有五祀

二十有五祀 王崩子小甲踐位

乙亥 小甲元祀

十有七祀 王崩弟雍己立

壬辰 雍己元祀

二祀

史記曰殷道衰諸侯或不朝○大紀曰王尸君位不能綱紀庶政號令不行諸侯或不朝

十有二祀 王崩弟太戊立 唐孔氏曰太戊小甲之弟太庚之子

甲辰 中宗太戊元祀亳有祥用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大修成湯之政

書序曰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孔氏曰贊告也原再如疏 贊于禹之贊言佐其所未及也○君奭曰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 伊陟者伊尹之子耕書言伊尹有二 巫咸臣姓名言天者謂殺宜皮之 法巫咸爲之大紀取巫咸占繫之太戊紀以實之按書稱巫咸乂王家不在格帝之列後漢天文志言湯有巫咸不言太戊楚詞又有巫咸豈名氏偶同或然也巫氏彼巫官與故大紀所書今不敢取○史記曰帝太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殷復興諸侯歸之

三祀 諸侯畢朝

家語曰商王太戊側身脩行思先王之政明養民之道三年之後遠方慕義重譯至者十有六國○世紀曰桑穀共生于朝太戊問於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事修德太戊退而占之曰桑穀野木不合生于朝意乎太戊懼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三年而遠方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

甲子二十有一祀

史記曰柏翳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實鳥俗氏其玄孫曰孟戲中衍帝太戊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國○新序曰大業之後其趙氏乎夫自中行衍皆嬴姓也中行衍降佐太戊皆有明德

七十有五祀 王崩廟號中宗子仲丁踐位

書無逸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己未 仲丁 元祀

祝氏經世解曰遷卦節歲卦明夷故戊午而中宗崩己未仲丁立明夷臨仲丁遷于囂

甲子六祀 遷于囂 經世係之初立之年但太戊方崩仲丁未必遽遷也今以例附 甲子之紀祝氏經世當歲朴棠

書序曰仲丁遷于囂作仲丁 囂史記作隞今河南敖倉在孟州河陰

藍夷作寇

東漢書曰至仲丁藍夷作寇自是或服或叛三百餘年

十有三祀 王崩國內亂弟外壬立

壬申 外壬 元祀

十有五祀 王崩國復亂弟河亶甲立

丁亥 河亶甲元祀 徙居相

書序曰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相今相州）○大紀曰 王之世遷都于相

九祀 王崩子祖乙踐位

史記曰 河亶甲時殷復衰

丙申 祖乙元祀 圮于耿徙居邢巫賢爲相

書序曰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耿在河中龍門縣）○經世曰 祖乙踐位圮于耿徙居邢巫賢爲相（邢今邢州龍岡縣）○大紀曰 王之世遷都于耿爲水所圮王懼以巫咸之子賢爲相諸侯賓服天下大和○祝氏經世解曰 祖乙之禍却不在卦乃後天之後二十四運之窮蓋七百二十年之將終生祖乙之末

十有九祀 王崩子祖辛踐位

周書曰 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史記曰 祖乙立殷復興巫賢任職祖乙崩子祖辛立

乙卯 祖辛元祀

甲子十祀

十有六祀 王崩弟沃甲立

辛未 沃甲元祀

二十有五祀 王崩國亂祖辛之子祖丁立

丙申 祖丁元祀

甲子二十有九祀

三十有二祀 王崩國亂沃甲之子南庚立

戊辰 南庚元祀

二十有五祀 王崩國亂祖丁之子陽甲立

癸巳 陽甲元祀

太史公曰 帝陽甲之時殷衰自仲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諸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胡氏曰仲丁字誤當作沃丁說見前）○經世曰 陽甲立諸侯不朝

七祀 王崩弟盤庚立

庚子 盤庚元祀 遷于殷改號曰殷（經世曰盤庚立復歸于亳改號曰殷）

盤庚上篇曰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殷在河南偃師所謂亳殷蓋西亳也遷于殷則宗廟朝市皆已改造但民未肯往有其居耳）率籲衆慼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此盤庚諭民之大旨也籲呼也衆戚民之以遷爲憂者也五邦亳囂相耿邢也○史記經世皆謂盤庚自五遷者蓋信書序之誤也由古文作粤木生條也蘖芽也新邑殷也大意謂自我先王祖乙圮耿既來宅于茲舊

邑矣重念我民又懼蕩析之患不可使之盡墊溺以死又其上俗不美不能胥與以正而生此所以必遷之意而卜以稽之所言亦如我意則天意可知矣昔先王凡有事為無不謹承天命猶不能常安於一邦不常其邑者至今凡五遷矣今不承前日先王之事去患即安則罔知上天之斷絕我命矣況能從先王之大功烈乎若我商家膽有性意則天其永我命于茲殷新邑於以紹復先王之大業而底綏四方乎蓋殷與亳皆在河南為天下中而京師者四方之本故云然

盤庚教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上文諭民之辭明矣然斯籲衆慼蓋不欲遷者皆在位者誅之其有苦於蕩析而言遷者則又在位者蔽之故盤庚於此謂教民必由乃在位正其隱也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防其蔽也常舊之服蓋先王遷都故事正其法度者今日遷都規模也

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衆群臣也汝猷黜乃心者此群臣心術之病無傲者警群臣氣習之悍從康者則謂其不遷之情也此二語一書之綱領蓋自沃丁來比九世亂其群臣故家習為驕蹇不恭王事又利瀕河之地沃饒自豐此二語蓋正其本爾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脩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蔡氏曰盤庚言先王亦惟謀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脩則奉承于內而能不隱匿其指意故王用大敬之宣化于外又無過言故民用大變此所謂舊人蓋世族舊家之人非謂老成人也阻遷都者皆世臣舊家之人下文人惟求舊一章可見

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蔡氏曰今爾在內則伏小人之攸箴在外則不以言言于百姓聒聒多言以罔衆聽凡起信於民者皆險膚淺之說我不曉汝所言果何謂也非我輕易遷徙自荒廢此德惟汝不宣布德意不畏懼於我爾我視汝情明若觀火我亦拙謀不能制命而成汝過失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網舉則目張以喻下從上申前傲上之戒力穡則有秋以喻勞遷未逸申前從康之戒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申前黜乃心之戒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當時在位之臣其婚姻僚友皆富家巨室也占膏腴之地擅富貴之饒享安居觀遊之樂在位之臣都婚友之利而忘蕩析之民以故唱為異議而不知遷為抑不思大水時至都邑淪流人民漂沒而爾之婚姻僚友其將焉往故必黜爾重遷之心而以計安斯民為心都邑既定百姓安居則爾之婚姻僚友亦得以同其樂矣其可牽於私愛而第為目前計哉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戎大也昏強也當作暋蔡氏曰汝不畏沈溺大害於遠近而憚勞不遷如怠惰之農不強力為勞苦之事不事田畝安有黍稷之可望乎此章再以農喻申言從康之害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

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蔡氏曰本承恫痛憸民小民也逸口過言也逸口尚可畏況我制爾生殺之命可不畏乎恐謂恐動之以禍患沈謂沈陷之於罪惡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者言其勢焰雖盛而殄滅之不難也靖安咎過也則惟爾衆自為不安非我有過也此章反覆申言傲上之禍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蔡氏曰遲任古之賢人人舊則習器舊則敝當常使舊人用新器也按盤庚所引其意在人惟求舊一句而所謂求舊者非謂老人但謂求人於世臣舊家云爾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蔡氏曰世非一世也勞勞于王家也掩蔽也言先王及乃祖乃父相與同其勞逸豈敢動用非罰以加汝乎世簡爾勞不蔽爾善茲戒

大享于先王爾祖亦以功而配食於廟作福作災皆簡在先王與爾祖父之心我亦豈敢動用非德以加汝乎○愚按非罰非所當罰德恩也非德非所當恩賞者也盤庚於世家舊臣固不敢動用非罰矣但其善者則用之而不掩其不善者乃先王之所必罰則亦不敢動用非德恩非所當恩也人主用捨體神理也災福如何爾至篇末皆此意也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

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蔡氏曰難言詳遷徙之難也遂遷都固非易事而又當時臣民微上從康不肯遷徙然我志決遷若射者之必於中有不容但已者弱少之也意當時老成孤幼皆有言當遷者故戒其老成者不可侮孤幼者不可少之也爾臣各謀長遠其居勉出汝力以聽我一人遷徙之謀也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

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此承上文之意謂不論遠近親疏用罪則伐之至於死非可輕用也用德則彰其善而已非可以一不善而律思也故邦之臧則惟汝衆之善邦之不臧則我一人之失罰蓋可罰而不罰也然則我亦將有不可不罰者矣故又通及爾身弗可悔之戒

凡爾衆其惟致

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

可悔致告者使各相告戒也自今以往各敬汝事整齊汝位法度汝言不然罰及汝身不可悔也總篇內微陳險膚浮言之戒

○中篇曰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

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王庭行次之庭猶今云行宮周禮梐枑再重車宮轅門商制又簡質於此蓋造勿褻氣像可想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

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

以不浮于天時保衛也胥相與憂其所憂也浮先也此節言君民相體一篇大意殷降大

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

言上天降監于殷代有河決之患先王不敢懷居其所以遷者無非體民所利此爾民所聞也何不思之承汝

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

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承順也俾使之遷也康共康寧之樂上下同之也籲口所告懷心所思也謂今日非以遷汝為罰所以區區惟新邑是圖者亦惟爾民之故去危就安將以大遷爾之志耳此節言君之體民

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

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

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不

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困謂思慮之勞也既不知體君心之勞又不直以所疑告於上祇自取窮苦何由自爾今已遷徙半室若次且不行如乘舟弗濟自敗其所載之物矣故遷徙之忱不續又復淪胥以沈耳有今謂但為一時之計罔後謂不為後日之謀何以續生理於地上乎此章言民不體君恬以自誤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

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

衆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專一意於遷無有二志無復動於浮言以自亂也遷徙之時人心渙散亡之人易以投隙因致遷徙之勞迂汝以不遷之說則生理滅矣故我之勉爾所以迓續乃命于天也進爾告之惟懷念爾故如此按此節言我之體民亦體先王之意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陳久也謂不遷也崇厚也此節言君不體民之罪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

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

其罰汝汝罔能迪爽亂也迪猶啓告也此節言民不體君之罪

古我先后既勞

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

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戕害也汝有害政之念則在爾心耳

而先后祖父已得而罰之所謂思慮一啓鬼神已知者也此節言君民相體之久以申明民不體君之罪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商俗尚鬼故盤庚因其所畏以警之然福善禍淫理蓋如此此節言臣不體君體民之罪按廣石經弗祥作不祥蓋古文尚書凡弗不皆作並不字本平聲令讀入聲亦當音弗耳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古文尚書猷念作繇古字猷繇通用猷念所念耳分石經作此設中石經作翕中於義爲長此節勉其體君乃有不吉不迪顚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遷徙之際服食器用予女臣妄皆寓道路不善不道之人易爲姦宄盜竊之行此不可不防故痛警之按左氏引此文大同小異稱盤庚之誥然則今書篇目遂之誥二字爾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下篇曰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毋戲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朱子謂書傳所云百姓多謂庶民非謂百官族姓也此篇凡二章前章告民後章告臣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此章謂亳殷之地高爽依山古我先王將使大前人之烈是以遷都於亳用降我凶德猶傳所謂本滌濟以流其惡國語所謂沃土民不才瘠土民好義之意蓋消斯民沉溺重墊之疾下鑒後世驕奢淫侈之風也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謂今日之遷亦天意將復我祖德以治我王家而我又奉承之耳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

茲賁孔氏曰冲童弔至由用靈善也宏賁皆大也言我非廢爾衆謀乃至用爾衆謀之善者指當時臣民有審利害以爲當遷者言也爾衆亦非敢固違我卜亦惟欲安大此大業爾蓋盤庚於既遷之後申彼此之情釋疑懼之意明吾前日之用謀略彼既盡之傲惰委曲忠厚之意藹然於言辭之表大事以定大業以興成湯之澤於是而益永盤庚其賢矣哉愚按此章以上皆論民○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殷制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所謂之邦伯此章以下諭臣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叙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蔡氏曰相導也我懋勉簡擇導汝以念敬我之民衆也有任敢勇也鞠養也我不任好賄之人惟勇於敬民以其生生爲念使鞠人謀人之保居者吾則叙而用之欽而禮之也蓋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即敢恭生生之謂否者非我之意即不肩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無有不欽我所言也無毋同總聚也庸民

功也此則直戒其所不可爲勉其所當爲也式敬也敷布爲民之德永任一心欲其久而不替也盤庚篇終戒勉之意一節嚴於一節而終以無窮期之○鄭康成曰祖乙居耿以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常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王肅曰自祖乙五世至盤庚元兄陽甲宮室奢侈下民邑居墊隘水泉瀉鹵不可以行政化故徙都于殷○世紀曰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民皆奢侈故盤庚遷於殷唐孔氏曰三者之說皆言奢侈鄭氏既言君奢又言民奢王肅專謂君奢皇甫謐專言民奢言君奢者以天子宮室奢侈侵奪下民言民奢者以豪民室宇過度逼迫貧乏皆爲細民弱者無所容居欲遷都改制以寬之富民戀舊故違上意不欲遷也按孔傳之意蓋以地勢洿下又久居水災水泉瀉鹵不可行化故欲遷都不必爲奢侈也此以君名名篇必是爲君時事而

鄭氏以爲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何得稱誥也○[illegible]
氏惇極古書當從林說意者陽甲之世盤庚相之嘗議遷
矣而陽甲卒不果故盤庚立遂決遷
焉至謂上篇作於陽甲之世則誤矣○蘇氏曰民不悅而
猶爲之先王未之有也祖乙圮于耿盤庚不得不遷然使
先王處之則動民而民不懼勞民而民不怨盤庚德之衰
也其所以信於民者未至故紛紛如此然民怨誹逆命而
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益開衆信反復告諭以口舌代斧
鉞忠厚之至此殷之所以不亡而復興也後之君子厲民
以用者皆以盤庚藉口予不可以不論○大紀論曰自祖
乙都耿之後三世有兄弟爭奪之禍宗族群下各有黨與
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盤庚欲正名而誅罰之則傷親親含

變亂聽其所爲而縱之則不可以爲國故必遷於亳理之
以舊制參之以新民消散黨與使定于一也自是而後子
弟更立十世無復爭奪之禍矣賢者所爲盡善盡美如此
哉後世人君欲有所爲者既不能行其所無事則必更張
舊制獎拔新進沮格群言詆責貴近以厲其餘矣方事未
成則戒慎及事已成則安肆矣方遷之初道路阻長之力
勞費有能以財濟國事者則必旌顯之矣此天下所以敗
也盤庚三篇有六善焉以常舊服正法度一也圖任舊人
二也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三也以人情事理反覆訓諭
開導民心使之通曉無纖毫恃尊高爲威勢之意四也尊

厥攸居始以無戲怠爲戒五也敘欽有德有謀之人而不
有好貨六也一舉而六善立弭禍亂之根此孔子所以取
之訓後世也先儒謂商人尚神愚初疑之及觀湯誥盤庚
之文然後知聖人以神道設教非如末世及夷教之妄誕
也行妄誕而能成事者未之有也○子王子曰土氣有厚
薄風俗有盛衰奠之爲都天下之形勢也山河險固沃壤
迫隘民淳俗儉足以自固後世人民文物漸至繁阜風氣
日耗遂自北而南勢使之然也夫契始封於商八遷而後
都亳湯以七十里而有天下此與王本根之地後世子孫
不可輕去者也是時瀕河之地近古帝都地壤土豐民稠

物饒人之所共趨亳在中土之東南去河爲遠湯始大而
未盛子孫無遠慮往往輕徙曰囂曰相曰耿曰邢皆際河
之境常人之心知利而不知患雖數有水禍時圮時壞而
不悔者政以厚利奪其避患之心也盤庚賢君也不忍民
之沈陷淪沒治亳殷而歸于先王創業之都非爲己利也
爲民避患也故其言告戒諄勤而無一毫怒民之意然小
民亦何敢逆君命而憚遷哉皆世家大室嗜利忘患動以
浮言蠱惑百姓恐懼盤庚故盤庚知之喻百姓之言少而
辯論反覆於世家舊臣者爲詳其喻民曰爾謂朕曷震動
萬民以遷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汝萬民乃不生

生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藹然溫厚之
意淪浹心體民之淳言烏得不息民之胥怨烏得不消民
之生生烏得不裕自是高宗祖甲相繼百年殷邦嘉靖其
後武乙復遷河北國內衰弊至紂竟以奢淫而亡是以知
盤庚之遠慮絕識豈不賢乎

甲子二十有五祀

二十有八祀 王崩弟小辛立

戊辰 小辛元祀

史記曰 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作盤庚三篇如此則盤庚之書亦追記也未詳是否

一十有一祀 王崩弟小乙立

己丑 小乙元祀

甲寅二十有六祀 亶父遷于岐改號曰周按遷岐之事攈西漢書婁敬傳則古公避岐下距伐商百有餘年當在廩辛之世孫東漢書西羌傳序則古公遷岐又當武乙之時然皆年數促數諺事不伸要敫一時之言計不容東業書帰竹書竹書戴大丁歷年良文與經世曆不同皆不可考惟大紀係之小乙之年蓋以甲紀也下逮克商凡二百七十詩疏孫毓及姜女聿來胥宇則其時古公太姜之年尚少未有太伯王季也至稱其治岐之後亦有其山斯拔斯兌然後作邦作對則始生泰伯王季兩古公年壽甚高故號古公而王季文王皆且百年尚論其世則大紀之年近是今從之

世本曰 公劉詳見夏紀 慶節史記曰慶節居豳 皇僕 差弗 偽榆史記作毀隃

公非辟方史記缺辟方皇甫氏謂公非字辟方者非 高圉國語曰高圉能率稷者也周人報之 侯
年史記缺皇甫氏云高圉字侯年者非 亞圉左傳注高圉亞圉周殷般拂命 雲都史記缺皇甫氏以為亞圉宇者非漢書表云亞圉弟上云辟方侯牟亦皆二人之名索隱曰 太公祖紺史記作公叔祖類世表作祖紺皇甫氏云公祖一名組紺 諸盩史記缺路史號太公 亶父號古公武王追王太王

路史按世本自不窋數公劉至季歷已十七世史記拘於十五王文始平之之數遂謂后稷之子為不窋曾孫爲公皇甫既缺代又自公非組紺後缺四世不書皇甫氏不得其號遂以四世為字而非組紺又自有四名獨索隱覺其非而不明辨路史已明辨而不斷十五王之說今按公劉之世云周道之興自此詩京師之名亦始此國語十五王之說自公劉數至文王爾然又安知非祖功宗德之云周世世修德者賢聖之君十五作而至文王乎

孟子曰 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
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
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
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
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
從之者如歸市莊子與此文大同小異至史記吳越春秋所記文義不及矣○又曰昔
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
不得已也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
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大雅緜之詩曰緜緜瓜瓞
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集傳曰民周人也古公號也亶父名也或曰字也後乃追稱太王焉陶窰竈復重窰穴土室也豳地近西戎而土寒故其俗如

此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瓜之先小後大以比周人始生於漆沮之上而古公之時居於窰竈土室之中其國甚小至文王時而後大也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集傳曰]走馬避狄難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太王妃也周原膴膴菫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集傳曰]周地名在岐山之南膴膴肥美貌菫烏頭荼苦菜飴餳也契所以然火而灼龜者也或曰以刀刻龜甲欲鑽之處言周原土地之美雖物之苦者亦甘於是太王始與豳人之從己者謀居之又契龜而卜之既得吉兆乃告其民曰可以止於是而築室矣或曰時謂土功之時也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集傳曰]慰安止居也左右東西列之也疆謂畫其大界理謂別其條理宣布散而居或曰導其溝洫也畝治其田疇也自西徂東自西水滸而徂東也周徧也言靡事不爲也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集傳曰]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繩所以爲直凡營度位處皆先以繩正之縮束也載上下相承也言以索束板投土築訖則自下而上以相承載也翼翼嚴正也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集傳曰]捄盛土於器也陾陾衆也度投土於版也薨薨衆聲也登登相應聲削屢牆成而削治重復也馮馮牆堅聲五版爲堵興起也此言治宮室也鼛鼓長一丈二尺以鼓役事弗勝者言其樂事勸功鼓不能止也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集傳曰]王之郭門曰皐門正門曰應門太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冢土大社也亦太王所立而後因以爲天子之制焉戎醜大衆也起大事動大衆必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皇矣之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集

傳]曰式廓猶言規模也此謂岐周之地也此詩叙太王泰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此其首章先言天之臨下甚明但求民之安定而已彼夏商之政旣不得矣故求於四方之國苟上帝之所欲致者則增大其疆境之規模於是乃眷然顧視西土以此岐周之地與太王爲居宅也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旣固[集傳曰]明德謂明德之君即太王也串夷載路未詳或曰串夷即昆夷載路謂滿路而去所謂混夷駾矣者也配賢妃也謂太姜此章言太王遷於岐周之事蓋岐周之地本皆山林險阻無人之境而近於昆夷太王居之人物漸盛然後漸次開闢如此乃上帝遷此明德之君使居其地而昆夷遠遁天又爲之立賢妃以助之是以受命堅固而卒成王業也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泰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集傳曰]對猶當也作對言擇其可當此國者以君之也泰伯太王之長子王季太王之少子也兄謂泰伯也言帝省其山而木拔道通則知民之歸之者益衆矣於是旣作之邦又與之賢君以嗣其業蓋自其初生泰伯王季之時而已定矣於是泰伯見王季生文王又知天命之有在故適吳而不反太王沒而國傳於王季及文王而周道大興也然以泰伯而避王季則王季疑於不友故又特言王季之友其兄者乃因其心之自然而無待於勉強旣受泰伯之讓則益修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與其兄以讓之光猶曰彰其知人之明不爲徒讓耳其德如是故能受天祿而不失至于文武而奄有四方也○[史記曰]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及它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吳越春秋曰]古公去邠處岐周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韋昭曰]太姜太王之妃王季之母姜女也有逢伯陵之後也○[雜錄曰]邠在岐西

北二百五十餘里自邠而南一百三十里爲奉天縣有梁山即所謂踰梁山也渭水在梁山之南循水西上可以達岐詩所謂率西水滸至于岐下也太王都岐在今鳳翔府西五十里是爲岐周岐水之南今有周原南五十里又有南城云此爲周公采邑也

二十有八祀 王崩子武丁踐位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四終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五

仁山 金履祥 編
歸仁齋 楊氏重鋟

丁巳 殷高宗武丁 元祀 王宅憂甘盤爲相

子張問曰 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 經世曰 高宗踐位甘盤爲相

殷述 按高宗自謂舊學于甘盤周公亦曰在高宗時則有若甘盤然則高宗新政蓋甘盤爲相也經世之言是矣高宗宅憂三年不言百官聽於冢宰以有甘盤爲冢宰也書稱高宗舊勞于外史謂其自爲太子時能知人民所好惡修其德達于神明蓋學于甘盤傳矣盤亦以高宗之賢足以自爲致故其免喪之後復政告老避雖高宗既而高宗猶不言宰得傅說而相之云

三祀 免喪弗言群臣咸諫王得傅說以爲相總百官資學于說

說命上篇曰 王宅憂亮陰 亮陰當作梁闇天子居喪之次也古者諸侯大夫士遭喪居倚廬倚者謂于中門之外東墻下倚木爲廬大夫士不障諸侯加圍障然則天子則又加梁楣故謂之梁闇與 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群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下言臣下罔攸稟令 免喪而猶弗言群臣以爲過於禮故諫之其謂之明哲者以高宗天資之不凡也知之固曰明哲然知之固貴於行之也故曰實作則天子君天下百官所承式命令之行乃作則之事也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

恩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高宗天資明哲然自以謙實未竟恐未合乎聖理相
傳之的所以不輕於作命恭默思道此高宗初爲學工夫恭者敬身以處默者不言而思思道者思想此道爲君
何也然惟其恭默思道所以心無異念純乎誠敬故夢帝賚于良弼此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動乎四体者也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高宗之夢
蓋有日矣徧視群臣默加求訪而未得故因群臣之請而言之乃審厥象以物色訪之也虞虢之間地名傅巖澗水
壞道常役胥靡刑人築之說貧代其築形與所夢者類說名也不知其姓蓋以地爲氏云爰立作相王
置諸其左右學氏曰史記高宗得說與之語果聖人乃舉以爲相置諸左右蓋以冢宰兼師保也荀卿
曰學莫便乎近其人置諸左右者近其人以學也史臣記高宗命說之辭先叙事始如此○愚按君心者天下之
本而相特其助後世人主忽不知此既得賢相自謂逸於任人則悉以事任委之而自處於逸謂得人君用相之体
不知心身不惰事理未徹一旦失輔則亂又自此始齊威公任管仲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唐明皇用姚宋委事不省

可謂任之專矣管仲死姚宋去則終於亂無它不以身心爲急也管仲姚宋亦時所本難以語此高宗得傳說爲賢
相未及朝政而先置諸左右命以納誨反覆要諭拳拳於沃心之說此商之所以中興爲高宗之知所本也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
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
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
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
命其惟有終此命說之辭也三節託物之喻皆有深意孔子曰思而不學則殆又曰吾嘗終日終夜以
思無益不如學也高宗恭默之思思之工夫固至然磨礪相濟資養之無助則心孤而無益者舍用汝作礪蓋思而
有所未通自以爲鈍而資其礪也若濟大川用汝作舟楫蓋思而未能達至自以爲險而資其濟也若歲大旱用汝
作霖雨蓋思雖有得然心枯而無資養之妙故自以爲渴而賴其化也此高宗用工之辭非泛喻也欲總以啓乃心

沃朕心言之沃者灌溉滋長之妙也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謂言不直則己之病疾不除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謂
知不明則行有所不逮也此皆用工之辭非尋常語惟暨以下則期其成功以終之說復于王曰惟
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
若王之休命高宗命說之辭皆曾用功之語言之痛切而說之復王其辭反若緩而不切者此必有見
於高宗之病矣高宗雖舊學辭見未澈反視群臣又非甘盤之比雖有言高宗亦未敢深伏也故常反求諸己而思之
其病在於求諸獨而畧於人也說知君心之病如此而已言可以醫暮入不必遽戚之也故且以從諫箴高宗而以聖
期高宗此病既除言則必行其資必可以聖其它皆不遽餘功矣○中篇曰中篇傳說承總屬之命故
陳立政之要下篇傳說承資學之命故陳爲學之方惟說命總百官命之以總百官此相職也相之
職固在於總百官此表而出之者古者人君命相固有常職然體之輕重又視其人之等差此云作相而復曰總百
官任之事也所謂皆聽命於冢宰也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

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
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又此篇多以惟起語蓋古人要舉之辭
也建邦則立后王君公設都則有大夫師長非富貴安榮其身皆所以治民耳此天道也然君臣上下雖皆有治民
之責而其源則在君君則臣民之標表也君雖爲臣民標表而其源則又在天天又君之法式也聰明者天理之
公也聽是非察善惡用捨賞罰一惟是理之公而私意不與存焉此人主所以憲天之聰明也下文所叙皆憲天聰
明之事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
王惟戒玆允玆克明乃罔不休言輕則起羞辱之應阻兵之機謂則生戎狀之心衣
裳命服所以褒賢不可輕畀也於在笥之時則審之輕加於人雖褫之亦已褻矣干戈所以討亂不可輕動也於在
躬之時則謹之已命將出師雖反之亦已瀆矣此四者皆政令刑賞之大者故王能戒此則凡玆克明矣然於甲冑
干戈重言者高宗天資英毅傳說蓋慮其輕於用兵也其後鬼方荆楚之師王威赫然雖曰勢所不得已而易象稱

其德說蓋先見之矣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此皆聰明憲天之事上文既言承以大夫師長雖其本原在君心之標表而擇官亦不可不謹[葉氏曰]王制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官則六卿百執事爵則公卿大夫士也賢能所以治私昵惡德所以亂[呂氏曰]惡德凶德也人君當用吉士凶德之人雖有過人之才爵亦不可及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夫善者理之是也時則時措之宜也慮則當乎是而後可動者動必合其時而後中節慮善擇乎中庸時猶時中也中無定体隨時而在事雖善而動不以時猶弗中也[伊尹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傳說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言異而功同知道者當默會於此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有其備有備無患

此承慮善而言也事會無窮隨時中得其善而自滿則善不継矣學者取之善固貴惟時然事無先時無不及矣之備則或附至而動不及矣

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

亦一不善之的也過未善也遷其未善以從善斯得矣恥過而遂非則惡也矣故戒之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居安也止於居安也止於其所當止則政事醇矣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此亦未盡高宗於祭祀或有過厚之失不知祭之事所以為褻非盡誠有

中節之事也此終上文之意以盡高宗之疵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旨美也言之有味也說之言自宅人知其味也歎其言之有味也說之言高宗善思故知其味也

服行也謂一惟其言之旨足行也[蔡氏曰]說之言譬如藥石雖一言之旨足以治天下之公患所謂古之立徹也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言者

說又貫其行也謂凡得於言者非難行於身者為難今王信而欲行之則不難矣信能行之則必允協于先王成德矣惟說不言有厥咎

工巳至故說以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告之若君非高宗則說必先以致知告之矣○兩儀說說命中篇群言無統必有錯簡意諸語凡十三雖相連成文而王惟成茲四語乃結語耳以今觀之語凡二帝自明王奉若天道至惟其賢乃

為一章凡三節以憲天聰明為要自慮善以動至事臣則難為一章而大旨以慮善惟時為要夫憲天聰明王道之公也慮善惟時時中之學也二者真要旨微言也歷舉庶事以為目耳傳說之言真有旨哉

○下篇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曁厥終罔顯

[蘇氏曰]遯于荒野以下謂甘盤也[宋子]初嘗取其說[葉氏]據國語謂宅河徂亳商高宗自謂也然武丁於物年其後復政引遯而求之入宅于河二求之自河徂亳老于來邑也此言為學之因[宋子曰]不知甘盤何人所學何事書史不傳惜哉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此高宗資學於傳說也[范氏曰]作酒者麴多則苦糵多則甘麴糵得中然後成酒作羹者鹽過則鹹梅過則酸鹽梅得中然後成羹之不及則學術自是偏矣非聖賢之學也交修亦使適中之謂也然麴苦糵甘所以成酒而酒之味則超麴糵之上鹽鹹梅酸所以作羹而羹之味則超鹽梅之上此又為學自得之妙非知學者不能知之

說曰王

[林氏]句

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求多聞時惟建事此學于前言也學古訓乃有獲此學于往行也所謂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也總之曰事不師古則不能長世也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此論為學之道也學記作敬遜務時敏其說尤備[宋子曰]遜志者遜順其志猶云低心下氣入事理之中細思之也既遜其志又須時敏若高氣不伏者怨不加思悠悠度日者或作或輟則其修不來矣故遜志務時敏為學之道乃積于厥躬矣此二端厥修之業所以來也允懷于茲二者則道乃積于厥躬矣積者來之多也然王者之學位居人上亦必教人自學者學也而教人者亦學也學之者半也既學而推以教人發明日熟溫故知新是其初學之功亦半也念終始典于學自始至於常常于此忽不自知其德之修矣古人無非學念論學為

自傳說始工夫極爲精密屢擇按斆學半之云自學記耶
以爲教學相長此朱子之說所由本而子王子以爲此章
方言爲學未及教人也[發明]竊謂高宗於默思道其憂學
必有歷虛過高之病巨川大旱之喩陰陽可知所謂思而
不學則殆者與故交修之喩欲求適中而傳說道之卒就
罔實不過而言往行遲志時敏以求之端明精密義理充
滿至于道積厥躬可謂盛矣然舊學之功亦不可謂無助
昔朱子嘗謂高宗舊學其盤不知其盤何如人其所學可
學履祥謂高宗恭默思道之功蓋得請甘盤之所敎但於
稽古講明格至之學尙欠故未圖成耳此所謂斆學之半
也是以傳說於其學問充積之後又欲其接續舊學之思
所謂念終始典于學論則思積也思學之功交相進厥
學則所思者益實學而思則所學者益妙厥德之修至于
罔覺蓋忽不自知其入於聖人之域矣[子王子曰]遜志則
有細密之功時敏則無所間斷之患其來其積皆自細密無
間斷中得之大凡工夫細密者則有其勞擾沉滯之病而推
不能敏勇往奮[illegible]者則有粗率遺棄之失而
志不能遜遜志時敏二端交修之良方也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先王成憲前聖所以經綸天下事物者也上
文之學造其理也此覺其事也學至於監成

憲能與之合則無愆矣孟子所謂前聖後聖得
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則皆至此地位者也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蔡氏曰進賢雖大臣事然高宗
之德未至則雖欲進賢有不可
得者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仰望也四海皆仰朕德不可無以應之傳說布其
風敎然必輔吾德以至於聖則始可以厭滿人心
之望矣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保衡伊尹官
稱也上言良
臣惟聖故取保衡堯舜其君之志以勉之上
言四海時乃風故引一夫不獲之傷以勉之

又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君臣相遇最難此高宗所以相
期之大傳說亦不容不自任矣
克紹乃辟于先王終良臣惟聖
之意永綏民終時乃風之意

甲子八祀

三十有二祀 伐鬼方

按皇極經世圖高宗三十二
祀戊子三十三祀己丑歲卦
昔既[illegible]又運卦爲需世卦爲旅二卦外卦又爲
既濟則其年既濟之象也既濟之三曰高宗伐鬼
方未濟之四曰震用伐鬼方既濟下卦離之二動
則爲震以三十六官言之既濟之三反則爲未濟
之四故又以震
言之今附此年

易既濟九三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傳曰九三當既濟之時以剛居剛用明之至也
既濟而用剛知是乃高宗伐鬼方之事高宗
怒高宗也天下之事既濟而遠伐暴亂也威武可知而以
敎民爲心乃王者之事也惟聖賢之君則可若騁威武忿
不服貪其土地則殘民肆欲也故戒不可用小人小人爲之
則以貪忿私意也非貪忿則莫肯爲也三年克之見其勞

憊之甚聖人因九三當既濟而用剛發此義以示人爲法
爲戒言遠以見事之至難在高宗爲之則可無高宗之心
則貪忿以
殃民也

○**未濟九四** 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傳曰九四陽剛居大臣之位上有虛中明順之主
以已出坎險未濟已過中矣有可濟之道也濟天
下之艱非剛健之才不能濟也九四雖陽而居四戒以正
悔則吉而悔亡不正則不能濟有悔者也震動之極也古
之人用力之甚者伐鬼方也故以爲義力勤而遠伐至于
三年然後成功而行大國之賞必如是乃能濟也濟天下
之道當正固如是○[發明]按殷自中衰戎狄爲患當是時古
公亦方爲獯鬻所逼其勢可知故高宗鬼方之伐至於三
年其勞又可知也非高宗修德行政天下咸服雖用兵於既
濟之後則不能三年勞此傳說柔而能剛雖正固不變
則不能三年終此伐故既濟九三既濟而用剛高宗出師
以之未濟九四以能濟之才居大臣之位正堅不撓傅說
以
之

○**殷武篇曰** 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集傳曰]殷武殷王之武也湯孫謂高
宗舊說以爲祀高宗之樂蓋自盤庚

没而殷道衰荆楚叛之高宗挺然用武以伐其國入其險阻以致其衆盡平其地使截然齊一皆高宗之功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與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集傳曰]蘇氏曰既克之則告之曰爾雖遠亦居吾國之南耳昔成湯之世雖氐羌之遠猶莫敢不來朝曰此商之常禮也況汝荊楚曷敢不至哉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集傳曰]多辟諸侯也來辟來王也言天命諸侯各建都邑于禹所治之地而皆以歲事來至於商以祈王之不譴曰我之稼穡不敢解也言荊楚既平而諸侯畏服也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集傳曰]僭賞之差也濫刑之過也言天命降監不在乎他皆在民之視聽則下民亦有嚴矣惟賞不僭刑不濫而不敢怠遑則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而中興也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集傳曰]商邑王都也翼翼整敕貌極表也赫赫濯濯光明也言高宗中興之盛如此我後生謂後嗣子孫也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集傳曰]景山名商所都也安所以安高宗之神也此蓋特為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既成而祭之之詩也然此章與閟宮之卒章文意略同未詳何謂

[備旨]按殷武頌高宗也高宗之德烈衆矣而獨首叙其伐荊楚之功則當時戎狄之患莫有大於荊楚而高宗之功亦莫大於伐荊楚者故朱子疑此即易所謂伐鬼方者為豈以三苗復九黎之德家為巫祝民神雜糅是以荊楚舊多淫祠故謂之鬼方與商周中葉荊楚每為中國大患蓋自豫南偏即踰重山而至鄧號為山南而又渡漢水控引雲夢江沱是為重陰荊楚在其間為九州內之夷狄一出憑陵則此城中州東嚮陳蔡此所以易為中國患也商都河南比周遷洛陽視荊楚為國南鄉而負固若此其為大患宜矣然自文王興於岐周而南其風化行於江漢养人得力亦足以制楚蓋自雍南出即山水皆東南趨其下荊楚亦猶建瓴水不然則荊可

以擣陳瞯揚徐而雍梁又足以制荊故險雖守國之末務而亦不可不知也

[五十有九祀]王崩廟號高宗子祖庚踐位

[無逸篇曰]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〇[禮記]曰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〇[商頌玄鳥篇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集傳曰]玄鳥鳦也春分玄鳥降有娀氏女簡狄祈于郊禖而生契其後世遂為有商氏以有天下武湯以其有武德號之也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集傳曰]方命厥后四方諸侯無不受命也九有九州也武丁高宗也言商之先后受天命不殆故今武丁孫子猶賴其福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集傳曰]武王湯號而其後世亦以自稱也龍旂諸侯交龍之旂也言武丁孫子今襲湯號者其武無所不勝於是諸侯無不奉黍稷以來助祭也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集傳曰]言王畿之內民之所止不過千里而其封域則極乎四海之廣也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集傳曰]假與格同或曰景山名商所都也見殷武卒章春秋傳亦曰商湯有景亳之命是也員與下篇幅隕同義言景山四周

皆大河也何任也春秋傳作商

【覆釋】按玄鳥之詩蓋大祫始祔高宗之詩也

丙辰 祖庚 元祀

三祀 祀高宗 據大紀係玄鳥殷武之詩於三祀以爲祀高宗今據史記附高宗肜日

【書曰】高宗肜日越有雊雉 蓋高宗之廟肜祭之日有雊雉之異序言湯廟者非是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 王之祀必有祈年請命之事如漢武帝五時祀之類祖己言永年之道不在禱祠在於所行義與不義而已禱祠非永年之道也言民而不言君者不敢斥也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言祖宗莫非天之嗣王祀其可獨豐於昵廟乎 ○【史記曰】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

【覆釋】按書序稱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是謂二書祖己爲高宗作也按史記則祖己述高宗之事爲祖庚作也高宗名臣世多稱甘盤傅說而無曰祖己云者又凡書之訓誥其君多繫其所言之臣如曰仲虺之誥曰伊訓無繫之君者如此二書皆訓體乃繫之君既非義例矣又凡書之本敘多稱其君之名或曰王未有以廟號稱者而此曰高宗肜日則似果若追書之云者史記之言當是也然三王之祭其於繹也夏曰復胙商曰肜周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於大夫曰賓尸以祭之日蓋繹祭之餘也繹之於廟門之外西室主事以士行之君不親也夫君既不親矣而廟曰高宗目君且以廟號稱之又曰典祀無豐于昵然則詳未其辭又安知非祖庚之時繹於高宗之廟而有雊雉之異乎則二書祖己以訓祖庚明矣太史公博極古書係之祖庚之紀當必有據子長後受孔安國則又爲安國所誤故重取而無擇云

七祀 王崩弟祖甲立

癸亥 祖甲 元祀

甲子二祀

庚寅二十有八祀 周亶父之子季歷生子昌

【大明之詩曰】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集傳曰】摯國名仲中女也任摯國姓也殷商商之諸侯也嬪婦也京周京也將言文王之聖而追本其所來者如此蓋曰自其父母而已然矣雖此 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集傳曰】小心翼翼敬也方國四方來附之國也 ○【晉胥臣曰】昔者太任娠文王不變少溲于豕牢 【韋昭曰】豕牢廁也少溲更也 而得文王不加疾焉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敬友二虢而惠慈二蔡刑于大姒比于諸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史記本紀曰】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 【世家曰】吳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爲王季而昌爲文王太伯之奔荊蠻自號句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吳太伯太伯卒無子【愚按】太伯之賢不下於王季文王但以太伯無子而季歷有聖子故太王之意欲改立耳 ○【論語】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集註曰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爲如何哉或問曰讓之爲德既美矣至於三則其讓誠矣以天下讓則其所讓大矣而又能隱晦其迹使民無得而稱焉則其讓也非有爲名之累矣此其德所以爲至極而不可以有加也

纂註按詩稱至于太王實始翦商不過謂周家代商之業自太王始基之爾而傳遂謂太王因有翦商之志太伯不從是以不嗣不惟謬觀詩意其失太王本意甚矣且當其時商受未作商未衰也太王安得輒有異志況前日猶能棄國於狄人侵邠之時而今日乃欲取天下於商家未亂之日太王之心決不若是其悖也太伯採藥荊蠻人心歸之遂啓吳國夫一亡公子而足以有國況因周邦之舊而爲之宅曰商周之際豈不足以有天下哉故曰以天下遜也儀禮三遜謂之終遜然則三遜謂終以天下遜也路史謂泰伯三遜以與王季王季以與文王文王以與武王而終有天下故曰三以天下遜蓋一遜王季二遜文王三遜武王也其說亦通今存之

三十有三祀王崩子廩辛踐位

無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鄭康成曰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爲不義逃於民間故云不義惟王舊爲小人高宗以祖甲爲賢欲廢祖庚而立之祖甲不以爲義而逃去其後祖庚崩而國人卒立之也○蔡氏曰按漢孔氏以祖甲爲太甲蓋以國語稱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孔氏見此等記載意謂帝甲必非周公所稱者又以不義惟王與太甲茲乃不義文似遂以此稱祖甲者爲太甲然詳此章舊爲小人作其即位與上章爰曁小人作其即位文勢正類所謂小人者皆指微賤而言非謂憸小之人也作其即位亦不見太甲復政思庸之意又按邵子經世書高宗五十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三十三年世次歷年皆與書合亦不以太甲爲祖甲況殷世二十有九以甲名者五帝以太以小以沃以陽以祖別之不應二人俱稱祖甲國語傳訛承謬旁記曲說不足盡信要以周公之言爲正又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之爲祖甲而非太甲明矣

丙申廩辛元祀

六祀王崩弟庚丁立

壬寅庚丁元祀

三十有一祀王崩子武乙踐位

癸亥武乙元祀

甲子二祀遷都河北經世附即位之年大紀條甲子河北朝歌今衛州朝歌縣

四祀王崩子太丁踐位

史記曰帝武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爲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獵於河渭之間暴雷武乙震死

丁卯太丁元祀

二祀 周公季歷伐燕京之戎

三祀 王崩子帝乙踐位

庚午 帝乙元祀 周公季歷伐余無之戎克之命爲牧師

周公季歷伐始呼之戎

周公季歷伐翳徒之戎王賜之圭瓚秬鬯爲侯伯

東漢書曰季歷伐西落鬼戎太丁之時季歷復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後二年周人克余無之戎於是命爲牧師自是而後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大紀曰太丁元祀命周季歷爲牧師伐始呼之戎又伐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王嘉其功錫之圭瓚秬鬯爲侯伯○孔叢子曰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功九命作伯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外紀同

履祥按世紀竹書載太丁之世王季伐諸戎具有年數然其所載太丁年紀與經世曆不同古書因有以事計年者則大紀太丁元祀命季歷爲牧師正當帝乙之元祀而所謂命爲侯伯者據孔叢子亦帝乙命之爾

七祀 周公季歷薨大紀曰壽百歲子昌嗣

晉胥臣曰文王之即位也詢于八虞賈唐曰周八士皆在虞官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也愚按八士南宮氏而下文又曰南宮畫考而咨于二虢度於閎夭而謀於南宮韋昭曰南宮适也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韋昭曰蔡公原原公辛辛甲尹尹佚皆周太史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

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史記曰公季卒子昌立是爲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之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鬻子名熊事見鬻子書劉向別錄曰辛甲殷臣事紂七十五諫而不聽去至周召公與語賢之告於文王親迎之以爲公卿封於長子○孟子曰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壬辰二十有三祀 周西伯生子發

禮記曰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暖之節周禮食劑視春時羮劑視夏時醬劑視秋時飲劑視冬時寒暖之節此類是也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大紀曰昌爲世子娶於有莘氏曰太姒太姒不妒忌而西伯有內行此德政之所以流布而風化之所以大興也太姒生十子長曰伯邑考早

辛次曰發性慈和有聖德西伯以爲世子世子帥西伯事季歷之道而行之不敢有加焉西伯有疾世子不說冠帶而養西伯一飯世子亦一飯西伯再飯世子亦再飯次曰旦旦師於虢叔仁聖多材藝西伯任以政事唐虞而下夏后殷商千餘年中間天下賢后妃盡道於宮壼化行乎天下爲世歌美者有矣逮孔子刪詩於周衰而文王之時有詩在焉所謂周南之風是也○朱子曰至成王時周公相之制作禮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筦絃以爲房中之樂推之以及於鄉黨邦國所以著明先王風俗之盛使天下後世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蓋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於諸侯不但中國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被於南方也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姒氏爲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幽閑貞靜之德作關雎后妃既成絺綌而賦其事蓋其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作葛覃文王當朝會征伐之時或羑里拘幽之日后妃思念之作卷耳后妃逮下而無嫉妬之心衆妾樂其德而稱頌之作樛木后妃不妬忌而子孫衆多衆妾歌之作螽斯此五詩者皆后妃之德關雎舉其全體而言

也葛覃卷耳言其志行之在已樛木螽斯美其德惠之及人其詞雖主於后妃然其實則皆所以著明文王身脩家齊之效也至於桃夭兎罝芣苢則家齊而國治之效漢廣汝墳則以南國之詩附焉而見天下已有可平之漸矣若麟之趾則又王者之瑞有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故序者以爲關雎之應也夫其至此后妃之德固不可爲無所助矣然妻道無成則亦豈得而專之哉今言詩者或乃專美后妃而不本於文王其亦誤矣

右周南國風諸詩朱子序說云爾一洗衛宏詩序之謬陋矣但經按朱子書曰文王舉閎夭泰顛於兎罝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此事於兎罝之詩辭意最爲脗合詳此詩必爲此事而作也肅肅敬也赳赳武也與詩同爲諸侯夫豈兎罝而體貌有肅敬之容武夫而有約束之度此則夫泰顛之所以爲賢而文王所以取之也曰淳之取黃鈇郭泰之取茅容皆以是觀之況文王之取人乎閎天泰顛爲文王奔走號附禦侮之友後爲武王時成劉歆之人信哉其公侯之干城好仇腹心者歟

二十有四祀 命西伯昌距昆夷備玁狁

通鑑書曰 文王五祀西距昆夷備玁狁謀戒謀武以昭威懷○**衛氏詩序曰** 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但采薇出車諸詩集傳以爲此時世不可考今不敢以衛序爲是

三十有七祀 王崩子辛立

呂氏春秋曰 紂之母生微子又生仲衍其時尚爲妾已而

為妻生紂○史記曰帝乙長子曰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立為嗣（外紀曰乙妻生微子仲衍為后而生紂乙及后以啓賢欲立為太子太史據法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紂為後）○大紀論曰堯舜與賢三王與嫡二帝三王同道惟所遇之時不同也堯舜之時中夏方開闢制度草創自非以聖繼聖則不能成功以貽萬世使丹朱足為中材之君猶不與也故商均無大過亦不得為天子而大禹以有天下及其末年制度已成雖中材之君輔之以賢者亦可以守矣聖人不世出賢德無以大相過則定於與嫡所以一民心重天下也雖然大君天命所繫興亡之本聖人有權焉未嘗執一也是以太甲雖嫡又有成湯之命而幾不免於廢武王雖弟上承文王之命而終不釋於君帝乙亦賢君也泥於立嫡而不知紂之足以亡天下也亦不慎不知變之過孔子作春秋鑒觀前代賢可與則以天下為公嫡可與則以天下為家此萬世無弊之法也使帝乙而知此道商之卜世猶未可知矣

丁未 紂辛元祀

史記曰紂資辯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大紀曰性汰侈好酒色始為象箸箕子歎曰今為象箸必為玉杯玉杯象箸必將食熊蹯豹胎它又將稱

是王求足欲天下殆哉

六祀 西伯礿禴于畢（竹書紀年曰紂六祀周文王礿禴于畢）

禮記曰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如欲色然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

八祀 伐有蘇獲妲己嬖之

國語曰有男戎必有女戎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韋昭曰膠鬲殷賢臣自殷適周佐武王以亡殷也）○史記曰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新序曰鹿臺其大三里高千尺瓚曰在今朝歌城中）而盈鉅橋之粟（許氏曰鉅鹿水之大橋也）益收狗馬奇物充牣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慢於鬼神大聚樂戲於沙丘以酒為池縣肉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大紀曰廣沙丘之苑多為臺榭有瑤臺瓊室玉門建大宮連屬百里中設九市為百有二十日為長夜之飲設肉林酒池糟丘百姓嗟怨諸侯皆叛妲己曰此罰輕誅薄威不立耳乃作炮烙之刑列女傳曰膏銅柱下加之炭令有罪者行焉輒墮炭中妲己笑）

十有一祀 醢九侯脯鄂侯囚西伯於羑里

史記曰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九侯有女入之紂女不憙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辨之疾并脯鄂

侯西伯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羑里羑里地名志曰河内湯陰有羑里城又曰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韓退之拘幽操曰目揜揜兮其凝其盲耳肅肅兮聽不聞聲朝不日出兮夜不見月與星有知無知兮爲死爲生嗚呼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伊川程子曰退之琴操有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道文王意中事前後之人道不到此徐仲車曰退之琴操可謂知文王之心矣凱風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而云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重自責也○朱子曰雜說云紂殺九侯醢鄂侯西伯聞之竊歎崇侯虎譖之

曰西伯欲叛紂怒囚之羑里西伯歎曰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有不明臣不可以不忠豈有君而可叛乎於是諸侯聞之以西伯能敬上而恤下也遂相率而歸之此言爲得其平云

十有二祀 西伯演易於羑里

易大傳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又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朱子曰大傳言河出圖聖人則之又言包犧畫卦所取如此則易非獨以河圖而作也蓋盈天地之間莫非太極陰陽之妙聖人於此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固有以超然而默契於心矣雖其見於摹畫者若有先後而出於人爲然其已定之形已成之勢則固已具於渾然之中而不容毫髮思慮作爲於其間也程子所謂加一倍法者可謂一言蔽之邵子所謂畫前有易者可見其真不妄矣○觀陽按大傳包犧氏始作八卦而太史公本紀謂西伯因羑里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其意謂伏羲止有八卦也學者多從其說至先天圖出始知包犧已重爲六十四卦矣然大傳明言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八卦定吉凶八則者天地陰陽自然方位非有吉凶也重爲六十四而後定吉凶耳說卦八卦相錯之云亦然況周官明言三易其別皆六十有四不知史遷云何而獨爲此說也○又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朱子曰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於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所謂先天之學也起震而歷離兌以至於乾數已生之卦也自巽而歷坎艮以至於坤推未生之卦也易之生卦則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爲次故皆逆數也○邵子曰乾以分之坤以翕之震以長之巽以消之長則分分則消消則翕也乾坤定位也震巽一交也兌離坎艮再交也故震陽少而陰尚多也巽陰少而陽尚多也兌離陽浸多也坎艮陰浸多也又曰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天地之所闔闢日月之所出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長短行度盈縮莫不由乎此矣又曰乾坤縱而六子橫易之本也○觀陽按子王子舊說謂先天圖自震至乾謂之數往而左方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自前而後以下轉謂之順自巽至坤謂之知來而右方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自後而前以下轉謂之逆然總一圓以序造化之運則自震四之後歷離兌之交以至乾一之乾而先生自巽五之始歷坎艮之交以至坤八之坤而後生具其運皆當如右方之逆數耳此說雖與邵子朱子不同而撥圖差易見今存之○大傳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朱子曰夏商之末易道中微文王拘於羑里而繫彖辭易道復興○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

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此言文王蒙難於羑里而作易其爲人心慮者如此○

又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傳曰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愚按此說卦者經之辭朱子謂多未詳者○邵子曰此文王所定所謂後天之學也○又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乾坤交而爲泰坎離交而爲旣濟也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終於寅離終於申以應天之時也置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長子用事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而兌艮爲耦以應地之方也王者之法其盡於此矣朱子曰此言

文王改易伏羲畫圖之意也蓋自乾南坤北而交則乾北坤南而爲泰矣自離東坎西而交則離西坎東而爲旣濟矣乾坤之交者自其所已成而反其所由生也故再變則乾退乎西北坤退乎西南也坎離之變者東自上而西自下而東也故乾坤旣退則離得乾位而坎得坤位也震用事者發生於東方巽代母者長養於東南也○邵子曰易者一陰一陽之謂也震兌始交者也故當朝夕之位坎離交之極者也故當子午之位巽艮不交而陰陽猶雜也故當用中之偏乾坤純陽純陰也故當不用之位也又曰兌離巽得陽之多者也艮坎震得陰之多者也是以爲天地用也乾極陽坤極陰是以不用也又曰坤統三女於西南乾統三男於東北又曰震兌橫而六卦縱易之用也○朱子曰嘗考此圖而更爲之說曰震東兌西者陽主進故以長爲先而位乎左陰主退故以少爲貴而位乎右也坎北者進之中也離南者退之中也男北而女南者互藏其宅也四者皆當四方之正位而爲用事之卦然震兌始而坎離終震兌輕而坎離重也乾西北坤西南者父母旣老而退居不用之地也然母親而父尊故坤猶半用而乾全不用也艮東北巽東南者少男進之後而長女退之先故亦皆不用也然男未就傅而女將有行故巽稍向用而艮全未用也四者皆居四隅不正之位然居東者未用而居西者不復用也故下文曁舉六子而不數乾坤至其水火雷風山澤之相偶則又用伏羲卦云○

易上篇曰乾元亨利貞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師貞丈人吉無咎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履虎尾不咥人亨泰小往大來吉亨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大有元亨謙亨君子有終豫利

建侯行師隨元亨利貞无咎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噬嗑亨利用獄賁亨小利有攸往剝不利有攸往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離利貞亨畜牝牛吉易下篇曰咸亨利貞取女吉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遯亨小利貞大壯利貞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明夷利艱貞家人利女貞睽小事吉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

吉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損有孚元吉
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益利有攸往利
涉大川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
往姤女壯勿用取女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
大牲吉利有攸往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困亨貞
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
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鼎元吉亨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漸女歸吉利貞
歸妹征凶无攸利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旅小亨旅貞

吉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兌亨利貞渙亨王假有廟
利涉大川利貞節亨苦節不可貞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
利貞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
宜下大吉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未濟亨小狐汔濟濡
其尾无攸利此皆文王所繫之辭所謂彖辭也

履祥按伏羲之畫卦也蓋有圖而無書有占而無文也至文王而後有書有文爾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
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又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此謂先天圖也乾一兌二離
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中斷橫圖左右回環是謂圓圖八疊橫圖是為方圖法象自然之數人力不可加
毫末於此矣其位乾南陽也坤北陰也離東大明生於東也坎西月生於西日入於西也震東北陰盛於北而
一陽生也巽西南陽盛於南而一陰生也西北多山陵艮居之東南多川澤兌居之此地理自然之形也自然

四一陽之復為冬至歷離三兌二之一交為卯中則由一陽二陽三陽四陽五陽至六陽為乾之乾而始生自
巽五一陰之姤為夏至歷坎六艮七之交為酉中則由一陰二陰三陰四陰五陰至六陰為坤八之坤而復生
此天運循環之序也方圓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自西北至東南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
八皆生卦之交也自西南至東北則否泰損咸恆益既濟未濟皆三陽三陰之交也圓者象天大而挾天地古今
元會運世小而歲月日時皆不離乎是方者象地而凡天地人鬼事物消長氣數推移皆不出乎是矣伏羲之
時未有文字此六十四卦者即六十四大字也字書不過象形會意指事轉注而六十四卦備之是六十四字
者天地人事時義物理之常變悉會乎是矣而又加繇撰盡互對待摺為意義邵子所謂圖雖無文吾終日言
未常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者是也至其占辭則夏歷商又有連山歸藏之屬而世不傳學者多
謂邵氏互體既濟卦一諸圖即連山之遺法也後世納甲辭應之法即歸藏之遺法也然其辭之不復可考或有
吉凶而無教戒與文王彖雖美里樂天憂世以已及物慮天下後世無以處於吉凶悔吝之塗也於是乎演而

為易其辭易也意若曰伏羲之圖蓋法象自然一定之體而未盡者其用伏羲之畫雖加互成文自然之旨而
未各錯諸辭民用弗彰大道易隱於是繫先天之體為後天入用之位歸六十四卦變易之象而繫吉凶利害
之辭為其位則採河圖生成之位為後天入用之位以先天方圓乾居西北西北亥位也室壁天門也亥者子
之父子者亥之子乾居父位動為天一以生水則坎子居北水生木則天三之震居東木生火則地二之離居
南火生土坤者土之體也則間火金之間而居西南土生金則地四兌金居西至於金又生水焉土本居中分
王四方故河圖天五地十居中而四隅一後天則太極虛中而四隅實蓋土分王四方也土既分王則乾坤艮
巽皆土位也乾者土之壯為父居西北坤者土之體也火金木相克土在其間則相生此坤之所以西南也艮
山土之積巽木土之宮也故居二陽乘未雖生木然木之生必合水土之氣故艮輔坎次以生木艮者木之根
也又其性止也止而後能動說卦所謂終萬物始萬物也故艮居東北震者木之生巽者木之氣也木不能以
自生木必有所入而后木氣發而為火為故巽居東南天地之造莫大於生成木生物之氣也金成物之氣也

震木也巽亦木也震居天三之木發生萬物巽本居東南以承之則生意益全而物生皆齊矣兌金也乾亦金也兌居地四之金肅成萬物乾居西北以收之則成物無遺而物成反本矣此後天自然之用也天地運乎四時胎育萬物之用盡在其中矣若夫乾坤父母居下用之位而六子代用事則邵子固言之矣然乾坤固天地也易於乾坤譬諸言仁有專言者焉有偏言者焉專言乾坤則包六子而該六十四卦偏言則八卦配八方而乾坤六子均爲入用之位耳凡圖意所該有言盡反至於卦則兩兩翻對以見對待消長上下升降之變其體則雜卦言之而邵子三十六宮之名所從出也其序則本主於翻對而序卦以次序言之雖非精義亦共一意也而凡易圖加疊對並之義亦發例於此矣其辭則或取之二體或取之二象或取之二中或取之往交或取之卦變或取之成卦之義丁寧告戒以前民用聖人之憂患後世於是爲至或曰卦體奇偶奇七而偶八彖辭者卦射七八之常也象辭者每爻九六之變也文王之辭彖而不象則是讀書求卦者將常得七八而不遇九六乎或遇九六而無其占則文王之爲民立占者蓋未備也曰是誠未備也所以周公繼之附以爻辭以盡九

六之變而占辭始備爾然方六十四卦始有彖辭筮者而遇九六則亦彖占變卦之彖而已且以一卦爲例言之乾之初變則爲姤雖未有勿用之辭而姤之勿用可占也乾之二變則爲同人雖無在田之象而同人于野之意可以也乾之三變則爲履雖未有乾乾惕厲之戒而履之履虎不咥可卜也至于四變而小畜則不雨之辭不待躍淵而可諭五變而大有則元亨之時不待飛龍而可想六變而決則物經當決又不待亢之爲言而可知矣雖然終未盡乎事物之變也故周公因之遂著九六之辭焉凡言九六者皆謂每爻之變也然又安知文王之時不已有彖辭而周公特修補之耶故河洛著九篇曰周文繪■八八之節辭序三百八十四爻而揭雄亦有文王附以六爻之說參同契亦謂文王帝之宗結體演爻辭也道之晦明盡關世運伏羲先天自孔子說卦以後儒者無傳焉而方外之士傳之如魏伯陽關子明可槩見矣至于文明之世則希夷先生陳圖南始出以示人三傳而至邵子始大發明於當世然易道至此亦大備矣邵子象數程子義理朱子象之而主筮占邵子觀象推數而知畫象自然之妙故曰畫前元有易程子玩辭求意以爲理無形也易假象以顯義爾故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朱子深究二家之說上泝四聖之心謂易爲卜筮而作卦本象數而畫理因卦爻而著故曰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鳴呼易道是謂大備是以朱子贊之曰邵傳羲畫程演周經象陳數列言盡理得彌億萬年永著常式又曰惟斯未啓以俟後人蓋語占也今擬其大要著于篇以俟學者共攷焉

十有三祀 釋西伯西伯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遂賜西伯弓矢鈇鉞使專征伐

大紀曰 周之臣子日夜憂懼謀救其君父者無所不至竭國中珍寶良馬使閎夭太顛來獻諸侯憂懼入見請昌蓋是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紂乃召昌釋之因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紂大喜許之賜之弓矢鈇鉞使專征伐爲西方諸侯伯按諸家之說不一亦多淺陋惟大紀所載於事勢爲當今從之○

大紀論曰 君子小人之不可相處如水火也況文王大聖受辛下愚乎惟文王致紂敬信得專征伐紂雖名爲天子其實與天下諸侯及萬民均入化育之中矣此文王受命之實也先儒不識天道乃以改元稱王爲受命陋之甚也文王得征伐之柄九年而薨故泰誓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惟九年大統未集既曰大統未集則安有改元稱王之事先儒不本經文推原義理而妄生此論是以文王爲曹操司馬懿之流矣吁操與懿尚不改元稱帝而謂文王爲之甚哉○**史記曰** 紂賜西伯弓矢鈇鉞使得征

伐爲西伯而用費中爲政費中善諛好利殷人弗親紂又用惡來惡來善毁讒諸侯以此益䟽西伯歸脩德行善諸侯多叛紂歸西伯西伯滋大○傳曰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

十有四祀虞芮質成于周

詩傳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蔡氏曰虞在陜之平陸芮在同之馮翊平陸有閒原焉則虞芮之所讓也

十有五祀西伯伐犬戎

史記曰虞芮之人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

西伯得呂尙

孟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己歸矣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飢矣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史記曰太公望呂尙者其先祖嘗爲四岳佐禹平水土虞夏之際封於呂姓姜氏尙其苗裔也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眞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說曰太公望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東方朔又謂七十二乃設用於文武蓋歸周二年而爲相也按諸書稱太公說者不一其法首識尤殺而史記又謂文王囚羑里散宜生閎夭招呂尙今以孟子之言與說之年爲正

十有六祀西伯伐密須遂都於程

皇矣之詩曰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羡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傳曰帝謂文王設爲天命文王之詞如下所言也無然猶言不可如此也畔援言捨此而取彼也歆羨言肆情以殉物也岸道之極至處也密密須氏也姞姓之國在今寧州阮國名在今涇州共阮國之地名今涇州之共池是也人心有所畔援有所歆羨則溺於人欲之流而不能以自濟文王無是二者故獨能先知先覺以造道之極至蓋天實命之而非人力之所及也是以密人不恭敢違其命而擅興師旅以侵阮而往至于共則赫怒整兵而往遏其衆以厚周家之福而荅天下之心蓋亦因可怒而怒之

初未嘗有所畔援歆羨也此文王征伐之始也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
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
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集傳]曰京周京也言文王安然在周之京而所整之兵既遏密人遂從阮疆而出以侵密所陟之岡即爲我岡而人無敢陳兵於陵飲水於泉以拒我也於是相其高原而都焉所謂程邑也其地於漢爲扶風安陵今在京兆府咸陽縣
[補註]按逸周書有宅程之事其史記解又有畢程之號孟子所謂畢郢郢即程古文通或字誤也

[十有七祀]西伯伐耆[史記]殷本紀作飢徐廣曰一作阢書大傳曰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史記則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今從史記但史記係祖伊告紂之辭於伐耆之下則非是

[甲子十有八祀]西伯伐邘[廣韻]曰邘城在野王縣西北大傳作于

[十有九祀]西伯伐崇作豐邑徙都之

[皇矣之詩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
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
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集傳]曰崇國名在今京兆府鄠縣史記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囚西伯於羑里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良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言上帝眷念文王而言其德之深微不敢著其形迹又能不隱明以循天理故又命之以伐崇墉呂氏曰此言文王德不形而功無迹與天同體而已雖興兵以伐崇莫非順帝之則而非我也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
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
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集傳]曰言文王伐崇之初緩攻徐戰告祀羣神以致附來者而四方無不畏服及終不服則縱兵以滅之而四方無不順從也夫始攻之緩戰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則天誅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此所謂文王之師也○[左氏]
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
之因壘而降[大紀]曰崇侯虎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衷制祿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西伯伐之進軍其城下崇侯固守三旬猶不降西伯勒兵攻滅之○[文王有聲之詩曰]文王受命
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集傳]曰作邑徙都也豐即崇國之地今在鄠縣杜陵西南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
后烝哉[集傳]曰王后亦指文王也言王營豐邑之城因舊溝爲限而築之其作邑居亦稱其城而不侈大皆非急成已之所欲也特追先人之志而來致其孝耳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
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集傳]曰公功也王之功所以著明者以其能築此豐之垣故爾四方於是來歸而以文王爲楨幹也

[補註]按逸周書稱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此文王所以徙豐也歟

西伯立靈臺

[禮號]曰周本記云文王立靈臺於時年九十六也○[周易
乾鑿度]曰昌二十九年伐崇侯作靈臺○[詩靈臺之篇]曰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
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
於牣魚躍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鍾於樂辟廱於論
鼓鍾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文王之爲臺所以候日景占星象望雲物故謂之靈臺易乾鑿度推紀之蓋爲是也辟廱有二說一則莊子諸書謂文王作辟廱之樂一則諸儒多稱文王立

學之名後遂爲天子之學據詩意當是樂名然古人立學多以樂教豈以其教辟雍之樂故以辟雍名所教之學歟學名瞽宗大司樂掌成均之法皆此義也靈臺之時文王未稱王也而燕民以王稱之蓋文王之什諸篇皆周公制作時追述發明先王之德多從追王之辭也○雍錄曰文王都豐在鄠縣豐水
出終南山豐谷自鄠縣東行至咸陽而向北以入于渭豐
水之西有豐宮長安志曰其宮在今鄠縣靈臺靈沼靈囿
皆屬其地唐魏王泰括地志曰辟雍靈沼今悉無復處惟
靈臺孤立高二丈周回一百二十步

二十祀西伯昌薨子發嗣是爲武王

大紀曰西伯寢疾病謂世子曰見善勿怠時至勿疑去非
勿處此三者道之所以止也世子再拜受教西伯薨葬于
畢○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于負夏卒于鳴條東夷之人
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
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中庸曰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
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一不已○程子曰文王之德似堯舜

丁卯二十有一祀周西伯發元祀

歐陽氏曰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
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遂以西伯聽虞芮之
訟謂之受命以爲元年此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
年常事爾不以爲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
爲重事然則果常事與固不足道也果重事與西伯即位
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
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
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
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爲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
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
明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稱十
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無明
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衆說紛紜以惑亂當世於

是退而修六經以爲後世法及孔子既沒去聖稍遠而衆
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辨正今有卓然之士
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
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夫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
武王即位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於孟津至作伯
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爲信是以吾無取
焉取信於書可矣大紀意同

二十有七祀西伯發生元子誦

大紀曰周西伯納呂望之女邑姜姜賢立未嘗倚坐未嘗
倨怒未嘗厲是年生子誦自史記世家稱呂望窮困年老世遂有太公八十歸周之說然

觀其以邑姜妻武王則八十之說殆或不然

三十有一祀 西伯東觀兵 史記曰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于盟津是時諸侯皆叛殷歸周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天命未也乃還師大紀曰先是亳有雀生鶴史占之曰以小生大威振名昌封愈盈輕肆棄耆舊貴戚大臣商容微子微仲箕子比干膠鬲之徒不用而用蜚廉惡來蜚廉者孟戲中衍之裔孫惡來其子也俱以材力進善諛好讒有梅伯者性忠直數諫諍紂怒而殺之菹醢其身有雷開者性阿佞進諛言紂賜之金玉而封之賞以夏田或諫曰非時也君發一日之苗而民失終歲之食其可乎殷之時圍囿汙池沛澤多而兕豹犀象生焉夷羊在牧蜚鴻滿野山鳴河竭天雨肉雨石雨日見龜生毛兔有角女子化為丈夫宮中夜聞哭聲而不見其人黎侯近于王畿不恭王命紂方日夜極意聲色不知治也西伯發戡黎殷人大震

西伯戡黎篇曰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蔡氏曰書中無戡黎

之事史氏特揭此篇自以見祖伊告王之言祖伊祖己之後也自其邑奔走告紂也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格人猶言至人謂諸賢也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王既淫戲自絕于天故天之所以棄我商者以不安食其民以不虞度義理以不循典常也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大命謂有天命者摯至也史記云大命胡不至言民苦紂之虐無不欲殷之亡曰天何不降威乎受大命者何不至乎速殷民已望周師之來矣今王其如合言紂不復可君我也上章言天棄殷此章言民棄殷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紂為天人所棄聞諫不悔猶自謂有生之物受命于天非人所能滅也泰誓所云謂己有天命是也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參列也祖伊不更進言歸而歎議之蓋見紂不復可諫矣 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蔡氏曰功事也言殷即喪亡矣指汝所為之事其能免戮於商邦乎愚讀是篇而知周德之至也祖伊以西伯戡黎不利於殷故奔告于紂意必及西伯戡黎不利於殷之語而入以告后出以語人未嘗有一毫及周者是知周家初無利天下之心其戡黎也義之所當代也使紂遷善改過則周終守臣節矣祖伊殷之賢臣也知周之興必不利於殷又知殷之亡初無與於周故因戡黎以告紂反復乎天命民情之可畏而畧無及周者文武公天下之心於是可見

○ 子王子曰 祖己之後又有祖伊所謂故家遺族猶有存者此先王涵養之澤也湯征葛西伯戡黎皆剥床及膚之勢不待智者而後知當時周家王業已成商紂徒以一日名位之尚留忠臣義士猶冀其一念之或悛戒警恐懼未嘗敢廢此秉彝之至情也事迫言峻幸值其未怒惟以利口禦之而未至於殺君比干之諫或值其怒與或其言有甚於此與天命之絕未絕正繫于比干之殺未殺

也若祖伊者凜乎其幸免也

履祥按商自武乙以來復都河北在今衛州之朝歌而黎今潞州之黎城自潞至衛計今地里三百餘里耳則黎者蓋商畿內諸侯之國也西伯戡黎武王也自史遷以文王伐耆為戡黎遂以祖伊之告於是傳注皆以為文王失之矣孔子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為至德而傳之稱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則戡黎之役文王豈遽稱兵天子之畿乎然則文王固嘗伐邗伐崇伐密須矣而獨難于伐黎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伐賜鈇鉞然後殺自文王獻洛西之地紂賜之弓矢斧鉞得專征伐則西諸侯之失道者文王得專討之若崇若密須率西諸侯也自關河以東諸侯非文王之所得討況畿內之諸侯乎三分天下有其二特江漢以南風化所感皆歸之爾文王固未嘗有南國之師也而豈有畿甸之師乎商之儒謂孔子稱文王為至德獨以其不伐紂耳至如戡黎之事亦已為之誠如是也則觀兵王疆文王已有無商之心矣特畏後世之議而於紂未敢加兵是後

世曹孟德之術也烏在其爲至德昔者紂殺九侯而醢鄂侯文王聞之竊嘆遂執而囚之而況於擁兵王畿之內祖伊之告如是其急也以紂之悍而於此反遲遲十有餘年不一忌周乎故胡五峯呂成公陳少南薛季龍諸儒皆以爲武王然則戡黎蓋武王也昔者商紂爲黎之蒐則黎紂濟惡之國也武王觀政于商則戡黎之師或者所以警紂耳而紂莫之悛所以有孟津之師與觀祖伊之言曰天既訖我殷命殷之即喪則是時殷已阽危亡無日矣故吳氏遂以爲戡黎之師在伐紂之時蓋以其辭氣觀之若可知也其非文王也明矣然則文王西伯也武王而謂之西伯何也戡黎列於商書以商視周蓋西伯耳殷之制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予以夏謂殷王帝乙時王季已命作伯受圭瓚秬鬯之賜果商則周之爲西伯舊矣非特文王爲西伯也文王因之受事征之命耳武王之未伐商也築爵伯故也故傳記武王伐紂之事曰西伯軍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師而問曰西伯將焉之曰將伐紂然則武王之爲西伯見於史傳者有自來矣

戊寅三十有二祀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書微子篇曰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微子紂庶兄父師箕子少師比干也微子名啓箕子名胥餘微箕采邑之名此微子憂悶謀於二子若曰者史述其意而追記其辭也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或者忽爾之辭弗或者不復可望其忽爾也底致遂成陳列沈溺也使酒行凶曰酗祖先王成功陳列於上而紂乃以沈酗之故亂敗厥德于下不言紂而言我者臣以君爲體猶春秋書魯我也紂之惡衆矣而指其本則沈酗爲之而敗亂不可救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此言殷之亂也自紂以酗敗德而其臣民相習爲亂如此凡有辜罪乃罔恒獲以紂自爲逋逃主也淪喪之形不復可濟幾年有殷遂乃一

言喪亡於今日驚傷感之意也憂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其音箕曰者微子更端慮謀之辭也我指紂吾予自指也言紂爲狂悖不可諫誨吾處家如遯耄之人無能致力不忍坐視將逃遯于荒野然而二子無指告救亂之策一旦國家顛隮又將若之何此微子欲處不可救欲逃恐遂亡屈于所謂心又煩意亂不知所從之辭也其意深可悲矣狂史記作往所以誤有歸周之說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此箕子答辭也自紂爲不道史記類作仍天毒降災荒于殷邦而紂後不知驚懼乃沈酗愈甚不知畏所當畏且咈逆耇長舊人之言此答微子沈酗敗德之詞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祭天地曰犧宗廟曰牷一說色純曰犧體備曰牷牛羊豕曰牲天地宗廟之牲民得而竊之有司相隱將而食之無罪爲甚詞可知矣此答小大草竊等語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孔氏曰讎斂若仇敵掊斂之也不怠力行而不息也詔告也下視殷民凡上所用以治之者無非讎斂之事夫上以讎而斂下則下必以敵而讎上下之敵讎書上之讎斂以召之而紂方且召敵讎不怠君臣上下同惡相濟合而爲一故民多飢而無所告也此答微子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之語殍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此箕子自處之辭也二其予疑辭也謂商今日其上於災變耶我當起之而任其責盡欲諫欲有爲也商今日其遂至於淪喪耶我無適異國爲臣之理是箕子比干皆欲死諫與國存亡無可去之義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此爲微子謀所以答遜于荒野之問也則害也箕子舊以微子長且賢勸帝乙立之帝乙不從卒立紂故紂每有忌微子之心是以箕子告微子當以出行爲道我舊所云反足以害子若王子弗出則紂忌微子長且賢微子已不可諫又疑其子之黨微子箕子雖諫亦必見疑勢必俱傷兩敗國家隨以亡矣其實紂決不可諫箕子比干忠誠則恒猶疑其諫之不入者必抱其所疑也去所疑或可以諫而免顛隮之禍矣此答

顚隮問也之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自靖謂各行其志之所當而即其心之所安也孔子所謂三仁者是也人各行其義理所安有以自通於先王而無愧於神明足矣王子有可去之義蓋不可使紂有殺兄之惡而元子在外萬一有繼保宗祀之計若我則無復可去之義故曰我不顧行遯是將以死諫也詳此辭意則箕子比干同以死諫比干見殺箕子偶不殺而囚耳說者遂謂箕子有言而比干獨無言者去就之義難明而死節之意易見也殊不知箕子豈有去意而比干之無咎者亦以箕子意同不復有異辭爾○

【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集注曰】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為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史記曰】微子數諫紂不聽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遂亡箕子者紂親戚

也紂為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乃被髮佯狂而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比干刳視其心○【大紀曰】比干極諫陳三年艱難天命不易國家將亡之明徵請王洗心易行伏于象魏之門紂大怒曰比干自以為聖人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遂剖而視之○【史記又曰】微子去比干強諫紂怒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為奴○【又曰】武王東觀兵于盟

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於是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不畢伐遂東伐紂【書傳曰】紂之無道天下離心八百諸侯不謀而至武王猶曰殷有人焉迴師止旆三仁誅故然後奮戈牧野○【愚按】微子箕子比干諸賢尚在猶足維繫人心迨微子奔比干殺箕子囚民望既絕無復可冀矣故伐之

【[illegible]】讀西伯戡黎微子之書而知商之所以亡周之所以王也夫祖伊之諫在於警紂而紂不及於警周微子箕子諸公在於嘆紂之必亡而未嘗忌周之必興蓋祖伊箕子王子比干與武王周公皆大聖賢其於商周之際皆可謂仁之至義之盡其有以知紂之必亡商之言不可以不伐審矣諸子豈舍理而論勢武王豈以一毫私意利欲行乎其間哉然觀微子之所自處與箕子之所以處微子者不過避出而已而孔氏遂有知紂必亡

而奔周之說何微子叛棄君親而求為後之速也此必不然矣而傳又有武王克商微子面縛銜璧衰絰輿櫬之說是尤傳之說也夫武王伐紂非討微子也使微子而未避則面縛銜璧亦非其事也且如孔氏之說則微子久已奔周矣如左氏之說則微子面縛請降矣武王豈不聞微子之賢然其特周家三分天下有其二業已伐商無復拘察昏主明之節然賓王家備三恪何不即以處微子而顧肯以處武庚也武王不亦失人而微子不亦見鄙可羞之甚乎故予王子謂面縛銜璧必武庚也後世失其傳也武王為生民請命其於紂放廢之而已矣必不果加兵其頸也既而入商則紂已自焚矣武庚為紂嫡冢父死子繼則固冢乃其責故面縛銜璧衰絰輿櫬造軍門以聽罪為武王悼紂之自焚故釋武庚之自罪是以釋其縛焚其櫬使奉有殷之祀示不絕紂也若微子則避于荒野一時武王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百爾恩禮舉行悉備而未及微子以微子避野未之獲也迨武庚再叛卒於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後而微子於此義始不可辭爾前日奔周之說毋乃踳繆已乎至於箕子比干俱以死諫獨比干逢紂之怒而殺之箕子偶不見殺而囚之為奴耳因而為奴如虞法兒耕

爲賊曰春論爲鬼薪是也而說者又謂箕子之不死以道未及傳也夫道在可死而曰吾將生以傳道則異曰揚雄之美新疑易可以自附於箕子之列矣且箕子豈知它日之必勗已而傾不死以待之哉此皆二千餘載閒誣周聖賢之論故予不可以不辯

商亡

古史論曰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蓋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載其故何也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循擾剛強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爲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爲久而不可以爲強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爲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爲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忍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強者易以折而其末也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嗚呼聖人之爲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強能以自振而不能及遠此二者又存乎後世之賢與不賢矣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五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六

仁山金履祥　編

歸仁齋楊氏重鋟

己卯　周武王　十有三年　一月　癸巳　于征伐商告于

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序稱十一年書稱十三年程子謂必有一誤而伏生大傳史記太初曆邵子皇極經世皆係之十一年太衍曆謂收商之歲在武王十年則一與三字皆誤朱子謂泰誓稱十有三年大會于孟津洪範又云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蓋釋其囚而誥之不應十一年克商居二年始訪之也則十三年爲是廣漢張氏從之而經世紀年乃未及改每以爲歲今從朱子作之十三年云朱子又曰一月以孔注推當是辛卯朔二日壬辰三日癸巳

武成篇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

于征伐商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逸周書曰周公正三統之義作周月維一月既南至昏昴畢見日短極基踐長微陽動于黃泉陰降慘于萬物是月斗柄建子始昏北指陽氣虧草木不萌蕩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右回而行月周天起一次而與日合宿日行月一次而周天歷舍于十有二辰終則復始是謂日月權輿周正歲道數起于時一而成于十次一爲首其義則然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十有二月中氣以著時應春三月中氣雨水春分穀雨夏三月中氣小滿夏至大暑秋三月中氣處暑秋分霜降冬三月中氣小雪冬至大寒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用師于夏除民之災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沿以建丑爲正易民之視若天時大變亦一代之事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是謂周月以紀于政也朱子曰周月解雖出近世僞作然其所論亦會集經傳之文無悖理者今存之

大會于孟津

泰誓上篇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王曰者多謂史官追稱武王正名討伐則稱王舉兵亦爲合義不必拘追稱之說也詳見湯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此章明爲君之道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外紀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未知何據此章明紂失爲君之道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以爾猶云與爾也此章明紂爲天所怒首命文王伐之文王不忍卒伐至武王又未忍遽伐惟受罔有

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此章明周未忍遽伐以見其悔而紂愈悠慢卒不改也或問紂若能遷善改過則武王何以處之朱子曰武王自別從那一邊做事橫渠云商之中世已棄西方之地不顧所以戎狄復進太王遷岐然岐下亦本荒棄之地太王自立家基如此周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此章承上言紂失爲君之道故天命我以君師之責則其當伐與否不敢違天以用其心所以卒伐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同力度德二句蓋古者軍志之詞武王引之謂受衆雖多其實離心我之同不必逐其衆但其罪既盈天命我誅之予若不伐則我有違天之罪矣此又承上文有罪無罪敢越厥志之意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上文言弗奉天誅紂則罪惟鈞此所以夙夜祗懼而昭告神祇率衆致討也冢土社也古公遷岐乃立冢土意古者社主崇土爲之君本則因其所自生後世以石爲之則又非古義矣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又以天子答天地諸侯不得與也云類于上帝則是出師之時即以天子之禮祈告而儒者猶謂稱王爲追書是誣聖人之事而文之也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此誓師之語以終奉天爲君之責

戊午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

泰誓中篇曰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次止徇循而定之也戊午是一月二十八日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蔡氏曰周都豐鎬其地在西從武王渡河者皆西方諸侯故曰西土有衆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惟日不足者常若不足也吉人爲善而自足則善心怠而入於惡矣惡人爲不善而亦自足則惡心消而可以爲善矣惟其惟日不足所以善惡終不可移也蓋古語武王引之以言商紂力行無度之意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犁老犁當作黧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無度猶云不法也力行無度此所謂爲不善而日不足也其下所叙皆力行無度之事而穢其君者皆籲告於天呂氏曰爲善至極則至治馨香爲惡至極則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因民籲天遂達之天惠民君奉天之理惠愛也夏桀弗克若天是不能順天惠民之意逆流毒下國故湯放桀言此以證之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浮過之也喪去也古者去國爲喪元良微子也謂剝之使去其國也諫輔比干也此重述受之惡益以見惟日不足之意然前述其穢德此指其病源四謂字其病源所謂自暴者也罪既浮于桀則桀之取亡是其鑒矣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襲會也言休祥之多也治亂曰亂一云亂本作亂古治字也十人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謂邑姜治內也周至也二句詩亦古語夢卜休祥占天意有必克之理十臣同也占人事有必勝之理夫以紂罪之多武王伐之理所必勝而武王反覆討較彼已多寡以誓其師何也紂衆林是亦動敵師徒不無懼衆之心故武王反覆曉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過責也漢書所謂責過是也蔡氏曰武王言天之視聽皆自乎民今民皆有責于我謂我不正商罪以民心察天意則我之伐商斷在必往我武惟揚侵

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湯舉伐入也謂已渡河入於紂之疆也賊義者謂之殘凶殘指紂及其黨也於湯有光謂弔民伐罪止商之亂亦湯之心乃所以為湯之光也武王伐其子孫而謂於湯有光前後聖人公天下為心於此可見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夫子指將士也前言必克之理又恐將士以急心視之故曰罔或無畏寧執非敵之謂寧持我非敵之心所謂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百姓懍懍若崩厥角謂百姓皆已迎王師也孟子引此謂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百姓既已如此即當一德一心立定成功以保斯世於悠久也

〔己未〕王巡六師明誓眾士

〔泰誓下篇曰〕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眾士六師武王之兵也此武王自誓其眾士也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上天有至明之理其類應之分甚明蓋善惡一舉以類從好善則所為皆善之一類好惡則所為皆惡之一類君子小人各以其類相從違而禍福亦各以類應之故下文明紂之不善即天下之惡皆一切為之違為天人所棄

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紂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常所在皆玩押而褻慢之所以凡事皆荒廢怠惰而不敬故其所為皆惡之一類所以自絕於天結怨於民也下文詳之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此皆狎侮五常之實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祝斷也已上皆敘其自絕于天之事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讎此章

承上結怨于民之語滋者長養滋助之意務滋則德不孤務本則刑不濫二句亦古語爾眾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迪蹈也殺敵為果致果為毅登成也乃辟自謂也紂之惡固毒痛四海然自其忌惡武王則所以施於周人者耳君此篇專誓周師故曰殄殲乃讎其志深曰登乃辟其分嚴曰有讎我其辭嚴與上中二誓不同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上文已述紂惡類之彰此又以文王為善一類其彰著應效如此以形之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一篇之內舉受與文王善惡之類相形如此則周之必勝紂之必亡亦必以類應矣聖人之心不待其必然之勢而有臨事而懼之意故不獨王文誓師明之賞戮此亦自責惟恐無良致敗以是責文考之遺德也

〔質疑〕按漢初伏生之書無泰誓惟孔壁古文有之然孔傳以漢世未列學官其時有張霸偽書泰誓二篇行於世其書有白魚入舟火流王屋之事仲舒史遷皆所信用逮東漢王馬諸儒始覺其非東晉物古文尚書出而偽書始廢近世吳氏復疑泰誓三篇辭迫而做不及湯誓其書較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愚竊為應天順人而事勢不同湯當創業之初武承已盛之湯舉事於天下望商之隣而武王舉事於諸侯已從周之業於鳴條之戰惟亳邑之衆而孟津之會合諸侯之師事勢不同際簡宜異至君紂浮于桀周之文於商其為古今之變固之不待論然泰誓三篇雖或出於當時之潤色要皆武王之意今觀其書上篇誓諸侯以下中篇誓諸侯之師下篇則誓周邦之衆士也以上篇發明君道為主首尾一意中篇首尾不同大意以天為主下篇以君為主惡之類為主又開說天人之應其書明決非後世所能附會武王之心光明正大宜必復數後世回互之語我讀者知此當有見矣

二月〔癸亥〕陳于商郊甲子紂師其旅會于牧野〔朱子〕〔曰〕若前月小盡即庚申朔大盡即辛酉朔庚申朔即癸亥是四日辛酉朔即三日甲子或五日或四

日漢志云既死霸越五日甲子即是六日或七日日辰不相應

【牧誓曰】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牧地名在朝歌南即今衛州治之南也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此臨戰之誓也先友邦諸侯次御事司徒司馬司空此周之三卿時未備六卿也司徒主民掌率徒庶以從征役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壘壁以營軍亞次旅衆也亞者御之承大夫是也旅御之蜀士是也師氏以兵守王門王舉則從者也千夫長統千人之帥也百夫長一卒之正也庸濮在江漢之南左傳所謂庸與百濮伐楚者是也羌在西蜀髳微皆巴蜀之間盧亦江漢之間左傳所謂盧戎彭今彭州或云庸乃今上庸未詳孰是蔡氏曰八國近周西都素所服役乃受約束以戰者蓋上文所言友邦冢君則遠指諸侯而誓者也戈戟干楯矛長戟也干楯所以扞敵言比則垂列而密布也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索蕭索也此古語引之以言紂嬖妲己以致亂亡之因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婦妲己也肆祀大祀也答報也史記作昏棄其家國遺其王父母弟語意尤備遺王父母弟言王父母所遺諸隸蓋從弟也不迪以不道遇之也列女傳曰紂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所譽者貴之所憎者誅之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惟恭行天罰固不在於逞功亦不在於多殺愆過也不愆六步七步而止齊焉戒其輕進也伐擊刺也不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而止齊焉戒其多殺也夫子勉武反覆言之致丁寧之意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桓桓威武貌欲其如四獸之猛以戰于商郊也克奔能來降者勿迎擊之以勞役西土之士也戒殺降也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總三勗戒以弗勗于斯三者則爾躬有戮以誓戒之也蔡氏曰此篇嚴肅而溫厚與湯誓誥相表裏真聖人之言也泰誓武成一篇之中似非盡出一人之口宜獨此篇為全書乎

纂要按泰誓上篇誓諸侯而下中篇誓諸侯之師下篇自誓周邦之衆士貴賤等威之辨也牧野之誓將戰之時也故自諸侯三卿大夫師長夷狄之酋豪而咸誓戒之然而尊卑內外之序則亦之截然其不可亂此謂禮義之師也荀卿氏謂桓文之節制不足以敵湯武之仁嚴然而湯武之仁義則有以謹桓文之節制吾於牧野之事見之矣又上篇誓諸侯中篇誓諸侯之師故其誓止於永清四海時不可失主定其功以克永世而已下篇自誓其衆士故登乃辭珍乃誓則為周人言之不迪有顯戮皆自勑其士臣之辭也非所以施於不期

而會之諸侯也至於牧野則商郊也歸市者耕耘者玄黃者簞食壺漿者以迎與闕之故言紂之惡而止言其績於宋與施之商邑者第持戰之時一人不謹易以敗事故上下咸於誓而爾所不急其于爾躬有戮則臨戰之法不可以貴賤異罰也

紂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紂反登鹿臺自燔死王入商乃反商政

【武成曰】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漂杵之說孟子不信按史本作鹵說者謂楯其壹謂軍中有楯耳無杵也要之鹵是地發潮當是血流而地鹵濕耳作杵釋誤解作楯者尤非也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

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史記曰】紂
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武王使師尚父與百
夫致師以大卒馳紂師紂師雖衆皆無戰之心欲武王亟
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
紂走反入登于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逸周
書曰】王紂取天智玉琰五環身厚以自焚天智玉五在火不銷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諸侯
諸侯畢拜武王武王乃揖諸侯諸侯畢從武王至商國商
國百姓咸待於郊武王使羣臣告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
人皆再拜稽首遂入至紂死所殺妲己【史記】有至紂所武王自射之三發而
右下車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懸大白之旗未予謂未必如此令削之已乃出復軍其明

日除道修社及商紂宮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驅【孔晁曰】前驅有九旂雲罕
武王弟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
小鉞以夾武王散宜生大顛閎夭皆執劒以衛武王既入
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
茲【徐廣曰】茲者籍席之名諸侯病曰負茲逸周書作傳禮註謂相禮也召公奭贊采師尚父
牽牲尹佚筴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
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天肆予小子再拜稽
首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再拜稽首乃出已上逸周書大
同小異○【世紀曰】商容與殷民觀周師之入見畢公至殷民
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嚴乎將有急色君子

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
人虎踞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
故君子臨衆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
非也視其爲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
國也故聖人臨衆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
然聖人爲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
知之【鶡冠子曰】商容拘○【孔氏曰】商容賢人紂所貶退處於私室○【書大傳曰】武王與
紂戰于牧之野紂之卒輻分紂之車瓦裂紂之甲魚鱗下
賀乎武王紂死武王皇皇若天下之未定召太公而問曰
入殷柰何【說苑曰】柰其士衆何太公曰臣聞之也愛人者兼其屋

上之烏不愛人者及其胥餘一作胥鄭氏曰胥餘里落之壁說苑作餘胥又二句咸劉厥敵使有餘何如武王曰不可召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有
罪者殺無罪者活咸劉厥敵毋使有餘烈說苑無此二句何如武
王曰不可周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各安其宅各田其田
毋故毋私惟仁之親何如武王曠乎若天下之已定說苑作武
王曰大乎天下矣【史記曰】王問羣臣曰此將何施尚父曰殷民習於凶惡者宜殺以振德威召公曰有罪者誅之無罪者安之以示好惡周公曰宜使各安其居昭之以德化之以遵王曰善我觀殷人如周視殷民如子遂入
殷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歸
傾宮之女【史記曰】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因表商容之閭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命南宮伯達史佚展九鼎寶玉命閎夭封比干之墓逸周書同而民知方曰王

之於仁人也死者封其墓況於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
者表其閭況於在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散之況於復積
乎王之於色也在者歸其父母況於復徵乎。〔朱子曰〕文
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不見其他茲其所以為至
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
先王德澤未亡曆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取之則
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耳若是則安得謂
之至德哉至於武王之伐紂觀政于商亦豈有取之之心
而紂罔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也不得不順
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之

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矣此處有不容毫髮之差
天理人欲王道霸術之所以分其端特在於此。〔又曰〕文
武無伐紂之心而天與之人歸之其勢必誅紂而後已故
有肅將天威大勳未集之語但紂罪未盈天命未絕故文
王獨得以三分之二而服事紂若使文王未崩十二三年
紂惡不悛天命已絕則盟津之事文王亦豈得而辭哉以
此見文武之心未嘗不同皆無私意視天與人而已伊川
先生謂無觀兵之事非深見文武之心不能及此非為存
名教而發也若有心於存名教而於事實有所改易則夫
子之錄泰誓武成其不存名教甚矣近世有存名教之說

大為害事將聖人心迹都做兩截看了殊不知聖人所行
便是名教若所行如此而所教如彼則非所以為聖人矣

封紂子武庚為殷侯使管叔蔡叔霍叔監殷〔史記〕曰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武王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逸周書〕曰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叔蔡叔自作殷之監又曰武王既勝殷康方不服者分師俘之侯來命伐靡集于陳辛己至告以馘俘甲申百弇以虎賁誓命伐衛告以馘俘辛亥薦殷俘正殷鴻庚于陳本命伐磨百韋命伐宣方新荒命伐蜀乙巳陳本新荒蜀磨至告擒霍侯艾侯俘佚侯小臣四十有六百韋臣告以禽宣方。〔蔡氏〕按逸周書武王之封諸弟蓋以次受封也先管叔蔡叔後使監殷其後殷畿內諸侯不服者分師俘之甲申百弇俘衛而後以衛封康叔乙巳擒霍侯而後以霍封叔處故遂書史記皆先言管蔡監殷也然則孟子以管叔監殷為周公之過夫以康叔之賢而不使監殷則武王周公

不其過乎曰凡封于殷墟者皆監殷者也其後叛管蔡霍三人叛故上曰二監叛爾其實康叔亦監也故史記曰康叔齡命之時未至成人後扞祿父之亂漢書亦曰周公書康叔不從管蔡之亂然則武王周公不幸而有管蔡之過亦幸而有康叔之賢也宜以康誥之書附于監殷之下

閏月〔李校書〕說是歲閏二月

三月諸弟以次受封封康叔于殷東〔康誥〕大學或問〔曰〕孔氏小序以康誥為成王周公之書而子以武王言之何也曰此五峯胡氏之說也蓋嘗因而考之其曰朕弟寡兄者皆為武王之自言乃得事理之實而其他證亦多小序之言不足深信於此可見。〔蔡氏〕〔曰〕康叔於成王為叔父成王不應以弟稱之說者謂周公以成王命誥故曰弟然既謂之王若曰則為成王之言周公何遽自以弟稱之也且康誥酒誥梓材三篇言文王者非一而略無一語以及武王何耶說者又謂寡兄朂為稱武王尤為非義寡兄云者自謙之辭寡德之稱苟與他人稱之可也武王康叔之兄家人相語周公安得以武王為

寡兄而告其弟乎武又訓康叔在武王時尚幼故不得封然康叔武王同母弟武王分封之時年已九十安有九十之兄同母弟尚幼不可封乎且康叔文王之子叔虞武王之弟周公東征叔虞已封於唐豈有康叔得封反在叔虞之後必無是理也又按汲冢周書克殷篇言王即位于社南羣臣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叔封傳禮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史記亦言衛康叔封布茲與汲書大同小異康叔在武王時非幼亦明矣特序書者不知康誥篇首四十八字為洛誥脫簡遂因誤為成王之書是知書序果非孔子所作也康誥酒誥梓材篇皆當在金縢之前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蔡氏曰王武王也孟長也言為諸侯之長也封康叔名也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蔡氏曰明德謹罰一篇之綱領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蔡氏曰鰥寡人所易忽也於人易忽者而不忽焉以見聖人無所不敬畏也即克不虐無告之意論文王之德而首發此非聖人不能也庸用也用其所當用敬其所當敬威其所當威言文王用能敬賢討罪一於理而已無與焉故德著於民用始造我區夏及我一二友邦新以修治至番西土之人怙之如父冒之如天明德昭升聞于上帝用休美乃大命文王殪戎大殷大受其命萬邦萬民各得其理莫不時敘汝寡德之兄亦勉力不怠故爾小子封得以在此東土也吳氏曰殪戎殷武王之事也此稱文王者武王不敢以為己功也○按東土云蓋武王克商分封都朝歌以東而封康叔其西北為武庚管蔡之地漢書言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蓋地相比近也然此曰在茲東土酒誥曰肇國在西土又曰我西土棐徂則此時武王似未來自商以前也蓋武王克商留處三月而號反封康叔蓋此時與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

裕乃身不廢在王命此誥康叔以明德也弘于天若予引此作弘覆於天意義為明言今治民惟在殷述文王耳康叔觀文王子聞德言為多必昭其所聞不以久而忘之必在其所言佩服於身而行之然往始殷民又當審求其國之故必廣求其殷先哲王之法用保治其民又大遠惟商之先正諸老之言以安吾心而知訓民之道然則又求聞古先哲王之道以康保其民義理無窮而康叔本之家學參之國俗之舊且又達求之古先則所以保乂其民者可謂弘於天矣德之在我者說貫渾全物有餘用是為能不廢王命保乂知訓康保更互成文皆謂治化耳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封為侯國非富貴其身俗頑責重是蓋勞苦爾身也可不敬重而自遠於其閔式天畏棐忱朱子謂棐即匪猶云天難諶耳上而天意可畏非可信下而民情大可見惟小民難保汝往之國當盡乃心不可康食而好為逸豫則乃所以乂民也凡此皆恫瘝乃身之意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此接小人難保之意我聞古語也怨不在明不見是圖怨不在大也與其寡怨不若無怨怨亦不在小也特在於能惠人所不惠能勉人所不勉耳能惠勉人之所不及惠勉者則小人之怨俱無矣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此接天畏棐忱之意也已猶云無它也汝之事惟在廣上德意和保殷民乃所以助王要保天命而作新斯民也蔡氏曰此言明德之終也大學言明德亦以新民終之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此下謹罰也終猶云怙終不典式猶云不法也過自己生為眚罪自外至為災人有小罪非出過誤乃是怙終自作不法之事如此雖其罪小乃不可不殺此律之情重法輕即舜典所謂怙終賊刑是也人有大罪本非怙終乃惟過誤或為人所誤偶然如此既言極其罪以示之是乃不可殺此律之情輕法重即舜典所謂眚災肆赦是也一云既道極厥辜謂自言盡輸其情辭

篤孔明所謂伏罪輸情者雖重必釋亦通王曰嗚呼封有叙時乃大明服惟民
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
或劓刵人有叙為政固有次序謂先求諸己而後能及人也大明智足以服人則民相戒懲於和所謂大
長民之心也以惡疾之心惡惡則民畢棄其咎所謂令反其好則民弗從也以愛子之心愛民則民自皆從其康乂所
謂心誠求之也三者言政刑皆先於己求之身于曰非汝封刑人殺人則無或敢有刑殺人者盡言用刑之權止在
康叔不可不謹耳又曰二字當在非汝封三字之上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
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臬說之準
的也要獄詞之要也外事者獄之未成在有司而未達于康叔者陳氏所謂有司之事也要囚獄之已成而達于康
叔者此則康叔之事也有司之事非康叔所能盡親則惟列其準的且使有司師效罰之有倫者準的猶今法家所

謂條殺罰猶今法寔所謂例也康叔之事在康叔不可輕決則服膺念之或五六日旬甚或一時而后斷之不敢
卑易也蔽斷也呂氏曰外事衛國事也史記言康叔為周司寇司寇王朝之官職任內事故以衛國言為外事
蔡氏曰篇中言往敷求往盡乃心篇終曰往哉封皆令其之國之辭未見其留朝之意詳此篇康叔蓋深於法
者異時或王或本以任司寇之職而先則未又於也愚按康叔為司寇事在汪氏蓋在成王生時若武王時則蘇公忿
生為司寇耳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
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叙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
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
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次就也平也遜順暋強憝惡也此承上章
汝陳列其準的與其事其罰又蔽以殷之彝法刑殺皆盡於義勿次就汝封之意則汝可謂盡順於義可以謂之將
其次序矣然自以為甘順義則吾心生而滿易之心未來之又必常自謂未有順義之事可也初汝世為小子而未有

若汝之用心者朕心朕德惟汝知之刑殺之事豈吾之本心哉亦惟凡民自作其罪為寇攘姦宄殺人而奪之貨暋
然強悍不畏刑殺故人心罔不惡之是以未免有刑殺之用耳一章凡民自得罪以下自為一章王曰封
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
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
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
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
赦承上章罔弗憝之文謂惡有大於此其可惡又有大於此者若不孝不友之類是也蓋子而不服父事乃傷
其父之心故父不能字厥子而疾惡其子弟而弗念天明乃弗克恭厥兄故兄亦不念父母鞠養孩幼之艱而大不
友愛其弟至於如此而我為政之人不從而罪之則天所與我民彝大泯滅亂亡之矣速用文王所作罰刑加之此
不可赦也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

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
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戛說文云戟也虞書戛擊蓋擊伐之意此承上文謂不孝不友
罔大惡然其不率之罪又有大可伐者惟外庶子乃訓人之官正人乃庶官之長及小臣諸節有符節者乃別布條
教違道于譽弗念其君弗用其法反病其君上此乃引民而為惡者盡背公行私為臣不忠之甚此乃朕所深惡疾
其速由茲義以為之率審而誅殺之一說戛猶常禮也詳罪常禮也不率大戛作不率常禮亦通○蔡氏曰按上
古民不孝不友則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此言外庶子正人小臣背上在私則速由茲義率殺其曰刑曰殺若用
法峻急者盡殺之臣民化紂之惡父子兄弟之無其親君臣上下之無其義非繩之以法示之以威殷人孰知不孝
不義之不可干我周禮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者是也然曰速由文王曰速由茲義則其刑其罰亦仁厚而已矣
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
命乃非德用乂承上文以責備康叔也臣者民之表故責民之不孝友其本又在責臣之不忠君者

臣之表責臣之不忠為君長者又不可不自盡其道也能者相安相使之義小臣即小臣諸節外正即庶子訓人惟厥正人也惟君惟長而不能於其家人以至於不能其小臣外正乃惟威虐之尚大廢王命此非以德為政之義也汝亦罔不克敬典乃曰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此承上文勉康叔之言蔡氏曰汝罔不能敬守國之常法由是而求裕民之道惟文王之敬忌敬則有所不忽忌則有所不敢期裕其民曰我惟有及於文王則予一人以悅懌矣此言謹罰之終也穆王訓刑亦曰敬忌云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蔡氏曰此下欲其以德用罰也求等也如世德作求之求言明思夫民當開導之以吉康我亦時其惟殷先哲王之德用以安治其民為等匹於商先王也迪即迪吉康之迪呪今民無導之而不從者尚不有以導之則為無政於國矣迪言德而政言刑也前民嚴於民又嚴於臣又嚴於康叔此則武王之自嚴後也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此迪德罰之說承上文復以自責也蔡氏曰戾止也民不安靜其心未有所止迪之者雖屢而未能使之同歸于治明思天其殛罰我我不敢怨乎惟民之罪不在大亦不在多苟為有罪即在朕躬而況曰其尚顯聞于天乎又按武王克殷乃反商政留三月而後反皆所以撫其民而民之故習未能盡化故有沮屢未同之歎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蔡氏曰此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歎息言汝敬哉毋作可怨之事勿用非彝之謀非常之法惟斷以是誠大法古人之敏德用以安汝之心省汝之德遠汝之謀寬裕不迫以待民之自安若是則不汝瑕疵而棄絕矣愚謂敏德者謂其進德之速康乃心顧乃德則存養省察所以個是德也人心本有是德一乃有

充焉其進罔敏然存養省察之功不繼則將復失之不足以為有德矣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肆起語辭惟命不于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汝其念哉毋我殄絕所享之國也明汝侯國之服命高其聽勿卑忽我言用安治爾民也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勿廢可敬之常法聽朕所告命乃能以殷民而世享其國也世享對殄享為言古者封建諸侯賢則世享不賢則殄享後世之論封建者謂其子孫有賢不肖而乃以一人之私病一國不知聖人制法正不欲以一人為一國病也私王于民以一人之私而病一國者則其末流之弊聖人在上蓋不爾也

○酒誥

蔡氏曰商受酗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其染惡尤甚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作書告教之云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妹詩作沬皆紂故都之地或云鄘即邶也豈沬乃衛之通稱或武王始封康叔於沬邦至成王始併與朝歌而為衛與不可考矣此以下命康叔誥殷民之辭也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此述文王所以戒公侯卿大夫士之大命使康叔以誥妹土也以謚稱曰文考以世次曰穆考文王為西伯故得誥庶邦及其庶事少正御事毖戒謹也此篇凡言戒酒皆曰毖此當時方言也朝夕戒勅之曰惟祭祀則於此用酒天之令民作酒其始為大祭祀設耳至於天之所以降威人之所以大亂喪德者無非以酣酒於及小大邦所以喪亡亦無非酣酗之為罪耳之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此述文王所以教戒小子之大命小子即凡公侯卿大夫之子所謂國子貴遊子弟者是也我民迪小子又凡民之子弟也國之子弟生長貴家血氣未定最陷於酒故文王每誥教之有正者謂各有正長

之官如諸子司業之類是也有事謂各有子弟之事如溫凊視膳灑掃應對之類是也有正有事不可常於酒凡諸國家其飲酒惟於祭祀之時然亦以德將之不可至醉也國家之子弟文王得以誥教之至於凡民子弟則又使其民各導迪之惟土物之愛服勤田畝心不外用則自然皆善而不爲惡然爲小子者亦須明聰祖考之常訓凡小德大德皆一視之不以德大而不爲不以德小而忽之如謹酒之事不可以爲小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此武王教妹土之民之大命也妹土謂妹土之民也嗣爾猶言繼此以後也謂爾民繼此以往其手足但當純一種藝以趨事其父兄或服牽遠賈以孝養其父母歲時喜慶然後致其豐厚以用酒可也此文王教民惟土物愛之意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此教妹土之臣之大命也羞耇惟君惟猶與也猶羽毛惟木之惟謂羞耇與羞于君所也古者君燕其臣宰夫爲主羞膳膳爵執膳齊凡羞於君者皆士也永觀省常自鑑謹省察也凡所作爲必精中德勿使有所過差則心打無愧可以交於神明故克羞饋祀也介介福也逸樂也謂凡爾士君子惟養老與侍燕則可以飲食醉飽惟祭祀事畢則可以受釐介福燕樂飲酒此所以信足爲王正事之臣此亦足以感動上天而爾大德使永保厥位施及子孫不忘在王家矣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棐匪通徂往也遠也上章述文王西土之教以教妹土故此又申言而明證之謂我西土非己往遠事也其邦君御事小子今尚克用文王之教不厚于酒故我今日克受殷家之天命此言文王毖酒之效其大如此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

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此述商之先君所以不飲之美也殷先哲王湯也迪畏凡見於行事者皆畏敬也畏天之明命畏小民之難保經其德而不變所以處己也秉其哲而不惑所以用人也湯之垂裕如此故自湯而下至于帝乙雖歷久遠而皆能成其爲君之道畏敬輔相之臣與凡御事之臣惟與也厥棐有恭謂臣外爲是恭敬之貌其處心實不敢自暇自逸況敢崇飲於酒乎此章皆言商先王爲君之事下章始言爲臣之事而舊說以御事以下爲言臣之事者非也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此述商先王諸臣之不飲也外服者在外治事之臣內服者在內治事之人侯服甸服男服衛服諸侯也邦伯其國之長官也百僚百官僚采也庶尹庶官之長卿士也惟亞猶云亞旅長官之副也服宗工凡長官之屬事從其長者也百姓里居故家巨室也皆罔敢沈湎于酒不惟不敢也亦且不暇不敢者有所畏而不敢不暇者有所勉而不暇也惟上以助其王德之明下以尹正其人各致君命而已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衋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此述商受以荒腆而亡也其辟猶曰我聞殷惟以致畏而興我聞殷亦惟以荒腆而亡云爾受沈酗其身命令不著於民其所祗保者惟作怨之事不肯悛改大惟縱淫泆于非彝泰誓所謂奇技淫巧也用宴飲而喪其威儀史記謂受爲酒池肉林使男女倮而相逐也此民所以無不痛傷其心悼國之將亡也而受方荒怠益厚于酒不思自息其縱逸其心疾很雖殺身而不畏也辜在商邑雖滅國而不憂也弗事上帝無馨香之德以格天大惟民怨惟羣酗腥臊之

德以聞于上帝故天降喪于殷無有眷愛之意者亦惟受縱逸故也天豈虐殷惟殷人酗酒自速其辜爾曰民者猶曰人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言此而按上節而言也謂予所以歷述商先王與後王之事者非但知此多言而已惟予所欲以爲監戒也古人有言以水爲監見形容以人爲監見吉凶今惟殷所以墜厥命者我其可不大以爲監戒而撫治今民乎此所以告康叔治衛而深以酒戒妹土之官民也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劼用力也毖與誥毖語意同獻賢也侯甸男衛殷畿內外諸侯也康叔孟侯實爲之長所當劼毖之也太史內史殷之史官博知故實法制之臣也矧惟爾事以下則康叔諸臣也疇圻父司馬掌政事則順違所以討不順者也農父司徒掌夫家徒役若保則順安萬民者也宏父司空掌事定辟則定治地之法者也此諸侯之三卿也一曰定辟司寇定刑辟之事或者司空兼之與康叔孟侯治殷國又用力誥毖殷之遺臣與其諸侯況太史內史文獻在焉康叔與之交及其賢臣百尊官大可不毖誥之乎殷臣猶然況三卿事爾之臣服休服采者又可不毖誥之乎諸臣猶然況三卿爲爾之圖度休文可不毖誥之乎三卿猶然況爾爲國君可不剛制于酒乎武王遂殷先王之美兼叔君臣其述後王沈湎之習不及諸臣以令諸臣尚在正望康叔告而教之故前章既專教妹土之臣此章又歷述其羣臣諸侯而使康叔劼毖之也封之淫酗當時諸侯羣臣習以成風故康叔治殷武王專以酒爲誥然謂之獻臣則以實矣而亦在誥毖之數何也習俗移人賢人以下衆或不免如而晉清談雖諸名臣皆然蓋然飲之習皆士大夫之所易流者可不戒歟故併康叔君臣而戒之管蔡惟不能於誥故及爲武庚所辟幸陷於惡云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此防殺民之亂也古者羣飲惟蜡惟鄉飲射則聚衆而飲皆有司治之無故而怨羣飲非姦宄即叛亂可知呂氏曰予其殺者未必殺也猶今法曰當斬者皆定其獄以待令不必死也然必立法者欲人畏而不敢犯也羣飲蓋亦當時之法有羣聚飲酒謀爲大姦者其詳不可得而聞矣如今之法有曰夜聚曉散者皆死罪蓋聚而爲妖逆者也使後世不知其詳而特聞其禁凡民夜相遇者輒殺之可乎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殷紂導迪爲惡之諸臣百工乃湎于酒而此士大夫不美之習未必遽能爲亂是以不殺而教能知有此意則我其明享之謂監蹶之也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亦弗恤之矣而其爲事又弗蠲潔則與羣飲之人同歸一殺之罪矣弗蠲開凡因酒而爲辟獄之行者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辯治也乃司即上文諸臣百工也不治諸臣之湎酒則民將皆湎于酒矣

纂註 按書序稱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自王安石始疑梓材之書至五峯胡氏始正書序之誤以三書係之武王之誥紀予是之而其也證驗亦多但康誥曰小子封酒誥惟曰乃封則康叔之年加於衛康誥曰在茲東土則武王未來自商也指誥曰明大命于妹邦則武王在周之亂也然則二誥理均爲武王封康叔之書前後則非一時矣康叔始封於衛書無明大而酒誥則曰妹邦宣衛境古或通稱纂以沫水得名與或先以妹邦而後加衛亦未可知也詩傳稱武王克商分紂都以東曰衛西曰鄘北曰邶紂都朝歌今在衛州衛縣之西一十一里謂之殷墟武王封康叔於衛但不知何時隸鄘邶而有之失隸鄘邶而自之必成王既伐管叔殷之後書序所謂以殷餘民封康叔者也但謂康誥以下爲成王書則不可爲至於梓材前後不同諸儒同書論之已別加考訂附于作洛大誥今之後爲

四月王來自商諸侯受命于周

武成曰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既生魄朱子曰既生魄十六日也或壬寅或癸卯或甲辰乙巳經文任庚戌後纂恐任[illegible]未有盡經文誤也按華陽今華州桃林

今自陜州靈寶縣西至潼關皆桃林塞　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受命謂聽任使
也於是寧以祀○纂詁曰武王克殷反商注反當為及未及下車而封
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
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
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
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
而弗復服車甲釁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
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
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
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劒也祀乎明堂而

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
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
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
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天
紀曰大建公侯於天下封黃帝之後於祝唐帝之後於薊
虞帝之後胡公嬀滿於陳以胡公之父虞閼父嘗為周陶
正王賴其利器用也妻之以元女大姬分之以肅慎氏之
楛矢以備三恪復封夏后氏之後東婁公於杞封紂子武
庚於殷用其禮樂作賓于王家皆為上公是為二王之後
得神農之後封之於焦封尚父於齊都營丘爽鳩氏之墟

封周公於魯都曲阜少昊大庭之墟封召公於燕庶叔高
於畢古史謂畢公蓋文王子傳所謂畢原豐郇文之昭也史記稱公為周同姓蓋不考之過皆留相
周封叔鮮於管叔度於蔡叔處於霍以監殷是為三監以
殷餘民封康叔於朝歌國號衛封叔振鐸於曹叔武于郕
季載于冉封庶弟叔繡于滕叔鄭于毛又封諸叔于郜于
雍于原于郇于豐虢仲虢叔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
盟府仲封於西虢實故夏墟叔封於東虢都制初泰伯仲
雍奔荊楚棲於衡山之下荊人義之從者日衆東至海
上得千餘家遂為國自號句吳泰伯薨無子仲雍嗣為吳
君天子使求其後得周章仲雍曾孫也世君吳矣因封之

曰吳伯復封章弟於故夏墟是為虞仲泰伯虞仲太王之昭則仲雍本稱虞
仲此周章之弟為虞始封之君故亦曰虞仲封少昊之裔茲輿於莒封祝融安
期之裔挾於邾封四岳姜姓文叔於許封仲虺弟雍滑之
後於薛兄弟之君十有五人同姓者四十餘人班宗彝作
分器○古史曰春秋之際其君子猶習於周之故其言太
王之昭有泰伯虞仲王季之穆有虢仲虢叔文王之昭有
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武王之穆有邗
晉應韓周公之胤有凡蔣邢茅胙祭惟管叔以罪大無後
泰伯之後為吳叔度之後為蔡叔旦之後為魯叔封之後
為衛叔振鐸之後為曹叔虞之後為晉今皆有世家虞仲

五世為周章周章之弟亦曰虞仲武王封之夏虛其後為
晉獻公所滅虢仲虢叔為文王卿士虢仲為西虢晉獻公
所滅虢叔為東虢鄭所滅郕魯莊公八年降齊為附庸魯
文公十二年郕伯奔魯霍為晉獻公所滅毛公事成王為
三公在周有毛伯衛毛伯過毛得滕常與諸侯會朝後春
秋七世齊所滅畢公高事成王為三公其後畢萬入晉為
魏原在周有原莊公原襄公原伯絞公子號尋原伯魯原
壽過韓宣王之世為諸侯伯詩人為作韓奕凡在周事屬
王者作版之詩事幽王者作瞻卬召旻之詩邢晉為狄所
伐齊桓公帥諸侯城夷儀而遷之後為衛文公所滅祭在

周有祭公謀父事穆王最賢惟聃季載為周司空郇侯為
諸侯伯與郜雍酆邘應蔣茅胙其後皆不見
丁未 祀于周廟追王太王王季文王因定謚法
武成篇曰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 昧子曰丁
未或十九日或二十日或二十一日二十一日○ 禮大傳曰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
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
侯執豆籩逡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
臨尊也○ 周書謚法解曰 周公旦制文王之謚義以垂于
後作謚法 謂因始制文王之謚而制謚法也 謚法維周公旦太公望開嗣
王業建功于牧之野終將葬乃制謚 謂人之終將葬則謚之也 遂叙謚

法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
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一人無名
曰神稱善賦簡曰聖 賦一作副 敬賓厚禮曰聖德象天地曰帝
靜民則法曰皇仁義所往曰王立志及衆曰公執應八方
曰侯壹德不解曰簡平易不疵曰簡經緯天地曰文道德
博聞曰文勤學好問曰文慈惠愛民曰文愍民惠禮曰文
錫民爵位曰文剛強直理曰武威強叡德曰武克定禍亂
曰武刑民克服曰武大志多窮曰武 大志行兵多所窮極 敬事供上
曰恭尊賢敬讓曰恭既過能改曰恭執事堅固曰恭愛人
悌長曰恭執禮敬賓曰恭芘親之闕曰恭尊德讓善曰恭

淵源通流曰恭照臨四方曰明譖訴不行曰明威儀悉備
曰欽大慮慈仁曰定安民大慮曰定安民法古曰定純行
不爽曰定諫爭不威曰德辟地有德曰襄甲胄有勞曰襄
有伐而還曰釐質淵受諫曰釐慈惠愛親曰釐博文多能
曰獻聰明叡哲曰獻溫柔聖善曰懿五宗安之曰孝協時
肇享曰孝秉德不回曰孝大慮行節曰孝執心克莊曰齊
資輔供就曰齊 有所輔而共成也 溫良好樂曰康安樂撫民曰康
令民安樂曰康安民立政曰成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
曰穆敏以敬順曰頃明德有勞曰昭容儀恭美曰昭聖聞
周達曰昭保民耆艾曰胡彌年壽考曰胡強毅果敢曰剛

追補前過曰剛柔德考衆曰靜供己鮮言曰靜寬樂令終
曰靜治而無眚曰平執事有制曰平布綱治紀曰平由義
而濟曰景布義行綱曰景耆意大慮曰景(注耆强也慮杖耆知耆定兩功)
(之者謂意所期指猶云景慕也)清白守節曰貞大慮克就曰貞不隱無私
曰貞彊以剛果曰威猛以彊果曰威彊毅信正曰威辟土
遠服曰桓克敬勤民曰桓辟土兼國曰桓道德純一曰思
大省兆民曰思(大親民而不殺)外內思索曰思追悔前過曰思柔
質慈民曰惠愛民好與曰惠柔質受諫曰惠能思辯衆曰
元行義說民曰元始建國都曰元主義行德曰元兵甲亟
作曰莊叡圉克服曰莊死於原野曰莊屢行征伐曰莊武

而不遂曰莊克殺秉政曰夷安心好靜曰夷執義揚善曰
懷慈仁短折曰懷(短未六十折未三十)夙夜警戒曰敬夙夜恭事曰
敬象方益平曰敬善合法典曰敬述義不克曰丁述而不
悌曰丁有功安民曰烈秉德遵業曰烈剛克為伐曰翼思
慮深遠曰翼剛德克就曰肅執心決斷曰肅愛民好治曰
戴典禮不愆曰戴(注愆過也按注文依寒省作塞即但字也)死而志成曰靈亂
而不損曰靈極知鬼事曰靈不勤成名曰靈死見鬼能曰
靈好祭鬼神曰靈短折不成曰殤未家短折曰殤不顯尸
國曰隱隱括不成曰隱中年早夭曰悼肆行勞祀曰悼恐
懼從處曰悼不思忘愛曰剌愎狠遂過曰剌外內從亂曰

荒好樂怠政曰荒在國逢難曰愍使民悲傷曰愍在國遭
憂曰愍早孤短折曰哀恭仁短折曰哀早孤有位曰幽壅
遏不通曰幽動祭亂常曰幽(易坤之班)克威惠禮曰魏克威捷
行曰魏去禮遠衆曰煬好內怠政曰煬甄心動懼曰頃敬
儀恭美曰勝威德剛武曰圉聖善周聞曰宣治民克盡曰
使(克盡無思慮也)行見中外曰愨(言表裏如一也)勝敵壯志曰勇昭功寧
民曰商狀古述今曰譽心能制義曰度好和不爭曰安分
內貞復曰白不生其國曰聲(生於外家)殺戮無辜曰厲官人實
應曰知凶年無穀曰糠(不務稼穡)名實不爽曰質不悔前過曰
戾溫良好樂曰良怙威肆行曰醜勤政無私曰類好變動

民曰躁思和偏服曰順滿志多窮曰惑危身奉上曰忠思
慮深遠曰翼(翼當作悍注自任多近於專)息政交外曰推蹤遠繼位曰
紹彰義掩過曰堅奪敏行成曰直內外賓服曰正華言無
實曰夸教誨不倦曰長愛民在刑曰克嗇於賜與曰愛逸
天雷民曰抗好廉自克曰節擇善而從曰比好更改舊曰
易名與實爽曰謬思過不爽曰厚貞心大度曰匡隱哀之
方景武之方也施為文也除亂武也辟地為襄視遠為桓
剛克為發柔克為懿履正為莊有過為僖施而不成曰宣
惠無內德曰獻治而無眚為平亂而不損為靈由義而濟
為景失志無轉(一作志無傳)則以其明餘皆象也和會也勤勞

也遵循也爽傷也肇始也乂治也康安也怙恃也享祀也胡大也服敗也康順也訖會也愆過也錫與也糠虛也叡聖也惠愛也綏安也堅長也耆強也考成也周至也懷思也式法也敏疾也捷克也載事也彌久也○【大紀曰】祀于大廟始定事先之禮諱名立謚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不得相誄追王古公亶父曰大王季歷曰王季文考曰文王

【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武成曰】越三日庚戌朱子曰或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二十五日柴望大告武成朱子曰先儒以王若曰宜繫受命于周之下蓋不知生魄之日諸侯百工雖來請命而武王以未祭祖宗未告天也未敢發命故且命以助祭乃以丁未庚戌祀于郊廟大告武功之成而後始命諸侯上下之交人神之序固知此也○【文曰】漢志引武成篇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粵若來三月既死魄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魄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今按伏生今文尚書無武成獨孔氏古文尚書乃有此篇今顏氏劉歆所引兩節見其與古文不同逸皆以為今文尚書不知何所考也諸家推曆以為此年二月有閏四月丁未為十九日庚戌為二十二日然二日皆在生魄之後則古文為倒而此志所引者為順但其言特于周廟似無理耳況古文此篇文實錯誤安知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十四字非本在示天下弗服之下丁未祀于周廟之上而王若曰以下乃大告武成之文耶○【文曰】以孔注漢志參考大抵多同但漢志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為差速而四月既生魄與丁未庚戌先後小不同耳蓋以上文一月壬辰旁死魄推之則二月之死魄後五日且當為辛酉或壬戌而未得為甲子此漢志之誤也又以一月壬辰二月甲子并閏推之則漢志言四月既生魄越六日庚戌當為二十二日而經以生魄居丁未庚戌之後則恐經文倒也歷法雖無四月閏

小之理然亦不過先後一二日耳不應所差如此之多也宗廟內事日用丁巳漢志乃無丁未而以庚戌燎于周廟則為剛日非所當用而燎又非宗廟之禮且以翌日辛亥祀于天位而越五日乙卯又祀馘于周廟則六日之間三舉大祭禮數而煩近於不敬抑亦經文所無有不知劉歆何所據也顏注以為今文尚書則伏生今文二十八篇中本無此篇顏氏之云又未知何所據也

王若曰嗚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先王后稷也商有天下尊契為玄王周有天下尊稷為先王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泰誓牧誓諸書但稱文考至是曰文考文王蓋始追王也大邦畏其力猶荀子所謂桓文之節制不足以敵湯武之仁義蓋大邦以強力自負然長文王道德之強不敢肆也文王自為西伯專征成德益著九年而崩大統未集者謂未伐商而取天下也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底商之罪武成錯簡自劉原父王介甫程子朱子皆嘗改定今從朱子定本但用附我大邑周之下劉氏謂當有闕文蔡子謂當有遺逸警戒之辭若湯誓之云愚昔從子王子參訂以謂底商之罪係于此粗為可讀但此告諸侯之辭以王若曰起文則史官追述其語未必皆當時全語也故不如湯誥之詳蓋湯誓誓亳眾而未及諸侯故湯誥誕告之辭加密泰誓牧誓既屢誓諸侯故武成告命之辭或不待加詳也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此與諸侯更定儀等及命之之辭朱子謂史臣之辭云○

【大戴禮踐阼篇曰】武王踐阼三日既王之後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得萬世可以為子孫恒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

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朱子曰強者以力自彊之謂若狥其所偏不自彊勝則流於枉而已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得可以為子孫恒者此言之謂也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為銘焉於机為銘焉於鑑為銘焉於盥盤為銘焉於楹為銘焉於杖為銘焉於帶為銘焉於履屨為銘焉於觴豆為銘焉於戶為銘

焉於牖為銘焉於劍為銘焉於弓為銘焉於矛為銘焉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邇所代机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㖃口戕口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遊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疐惡乎失道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帶之銘曰火滅脩容慎戒必恭恭則壽履屨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居妖反憍則

逃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懃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懃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為謀也牖之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劍之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弓之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

王訪于箕子

書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蔡氏曰商曰祀周曰年此曰祀者因箕子之辭也箕子嘗言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史氏亦箕子陳洪範之後武王封于朝鮮而不臣訪就而問之箕

商舊封邑之名子爵也愚按書卜有三祀則知箕子之不臣於武王書訪於箕子則知武王之不臣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騭升也猶云生長也協合也彝常倫理所謂秉彝人倫也武王之意蓋謂天實然長生下民所以使之相安而不亂者此必有彝常條理次第而我不知其詳為此疑以發箕子之言然義理無窮武王之聖已能知之其間節目之詳則亦必講明而後盡也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此言洛書所為出之意也鯀禹相繼治水洛書必待禹而後出者蓋天不變道地不愛寶必得其人然後畀鯀陻洪水逆水之性所以五行汨亂其常此帝之所以不畀鯀而彝倫之所以不明也禹則不然故帝乃錫之書出于洛而禹得之遂推其類以為洪範九疇彝倫之所以敘也蔡氏曰治水功成洛龜呈瑞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亦其理也初一說見虞紀

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此神禹所則洪範之經也洛書之數以五居中其除八位異數而縱橫湊合對則兩其五參則二其五而五數無不在焉故以皇極居五以樞紐乎九疇以五行居一以胎育乎衆有所以皇極不言數蓋數之體也五行不言用蓋用之大也蔡氏曰敬誠身也農厚生也協合天也建立道也乂治民也明辯惑也念省驗也嚮勸而威懲也子王子曰洛書縱橫皆五故九疇每疇五亦在焉五行五事五紀庶徵五福皆五也八政雖八而以三官統五政司空統食貨司徒統祀賓司寇統師是亦五也三德雖三而剛柔之用各二是亦五也稽疑雖七而卜筮則五從逆則亦五六極雖六然與五福相反短折壽之反貧富之反疾病康寧之反惡弱好德之反凶折考終之反是亦五也惡按二極同文而異義皇極者準極之極六極者窮極之極今醫書亦有六極之謂氣血筋骨皮肉皆竭也義同此或疑六極之極當作殛

一五行 漢石經無一字餘傳首句並不言疇數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朱子說下去聲上上聲 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此下九疇之目蓋大禹本經其發明者蓋禹之意而箕子傳文也朱子曰吳氏謂洪範乃五行之書其下諸疇各以序類相配此洪範之傳也後皆倣此水曰潤下以下言五行之性潤下作鹹以下言五行之味五行者造化之用其功用甚廣此獨言其性與味者以切於民飲食器用言也水之性氣潤而勢下火之性氣炎而勢上木之性有曲而有直金之性體從而用革土與不生此獨言稼穡者重民用也不言曰而言爰蓋於此獨重也種曰稼以生言斂曰穡以成言五者亦各有陰陽之分

二五事 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此五事之目其序合體五行其功德配庶徵皇極之所以為極者專本於是朱子曰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事五事以思為主蓋不可見而行乎四者之間也然操存之術必自其可見者而為之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此五事之則也大禹敬用之言盡之而箕子又各發明其則從順也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此推五則之功也貌而能恭則氣象嚴整頻起情故肅言而能從則令行人順故乂視明則知見必微故能哲聽聰則多聞善斷故能謀至於思能通微則聖矣周子曰睿通微也能通微則無不通矣

三八政 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食者民之所本以生貨者民之所資以用故食居上貨次之食貨所以養生祭祀所以送死所謂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司空掌土所以定其居司徒掌數所以正其德司寇掌禁所以治其即賓所以交際待諸侯懷遠人師所以除殘賊也刑者聖人之不得已故司寇居三官之後兵者聖人之大不得已故師居八政之末

四五紀 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歲四時也月晦朔也日躔度也星有經有緯隨天者經星五緯者緯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曆數者推步占候之法所以紀歲月日星辰也八政者周禮之綱五紀者羲和之職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東[illegible]蔡氏石林葉氏無垢張氏容齋洪氏皆曰此五紀之傳今從之蓋歲月日星辰之實具于曆數其于於此特以其切於君臣政事者言之以明調贊之本曰者箕子之時也省察視也王言省卿士師尹不言者冒上文也一歲該十二月王當視歲功之運以總攬群綱一月該三十日卿士當視一月之運以各率其屬至於官師庶尹又當視一日之運而朔汐靡辯條綜衆務蓋天之歲月日時無易則百穀用成治象清明賢俊俱出民俗平康易其序則反是君臣貴任之修廢其效如之成功既歸於上故無易者先言歲月[illegible]墜多起於微故既易者先言日月蓋自一日之差則累累[illegible]是也星指經星庶民之象則如星之象而星之所尚有

史005-145

不同有好風者其星是也者好雨者畢星是也漢志言軫星亦好雨星占言東井好風雨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月之從星入箕則多風離畢則多雨宿軫則雨宿井則風南矣日行黃道而月有九行每月周天則又以日爲紀日有常度其從星者惟月耳按占書凡太陰所行各有變異此但本風雨者爲例爾蔡氏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晝去極中是也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爲九行也日極南至于牽牛則爲冬至極北至于東井則爲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爲春秋分月立春春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月行西南入于畢則多雨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民不言書者庶民之休咎係乎上人之得失故但以月之從星以是猶以從民之欲者何如爾庶民生之象東者欲參觀者欲食祿寡孤獨者之欲得其所此王政之所先而卿士師尹近民者之責也然星雖有所好而政之異而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之常以月之從行而從星之異好以卿士師尹之常職而從民之異欲則其從民者非所以徇民

言日月而不言歲者有冬有夏所以成歲功也言月而不言日者從星惟月爲可見耳

五皇極 皇建其有極 朱子謂皇者君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也如所謂北極星極民極之謂也建立也其有極植人之所有之標準也謂人君下布五行上協五紀端五事於上而躬行言動皆可以爲民之標準脩八政於下而法度政事皆有以爲民之標準此所謂建其有極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子陂以爲此章乃古之韻語箕子前後文不同子子是之即以爲皇建其有極之下以爲皇極之文上文所謂欽時五福者乃五福傳文下文曰皇極敷言者乃其子此章傳文今從之偏不中陂不平作惡作好私意之增加也黨不公反倍弃側欹傾也蕩蕩廣大也平平易直也正直公平正直也偏陂好惡已私之生於心也偏黨已私之見於事也反側已私之變於久也王義王道王路即皇極之所以爲數者五文以涵泳乎蕩蕩平平正直即皇極之所以爲體者亦互文以形容耳此言人君會建其有極於上使人皆有所標準以爲遵行之約故人皆不敢徇已之私而從上之化亦不必私意妄爲而皆可安行於道化之中蕩義遵道遵路所謂會其有極會如朝會之會蕩蕩乎平正直所謂歸其有極歸如要歸之歸此章詠歎淫泆雖猶民之叶極而言然皇極四方入面公平正大之體於此可見矣信哉其爲古今相傳之語爲皇極之經也朱子曰自無偏無陂以下乃是反覆贊歎正訓皇極體改 曰

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曰者 箕子傳時也皇極之敷言蔡氏謂即上文敷衍之言也言人主於皇極之敷言以是爲常行以是爲訓教則人主之訓即天之訓也斯民以此數言於是訓而是行之則亦可以近天子道德之光華矣訓其贊德可以進用於君然其心悟其行同亦如親而炙之也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基於是民始知天子之所以息肯乎我諸長乎我者其德大矣

六三德 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正公平而不偏尚也直如直遺而行之直無所矯拂克治之也友順也世俗平康則正直而已不必偏有所尚強弗友氣習之則強也則以剛治之燮友氣習之柔弱也則以柔治之此剛之也深沈潛退氣柔之柔也則以則治之依之有主高尚明爽氣稟之則也則以柔治之使之不過此化之也正直之用一而則柔之用四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大用如此

七稽疑 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 灼龜曰卜揲蓍曰筮蓍龜無心吉凶自以類應然而善推占之則存乎人故必擇其人立爲卜人筮人乃可命之卜筮而後龜兆著卦可推也雨水兆霽火兆蒙木此盖冐土而出也驛占文作圜金兆謂圓圍絡繹也克土兆盖句運相加也或云蒙土兆驛木克金五者皆龜兆古自有其占法而今不傳闕貞悔則筮卦也卦之不變者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傳所謂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卦之變動者以本卦爲貞之卦爲悔傳所謂貞也悔豫是也蠱貞之義正也悔之義改也又說文悔當作針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

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卜五雨霽蒙驛克也占用二貞悔也衍推也忒差也兆有定體卦有定辨自其有變動之差而天下之至變生焉故善卜筮者推衍其差忒而已必主如是善衍忒之人以作卜筮之人凡三人推占則從二人之言蓋衆則公也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盡人謀而後卜筮以決之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皆從則龜筮在卿士庶民之先重神也龜筮無心之物故其吉凶與天地神明同體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三從二逆者皆吉然式次或卿士或庶民各以其一在龜筮之上其要亦以人謀為主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內外猶記言內事外事內謂祭祀之事外如征伐之事是也二從三逆吉凶如此龜筮共

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人謀能料其事之可否耳若氣數推移之變有出於意料之表者此則非人謀所能逆知惟龜筮知之耳故龜筮共違雖人謀皆從而未可為也然箕子以龜先筮又言龜從筮逆而無曰筮從龜逆者龜尤古人所重故禮記大事卜小事筮傳謂筮短龜長亦一意也蓋龜兆一成所應久遠筮則應在一時而時日推迻又須更筮故曰筮短龜長然龜則惜信皆應君易之垂訓則惟志信之事應否則有戒不為小人謀也故自夫子以來事以易垂訓而龜書終廢云

八庶徵 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雨於五行水也暘火也燠木寒金四氣皆因風氣而成亦猶四行皆由土而載故風屬土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傳文也時是也是五者來備無缺也各以其叙無妊也庶草猶言百種蕃廡豐茂也一極備氣過多也一極無氣過少也如雨多則澇雨少則旱是極備與無皆凶也餘徵皆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休徵謂美德之徵驗也肅乂哲謀聖五事

之德也箕子以五事庶徵相感應以見九疇之對義事一謂言之餘疇皆然時若即所謂五者來備各以其叙也說恭而肅則教德潤身人心悅聚故致時雨之順言從而乂則號令順理人心開明故致時暘之順視明而哲則陽明內主故時燠順之聽聰而謀則閉藏然運好謀能斷故時寒順之至於思睿作聖則妙萬物而無迹時風順之此其子各以其德之氣象所似以明類應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咎徵者惡德之證驗也狂縱僭差也豫大傳作舒舒謂緩也急褊急也蒙昧也大傳作霿霿謂眊也急恒寒若猶所謂秦亡無燠年蓋蹙迫則常寒應之也所謂恒若者即所謂一極備之凶也此言恒若以見極備之凶而不明極無之凶何也蓋一極備則一極無可知如常雨則無暘常燠則無寒也凡此過上文大約以類配至漢儒則門分戶析指某事致某應其說始拘又增入常陰一條於五事無所配殊不知常陰已在常寒常雨常風之內矣非箕子之言未備也

九五福 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人壽而後能享諸福故壽為首

富有廩祿康寧無疾患攸好德者樂其道也考終命者順受其正也古者上下有辨人非廩祿無自富者故五福不言貴言富則貴可知矣攸好德者自修之事而以此為福何也大抵人生而惡弱昏愚者多使今其氣漂清明知德義之美而樂之豈非天下之至福也哉使此心昏然所好非德雖富壽安逸秖以速亡之戕賊而已且飽暖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又何足為福哉故好德居壽富康之後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子王子曰此五福之傳文也五福之下曰斂時五福猶庶徵之下曰時五者來備也或疑此章言汝極惟皇作極之語故舊以為皇極之傳今以受之五福之下則章內衍以有皇極之說也愚按八疇皆與皇極相關非獨五福一疇也箕子於此舉一隅而發之耳且言為君者體天治民當以天之所以福民者福之使之仁壽安富知所向方然後可以望其協極使其救死不贍奚暇治禮義所謂法弗能使有好于而家則時人斯其辜者也此猶大學平天下之傳言興起感發之化而又以絜矩為言是也又況章內曰攸好德曰既富方穀曰錫福則為五福之傳無疑其間文義朱子皇極辨詳之凡厥庶民無有淫

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
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
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此節言人之知所好德而不溺於非德必
人君立之標準然民之能好德者與未有德而不為惡者與夫學而欲為好德者皆當念之受之錫之以福也無
虐煢獨而畏高明此節謂民有不幸而煢獨衰弱者有幸而當富當者人主又當狀之抑之人
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此節言人之才德當崇富者雖而福之亦國之
福也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
辜穀善也此節言人之趨正亦必先有以養之故錫福于民者當以富為先不然人無所賴下就則易為惡戒難
矣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此節又言非好德之人而錫之
福祇為國家之害而已按五福雖以好德居四而傳則以好德為重盖五福本係於天命而人之所可勉者惟好德

而已錫福徵係於人主而人主所可錫者亦惟富而已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
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凶折者橫死短折者夭死疾者身不康憂者心不寧貧者
家不足惡者剛惡弱者柔惡蔡氏曰五福六極在君則由於極之建不建在人民則由於訓之行不行感應之理微
矣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
僻民用僭忒此五福六極之總傳也五福六極人君體之以威福其民作福作威所謂嚮用五福威用
六極也玉食者下之所以奉上此又人主萬乘之福也臣而僭之則大夫必害于而家諸侯必凶于而國有位者用
側頗僻而不安其分小民者亦僭忒而踰越其常則轉而趨於六極矣其言威福之不可下移而人臣之不可上僭
以發明一義○朱子皇極辨曰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
而皇極居五故自孔氏傳訓皇極為大中而諸儒皆祖其

說余獨嘗以經之文義語脈求之而有以知其必不然也
盖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
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為在中之準的則
可而便訓極為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為天極脊棟之為屋
極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
之義為尤近顧今之說者既誤於此而并失於彼是以其
說展轉迷繆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舊說姑亦無問其
它但即經文而讀皇為大讀極為中則夫所謂惟大作中
大則受之為何等語乎今以余說推之則人君以眇然之
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輳面內而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

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
也既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絕德而後可以立至
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脩其身厚八政協五紀
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
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
下之仁而天下之為仁者莫能加也語其孝則極天下之
孝而天下之為孝者莫能尚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
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
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
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於五

行究於福極而必以皇極爲之主也原於天之所以錫禹雖其茫昧幽眇有不可得而知者然箕子之所以言之而告武王者則已備矣顧其辭之宏深奥雅若有未易言者然嘗試虛心平氣而再三反復焉則亦坦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但先儒未嘗深求其意而不察乎人君所以脩身立道之本是以誤訓皇極爲大中又見其詞多爲含洪寬大之言因復誤認中爲含胡苟且不分善惡之意殊不知極雖居中而非有取乎中之義且中之爲義又以其無過不及至精至當而無有毫釐之差亦非如其所指之云也乃以誤認之中爲誤訓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

務爲至寬至廣之量其弊將使人君不知脩身以立政而墮於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於是非顚倒賢否貿亂而禍敗隨之尚何斂福錫民之可望哉嗚呼孔氏則誠誤矣然迹其本心亦曰姑以隨文解義爲口耳佔畢之計而已不知其禍之至此也而自漢以來迄今千有餘年學士大夫不爲不衆更歷世變不爲不多幸而遺經尚存本文可考其出於人心者又不可得而昧也乃無一人覺其非是而一言以正之者使其患害流于萬世是則豈獨孔氏之罪哉予於是竊有感焉作皇極辨○【書序曰】武王勝殷殺受以箕子歸作洪範○【書洪範大傳曰】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鄭氏】曰誅我君而釋己嫌苟免也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世家曰】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班固曰玄菟樂浪本箕子所封昔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敎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爲民設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售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民飮食以籩豆都邑頗放效吏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臧及賈人往者夜則爲盜俗稍益薄今於犯禁寖多至六

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後漢書曰】昔箕子違衰殷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聞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扃回頑薄之俗就寬略之法行數百千年故東夷通以柔謹爲風異乎三方率皆土著憙飮酒歌舞或冠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其後通接商賈從而澆異若箕子之省簡文條而用信義其得聖賢作法之原矣○【蘇氏曰】箕子之不臣周也而曷爲爲武王陳洪範也天以是道畀之禹傳至於我不可使自我而絕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可傳者矣故爲箕子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

是年伯夷叔齊去周死于首陽山

古史曰武王伐紂伯夷叔齊乃相與扣馬陳君臣以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蘇氏曰史記周本紀武王即位九年王祭于畢為文王木主載之車中東觀兵孟津十一年遂伐誅紂伯夷傳記伯夷諫武王之言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進退皆不可據故一取尚書為信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隱於首陽義不食周粟採薇而食之卒以餓死愚按夷齊之事呂氏春秋史記所載多有不同今據古史為正又史記載採薇之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怨而氣弱絕與孔孟所言夷齊氣象不同外紀取之古史亦不取焉○古史考曰夷齊采薇野有婦人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

十有四年西旅獻獒

書曰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克商之後武德遠暢書夷來貢也東方曰夷南方曰蠻戎方云四夷八蠻爾雅言九夷六蠻此言夷蠻者四夷之通稱言八九者謂其非一而已西旅西夷之國獒犬也爾雅文高四尺曰獒說文曰使犬也大如人心可使者召公以獒非當貢上易答人生異好下非所以示諸侯常禮故作書以告然召公在武王時未為太保此或者史臣之追稱與五峯胡氏以此篇作成王之紀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謹德乃一書之要旨方物方土所生之物也服食器用無異物之貢也德之致即謹德所感貢方物者也如分陳以肅慎氏之矢寶玉如分魯以夏后氏之璜然曾有封父之繁弱晉有密須之鼓闕鞏之甲故分伯叔非無方物也而以寶玉為重所以示親親分異姓未必無寶玉也而以方物為重所以示服遠互文見義各舉所重而言耳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言諸侯不敢忽易其所賜皆以德視物也夫器物之微上以德致亦以德示而下以德視之若獒之為物上下皆非可以為德矣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此述謹德之事以戒王也狎玩褻也侮慢忽也君子小人以位言也德至於盛必無狎玩之失然於此或有不成則玩狎士大夫是不以禮使臣也故君子必遠引而無輸忠之意狎侮小人是不以義使民也故小民必難役而替服役之心此既人喪德之病也不役於耳目之好則百為之間皆合於禮度而無不正矣此玩物喪志之反也夫人主之志不當以玩物而喪其志當以道而寧其志心苟玩物則役於耳目之欲而易以失吾心之所守故謂喪志也志以道寧則明乎義理之正而足以辨天下之是非故又云言以道接所謂知言也此章極言不玩物之本而又要其效如此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無益凡遊玩之類異物非其土性不可長養所以珍禽奇獸不必育于中國蓋言此非惟洛人之玩既動人之寶又且遠物之性也不寶遠物則於己不貪於人不擾故遠以來格貢獒雖其自至然慮向之微非所以呪亦遠人矣上文因玩物而推明玩人之失所以防其源也此章以寶物之戒而又歸重於寶賢之意所以易其好也太保格心之言可謂周密矣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矜矜持也八尺曰仞簣盛土之器也召公終謹德之意言益深切細行一簣惟指受獒而言然凡謹德者自當察然於此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迪行也言此以終上文功成民足之意蘇氏曰人主一身實萬化之原苟於理有毫髮之不盡即遺生民無窮之害而非創業垂統可繼之道矣以武王之聖召公所以警戒之者如此後之人君可不深思而加念之哉

王有疾

[金縢篇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克商之明年也）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穆敬也蔡氏謂古者卜大事公卿百執事皆在誠一和同以聽故名穆卜下文亦有勿穆卜之文戚憂煩之意周公言此卻二公之卜）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

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自以爲功獨以爲己事也故不於宗廟卻牲而爲壇築土曰壇除地曰墠三壇大王王季文王之位也又爲壇於三壇之南而北向則周公所立之位璧以禮神植於神位珪則公之所秉者史卜史也某武王之名也丕子謂如責其侍子之責如爾三王爲天責其元子來侍則請以旦代某之身蓋我能承順祖考之意能多材多藝趨奔役使以事鬼神故也乃元孫則不能逢奔走使而其大德可以敷佑天下故帝命以君天下用能定爾子孫黎民於下地而四方畏之令日毋使墜爾以墜上天昔日所降之重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矣屏璧與珪謂不復得事神也蓋武王喪則周家必墜雖欲事神不可得曰爾曰我曰許不許迫切之意言不暇文也）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古者卜筮必立三人以參考吉凶三龜者三人所卜之龜也習重也三人所占龜兆皆以爲吉也啓籥者啓金縢之匱也周家卜筮之書皆藏於金縢之匱卜史事之以金緘縢重其器也周公啓籥以閱卜兆之書亦又云吉體謂兆象也禮所謂君占體是也以兆體言之王其無害而予小子則新受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謂代死也今日所俟惟三王念我王一人而已）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公歸謂占畢而返歸其室也於是史乃納冊於金縢之匱周禮占人凡卜筮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識於則計其占之中否鄭康成謂卜筮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冊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是則金縢之匱周家藏卜書之常器而於事納冊亦周家占人之常職世俗謂周公始爲此匱又納冊其中以爲異日自驗之地可謂陋矣）

[十有九年]十有二月王崩（[逸周書曰]乃歲十二月王崩鎬）子誦踐位周公攝冢宰正百工

[管子曰]昔者大王賢王季賢文王賢武王賢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公旦輔成王而治天下○[竹書紀年曰]武王年五十四

（[履祥按]文王世子篇稱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前輩多疑焉夫年之長短命也雖聖人豈能以與其子哉且如其言則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前此已生伯邑考矣武王八十一而生成王後此又生唐叔虞焉人情事理所必不然也按文王世子乃合古書數篇爲一篇其篇目尚在每章之首與其餘曰文王世子曰教世子曰周公踐阼曰庶子官曰天子視學曰世子之記而此章於上下文無所繫此必作傳之附會耳今依竹書紀年之年以明載記之說云）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六終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七

仁山金履祥編
歸仁齋楊氏重鋟

丙戌周成王元年周公相踐阼而治

記文王世子篇周公踐阼章曰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

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事未盡不問凡學春官釋奠于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儐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教世子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

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大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是故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涖阼

以為世子則無為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矣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

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右周公踐阼○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輔輔者輔天子之意者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絜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拂拂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強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聽政而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

○傅職篇曰天子不諭於先聖人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不閑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天子學業之不法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古者齊太公職之天子不姻於親戚不惠於黎庶無禮於大臣不中於刑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直於戎事不信於諸侯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彊於　賜予侈於左右近臣吝授於踈遠卑賤不能懲忿窒慾大行大禮大義大道不從太師之教凡此其屬太傅之任也古者魯周公職之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教誨諷誦詩書禮樂之不經不法不古言語不序音聲不中律將學趨讓進退即席不以禮登降揖讓無容視瞻俯仰周旋無節妄咳唾數顧趨行得色不比順隱琴肆瑟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古者燕召公職之天子燕業反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答遠方諸侯遇貴大人不知大雅之辞答左右近臣不知已諾之適僩問小誦之不博不習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古者史佚職之天子宮處出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雜綵從美不以章德小行小禮小義小道凡此其屬少傅之任也天子居處燕私安所易樂而湛夜漏屏人而數飲酒而醉食肉而飽飽而強食飢而餒暑而暍寒而懦寢而莫宥坐而莫侍行而莫先莫後帝自爲開戶自取玩好自執器皿亟顧還面而器御之不舉不藏折毀喪傷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干戚戈羽之舞管籥琴瑟之會號呼謌謠聲音不中律燕樂雅頌逆樂之序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不知日月之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不知風雨雷電之情凡此之屬太史之任也○吳氏曰書所謂位冢宰正百工與詩所謂攝政皆在成王諒陰之時非以幼沖而攝而其攝也不過位冢宰之位而已亦非如荀卿所謂攝天下位之事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方其畢時周公固未嘗攝亦非有七年而後還政之事也百官總己以聽冢宰未知其所從始如殷

之高宗已然不特周公行之此皆論周公者所當先知也

〔覆按〕傳稱世子之記則古者教世子其文字禮節必自有一書世所誦習而行之者也成王幼冲既為天子又復當養凡教世子禮樂之事皆所不可缺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習視之然古者大功猶誦不況幼冲之年不可以廢學意讀書誦習亦必使成王觀之故周公作為文王大明綿以下諸雅述先王之德七月諸詩極道衣食勤勞之事而召公亦有公劉卷阿諸詩之作皆所以便誦習于後先養因披之皆茲云

周公誥君奭

〔君奭篇曰〕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若曰者述周公之意云爾也君尊之奭召公名古人質相與語亦名之弗弔猶不幸也棐匪通弗永遠念以下至在家不知數語通為一句謂不幸天降喪于殷亦殷自墜其命我有周既受之我不知周之基業其永孚于休耶若天不可信我亦不知其終出于不祥耶後來吉凶俱不可必君奭已嘗曰時其責在我而已蓋謂不可必者在天而可必者在我也君之意知此故我不敢以天命之至為安而不長念墜命之盛於天人不尤不違之際與人及後嗣弗克敬天敬民絕佚前人之光則而云我已退老於家不復與知也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此承上文以斷不敢知天之意與時我之說天命固不易受已受天命亦固難信然其所以墜天命者則以不能經久繼續前人恭明之德爾故我小子旦雖不能有所正然所開導者惟以前人德之光大施于冲子而已以用功言之則曰恭明德以成功言之則曰前人光〔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若曰又曰皆史官申其詞復之意天不可信即上文之意寧王武王也言天命雖不可深恃然在我之道惟以武王之德接續而延長之則天自不容釋文王所受之命矣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保衡即伊尹伊陟其子也臣扈與湯時逸書臣扈同名當書序之誤與當以紂言為平巫賢者舊云巫咸之子皇天以全體而言上帝以主宰而言凡書所指非有輕重此章對言之耳賢聖咸格大小之分固可見爾周公一時歷數諸賢特以發明創業嗣守之初皆必有世德受託之臣以釋召公之疑而留之至於武丁之相不言傳說而獨言甘盤者蓋甘盤初年之師保傳說乃後進之賢相此章當成王初年急留召公之許故歷舉世德託孤之相以及甘盤而不及傳說爾說者不暫其時所以不得其所言之意也率惟茲

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率凡也陳如我取其陳之陳舊也陟升遐天者天子祭其祖以配天之禮也所循今方言許也此承上文言凡此有書臣輔世就以保治有殷之業故殷之宗祀如此之久也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百姓世家大族也王人王朝之人對下文屏侯向而言也惟茲即上文惟茲指六臣也有事謂征伐會同說今之事此章承上文言商家有此諸臣為之輔相以會其天命故天純一佑命於上而商家內有百姓王人無非就德之人皆能明恤其屬各得其職外有藩屏侯甸亦皆奔走效命於下惟茲書臣惟德是舉是以君此所以能致其君於治故一人凡有號令征伐會同之事于四方若龜蓍卜筮而人心無不咸孚也〔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此承上章之殷監以急召

公平公正也格感通也天之所尊多歷年所者以其有公正感通之道能保乂有殷也其後殷受嗣位天下降亡亡之威命之不可恃知此今汝君奭能為永久之計則天亦有堅定之命其在於保治昭明我新造之周邦乎永念即平格之意亂明即保乂之意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

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

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太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

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

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

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此承上章商六臣之事因來文王五臣歷相武王以施召公也割申勸傳記引此或作厥亂勸武作周申勸周字以害也害字也害何也如時日害喪之害寧王武

王也號叔王季子文王弟其後封於東號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括所謂文王四友也周公謂前日上帝曷為而申勸武王之德集大命於其身蓋惟文王能修和諸夏亦惟有號叔等五人者助之向無五人為之往來宣導彝教則文王豈能自使治化下達國人亦惟五人純一佑助秉持其德實知天理之可畏乃作昭明文王以迪尊其德冒聞於民升聞于天惟時文王已受有殷命至武王時號叔死矣四臣者尚在祿迪後暨武王共代商受又昭武王之德以冐於天下而天下盡頌武王之德是則武王之興亦賴文王之德與世德之臣也推太公歷相文王武王世德之臣奭重焉此言四臣而不言太公盡其職太公尚在聖賢之意歸死急生相期於無窮其不生顯太公之功意亡知此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

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勖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

矧曰其有能格

誕無我責謂召公專委其責於周公而欲去也然史傳之意多言召公不說周公之攝政辟意亦或如此收義未詳或有缺文大意是收欲不為之意耇老成也造往也鳴鳥鳳也國語所謂周之興鳳

鳳鳴于岐山蓋鳴鳳在郊王者之瑞世之盛也此承上文武王之興尚賴文王世輔之臣況在今日成王幼沖在我與汝皆武王之臣受命託孤屬此艱難之運若游大川予當勇往及汝同濟成王幼沖雖已即位與未即位同爾君奭不可大為我之責若收身而退不急其所不及老成之臣又皆引去則德不降于國人今日鳴鳳在郊之盛將不後聞矣況能格于皇天若昔日之盛乎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

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茲指上文而言商六臣文武之事我周受命固有無疆之休然保守之亦大艱難故我之告君乃謀為垂裕之計不使後人迷亂以墜天命顯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勖偶王

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作汝民極謂大臣之職為民標半故當時凡言為大臣者皆曰以為民極偶配也秉載也閔召同受武王顧託之命故周公奉武王之言以勉召公謂前人布其腹心盡以命汝使為大臣以定其民其言曰汝明德勉力以配輔嗣王盡其誠心載此天命思文王之德以丕承其無疆之憂之言汝此而可以好其責乎

武王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

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

誥

允信也保召公官名我之所信者保奭耳以汝克敬與予監于殷之所以喪亡大否者與念我周之天命亦復有可畏者而君奭意乃不然我之所信者君奭我之所不信者至君此費辭說也允不允對言

予惟曰襄

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

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襄成也戡堪通勝也予惟曰輔成王業者我與君奭二人耳汝亦固同此意言曰在是二人矣而謂天休滋益至惟是二人懼弗能戡蓋人臣總政以盈滿為懼也然此則在於益敷其德明率賢俊以繼其後它日推避後人于丕大之時可也今日則未可避其責也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

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篤如克篤前烈之篤海隅出日指東方也

周都西土去東為遠故以海隅出日言之謂篤厚前人之業者匪我二人乎我國家固能至于如今日之休矣我與之
君奭當共承文王之功不自止息大冒于海隅出日之地無不率服咸順使令可也然則周公之意固以東方為憂
矣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惠順也予不順
君奭之意故君茲多誥盖予憂天命之不終及斯民之無休耳此聖賢真切之語也公曰嗚呼君惟
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民德謂言
民情謂君亦知民之情矣人情無不能其初惟終之為難所謂小民難保者也祗若茲往敬用治惟其能慎終之語
○史記曰其在成王時召公為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
自陝以東周公主之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召公疑之
作君奭於是召公乃說○大紀論曰周公不見知於成王
所以敢居外者恃召公為保爾不然周公其可離成王左

右乎故君奭之作在元年而不在亂定之後也
履祥按君奭之書予王子謂當在成王初年今考書中言意庳已可見其事舛之明證有七書之稱武王為寧王者惟大誥君奭為然大誥既初年之書其時武王謚未定武尚存初謚或象稱二謚其後始定一謚為武王耳故其後諸書上稱武王而君奭獨稱寧王是君奭與大誥同為初年之書其證也若高宗之相莫著於傳說而此書獨舉甘盤初政之相也成湯之伊尹佐湯取天下而太甲初年政出伊尹君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諸賢皆以世德舊臣總聽嗣王之初政遂保有商歷年之盛盖周公引以為周召之比故言不及於傳其證二也王曰沖子曰小子同未在位曰亂明我新造邦曰在讓後人于丕時曰亦罔不能厥初此皆初年之證故今從胡氏係於元年之下

夏六月葬武王于畢

逸周書曰乃歲十二月崩鎬肂于岐周注乃謂後之殯也乃周公立

相天子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
王于畢臣瓚曰汲郡古文曰畢西於豐三十里

王冠

家語曰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
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
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達而未幼未當作勿程子曰未者非必之辭祝
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嗇於時嗇愛也時奉民時也惠於財親
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袞
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孟懿子曰天
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也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

則尊為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

命周公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史記世家曰周公攝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王周公乃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皇甫謐曰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履祥按此是武王崩成王幼周公相踐阼抗世子法於伯禽以教成王正是王冠且長使伯禽代就封於魯而留周公今相成王二叔遂為流言見史遷所記恐未盡當時先後之實

魯頌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
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土音謂城邑場圃散地采地之類田者諸侯一同之田孟子所謂周公封於魯為方百里者也山川附庸與凡土地周禮所謂封疆方五百里禮記所謂魯境七百里者是也○春秋公羊氏傳曰封魯公以為周公也
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

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書大傳曰】伯禽封於魯周公曰於乎吾與汝族倫吾文王之爲子也武王之爲弟也今王之爲叔父也吾於天下豈卑賤也豈乏之士也所執贄而見者十二委贄而相見者三十其未執贄之士百我欲盡智得情者千人而吾僅得三人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是以敬其見者則隱者出矣謹諸乃以魯而驕人可乎尸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去貴而爲賤去富而爲貧面目黧黑而不失其所是以文不滅而章不敗也愼諸女乃以魯國而驕豈可乎

管叔及蔡叔霍叔流言周公居東

【金縢後叙曰】武王旣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羣弟蔡叔度霍叔處也流言布其言也孺子成王也金縢但言管叔及羣弟流言而大誥多方皆言武庚圖復則流言非武庚之事哉是以興謀間三叔則有之其狀三叔欲叛始挾武庚以爲援而武庚始得逞其圖復以謀爾）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辟讀爲避鄭氏詩傳言周公以管叔流言避居東都是也我之弗辟言我不避則於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於地下也僞孔傳按古文尚書辟字作辟古文凡君辟刑辟之辟皆作侵唯此作辟此必孔壁書本是避字也辟諸户从是从弁皆避之義）我無以告我先王○【越絕書曰】周公以盛德武王封周公使傅相成王成王少周公臣事之當是之時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加於無罪天下家給人足禾麥茂美使人以時說之以禮上順天地澤及夷狄於是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誹之成王周公乃辭位出巡狩於邊○【鄭康成曰】周公遭流言之難避之而居東都（注凡三出）○【朱子曰】弗辟之說宜從鄭氏向董叔重辨此一時答之謂從註說後而思之不然是時三叔方流言於國周公處兄弟骨肉之間豈應以語言之故遽興師以誅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且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於王王亦未必見從則當時事勢亦未必然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自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自合如此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即爲簒矣或又謂成王疑周公故周公居東不幸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何以處之愚謂周公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朱子舊有金縢說其時與事皆與此不同此乃朱子晚年與蔡沈之書當爲朱子定論【緩按】周公之避所以必告二公而後行者以成王尚幼朝廷之事不可以無所爲也所以周公居外而朝廷不亂成王雖疑而外不敢請者以有二公在焉爾微二公則周家之禍必有出於意料之外者周公亦不應避以小嫌而忘大計矣甚矣朝廷不可以無人而大臣不可以獨運也）

【二年】周公居東

【金縢後叙曰】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蔡氏曰居東居國之東也鄭氏居東謂避居東都未知何據孔氏以居東爲東征非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爲誰二年之後王始知流言之罪在管蔡也斯得者遲之之辭也○【愚按】此當接上文爲一章○）【朱子曰】管蔡流言成王疑

之未知罪人之爲誰也及周公居東二年成王悟乃知罪在管蔡也若曰所謂罪人者今得之矣或問居東二年非東征乎曰成王方疑周公豈得即東征乎二年猶待罪也此章須以廣大無我之心觀之若有一毫私吝自惜避嫌疑之心即與聖人所爲天地懸隔矣胡氏家錄有言成王疑周公故周公居東苟成王而終不悟也則如之何曰成王不悟則王室必危天下必亂周公能盡其忠誠而已聖人與天合一寞容心哉○伐柯之詩曰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集傳曰周公居東之時東人言此以比平日欲見周公之難柯斧柄也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集傳曰東人言此以比今日得見周公之易深喜之之詞也踐行列之貌詩說謂諷成王當使人通周公之意亦通○狼跋之詩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音遜碩膚赤舄几几跋躐也胡頷下懸肉也載則也疐跲也公周公也孫讓碩大膚美也赤舄冕服之舄也几几安重貌公孫碩膚言周公避位而出也狼跋其胡則疐其尾矣人情遭變則進退不能惟周公雖遭之不失其從容雍重之度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德音令聞也瑕疵也○程子曰周公之處己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而德音不瑕也○范氏曰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得而畜之若犬羊然有欲故也唯其可以畜之是以亦得醢而食之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焉唯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寒

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二其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舄几几德音不瑕其以此夫○朱子曰周公雖遭疑謗然所以處之不失其常故詩人美之言狼跋其胡則疐其尾矣公遭流言之變而其安肆自得乃如此蓋其道隆德盛而安土樂天有不足言者所以遭大變而不失其常也夫公之被毀以管蔡之流言也而詩人以爲此非四國之所爲乃公自遜其大美而不居耳蓋不使讒邪之口得以加乎公之忠聖此可見其愛公之深敬公之至而其立言亦有法矣○書大傳曰武王殺紂而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霍叔監祿父武王死成王幼周公盛養成王注盛長也使召公奭爲傅周公身聽天下之政管叔蔡叔疑周公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王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一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矣○史季曰武庚當時意必日夕說誘三叔以爲周公弟也而居中專政管叔兄也而在外監殷故管叔遂生不肖之心以至如此

三年周公爲詩以貽王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則此詩作於二年之後也

金縢後叙曰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

敢誚公○〔鴟鴞之詩曰〕鴟鴞鴟鴞旣取我子無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毛傳曰〕鴟鴞惡鳥攫鳥子而食者也室鳥巢也周公託為鳥之愛巢者呼鴟鴞而謂之曰爾旣取我之子矣無更毁我之室也以我情愛之心篤厚之意鬻養此子誠可哀憫今取之其毒甚矣况又毁我室乎以比武庚旣敗管蔡不可更毁我王室也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集傳曰〕為鳥言我及天未陰雨之時往取桑根以纏綿巢之牖戶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則此下土之民誰敢有侮予者亦以比己深愛王室而預防其患難也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集傳曰〕拮据手口共作之貌捋取也荼萑苕可藉巢者蓄積租聚瘏病也亦為鳥言作巢之始所以拮据以捋荼蓄租至於勞苦而病者以巢之未成以比己前日所以勤勞如此者以王室之新造未集也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集傳曰〕亦為鳥言羽殺尾敝以其成室而未定風雨又從而漂搖之則我之哀鳴安得而不急哉

〔愚按〕七月之詩盡之書詩也周公陳之以備工誦使成王知先公之舊衣食之原序謂遭變時所陳也夫成王方有疑於周公周公方避之往居東而顧以為是詩而詳於強暴之嫌乎此周公忠愛之誠也夫豈以居哀而違志其君也哉然亦惟居東故可以忠告爾向使居中秉國則成王蓋深不利之居雖吐赤心其孰能信之聖人所處泰然無累之心與其拳拳不已之心並行不悖於此俱可見矣于是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則鴟鴞其最後作也成王之疑方將釋矣鴟鴞之詩其情危其辭急蓋有以憂武庚之必反王室之必危也其情也武庚以周公利權間三叔而至今也奄君又以為周公見叛武庚則周公鄰利之權變間於三叔以至啟周公以為成王言之為鳥言以自喻也或以前先王也曰鴟鴞鴟鴞旣取我子謂其已誅管蔡也毋毁我室謂其功業更欲戕王室也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傷管蔡也二章言先王創業之備固也今此下民孰敢侮予微管蔡之叛殷武庚之外連則固未易侮也三章言先王之勤勞也四章言王室之孤危外患之必至其辭不得不急也而成王悟

周公嘆曰管蔡武庚卒於叛盡其參謀造禍非一日矣管蔡之惡滋甚至是而復設罪則挾武庚以叛武庚之謀旣深至是而後乘機則挾管蔡以叛也或曰向使成王未悟周公未歸而管蔡武庚之叛已熾則如之何曰周公亦身任其責力請誅之而已不誅則王室必危天下必亂周公亦盡與忠誠而已它豈暇顧哉

秋大雷風王迎周公于東出郊雨反風

〔金縢後叙曰〕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古者兵凶之事則弁服遇災將卜故遇與大夫盡弁金縢之匱周室藏龜卜占書之器啓之將卜因得卜史嚮昔所納周公之冊始讀周公命龜之事始知周公自任代武王死之說焉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周公所禱二公蓋知其禱武王之疾而未必知其代死之說也而卜史又受公之命勿言聖人盡己之心固不欲露然卜既非成王卜風雷以啓匱此事卒不聞於世矣以此知聖人之事其不聞於天下後世者如此類蓋多也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感周公之忠誠執此金縢之書以泣謂今風雷之變不必更卜蓋天以是變儆予以彰周公之德於是迎周公以歸○〔蔡氏曰〕按鄭氏詩傳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以鄭氏學出於伏生此篇乃伏生所傳則新逆之當作親逆今本誤也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出郊者成王自往迎周公郊上是親迎也又按九罭詩意以成王蓋使人以衮衣歸周公則此候於郊而以禮者先之爾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大木所偃謂偃仆壇道次合及民居之類

○〔越絕書曰〕周公出巡狩於邊一年天暴風雨日夜不休禾木盡偃成王大恐大發金縢之櫃察周公之冊知周公

乃有盛德王乃夜迎周公流涕而行周公反國天應之福
五穀皆生樹木皆起天下皆實此周公之盛德也書稱周公居東二年而越絶書稱周公處一年蓋書兼首尾故稱二年而越絶以朞年論故但一年然以時考之一字或誤○
九罭之詩曰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集傳曰九罭九囊之網也鱒魴皆魚之美者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周公也袞衣裳九章五繪於衣四繡於裳衣上有龍以龍首卷然故謂之袞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而言九罭之網則有鱒魴之魚我覯之子則見其袞衣繡裳之服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集傳曰女東人自相女也再宿曰信東人聞成王將迎周公又自相謂而言鴻飛則遵渚矣公歸豈無所乎今特於女信處而已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集傳曰不復言將留相王室而不復來東也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集傳曰承上二章而言又願其且留於此無遽迎公以歸歸則將不復來而使我心悲也○

東山之詩曰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集傳曰東山所征之地也慆慆言久也士事也行陳也枚如箸銜之有繩結項中以止語也蠋桑蟲似蠶烝發語聲敦獨處不移之貌成王既得鴟鴞之詩又感風雷之變悟而迎周公於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既歸因作此詩以勞歸士蓋為之述其意而言曰我之東征既久而歸塗又有遇雨之勞因追言其在東而言歸之時心已西嚮而悲於是制其平居之服而以為自今可以勿為行陳銜枚之事矣及其在塗則又覩物起興而自歎曰彼蜎蜎者蠋則在彼桑野矣此敦然而獨宿者則亦在此車下矣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集傳曰果臝栝樓也伊威鼠婦也蠨蛸小蜘蛛也町畽舍旁隙地也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章首四句言其往來之勞在外之久故每章重言見其感念之深遂言以東征而室廬荒廢至於如此亦可畏矣然豈可畏而不歸哉亦可懷思而已此則述其歸未至而思家之情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灑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集傳曰將陰雨則穴處者先知故蟻出垤而鸛就食之遂鳴於其上也行者之妻亦思其夫之勞苦而嘆息於家於是灑掃穹窒以待其歸而其夫之行忽已至矣因見苦瓜繫於栗薪之上而曰自我之不見此亦已三年矣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集傳曰倉庚飛婚姻時也熠燿鮮明也縭婦人之禕母施衿結帨是也九其儀十其儀言其儀之多也賦時物以起興而言東征之歸士未有室家者及時而婚姻既甚美矣其舊有室家者相見而喜當如何耶

管叔及蔡叔霍叔與武庚叛奄淮夷徐戎皆叛
鄭康成曰 成王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乃東伐之○ 陳賈問曰 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孟子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 或曰 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將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

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耶周公
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
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作大誥東征

書大誥篇曰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
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
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周書發語多曰猷猶今方言曰說道也弗弔音的至也猶云不幸也朱子讀如字恤也言不爲天所恤二說舜意則同大歷服謂天之歷數也之九服也此章言武王崩成王以幼冲嗣位流言長轉而事變如此未餘上則天意如何以起下文求濟卜筮之意已予惟小
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敷廣賁大也下
數字疑衍此章承上文謂未能格知天命然以事理言之如涉淵之勢無可止之理必求所濟故必廣大前人受命之業可也

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句用寧王遺我大
寶龜紹天明句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
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
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
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閉有所壅而不出之意寧王謂武王也周初制謚將葬而謚此云寧王武事初謚或尚存二謚也紹介之紹也小腆猶云蕞爾國指武庚也謂今猶不敢忘武王之大功故天降威不敢避而不爲於是用寧王所遺寶龜以介紹天之明命即命猶云即命于元龜也即命曰者命龜之辭也西土即謂周邦也西土人謂管蔡也其命龜之辭曰今日有艱于我西土周邦雖本爲西土之人者有且自不靜爲茲蠢動而殷之小腆敢經紀殷之亂敘屬我不天主少國疑三叔流言自啓叏亂彼知我之有此疵民

之不康君此乃曰予將復殷之相鄙周之邦今茲蠢動之翼日民賢有十夫者來爲予助以敉寧大難以武圖功我作有大事于東爲之必休此命龜之辭也既而卜之果吉此章決上文未能格知天命之意肆予告我
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
伐殷逋播臣此以吉卜告邦君御事往伐武庚也逋播者逋亡播遷之臣謂武庚及其羣臣也爾
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
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此奉邦君御事不欲東征之言也謂事勢艱難重大蓋三監商奄淮夷俱叛事勢相延亦已甚其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意謂且當閉關自守也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謂及我小子諸父老敬事之人亦不允吾東征下文所謂舊人是也害曷也謂王何不違卜也
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
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

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造爲卬我綏安慰也謂我幼冲之人亦思其勢之艱大爲之永嘆謂爾不欲往其奈四國蠢動鰥寡之民可哀也哉予所爲蓋天使之天遺此重大投此艱難于朕躬予以幼冲之人不我能自恤所感奉者爾邦君羣臣當安慰我曰無以艱毖爲憂不可不成武王圖功之事爾詔可反以艱大阻我哉凡言寧王寧人圖功皆謂伐殷之事自此章以前皆叙述之語此章以下始爲責論邦君羣臣之語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
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
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此以下決辭也卜之而吉是天命殷也其敢替乎且天命武王之時武王既惟卜是用今日以意其相民況卜之而吉亦惟卜是用乎因嘆息而言今日事變之來雖天之明威可畏其實相我以大其業爾上章答限大之語此章答違卜之語王曰
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

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自此章以下重釋艱大之語釋人蔡氏謂即上文所謂考翼者又邦君御事之中亦多有達事武王克商者武王創造之初亦以罔雖勤勞而成之則今日時勞之罔塞艱重乃我成功之所是予於寧王之圖功不敢不卒伐也我友邦君不知天意故我大化誘之夫天意雖則非諄諄有可信之辭而惟考之民心可見耳民心所欲乃其不于寧王之圖功而成其終天亦惟用此事以煩重吾民使於四國之害有知疾病予欲去之予曷其不于寧王受命之休而畢其事乎蓋知前日之艱非則不憚今日之重雖知民心之所欲與民心之所惡則知天意之所在此所以決於東征也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此釋大之語謂東征之役昔者朕即欲往然亦疑其艱大未可輕動於是日日思之武王撥亂以正知作室者父定其規畫治田者父去其蕪穢矣今日乃不率其圖功王知子不肯其業其堂基既能造成其室乎予不肯既其播種況能收刈其實乎其父老成敦重之人見其子若此其肯謂予有後人不墜基業乎只此東征一事不能述事則於武王之業何以成其業而收其實然則予何敢不於我之身而安定寧王所受之大命也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上文所喻責之吾身此節所喻責之邦君御事兄考喻武王友喻敵已者喻四國子喻百姓民養蘇氏謂厥養喻邦君御事謂今日之事正始為父兄者有敵已之人伐其子而為之所養臣僕者其可勸其攻伐而不救乎夫邦君御事不過俾雖平非有勸之之心也而云爾者蓋不救則幾於勸矣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

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肆哉作其氣也爽明也十人蔡氏謂亂臣十人作民獻十夫也周家開國之時皆由哲人蓋其時亂臣十人能真知天命於誰諶之中蓋於人所不可必者而知其決之可以之爾邦君御事於其時從上所制不敢易也況今天之降戾於則惟此三監武庚首作大難近相攻於我室其亡因無事也而爾乃不知天命之不變易也予永念之天之喪殷如農夫之去草予曷敢不畏夷其本根終治田之事乎是天亦惟欲全畀我寧王也此章重解艱大之疑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此章又釋其違卜之意謂予何為終於卜用而不決從蓋率循前王指定之疆土責罔當為況卜之而又吉乎故朕大以爾東征往則必克天命決不差僭卜之所陳蓋已如此矣陳謂卜所陳之兆辭也○

書費誓篇曰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竝興此大誥書序所謂淮夷叛者也伯禽眾費以守而征徐以難其於費眾故以費誓名篇徂往也謂時征淮夷而徐戎乃竝興起也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弗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甲冑干盾所以自衛弓矢所以禦遠戈矛以接戰鋒刃以擊刺呂氏曰戎狄之於中國每窺釁而動伯禽見於師旅而撫封於魯淮夷徐戎因妄意其未更事所以竝起而乘其新造之隙伯禽應之者乃甚整暇而有序先治戎備次之以除道路又次之以嚴部伍又次之以立期會先後之序皆不可紊自敕甲冑至礪鋒刃皆治戎備之事也而於一事之中又自有序焉甲所以衛身冑所以衛首干盾所以扞蔽皆自衛者也長兵則用弓矢短兵則用戈矛鋒刃亦所以擊刺皆攻人者也治戎備之際先自衛而後攻人所謂一事之中又自有叙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此事馬牧之防也呂氏曰戎備既脩則師可以出矣此所以繼之以除道路之事也淫大也牿閑牧也師既出牛馬所舍之閑散大布於郊

野郊野之民皆當修治其地塞其擭穽一或不謹而傷閑牧之牛馬則有常刑本此一條以例之凡川梁藪澤險阻屏翳有害于師也者除治之功蓋無所不施矣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垣墻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風謂牝牡相從而奔逸也傳所謂風馬牛是也臣妾軍中之奴婢也古者兵法戎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四匹牛三頭餘子二十五人餘子即臣妾是也呂氏曰師既出則部伍不可以不嚴自此皆嚴部伍之事也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宜鎮之以靜故戒其本部校堵不動無敢越逐者縱之越逐則奔者未及逐者先亂軍律不可復整矣先嚴之以越逐之刑此出師鎮定變亂之法也又戒其他部見馬牛臣妾奔逸而至者無敢保藏歿而歸之隨其多寡商度行賞人誘於彼復之賞而歸於不復之刑則流散者將不召而自集此出師招集散亡之法也大部不敢擅局它部不敢匿姦部伍條違犯引恭布何變亂之足憂哉至於師旅所經又申以寇攘竊誘之法不惟欲田野不擾自古應師者每因剽掠失部伍為敵所乘故不得不戒也○按後世軍法劉掠之罪斬而此則曰常刑蓋古者皆籍籍之兵輕刑禁之即為後世烏合之衆非重刑禁之不齊【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先征徐戎所以伐淮夷之支同日築費所以遏淮夷之黨皆所以剿淮夷也○呂氏曰戎備既治道路既除部伍既嚴行師之道備而兵可用矣故於此為之期會焉甲戌用兵之期也徐戎淮夷並興今所征獨徐戎者蓋量其敵之堅瑕緩急而攻之也聲勢相犄徐戎敗則淮夷將不攻而自潰矣軍事以期會為本為犄為命失明而服大刑宜也魯人三郊三遂國外曰郊郊外曰遂郊之兵其正也在天子則六鄉之軍也遂之兵其副也在天子則六遂之軍也兩寇並至其勢甚重故悉起正副之兵以應之故以甲戌築以甲戌攻築攻同日者彼方禦我之攻勢不得擾我之築也無餘刑非殺者所以刑之者無餘但非殺耳時死一等之刑也墉壘芻茭之不給加以死刑楨榦之

不供加以降死一等之刑何也糗糧人食也芻茭馬食也人馬不可一日無食楨榦築版之所須也二者缺則猶稍緩也然則古人之於殺非甚不得已皆輕用之哉○又曰禹之家學見於甘誓周公之家學見於費誓誥初嗣位而賦當有虞之變伯禽初就封而騷當徐夷之變一旦誓師左右攻伐之節戈矛戎馬之利病曲折纖悉若老於行陣者孰謂其長於深宮而秦於書策之養耶是以知大禹周公之家學盡本末具舉而無所遺也○【世家曰】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肸遂平徐戎定魯又曰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盡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本紀曰】周公相成王使伯禽代就封於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寧淮夷東土三年而後定

愚按武王周公伐殷誅紂而立武庚使管叔蔡叔霍叔監殷管叔以殷叛雖孟子亦謂為周公之過而蘇氏又蓋稱武王之跡以成敗之逆言之過則誠過而跡則誠疏失而聖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於此略可見然以常事之理言之固亦未為誅也君臣之除天下之大亂昔者成湯伐桀則放之武王克殷而紂死矣武王為天下除殘而已固不必加兵於其身也聖人盡然止其身而已固不必誅絕其子孫也於是立武庚以存其祀以常情論之誅其父而立其子安知遠庚之不復反乎處其反而不主與立之而不能保其不反是不得以存之也於是分殷之故都使管叔蔡叔霍叔為之監以監之夫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亦殷禮也況所使為監者又吾之懿親介弟也武庚何得為亂於其國假使管叔而王不省何至於武庚以叛哉聖人於此亦仁之至義之盡矣不幸武王則既喪成王則尚幼而天下之政則周公攝之是豈其得已也彼管叔者國家之謂何又因以為利彼固以為周之天下或者周公何以叛之已為之見而不得與也

此管叔不肖之心也而況武庚實欲之於是唱為流言以撼周公既而成王悟周公歸而遂挾武庚以叛彼武庚者嚮周室之內難亦固以為商之天下或者已可以復取之三叔之愚可因使也此武庚至愚之心也而況三叔實藉之於是始為浮言以誘三叔既而三叔與之連連挾三監淮奄以叛夫三叔武庚之叛同於叛而不同於情武庚之叛意在於復商三叔之叛意在於得周也至於奄之叛意不過於助商而淮夷之叛則外乘應商之釁內撼周公之子其意又在於傳會三叔非武庚不足以動衆武庚非三叔不足以間周公惟夷非朱此篡勢又不誅以得會此所以相延而起同時於亂周也抑當是時不歆周之禍亦烈矣武庚挾殷戮之頑民而三監又各挾其國之衆東至於奄南及于淮夷徐戎自泰漢之勢言之所謂山東大抗皆反者也其徙封國雖多然新造之邦不足以禦之故邦君禦事有艱大之說其艱難之勢誠大也有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之說是欲閉關自守也大誥一書東萊謂其多不可曉以今觀之當時邦君舊人固嘗與於武王弔伐之事昔非不知殷之害非也特以事勢之艱大故欲違卜自守爾是以大誥一篇不及其它惟釋其艱大之疑與其違卜之說自肆予冲人以下釋其艱大也予惟小子以下釋其違卜也爾惟舊人以下釋其艱大也予曷極卜以下釋其違卜也若夫事理則固不在言矣抑大誥之書曰殷小腆曰殷逋播臣於三監則略而不詳何也蓋不忍言也不忍言則親親也其卒誅之何也曰親親尊尊並行而不悖周道然也故於家曰親親焉於國曰君臣焉專之欲使象止於亂家故舜得以全之管叔之欲殺周公至於亂國故成王得以誅之周公不得以全之也傳曰管蔡為戮周公右王書序曰成王伐管叔蔡叔則管蔡之誅是成王之意使管叔而可以無誅則天下後世之為王謚親者皆可以亂天下而無死也可以亂天下而無死則天下之亂相尋於後世矣而可乎故雖殷天下之公義誅管蔡亦天下之公義也夫為天下之公義聖人不得而私亦不得而避也嗚呼是亦成王周公之不幸也

殺武庚封微子啓于宋為殷後

【書微子之命】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微子帝乙之長故曰元子崇德謂先聖王之有德者尊崇之不泯其祀也象賢謂先聖王之子孫能象肖其賢者則命之奉承其祀也禮者典禮物者文物如輅車為善而色尚白之類脩其禮物不使廢壞以備一王之法使後世有所參考也賓以客禮遇之傳所謂宋於周為客是也凡此蓋古制而周室猶之以虞微子皆聖人公天下之心也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齊一也與齊其思慮之不齊者同意齊則無不敬聖則無不通廣大無不包淵深不可窮後裔指微子此章即篇首崇德之意爾惟踐脩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上述成湯下嘉微子中間更不言紂亡武庚戚之事蓋微子所不忍聞故周家不忍言也爾指微子謂能踐行脩率成湯之道所叙微子恪謹之德可思見微子之賢然非有撥亂之才不能扶商王之勢向使帝乙捨受而立微子則豈非守文之賢主也哉周之所嘉其惜之之意見於

言尹東夏謂宋於商畿為東然以周室視之皆東土耳此章即篇首象賢之意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此以下勉戒之服謂上公九旒九章之服命謂上公九命凡車旗獻享之節也宋王者之後得用天子禮樂於先王之廟然宋公之命服則不可不謹也微子之賢不待戒然周室懲武庚之亂為後世慮亦所以全宋也故勉之戒之加詳焉世世享德萬邦作式傳所謂諸侯宋魯於是乎觀禮遵禮守先代商為上公亦諸侯之倡也無斁不厭也○【書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左氏曰】宋先代之後也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路史曰】弔其民誅其君而乃立其子獨不以其將不利而廢之此周之至德也至於周公之使管蔡監商

監之云者所以制止其沈湎淫奔之俗而納之道爾土地人民猶我之有固非利其國而欲之如宇文之於蕭氏也及武庚之作難三監淮奄並起應之當此之時周之事亦汹矣周公於是躍征龕伐至久而後克之兹宜深監武庚之事而乃更立商王之元子夫以微子之賢吾君之子而商人父師之顧乃使之代商後而邦之宋宋爲故墟商之舊都民之被其澤者固未忘也使微子少異其志則全商之地亦非周矣成王周公方且晏然命之不少爲疑卒以按堵非聖人之盛德能如是乎予以是知立國惟在於賢而不在於疑之多也秦漢而下不原仁義而徒汲汲以防

虞天下豈不大可慨哉

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

【書曰】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氏曰致辟者誅戮之也囚云者制其出入而猶從以七乘之車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三年之後方齒錄以復其國也○【逸周書曰】王子祿父北奔管叔霍叔經乃因蔡叔于郭陵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殷獻民遷于九里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云霍叔經必傳聞之誤康叔宇于殷蓋以殷鄙蘇康叔而從居之也○【書序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康叔受封在武王之世故漢書言康叔後扞祿父之難又云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至是伐管蔡以其民益封康叔書序蓋誤以此事加之康誥之上爾

【殺】按書稱羣叔流言傳稱管蔡啓商而管叔獨誅死蔡叔猶有車七乘霍叔三年而復之歟管叔首惡然同罪異罰輕重死生亦殊不等矣逸周書稱管叔縊而書亦但云致辟是必因其縊而致戮之蓋書其罪而尸之也而蔡霍俱不死此所謂施生戮死者與懿親之間所不忍因其死而戮之以正王法因其生而施之以全私恩也

【四年】周公作立政大紀係四年今從之

【立政篇曰】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此篇周公戒成王以任用賢人之道國史記之故稱若曰常伯牧民之長伯常任任事之大臣準人掌法之獄士即下所謂三宅三事綴衣掌衣服器者虎賁氏掌宿衛者獨舉五人者于王子曰周公當時舉之以進告者所謂用咸戒于王也【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

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兹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休茲猶虞書曰都欲言其事而美之又言知恤者鮮以重人君之聽而儆戒之也俊即三俊可爲三宅者也知恤而真知之也九德本皋陶所陳知人之目而有夏君臣世守以爲取人法也三宅亦夏諸大臣之總名商周亦世守之職名雖各不同而事掌民掌法其職事則猶故也故篇中歷述三代用人皆以三宅言之謀面圖謀親閱之也言美哉用人之道知治者少古之人蹈此者亦惟有夏氏其所以國家強盛者蓋能籲求三俊之賢以尊事上帝也而其顯俊亦有大臣真知大信行九德之賢而後敢於右而此時之爲后者又圖謀面察之真爲之大順于德之賢而後宅之也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上文言有夏用人之盛此言夏桀用人之失謂至於此後乃三宅皆無義之民蓋桀惟暴德弗行往時先亡任用之道是惟暴德之用此桀所以喪亡無後也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

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
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
見德越粤通亦越者繼上文而言也耿光也即猶云當也三宅以職言三俊以德言謂其才可以能三宅之用
者蓋亦三宅之副也曰論也嚴密也丕式法制之大也亦粤成湯所以升為天子能丕釐上帝之明命夫天之明命
示此意而已而湯能丕以推其大規摹以理其條理其用三有宅者則能各當其職其論三有俊者則能各當其才
嚴惟丕式即丕釐之用言湯之治天下既事制曲防以定天下之大法矣而又能用三宅三俊以行之故近者用協
而四方雖遠亦莫不於丕式之中而見聖人之德意焉　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
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
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嗚呼嘆而言之蓋事接於見聞而言之易
感也暋强也羞刑進任刑戮者也庶習備諸醜行者也言紂之於三宅使羞刑暴德之人宅其宅準使庶習逸德之

人立政宅事然刑暴之人是以刑威帝於國故以同邦言庶習之人足以蠱心目於內故以同政言其親昵之惡如
此上帝所以致罰使我周有此華夏而法商受命之事以奄甸天下之民奄甸蓋井牧其地什伍其民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
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
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
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長惟
謂凡在上臨民者任人即常任趣馬門庭之官小尹內臣之尹左右攜僕凡執器侍衛之僕百司若司裘內司服之
類庶府若內府天府之屬大都小伯即大小都伯畿內都邑之長也藝人凡卜祝巫醫執技以事上者表臣百司表
外也對裏之稱上文百司爲在內百司此表臣百司則任外百司太史史官尹伯有司之長如大胥大師典司之類
則司樂其長升入角人羽人則虞衡其長凡此衆庶常職皆吉德之士司徒司馬司空與其亞此皆諸侯之官其卿

之命於天子者或天子使監於侯國者夷微盧烝此四夷之國烝衆也此王官之監於四夷者三亳蒙爲北亳殷亳
爲南亳偃師爲西亳阪險也古者形險之地不以封王官守之三亳商之舊都其地平險故周置監焉言文武克知
三宅之心而任之不疑灼見三俊之心而知其可用故上以之事天下以任之長民其政也常任準人牧夫作三宅
之事於上內而禁衛僕御百司庶府外而都鄙藝人百司太史尹伯皆得吉士以爲之而其吉士又分布於諸侯夷
牧之國與要地設險之官蓋文武所知者三宅三俊而人以類之聚各舉所知各選其屬布列內外莫不得其人也此
章是來文武時事其官未必皆文武之官其人則皆文武所儲之人呂氏曰凡所謂官吏莫不在內外百司之中王
於特見其名者則皆有意焉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以宿衛親近而見庶府以爲賤人所易忽而見藝人以
恐其作淫巧以蕩上心而見太史以奉諱惡書是非而見尹伯以小大體統而見若大都小伯則分諸邦畿不預有
司之數者大都以言都不言伯小伯言伯不言都蓋互見之也伯諸侯三卿以諱惟列官名而無它語蓋承上庶常吉
士之文以內見外也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

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
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上文總言文武知人官使之詳此又獨推
文王而言之蓋恐成王閱其目而不知其綱閱其效而不知其本言文王惟先能盡其宅心之學故能立茲常事司
牧之人皆俊才而有德者大抵君心患其識見之偏嗜好之蔽故不能知人而人才亦患其有才而無德以行之推
文王能宅其心故能識用夫俊有德之人常事司牧不言準人亦互見也此節論任人之本庶言號令也庶獄獄訟
也庶慎法禁也謂之庶者固非其大者若大號令大獄訟大法禁則非大臣所敢專亦非文王所敢議至其衆庶獄辭
之事則惟有司惟牧夫是從是否文王不以身養之武於庶言猶有所預蓋號令雖小微化所關君庶獄庶謹文王
則罔敢預知于此矣此節言任人之體也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
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此申述武王之事凡用人之原與得人之多皆
文王事武王率而行之耳蔡氏曰義德者有撥亂反正之才容德者有休休樂善之量皆成德之人也武王率循文

王之功則不敢替其所閑義德之人率循文王之謀則不敢違其所用容德之人以武王能與文王並而受此丕丕之基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此章以下勉成王也我指成王也灼知猶云克知灼見也亂治也一話一言即上章庶言也末終也彥也言孺子已終喪即政繼此以往王其於立政必於宅事宅準宅牧之任能明知其才德如何丕乃使之為治於左右我所受之民乂謂我庶獄庶謹之事勿以己意或小臣間之至於庶言亦盡惟成德之賢尊之以乂我受民言知之明任之專也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

前所言商夏文武之事皆至美之言我所傳受於人者已咸告孺子王矣又言成王為今日守文之主乃文王之文孫武王之文子其勿誤于庶獄庶謹之事惟王人是治之誤者謂以己悉知之事須力獨易於致誤也蔡氏曰正猶康誥所謂正人指當職者而言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此總上文言自古之人與商湯及我周文王之立政其於事牧準三者則克宅之克宅者謂當其職而事其任也然亦惟能紬繹審容其德而後使之任其治耳自古為國罔有於立政而乃用憸利小人者盡憸利之人治以使徒以才庶惡則國家政事日入於墜卒以昏致繼自今成王其勿用憸人其惟吉士則用之以勉助我國家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此承上文申言之以致其丁寧之意於三庶獨言庶獄於三宅又獨言牧夫蓋刑者民之司命尤所當重有司之牧夫固足以互見三宅然獨表牧夫之名則是尤以親民之任為重也夫三宅在朝廷則為三事在外則牧夫於民為近而事親

去亦其所兼有焉如今朝廷之事分六部在外郡縣雖專為牧民而六曹之事蓋亦兼有也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詰謂微中簡閱紀律也陟猶陟方陟遐之陟循別謂遐侯甸也禹迹中國之境禹之五服舊迹也方四方也表四表之地言德威所及無不服覲見也使天下見之耿光明德大烈功業也文光武烈各舉其盛者稱之也時方東征淮奄未平故篇終言此然此與上文通為一章告孺子王言刑及兵故呂氏曰兵者刑之大周公詰兵之訓繼勿誤庶獄之後矜獄之問尚恐一刑之誤況六師萬眾之命其敢不審而誤舉乎惟勿誤庶獄之心而奉克詰戎兵之戒必非得已不已而輕用其民命者也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周公丁寧之意俾後王而戒之使成王行之後王傳之以為家法也常人常德之人即上文之吉士也常人憸人二者相反凡憸利便捷者憸人也凡持重守正者常人也憸人常以生事為功常人常以生物為意常人如四時有序萬物生成而莫知為之者憸人如炎毒夏躁涼陰冬年變一時若伏人意而民人疾疫生物夭札之患自是滋矣此用人者所當辨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此周公告君因言謹獄之事又於君前呼蘇公謹獄之事命太史併書之以為司獄者之法蘇國名公君忿生為武王司寇能敬謹所用之獄此所以培植忠厚之脉以長我王國使後為司獄者能取法於此而有謹審則能條列輕重用其中罰而無過差之患矣

發明　按立政之書前儒以其錯次諸篇之後謂是周公告君之絕筆非也此亦初年之書也故其官名與今周禮未盡合蓋時猶舊制也至稱詰爾戎兵蓋其時東征未盡疑也故胡氏大紀係立政於四年之下是為得之按古者詰兵蓋有國之常政軍伍藏於井甸陳法講於蒐獮起違四征寓於起狩會同但恐守文之主或自廢弛焉關故成王康王之初元老大臣俱有詰戎兵張六師之告是皆有國之所當講而其所謂詰者儆軍實闕器械嚴紀律而已以是陟禹迹征弗庭必非窮武勞民之師非若後世守文之世以兵為諱日就廢弛·曰啓

急則荒亂無措一有好大喜功之心則又誅求征發於常調之外也又況當時淮奄未寧平時武備撫不常弛況在此時乎至謂防禹之迹尤有深意古者聖人講理中國華夷異宜各有界限故禹迹之舊中國世守之一有玷缺則中國之禍終有不可變者後世有以應雲之也弃之夷狄者華夷同壞曾不幾時子孫親受其禍而卒貽中國無窮之害如此而後知周公之言非爲土地其意蓋遠矣其曰至于海表得毋隙齊伐之漸即曰此言其文德聲教之餘故也海表德云海隅出日要亦指淮奄而爲言爾然則後世大海旦固有以置燕雲而成守文之治者亦有以復壤雲而致不測之禍者又何也曰是皆非周公也非周公則爲君于而不能爲爲小人而又妄爲矣世有周公之臣則吾不憂中國之患矣

王東伐淮夷遂踐奄

書序曰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五年 遷奄君于蒲姑

書序曰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成王周公東征召公留守故周公告召公謀之 ○ 孟子曰 伐奄三年討其君

王來自奄大降四國民命遷之洛邑

多士篇曰 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蔡氏曰 降猶今法降等云者言昔我來自奄之時汝四國之民罪皆應死我大降爾命不忍誅戮乃止明致天罰移爾遠居於洛以親比臣我宗周有多遜之美其罰蓋亦甚輕其恩固已甚厚今乃猶有所怨望乎

五月丁亥 至于宗周誥四國多方

多方篇曰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而歸故云來自奄宗周豐也西周之初凡言宗周者謂豐鎬也東遷之後則各亦謂之宗周所謂即宮于宗周是也蓋朝朝所在即謂之宗周爾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書王若曰而冠以周公曰是周公代王言也成王幼周公東政自大誥以後凡誥命之辭皆周公代言爾而於多方獨書周公曰古書無費辭發例而已四國者二監武庚國內臣民也多方者若淮奄徐戎新服之國與況武庚之亂東北諸侯頗望而端式與於亂者告四國而因以及多方亦以原天下之心爾殷侯武庚也尹氏謂其仍有國君民也我惟大降爾命謂貸其死也惟爾武庚仍有民社盖我有周貸其死命乃罔其不知觀饒非望圖天之命弗永逐致念宗祀以自取覆絕之禍此言所以救武庚之故一語謂是蕭武庚故臣爲殷侯尹民者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

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 誕大迪啟麗依也民之麗謂民所依以爲生者知小人之依是也崇積甲始靈善舒寬叨貪懫忿暴也此章述有夏天命所以亡而譴之謂昔者帝嘗降格于夏矣而夏桀大爲肆逸且不肯加憂慼之言于民則其不憂愛于民可知矣不能一日之間勉爲天理之是雖則無日不誕逸可知矣此皆爾之所聞欽其曰禁以知紂也又言禁亦豈不欽圖天之命而不知得民爲將天之本其國天之命而不能開生民衣食之原乃大降其禍罰以積亂于其民始則妨害女謁之盛以亂其內而禁又不克善順其衆於外不進用恭德之人以大寬其民而崇長叨貪懫暴之人以戕害其民天爲斷民之無主而求能主之者於是大降明命于成湯以刑殄有夏焉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

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此篇告多方暴告殷多士政言
夏桀之罪而夏之多士亦不爲無罪謂天不畀夏其禍所以如此大者固是夏桀有多方之義民而不能以之享有
天命然亦惟有夏所致用之多士大不克明其長保于斯民之道而相與播虐于民至于百爾所爲亦皆不克開于民
之所依者然則夏桀之失民非惟桀之罪其臣亦有罪焉又因引以責殷多士也乃惟成湯克以
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
帝乙罔不明德愼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
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
命嗚呼此言商之所以享有天命者乃惟成湯克爲爾多方所簡以代夏而作民之主惟謹修其民之所麗
以勸勉其民盡謂稽衆重本修府和事之類是也而厥民法之亦皆用勸其貽厥子孫至于帝乙罔不明德謹罰明
德則民化於善謹罰則民不爲不善所謂克用勸也多罪者人心之所同惡戮當其罪則人勸無辜者人之所同懟

敎當其告則人勸一章之中勸之一字屢言之于以見商之先王之於民其鼓舞不倦如此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
多方享天之命嗚呼盍厥歎紂之自取亡也夫以商先王如此紂繼世以有此多方而不能以之享天之命以忽然而
亡此重可歎也故嗚呼以終之其所感者深矣舊說以嗚呼冠下章王若曰之上意嘆而不斷今不取王若
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
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
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閒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
不蠲烝天惟降時喪此承上章言非天用意捨有夏之命亦非天用意捨有商之命乃惟爾辟
若紂若武庚不知其故但以爾多方大爲淫佚而欲圖天之命屑屑然以爲辭初不知惟有夏之圖治不集其所以
享國之道而桀其所以亡者故天降此喪亡使有邦者得以閒其命惟爾商後王又安於縱逸而所以圖治者不潔
不進故天又降此喪亡然則非天用意捨之皆其自取喪亡爾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

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聖者通明之稱
狂者昏愚之謂克念罔念聖狂之幾於此乎分此二句蓋古語周公引之五祀者天道一大變謂天之降喪亦非遽
絕商也爾辟既有國天之付人君能念亦孰不可變而之善故天亦遲之以須待其或變或其子孫可作民主而皆
無可念聽者念毫盡惡屑有辭之意五年者天道一變之節聖人與天爲一式商此欲戕商而又遲之後又封植武
庚不爲不久而皆不可復望也吳氏曰五年必有所指于王于曰此篇多有錯簡五祀謂武王克商之後封植武庚
者又五年武王崩而武庚年爲不善天將絕之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
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承上文言商既罔可念聽天於是求民主於多方動之以災異開其
能顧諟天命者而亦多方又無有上堪眷顧者焉大動以威開厥顧天如周錄克殷而年豈盡爾亦此事甚多而多
方無有能當天意者上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
惟式敎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承上章言商既不可念聽多方又罔堪顧

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謂善順衆心是克開于民之麗也克堪用德所謂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惟周王克堪用之
也是誠可爲神天之主故天啓迪之以休嘉之道而簡擇畀付以代殷之命用尹爾多方呂氏曰所謂式敎
我用休者如之何而敎之也文武既得于天天理日新左右逢原其息也君或起之其行也君或翼之是乃天之祐
以敎而用以昌大休明者也非諄諄然而敎之也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
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
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此以下獨責四國士民也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其間上下必有缺文此章以下大意是責其與
武庚之亂謂昔伐殷之役殷之士衆不戴一人爾曷不信我周家而各安於多方乎爾曷不夾輔介助從乂我周王
以事爾之天命乎世代變遷而田里如故爾曷不順我周王盍以廣爾之天命乎爾乃迪屢不靜
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

典圖忱于正此章責其從武庚於叛爾乃屢蹈不靜自取亡滅是爾心未知所以自愛也爾乃大不安天命爾乃輕棄天命爾乃自作不典而欲人之信之以為正也凡爾所為既不自安又倡為亍役之說是又欲誑惑亡人也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此一節即多士篇所謂昔朕來自奄予惟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者謂我惟時其教告之矣蓋東征之時必有文告之辭也我惟時其戰要囚之矣謂東征之時當戰勝而俘囚之然不殺也至再至三乃又不用我所以降爾命者而謂不臧之恩順不德也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之於洛播放殛之也非我有周所以秉德者不使爾民康寧乃惟爾自速其辜備此即多士篇所謂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是也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此以下告遷洛之多士也上章即多士篇所謂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此章即所謂比事臣我宗多遜是也有方多士者三[illegible]之遺臣殷多士者武庚之遺臣也奔走臣我監五祀者[illegible]即二監謂其殷三監以叛於今五年也一哉五祀屬下句謂今五年所置胥伯小大多正也多正謂大胥小胥教職也黨正縣正治職也皆今日周家所置教之之官也此即召誥所謂比介于我有周御事也臬的也邑如四井為邑之邑謂所治之部也大謂之多士則皆在官之人輯其分族行其醜類以遷於洛邑者意者比閭井邑丘句之類皆教士為之大胥小胥之教黨正縣正之長則置王官焉忌古文作詹即耆字為人言所欺也爾多士不可受欺于凶德介助也周公既述所以致罰意

殷之意於是喻四國殷士所以臣我多遜之風謂今爾自奔走從我三監而亂以來今已五年三監既誅學置胥伯小大多政以掌教治爾當以為表的自身而家而在官邑皆當以和順為主里於官邑之事明整是為爾之克勤其猶然爾不可為頑民凶悍所欺誑而從之才但以和敬在職而簡閱乃邑之善者謀以自助則善習日勝而惡習日消矣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田安土樂天則天意將畀矜爾而我有周其大助賚予爾矣將拔於王庭之上崇爾職事服來於大僚之間言將大用之所以勉之也○自此章以至篇終[玉峯胡氏]謂與多士互有詳簡而子王子斷自此章以下皆為多士之文如此則章首五祀之說乃是自七年營洛之時遷殷頑民之後再為置監故云臣我監五祀也但上文方述遷洛之由不應全無勞來慰勉之語或自此數節不無一二錯簡今姑存所疑以俟知者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此章多士多方首尾見有一訛古文方作詹與士字相近易

誤也[蔡氏]謂多方士當作多士恐謂皆當作多方蓋此章又喻不遷之國也篇首既誥四國多方上章止責四國多士故此章又重告多方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與洛誥百辟享之云同文當是誥多方者謂爾多方不能相勸恪我教命則是爾多方不能享上矣是爾乃為逸為頗大違王命則是爾多方自取天威我則將致天之罰各離遠爾土矣謂前將遷之也若云殷多士則已離逖遷洛不應於此再言之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上文令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命謂不殺而教之也此章謂教之以生生之道也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又誥多方以終之謂今日為爾維新之時若又不能敬于和復為叛亂則我將別有誅戮乃[illegible]自取無所歸怨也[子王子]謂多士多方之終俱有王曰與又曰之文而多士王曰之下無語必脫簡在此當共為多士篇之終○[蘇氏曰]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所誥不一然大畧以殷人不心服周而作也予讀泰誓武成常怪周取殷之易及

讀此八篇又怪周安殷之難也多方所誥不止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紛焉不心服者非獨殷人也予乃今知湯已下七王之德深矣方紂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禁也夫以西漢道德比之殷猶碔砆之與美玉然王莽公孫述隗囂之流終不能使人忘漢光武成功若建瓴然使周無周公則亦殆矣此周公所以畏而不去也○子王子曰商自太甲以後數經衰亂已四興王業武乙再都河北而國尤衰弊者四五十年至紂乃決其壞而覆其亡者又三十

年周家仁聲仁聞日盛日隆商王之惡德虐政日累日積當是時三分天下周有其二非周取之也皆棄商而歸周也紂之都百姓服田力穡者亦未嘗不悅服而安業其頑嚚嗜歷而易搖者特遊手之民平時酗酒恭積草竊姦宄逋逃匿隱未嘗伏辜不習勤勞不樂安靜呼噪風塵之警以逞其虎狼之心加以紂之寵任非人豪家巨室不肯繩檢者然周之不用招誘無賴爲之爪牙不過借復商之名以鼓倡羣兇殘害百姓若以戰國秦漢處之不過坑之而已周家積累有素不忍輕殺非力不足以制之必欲使之革心從化此其爲變移之難者乃所以爲忠厚之至蘇氏

謂人心不服周而難安者未之思也

蔡氏按多方叙稱王來自奄誥爾多方而多士書曰昔朕來自奄則多方在多士之前明也而自孔安國以來失之胡氏大紀獨叙多方於前多士於後云然則古書固未必諸篇相爲次序也諸篇若此多矣然又安知書之前後安國伏生不無所差互與是皆未可知也多方多士之書皆化商之書也多士以告殷民而多方則不止於殷民也多方周官之書皆歸周之書也多方以治外而周官以治內也旅古之變倡於三叔而亂成於武庚武庚徇易叛者惟奄於戎何爲而亦叛成者人心之知殷民者尚多也成王周公東征歷數年而後定踐奄而歸遷殷四國之民至于宗周諸侯畢會討淮奄徐戎多方新服之國更置之君成與在列故告殷民而及多方許以靡人心也多士之書則在洛之民安定告戒之而已矣自殘奄來歸誥多方於是天下既定制禮作樂以文太平始論周官之法定一代之制此周官之書所由作也傳所謂六年制禮作樂者也周官之叙曰四征弗庭六服承德四征弗庭謂黜殷致辟伐淮踐奄也六

服承德謂作多方定殷亂蒐岐陽盟諸侯也自是太平四十餘年刑措不用嗚呼盛哉

蒐于岐陽

左氏曰成有岐陽之蒐杜氏曰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外傳曰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爲荊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卑守燎故不與盟

六年董正治官制禮作樂大傳曰六年制禮作樂

書周官篇曰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此篇當在多方之後蓋歸自奄以來也大傳所謂六年制禮作樂也成王東伐三年于外至是外患平而太平之典舉矣四征弗庭蓋黜商伐淮踐奄也當時兵威所及不止一國故曰四征言其四方征討弗庭謂不來庭之國也一云庭平也直也征弗庭所以安

全中國故曰綏厥兆民也六服羣辟罔不承德謂方方諸庶邦咸陽盟諸侯也六服中國諸侯在九州之內者君合

九州之外言之則為九服矣宗周即多方所謂至于宗周謂豐鎬也董督也正齊也治官凡治事之官也傳曰自非

聖以外寧必有內憂後世外患既平鮮有不耕致衰家惟聖人不然當天下無事之後則整理維持之功愈密此所以為聖人與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自此以下王曰

凡二此以述置官立制之意後章則訓戒勉勅之辭君昔大猷謂頗以古者大道之訓而制治保邦于未危亂之時二

句蓋古語然所以制治保邦者則在於建官定制得人以為之故下文詳焉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

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上述古語此曰

字蓋成王自言也建官其來久矣唐虞亦稽之上古損益制宜而建為百職內則百揆以揆度百事四岳以察按

四方外則州牧者一州之長各總其州國侯伯者大國之侯各率其屬國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故庶政和而萬物安

夏商之時世變事繁其會通制其數簡官數加倍而亦克用乂然此特制數耳大抵官得其人則治非其人則亂

廢事從則亂故政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得其人而已侈曰有虞氏之官百夏二百商三百周三百有六十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及建

也夙夜常如不逮此聖賢不已之心象者求賢任官之本故成王先於已求之德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自此以下

頌周公官制之大綱按文王世子則三公之職其來已久王此立定官制又以為首故曰立道者事理當行之論

則講明以究其極此所以尊君心也經則所以比經之謂燮和理治也陰陽天地之所以造化論道所以經邦

所以燮理陰陽蔡氏曰非能經綸天下之大經贊天地之化育者不足以任此責故官不必備惟其人也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蔡氏曰孤特也

三少雖三公之貳而非其屬故以孤名化即經邦之運用陰陽以動用言天地以形體言三少為予師故不曰師而曰弼而三

孤則曰弼此公孤之分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此周

公制禮先定六官之長然後各率其屬而六典之制次第以舉古者命官各因其事凡治事之長謂之宰故冢相曰

宰天子之相謂之冢宰冢長也大也猶云冢子也冢宰天官凡國之政事法制皆屬焉故曰掌邦治內統百官外均

四海百官異職總攝之使歸于一故曰統四海異宜以割之使得其平謂之均司專主也惟冢宰無不統自此以下

列有專主矣徒人衆也司徒則主凡夫家之徒衆也故曰地官治家莫大乎教故司徒掌邦教敷五典者君臣父子

兄弟夫婦朋友凡人道之常司徒則布人道當行之則擾者勞而馴之謂凡夫家之徒役頒事任民保受教糾征役考

比皆擾之謂也宗伯不言司盖所掌者禮莫大於祭祭莫切於宗廟於宗廟不敢言司又禮王者所重而春官四

時之長故曰伯所以尊宗廟而宗禮也宗伯治天神地祇人鬼之禮神祇皆曰神上下者尊卑貴賤等儀之禮和者

使之不措不逾各安其分也所謂有序則和也司馬夏官三兵政兵以車馬為重而莫急於馬政故官曰司馬六師

即六軍也天子六軍司馬掌之自人臣之職言之故不曰六軍而曰六師師衆也即謂六軍之衆也平謂使強不得

陵弱衆不得暴寡而邦國各得其平也所以正邦國之事皆政也而獨兵事不謂之政政者正也征伐所以正人之不正者

也故王政莫大於此司寇主寇賊之官也秋官刑官也不曰刑而門小禁暴止也所以止人之為惡也從木從示謂

書刑於木以示之所以止人之為惡也至於刑則加之人矣聖人立刑蓋禁於未然使於刑之則不得已而然也呂

夫曰姦慝難知故曰詰推鞫窮詰而求其情也暴亂易見直刑之而已也司空冬官主空土之官凡土之曠田之不稅

者皆司空主之故分晝空土以待四民之受祿受田受肆受墾昔時地利任仕空土而與其利也凡土之未校者皆

司空主之既授則司徒掌之矣故或者謂地官之屬鼓是司空之屬者此也司空六卿之屬周禮缺漢儒以考工記

補之特四民之一事耳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周公既定六官之制其他屬官所掌之事則六卿詳述焉朝廷天下之

本故以倡九牧阜成兆民也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五服侯甸男采衛篇首言六服者達要服而言迭周禮職方有九服衛服之外有蠻夷鎮藩行人所掌六服則蠻夷鎮藩為要服聖人詳內畧外不治夷狄職方極王化所至非有九服而行人所掌朝會之節止於侯服及六服則官之初又但止於五服行焉王者安中國不務遠界於此可見然行人所掌侯服歲一見至要服六歲一見則六服而六服朝覲始備此云五服一朝者謂六年之內五服朝覲從備周官立大綱特舉其要其詳則周禮詳定焉不言要服也蓋此外有制會不及者聖人不責之也又六年則十二年而王乃時巡則五服朝覲凡兩徧然此舉其凡耳周禮三歲徧覜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修法則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此云者所以一道同風齊天下之大經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此丁寧訓戒之辭上章言官法此章言憲令也無此章

舉有法不行焉此節言政令出而從令出而必行謂公則令出而民服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蒞事惟煩

此節以學問為重蓋仕也人即學古事學優則仕仕優則學所以日用常有餘也格發氏曰學古學前代之法也制義度也典常當代之法也周家典常周公之法也當至精之至也精凡蒞官者必詳師其之法而不怠忽不可畏口舌之利其口更改而不學者正其猶牆面而立之無所見也而先王舉措事以議制也刑書而叔向譏之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其言盡取諸此先王付人之法人所任而以為制多其故大法而其已其經重之詳則王臨事而任人故刑簡而政清自唐以前律令有治限罪以科有條止於今律今令而有已防人之故所犯日寬無窮而律令有限是以不足於用有司請立新法日議不已嗚呼之數缺萬豈而非人不法行於用吏猶得臨事而議今律外法件之條弊一至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此節言功業之本志不立則苟且而功不崇行不勤則作輟而業不廣不果斷則失機會而後反艱難矣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此節教士大夫以守爵位之道也位以行道非期於為驕祿以養廉非期其為侈故貴於恭儉以為德恭則自不驕儉則自不侈矣然其恭儉必實行於中而毋強作於外作德則心逸而日休作偽則心勞而日拙表裏如一不事強為故心逸而日休焉作偽者則盡……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龐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推賢舉能則人相為……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三事謂三公孫氏曰三事即主政三事公孤位尊德望不待戒勑思謂當時諸公謹不待戒勑然王者立法非為一人一時也故於定制之初而於終通告之語

按周官一篇可見周公定制之大綱也其禮經制紀綱與其時士大夫風俗可想見矣然是篇周禮之綱也其禮之經制則周禮自是周公職制之禮先定皆公孤與六卿分之制長之使其職而周官之傳與周公爲總定之也而周時義公定評畧之間頗不同無官謂周禮而其大間畧有無不甚合異者則先其舊因曰周禮之書出於周禮之立制度之為篇首端未皆繫之舊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六典則之書制成于於營洛之後也然成王未遂居洛況書首尾未成之書也惜哉用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七終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八

仁山金履祥編
歸仁齋楊氏重鋟

周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于豐命太保先周公相宅

召誥篇曰惟二月既望(蘇氏曰漢志曰周公攝政七年二月乙亥朔庚寅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傳曰於已望後六日乙未成王自鎬京至豐以遷都事告文王廟太保三公官名召公也)○淮南子曰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許氏曰太行山也)今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迴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左氏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史記曰武王徵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為不寐王曰告女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鴻滿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日夜勞來定我西土我維顯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粵詹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按文多不解疑出逸周書)○又曰成王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甲視卒營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已書)又曰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周官大司徒篇曰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鄭司農曰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為然鄭康成曰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地與星辰四遊升降於三萬里之中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是以半之得地之中也履祥按二鄭之說本周髀之法詳見周髀算經然天有歲差故古今日景亦自微差尺有五寸之景周在洛陽漢在陽城唐在浚儀宋在岳臺)

三月戊申太保至于洛卜宅

召誥曰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朱子曰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林氏曰漢志曰是年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與上既望同意劉諫議曰越與粵同粵若發語聲也來三月猶來月明月也)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傳曰三月五日也蔡氏曰周官太卜國大遷太師則貞龜傳曰經營規度其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王氏曰經其南北而四營之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傳曰洛汭洛水之北蘇氏曰庚戌三月七日甲寅三月十一日也庶殷言本是殷民也蔡氏曰攻位者闢荊棘平高下以定所經營之位也)

乙卯周公至于洛丁巳用牲于郊戊午社于新邑

召誥曰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傳曰翼明也疏曰下二日也蘇氏曰徧觀所營也朱子曰按後篇是日再卜)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傳曰告立郊位於天以后稷配故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

一羊一豕一〔傳曰〕告立社稷之位用大牢也社稷共牢口十五日也禮成廟則釁之此其釁之禮與朔有土木之功故卿社先成而釁之〔冢子ㄩ〕此間當有告卜語

〔甲子〕周公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召誥曰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即多士之書也蓋以王命爲書誥命庶殷故下文召又曰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謂周公以王命告庶殷又當自治也侯甸男邦伯亦當有書其叙逸出康誥之首其書今梓材 ○〔多士篇曰〕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惟三月七年之三月也丁往也於是周公以二月乙卯至所邑也越十日甲子以書命庶殷所謂初于新邑洛也而舊說以爲明年之書失之矣周公營洛至成王丞于新邑命周公留後于洛矣奚爲明年而曰初于又何爲周公營洛與初政于洛一年之間皆以三月然則謂明年之書者孔氏之失也其書序誤之也遺各之意凡一一爲上中二爲化商召誥之叙以王都爲重故不及化商之謂上曰以告命庶殷而多士自爲一書云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

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

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

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王若曰者周公以王命誥也爾殷遺多士稱之也弗弔不幸之辭也旻天以其仁覆閔下者言之天之喪殷閔民也弗弔大降喪于殷衰商之亡也周實亡商而實哀之亡商非周之得已也伐商之誓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聖人全体天德者天欲亡商而周存之足悖德也商周之際天實爲之聖人固不得不爲也謂不幸旻天降喪于殷我有周受眷佑之命奉將天之明威致王者之罰勑殷命而使之終于帝自天言之曰明威自人言之曰王罰所被言者異而大公至正之理則一弋者缺矢射禽之謂以小國言之非有勝殷之勢以非敢言之非有勇商之心也天以体言帝以心言允罔固亂者謂其無保实之治下民秉爲者民心秉彝之理其所以流行發用者也天之理哉者培之傾者覆之畀其治而不畀其不治者天

之心善善惡惡即民之心也民之所亡亡之天之於商也天之所亡亡之周之於商也无一毫之私意不與存焉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

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

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

不配天其澤 成湯之於夏武王之於殷也其順天應人一也而商士未釋然於此然則成湯之伐夏非耶順其已知而聞之也易爲力矣其未諭而告之也難爲言於是以爾成湯之事告之然商之亡也商民思商夏之亡也未聞夏人之思夏何也夏自太康失邦帝相遇篡則夏之衰久矣而商賢聖之君六七作加之管蔡之啓商武庶之稱亂宜民之未服也若紂之虐而婦周因武庚之亂而思商大抵商民之風声氣習如此迹其攻位以營洛奔先以抗遺非有悍然不服之態也而周家實爲憂告之聖野之化書於表裏之文牟凡其有一人一念之未釋然者

常人以爲緩而聖人以爲急也上帝引逸者天生民而立君以安之也故凡天之所以引長人之圖者以其能安天下也而有夏不之安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蓋出史異以警示之也夫天之於君也德則降格而否德則亦降格何也周內史過之言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善思之積皆足以感動天地治亂之降其諸天心之尤可見者與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辭者祝史昭告之辭也禁爲虐泆而善其辭說矯舉以祭宜帝之罔念聞也仲虺之誥所謂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藏式商受命是也是以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而湯以俊民定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其間聖賢分量鍾有不間大抵皆明其明德憂恤宗祀此則其一代之大畧也夫以殷之多先哲王歷年之久亦惟天實佑之在殷王亦罔敢失天之意故施諸天下者周流公溥無不配天其澤也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

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

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

罰今後嗣王謂紂也天下大姦元惡未有不由人欲之長而天理之蔽者惟紂之誕罔顯于天况能聽念于先王之勤勞有家者乎天不念祖宗之艱難創造者未有不以性為累也是以誕淫厥泆罔顧于天理之顯與民之所當敬者夫桀之淫泆猶有辭焉以自辯于天紂為淫泆雖天威之暗民喦之險弗之顧也故曰桀之弗克庸帝自棄也紂之罔顯自暴也桀紂之惡甚矣皆其自棄自暴為之至才國亡而身為戮可不懼哉商之君其明德者天丕建保乂之其不明于德者天不畀焉自古小邦大邦未有無罪而亡國亦未有無辭而亡人之國商罪貫盈我有周奉辭罰罪而已豈無其故而遂亡商也哉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前言天之喪殷於是言周之順天以喪殷而及於今日之遷殷也今惟我周王大善順上天之事奉割殷之命夫天之命周以有事于商也諄諄然命之乎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周之

靈承蓋得於不言之表者矣告勑于帝武成篇所謂告于皇天后土以有大正于商是也惟我不敢貳于天惟爾殷家亦當順乎我予其曰猶云豈意謂爾殷民大惟無度從武庚以亂非我震動爾多士以遷也禍亂之萌自爾商邑予亦念天之就殷邦以降大戾于殷者紂死於是武庚死於是何不正如是生乎其地而為良者鮮矣是所以有洛邑之遷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自殷至洛濟河而西故曰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行其德而若是喜動惡靜不率也時惟天命不可違故朕不敢以後之爾其不可惟我之怨惟爾亦知殷先人典冊之所傳革夏之事矣何獨至于周而疑之殷之典冊不多見意者革夏之初易於夏士皆迪簡在王庭而有服於百僚故

殷民以是責周也夫以夏士之從直知天固所宜用而豈若殷民之反覆好亂乎故律之曰予惟聽用德爾德則用之而負罔商周然即其言則其德周者在身之責殷非必在商之存亡也使周而富貴之吾知殷民無遺恨矣而周家不爾也夫富貴其人求其服己是利而待商背公也以此亦民得所有忘君父而求富貴者乎幾於勸矣謂商天邑以昔王之都也聖人於名言之際猶若此其忠厚懇惻可想矣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而西之洛者是所以大愛予明也非罪有罪時惟天命蓋命德討罪顯天意何知爾夫周之化商也而奉審不言天人而至于知天則安義命而崇猶理商民知此不以煩綱矣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昔朕來自奄以多方所謂王來自奄者其時代淮夷奄各伏其罪時爾四國之民罪皆在死而王皆降威爾民之死命所以明致天罰者不過將爾于洛以離逖爾土使親比臣事于我宗周習為多遜夫離爾遐逖罰之也比事臣我宗多遜化之也遷殷民于洛周所以化之也而小人懷土實齎爾居是亦有罪比于罰者與商民因自以為不幸而豈知其為甚幸

也哉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今予惟不爾殺惟之而卽明示以恩意也予惟時命有申於是反覆而告之如此篇之書也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洛邑之營固以四方無賓禮之地亦以使爾多士奔走臣我而習為多遜也蓋一舉而業在焉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期之以安居樂業也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期之以永建乃家也克敬則循理而行裒賞加焉天之畀矜于爾也不克敬則業廢家亡而身為戮是天之罰之也爾邑昔井田之制四井為邑或曰

受田於郊受居於邑古者五畝之宅在邑者二畝有半則
殷民之遷洛也其子弟既咸有在殷者使有幹有年
生理遷于茲洛則爾小子亦興起而從爾遷矣蓋寬其懷
土念舊之思然亦理勢之必至也王曰又曰之間以多方
例求之闕有間矣然多士之末其辭婉而多方之終
其辭嚴所以言之時異也若其辭勤反覆之意則同○[召]
[誥篇曰]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命侯甸男邦伯書曰]梓
材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
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
乃洪大誥治曰孔氏傳作王曰封按伏生今文當作周公曰而無封字以厥庶民暨
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
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
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越作爲厥君事戕敗

人宥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越作於寡
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
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
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
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
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
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
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
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發明][按]梓材之書本出伏生今文而伏生大傳以爲周
公命伯禽之書及孔安國以所聞伏生之書考定乃以

爲成王命康叔之書故王介甫吳才老牙子恭伊黙皆
敍之以其辭氣非王之自言其辭事非命康叔之事也
然吳才老斷自王其效邦君以下非康叔之誥叙合誥
之文朱子是之蔡氏斷自今王以下非康叔之誥乃人
臣言君之語亦朱子意也愚嘗考之梓材一篇首尾可
疑吳氏朱子以爲洛誥之文以集庶邦丕享和懌先後
迷民皆宅洛之議也夫宅洛之事其總叙見於召誥曰
三月惟丙午朏云云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
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其命庶殷之書即多士
之書叙所謂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誥商王士者
也其命侯甸男邦伯亦必有書矣其書安在曰梓材之
書是也其叙即康誥之叙所謂惟三月周公初基作新
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
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者也蘇氏所謂
洛誥之叙也朱子亦以爲然夫大蘇氏既以康誥之叙
爲洛誥之叙吳氏又以梓材之文似洛誥之文而朱子
皆然之則是前儒之意俱以爲宅洛之書矣今以康誥
之叙冠梓材之首合之爲一書豈不昭然明白也孰變思
爲首王曰封之語何也曰此非梓材之本文也何以知
之以伏生之傳知之也夫梓材之書爲周公遺王德意

以誥諸侯之書故伏生誤以爲周公命伯禽之書大傳
所記爲梓之事因并梓材之本意然既以爲周公命伯
禽之書則篇首當有周公曰之語無王曰封之語矣縱
王曰之辭容或有之若封之一字夫所必無矣此則安
周以從誤之也蓋是書也本在多士之列而今文古文
顚於君告之前結於康誥而誥之從故其敍誤冠於康
誥之首而其文誤仍於酒誥之尾是叙也蘇氏知其不
可冠於康誥則不得不歸之洛誥但洛誥乃告卜往復
成王往來周公留後之文并成勤誥洛之事而梓材之
書其前章皆周公成勤之意其後章則乃洪大誥治之
辭其間雖遠亦無不脗合焉者左氏曰成王合諸侯城
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是作洛之際集成攻位爲宮
室畫郊里丕合諸侯各率其屬士大家將其徒衆以受
役焉所謂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
見士于周也周公咸勤則勞來撫恤之也大家如殷民
六族殷氏七族懷姓九宗之類皆將其醜類從於諸侯
以服役於王室者爲諸侯者當以其臣民下通達於大
家以其臣上通達於王室承上勞下邦君之常職也故
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
越也古者勤大東興大役則司徒率徒衆司空畫土疆

司馬以軍法治之君行師從師師者一師之長也即二卿也卿行旅從尹旅者一旅之長即三卿之副也周公
喻邦君又欲邦君告其卿大夫曰予罔厲殺人蓋不欲其以軍法從事也然亦必邦君先能敬以勞來其民
則自此以往三卿尹旅皆能敬以勞來其民故曰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
先敬勞肆徂厥敬勞也古者徒役起扶夫家丘向而罪肆之人又旅役於其下故凡往日發宄殺人者自有本
罪而其所連歷之人古法所謂胥戕今法所謂于建知情蔽匿者與為公家之事而並逐傷人者皆入于罪辯
今既與此大役服勞王事皆與敬除同於良民故曰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也凡此
優恤故宥之事皆侯甸邦君之所當承派則又述王啓侯監之言在於為民不存於厲虐故曰王啓監厥亂為
民曰無胥戕無胥虐也古者與役動眾孤寡之人無所與不幸而在焉以加優恤之君胥師之婦老疾句踐友
者老之矛是也古者徒役之中亦有臣妾如女子入子春稟之類蓋供構覺之役於此亦必優恤之故曰至于
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也則又誅述王教邦君之命皆為恬養之仁而不在他故曰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

命曷以引養引恬也自此以上皆為武勤之事而又以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結之宅洛之事上承武王定鼎
之意而推志述事以文太平故即作洛之時田里居室器用之事為諭自此以下既字為多族曰惟曰若稽田
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者此還諸
之議而又述今王惟曰以繼之夫昔合之事一為四方朝貢道里之均故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
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一為殷民容遍王室之化故曰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
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而又然之曰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
保民則又述王之德意使諸侯皆知之不惟作洛之際敬勞其民而所以為國家久長之計者亦無出於保民
者此又召誥之意凡此已上所謂洪大誥治也周家嘗洛之事總敘於召誥而又各自為書各自有敘其後備
召公之誥者則名召誥命庶殷者則名多士侯甸男邦伯者則名梓材述君臣往復之辭成王往來之事周公
留洛之冊者則總曰洛誥意者周書當有而大誥前大誥爾多邦一大誥也此乃洪大誥治又一大誥也前既

名大誥故此周公道王之德意者不復名大誥而以篇內梓材之誥名之關今以後大誥之敘適在康誥後大
誥之文名為梓材者合為一篇以既前哲之意而俟後之君子庶幾復見古書之舊云

太保作誥

〔召誥篇曰〕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

拜手稽首旅王若公〔朱子曰〕傳以為王與公俱至洛下見王無事故諸侯公卿並覲于王以下
為告卜事觀之恐不然也又云公至洛皆書其曰以謹之不應詳臣眾君如此陳氏以為旅陳也成王在鎬而諸侯
在洛以幣陳于王以及周公者周公攝王事故也〔葉氏〕曰禮諸侯朝于廟事畢出復束帛加璧入享謂之幣既致于
王後奉幣以請覲大夫之私相見也亦謂之幣君臣不同時今於王及公非常禮也〔呂氏曰〕洛邑事畢周公將歸
宗周召公因陳成王乃取諸侯贄見幣物以與周公且言其拜手稽首所以陳王及公之意蓋召公歸與周公言
乃欲周公聯諸侯之幣與召公之誥達之王〔葉〕拜謂周公在洛既以王命誥庶殷及諸侯召公將陳戒于王故亦因

公以達故曰旅王若公此亦事從其長不敢事達之意也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蔡氏〕曰欲
誥告殷民其報本乃自爾御事不敢指言成王謂之御事備今獨人為執事也〔朱子曰〕王時在鎬豈亦如告卜既吉
而後達使奉幣具此辭以告之與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
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朱子曰〕元子者天之元子〔陳氏曰〕元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大國未易亡而天亡之天命之無常如此今王受天命誠
無疆之福然亦無疆之憂也此數句者一篇之大指也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
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
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
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朱子曰〕遐遠也遐終者去而不返之
辭也瘝病也籲呼也天既絕殷命矣此殷之初多先哲王謂湯至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也雖死而其精神在天故能

佑及其後王後民使之服其命而不替其後至紂之時賢聖之人退藏病民之人在位其民困於虐政痛而呼天往而逃亡出見拘執天哀下民故眷命於能勉敬者以代殷位而周家受之故王不可不疾敬德恐無以承天眷命又將如紂也【朱子發云】人之死各返其根體魄陰也故降而在下魂氣陽也故升而在上則無不之矣衆人物欲蔽之故魄散而氣不能升惟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其死也精神在天與天為一【葉氏曰】智藏瘝在言至紂而慮其智則藏而獨病民之心存也觀知也言祈知於天也此與書說不同【履祥按】此章監殷之休與其恤天哀民而眷周其命方懋不可不敬以保之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朱子曰】此一節間有不可曉處說有夏敬德故天道降格以保之面向也稽考也若順也觀天所順而考其意也皆未知是否然亦不害大意言既監于殷又當考觀有夏歷代廢興存亡之迹不過敬德顯天則天保佑之後王不敬故墜其命也【履祥謂】此章監二代之休與其恤而稽天若謂其天眷方隆之時天意若可倚賴而今皆墜命天眷之難保如此

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朱子曰】已陳夏商敬德墜命所由又戒王也【王氏曰】勿棄老成而考古人之德則善矣況曰能考謀自天則又善也【陳氏曰】老成人多識前言往行故考古人之德必資老成稽謀自天言觀天命所去就則知敬德之不可緩矣【履祥謂】惟老成之人能稽古已不可遺況其能稽天意乎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

【蘇氏曰】王雖幼國之元子也其大能以諴感民大常及今休其德不敢後者疾敬其德不敢違也周用顧畏于民碞者險也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物無險於民者矣或曰元子謂天之元子也【履祥按】此二節勉王敬德之事敬老敬民其實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朱子曰】言王今來居洛邑繼天為治服事也土中洛邑為天下中也林氏以此句王來為王亦至洛邑之驗恐未必然但王命來此定邑耳【履祥謂】此亦勉王來宅洛之辭

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

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朱子曰】稱周公言將作大邑而自此以祀上帝以及慎祀上下神祇又自此時中以為治則是王受天成命以治民矣蓋召公述周公宅洛之意【履祥謂】召公因周公以達王言於周公為名之盡君前多待述於王雖公亦名之此宗今日之休旦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林氏曰】周王遷殷頑民于洛蓋與洛之舊民雜居其善惡之習不同倘非有以一之不能相安以處故必有以服殷御事使之親比介於周之御事然後可蓋周御事習於教令無事於服比故以服殷御事為先也然服殷御事在節其性而已蓋人之性無不善殷人情化紂之恐是以不能之習遷抑性成而之遷屬上之人者以節之使之日進于善則與周人有何異哉然欲節民之性又在王之所化故王又當敬為其所不可不敬之德以感之非改用所及也【成曰】服亦事也措任也性於人為御事使之汝我周之御事蓋欲其共事相習以成習且使上下通情易以行化然後有以節其性而日進於善王則惟作所不可不敬德以率之而已【履祥按】此乃今日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王氏曰】言夏殷所受天命歷年長短我皆不敢知也我所敢知者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命也【蔡氏曰】召公言我王嗣二代而受命我亦惟以此二國長短之命告於王而繼其功蓋歟之敬德也【履祥按】此謂雖二代而受命當鑒二代所以受命長之功者不可踵其所以亡也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

【朱子曰】王之初服不可不慎其習猶子之初生不可不慎其所蓋習于上則智習于下則愚矣故今天命正在初服之時敬德則哲則吉則永年不敬則愚則凶則短折也

知今我初服宅新

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朱子曰】天無一物之不體已知我初服宅洛矣王其可不疾敬德哉所以祈天永命者只在德而已矣履祥按此二節應前章謂天之命其休否不可知我所知者王初服新邑惟疾敬其德以德保天而已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蔡氏曰】爲治靡靡其過用非常也大矣召公戒王勿以小民過用非常之故亦敢於法外殄戮以治之蓋民之有過罪實在我及其有功則王亦有德何也以王之位民德之先倡也如此則法行於天下而王亦顯矣【或曰】下文有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以字如以某師之以此戒王勿用此小民淫用非彝而後以殄戮治之也言當正身率下不務罰其下乃與蘇說同【蔡氏曰】刑儀刑也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蔡氏曰】君臣一心以勤恤民庶幾王受命歷年如夏殷且以民心爲天命也【陳氏曰】小民之心歸則受天永命矣林氏曰王其能敬德于上而小民淫刑於下則天永命之失故謂用小民以受天命也履祥按此篇旅王若公所欲其上下勤也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蘇氏】曰無殷雖已丕作然召公憂其間尚有天命自疑者故因其大和會而協同之讎民殷之頑民與三監叛者友民周民也百君子者殷周之賢士大夫也自今以往殷人周人與百君子皆同保受王之威德王當終受天之成命以顯于後世林氏曰讎民百君子攜頑民而謂之多士也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蘇氏曰】我非敢以此爲勤勞也奉幣以資王祈天永命而已王氏曰奉幣以供王能祀上下而祈求天命履祥按此末(一)章旅王之辭

【洛誥篇曰】洛誥一篇內非一時之言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太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此以下周公授使者獻圖卜之辭也復反命也之如有復於王者如頌有復也之復蓋告也後儒遂謂周公輔王至此復辟爲王者篆漢張本可謂繆矣基命定命謂定都配天所以基天命於始而定天命於後也王如弗敢及謂王謙退如不敢預此而使予繼太保相宅於東土之洛自此建立基址以爲君臨天下之地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卜黎水卜澗東瀍西舊云卜王城卜瀍東舊云卜下都下都者以處殷民也按召公以戊申之朝至洛卜宅則王城爲已卜厥既得卜則經營則卜之已吉後七日而周公至又已卜建觀于新邑營矣遷都至重爲貿神明至靈已營而卜澗瀍定洛而卜河朔召公卜之周公又改卜之聖人不爾爲也召公戊申之所卜王城也周公乙卯之所卜下都也先卜河朔以殷民懷王遷焉者使也且自黎入河自河入洛其地亦不爲遠而王三著皆不吉而惟洛之食食者卜兆之時先史定墨而灼之正食其墨也召公卜王城於洛吉矣周公卜下都亦惟洛之吉則是洛邑之地利於君亦利於民真王者之都與周若召公攻位之圖卜者周公食洛之兆或曰作洛之事周公主之召公不敢專達凡周公所獻圖及卜即召公之卜而周公達之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此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拜手稽首尊周公也【呂氏曰】宅土中而作大邑拜天之休命也周公之來相宅乃不敢不敬天之休命非出於己私也不曰致天之休足矣而曰不敢不敬蓋明見天命之當然也不敢不然也見之明而後周公之篤知周公之則於知天命矣也敬知天之深休然而後相宅之力成王之於周是公之知周公知天命矣所以爲周公配不答上天之休也我休二人常之吉然其成以王期與周公享歷年其當之於周公敘天之休則大臣公流也言以變可以去而東任來歸之後叔父臧之則臣之變春秋師能左右之曰以周公親則河以閑矣而作洛周公不非取因不好爲為之見大命也是天命故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此下乃周公率百工迎成王于周以洛而告之也親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

與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之辭可見王氏曰殷盛也如五年再殷祭之殷周公既制禮作所而成王於新邑盛禮以
祀凡與籍所無而於義當祀者咸次秩而祀之也朱子曰自此以下斷不可曉蓋不知是何時所言予齊百
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
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此百工即作洛時見士之百工也周公誓其百官使從王于周
蓋欲成王窮事百官往洛邑也周公教事臣事君之道惟曰盡盡其所有之職事耳不當自以為有功也然在王則
當即命之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蓋於元祀之時以其有功者告于神明所謂銘于太常藏在盟府者也雖與也又
命之於汝受君命盍當加厚於輔贊之事而視此記功之藉不可自聽命功也蓋於羣臣使其以有功見知為喜而
又成其恃功勉其保功此成王之所以悉自教工也朋友之也謂友羣臣也其往謂往洛邑也發畫引此作棣其
姓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厥若彝及撫事如予

燄小貌也此戒其以明宗自周也火始燄燄自是彰灼次第不可撲滅人君以小明自用熾熱而日燄燄則不可撲滅矣
故王之順若彝常及其撫治政事皆當如予不可聽明亂舊苛察生事也惟以在周工往新邑
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周公欲王以所從予周之
百工率之以往新邑使嚮往即就其僚采之事後明著揚以成其功而惇厚圖大以裕其裕則成王其永有辭於後
世矣蓋建都之始治體風俗於是顯係勵精者之寬大之體而寬大者少振勵之功二者兼之於振勵審發之中有
撓柔寬大之意此一代治體之所以為全美而成王之所以永有辭於世也王若曰公明保予
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
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
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
夙夜毖祀此成王答周公祀于新邑及教王撫事明作有功等語舊本類附于後章之下今附于此王意

周公所行予沖子舉大明之德以我對揚文武之功奉答上天之命和恆四方之民而居宅洛師加厚功宗之大禮
以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於教工撫事明作有功等事則附公德之明光著于上下勤施于四方而旁達之人皆作
興和叡以迎治平皆曉然知文武之所勤教耳宜予沖子所能及哉予但夙夜齋戒慎謹奉祀而已自餘非我所能
及也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
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
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
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
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此周公答成王沖子盛祀之說而又教成王以統御諸侯敵各其民之遺也舊本在汝亦有辭之下今附于此蓋成
王於是年既長矣而以為沖子退託自居故周公告之曰已者汝其勿為退託也汝為沖子亦既長矣故當思終之之責

夫有天下宅於中以臨諸侯必知諸侯之誠偽而後陟各當莫知之若無它術惟敬否已矣享之獻也凡諸侯朝貢
於天王謂之享有旨或有之辭也其或有不享非不供職貢之謂也諸侯貢享之禮視其秩固有定數但其時拜跪
共陟揮遜病化其儀為多使其於儀不及其物是謂不享蓋其輕放存於中則情容見於外禮諸侯不用心於享上
故因人化之亦將曰不出事于天子矣舉固不知有天于則其施之攻事又有爽亂主度而傳覺禮法者此識察諸
侯之要也天下之事無窮聖人之心不已周公因有施行未及者而平日所以合成王棐輔民彝之道固亦甚悉也
故於此又勉成王以頒我所不暇者聽我所教輔民彝書於此二者而不勉則非所以為長圖計也乃正父武王也
周公平日惟篤厚王繼敘武王之事在成王亦能如此則天下不敢廢乃命矣王往洛邑其敬之哉我其退休田里惟
明農事王其往洛邑寬裕我民則無遠而皆至矣蓋意師天下之本寬裕之政行焉則四方歸之不待言者呂氏
曰武王殁周公如武王天下所以不廢周公之命周公去成王如周公天下所以不廢成王之命也王曰公
功棐迪篤罔不若時此答周公之辭與明農之請語公之功已乃然所以輔導予者劉博

周不如今日未可去也朱子曰此下疑有缺文

王至新邑十有二月烝于文武命周公其後王歸

宗周

洛誥曰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洛誥自此以下皆成王在洛之言上下必有缺文迪亂謂向進於治也宗禮卽謂周公所制六典禮制猶未定也敉公功謂又安於公之成敉而不斁也迪將向導而大之二後字皆指王歸周留公於後以治洛也朱子謂與曹留後之後同義王命周公謂予小子其自洛遂卽君于周而命公在後以治洛盡洛邑天下中四方向事於治而周公所制之禮尙未底定則人心亦宜能乂安於公之治己政而不便半公其開導而將大之其在後監我多士與師衆與百工誕保文武受民治爲四方之輔朱子曰四輔猶四隣也王曰

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朱子曰此王與公訣而歸之言也公定居洛予往歸周蓋公之功人心方肅而迎之祗而說之公無困我而求去使我不勝其任也然我亦惟無怠其所以康人之事公但勿替其所以儀刑百辟者則四方其世享公之功矣民式曰前漢書多引公無困我哉當是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此周公許成王留之辭也謂王命予來此洛邑承保文祖及乃光烈考武王受命之民且益大我以恭敬其事此答上文誕保文武受命民之語也孺子來視宅洛之新規增重周官之制加厚殷獻臣之賢其治爲四方之新辟爲周家敬德之始王蓋定都之初觀望一新故謂之新辟而始遷之君亦後世之所倡始故謂之恭先曰其自是宅中出治萬邦咸休則爲王之成績蓋成王雖歸周然洛邑爲東都則朝覲會同政令皆出於此王但不常居耳故周公以自時中人望之若予以此多子衆卿大夫及凡治事之臣篤厚前人之成烈以答天下之衆望爲周家誠臣之首成我明辟儀刑天下之道蓋彈盡文祖之德使無未盡之事此答勿替刑等語也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此又述成王命留之禮而周公以告于文武也蓋成王旣西留周公又使人以留公之意告殷民而以秬鬯二卣錫公安定於洛邑蠲民謂黑黍爲酒合以鬯所以祼也宗廟之禮莫重於祼王使人來告論存殷且以秬鬯綏宰也周公曰明禋曰休享者何也事周公知事神明也古者有大賓客以享禮禮之酒清人渴而不飮肉乾人飢而不食也敵享有體薦豈非敬之至者則其禮如祭也與然周公則不敢當此禮故不敢宿宿肅也則以此二卣禋于文武而爲成王祈福其辭若曰惠篤

厚敘之福使王無有疾病使子孫萬年厭飫乃文武之德殷民亦長有化王成之效王其使殷民承順治敘萬年之遠其永觀化懷德此益祈治洛化商之福歸之成王也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戊辰十二月日也王至洛或以戊辰祭告爾烝者每歲冬常祭也牲用騂周尚赤也此爲周公留後於洛故不用太牢常禮而各以特牲逸史逸也成王時大典冊皆史逸爲之此祝冊所告惟告王歸周而周公在後治洛餘無它辭賓迎也謂迎牲也禋精意以享也咸格諸侯羣臣皆助祭也太室者淸廟中央之室祼鬱鬯以降神也王命周公後者命之於廟也作冊逸告上冊祝冊也此冊冊命也逸誥史逸讀冊以告公也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舊說惟七年者卽作洛之年係年於篇終也

[發揮]按洛誥召誥相爲始終然洛誥之紀敍無倫次有周公在洛使告圖卜往復之辭有周公歸周迎王之辭洛對答之辭有成王在洛留周公于後而歸周之辭有周公爲王留洛而相勉敍述之辭然辭從其辭事從其事各以類附而無往來先後之序蓋其月日先後已具在祭年之史故此篇事辭各以類附不嫌於亂雜也然是篇當亦多有缺文錯簡此必伏生口授之訛而實爾於錯亂磨滅者又多以伏生之書爲定亦或於此失之

清廟之頌曰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集傳此言於穆哉此清靜之廟其助祭之公侯皆敬且和而其執事之人又無不執行文王之德既對越其在天之神而又駿奔走其在廟之主如此則是文王之德豈不顯乎豈不承乎信乎其無有厭斁於人也] ○朱子曰 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實周公攝政之七年而此其升歌之辭也 書大傳曰 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 樂記曰 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

[發揮按不顯不承說者曰豈不顯乎豈不承乎於義不通不字當讀作丕凡詩美辭而加不者皆丕字也如古祝詞曰不顯大神蓋謂丕顯大神也古字通用或傳寫誤作不是又當爲讀詩者言之]

逸周書作雒解曰 周公敬念于後曰予畏周室克延俾中天下宗及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郟山以爲天下湊制郊甸方六百里國西土爲方千里 [西上岐周通爲畿內] 分以百縣縣有四郡郡有鄙大縣立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郡鄙不過百室以便野事農居鄙得以庶士居國家得以諸公大夫 [居治也鄙以衆士治國以大夫得當作治] 凡工賈胥市臣僕州里俾無交爲 [不相交雜也] 乃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諸侯受命於周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土封故曰受列土于周室 [苴覆蓋暴土封之爲社也] 乃立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 [據注亢字下合有重廊二字] 重常復格藻梲移旅楹憃常畫 [宮廟四下曰阿反坫外向室也重亢累棟也重廊累屋也常累椽也復格三端也藻梲畫梁上之柱也承屋曰移旅列也舂謂藻井之飾也言皆畫列柱爲之也] 內階玄階堤塘山廧 [以黑石爲階塘中庭道堤謂爲高之也廧謂畫山雲] 應門庫臺玄閫 [閫者皆有臺於庫門見之從可知矣又以黑石爲門限]

八年 周公分正東都

命蔡仲邦之蔡

蔡仲之命篇曰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蔡氏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武王崩時也郭鄰孔氏曰中國之外地名蔡氏曰郭號也周禮六遂五家爲鄰管霍國名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冢宰百官總已以聽者古今之通道也當是時三叔以主少國疑挾商人之不靖謂可咸以非義遂相與流言倡亂以搖王室是豈周公一身之利害乃欲傾覆社稷塗炭生靈天討所加非周公所得已也故致辟管叔于商致辟云者誅戮之也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囚云者制其出入而猶從以七乘之車也降霍]

叔于庶人三年不齒三年之後方齒錄以復其國也三叔刑罰之輕重因其罪之大小而已仲叔之子克常敬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之成王而封之蔡也周公留佐王食邑於圻內圻內諸侯孟仲二卿故周公用仲爲卿非成曾之卿也蔡左傳在淮汝之閒仲不別封而命邦之蔡者所以不絕叔於蔡也封仲以宅國則絕叔于蔡矣〔呂氏曰〕象欲殺舜舜在側微其害止於一身故舜得遂其友愛之心周公之位則係于天下國家雖欲遂友愛於三叔不可得也舜與周公易地皆然史臣先書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辟以羣叔流言所以結正三叔之罪也後言蔡仲克慶褒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卽命之王以爲諸侯以見周公夔然於三叔之刑幸仲克庸祗德則亟擢用分封之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

東土往卽乃封敬哉胡名仲字言仲脩文祖之德改蔡叔之行能謹其所行之道故侯爾于東

土仲往之國益當敬之書之體雖稱成王實周公之意〔呂氏曰〕命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

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

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此又因其率德改行而加勉之蓋前愆孝也厥王命忠也

常言孝則可以移忠爲蔡仲言忠則可以爲孝違王命蓋自流言之後成王既知周公之德必有戒諭之命而嘗蔡

年挾武庚以叛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

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上文言其改行而已

此又推廣之言天人之向背靡常而善惡之事與亦聚凡不善之事皆足以爲亂非但不爲蔡叔之爲亦非但知今

日之所而止也爲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上言治亂此言差失亦推言邇迹垂憲之意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

和兄弟康濟小民〔呂氏曰〕五者諸侯職之所當盡也率自中無作聰明亂

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中則無過不及

本聰明者舉動必中自不亂舊非聰明而強爲聰明者以妄作爲知此其所以亂舊章也厥度卽舊章聰明者

以私意亂之以側言者讒人言改之然言之側聽詳審不可而詳視聽者亦惟無作聰明者能之說王曰

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天紀曰〕八年蔡仲之國過洛見周公周公曰不

如吾者勿與處累我也與我齊者勿與處無益我也惟賢於己者可與處也

〔按〕詳讀蔡仲之命與常棣之詩未嘗不悲周公之意也是夫周公亦未有蔡仲耳然命人子以改於其父之惡

一言足矣而曰改行曰蓋愆甚而又曰毋若爾考之違王命也夫事之辭故憂之切憂之切故言之詳周公之閒

管蔡之失道固不容再有鼓親之變也是以丁寧言之知常棣之詩自死喪患難甚而至於鬩閒之事辭愈詳

事愈下而感嘆愈深其志切其情哀盡處兄弟之變其情辭若此觀者蓋當思其言外之意云

〔九年〕封弟叔虞于唐〔國語曰〕董因謂公子重耳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元年始

受實沈之星也實沈之墟晉人是居所以興也今君當之無不濟矣君之行也歲在大火大火閼伯

之星也是謂大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唐叔以封日以辰出而以參入皆以晉祥也而天之大紀也○

〔按詳〕一按舊說成王三年封唐叔大紀從之而唐曆志遂言成王三年歲在丙午星在大火唐叔始封

今按諸曆冬有短長年數不同武王十三年克商之歲歲在鶉火則十六年歲在大火至成王九年

歲復在大火太初曆閒以周公攝位之年則成王九年乃爲三年歲次甲午星在大火此國語所謂

歲在大火是謂大辰唐叔以封也曆志以甲午爲丙午二字誤或曆不同爾今係之成王九年

〔子產曰〕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

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

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實沈參神

也○〔史記曰〕唐有亂周公誅滅唐遂封叔虞○〔傳曰〕成王

滅唐遷之於杜○〔史記曰〕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

授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

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故曰唐叔虞字子于按平王錫晉文侯之命曰先王明事戲辟云云又曰昭乃顯祖則叔虞之賢可知翦桐之封非實錄恐不可信○蔡杉公曰晉開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胡視觝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謂成王誅武庚定三叔之亂也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

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管蔡啓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

考之違王命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尚年也按祝鮀言王之封建舉武王成王時事不復論前後其分殷民諸侯族則或東征以後之事不可考矣

十有一年周公在豐作無逸大紀附此年

書無逸篇曰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人主者小民之主而所處則安逸之也易縱於逸無逸者謂其勿縱於酒色耽樂與遊畋田獵之娛也君子所以無逸者必其先知稼穡之艱難故處安逸之地則知小人之依所以能體恤小民不自縱逸故能致小人之無怨亦足以介吾身之尊康人主而不先知稼穡之艱難則處安逸之地不知小人之依不知小人之依則但知縱一身之欲夫不知小人之依則下致民怨但知縱一身之欲則事年不求此一篇大意篇首舉其端而篇內詳之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諺俗語也誕虛誇也甘謂其習爲逸誇誕也視彼小人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尚有不能知者乃逸之時其爲不善無所不至況人主處尊安之地乎此周公所以爲後嗣王懼而告曉此以爲戒也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無逸本一篇之書周公曰者史臣所加中宗太戊也嚴莊重也寅明肅也嚴恭敬之賚於外也寅畏敬之存於中也天命天所付予之理也自度以天理爲己凡度不敢踰越也此言商中宗之無逸也中宗惟無不敢故自節知小人之依所以治民祗畏而不致逸况荒縱意逸之事皆無之此所以凝固持養餘精上壽享國七十有五年則其年壽益可知矣其在高宗句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

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

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高宗武丁也舊勞于外小乙欲武丁習知民事使之爰於民間爰暨小人謂於是乃與小人處而知小人之依也亮陰亮見說命雍和也所謂言乃讙也嘉謂其教化風俗之美靖謂其安寧富阜之效也至于小大蓋不獨小民無怨凡宰臣在位者皆無怨也此言高宗之無逸也高宗惟舊在民間故能知小人之依所以即位之初諒於出令言而小民皆謂在位之間不敢荒寧嘉以美化其民靖以保安其民非惟小人無怨而羣臣上下皆然此高宗所以無逸於民既無怨而於身遂壽康也其在祖甲不

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

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祖甲事說見祖甲紀此言祖甲之無逸惟其舊逃民間身為小民之事所以為天子之日能知小人之依而保之惠之至不敢忽忘窮困之民此祖甲之無逸而享國亦永也詳見商紀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

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

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此言後王之逸也厥後謂中宗而後高宗而後與祖甲而後也生則逸謂其生長於安逸之中也惟其生則逸所以不知稼穡之艱難惟其不知稼穡之艱難所以不知小人之依惟其不知小人之依所以為耽樂之從惟其荒於耽樂所以傷生伐性罔或克壽夫不知小人之依而惟耽樂之從此亂亡之所必至亦以享年之促而僅免耳或疑年壽之修短命也周公以是為逸與無逸之由不已迂乎要之人主所與常人異于女色之奉聲色之娛酒醴之甘馳騁田獵之好嗜玩好何求不獲一有縱逸之心則必溺於此皆伐性之斧斤傷生之蠹賊也其能克壽者鮮矣然其間世主亦有縱逸而能壽者又何也是亦寡慾之偶然者爾然而禍亂隨之如商辛是也其患有甚於不壽者矣○呂氏曰周公既論無逸之理復舉無逸之君以告成王也嚴恭寅畏蓋中宗緣逸之實嚴則謹重恭則降下寅則肅莊畏則兢業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矣惟敬故壽也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聖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

不淫凡此皆敬之力而壽之理也高宗之嘉靖不徒與民休息之謂蓋禮樂教化蔚然安居於樂業之中也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於小大無時或怨之後蓋民氣太和之導迎善氣是亦壽考之理也祖甲保養惠愛庶民鰥寡之微亦不敢侮故享國之久亦操敬之力也厥後立王生則逸是無逸之反也耽樂之極伐性喪生無所不至故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又歷數悉陳其年謂耽樂愈甚則享年愈促也大抵守身之本自天子至于庶人惟先知自愛不失其身然後萬事自此次第而舉起其敬而收其肆者莫大於是此則周公忠愛拳拳之意也商去周未遠故周公以成王耳目所接者言之其論逸王則從其後者言之非謂三君之後其君皆逸以意逆志可也○周公曰

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

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

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

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此言我周無逸之家法而文王為詳蓋成

王所聞見為尤近也抑畏謹畏嚴敬也抑畏則無逸不在言也卑服謂自卑下以服勤其事也即就也康功謂安民之事田功即教民稼穡之事如孟子所述制其田里教之樹畜耕者九一關市無征之類是也徽柔則平易近民而非姑息之柔懿恭則即之溫良而非外貌之恭懷保小民其心常在於保養小民而小民之中有鰥寡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尤先於此惠鮮利澤之也其生意藹然矣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安暇而食盡聽政之勤所以和理萬民之事也即康功田功則知稼穡之艱難不足言懷保小民則知小人之依不足言蓋乙文所引三宗皆守成之賢主而文王則君業之聖君所以不同也不敢盤于遊田蓋者耕省斂非不遊也不社盤于遊恐流連以廢事耳數民講武乾豆賓客非不田獵也不敢盤于田恐暴殄戎擾民耳以如師能左右之曰以盡文王為西伯則西諸侯咸聽命焉文王率之以正能使庶邦以正應之所謂正己而物正觀諭二南之化可見矣受命謂為方伯其時已中年又享國五十年蓋文王壽九十七歲也此其無逸之所致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

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

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此戒成王之無逸也夫觀以廣視逸以安身遊以省斂田以講武皆人君所不廢無但不可淫于此淫則為縱逸之私欲且病民矣故周公不戒之使無而但戒其淫苟必絕之使無不惟廢禮且使人君苦於拘則未必不樂於肆矣以萬民惟正之供盖人主正身以率之則能使萬民以正應之無皇曰皇大也猶云自寬也人君之縱逸未必便沈溺也其始不遑自寬曰且今日耽樂而已明日不復爾也然即此一說已不足以訓民亦非所以順天蓋此心有一日之逸則天理有一日之間斷也況於此際一開日復一日此味狎大有過愆矣雖紂之不善安保其不至是哉故終戒之曰無若殷王受之沈迷昏亂又酗于酒德紂亡國之主也以是為成王戒盖深譬之也雖然為紂非難凡以一日之耽樂為無傷者紂之徒也終亦必紂而已矣周公曰

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為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

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此章言所以致小人之怨也保惠猶云保也者保其身體以歸諸道者也訓告教誨義同而度出嚮云師傅之教訓傳傳之德義者與講張以俗語詩注之也猶上文乃誨既誕也此篇大意蓋人主知小人之依而修章復戒其政小人之怨所以致怨必有其由蓋古之人其為人已足以表於世而猶資賢人君子相訓告之相保養之相教誨之故無敢有以俗語譸說誑惑之者蓋人主於此師保之言不聽則必有導之為非者矣彼先王之正法皆體恤小人之依而為之者即人既導人主以變亂之則小大之民皆失所依民否則怨於心又否則詛於口矣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

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

怨有同是叢于厥身迪哲蹈行明哲之德也此四君者既深知小人之依必不致小人之怨設或有告之曰小人怨詈則反躬自有大自敬德所謂無則加勉也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所謂有則改之也不止於不敢含怒而已其責已而不尤人如此夫含怒怨之微也而猶曰不敢又曰不止於不敢而已其至厚至誠可想也人主於此四君之事不知聽人乃或譸張以誑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以為必然是不永念其為君之道則不知自責不寬裕其心則惟務責人亂罰無罪殺無辜於是小人遂同怨之怨遂叢于其身矣夫壅民之口甚於防川使其果有怨詈猶當自反況聽譸張之幻不審有無而肆刑殺此怨之所以聚而激亂之所必生也夫始以一人之譸張而欲以聚天下之怨甚矣讒邪之為害人主不可不深戒之周公曰嗚呼嗣王其

監于茲承上文警戒以終之又訓戒曰以無逸繫於周公將復者考於君奭之文攷洛誥諸篇周公於成王皆有沖稚幼小之保而無逸獨無故知其為最後也

陳櫟按無逸之書七發端皆曰嗚呼其戒警之意益切真周公垂殁丁寧之書也一嗚呼言人主必先知稼穡

之艱難故處安逸之地知小人之依而無逸然稼穡之艱雖小人子弟猶有不知者何況人主此所當戒也二嗚呼稼穡守成三君皆先知小人稼穡之艱難故其治民無逸身亦期壽商後王不知小人稼穡之艱難故推耽樂之從亦罔克壽三嗚呼敘有周無逸之家法文王先為憂勤四嗚呼勉成王繼無逸之德防耽樂之源五嗚呼言所以致人之怨六嗚呼言小人之怨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自責所以彌怨責人祗以重怨七嗚呼總丁寧以終之稼穡之艱雖周公嘗備陳於七月之詩而此又首述於無逸之書是二篇者人主當相對為圖左右觀省也

周公薨于豐葬周文公于畢

書序曰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世家曰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不敢臣周

公也○大傳曰三年之後周公老於豐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廟然後周公疾曰吾死必葬于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成王曰周公生欲事宗廟死欲聚骨於畢畢者文王之墓地故周公死成王不葬于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也所以明有功尊有德故忠孝之道成在成王周公之間故魯郊成王所以禮周公也○蔡氏曰此言周公在豐漢孔氏謂致政歸老之時下文君陳之序乃曰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方未命君陳時成周蓋周公治之公沒故命君陳然則公蓋未嘗去洛也而此又以爲在豐將沒則其致政歸老果在何時耶愚按周公治洛或此時偶以朝覲在豐耳○呂氏曰周公之子封者八人伯禽在魯其弟嗣周公食采於周世爲王室卿凡蔣邢茅胙祭或在畿內或在畿外○禮記曰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朱子曰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皆用之羣公之廟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

君陳篇曰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克施有政論語作施於有政君陳令德孝恭惟其孝則在內能友愛于兄弟在外能施于有政蓋本主則善推之也成王當洛邑爲東都此云東郊蓋主鎬京而言陳氏謂主東都王城而言則下都商民所居謂之東郊尹正也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所教之保安之周公以德教安其民民方思之君陳治洛但當懋其治勉明其訓則其民自治不必別有作爲也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至治馨香四語呂氏謂周公精微之訓蓋成王聞諸周公者也治道之極和氣發達感通神明謂之馨香非黍稷薦祭而謂之馨香也蓋清明之德則自然精華發達無非和氣也明德之馨其本至治言其敎式時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與由聖之戒皆勉君陳以明德之事也君陳建事周公令德昭聞但患其聞斯則爲人欲所昏又患其見於忽於行則明德不繼矣衆常人之情雖莫不有好德見行之心而少有克已過道之力以周公聖人不聞今古執不顧見而不可得然當時親見周公者亦不少而少有能學爲周公者盖特有聖人玩於習見而省察克治之功不能自加此其所當戒也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此已下告之以

至治之事也爾惟風下民惟草風行草偃不疾而速此即
至治馨香之謂故必謹所以感之者是以圖厥政不可不
艱雖謹重也故於政事廢興之際出則與國人入則與僚
友共虞度之師衆之言同矣則又思繹之盡在我之德旣
明則不蔽於私而又有以度之此政之所以善也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
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
若時惟良顯哉 蔡氏曰成王殆失斯言矣欲其臣善則稱君善則稱君人臣之細行也然君旣有此
心至於有過則將使誰執其咎爲闇書言則稱湯改過不吝
隔不爲此言矣嗚呼此其所以爲成王與○愚謂此成王
因師虞之訓而述君臣之素行也君陳前日必嘗爲親近
之臣獻納之任其爲人如此故成王嘉之然人臣如此固
爲良德而人主不可示此意向也下文予曰辟爾惟勿辟
予曰宥爾惟勿宥其諸以此章之意急君陳之所未及與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
而有制從容以和 弘周公之訓以訓民不可執周公之法以責民盡立法持以禁民而用之則又
必有寬制從容於法之外者君陳未必依勢倚法而成王
言此盡督者我之所未而法者我之所執一以喜怒之私
和之御易爲威害故上之人常欲恣勢而論法常主於典
民則虐無此患寬而有制則寬恚常行於法之中又非褻
法以爲寬也從容以和則其志勢近民亦非勉強勉強則
不能和矣○蔡氏曰此篇言周公訓者二曰昭曰式時至
此則曰弘周公丕訓欲其益張而大之也呂氏曰勝前人
之政者苟止以持循因襲爲心其所成必降前人數等惟
耆舊開拓之期以光大前業然後能不
替蓋遺始之興衆成其力大不可也
殷民在辟予曰辟
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 上文述君陳善則稱君故此又勉君陳以
執法務理勿徇其君之意也中者當其輕重隨其時措之宜無過不及也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
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此終
上文辟宥之意刑不從加凡懲一而可以止百者則
刑之閒係者大而所化者細小懲而大誡不可宥也
爾無
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承上文用刑之意而
又以寬和終之君陳之治東郊不惟殷民凡殷士之在官
者與凡庶正之官皆屬焉無忿疾于頑指民也無求備于
一夫指官也頑者所未化求備者謂所未能事必有所忍
則能有所成就量必有所容則德乃廣大修謂職業修舉
良謂行義溫就於職業則兼簡其修以使人勸
功於行證則進其實者以率化之則人勵行
惟民生厚
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
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
永世 斯民之生理無不具可謂厚矣但誘於習俗爲物所
遷耳然其心不從上之命而從上之好今欲敎之以
復其所本厚則不惟在於政敎聲色之末而實在吾攸好
如何敎典者厚典庸禮深信篤好之意在德者躬行心得
之眞攸好如此則民心觀感時乃罔不變化其氣習物欲
之蔽而允躋於大道之中矣章首明德惟馨之意蓋如此
○書序曰 周公旣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 呂氏曰 君
陳之命周公則旣沒矣成王眞得實造之學當於是篇求
之周公之沒也厖臣碩輔尙多立於朝而分正東郊成王
獨以屬之君陳是獨何哉斯時也東郊治體所宜盡循周
公之典使付之舊臣則諸老固非作聰明亂舊章者然平
日與周公比有同功慮其兢兢循守者或未專固微有自
用之意於其間則於治體已有間矣不若畀之後進端愨
之人則一意奉承不敢毫髮增損成王微指蓋在此也至
于成終之任開闔變化非四時元老莫能之故康王必付
之畢公焉成康之於治體其觀時義者精矣
三十有七年 四月甲子王命太保奭芮伯彤伯畢

公衛侯毛公保元子釗乙丑王崩癸酉元子釗受
命朝諸侯于應門之内

書曰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
憑王几蔡氏曰王發大命臨羣臣必齊戒沐浴今疾病危殆故但洮盥頮面扶相者被以袞冕憑玉几以發命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
御事六卿百執之長各書其人太保畢公毛公皆三公周禮三公無職盡六卿進兼氏三公下兼六卿呂氏曰平時則召六卿使帥其屬此則於發顧命故自六卿至御事同以王命召也呂內曰召公以太保領冢宰周無可疑畢公與召公一體而班在四者蓋司馬兵權非元老重臣未易付也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
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此下成王之顧命也漸進也疾甚曰病彌亦甚留連也嗣者立元子嗣位之事審重詳也成王其時年四十有九古人多壽故未及言

太子嗣立之事或言言之而至此又詳審言焉重其事也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
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蔡氏曰言文武宣布重明之德定民所依麗陳列教條則民皆服習而不違天下化之用能達於殷邦而集大命于周也在後之侗敬迓天
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侗愚也成王自謂也今天降疾殆弗興
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
邇安勸小大庶邦釗康王名元子者正其統也成王在位四十年天下太平然先王終而嗣君主乃一時艱難之運昔者成王幼沖親罹其禍四國相延而起王室幾危故成王之終以弘濟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為說然合遠近大小又以見君德所施公平周浹不可有所偏勝也思夫人自亂于威
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亂治也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舉一身之則而言也劉子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此言蓋有自來周家士大

夫盖相傳以為立身之本也成王謂思夫人之所以為人者自治於威儀耳此固元子釗所當自治然左右大小之臣俱有保傳輔翼之責不可苟投其君以為非之幾也夫當時諸臣固非引其君於非者然或幾微之事徇之而不謹自微而大符自是滋矣此人主之所甚畏而輔君者不可不謹也○呂氏曰甲子之命去崩才一日耳猶盥洗而不致潔冠服以致嚴飭託之言料與精明盡臨衆之敬不以困憊廢而事定之理雖疾沒固炯然也惟善治氣者為能歷病疾而不惰惟善養心者為能臨死生而不昏此宜一朝一夕之積哉又曰斯言也蓋成王平日至親至切之學至此始發其經也周公精微之傳成王得之終方以示羣臣孔子精微之傳曾子得之於終方以示孟致子皆近在於威儀容貌顏色辭氣之際然則周孔惟同道其用工之次第品目亦莫不同也豈茲既受命還
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蔡氏曰綴衣幄帳也羣臣既受命王還內徹去幄帳於庭喪大記云疾病君徹縣東首於北牖下是也於其明日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
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

入翼室恤宅宗太保以冢宰攝政出命南宮毛當是括之後齊侯呂伋太公子入為虎賁氏矣於也逆迎也南門路寢之門也延引也引入路寢之旁翼室為憂居宗主翼室即東夾室也天子居喪之次曰梁闇此室諸依倚廬而加相與此初喪未為梁闇故以東夾室為宅宗之地此不文東夾所以不陳設也呂氏曰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勳戚頑諸侯體統尊嚴樞機之周密防微危慮之意深矣入自端門篤姓戚親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為憂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唐穆敬文武以降閽寺執國命易主於宮掖而外庭猶不聞然後知周家之制曲盡備嚴雖一條一節不可廢也丁卯命作冊度命即太保命之也作冊以傳顧命古者冊書自有常度此重顧命故其冊之度又異於常太保定其制焉送死事固大而顧命亦大故於崩之再明日即命作冊度其它喪事自有常職此不復書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天子七日而殯癸酉即殯之明日也既殯始傳顧命殯前以送死為重伯相即太保也太保以西伯為相故謂伯相士者凡幕人也事次可凡應朝士諸職皆士也材物也凡朝庭所須器物知下文禮器几席車輅戈鉞之類是也自此以下皆癸酉

之事賛說須材為供喪者與上下文不相入

狄設黼扆綴衣狄下士祭統謂府史之賤者喪大記狄入設階蓋供設張之事者即幕人司几之類也黼扆天子之屛黼以白里為文畫如斧形古畫文之圓而相綺者謂之亞以象雷也文之方兩四銳腰兩旁曲內背尾曲外者謂之黼以象斧也即今銀樣畫也扆以繪為之設黼扆綴衣幄帳如成王存之日也

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此平時見羣臣覲諸侯之坐古者前為堂後為室室中以東向為尊戶在其東南牖在其南戶牖之外為堂以南向為尊其位在戶外之西牖外之南故爾雅戶牖之間謂之扆重展謂旋展之席也此所謂牖間南嚮之坐也天子之席三重廣孔穎諸陽皆謂桃枝竹席黼純以黑白文繒為緣也華黃玉也仍几用生時所設黃玉飾几也華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此朝夕聽事之坐也爾雅東西牆謂之序蓋古者宮室之內以牆隔為隔猶今以壁隔也東西牆猶言東西壁之外則夾室故又曰東西廂謂之序自堂言之則東西壁為序自夾室言之則牆乃夾室之牆也夾之前謂之廂故夾室亦通謂之廂賈氏注禮門序以西為正堂序東有夾室蓋士可

推東房西室乃以室戶房門為中房前東壁為序序東有夾推天子諸侯則有東西房有東西夾鄭氏曰序者序別內外也故左右是以室戶牖間者也先由序故謂之序猶云次第經由處也底者蒲席也蝦雖多文具車華也東

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此養老饗羣臣之坐也豐莞席也畫繪五彩雕也

刻鏤也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越玉五重此親屬私燕之坐也天子之屋四霤為四阿四个四面有東西夾大夫士雖止有東夾房不敢為四个也今此言不言東夾獨無陳設惟言西夾而又南向與賓扆同又越王五重盡東夾者即初設宅宗之賓室而西夾者則新陳西階之璿宮之卿大夫無西夾則賓西階之上士以璿於客惟天子有西夾其璿畢室屋故於西夾為之所以西夾既設几席又加王五重而別不陳寶漢天子瑜以玉乳謂之王館所以不寓周天子璿而五重設玉意可見矣東夾之外未為梁間西夾設位未畢塗屋以特傳顧命未備衣禮也筍席呂氏謂歸竹蒻以為席也紛雜也漆黑漆親親不尚飾故此堂之以如此

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

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

垂之竹矢在東房陳寶尊敬不設寶玉於東西序夾室則設之寶者先王之寶器赤刀傳物志昆吾錬鋼赤刀切玉如泥者大訓即典謨帝王之書河圖即伏羲所復龍馬負圖也胤兌和垂或地名或人名其物皆精堅久遠世所傳寶者○蔡氏曰器物之陳非徒以為國容觀美喜者成王平日之所觀閱手澤在焉陳之以象其生存也楊氏中庸傳曰宗器於祭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示能傳也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蔡氏曰大輅玉輅也綴輅金輅也先輅木輅也次輅象輅革輅也王乘玉輅綴之者金輅也最遠者木輅故木輅謂之先輅則革輅象輅為次輅也賓西階阼東階西南嚮也塾門側堂也五輅陳列亦象成王之生存也周禮典輅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輅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為常禮也又按陳寶玉器物皆以西為上者成王殯在西夾故也所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

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弁士服凡執器者皆士也雀弁赤黑色韋弁也綦弁鹿胎皮為之惠三隅矛形如宜也畢門即路寢門也上刃外向也兩階戺賓階阼階之兩隅也堂廉曰戺正義曰堂廉者堂基南畔廉稜也即隅角也堂為兩階則兩階挾堂皆有隅角故每階以二人夾之然堂廉既主於南畔則兩階之間每廉二人夾立也冕大夫冠也制如弁但加藻耳劉鉞皆斧屬東堂西堂即東西夾之前堂也夾之前有廂則曰東廂西廂不為廂則曰東堂西堂也戣瞿皆矛屬東垂西垂路寢東西之階上也垂下階之際也一云垂堂兩邊也銳按古文作鈗說文同讀若允側階者北階也東房半以北為北堂其堂西其室牖東直房戶而為北階以下盡通宮間之路也故惟一人守之自門而階則立衛者皆士至堂則立衛者皆大夫呂氏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有青澤之朝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而無腹心之慮下及秦漢陛楯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

朝數刻而周盧陛楯或環以推理器悍之徒有志於復古者當深繹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

隮升也由西階未敢為主也蟻玄色卿士邦君皆同服亦廟中之禮即就也位者平日侍朝之班次也[呂氏曰]麻冕黼裳王祭服也卿士邦君祭服之裳緇今蟻裳者蓋無事於奠祝不欲純用吉服有位於班列不可也用凶服酌吉凶之間亦禮之變也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

彤纁也祭服也介圭王之大圭長尺有二寸同爵名瑁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圭璧齊瑞信也[吳氏曰]大保宗伯以先王之命奉符寶以傳嗣王王有主道焉故升自阼階太史秉書告即冊也以成王之殯在西階之上故亦由賓階升

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御奉侍也此即丁卯所作冊也呂氏以此即為冊命之辭蔡氏以成王顧命已書之冊此則太史以陳之辭也皇后大君也末命臨終之命也大卞宇言無正訓孔氏訓法挾卞本從升與升同是若拱之義則當訓為禮或云大弁即謂天子之冕謂服天子之服以朝也非有此命故康王見服見諸侯行覲命也此數辭固以榮括成王之命而約言之命汝嗣訓則嗣守文武大訓之謂也率循大卞則自亂于威儀之謂也燮和天下則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之謂也然成王之命蓋為命羣臣相康王之辭亦必別有勅康王之語若此冊所云者史舍前後互見之妙不屬書耳若本無其語而虛為此冊則是後世遣詔儼語不情之言非古人所為也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眇小而如也顧命有敬逞天威之語故此亦有敬忌天威之說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

受同以祭受瑁以為主宿肅也祭祭酒也咤嘆也王受上宗同瑁則受大保命圭可知王獨大圭以同爵祭告受命也祭莅以同於太保三咤嘆也親喪而始受顧命雖不敢死其親用祭服祭禮而不哭然一咤之情則不可過也上宗曰饗傳神命以饗告也猶假以饗告也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同白虎通作銅蓋同必銅爵之名太保受同則王三祭以同受太保可知降反同于篚又盥洗更用他同秉璋以酢酢祭也祭禮君執圭瓚裸尸太宗執璋瓚亞裸故服祭亦秉璋也以同授宗人而拜王答拜昔明為後也古者始喪雖卑者亦拜之此雖用喪禮又知代尸拜也宗人小宗伯之屬也太宗以供王小宗以供太保

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在喪祭告王不飲福故不得攝飲福所以受同祭而飲福嚌者至齒而已方在衰疚雖歆神之賜而不能甘也宅亦當作咤

太保降收

太保下堂有司徹

諸侯出廟門俟

[呂氏曰]廟門路寢門成王在殯故名廟也俟見康王於門外下爲康王亦出外朝告諸侯蓋在廟門內則子道也出廟門則君道也斯天子之尊屈於門內而伸於門外父子君臣之義著矣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

王出畢門則立應門之內蓋外朝也周制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陝以東周公主之陝以西召公主之周公沒畢公繼之故此二公各率其方之諸侯入門而左而右亦各從其方布陳也乘駟馬也黃色朱鬣陳之以為庭實賓諸侯也稱舉也圭守圭幣藉幣以薦圭也曰一二者明非一曰臣衛者謂諸侯蕃衛王國者也壤奠謂以土地所出為奠贄也皆再拜稽首於地以致敬義當立也王審宜以在喪而嗣先德朝諸侯宜答拜也王答拜故太保芮伯咸進貫相王揖[吳氏曰]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仁夫公子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蓋為後者拜不拜以未為後也弔者含者遂者升堂致命主喪拜稽顙成為後者也康王之見諸侯若以為不當拜而不拜則疑未為後也且終乎言也答拜既正其為後且知其以喪見也

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上文再拜稽首贄見也王答之

二相進贊拜遂故諸侯又再拜稽首答君也亦進戒也君蘇氏謂羑里之厄於此能順則天下之理無事不順矣蔡氏疑即下文厥若謂其所當順從者皆非也按字書羑進善也即今誘字疑文羑戒作誘羑君盡天誘其衷之意言皇天以大邦之命而改命周亦以文武大能承受其誘復助順之理而憂動西土之民耳此其受命之原亦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惟新升遐之王又能盡協文武賞罰之公而戡黎伐庚戎惟新命以定文武之功以師施及後人有此休福今王其敢之哉張皇六師無廢壞我文武寮時之基命六師即謂天子六軍之制須言萬乘也張於弛之反公軍王國之常制良則不弛其備皇則不輕其事猶云張舉天子之事耳然武備乃承平易弛之事故諸公又特言之與〔召公曰〕此言君牙王以尚威武者然守戒之世多溺安安而無寧志苟不詰爾戎兵奮揚武烈則廢弛怠情而變進之漸見矣成康之時病正在是故周公弛之政亦怨懟言之後世堅先王之業忘祖父之讐上下苟安甚至口不言兵亦其於召公之見矣可勝嘆哉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康王在喪故稱名諸侯言文武及新陟王而康王惟言文武蓋未忍言武王之遺事又述求助之意而諸公皆文武然舊又武王所封以屏王室者故惟建文武以威之而不及成王也丕平富者南其田里薄其稅斂去其貪暴使人人各得其養也不務咎者刑罰雖不可廢然不以是爲務而取足於是也底至者發已自盡必欲至其極齊信者言事所處無不盡其實也誠之所積固自不可掩於以用昭明子天下然於以致力創造王室者又皆勇武之士患實之臣之助用是文武能正受其命於上天而上天亦順文武之道付之以天下文武又命封建侯國立爲藩屏其意正在於衛輔我後人今予一二伯父指同姓大諸侯也天子謂同姓諸侯曰伯父叔父異姓諸侯曰伯舅叔舅此惟言伯父蓋指太保以及其餘不屢數也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欲頭諸侯胥及天下之諸侯觀守爾先公之所以臣服于先王之道雖身守圖於外而乃心當常在王室用奉我一人以憂其所當奉行之事其無遺我孫子之羞也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俯相揖言以王答拜而趨揖也此相揖蓋太保諸公相率揖而退也王釋冕反喪服此處喪禮之變冕服亦不宜久也○〔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與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爲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子冠者未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

史奉冊授王于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於次王喪君受教戒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爲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足以爲後世法孔子何爲不取哉然亦失禮則不可以不辯○〔呂氏曰〕堯舜禹湯文武無頹

命而成王獨有顧命始終授受之際國有常典矣成王之
初經三監之變王室幾搖故於此正其終始特詳焉顧命
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舜除堯之
喪格廟而咨岳牧成王除武王之喪朝廟而訪羣臣皆百
代之正禮然成湯方沒伊尹遽俾羣后侯甸訓太甲焉禮
固有時而變矣說者不疑太甲受伊尹羣后之訓于居憂
之時乃疑康王受召畢諸侯之戒于宅恤之日甚者或以
晉辟諸侯爲證然則隆周之元老反不若衰晉之陪臣耶
○朱子曰 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
之學之語蓋謂此類耳 如伊訓元祀十二月朔亦新喪也

伊尹亦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
唐新主即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
告嗣君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爲
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己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
始終之際殊草草矣

癸亥康王元年

甲子二年

十有二年六月壬申 命畢公保釐東郊

書畢命篇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
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朏月三日生明

壬申六月五日也宗周鎬京豐文王之都在鎬京之西二十五里成周在鎬京之東八百里商民所居在王城之東二十五里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命之於文王之廟也保者安全之釐者釐理之呂氏曰保釐二字一篇之體要也

王若曰 書序謂康王命作冊則此以下康王之意而命內史修飾之也 嗚呼父師惟文王
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
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
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此叙述其原委也惟文武能以大德受命惟周公能左右綏安毖謹也周公固無事不謹而化商一事尤所謹畫故遷之洛邑親近王化商民亦敎化於周公之謹故自周公之設今三十六年世已變而風俗亦漸移天下之內安平無事予一人賴是以寧是皆周公風化之力也周公沒今三十七年言三紀者舉全數也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
攸勸 此論治道殊別之宜也升降猶記言道隆道汙蓋有所當升有所當降初無執一之用故爲政者當視

時俗而爲之更張不可膠於一定也當周公之時商民反覆未定故公遷之敎之寬之警之至君陳之時不善者尚多故猶務含容皆以漸治之至畢公之時世變風移老死少長濡習漸變不善者亦希矣然而猶有未善者在正所當分別之也蓋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矣是則分別者乃所以使之皆爲善也 蓋 惟公懋德克勤
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
小子垂拱仰成 此述畢公之賢必能幹道之用也呂氏曰畢公天下之元老康王不備其成德而稱其懋德不稱其總大幹而稱其勤小物蓋以成德自居則上矣於小物而忽焉則亦間斷矣惟勉於德者貴乎毫而不息敬於事者一小大而無間康王於師傅可謂觀之詳察之審而善於形容矣又言畢公輔導四世風采凝峻德朝著小大之臣罔不祗服父師之訓德容之重衆之望之者蓋非一日之積矣蔡氏曰休嘉之績多於先王之時故我小子垂衣拱手以仰其成而已王將付畢公以保釐之寄故叙其德業之盛如畢公之賢能然此事也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 鎮東都化商民此周

公之事故敢以命公〔呂氏曰〕言之殺而特之尊於親重臣也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此東郊之政也所以癉之也旌淑別慝東郊之政由俗革者莫大於此其旌淑也則表其宅里以彰爲善者之門而使惡者病不能爲蓋淑立言者之風流声聞使聞者興起此先王所以爲風俗窮之計也其別慝也則弗率訓典者殊其井疆者記所謂無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遷盡使之民畔片之醜而慕爲善之美卒亦同歸於善而已

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此承上文因以推廣東郊之政所以保之也蓋因表里時井之政亦以申畫郊圻固申畫郊圻之制可以謹固封守因謹固封守可以用康四海夫郊句之畫舊矣然井田之制歷歲以久則溝洫易埋分書疏則經界易失故必因時而申畫之又先王井田之制澮塗縱橫溝封有載亦必當封域設險之意焉故中盡郊之所於以謹固封守也京師畿甸諸夏根本王畿安則天下安矣故謹固封守所以康四海也

政貴有恆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此章又明化商之要不徒別殊之又必化訓之也大抵商民不善之餘習有二利口也驕淫也利口則化之以政令之節重躁淫則化之以德義之威法政事貴乎常而戒詭異辭令務大體而尚簡要〔呂氏曰〕此深懲作聰明趨浮末之異好凡論治體者皆然在化商言之尤為對病之藥蓋其俗靡靡利口之賢政當以渾厚敦朴鎮之事公所當深念也又曰靡古人論世族之病必舉而歸之驕侈此商民受病之原也世祿之家不可槩謂之無禮法也惟豢養之所移其能由禮者鮮矣既不由禮則心無所制肆其驕蕩陵蔑有德悖天道吾矣夫衰樊之化未有不侈麗者此古今同一流耳此古人之論也而茲殷庶士席寵惟舊事多世族怙侈成義則以蕩陵德也服美于人則敝化奢麗也流而不反驕淫矜誇百邪並見殆將以惡終矣顧洛邑之遷式化厥訓其侈亡而更生之教育之以雖已收其放心所以閑之使久而不治則苦難此畢公所當講也資富而能訓所以使之永年商民席寵又承三紀富庶涵養之餘資之富矣訓與之之而惑其邪蓋不可緩也然所以訓之者豈外主其教以訓也我德者心之理義者事之宜人所同有訓莫大於是然善無證則不信而德義非可以空言也當指古以為之說不由古以為訓于何以為訓乎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是時太平無事獨頗民未盡化耳而康王猶以為安危所係不恃其治不怠於臨如此剛則激亂柔則容姦以化商之所以為難惟不剛不柔時措適中此所以為德之允修也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前後之時不同因事之政亦異而云協心同底于道者蓋此心所處俱至於所當然之則也京師皆善之地而周畢二公又皆以東伯領東都故推其餘政至四夷左衽罔不成教也〔蔡氏曰〕殊厥井疆非治之成使商民皆化然後可謂之成也愚按自畢公以後周家無復有事於東郊而人心風俗與周始終矣畢公真能成終之令我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總上文主風聲革舊俗申畫疆因而成既終也所以為成周無窮之基也〔呂氏曰〕畢公四世元老豈區區立勳世者而畢德之隆亦豈少此康王所以業之者盡相期以無窮乃尊之至也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畢公重德而有弗克之戒又有民寡之戒三代君臣相與警戒固無事不存未嘗以盛德廢也推畢公克勤小物之心則戒以商民之難化為輕畢公多嘉之績則戒以商民之盡願而忽毋俾其難惟當盡心毋忽其少惟當謹事休于前政謂成終也周公君陳其道固盡而商民猶未盡化是尚有餘責也成終則無復餘責矣此之謂休于前政非求勝於前之謂也〔按〕殷自中葉以來士大夫世家巨室貪貨謾令風俗侈不美盤庚一嘗正之歷高宗諸賢君風俗固嘗正

矣蓋紂又以淫酗肆虐倡之一時風靡而又為天下逋逃主聚諸亡命是崇是長凡億兆之心如林之衆許皆是放蕩無廉恥一旦周師至則倒戈迎降之不暇周武王入殷固已慮之曰君殷之士衆何太公亦已有誅盡之甚矣獨周公不然而照包并容之然商民之意得氣滿紂不君在紂之日故其後從武庚以叛於是分遷殷甸而殷之而晦之亦昧旁矣昔子王子謂逆商民之所為自秦漢言之坑戮誅夷之而已矣而乃行之如此所以為周公之德而所以為周家之忠厚也然觀於多士多方君陳畢命諸書大抵殷民之為頑自其衆紂之遷於是有淫放之習自其從武庚之叛於是又有思商之心以淫放之習而行思商之心矣為其不亂也周公之時洛邑雖遷而思商未釋也君陳以後思商之念釋而化紂之習未除也思商之心未釋故多方多士開論之辟詳化封之惡未除故君陳畢命簡別之政篇周公庶康不惟化其思商而化之不以其志商而置之分正之命奉孝於生厚之遷得於之用汲及於餘風之珍憙是特為風俗人心計耳前儒謂東遷之後衛之俗淫鄭之俗誹綢之俗喬齊之俗許獨東周之民志厚之風歷數百年而不變及其亡也九鼎寶器皆入於秦而周人遷士先王之化所以入人者深矣

十有六年 魯公禽父薨子酋嗣是為考公

徐廣曰 皇甫謐云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四十六年康王十六年卒 按世家伯禽無年而徐廣注如此若以四十六年為正則伯禽之卒當在康王九年若卒於康王十六年則當云五十三年未詳孰是 ○ 楚子謂右尹子革曰 昔我先王熊繹 江楚始封君 與呂級 齊太公子丁公 王孫牟 衛康叔之子 燮父 晉唐叔之子 禽父 竝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對曰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

二十年 魯考公薨弟熙立是為煬公

二十有一年魯侯築茅闕門

史記曰 伯禽卒子考公酋立四年卒立弟熙是為煬公煬公築茅闕門 ○ 世本曰 煬公徙魯

二十有六年 王崩子釗踐位

史記曰 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年不用 ○ 大紀曰 康王致恭神人四夷賓服海內晏然百姓興於禮義囹圄空虛刑措不用四十餘年有唐虞氏之風焉 ○ 楊雄曰 康右之世頌聲作於上 按漢諸家言詩者多謂康后晏朝關雎興刺其說與今傳不合而楊雄又以關雎為康王時矣詩今皆不取

仁山 金履祥 編

歸仁齋[illegible]

己丑周昭王元年

二年子滿生

周內史過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此說左氏不載見國語事類誣怪以儀禮黃氏傳取之今附其畧

十有四年魯侯弟濆弑其君幽公而自立是為魏公

世家曰幽公十四年弟濆殺幽公而自立是為魏公世本作微

庚戌二十有二年釋氏生

履祥按戕君爭國之禍自是始而昭王不能討失政甚矣史稱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朱子亦謂周綱陵夷自昭王始有以也夫

周書記異曰周昭王二十二年釋氏生

甲子三十有六年

五十有一年王崩于漢子滿踐位

史記曰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諱之也立昭王子滿是為穆王　外紀曰昭王南巡狩反濟漢漢濱之人以膠膠船王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溺焉○大紀曰王在位久不能強於政治風化稍衰有光五色貫紫微井水溢是歲王征荊蠻軍旋涉漢梁敗王及祭公隕于漢王右辛餘靡振王北濟反振祭公王因是發疾崩　朱子曰涇舟膠楚澤周綱已陵夷

庚辰穆王元年

三年命君雅為大司徒伯冏為大僕正大紀係之三年若史記則冏命是其初即位之年

書君雅篇曰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古文尚書作君雅周禮司勳曰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司常云日月為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蹈虎尾恐噬涉春冰恐陷我王初即政憂危求助之切如此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膂呂也穆王資世職之臣處股心之寄舊服即謂篤忠服勞之事呂氏曰穆王方自憂危懼不克承故亦欲君牙無忝祖考各保其世業語盡親切臣主蓋一體也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蔡氏曰弘敷者大而布之也式和者敬而和之也則有物有則之則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典以設教言故曰弘敷則以民彝言故曰式和此司徒之教也然教之本則在君牙之身正也中也民則之禮而以所同然也正以身言欲其所處無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無邪思也愚謂五典之教司徒之常職然上之人無躬行心得之實則民不從其令而從其意矣此所以責於爾身之正爾心之中也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

乃寧祁大也夏而暑雨小民有暴身沾體之勞冬而大寒小民有凍面龜手之勞故怨咨蓋自傷其衣食之艱
難也厥惟艱哉嘆小民之誠為艱難也思小民之為艱難而為圖其易則小民乃安矣夫艱者饑寒之艱易者衣食
之易古者司徒之職雖云掌教然土地人民之數制其田里教之樹畜辨其土宜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
蓄鳥獸毓草木凡養民之利無一不掌蓋教養並行未嘗有無養而教者也故穆王念小民之艱而以圖易為君牙
告皆職也其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
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
光命追配于前人丕大也謨訓功烈文顯於前武承於後曰謨曰烈各指其職言之文武以謨烈啓
以烈佑我後人者無一事不出於正文武之道可謂大備但人亡政息爾惟敬明乃訓奉若文武之道答揚其光命
則足以追配爾祖父所以事先王者矣然則思艱圖易不必他圖有文武之道與前人之法在王若曰君
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

行昭乃辟之有乂先正即乃祖乃父也君牙由祖父舊典而法之民之治亂在此而已法之則治
否則亂惟循爾祖父之故行則足以昭其君於有乂謂法之即治也陳氏曰按此篇專以君牙祖父為言然則君牙
之祖父嘗仕司徒之職而其賢可知矣惜哉籍之無傳也陳氏曰成康之時冏伯為司徒君牙豈其後耶○冏
命篇曰冏古文作臩史記同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
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思免厥愆此穆王知自克之難欲寡其過
篇中此意為多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
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
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
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繆格其非心俾
克紹先烈承上文欲免厥愆因言文武之聖猶有賴於小大之臣故穆王自謂無良不可不賴前後左右

有位之士以免己愆而昭文武之烈於今予命汝作太正正于羣僕侍御之
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
媚其惟吉士此承上文以文武之聖亦有賴於僕從之承弼此所以命伯冏為太僕之正以正羣僕侍
御上修王德下簡近僚遠小人用君子以弼后德而遠於愆也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
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此承上文以明恃失之哉穆王蓋深知僕御之邪正
乃君德所係甚重非輕僕臣諛則后自聖自聖則讒諛妄作而天下之亂自是生矣呂氏曰陪僕暬御之臣後世親
為賤品而不擇曾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暱狎然奪於冥冥之中而明爭暗諫於昭昭之際抑末
矣又曰僕臣諛厥后自聖自古小人之敗君德為昏為虐為修為級為其折抵至於自聖猶若淺之為害穆王獨以
是敬之者蓋小人之蠱其君必使之虛美無心敬然自聖則謂人莫已若而欲予言莫之違然後法家拂士日違而
伏惠肆情之事亦莫或趣勝其間自聖之證既見而百疾從之昏虐縱修習其技業不足論也爾無昵于

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
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此皆其尊君於愆者
武以淫巧進或以賄進此近習小人進身之徑伯冏所當戒此二者呂氏曰自盤庚總于貨寶之戒至此篇乃復見
之成湯文武之際未聞數數以貨賄其臣也意其商周之衰爭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
于彝憲此終篇首免愆之意而欲齊之於文武之道○史記曰穆王即位春秋
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誡
大僕國之政作臩命復寧○呂氏曰穆王之書存者三篇
君牙冏命初年之書也呂刑末年之書也百年耄荒度作
刑以詰四方固有明文君牙之篇曰惟予小子嗣守文武
成康遺緒冏命之篇曰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則

皆初嗣歷服之言也與呂刑所謂仲叔季弟幼子童孫其辭氣斬陳稚耄大有遲疾先後之次蓋無可疑者穆王中雖放逸不克保其始之祗畏然暮年衰敬初心復還謂之全德則駿猶不失為周之令主也。又曰穆王之命望於伯冏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為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遍其侈者果出於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穆王豫知所戒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自蹈之人心操舍之無常可懼哉

發揮按君牙之書穆王初年方新之書也冏命之書穆王中年自克之書也穆王初年承昭王南征不復之後憂危恐懼故資世家喬木之臣爰股肱心膂之寄以行文武之政自稱曰予小子曰嗣守遺緒皆初年語也至其中年境順心移雖其所為未必皆如列子及穆天子傳所載然楚右尹子革之言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于祇宮則穆王亦不能無遊遠之過特能聞善言而自克耳冏命之篇曰思免厥愆曰予一人無良曰匡其不及曰繩愆糾繆格其非心則曾欲寡其過之辭又周禮大僕之官下大夫耳或曰太正王于羣僕侍御之臣此太御也太御亦中大夫耳何至特作命書申戒明切若便辟若側媚若讒若迪上非典此蓋穆王深悔造父八駿之御知導君於侈者皆僕御之微故重其選而戒其辭哀痛異切然則冏命之書豈中年自悔之書也其在祈招之後乎若如史記所言冏命作於初年知此詩切而中年周遊自放乃如此躬言之而躬自蹈之尚安敢冏命之書乎然則是篇當受之祈招之後史失其年姑以類附於君牙而述其所見知此以待後之君子有考焉

十有三年　王西征

紀年曰穆王十三年西征于青鳥之所憩山海經曰三危之山青鳥居之

十有七年　王西征　征徐戎

紀年曰穆王十七年西征見西王母賓于昭宮。列子曰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作實能變物之形能使人目眩心志時層善幻多技蓋西域人自有此術穆王敬之若神居亡幾何謁王同游化人之宮王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殞虛焉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昲扶貴反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游奚異王之圃王閒恒疑蹔亡變化之極徐疾之間可盡模哉化人之術能使人心迷亂耳視穆王所感與化人所言目自可見但穆王欲心內惑所主不存遂為所迷爾此肆心周游之病根也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驊古華字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䕬古義字主車則造父為御𩣡𥂕音泰丙字林兩作西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柏夭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馳驅千里至于

巨蒐氏之國（巨蒐即禹貢渠搜）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湩以洗王之足（湩竹用反）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王和之（曰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均平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其辭哀焉遂觀日之所入行萬里王乃嘆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于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乃還以歸（已上與穆天子傳同列子多寓言而穆天子傳又多附會難信今以其未有自傷之辭始存之以備考論）○

史記曰 蜚廉有子曰季勝季勝生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皐狼皐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得驥溫驪驊騮騄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為御長驅歸周以救亂繆王以趙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為趙氏○

昌黎韓氏曰 周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好方士說得八龍騎之西遊同王母宴于瑤池之上歌謳忘歸四方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贄玉帛死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得弓矢之瑞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長驅而歸與楚連謀伐徐徐不忍鬬其民走彭城武原山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徐偃王事見史記後漢書博物志元和姓纂今止取昌黎所紀為雜碑文）○

朱子曰 不有祈招詩徐方御宸極

（愚謂穆王巡遊之事經史不載獨左氏有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之說史記秦紀亦言其畧惟列子過有形容而雜書頗有附會若穆天子傳之類是也漢武帝巡狩神仙之事史遷所叙亦備矣後世猶有雜書之說謂或過其實也而漢武遺事所載又過之矣有如遺事所載史記豈反隱而不書乎是知此書好事者文其說無疑也然則穆天子傳亦此類耳周穆死而諡而傳為穆王之名曰穆滿則其他浮對從可知矣今考左氏所載右尹所言曰欲肆其心曰將以有轍迹焉今與將皆欲然之辭而卒能聽祈招之詩以自克則穆王雖不無巡狩之過而未必皆如雜書所言也然則穆王雖不得為周之賢王亦不失為世之英主諸老謂穆王者當以尚書為正此說得之）

三十有五年 征犬戎（大紀係此年）

周語曰 穆王將征犬戎（注曰犬戎西戎之別名在荒服）祭公謀父諫曰不可（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為王卿士謀父字也）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謂太康廢稷之官不復務農）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翟之間（棄封於邰至不窋失官去夏而遷於邠邠西接戎北近翟）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辛紂名）庶民弗忍欣戴武

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夏曰甸周曰畿此云甸服者古今通稱也故周襄王亦曰規方千里以為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自侯服至衛服皆賓服於王者夷蠻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祭祀享貢王皆朝之名王則世一見者是所謂終王也日祭在甸服者供貢無時或時日貢之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脩意有不祀則脩言有不享則脩文有不貢則脩名有不王則脩德序成而不至則脩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增脩於德

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大畢伯仕犬戎之二君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犬戎於恪為荒服而於鎬京為近荒服者王今穆王以地近責其享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甲子四十有五年

五十年作呂刑以詰四方

呂刑篇曰惟呂命呂國名書傳多作甫刑蓋呂國其後為甫猶邦之為鄭也惟呂命與惟說命同義蓋穆王命呂侯為大司寇重修刑法更為五罰之制謂之呂刑至是頒之天下而申之誥命為史記亦曰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蓋周制五刑凡二千五百未有五刑之贖而此增至三千又為五罰皆呂侯所參定也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穆王年五十即位至是百歲八十九十曰耄今百歲謂之耄荒蓋老而荒亂之謂穆王在位日久亦嘗肆遊觀之欲雖有善政而紀綱不常既年不無荒廢故審度作刑以詰四方之為姦慝暴亂者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蚩尤炎帝之末稍剛之世霸諸侯者自洪荒以來風俗渾朴而蚩尤始為暴亂之事民俗因以敗壞奪人之寇殺人之賊鴟張為義亂外之姦內之宄奪攘之風於是皆有之矯者正也虔者劉也此上下或有缺文謂室人始制為刑以矯正虔劉之蓋黃帝紀制兵以殺蚩尤又制刑以矯正虔劉其遺類也漢書武帝紀矯虔吏因執以侵暴勝書文意與下文同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

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苗民先時諸侯因上古聖人有矯虔之刑於是作五虐之刑以殺戮無辜又淫為劓刵椓黥凡罹于刑制者更不差等其獄辭之曲直而例加之於是民更相漸于昏亂之習無復忠信至相詛盟矣詛者皆相祝盟者而皆神此皆刑政不平曲直不明之故也先皆苗民虐威所加衆無辜被戮之人亦各告無辜于上上帝降監下民罔有馨香之德但有淫虐發聞之腥穢之惡卒於是哀矜衆庶被戮之非辜既定五刑報苗民君臣之虐以示其威用遏絕苗民使之不得繼世於下國言竄于三危也皇帝謂堯竄苗之事蓋堯老舜攝之時○墨子曰昔者聖王制為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之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呂刑之道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惟作五殺之刑曰法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為五殺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重黎即羲和也呂氏曰治世公道昭明為善得福為惡得禍民曉然知其

所由不宋之法非之罰三苗昏虐民之得罪者莫知其端無所控訴相與聽於神祭非其鬼天地神人之典雜揉瀆
亂此妖興之所以與人心之所以不正也聖人當務之急莫先於正人心首命重黎修明祀典高卑上下各有分限
絕地天之通嚴幽明之分妖誕之說舉皆屏息○楚語曰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夫人作享家為巫史
無有要質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
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illegible]曰蚩尤為
亂而民有寇攘姦宄之習聖人是以有虞之刑自三苗以刑為虐而民有巫祝詛盟之習聖人是以有重黎之命
前後聖人其為民心計可謂至矣大指已見虞書之紀

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

寡無蓋 正人心固重黎之職然非二臣所能獨為亦惟羣后及在下有司各紹明政化有此非常之明輝鰥寡之情無不上達蓋巫祝之典始於政化不明下情不得以上達故爾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

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

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

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穆穆

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

中率乂于民棐彝 承上文而言清問下民而民皆言有苗之暴虐與其風聲氣習之為民害於是以德為威而人心知所畏以德明民而人心知所向先命三后以為教養之具此德明惟明之事也而復命士師以刑法之防此德威惟畏之事也聖人制刑之本如此伯夷降下典禮以示天下天神地祇人鬼皆各有正禮然出禮則入刑降典所以折其民之入刑者而同入於禮也禹平水土以安民生為山川宜主之祭之典以正民心蓋禮既施也天通於是修山川之正祀又各使有土之君主之不至於瀆稷降播種之法使農殖嘉穀盡而此民猶雜食草木之資自稷教民稼穡而民始皆殖嘉穀矣三后成功民俗敦厚而後命皐陶為士師制百姓以刑法之中不偏於輕以縱姦不過於重以虐民立為中典亦所以使民於敦為德而已蓋其君臣之間和敦亦德於上而情明承德於下躬行

心得其表裏政令皆可為民之法灼于四方人心觀感間不惟德之勉而後明刑法之中治其民之非彝者而已盡
教養知此而猶或有非彝者然後刑之也又按虞書命皐陶之辭曰蠻夷猾夏而禹亦曰何遷乎有苗觀此篇所述
則三苗之威虐氣習其始為天下之害可知蓋自上古之世風氣醇朴蚩尤始為亂而民始有為惡之習聖人始制
刑以懲之其後有苗既為五虐之刑以殘其民其民又為詛盟之習以瀆其神於是暴虐妖誕二者成俗氣習得入
中夏聖人始命重黎以止妖誕繼命羣后以通下情又命伯夷以降典禮命伯禹以安民生正祀典命后稷以豐民
財而後命皐陶定為至中不偏之刑自是後世之言刑者自皐陶始傳所謂皐陶之刑也蓋以其為不偏不易之法
也又按此篇始述有苗之刑以為暴虐之戒繼述聖人之刑以為後世之準蓋聖人所以制刑者教養之具無一不
至然後立刑以制之而刑法之中亦無非教此蓋發明聖人立刑之本末而後世遂謂皐陶不與三后之列為聖人
本於刑官失其指矣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

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訖絕惟與忌畏也謂當時為典獄之官者非但絕于

威勢之請託與絕于貨賂之遺而已且能以敬自持以理自畏其身無可擇之言上體天德所以能自作元命而
上對于天享祀無窮于下蓋獄者民之司命天之所託生數于會上與天對又皐陶明刑之功享有國土宗祀不絕
而當時為典獄者亦必祀于理官蓋古者有道德者死則以為禁祖祭于瞽宗法家亦然至後漢時繫獄者猶祭皐
陶此其證也或曰此章穆王蓋以勉其典獄之臣絕私慾德上配皐陶耳亦通

王曰嗟四方司政

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

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

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

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此章總上章以唐虞之典刑為監以苗民之用刑為懲四
方司政典獄孔氏謂卽諸侯也此章詞語自相問答以發其意謂為司政典獄者豈非爾諸侯為天牧民者乎此數
諸侯以刑獄為重貴也今爾何所觀法豈非伯夷所布典刑之迪乎此謂典禮為刑之道蓋憲章無一出禮則入刑

也其今爾何所懲戒豈非苗民所安實刑之罰乎盡苗一民不察獄辭之所麗何刑又不擇吉人以審刑法之中正為威勢之徇事於貨賄之貪又以私意斷制五刑亂及無事之人故上帝不蠲貸其罪苗民亦不得以自逭其罰遂至於絕世此用刑不當之禍所當懲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此下告諸侯也格如來格之格庶幾其辭入吾數命之內也日勤孔氏作曰後儒見下文一日非終之說又讀為日蓋言日則勤在其中矣言勤不必言日也聽察審訊以求其情實須於獄一或不勤則職有不盡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此章專告責戒之臣受其咎故事以勤為主爾所以無不自慰者曰勤而已蓋其情得其事集而其職盡也爾罔或徒知戒而不勤盡既往其職既不知重其事然擇於勞而不勤則刑罰不中雖或之戒無及也察民請戒亦善心勞也而用刑豈可以或戒也哉此謂刑罰已楚雖悔無及也盡天以刑整齊其民既俾我君臣為之一日之間不能終其事與能終其事此其責在人矣爾尚敬謹以上順天命承我一人雖獄事情辭之煩可畏也勿以為畏惟勤而已雖得情聽斷之餘可休也勿以為休也亦惟勤而已敬謹審五刑之用則刑故無小所以成其剛德罪疑惟輕所以成其柔德刑罰得中所以成其正直之德則君慶於上民賴於下家國安寧之福久而不替矣此皆勤恤之效也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刑者不祥之器謂之祥刑者則以其為刑教之良法而用刑者又以意擇之心行之也及者逮及也何所當擇豈非司獄之人乎何所當謹豈非用刑之際乎何所當審豈非逮及之人乎當及而及所以證獄不當及而及則逮速無辜矣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

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周禮以兩造聽民訟而造證兩爭者皆至也具備者詞證皆在也師衆也謂衆有司也五辭麗于五刑之獄辭也簡者核其實孚者無所疑也工猶漢書所謂當也五罰即五贖也獄辭核實無疑者則當於五刑於五刑而不應其實者五刑之疑者也則當於五罰以贖之當于五罰而不服者則五罰之疑者也故又當於五過以宥之然五過之法公也其為之病者則私也私者或以權勢或以報私或以婚姻女謁或以貨賄交通或以求干請託為是五者而屈法以出人之罪則治獄者與之同罪矣其審克之總結上文審者盡其心克者盡其力也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此承上文五刑不簡正于五罰此五刑之疑有赦也五罰不服正于五過此五罰之疑有赦也其審克之重言以丁寧之也簡孚有衆即師聽五辭之詳也惟貌有稽此簡孚之術也小司寇所謂色聽氣聽耳聽目聽者也至於不經衆人之簡核則上之人不可以聽斷所以求詳致嚴如此者蓋欽乃天討所係天威甚近而可畏其可有一毫不盡其心乎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

此五罰之數也罰以黃鐵即今銅也六兩曰鍰一說每鍰六兩三分兩之二則一鍰半斤也倍一百曰二百倍二百而又差為五百辟疑赦之則從罰罰亦閱實其罪當於罰則罰之下文罰懲非死人極于病即此意也按舜典五刑有流而無贖正義謂古者五刑有降而無贖鞭作官刑扑作教刑又小於此則金作贖刑若今罰直耳穆王始制為五刑之贖蓋以贖代決也其弊使富而實寶富者得贖貧者難免罪持王中有司獄貨之戒其實閑國家貨獄之塗蓋其弊必至于此然贖因於疑而穆王於贖之中又閱實其非猶恐誤罰罰或不實其罪則正於五過矣其慈祥之意可見且罰鍰不苟則刑必不苟矣又按周禮五辟之屬各五百而此墨劓之屬各千宮減於舊二百大辟減於舊三百

輕刑雖增而重刑則減矣然則穆王非獨制為贖刑之法又制為輕刑之法矣

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

此言用五刑之宜也以情辭之上下比附其罪不可差亂與獄辭而妄為升降又不可引用久不行之法蓋古今更定不同舊有是條久已不用民不知而犯之既犯而復引用焉是隨民也察者審於心法者當其刑又云其審克之以致丁寧之意罪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此或等也罪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此加罪也此又用刑之權宜也

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此又論五罰之權而總言刑罰謂非獨五刑有上服下服至於輕重其五罰之用則亦有權焉蓋亦權其情而為之輕重也然刑與罰又有視世變而為輕重者如周禮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是也大抵情法時世參差不齊權所以齊之則各有條理各有典要焉此用權合經之謂也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

此承上文論罰而言也穆王恐有司以論贖為輕而不加審故又云五罰所懲其懲人者雖非五刑加令所困然民重出贖亦甚病矣

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此申明折獄之方所以審刑罰之宜者佞辯給也不可以辯給之辭折獄惟當以慈良之心折獄從猶今律言承也察辭于差此古今聽獄之要訣也凡辭之非實者終必有差故察獄辭者必於其差而察之則囚之不承者承矣然既得其情則當以哀矜之心敬謹之審折之明啓刑書與衆有司共占視之則庶幾得其中正矣其當入于刑者其當降而罰者其罪審而盡心力為獄之成既得其實然後可論其實於上而上其斷獄之書者又當備述其情辭有兩述之人各有抵犯則并兩刑而上之不可以輕重勝負而有所偏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承上文折獄之說又總告之也官獄官伯諸侯族同姓異姓也單辭無證之偏辭也兩辭兩造之辭也家知不家於衰之家謂私財也附藏也事功罪狀也猶釋民云罪業也得王享國之久老於世故晚復衰矜故其言多懼欲人知所重而聽之也庶狀於刑之謹之至也惟有德者則可以用刑蓋天相佑下民立與獄之官以治之為民司命上與天配單辭者無證之辭人所難決者也惟有德者其心明且清則能得單辭之實兩辭者兩證之辭雖人所易決而一有偏徇之心則偏矣惟有德者其心中而不偏則能聽兩辭之獄然兩辭之易偏者亦或賄賂蔽之故戒之無或私取貨于獄之兩辭因獄取貨此貨非寶適以藏諸罪狀則報應之理衆之罪惡至則一時之得有求久可畏之罰非天偏治當獄之人亦惟人自致其禍罰之命使天罰不至則獄吏皆得以行其私庶民無復被令政之澤于天下矣此申戒以警之也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此總上文誥後世也嗣孫凡官伯族姓嗣世子孫也爲如爲有蒞獄之事之罰適也罰適或有時而用之也五極五刑也五刑者刑之極者也嘉師良民之要也言繼世子孫自今以往何所監視宜非以德為民所取中乎此為要語不可不明聽之大抵賢哲用刑自有無窮之譽難適有時而用極法然說合中止之理則亦有餘慶矣蓋世人多言寬刑有陰德之報而不知難用大刑而合於中工亦有餘慶之報也故務王明此以勉之受王良民之衆其監此慈祥之刑夫民本皆良民或因物有遷雖不免於刑以防之然無非慈祥之慈則亦無非良善之法不可以忿疾之心行之也○呂氏曰世衰則情偽繁人老則經歷熟穆王之時文武成康之澤浸微姦宄日勝其作書於既耄閱世故而察物情者亦既衰故古今折獄言之畧盡用刑者所宜盡心焉又曰是書衰矜明練固夫子存以示後世而徵見其意者亦不可不察也

愚謹按呂刑之書穆王晚年之書也自昭王南征不復周綱陵夷穆王在位日久中更荒亂雖能自克然風俗

史005-204

日陵情偽日繁迨至晚年命呂侯為大司寇重飭刑法史謂甫侯言於王而修之也故曰呂刑至是作為誥命頒之天下大抵增墨劓之條以盡天下之態而減宮刑大辟之條以從死之數既制五罰以贖五刑之疑又制五過以寬五罰之獄刑繁而輕此皆衰世之意也作曰夏之衰也作禹刑商之衰也作湯刑今呂刑之作可以知世變矣然穆王老於世故備知獄事曲折之詳其哀矜惻怛之意猶有忠厚之風尚可法也

子王子曰呂刑之書律書也法吏之辭也徒能精察乎典獄之姦而不識聖人制刑之本意首以五刑刻于有苗而聖人用是報之遂為常法則是聖人之制刑反師有苗之為虐也斯言也豈不大害於義哉予固知其為法吏之辭也舜之刑未嘗不輕而輕者本於罪之可疑穆王之刑亦未嘗不輕而輕者本於罪之不可宥舜之所以必刑者期

於無刑穆王之所以必贖者尊之起辟且大辟之刑而可贖則凡有千鍰之貲者無所往而不可殺人矣烏得而不啓後世之亂哉但其盡折獄之情偽曲折而哀矜惻怛之意猶有三代之遺風焉聖人以其世之變法之變存之於書亦以其能精察乎典獄之姦尚可以為後世聽訟用刑之戒非以其贖刑之可取也

五十有五年 王崩于祇宮子繄扈踐位

楚右尹子革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以是獲沒於祇宮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杜氏曰祈父周司馬昭其名蓋指司馬以諷王也陸氏曰招常遙反形左氏作形家語作刑朱子謂當作刑招當如韶招用招之招詩歌之名也 ○

逸周書曰穆王思保位為難恐貽世羞欲自警寤作史記史記維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曰今朕寤遂事驚予乃取遂事之要戒俾戎夫言之朔望以聞信不行義不立則哲士陵君政禁而生亂皮氏以亡 古諸侯也愚謂後漢之亡其蓋亦然 諂諛日近方正日遠則邪人專國政禁而生亂華氏以亡好貨財珍怪則邪人因財而進邪人因財而進則賢良日蔽而遠賞罰無位隨財而行夏后以亡嚴兵而不仁者其臣懾其臣懾而不敢忠不敢忠則民不親其吏刑始於

親遠者寡心叛商以亡樂專於君者權專於臣權專於臣則刑專於民君娛於樂臣爭於權民盡於刑有虞氏以亡 商均之後也 奉孤以專命者謀主必畏其威而疑其前事 謀主謂孤 長大也前事謂專命者 挾德而責數日疏位均而爭平林以亡 挾其見奉之德而責其前專命之事此與成王周公反夫位均勢敵也 大臣有錮職諱誅者危昔者質沙三卿朝而無禮君怒而久拘之諱而弗加諸卿謀變質沙以亡 錮職專權也 外內相間下撓其民民無所附三苗以亡弱小在強大之間存亡將由之則無天命矣不知命者死 無天命命在強者也不知命則足以亡也 有夏之方興也扈氏弱而不恭身死國亡嬖子兩重者亡昔義渠氏有兩子異母皆重

君病大臣分黨而爭義渠以亡功大不賞者危昔平州之
功大而不賞諂臣日貴功日怒而生變平州之君以走
出召遠不親者危昔有林氏召離戎之君而朝之至而不
禮留而弗親離戎逃而去之林氏誅之天下叛林氏昔者
曲集之君伐智而專事強力而下賤其臣賢良皆伏愉州
氏伐之君孤而無使曲集以亡昔者有巢氏有亂臣而貴
任之以國假之以權擅國而主斷君已而奪之臣怒而生
變有巢以亡斧小不勝柯者亡昔有鄶之君嗇儉減爵損
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臨後君少弱禁罰不行重氏伐之鄶
君以亡久空重位者危昔有共工自賢自以無臣久空大

官下官交亂民無所附唐氏伐之共工以亡犯難爭權疑
者死昔有林氏上衡氏爭權爭易犯難不果為疑林氏再戰弗勝上
衡氏偽義弗剋俱身死國亡知能均而不親並重事君者
危昔有南氏有二臣貴寵力鈞勢敵競進爭權下爭朋黨
君弗禁南氏以分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故者疾怨新故
不和內爭朋黨陰事外權有果氏以亡爵重祿輕比已不
成據注疑作取民自成者亡昔有畢程氏損祿增爵羣臣貌匱比而
戾民畢程氏以亡有任無祿取民自成民不堪予求尤而罪之好變故易常者
亡昔陽氏之君自伐而好變事無故業官無定位民運於
下運亂發也陽氏以亡業刑而慢者危昔殺平之君慢類無親

破國弗剋業刑用國慢邪也類戾也國弊破以刑為業也外國相援殺平以
亡武不止者亡昔阪泉氏用兵無已誅戰不休并兼無親
文無所立智士寒心徙居至于獨鹿諸侯叛之阪泉以亡
很而無親者亡昔者縣宗之君很而無聽不納忠言執事不從
宗職者疑發大事羣臣解體國無立功縣宗以亡昔者玄
都賢鬼道廢人事天誅臣不用龜策是從神巫用國哲士
在外玄都以亡文武不行者亡昔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
脩武士無位惠而好賞屈而無以賞唐氏伐之城郭不守
武士不用西夏以亡美女破國昔者績陽強力四征重丘
遺之美女績陽之君悅之熒惑不治大臣爭權遠近不相

聽國分為二宮室破國昔者有洛氏宮室無常池囿廣大
工巧日進以後更前民不得休農失其時飢饉無食成湯
伐之有洛以亡此篇諸本不一今以蜀本刊定以存遺事附本紀之後

乙亥共王元年

二年

國語曰共王遊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
致之於王夫獸三為羣人三為衆女三為粲王田不取羣
公行下衆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女
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小醜乎小醜備物終必亡
康公不獻一年王滅密

十有二年王崩子囏踐位

丁亥懿王元年徙都槐里

大紀曰自王爲政王室始衰徙都槐里

二十有五年王崩共王之弟辟方立

史記曰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按詩之時世多不可考其時王風未作爽小雅多有刺詩而莫知其時世儒氏詩序皆以爲刺爲王太史公多見古書殆必有考胡氏大紀以爲衰公之主當在懿王之世而以詩序刺衰公之詩綠之然不可考矣

壬子孝王元年

甲子十有三年封非子爲附庸邑之秦周大紀列以甲子爲紀今附此年此周太史儋所謂始周與秦合者也史儋又曰合而別後五百歲復合按別者謂周東遷復合者謂秦併周也

史記曰惡來革者蜚廉子也有子曰女防女防生旁皋旁皋生太几太几生大駱大駱生非子以造父之寵皆蒙趙城爲氏非子居犬丘好馬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閒馬大蕃息孝王欲以爲大駱適嗣申侯之女爲大駱妻生子成爲適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驪山之女爲戎胥軒妻生中潏中衍玄孫也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復與大駱妻生適子成申駱重婚西戎皆服所以爲王王其圖之於是孝王曰昔柏翳爲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爲朕息馬朕其分土爲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廢申侯之女子爲駱適者以和西戎

十有五年王崩諸侯復立懿王太子燮

大紀曰孝王之世大雹江漢冰牛馬死

丁卯夷王元年始下堂而見諸侯大紀附元年

禮記曰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自夷王以下○經世曰國自此衰按史記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爲孝王孝王崩諸侯復立懿王太子燮是爲夷王然則夷王本未必立而立於諸侯之手故爲是加禮於諸侯下堂而見之又其時王室愈衰自是遂爲例矣

八年楚子熊渠伐庸揚粵至于鄂大紀附此年

楚世家曰周文王之時祝融之孫季連苗裔曰鬻熊事文王今書有鬻熊子其書疑僞書其子熊麗生熊狂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羋氏居丹陽徐廣曰在南郡枝江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呂伋俱事成王左傳俱事康王熊繹生熊艾艾生熊䵣䵣生熊勝勝以弟揚爲後熊揚生熊渠渠生子三人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閒民和乃興兵伐庸楊粵至于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張晏

曰今江陵中子紅為鄂王九州記曰今武昌少子執疵為越章王皆在
江上楚蠻之地
十有六年王崩子胡踐位
左氏曰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
王身○史記齊世家曰太公卒子丁公伋立丁公卒子乙
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哀
公時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胡公
徙都蒲姑
癸未厲王元年
楚世家曰周厲王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終前夷王八年

楚事
十有二年衛貞伯甍子嗣是為頃侯
世家曰衛康叔卒子康伯立即左傳所稱王孫牟父是也康伯卒子考
伯立考伯卒子嗣伯立嗣伯卒子疌伯立疌伯卒子靖伯
立靖伯卒子貞伯立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
夷王命衛為侯按史記自頃侯始有年以年表考之當係此年非夷王之世○古史曰按書康叔稱衛侯又曰孟侯蓋以侯為方伯故其子孫大世稱伯猶詩以召公為召伯而非伯爵也至頃侯蓋不復為方伯故但以爵稱非以賂故得侯也
十有四年曹孝伯甍子喜嗣是為夷伯
世家曰曹叔振鐸卒子太伯脾立太伯卒子仲君平立仲
君平卒子宮伯侯立宮伯侯卒子孝伯雲立孝伯卒子夷
伯喜立
十有五年燕惠侯立
世家曰燕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
蔡厲侯甍子嗣是為武侯
世家曰蔡仲卒子蔡伯荒立蔡伯卒子宮侯立宮侯卒子
厲侯立厲侯卒子武侯立
十有九年齊公子山弒其君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
世家曰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丘人
襲攻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按史記獻公立在夷王之時以年表考之當係此年

二十年齊侯徙治臨菑
世家曰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治臨菑
宋厲公甍子舉嗣是為僖公史記凡甍字皆作釐
世家曰微子卒立其弟衍是為微仲按史記曰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微仲
卒子宋公稽立宋公卒子丁公申立丁公卒子湣公共立
湣公卒弟煬公熙立湣公子鮒祀弒煬公而自立是為厲
公厲公卒子釐公舉立
晉厲侯甍子宜臼嗣是為靖侯
世家曰唐叔子燮是為晉侯正義曰唐叔之子燮父徙居晉水傍改曰晉侯晉侯
子寧族是為武侯武侯之子服人是為成侯成侯子福是

爲厲侯厲侯之子宜臼是爲靖侯
二十有一年 秦嬴卒子秦侯嗣
二十有四年 陳愼公薨子寧嗣是爲幽公
世家曰 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申公卒弟相公皐羊立相公卒立申公子突是爲孝公孝公卒子愼公圉戎立愼公卒子幽公寧立
衛頃侯薨子嗣是爲僖侯
二十有八年 齊獻公薨子壽嗣是爲武公
三十年 以榮公爲卿用事
國語曰 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旣而榮公爲卿士諸侯不享
史記曰 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芮良夫諫不聽卒以榮公爲卿士用事 ○墨子曰 厲王染於厲公長父榮夷終

三十有一年 秦侯卒子公伯嗣
楚熊延卒子熊勇嗣
世家曰 熊渠長子毋康早死熊渠卒中子熊摯紅立其弟熊延弒而代立
三十有三年 殺言者
國語曰 厲王虐 大紀有曰時荊楚寇於南玁狁寇於北淮夷寇於東命虢公征之不克敵數起虐用其民民不堪命衆謗而典謗 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 史記又曰 其謗鮮矣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嚴 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敎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三十有四年 秦公伯卒子仲嗣

三十有六年西戎反滅犬丘大駱之族
史記曰秦仲立三年周厲王無道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滅犬丘大駱之族
三十有七年國人叛襲王王出居于彘召公周公行政是為共和太子靖匿于召公之家
本紀曰國莫敢出言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王出奔於彘厲王太子靖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之乃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為讎而懟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懟怨而不怒況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召公周公二相行政 國語大同小異 號曰共和 按莊子竹書紀年及呂古史皆作共伯和莊子司馬注共事尤詳云共伯名和脩其行好賢人諸侯皆以為賢周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皆請以為天子共伯不聽即于王位十四年大旱屋焚卜于太陽兆曰厲王為崇召公乃立宣王共伯復歸于宗逍遙得意共山之首共丘山今在河內共縣西魯連子云共伯後歸于國得意共山之首紀年云共伯和即于王位孟康注古今人表謂入為三公○按此事經傳皆不言及今從史記

庚申三十有八年共和行政 史記自是事始有年稽古錄稱共和九年
晉靖侯薨子司徒嗣 是為釐侯
四十有一年蔡武侯薨子嗣 是為夷侯
楚熊勇卒弟熊嚴立
甲子四十有二年王在彘
四十有四年曹夷伯薨弟彊立 是為幽伯

四十有七年陳幽公薨子孝嗣 是為釐公
四十有八年宋僖公薨子覸嗣 是為惠公
五十有一年王死于彘周召二伯立太子靖
左氏曰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本紀曰宣王即位二相輔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 發揮按周自夷王王政不綱厲王初立諸侯畏之荊楚自去王號三十年間天下無他故其後好利用榮夷公又以監謗而殺言者雖芮良夫召穆公交有陳諫又皆有大雅之刺以感王心而皆不聽卒以處亡身死於彘彘在河汾之間詩所謂汾王是也嗜好用舍之間可不謹諸賴諸大臣彌縫其間王室不墜卒立宣王周道繁然後興蓋其時周室尚可振也至幽王再禍而宗周為虛詎不復振悲夫

楚熊嚴卒子熊霜嗣
甲戌宣王元年以秦仲為大夫誅西戎以尹吉甫為將北伐玁狁至于太原
秦紀曰周宣王即位 發揮曰秦仲之十八年 乃以秦仲為大夫誅西戎○小雅六月之詩曰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集傳曰六月建未之月也棲棲猶皇皇不安之貌騤騤強貌常服戎事之常服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而素裳白舄也玁狁即北狄也司馬法冬夏不興師今六月出師者以玁狁甚熾其事危急不得已而王命於是出征以正王國也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集傳曰比物齊其力也凡大事毛馬而頒之宜事物馬而頒之毛馬齊其

色物馬者其力也三十里一舍也師行日三十里既比其物而曰四驪則其色又齊可以見馬之有餘與閑習之而皆中法則又可以見教之有素矣於是此月之中既成我服即日引道不徐不疾晝舍而止又見其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下失其常度王命於此而出征欲其有以敵王所愾而佐天子耳四牡脩廣其大有顒

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集傳曰】顒大貌奏薦膚大公功嚴威翼敬也共與供同言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也玁狁匪茹

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集傳曰】茹度整齊也焦穫鎬方皆地名焦未詳所在穫郭璞以為瓠中則今在耀州三原縣也鎬劉向以為千里之鎬則非鎬京之鎬矣亦未詳所在方疑即朔方涇陽涇水之北在豐鎬之西北言其深入為寇織幟字同鳥章鳥隼之章白旆繼旐者也央央鮮明貌戎戎車軍之前鋒啓開行道猶言發程也言玁狁不自度量深入為寇如此是以建此旌旗選鋒銳進声其罪而致討焉直而壯律而臧有所不戰戰之必勝矣戎

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集傳曰】輕車之覆而前軒車之卻而後凡車從後視之如輕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佶壯健貌大原地名亦曰大鹵今在大原府陽曲縣至于大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先王治戎狄之法如此吉甫尹吉甫此時大將也非文無以附衆非武無以威敵能文能武則萬邦以之為法也吉

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鱉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集傳曰】御進侯維也張仲吉甫之友也此言吉甫燕飲喜樂多受福祉蓋以其歸自鎬而行永久也是以飲酒進饌於朋友而孝友之張仲在焉言其所與燕者之賢所以賢吉甫而善是燕也

○【朱子曰】成康既沒周室寖衰八世而厲王胡暴虐周人逐之出居于彘玁狁內侵逼近京邑王崩子宣王靖即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敍其事

燕惠侯薨子莊嗣是為【僖侯】

【二年】以方叔為將南征荊蠻

【采芑之詩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集傳曰】芑即今苦蕒菜軍行采之人馬皆可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方叔宣王卿士受命為將者其車三千法當用三十萬衆蓋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凡百人也此極其盛而言未必實有此數也師衆干扞試肄習也言衆且練也率總率之也翼翼順序貌奭赤貌簟方文竹簟為車蔽也魚獸名似猪東海有之其皮可為弓鞬矢服鉤膺馬婁頷有鉤而在膺有樊有纓樊馬大帶纓鞅也鞗轡也革轡首也馬轡所把之外有餘而垂者也宣王之時蠻荊背叛王命方叔南征軍行采芑而食故賦其事以起興曰薄言采芑則于彼新田于此菑畝矣方叔涖止則其車三千師干之試矣

又逆言其車馬之美以見軍容之盛薄言采芑于彼新田於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軧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集傳曰】中鄉民居其田尤治約束軧轂也以皮纏束兵車之轂而朱之也錯文也鈴在鑣曰鸞馬口兩旁各一四馬故八也瑲瑲聲也命服天子所命之服朱芾黃朱之芾皇猶煌煌瑲玉聲葱蒼色如葱珩佩首橫玉禮三命赤芾葱珩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集傳曰】鴥疾飛貌隼鷂屬急疾之鳥也鉦鐲也伐擊也鉦以靜之鼓以動之鉦鼓各有人而言鉦人伐鼓互文也鞠告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此言將戰陳其師旅而誓告之陳師告旅亦互文淵淵鼓聲平和不暴怒也謂戰時進士衆也振止旅衆也言戰罷而止其衆以入也闐闐亦鼓聲或曰盛貌【程子曰】振旅亦以鼓行金止言隼飛戾天而亦集於所止以興師

旅之盛而進退有節如下文所云蠢爾蠻荊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集傳曰蠢動而無知之貌蠻荊荊州之蠻大邦猶言中國元大猶諸也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嘽嘽衆也焞焞盛也霆疾雷也方叔蓋嘗與於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荊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

命召虎征淮夷

大雅江漢之詩曰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集傳曰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浮浮水盛貌滔滔順流貌淮夷夷在淮上者鋪陳也陳師以伐之此章總敘其事言行者莫敢安徐而曰吾之來也惟淮夷是求是伐耳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

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集傳曰洸洸武貌庶幸也此章言既伐而成功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集傳曰虎召穆公名也辟與闢同徹井其田也疚病棘急也極中之表也君中而為四方所取正也言江漢既平王又命召公闢四方之侵地而治其疆界非病之非急之但使其來取正於王國而已於是經理之盡南海而止也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集傳曰旬徧宣布也自江漢之滸言之故曰來召公召康公奭也翰幹也予小子王自稱肇開戎女公功也又言王命召虎來此江漢之滸徧治其事以布王命而曰昔文武受命惟召公為楨幹今女無曰以予小子之故也但自為嗣女召公之事耳能開敏女功則我當錫女以祉福如下章所云也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集傳曰釐賜卣尊也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謂文王也周岐周也召祖穆公之祖康公也此敘王錫召公策命之詞言錫爾圭瓚秬鬯者使之以祀其先祖又告於文人而錫之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蓋古者爵人必於祖廟示不敢專也又使往受命於岐周從其祖康公受命於文王之所以寵異之而召公拜稽首以受王命之策書也人臣受恩無可以報謝但言使君壽考而已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集傳曰穆公既受賜遂答稱天子之美命作康公之廟器而勒王策命之詞以考其成且祝天子以萬壽也既又美其君之令聞而進之以不已勸其君以文德而不欲其極意於武功古人愛君之心於此可見矣

王伐淮徐

大雅常武之詩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集傳曰宣王自將以伐淮

北之夷詩人美之卿士即皇父之官南仲周大將大祖始祖也大師皇父之兼官我宣王自我也戎兵器也王命卿士之謂南仲為大祖兼大師而字皇父者整治其從行之六軍修其戎事以除淮夷之亂而惠此南方之國也言南仲大祖與其世功以美大之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集傳曰尹氏吉甫也蓋為內史掌策命卿大夫也程伯休父周大夫三事未詳或曰三農之事也言王詔尹氏策命程伯休父為司馬使之左右陳其行列循淮浦而省徐州之土蓋伐淮北徐州之夷也上章既命皇父而此章又命程伯休父蓋王親命大師以三公治其軍事而使內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耳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集傳曰赫赫顯也業業大也嚴威也天子自將其威可畏王舒保作未詳此說或曰舒徐保安作行也言王師舒徐而安行也紹糾緊也遊遨遊繹連絡騷擾動也厲王以來周室衰弱至是而天子自將以征不庭其師出不疾不遲而徐方之人

皆已震動如雷霆作於其上不遑安矣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集傳曰進鼓而進之也闞奮怒之貌虓虎之自怒也鋪布也布其師旅也敦厚也厚集其陳也仍就也老子曰攘臂而仍之截截然不可紀之貌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集傳曰嘽嘽衆盛貌翰羽苞本也如飛如翰疾也如江如漢衆也如山不可動也如川不可禦也緜緜不可絕也翼翼不可亂也不測不可知也不克不可勝也濯大也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集傳曰猶道庭朝回違還歸班師而歸也前篇召公帥師以出歸告成功故備載其褒賞之詞此篇王實親行故於卒章反復其辭以歸功於天子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非獨兵威然也序所謂因以為戒者是也

魯眞公覺弟敖立是為武公

世家曰魏公滑卒子厲公擢立厲公卒弟獻公具立獻公卒子眞公濞立

曹公子蘇弒其君幽伯而自立是為戴伯

三年齊武公薨子無忌嗣是為厲公

五年晉僖侯薨子籍嗣是為獻侯

六年大旱大紀逐年書旱

大雅雲漢之詩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集傳曰舊說以為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仍叔作此詩以美之雲漢天河也昭光也回轉也言其光隨天而轉也薦荐通重也靡神不舉所謂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也圭璧禮神之玉卒盡也寧猶何也言雲漢者夜晴則天河明故述王仰訴於天之詞如此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集傳曰蘊蓄隆盛蟲蟲熱氣也郊祀天地宮宗廟也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宗尊也克勝也言后稷欲救此旱災而不能勝也稷以親言帝以尊言丁當也何以當我之身而有是災也或曰與其耗斁下土寧使災害當我身也亦通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集傳曰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如霆如雷畏之甚也孑無右臂貌言大亂之後周之餘民無復有半身之遺者而上天又降旱災使我亦不見遺也摧滅也言先祖之祀將自此而滅也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

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集傳曰沮止也無所無所容也大命近止死將至也瞻仰顧望也羣公先正月令所謂雩祀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者也於羣公先正但言其不見助至父母先祖則以恩望之矣所為書涕泣而道之也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集傳曰滌滌言山無木川無水如滌而除之也遯也言天又不肯使我得逃遯而去也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集傳曰黽勉畏去出無所之也瘨病憯曾也祈年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也方祭四方也社祭土神也虞度也言天曾不度我之心如我之敬事明神宜可以無恨怒也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

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
如何里【集傳】曰友紀猶言綱紀或曰友當作有庶正衆官之長冢宰又衆長之長也趣馬掌馬之官師氏掌以兵守王門者膳夫掌食之官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脩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周救也無不能止言諸臣無有一人不周救百姓者無有自言不能而遂止不為也里憂也與漢書無俚之俚同聊賴之意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
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
曷惠其寧【集傳】又旱而仰天以望雨則有嘒然之明星未有雨徵也然羣臣竭其精誠而助王以昭假于天者已無餘矣雖今死亡將近然不可以棄其前功當益求所以昭假者而修之固非求為我之一身而已乃所以定衆正也於是語終又仰天而訴之曰果何時而惠我以安寧乎【張子】曰不敢斥言雨者畏懼之甚且不敢必云爾

秦仲伐西戎死之王命其子莊伐戎破之
【秦紀】曰西戎殺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於戎有子五人
其長者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使
伐西戎破之於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犬丘并有
之為西垂大夫莊公居其故西犬丘○【秦國風無衣之詩
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集傳
曰】袍襺也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王于興師以天子之命而興師也秦人相謂曰豈以子之無衣而與子同袍乎蓋以王于興師則將脩我戈矛而與子同仇也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槩先勇力忘生輕死故見於詩如此豈曰
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脩我矛戟與子偕作【集傳】曰澤褻衣也以其親膚近於垢澤故謂之澤戟車戟也長丈六尺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
脩我甲兵與子偕行
楚熊霜卒弟熊徇立
【世家】曰楚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卒三弟爭立仲雪死叔
堪亡避難於濮而少弟季徇立是為熊徇
【十有二年】魯侯來朝以其子括與戲見王王以戲
為魯太子魯武公薨戲立【是為懿公】王不籍千畝
【史記曰】十二年魯武公來朝宣王不脩籍於千畝○【國語
曰】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史記】曰武公元年與長子括少子戲西朝周宣王宣王愛戲欲立戲為太子樊仲山甫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犯王
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

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
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效之王命將有
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
亦失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又曰】宣王不籍千畝虢文
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
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
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厖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
官古者大史順時覛土陽癉丁佐反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
正日月底于天廟【韋昭】曰農祥房星也立春之日晨中於午農事之候故曰農祥天廟營室也孟春日月會于營室
土乃脉發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

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眚穀乃不殖稷
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
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
空除壇于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
至王即齋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
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
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
耕一墢鉢伐二音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其后稷省功大史監
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
王歆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省風土

廩于籍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于農稷則徧誡百姓紀
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
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
五之太保六之大師七之大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
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脩其疆畔日服其
鎛不解于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惟農是務
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
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則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
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脩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
匱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

齊胡公子弒厲公齊人誅之而立厲公之子赤是為
文公誅弒君者七十人
世家曰厲公暴虐故胡公子復入齊齊人欲立之乃與攻
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為君是為文
公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

十有五年衛釐侯薨少子和嗣是為武公
世家曰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共伯弟和有寵於釐侯多
予之賂和以其賂賂士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
殺衛人因葬之釐侯旁諡曰共伯而立和為衛侯是為武
公武公脩康叔之政百姓和集○稽古錄曰衛僖侯薨大

子共伯早死立其弟和○詩序曰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
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
是詩以絕之詩曰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
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集傳曰髧髮垂貌兩髦剪髮夾囟子事父母之飾親死然後去之蓋指共伯也我共姜自我也儀匹也言柏舟則在彼中河兩髦則實我之匹雖至於死誓無它心母之於我覆育之恩如天罔極而何其不諒我之心乎不及父者疑時母在或非父意耳汎彼柏舟
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
諒人只○古史曰武公賢者衛人謂之睿聖武公奪適之
事未可遽以誣之且詩序言共伯早死初無篡奪之文故
史遷所載疑而不錄○子王子曰武公少年奪適之罪晚

年進脩之功功罪自不相掩然武公少時必有俊邁之姿鍾愛於其父好施養士士以是置共伯於死以成武公之立則或有之為法受惡武公不能無罪其後共姜堅自誓之操武公亦有脩革之學復康叔之政輸定難之忠晚年所至稱為睿聖是真有不可及者君子尚論固難以老少相掩也

十有六年 晉獻侯蘇子費生嗣徙都于絳（是為穆侯）

（記凡穆字或作繆）

十有八年 蔡夷侯薨子所事嗣（是為僖侯）

二十有一年 魯懿公兄括之子伯御弒其君懿公而自立

二十有二年 王后姜氏諫王（外紀係此年）

列女傳曰 周宣姜后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宣王嘗早臥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好奢必窮樂窮樂者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婢子生亂當服其辜敢請婢子之罪唯君王之命王曰寡人不德寔自生過過從寡人起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繼文武之迹興周室之業卒成中興之功為周世宗

封弟友于鄭（鄭本西周畿內采邑其後東徙國于虢鄶之間故鄭又其遺民南保漢中者為南鄭）

史記世家曰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年表以母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鄭

二十有三年 晉侯伐條生太子仇

二十有四年 齊文公薨子說嗣（是為成公）

二十有六年 晉師戰于千畝生子成師

左氏曰 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愚按師服初意蓋防奪嫡之漸耳仇即文侯異日受平王秬鬯圭瓚之命晉固未遽替也其後曲沃之封在昭侯之世師服之言防微慮漸始切事實而曲沃終主晉宗故後人服其先見備記其初命名之言云）

二十有七年 宋惠公薨子嗣（是為哀公）

二十有八年 宋哀公薨子嗣（是為戴公）

楚熊狗卒子熊咢嗣

三十有二年 王伐魯誅伯御立懿公之弟稱（是為孝公）

國語曰 三十二年春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

○又曰 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賈逵注國子諸侯之嗣子韋昭曰國子謂同姓諸姬也導訓諸侯謂爲州伯)樊穆仲曰魯侯孝(穆仲仲山父之謚)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命魯孝公於夷宮(祖夷王廟也)

○世家曰 宣王伐魯殺伯御問魯公子能導訓諸侯者以爲魯後樊穆仲曰魯懿公弟稱(云云語同國語)宣王曰然能訓治其民矣乃立稱於夷宮(二出大同小異世家似得之)

陳僖公薨子靈嗣(是爲武公)

曹戴伯薨子兕嗣(是爲惠伯)

三十有三年 齊成公薨子購嗣(是爲莊公)

三十有七年 燕僖侯薨子嗣(是爲頃侯)

楚熊咢卒子熊儀嗣(是爲若敖)

三十有九年 伐姜戎王師敗績于千畝(國語與不籍千畝同事非也不籍千畝天子之籍田也此千畝地名也)

四十年 料民于太原

國語曰 宣王既喪南國之師(注謂即姜戎者國曰南協也)乃料民于太原(太原即今原州)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協考也孤幼也終死也)司商協民姓(令五音姓氏是也古者置官則生分數官謂之司商者沈括曰商者人聲也故以律協民姓者名焉)司徒協旅(協民衆爲師旅)司寇協姦(考比罪諱刑死之類)牧協職(物色之數)工協革(牛馬羊之皮革)場協入(知數)廩協出(知數 日)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又審之以事(事即下文籍田蒐狩簡知其數)王治農于籍蒐于農隙耨穫亦於籍獮於既烝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不爲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廢

四十有三年 殺杜伯

周春秋曰 宣王殺杜伯而不辜後三年宣王會諸侯田于圃日中杜伯起於道左衣朱衣朱冠操朱弓朱矢射王中心折脊而死(此說似怪見國語注大紀取之)

○傳注曰 杜伯爲宣王大夫宣王殺之其子隰叔奔晉

晉穆侯薨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

四十有六年 王崩太子湼踐位

稽古錄曰 宣王能任微接下用賢使能羣臣無不自盡以奉其上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周室中興焉

(凝祥按周自厲王亂政日久紀綱板蕩宣王初年有志撥亂董生謂其周道粲然復興然考之諸書似不克終者如廢魯適不籍千畝喪師南國料民太原殺杜伯而非其罪大略可見其後幽王繼之不踰十年而君弑國亡卒以東遷夫撥亂世反之正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興衰補弊況宣王之政止於如此哉尋謂克蠱宣幽而今)

天禍不為無謂矣

庚申幽王元年晉太子仇襲殺殤叔而立（是為文侯）

陳武公靈子說嗣（是為夷公）

三年始嬖褒姒涇渭洛竭岐山崩（按國語以為幽王三年獨史記拘於國亡不過十年之說係之二年今據國語為正）

本紀曰初褒人有罪請入女子於王以贖罪是為褒姒幽王三年入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國語曰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韋昭曰伯陽父周柱下史老子也）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韋氏曰鎮為陰所鎮笮也）陽失而在陰源必塞源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足也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四年陳夷公靈弟燮立（是為平公）

秦莊卒子嗣（是為襄公）

秦紀曰莊公之子世父曰戎殺我大父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遂將擊戎讓其弟襄公襄公為太子莊公卒襄公

甲子五年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

史記曰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虢石甫比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繒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小雅白華之詩曰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集傳曰幽王娶申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申后作此詩白華野菅也已漚為菅之子斥幽王俾使也我申后自我言白華為菅則白茅為束二物至微猶必相須為用何之子之遠而俾我獨耶）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集傳曰英英輕明貌白雲水土輕清之氣當夜而上騰者露即其散而下降者也步行也天步猶言時運也猶圖也或曰猶如也言雲之澤物無微不被今時運艱難而之子不圖不如白雲之露菅茅也）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集傳曰滮流貌北流豐鎬之間水多北流碩人尊大之稱亦謂幽王也言小水微流尚能浸灌王之尊大而反不能通其寵澤所以使我嘯歌傷懷而念之也）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集傳曰桑薪薪之善者也卬我烘燎也煁無釜之竈可燎而不可烹飪者也桑薪宜以烹飪而但為燎燭以比嫡后之尊而反見卑賤也）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集傳曰懆懆憂貌邁邁不顧也鼓鍾于宮則聲聞于外矣念子懆懆而反視我邁邁何哉）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集傳曰鶖禿鶖也梁魚梁蘇氏曰鶖鶴皆以魚為食然鶴之於鶖清濁則有間矣今鶖在梁而鶴在林鶖則飽而鶴則饑矣幽王進褒姒而黜申后譬之養鶖而棄鶴也）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集傳曰戢其左翼言不失其常也二三其德則鴛鴦之不如矣）有扁

斯石榝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疷兮集傳曰扁卑貌疷病也有扁然而卑之石則履之者亦卑矣如妾之賤則寵之者亦賤矣是以之子之遠而俾我疷也○小弁之詩曰弁彼譽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集傳曰幽王太子宜臼被廢而作此詩弁飛拊翼貌譽雅烏也小而多羣江東呼為鵯烏斯語詞提提羣飛安閒貌言弁彼譽斯則歸飛提提矣民莫不善而我獨于憂則譽斯之不如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者怨而慕也舜號泣于旻天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如此矣心之憂矣云如之何則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之詞也

踧踧周道鞫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嘆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集傳曰踧踧平易也周道大道也鞫窮惄思擣舂也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疢猶疾也踧周道則將鞫為茂草矣我心憂傷則惄焉如擣矣精神憒耗至於假寐之中而不忘永嘆憂之之深是以未老而老也疢如疾首則又憂之甚矣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集傳曰桑梓五畝之宅樹之牆下以遺子孫給蠶食具器用者也瞻者尊而仰之依者親而倚之屬連也毛膚體之餘氣末屬也離麗也裏心腹也辰猶時也言桑梓父母所植尚且必加恭敬況父母至尊至親宜莫不瞻依也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不屬於父母之毛乎豈我不離於父母之裏乎無所歸咎則推之於天曰豈我生時不善哉何不祥至是也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集傳曰菀茂盛貌蜩蟬也嘒嘒聲也漼深貌淠淠眾也菀彼柳斯則鳴蜩嘒嘒矣有漼者淵則萑葦淠淠矣今我獨見棄逐如舟之流于水中不知其何所至乎是以憂之之深昔猶假寐而今不暇也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集傳曰伎伎舒貌宜疾而舒留其羣也雊雉鳴壞傷病鹿斯之奔則足伎伎然雉之朝雊亦知求其妃匹今我獨見棄逐如傷病之木憔悴而無枝是以憂之而人莫之知也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集傳曰投奔行道墐埋也相彼被逐而投人之兔尚或有哀其窮而先脫之者道有死人尚或有哀其暴露而埋藏之者蓋皆有不忍之心焉今王信讒棄逐其子曾視投兔死人之不如則其秉心亦忍矣是以心憂而涕隕也

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杝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集傳曰醻報掎倚也以物倚其巔也杝隨其理也佗加也言王惟讒是聽如受醻爵得即飲之曾不加惠愛舒緩而究察之夫苟舒緩而究察之則讒者之情得矣伐木者尚倚其巔析薪者尚隨其理皆不妄挫折之今乃捨彼有罪之譖人而加我以非其罪曾伐木析薪之不若也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集傳曰山極高矣而或陟其巔泉極深矣而或入其底故君子不可易於其言恐耳屬于

垣者有所觀望左右而生讒譖也王於是卒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故告之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也○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六年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小雅十月之交篇曰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集傳曰十月以夏正言之建亥之月也交日月交會謂晦朔之間也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為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蘇氏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尤忌之夏之四月為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純陰疑其無陽故謂之陽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也微虧也彼月則宜有時而虧矣此日不宜虧而今亦虧是亂亡之兆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集傳曰行道也凡日月之食皆有常度矣而以為不用其行者月不避日失其道也然其所以然者則以四國無政不用善人故也如此則日月之食皆非常矣而以月食為常日食為不臧者陰亢陽而不勝猶可言也陰勝陽而揜之不可言也故春秋日食必書而月食則無紀焉亦以此爾

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集傳曰爗爗電光貌震雷也寧安徐也令善也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崒崔嵬也高岸崩陷故為谷深谷填塞故為陵憯曾也言非但日食而已十月而雷電山崩水溢亦災異之甚者是宜恐懼脩省改紀其政而幽王曾莫之懲也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集傳曰皇父家伯仲允皆字也番棸蹶楀皆氏也卿士六卿之外更為都官以總六官之事也或曰卿士蓋卿之士周禮大宰之屬有上中下士公羊所謂宰士左氏所謂周公以蔡仲為己卿士是也蓋以宰屬而兼總六官位卑而權重也司徒掌邦教冢宰掌邦治皆卿也膳夫上士掌王之飲食膳羞者也內史中大夫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者也趣馬中士掌王馬之政者也師氏亦中大夫掌司朝得失之事者也美色曰豔豔妻即褒姒也煽熾也方處方居其所未變徙也言所以致變異者由小人用事於外而嬖妾蠱惑王心於內以為之主故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集傳曰抑發語詞時農隙之時作動即就卒盡也汙停水萊草穢戕害也言皇父不自以為不時欲動我以徙而不與我謀乃遽徹我牆屋使我田不獲治卑者汙而高者萊又曰非我戕汝乃下供上役之常禮耳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集傳曰孔甚聖通明也都大邑也周禮畿內大都方百里小都方五十里皆天子公卿所封也向地名在東都畿內今孟州河陽縣是也三有事三卿也亶信侯維藏蓄也憖者心不欲而自強之詞有車馬者亦富民也徂往也言皇父自以為聖而作都則不求賢而但取富人以為卿又不自強留一人以衛天子但有車馬者則悉與俱往不忠於上而但知貪利以自私也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集傳曰囂囂眾多貌孽災害噂聚沓重職主競力也言黽勉從皇父之役未嘗敢告勞也猶且無罪而遭讒然下民之孽非天之所為也噂噂沓沓多言以相說而背則相憎專力為此者皆由讒口之人耳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集傳曰悠悠憂也里居痗病羨餘逸樂徹均也當是之時天下病矣而獨憂我里之

甚病且以為四方皆有餘而我獨憂衆人皆得逸豫而我獨勞者以皇父病之而被禍尤甚故也然此乃天命之不均吾豈敢不安於所遇而必效我友之自逸哉○慶劇曰小雅十月之交日有食之在周幽王六年

、**八年**以鄭伯友為司徒

鄭語曰桓公為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偪迫也當成周者南有荊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北有衛燕狄鮮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荊戎狄之人也非親則頑不可入也其

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為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鄔蔽補丹依畴歷莘君之土也若前莘後河右洛左濟莘國也主芣騩而食溱洧芣騩山名脩典刑以守之唯是可以少固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荊子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紃叔逃難於濮而蠻季紃是立薳氏將起之禍又不克是天啓之心也又甚聰明和協蓋其先王臣關之天之所啓十世不替夫其子孫必光啓土不可偪也且重黎之

後也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惇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幕舜之先所謂自幕至于瞽叟無違命者也單說非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百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為王公侯伯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後八姓於周未有侯伯佐制物於前代者昆吾為夏伯矣大彭豕韋為商伯矣當周未有己姓昆吾蘇顧溫董董姓鬷夷豢龍則夏滅之矣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禿姓舟人則周滅

之矣妘姓鄔鄶路偪陽曹姓鄒莒皆為采衛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數也而又無令聞必不興矣斟姓無後融之興者其在芈姓乎芈姓夔越不足命也蠻芈蠻矣惟荊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姜嬴荊芈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翳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其後皆不失祀而未有興者周衰其將至矣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謝宣王之舅申伯之國今在南陽二千五百家為州對曰其民沓貪而忍不可因也惟謝郟之間其冢君侈驕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若更君而周訓之是易取也宜可長用也公曰周其弊乎對曰殆於必弊者

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它平它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以立純德（七體七竅也八索八體應八卦九紀九藏也）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姟極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龢樂如一夫如是龢之至也於是乎先王聘后於異姓求財於有方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講校也）王將棄是類而與剸同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夫虢石父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為卿士與剸同也棄聘后而立內妾好窮固也（固陋也）侏儒戚施寔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行暗昧也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收以奔褒（此下有褒神化為二龍戲漦於櫝三代傳之厲王發之化為玄黿入于王府童妾遭之遂生褒姒之說怪誕不取）褒姁有獄而以為入于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於

為后而生伯服天之生此久矣其為毒也大矣將俟淫德而加之焉毒之酋腊者其殺也滋速申繒西戎方強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繒與西戎方將德申申呂方強其隩愛太子亦必可知也王師若在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虢公從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君若欲避其難速規所矣時至而求用恐無及也公曰若周衰諸姬其孰興對曰臣聞之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在晉乎距險而鄰於小若加之以德可以大啓公曰姜嬴其孰興對曰夫國大而有德者近興秦仲齊侯姜嬴之雋也且大其將興乎公說乃東寄帑與賄虢鄶受之十邑皆有寄地幽王八年而桓公為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騷十一年而斃及平王末而秦晉齊楚代興秦景襄於是乎取周土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齊莊僖於是乎小伯楚蚡冒於是乎始啓濮

（履祥按史伯之言鼓矣周之士大夫大率多賢能守其職自幽厲聽用小人雖有賢士大夫在於其職而無救於亡甚矣君心所係大也史伯之言紀錄者亦或有所附會其論和同謂幽王不能用衆而外專於虢石父內專於褒姒也其勸鄭伯寄孥於鄶虢蓋陰為取國之計而史謂鄶虢叛鄭鄭武公伐鄶虢之夫寄孥賄以誘之何陳而取之是術也而史不悟何哉於是南北之形勢在鄭而鄭在春秋亦為世無晉楚之爭矣）

十有一年申侯與犬戎入寇戎弑王于驪山之下鄭伯友死之晉衛秦皆以兵來救申戎與鄭子掘突共立故太子宜臼

史記曰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致之不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亦不至幽王以虢石父為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為人佞巧善諛好利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太子宜臼是為

平王以奉周祀○鄭世家曰犬戎殺幽王於驪山下并殺桓公鄭人共立其子掘突是為武公○衛世家曰衛武公四十二年犬戎殺周幽王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武公為公○秦紀曰周幽王用褒姒廢太子數欺諸侯諸侯叛之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

履祥按史遷不考之於書故晉文侯仇之功不錄

劉道原曰汲冢紀年幽王死申侯立平王於申虢公立王子余二王並立余為晉文侯所殺是為攜王與舊史不同

辛未平王元年王東遷雒邑始命秦列為諸侯取岐豐之地命衛侯和為公錫命晉侯鄭伯東取鄶虢十邑國之

左氏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大紀謂鄭武公收其父散兵東迎平王于申○史記年表曰平王元年東徙雒邑○本紀曰平王立東遷于雒邑辟戎寇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彊并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秦紀曰周辟犬戎難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經世曰平王錫晉文秦襄命秦分岐西晉分河內○書文侯之命篇曰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德指行而言明指知而言一說謹德指行而言明德指知而言言文武之精蘊平王何足以知之其言乃若知本原者蓋生長保傅之間老師宿儒之傳尚無差也平王徒舉其語而不能察爾降是則異端並作言帝王者始支矣蔡氏曰同姓故稱父文侯名仇義和其字不名尊之也愚按晉侯初名仇師服以為異今曰義和或其後改之也父猶尚父之謂蓋尊之也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先正指文武之臣小大謀猷猶云文武之道大者小者肆遂懷安也言文武以大德受命亦惟先正之臣又能左右之昭事之凡小大謨烈皆遵守而不失遂使成康以下先王得安厥位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

入永綏在位造作謂殄絕大侈謂也平王自言所任之初自造天之大譴言父死國敗由己致之惟資澤竭於下民故大戎得以侵我國家之大此戎禍之由也適我執事之人無有耆壽俊傑之在職者所予又無克亂之才惟曰諸侯之在我祖父列者其誰恤我乎嗚時俊有能致績於予一人者則可以安吾位矣言內兩嗚呼大亂之餘不蒼嘆傷之意也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乃祖唐叔也肇始刑法也謂文侯能昭乃唐叔之功文武之道已墜而自文侯始能刑法之用會合諸侯定立已以紹周之統使追孝於前文人汝多能修[illegible]扞衛我于艱是之文若汝文侯予所深嘉蓋乎王望諸侯而不至故深有感於文侯也當時秦鄭衛晉來救而此獨歸於晉曰用會紹乃辟以文侯首倡大義會合之也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

恤爾都用成爾顯德秬黑黍也鬯草用黑黍為酒釀以香草由中專達侯受錫命當告于祖廟故錫之弓矢東馬皆所以賞之簡謂閱也恤謂愛民○大紀曰賜以河內附庸晉於是始大○蘇氏曰予讀文侯篇知東周之不復興也宗周傾覆禍敗極矣平王宜若衛文公越句踐然今其書乃旋旋焉與平康之世無異春秋傳曰厲王之禍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讀文侯之命知平王之無志也○呂氏曰風氣之推移治道之開塞必於其會而觀之此篇作於東遷之初由此而上則為成康為文武由此而下則為春秋為戰國乃消長升降之交會也故誥語謂典尚有一二未泯而陵遲傾墮之意亦已見於辭命之間矣

平王東遷之初大讎未報王畧未復正君臣坐薪嘗膽之時奔亡之餘僅得苟安乃君臣釋然自以為足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兵已罷矣曰用賚爾秬鬯一卣彤盧弓一矢百馬四匹功已報矣曰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教之以平世之政軍旅不復講矣曰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勉之以本邦之治王室無復事矣嗚呼周之君臣如此周其終於東乎

發明東遷之君臣皆非有中興之才志平王顛墜前讎固論之矣當是時定難立君惟秦晉鄭衛四國耳秦襄公與西戎世為不共戴天之讎其勢亦不兩立其與戎力戰固亦為己不獨為王室也平王以岐豐之地予之使之自取當時大戎盤據岐豐之郊平王不得不以許秦秦亦不得不取之然西戎方熾父子力戰二十一

年而始得之國不復東畧矣觀其僭於郊祀則無王之心固可見也周室都洛則晉居河北東裏山河是為屏翰文侯固忠賢然其前有殤叔之難其後有曲沃之封晉之始嘗實自是始平王所望於文侯者亦固不以興復期之則其委任可知矣平王申出鄭武公娶于申武公當桓公敗亡之時收合餘衆已不能全又散為南鄙而武公以婚姻之故迎王于申方之東取虢鄶以為己國此其志頗已足矣獨衛武公之賢足以有為然觀乎王戍申之志則其依鄭之心可推也想其柄任在於鄭武所以終平王之世鄭伯父子世於其職衛武雖賢其柄任未必在是況周自中葉以後其公卿之士大率可以守常而短於制變當是時厲幽再世失民而犬戎之禍又熾類非諸公所能獨辦自四國之外又未有至者或謂平王當時何不舉辭伐罪以討不至之國則王威可以振是不然當時周室之大患在犬戎而不在諸侯而召戎之大罪又在申侯而不在諸侯也制戎固不暇矣平王懷申侯全己之功又依鄭武申好之國捨申不伐則何以伐其餘諸侯而令之哉東遷君臣事勢如此此所以不復中興也

秦祠上帝於西畤（畤者峙土為高也）

史記曰 秦用騮駒黃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年表曰立西畤祠白帝）

太史公曰 余讀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為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

三年 魯孝公薨子弗湟嗣（是為惠公）

四年 燕頃侯薨子嗣（是為哀侯）

五年 秦襄公伐戎至岐薨子嗣（是為文公○太宗時秦襄公冢壞得銅鼎狀方而四足銘曰天王遷洛岐酆賜公秦之幽宮鼎藏於中）

宋戴公薨子司空嗣（是為武公）

詩序曰 自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首

六年 燕哀侯薨子鄭侯嗣

七年 楚若敖卒子熊坎嗣（是為霄敖）

九年 蔡僖侯薨子興嗣（是為共侯）

秦東徙汧渭之會

史記曰 秦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卒生文公文公元年居西垂宮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東獵四年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我先秦嬴於此後卒獲為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營邑之

十有一年 蔡共侯薨子嗣（是為戴侯）

曹惠伯薨子石甫嗣其弟武殺之而自立（是為穆公）

十有三年 衛武公薨子揚嗣（是為莊公）

楚左史倚相曰 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褻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導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懿詩今大雅抑詩也韋昭曰懿讀為抑侯苞曰衛武公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側董氏曰序說為刺厲王者誤矣）

楚霄敖卒子熊眴嗣（是為蚡冒）

十有四年 曹穆公薨子終生嗣（是為桓公）

十有五年 秦作鄜畤

史記曰 秦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

十有六年 陳平公薨子圉嗣（是為文公）

十有八年 秦初有史以紀事

秦紀曰 秦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民多化者○陳氏
曰 秦自秦仲至文公而后始有史僻遠晚興者也至於史
法亦不盡循周制晉竹書曲沃莊伯十一年十一月則用
夏正爲歲首（朱注云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隱公之元年正月也見左傳後序）而秦譜至
定公初志閏月又改曆矣

二十有一年 秦伯大敗戎師收岐西之地自岐以
東歸于王

本紀曰 秦文公十六年以兵伐戎戎敗走於是文公收周
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

蔡戴侯薨子考父嗣（是爲宣侯）

二十有三年 宋武公薨子力嗣（是爲宣公）

二十有五年 晉文侯薨子伯嗣（是爲昭侯）

秦初有三族之罪

二十有六年 晉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

左氏曰 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孫欒賓傅之師
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
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注衆子也得立此官）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
弟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詩揚之水
篇曰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
何不樂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
云何其憂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集傳曰晉昭侯封桓叔于曲沃其後沃盛彊而晉微弱國人將叛而歸之○）椒聊篇曰 椒聊之實蕃
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椒聊之實蕃
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陳與可曰椒其之子指曲沃也椒微蕃之詩也謂椒之微小指晉昭也彼其蕃衍不過盈升而已而彼其之子則碩大無朋椒之聊小其能遠條乎以比晉昭之微弱而曲沃之碩大如此晉其能久遠乎序義失之）

陳文公薨子鮑嗣（是爲桓公）

二十有七年 鄭武公薨子寤生嗣（是爲莊公）

二十有八年 鄭伯封其弟段于京

左氏曰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
寤生驚姜氏故名寤生遂惡之愛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弗
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
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
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
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
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
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
待之（莊公初意本曖然不能處之祭仲只論利害不明義理莊公因此乃有養成其惡之意）

三十年 衛公子州吁阻兵

左氏曰 衛莊公娶于齊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

人也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
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
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
也為父者本非欲納其子於邪寵過而驕此子之所由邪也 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
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
能眕者鮮矣眕重也 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
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
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
而速之毋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桓
公立乃老

楚蚡冒卒弟熊通弒太子而自立是為武公

世家曰 蚡冒十七年卒弟熊通弒蚡冒子而代立是為楚
武王 其僭王在春秋之世詳見世家

三十有二年 晉大臣潘父弒其君昭侯納曲沃成
師不克國人立昭侯之子平是為孝侯誅潘父

世家曰 昭侯元年成師封曲沃號為桓叔是時年五十八
矣好德晉國之衆皆附焉君子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末
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七十晉大臣潘父弒其君昭
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之桓叔敗還
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為君是為孝侯誅潘父 子平脫世

大紀皆作弟世家稽古錄作子為是

三十有六年 衛莊公薨子完嗣是為桓公

三十有八年 衛州吁出奔

世家曰 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絀之州吁出奔

四十年 齊莊公薨子祿甫嗣是為僖公

晉曲沃成師卒子鱓代是為曲沃莊伯

四十有二年 宋宣公薨舍其子與夷而立弟和是為

衛公一〇大紀附正考父三命事

綠鄭侯薨子嗣是為莊公

四十有四年 鄭叔段命西鄙北鄙貳於己

左氏曰 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
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
公曰無庸將自及

四十有七年 晉曲沃鱓入翼弒其君孝侯國人逆
之立其君之子郄是為鄂侯

四十有八年 魯初請郊廟之禮

孔子曰 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
禮也周公其衰矣〇 外紀曰 初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
禮於天子王使史角往魯公止之其後在魯〇 路史曰 劉原父
謂使魯郊者在周而必非成王蓋平王以下固亦末之悉

爾始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角往止之其後在魯於是有墨翟之學魯之用郊正亦始於此矣夫惠公之止之則是周不與之矣不與而魯用郊自用之也昔者荆人請大號周人不許荆人稱之然則魯之郊禘可知矣惠公之請由平王世也○陳氏曰諸侯之有郊禘東遷之僭禮也史曰秦襄始列於諸侯作西畤祠白帝僭端見矣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則平王以前未有也魯之郊禘惠公請之也惠公雖請之而魯郊猶未率為常也僖公始作頌以郊為夸焉記禮者以為魯禮皆成王賜之以康周公按衛祝鮀之言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

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氏六族以昭周公之德予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冊官司彝器則成王命魯不過如此隱公考仲子之宮問羽數於衆仲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周公以為備物辭不敢受衛甯武子來聘宴之賦湛露及彤弓武子不答賦曰諸侯朝正於王於是賦湛露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假如記禮之言得用郊禘兼四代服器則祝鮀不應不及況魯行天子之禮久矣隱公何以始問羽數閱何以辭備物之享甯武子何以致譏於湛露彤弓千以見魯僭未久上自天子之宰至于兄弟之國之卿苟有識者皆疑怪遜謝而魯人並無一語及於成王之賜以自解故郊禘之說當從劉恕偽自史角之事之外別有傳記與明堂位合則外紀豈獨遺佚乎

魯惠公薨國人立其子息姑是為隱公

左氏曰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於魯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陳氏曰古者諸侯不再娶再娶亦妾也隱桓之母俱不得為夫人王子曰甚矣左氏之好誣也娶兄之生其手安得有四字之文隱公將遜國焉爾過武無後其後魯之君大夫皆桓子孫立為是說以證仲子之正桓之嫡而文其弑君之罪耳左氏不辨其誣而録之妄矣○公羊氏曰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

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為桓立也○穀梁氏曰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為子受之父為臣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由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履祥按古者諸侯一娶九女一嫡以其娣姪從他國亦以娣姪媵為所以備內宮防夫擅繫子孫也故諸侯不再娶有嫡立嫡無嫡立庶無鈞立賢賢鈞立長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則隱公固當立者仲子之歸宋武公以夫人嫁之魯惠公以夫人逆之天王亦以夫人賵之非正矣於公議則非正然隱公則不敢以

為非也惟有恐畏而已矣隱公不取自以為工攝位君國將以予桓竟褻之書未畢而卒遇弒為壽耀禍兆世道之大變也此春秋所為託始也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九終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

仁山 金 履祥 編
鄒仁齋 楊氏重鋟

【己未】周平王四十有九年 魯隱公元年春秋始此此後編年紀事自有春秋

左氏經傳今特表其事繫王室與關於天下之故者而后書東遷之後諸侯放恣春秋例書卒唯魯書薨蓋削諸侯也今不敢違例並書某公卒

【子王子曰】書亡然後春秋作【履祥】謂書終於文侯之命平王之初也春秋始於仲子之賵平王之末也則平王之世蓋得失盛衰升降之會也

鄭伯克段于鄢寘其母姜氏于城潁

【左氏曰】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段入于鄢公伐諸鄢大叔出奔共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

【履祥按】莊公曰制巖邑也它邑唯命請京使居之曰姜氏欲之焉辟害莊公其初未有它意也然不為置良師傅是以段之惡日肆而祭仲子封輩交以為言故莊公之私亦日長曰子姑待之曰將自及曰可矣莊公於此始有熟其罪而取之之意矣甚矣天理之易微而私欲之易長也

王使宰咺錫魯惠公仲子之賵

【春秋曰】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胡氏曰】魯孝公之末幽王已為犬戎所斃惠公初年周既東矣

史005-229

春秋不作於孝公惠公者東遷之始流風遺俗猶有存者至其晩年乃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於是三綱淪九法斁人望絶矣夫婦人倫之本朝廷風化之原平王子母親遭褒姒之難廢黜播遷而宗國顛覆亦可省矣又不是懲而賵人寵妾是拔本塞源自戕之也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爾矣託始於隱公不亦深切著明也哉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咺位六卿之長而名之天王紀法之宗冢宰紀法之守而承命以賵諸侯之妾是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也故特貶而名之以見宰之非宰矣○左氏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

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陳氏曰緩且子氏未薨以下疑後人增益之雜記有大夫士訃於他國之君之禮則不但同位外姻也且文九年秦人歸成風之襚傳曰禮也諸侯相弔賀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則贈不及尸弔不及哀非禮也與文公傳自相違今不取

發祥按左氏傳於隱公之篇多誤於莊公之篇多缺此考春秋者所當知也隱傳之誤如仲子之賵子氏之薨尹氏之卒是也左氏既誤以隱妻子氏之薨為仲子故此以仲子為未薨而王賵之其曰不及哀尸謂賵惠公之緩曰豫凶事謂賵仲子之豫也文之四年十有一月成風薨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以此例之則歸賵當是惠公仲子俱歿之後其歿在春秋之前左氏盡誤解矣惠公妻其妻嫡其庶王法所當正也平王不惟不之正而反成之且魯之於朝聘未數數然也平王將以懷魯而行此不正之禮其後隱弑桓簒和之子得又自相攘奪者終春秋之世焉平王在位五十年既莫節舉措如此不足以懷魯而祇以敗王法成魯禍王室其有不衰乎然則王之正之將如何曰隱公上不敢違其父下不敢廢其弟而自以為攝天子於是錫命焉則是受天子之命為諸侯也隱定而桓之逆謀預矣此所以正王法而懷諸侯也隱於王室多殘禮雖諸侯教志猶習之弊或者亦有識於斷乎論篤之缺當別言之於後

鄭伯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

祭伯如魯

春秋曰 祭伯來左氏曰非王命也○穀梁氏曰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

有至尊者不貳之也○胡氏曰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杜朋黨之原為後世貳於君者之戒也此義不明然後有藉外權如繆留之語韓宣惠者交私議論如莊助之結淮南者倚強藩為援以脅朝廷如唐盧攜之於高駢崔胤之於宣武昭緯之於邠岐者矣

五十年 鄭伯始見其母于大隧

左氏曰 潁考叔為潁谷封人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緊我獨無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

之遂為母子如初○【呂氏曰】物之逆其天者其終必還也於自然而莫知其所以然者天也苟以人力勝之及力既窮未有不復其初者子之於父母天也雖天下之大惡其天未嘗不存也莊公怒其弟而上及其母因之城潁絕滅天理居之不疑覩其黃泉之盟終其身而無可移之理矣居無幾何而遽悔是悔果安從而生哉一朝之忿若可以勝天忿心稍衰愛親之念油然而不能已考叔特迎其端而發之耳愛其母者莊公考叔同一心也其啜羹含肉皆天理之發見故不下席之間回溺天之惡是豈聲音笑貌能為哉惜夫考叔得其體而不得其用乃曲為之說俾莊

公闕地及泉陷於文過飾非之地莊公天理方開而考叔遽以人欲蔽之可勝歎哉故開莊公之天理者考叔也蔽莊公之天理者亦考叔也向若莊公幸而遇孔孟擴其天理而大之豈止為鄭之莊公哉○【王子曰】鄭伯意雖悔而畏及泉之誓考叔意雖美而為闕地之迂古人重盟誓其流乃若此之悖且愚乎

鄭人伐衛

【左氏曰】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叔段之子)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隱元)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

【五十有一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王崩孫林踐位

【胡氏曰】春秋歷十有二王桓襄匡簡景志崩志葬者赴告及魯往會之也平惠定靈志崩不志葬者赴告雖及魯不會也莊僖頃崩葬皆不志者王室不告魯亦不往也諸侯為天王服斬衰禮當以所聞先後奔喪今平王崩周人來訃而隱公不往是無君也其罪應誅不書而自見矣

尹氏卒

【公羊氏曰】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氏何貶曷為貶世卿非禮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

【輯註】按尹氏卒左氏作君氏謂聲子也為公故曰君氏非也古語氏猶今云家也君指公也固君之母卒而云公家卒則不詞甚矣故當從二傳然是時魯亦有尹氏隱公之獲於鄭也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則魯亦固有尹氏也春秋所書尹氏有周有魯不可知惟以為尹氏則不可爾

鄭祭足帥師入寇

【左氏曰】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呂氏曰】周天子也鄭諸侯也左氏序平王莊公之事並稱周鄭無尊卑之辨不責鄭之叛周而責周之欺鄭左氏之罪大矣然周亦不能無罪焉

鄭伯為周卿士君之於臣賢則用不賢則去復何所隱哉平王欲退鄭伯而不敢退欲進虢公而不敢進固已失天子之體甚至與鄭交質勢均體敵周與鄭等諸侯耳歲推月移豈知周之為君哉一旦用兵而不忌非諸侯之叛天子也是諸侯之攻諸侯也惟周以列國自處故鄭以列國待之左氏亦以列國待之無王之罪左氏固不得辭周亦分受其責可也

武氏子求賻于魯

春秋曰武氏子來求賻傳曰不言使鈞王未葬也左

覆釋 謂平王於魯猶歸惠公仲子之賵隱公於周不賻天王之喪於賻賵之禮且猶不可況君臣之際乎武氏子之求在周為過於魯之不臣甚矣

宋穆公卒立宣公之子與夷是為殤公

左氏曰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群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公羊氏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

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陳氏曰特相盟不書必關於天下之故而后書齊鄭合天下始多故矣天下之無王鄭為之也天下之無伯齊為之也是故書齊鄭盟于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齊鄭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始終也

覆釋 按春秋之初齊僖公小伯鄭內叛王而外挾之以合諸侯二國蓋相為用也齊自盟石門成三國會中丘伐宋又與鄭入郕入許會陳以成宋亂與衛胥命與鄭謀紀與鄭衛伐盟向又與之戚魯與之盟惡曹與宋衛魯伐會盟語稱為小伯鄭自平王之末即以王師伐衛討公孫滑之亂桓公立四年而始朝六年以齊人朝王七年以王命伐宋以王命告諸侯取三師入鄭討違王命九年成宋亂皆與齊僖相出入王奪其政而繻葛之矢中天子之肩矣故齊鄭之始盟春秋憂之

壬戌 桓王元年 衛州吁弒其君桓公而自立宋陳蔡衛伐鄭

左氏曰衛州吁弒桓公而立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脩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

覆釋 按春秋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是役也衛為之而春秋以宋為首宋穆公舍其子馮使出居於鄭以立殤公而殤公從衛伐鄭欲以除馮故春秋誅心以宋為首惡也州吁弒君之賊其於此役不足為誅矣

魯翬帥師會宋陳蔡衛伐鄭

春秋曰 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左氏曰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

發揮 按魯隱公唯不以君自處故諸大夫專擅非公命而為之者有矣如費伯城郎公子豫盟鄭鄭作南門皆諸臣專之是以許師雖大事或固請而行或不俟命而先行也諸臣猶不可以肇凶逆之性則其狀除桓而卒弒隱宜肆然不以為難也

衛人殺州吁于濮衛人立晉 是為宣公

左氏曰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君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卽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宣公卽位

二年 晉曲沃以鄭邢之師攻晉侯于翼王使尹氏武氏助翼翼侯奔隨 隨晉地

發揮 按晉文侯於平王有修扞之功其後封為曲沃所弱王室不能救已非矣桓王反使尹武氏助曲沃於君臣恩義邪正一切反之衆還以來諸侯悠而周之衆措如此何以服諸侯之心乎

曲沃叛王命虢公伐曲沃立翼侯子光于翼 是為哀公

郜人鄭人伐宋宋人伐鄭

左氏曰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

發揮 按鄭以公孫滑之故周師於宋宋又以公子馮之故用師于鄭宋已為州吁所請今鄭又為邾人所敗宋志在於去馮故為人所請邾心在於報怨故樂人春秋書以宋主兵此以邾主兵皆誅心也然其時鄭伯猶未朝王也而左氏謂以王師會之或誤也鄭以王師伐宋則隱九年之事爾左氏隱書之多誤此亦一事也

甲子三年 晉翼侯自隨入于鄂

左氏曰 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 翼侯前年桓王立此侯之子於翼故不復入翼而居鄂

鄭輸平於魯

魯侯宋侯盟於艾

陳氏曰 春秋之初宋魯衛陳蔡一黨也齊鄭一黨也於是鄭始平魯鄭方交惡於王而亟平齊魯將以合諸侯焉爾

宋人取長葛

京師饑

左氏曰 京師來告饑公為之請糴於宋衛齊鄭禮也

鄭伯入朝

左氏曰 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況不

禮焉鄭不來矣〔發明〕按周之東遷晉鄭焉依而王奪鄭伯政又嘗助曲沃伐翼此所以失諸侯也鄭伯不朝固有罪今其來朝與其進可也然鄭伯實利政權又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固桓公之說未盡當時之事情也

〔四年〕王使凡伯聘于魯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左氏曰〕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胡氏曰〕楚丘衛地春秋書于楚丘罪衛不救王臣之患也以歸罪凡伯失節不能死於位也周之秩官敵國賓至關尹以告候人為導司徒具徒司寇詰姦甸人積薪火師監燎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吏則皆官正涖事今凡伯承王命以為過賓於衛而戎得伐之以歸是蔑先王之官而無君父也為狄所滅則有由矣

陳及鄭平

晉曲沃莊伯卒子稱代是為〔武公〕

秦文公卒孫嗣是為〔寧公〕

〔五年〕鄭伯歸祊田于魯

〔公羊氏曰〕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左氏曰〕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

蔡宣侯卒子封人嗣是為〔桓公〕

王命虢公忌父為卿士鄭伯爭政之由桓王伐鄭之故

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左氏曰〕齊人卒平宋衛于鄭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穀梁氏曰〕諸侯之參盟於是始○〔陳氏曰〕有參盟而後有主盟者矣鄭有志於叛王而合諸侯於是輸平於魯齊亦為之盟以平魯為瓦屋之盟以平宋衛所謂成三國也東諸侯之交盛矣

鄭伯以齊人來朝

〔六年〕王使南季聘于魯

〔胡氏曰〕隱公即位九年于此而史策不書遣使如周是未嘗聘也亦不書公如京師是未嘗朝也貶爵削地可也刑則不舉遣使聘焉其斯以為不正乎春秋書公如京師者一朝于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舉魯一國則天下諸侯怠慢不臣可知矣書天王來聘者七錫命者三賵葬者四則問於他邦及齊晉秦楚諸大國又可知矣王之不王如此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乎諸侯之不臣如此政事安得不自大夫出乎君臣上下之分易矣陪臣執國命夷狄制諸夏矣其原皆自天王失威福之柄也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爾矣

鄭伯為左卿士以王命伐宋以王命告于魯魯侯

齊侯會于防

左氏曰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公會齊侯於防謀伐宋也

發揮按自鄭公孫滑奔宋宋公子馮居鄭宋鄭交兵非一日矣鄭伯自交惡以來意本不王四年始入朝亦為王所不禮矣然其意在於挾天子以令諸侯故不禮而不退虢公分政而不遲特以濟其私也於是以王命伐宋又以王命會齊魯之師以伐宋而不以王討之甚矣鄭伯之私也

秦自汧渭之間徙居平陽

史記曰文公五十年卒葬西山竫公子立是為寧公寧公二年徙居平陽伐蕩社三年滅之經世作徙居鄭

七年 鄭伯齊侯魯侯會于中丘魯翬帥師會齊鄭伐宋魯侯敗宋師于菅取郜取防

左氏曰春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盟于鄧為師期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六月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公敗宋師于菅鄭師入郜歸于我鄭師入防歸于我

發揮按三國伐宋取郜取防何以獨歸諸魯魯之於鄭本此也於宋本好也魯以行人使詞而不救宋鄭於是始端于今又會魯以伐宋故以二邑歸魯盖欲與共利鄭而絕宋也鄭魯苟以王命伐宋則削其地以為王土可也鄭安得以予魯魯亦安得受之於鄭噫諸侯之行其私亦甚矣

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左氏曰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

齊人鄭人入郕

八年 鄭伯魯侯會于時來齊侯鄭伯魯侯入許

左氏曰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秋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傅于許瑕叔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桓之十五年許叔入于許

發揮按齊侯以許讓魯而隱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則入許者齊之志也鄭伯先登遂入許則入許者鄭之功也讓魯而魯不敢受固也與鄭以歸其功宜矣而鄭亦不有焉何也鄭以齊魯之師伐宋故齊亦以魯

鄭伐許莒之志魯與有力而鄭自有之終以此致虞安緤莒之不終於爭故曰況敢以許自為功乎又曰其能又有許乎然則何不以歸之齊魯則恐其終逼已也故曰無滋他族實逼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傳者謂其度德量力無累後人或者謂得而弗有此豈其本心哉內防其患而外飾其名爾

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與鄭人溫原絺樊隰郕攢茅向盟州陘隤懷之田

左氏曰 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恕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已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

履祥按鄭之伐宋取三師又入郕為王命討也至是論功加邑可也而取其四邑之田與之以不能有之士何哉此可見鄭假王命以報私非王意也桓王知其欺多悖是以有四邑之取知其長於用兵是以授之專擅之邑桓王處此可謂以詐御詐者矣

魯公子翬弒其君隱公而自立是為桓公

左氏曰 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寪氏羽父使賊弒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公羊氏曰 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弒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為不繫乎臣子也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隱何以無正月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

九年 魯桓公元 魯侯鄭伯會于垂卒易祊田盟于越

左氏曰 公即位脩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也公及鄭伯盟于越結祊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

履祥按鄭以祊田易許田其請久矣故魯先歸祊隱公受之已入祊矣而許田則未與也隱公豈以朝宿之邑畫於于鄭耶或若秦越肥瘠之非豹也桓弒隱而立立鄭脩好於鄭而鄭要之以許為祭之會且加璧為於是卒與許田矣蓋鄭以貪易許而桓以賂路鄭也

燕穆侯卒子嗣立是為宣侯

十年 宋督弒其君殤公及其大夫孔父立公子馮是為莊公

左氏曰 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魯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 魯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大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

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公羊氏曰】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

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發明】按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大抵皆與鄭戰耳其獨與鄭為仇者以馮之在鄭也宋宣公舍與夷而立穆公穆公又舍馮而立與夷意非不善也為殤公者迹穆公之繼緒復以國與馮可也而必尋師於鄭唯恐馮之尚存卒以此覆其民而督得借是弒之殤公蓋有以自取矣孔父無死節之義其不免於久諫之譏乎但左氏書孔父見殺之由起於內故非矣當從二傳為正

魯侯齊侯陳侯鄭伯會于稷以成宋亂

蔡侯鄭伯會于鄧

【左氏曰】始懼楚也○【公羊氏曰】鄧與會爾○【胡氏曰】楚自西周已為中國之患宣王蓋嘗命將南征矣及周東遷僭號稱王憑陵江漢此三國者地與之鄰是以懼也其後卒滅鄧虜蔡侯而鄭以王室懿親為之服役終春秋之世聖人蓋傷之也夫天下莫大於理莫強於信義荊楚雖大何懼焉不知本此事醜德齊莫能相尚則以地之大小力之強弱分勝負矣

【十有一年】春晉曲沃敗晉師于汾隰獲晉哀侯欒成死之晉人立哀侯子為小子侯

【左氏曰】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為右逐翼侯于汾隰驂絓而止夜獲之及欒共叔○【國語曰】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共子曰苟無死吾以子見天子令子為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成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君何以訓矣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從君而貳君焉用之遂鬪而死○【史記曰】陘庭與曲沃武公伐晉于汾旁虜哀侯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為君是為小子侯

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魯侯迎婦於齊

【春秋曰】公子翬如齊逆女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

讙夫人姜氏至自齊○【左氏曰】公會齊侯于讙成昏于齊也公子翬如齊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履祥】按魯桓與翬弑隱而為君相歸許于鄭會齊鄭陳以成宋亂成昏于齊桓親會而翬為之逆桓又親為會以受之君相之間相以求寵於諸侯求援於大國者為謀亦至為禮亦恭矣而桓之所以自隕者卒以姜氏人為力不可以勝天如此夫

【十有二年】王使宰渠伯糾聘于魯

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

【左氏曰】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十八年秦人納芮伯萬于芮

晉曲沃稱弑哀侯于曲沃

【史記曰】小子侯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殺所虜晉哀侯貞達曰韓萬桓叔之子莊伯之弟

【十有三年】陳桓公卒文公子他殺世子免而自立

齊侯鄭伯如紀

【左氏曰】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

王使仍叔之子聘于魯

【履祥】按周衰篡弑之世必假天子之命以自主天子從而命之此已周之失道矣魯桓之弑也王室常賜其母矣至是弑立求寵於諸侯未嘗有王覲之詔也而居有之其無王甚矣周何求於魯非惟不討其罪不責其朝聘而反聘之於列國猶報聘之也而十年之內未聞魯有一介大夫如京師者而周又聘之桓王拳拳於魯如此豈禮其能弑立耶王聘之不足重如此禮樂不出於天子而政令不行於天下亦王室自取焉爾

王伐鄭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左氏曰】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鬭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

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胡氏曰】魯桓弑君而自立宋督弑君而得政則遣使聘焉而莫之討鄭伯不朝貶其爵可也而自將以攻之移此師以加宋魯誰曰非天討乎春秋不書天王端其本也三國以兵會伐則言從王以著君臣之義也戰于繻葛而不言戰王卒大敗而不書敗又以存天下之

防也○【陳氏曰】春秋不始於平王始於桓王也東周之不競鄭莊公爲之也莊公相平王王貳于虢至于交惡平王崩四年而鄭始朝於是鄭虢相桓爲左右以王命討宋不庭而合齊魯之師于中丘入郕又入許魯翬之相桓宋督之相莊鄭有力焉王奪其政而遂不朝王固有以失鄭矣自將以討鄭討鄭而克是仲康之師也春秋可以無作而戰焉王卒大敗故曰伐鄭不服而後王命不行於天下

【十有四年】楚子熊通侵隨俾請爵于王王不許

【左氏曰】楚子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鬭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閒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鬭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毁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親其

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史記曰】楚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爲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爲之請尊楚王室不聽

【纂註】按史記所載當是薳章求成之辭南春秋之世僭號諸夏惟楚爲甚然觀熊通薳章所言則諸夏固有以自取也

紀侯如魯

【左氏曰】諮謀齊難也

北戎伐齊

【左氏曰】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於鄭鄭大子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爲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大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

【纂註】按北戎伐齊齊主乞師于鄭求成于諸侯則戎患亦熾矣向非他日桓公之霸則燕齊皆爲戎矣初齊侯

欲以文姜憂怨而辭之憂之沒不待他日怨之不取必知其故矣至是有功又欲以姓女妻之而怨又辭則亦失計矣雖其辭王然曾以周班後鄭忽乃特功而無周班焉則其識量可知也其不然也宜哉

蔡人殺陳佗而立免之弟躍〔是為厲公〕

左氏曰　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

十有五年　穀伯綏鄧侯吾離至魯

春秋曰　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二傳曰何以名失國也

發揮　按是時楚方強大吞噬漢陽諸國穀鄧不再舉而大敗於楚此鄧穀之君必為楚所逼失其國而來者故春秋書名之不然豈其近患之不恤而遠朝于魯也哉朝魯之初魯未見窮於齊國為強國起有齊侯設郜之會皆趨之而不知桓之不足與有為也失其所主惜哉然魯自桓公篡弑而立其子莊公畏于齊為其所制而會世遠弱至于定公益不足道矣

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郟

左氏曰　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郟

發揮　按盟向陽樊皆天子畿內諸侯祿而不嗣者周襲皆家為世嗣王不能有然桓王以盟向與鄭襲王以陽樊與晉其民皆頌歸主而不願為鄭晉也此則王遷之彼則晉出之以是見周家忠厚於民而諸侯之不恤其民也惜也周衰不足以庇之此誠仕盧之不幸矣

晉曲沃伯誘弒其君小子侯

左氏曰　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明年春滅翼

十有六年　王使家父聘于魯

楚子會諸侯于沈鹿楚子伐隨隨及楚平楚僭稱王

左氏曰　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使薳章讓黃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史記曰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

王命虢仲伐曲沃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

祭公如魯遂逆王后于紀

杜氏曰　天子娶於諸侯使同姓諸侯為之主

秦寧公卒三父廢世子而立出子

十有七年　紀季姜歸于京師

十有八年　曹桓公卒子射姑嗣〔是為莊公〕

虢詹父以王師伐虢虢公出奔虞

左氏曰 虢仲譖其大夫詹父於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

虢公出奔虞

呂氏曰詹父虢大夫而命於天子非虢所能私討所以譖之王此王制之尚存也獲時謂使其大夫伐其國亦王制所未有也

齊侯衛侯鄭伯與魯戰于郎 左氏傳事始見十四年先書齊侯王爵也

十有九年 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陳氏曰 此郎之諸侯也鄭敗王師齊衛右之母家衛亦抗子突而自立者其無王甚矣曰有參盟莫甚於惡曹故累之而不爵也

鄭莊公卒世子忽嗣 是為昭公

陳氏曰 春秋之初罪莫大於鄭莊宋督齊衛次之而父子兄弟之禍亦莫甚於此五國者莊公卒高渠彌殺世子忽齊人殺子亹傅瑕殺子儀國亂者二十年督殺公弒宋殤閔相繼弒衛桓公弒宣殺伋壽而立朔國人出朔而立黔年齊襄公弒雍廩殺公孫無知小白殺子糾是可為不臣者之戒矣

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左氏曰 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鄭莊公之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厲公立○ 穀梁氏曰 宋公也曰人貶之也突賤之也歸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鄭忽名失國也

衛侯殺其二子伋壽

左氏曰 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宣姜與公子朔構伋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伋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 朔也 ○ 詩新臺篇曰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集傳曰言齊女本求與伋為燕婉之好而反得宣公醜惡之人也 ○ 二子乘舟篇曰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衛宋詩序曰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

二十年 魯侯會宋公盟于穀丘又會于虛于龜魯侯會鄭伯盟于武父衛侯及鄭師伐宋

左氏曰 宋以立厲公故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公欲平宋鄭及宋公盟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

覆評 按書惡各以類相為謀魯侯執弑其君兄而得國篡日成宋亂今日平宋鄭為鄭伐宋何其惻也

陳厲公卒弟林立 是為莊公

衛宣公卒朔立 是為惠公

三十有一年 楚屈瑕伐羅羅與盧戎敗楚師

左氏曰 楚屈瑕伐羅狗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

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群帥囚于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魯侯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宋衛燕師敗績

覆評 按是役也一則齊紀為讐也一則宋鄭為敵也魯為紀所主而與鄭突同惡故為紀鄭若齊俞則謀紀後則一德怨之功宋責賂於突而怨齊在衛故齊衛與宋合為一各有黨與以為此戰也紀無罪而鄭突有罪紀與魯鄭為黨則失所依矣故雖無罪而終至於失國也

三十有二年 魯侯鄭伯突會于曹鄭伯使其弟如魯盟

秦三父弑出子復立故世子 是為武公

齊僖公卒子諸兒嗣 是為襄公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燕宣侯卒子嗣 是為桓侯

三十有三年 王使家父如魯求車

王崩子佗踐位

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於鄭

左氏曰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

婦人宜其死也厲公出奔蔡昭公入

覆評 按春秋忽當喪未君而出奔故歸而復稱世子奔不書子以其不能為子也歸稱世子以其為齊日當主著也世子當君而然不克君以是為忽之病矣其後雖見弑而春秋不書以為不能守國者之戒也 昭公見弑在莊王二年

鄭伯突入于櫟宋公魯侯衛侯陳侯會于袲伐鄭

左氏曰 將納厲公弗克

秦伐彭戲氏至于華山

史記曰 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于華山下居平陽封宮

乙酉 莊王元年 宋公魯侯蔡侯衛侯會于曹宋魯衛陳蔡伐鄭 伐忽納突

衛人立伋之弟黔牟衛侯朔出奔齊

左氏曰 事首見桓十六年 左公子洩右公子職怨惠公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二年 魯侯齊侯紀侯盟于黄魯侯邾儀父盟于趡

魯師及齊師戰于奚魯及宋人衛人伐邾

復按 按春秋於正月丙辰書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黄而五月丙午書及齊師戰于奚則黄之盟何為也左氏曰平齊紀且謀衛夫盟為紀衛而已不見於戰乎何能為此衛謀我春秋書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而於秋書及宋人衛人伐邾則趡之盟何為也左氏曰尋蔑之盟也夫方盟之而又伐之何蔑盟之前尋後蔑盟長亂春秋比事而書之罪不言而著矣

蔡桓侯卒弟獻舞立是為哀侯蔡季自陳歸于蔡

胡氏曰 季字也歸何以不有國劉敞曰智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攜近而不逼者也是以見貴於春秋葬蔡桓侯蔡桓何以稱侯蓋蔡季之賢知請謚也人亦多愛其君者莫能愛君以禮而季能行之此賢者所以異於衆人也春秋諸侯雖伯子男葬皆稱公志其失禮之實爾

秦夷三父族

史記曰 秦武公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殺出子也

十月朔日有食之

左氏曰 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

鄭高渠彌弑其君昭公立其弟子亹

左氏曰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弑昭公而立公子亹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其為戮乎復惡已甚矣 昭公之弑不見於春秋今據左氏經世書之蓋此所編歟書昔尼不敢自同於春秋也

三年 魯侯與其夫人姜氏如齊齊侯殺魯桓公立其子同是為莊公

左氏曰 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 史記曰齊襄公享公公醉使公子彭生抱公因命彭生摺其脅公死于車 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

齊侯師于首止殺鄭子亹及高渠彌祭仲立子儀

左氏曰 齊侯師于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 史記渠彌亡歸鄭世從之

王子克奔燕

左氏曰周公黑肩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王子克奔燕初子儀克也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四年 魯莊公元 使單伯送王姬魯築王姬之館于外王使榮叔錫魯桓公命王姬歸于齊

公羊氏曰天子嫁女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胡氏曰有三年之喪天王於義不當使之主有不戴天之讎莊公於義不可為之主築之於外之為宜不若辭而弗主之為正也

愚按莊王初年有黑肩之難未遑諸侯之事也至是以王姬歸齊而使魯主之固常禮也然莊王豈不知齊襄為弑之行賊殺魯侯不能行九伐之法而反妻之耶又恐魯以桓公之讎急於主禮而違命桓公為然莊王豈不知魯桓弑君之賊生不能討幸其自斃而反追命之耶是其區區之意不過以齊襄之強畏之而又以是命紐齊魯爾東遷之後王命不行於天下而其斯懷錫諸如此於是王命益不足為重矣

陳莊公卒弟杵臼立 是為宣公

齊師遷紀郱鄑郚

愚按齊之謀紀有日矣紀之季姜桓王之后則紀固莊王母家也莊王以王姬歸齊將以固昏姻而上姬適屯而遷紀三邑禽獸之人固無恥而不憚也春秋書紀季姜與王姬之歸詳而不略則齊之罪自著矣

五年 齊王姬卒

宋莊公卒子捷嗣 是為閔公 ○史記凡閔字或作湣

六年 五月葬桓王

左傳曰改葬也或曰郤尸以求諸侯也○陳氏曰會葬不書其人必有故也而後書其人文公使公子遂葬晉侯叔孫得臣葬襄王是均周晉也昭公使叔弓葬宋公滕侯叔鞅葬景王是均周宋滕也均猶可也晉景公卒成公弔喪而定王不書葬楚康王卒襄公送葬而靈王不書葬不臣於周而諂於晉楚春秋諱之是故春秋不徒志葬也

紀季以酅入于齊

左氏曰紀於是乎始叛○公羊氏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

燕桓侯卒子嗣 是為莊公

七年 王召隨侯責其尊楚楚武伐隨卒於師子熊貲嗣 是為文王 始都郢

史記曰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為王楚怒以隨背已伐隨○左氏曰楚武王荊尸授師孑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樠木之下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於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

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紀侯大去其國

左氏曰 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齊侯會侯狩于禚

春秋曰 公及齊人狩于禚穀梁氏曰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卑公刺釋怨也

竊按文姜之亂與魯莊之志讐其事情皆有自來妻公
之識爲文諱必有秀慧之質晨雞之才自其家而僖公
已驕之觀其從而父親送之要其夫親之可知已雖
狃之事諒必已父鄭子忽之辭婚計必知此不然豈其
已嫁中年與夫俱適而始通之耶詩序謂不往公不能防
閑其母以至淫亂爲二國患夫自知公已不能防閑其

妻與之如齊矣則莊公豈能防閑其母禁其如齊乎夫
母不可禁其從則可矣程子固有是言亦其詩意也防
閑其母借曰不能亦宜有所不忍矣何至與齊侯狩
耶莊公忘父而制於母者衰與文姜之謀乃矣愛父叔
牙季友皆推公子而季友之祥慶父之封皆不在人下
也故齊桓殺哀姜而以立莊爲德文姜又扶留氏援立以
固莊公而懼齊制母焉則三公子皆君也是以莊公
從首怙耳非惟拘其母之淫今年會于禚明年享于祝
丘明年衛汸又明年會于防于穀也而已亦有甚之
狩有伐衛之會有圍郕之會焉蓋制於其母以立己爲
齊之懿而不憚也春秋之所譏惟史記略言其故而康
節知之故經世書曰春秋襄公殺魯桓于濼立其子同可
謂得其
情矣

八年 齊人宋人魯人陳人蔡人伐衛

左氏曰 納惠公也穀梁氏曰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逆天王之命也

九年 王使子突救衛衛侯朔入于衛黔牟奔

左氏曰 王人救衛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寗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公羊氏曰 朔何以名犯命也其言入篡辭也

十年 秦滅小虢

史記曰 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鄭滅小虢[illegible]因曰

十有一年 魯侯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左氏曰 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姑務脩德以待時乎

齊無知弒其君襄公

左氏曰 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請代弗許故二人因無知以作亂弒襄公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

十有二年 齊人殺無知魯侯及齊大夫盟于蔇魯侯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通鑑 是爲桓公)葬齊襄公魯侯及齊師戰于乾時魯師敗績

左氏曰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雍廩殺無知公及齊大夫
盟于蔇齊無君也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師及齊
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
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

齊人取子糾于魯殺之取其傅管夷吾以歸為相

國語曰桓公自莒反于齊使鮑叔為宰辭曰君加惠於臣
使不凍餒則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
管夷吾乎臣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
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
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

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鮑叔對曰夫
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對曰
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
予我若之何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
之國欲以戮於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
鮑叔之言莊公以問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
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
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莊公曰若何施伯曰殺而以其
屍授之莊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為戮若
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於是莊公使束縛以予

齊使比至三釁三浴之桓公親逆之于郊而與之坐問焉
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
之居成民之事陵為之終而慎用其六柄焉桓公曰成民
之事若何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易
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
農就田野令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
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
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
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為士令夫工羣萃而州處
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旦莫從事施於

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令夫商
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
任儋何服牛軺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
貴旦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
以知賈令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枷
芟及寒擊菒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
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以旦莫從事於田野脫衣就
功茅管子作芋蒲襏襫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
從事於田野是皆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
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

工之子恒為工商之子恒為商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管子作慝）其秀民（管子作才）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故以耕則多粟以士則多賢是以敬長慈農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公曰定民之居若何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管子作士農之鄉十五）公帥十一鄉焉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參國起案以為三官（案界也）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桓公又問曰寡人欲脩政以干時於天下其可乎對曰可公曰安始而可對曰始於愛民公曰愛民之道奈何對曰公脩公族家脩家族相連以事相及

以祿則民相親矣赦舊罪脩舊宗立無後則民殖矣省刑罰薄稅歛則民富矣鄉建賢士使教於國則民有禮矣出令不改則民正矣此愛民之道也公曰民富而以親則可以使之乎對曰舉財長工以止民用陳力尚賢以勸民知加刑無苛以濟百姓行之無私則足以容衆矣出言必信則令不窮矣此使民之道也（以上參用管子）○【管子書曰】桓公曰吾何以富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為可耳謹鹽筴與鐵官之數其餘輕重準此而行然則舉臂勝事無不服籍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讎鹽於吾國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我未與其本事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此人用之數也○【國語曰】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公曰安國若何曰脩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公曰諾遂脩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公曰國安矣其可乎曰未可君若正卒伍脩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脩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公曰為之若何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置

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声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固戰則

征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
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
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為義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
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
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
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
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
母不長悌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
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鄉長退
而脩德進賢公親見之遂使役官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

且選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退問其鄉以觀其所能而
無大厲升以為上卿之贊謂之三選國子高子退而脩鄉
鄉退而脩連連退而脩里里退而脩軌軌退而脩伍伍退
而脩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
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女無家士
三出妻逐於境外女三嫁入於舂穀夫是故民皆勉為善
與其為善於鄉也不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里也不如
為善於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
以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公曰伍鄙若何曰相地而衰
征則民不移政不旅舊則民不偷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

苟陸阜陵墐井田疇均則民不憾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
牲不略則牛羊遂公曰定民之居若何曰制鄙三十家為
邑邑有司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為鄉鄉有鄉帥三鄉
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立五大夫各使
治一屬焉立五正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牧政
聽縣下政聽鄉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桓公擇是寡功
者而讁之曰制治分民如一何故獨寡功教不善則政不
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公又親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
為義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
告有而不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以於事而竣公又問

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
有而不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
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悌於鄉里驕躁淫暴
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
司已於事而竣五屬大夫於是退而脩屬屬退而脩縣縣
退而脩鄉鄉退而脩卒卒退而脩邑邑退而脩家是故匹
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以
守則固以征則彊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曰未可
鄰國未吾親也君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則親鄰國公曰若
何曰審吾疆埸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貨而重為

之皮幣以聘覜於諸侯以安四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
為遊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於四
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人鬻之四方以監其
上下之所好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公曰夫軍令則寄諸
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為之若何曰輕過而移諸甲兵制重
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鞼盾一戟小罪謫以金分宥
閒罪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美金以鑄劍
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斤斸試諸壤土甲兵大定
○管子書曰桓公郊迎管子而問焉管子對以參國伍鄙
立五鄉以崇化建五屬以厲武寄兵於政因罰備器械加

兵無道諸侯以事周室桓公大說於是齋戒十日將相管
仲管仲曰斧鉞之人也幸以獲生以屬其要領臣之祿也
若知國政非臣之任也公曰子大夫受政寡人勝任不受
政寡人恐崩管仲許諾再拜而受相三日公曰寡人有大
邪三其猶尚可以為國乎對曰臣未得聞公曰寡人不幸
而好田晦夜而至禽側莫不見禽而後反諸侯使者無所
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
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繼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
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汙行
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

者也公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則惡有不可者矣對曰人君
唯優與不敏為不可優則亡衆不敏不及事公曰善吾子
就舍異日請與吾子圖之對曰時可將與夷吾何待異日
乎公曰奈何對曰公子舉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遜請使
遊於魯以結交焉公子開方巧轉而兌利請使遊於衛以
結交焉曹孫宿小廉而苛忕(音逝苛察忕習言多所慣習也)足恭而辭結
正荊之則也(與荊俗同)請使往遊以結交焉遂立行三使者而
後退相三月請論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遜進退閑
習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為大行墾草入邑辟土
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為大司農平原廣

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
如王子城父請立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無辜不誣無
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為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
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大諫之官君
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公曰
善○國語曰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為主
反其侵地棠潛曰西伐何主曰以衛為主反其侵地臺原
姑與漆里曰北伐何主曰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
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侵
地正封疆地南至陶陰西至於濟北至於河東至於紀酅

糾率車八百乘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桓公從之

而覇功立。

〔羅祥〕按論語子路子貢之問皆謂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疑其非仁夫子謂管仲相桓公覇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蓋許其仁之功也程子言此大約以桓兄糾弟為辭然荀子又有桓公殺兄之說觀當時事體子糾必弟也然其是非不待兄弟而後可辨顧子糾名義已失不得為正爾何者方齊之將亂也鮑叔牙奉小白奔莒矣竄公之哉子糾固在內也所當正君赴難明義討賊以清國也顧乃奔魯皆能乞師復讎猶之可也及雍廩殺無知內難已定方陳兩入興而桓公自莒先入靖國人弃襄公正位君齊矣糾何為者耶乃管召方輔之用師伐國是責以亡公子而抗齊君耳前無正君討賊之義後有抗君爭國之非是仲之輔糾為不義罪已可殺桓公不殺而用之則安得而讐桓乎故先師于何于謂猶今叛者既赦召無可死之理此夫子所以不責其死也或曰夫子答子路子貢之問不明

言其所以是非何也曰聖人之言正知神化無迹而功用自見要在學者思而得之耳然其事之是非則明書於春秋書公伐齊納糾伐而納之內不受也糾不稱子不宜立也書齊小白入于齊得之齊可立也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稱齊人國討也稱子糾貴也經取弱魯也糾之死固當而桓公殺之為已甚耳然則管仲將得為仁乎曰夫子許管仲以有仁人之功耳使二子之始問也曰管仲仁乎則夫子所以答之者又必異乎此矣管子書稱齊使鮑叔傅小白不出而管仲勉之鮑叔乃出謂管仲之期待小白已久且述其所以自期者死齊不死糾是則後人傳會為管仲文其事而不知其義者也今取其內政諸說著于篇以見王制之變霸業之本而不取其傳會之說云

〔十有三年〕魯侯敗齊師于長勺

〔左氏曰〕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

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羅桂〕按此齊桓修納糾之怨也魯事齊譬為所弱矣至是曹劌用而始勝齊然魯之用奇自是始書秋書敗齊

師書其實可以示貶也

魯侯侵宋

齊師宋師次于郎魯侯敗宋師于乘丘齊師還

〔左氏曰〕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陳氏曰〕其言次以桓公圖霸而未集也桓公所甚汲汲者魯也苟不得魯不可以合諸侯宿師于郎將以詘魯爾於是書次用見桓之未得志於諸侯也是故書齊師宋師次于郎以志齊伯之易書楚子蔡侯次于厥貉以志楚伯之難於此焉可以知

人心矣不苟於從齊是人心猶有周也不苟於從楚是人心猶有晉也有王者作天下往歸之矣

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左氏曰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史記曰 楚伐蔡虜蔡侯已而釋之楚彊陵江漢間小國小國皆畏之○經世曰 自是江漢之國皆服于楚○陳氏曰 是夷夏之大變也

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左氏曰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陳氏曰 書滅始於此然則滅國自齊桓乎前乎此矣曷為以首亂罪齊微桓公則滅國之禍不接迹於天下春秋之際滅國三十六五伯為之也譚子何以不名國滅而后書奔以不死社稷也奔非其罪莫甚於被兵者也雖不死社稷猶不名也

十有四年 魯侯敗宋師于鄑

左氏曰 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

王姬歸于齊

左氏曰 齊侯來逆共姬 杜氏曰 魯主昏齊侯來逆不書不見公也

十有五年 王崩太子胡齊踐位

發明 按莊王崩葬不書於春秋周不赴告魯不奔會也其時可知矣他國又可知矣

宋萬弒其君閔公及其大夫仇牧宋人立公子御說 是為桓公 萬奔陳宋人醢之

左氏曰 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歂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宋萬弒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群公子奔蕭公子

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終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一

仁山 金 履祥 編

歸仁 齋 楊氏 重鋟

【庚子】周僖王元年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胡氏曰】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其後宋襄晉文楚莊秦穆交主夏盟跡此而爲之者也桓非受命之伯諸侯自相推戴以爲盟主是無君矣故四國稱人以誅始亂正王法也齊侯稱爵其與之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而免民於左衽則雖與之可也誅諸侯者正也與桓公者權也○【陳氏曰】春秋非主兵皆序爵也於是序齊於宋之上而獨爵齊將予齊以伯也晉文公之簡曰晉侯齊師宋師秦師皆始伯之辭也自是無特相會者矣

齊人滅遂齊侯會魯侯盟于柯

【左氏曰】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齊人滅遂而戍之盟于柯始及齊平也○【世家曰】齊桓公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桓公許與魯柯而盟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公羊氏曰】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竟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摽劍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皇極經世曰】齊會宋陳蔡邾之師伐魯三敗之取遂又會魯于柯遂復其侵地曹沫劫盟故也

【[illegible]】按左氏於莊公之篇多缺無傳雖有不詳獨晉楚之事雖未見於經而傳之獨詳焉然終春秋之傳晉楚事獨詳於諸國蓋其時晉之乘楚之檮杌與魯春秋並行故晉楚之事左氏得以參考備書之齊桓始霸左氏於其事獨略豈齊之史策有未備耶如此杏之會左氏以爲平宋鄭氏以爲伐魯遂之滅左氏以爲此杏之不至史記以爲魯之獻邑鄭氏以爲取魯之邑柯之盟史記公羊以爲曹沫之劫也夫此杏之會當不止爲一事會亦豈無故而即爲柯之盟春秋於齊桓之事凡齊之侵伐皆不書書及魯敗而已遂在齊北必魯之附庸也齊未得魯必有來伐之師伐遂而卒滅之以滅魯也是以魯忍而與齊平爲柯之盟此其事實也故當從鄭氏之說然管仲得君之初圖伯曰南伐以魯爲主反其侵地矣至是而始反之也曹沫之劫不見於左氏而世多稱之今存之以待參攷

二年 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左氏曰 宋人背北杏之會。胡氏曰 諸侯伐宋其稱人者將卑師少也齊自管仲得政滅譚之後二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為主將亦未嘗動大衆出侵伐蓋以制用兵而賦於民薄矣故能南摧強楚西抑秦晉天下莫能與之爭也或以為貶齊稱人誤矣

嚴祥按宋有弑君之亂既已討賊立君矣而北杏之會方且曰平宋亂今又伐之豈齊桓念宋殤之從已欲立其子而宋人不從也耶此必有故也

齊侯使來請師王命單伯會伐宋

左氏曰 宋人背北杏之會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陳氏曰 春秋之初王室猶甚威重也衛之定州吁也陳之妻鄭忽也紀之求成於齊也皆欲假寵於王齊桓之興亦必請王師而後專伐自伯者之令行諸侯不知有王矣

鄭人弑其君子儀鄭厲公自櫟入于鄭

左氏曰 厲公自櫟侵鄭獲傅瑕與之盟而赦之傅瑕殺鄭子而納厲公公入遂殺傅瑕

荊入蔡

左氏曰 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媯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楚入蔡

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左氏曰 宋服也

嚴祥按單伯三時于外桓公挾之以令諸侯也下止於為宋也是以明年桓公自主鄄之會而齊始霸矣

三年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左氏曰 齊始霸也

宋人齊人邾人伐郳鄭人侵宋

晉曲沃伯稱滅晉弑其君緡

四年 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左氏曰 諸侯為宋伐郳鄭人間之而侵宋諸侯伐鄭宋故也

荊伐鄭

嚴祥按鄭有虎牢之險為中原襟喉故齊晉之霸而常與楚爭鄭為是故也先師王子有曰新鄭之境前嵩後河右洛左濟虎牢之險天下之所恃自豈不足以屏王室而伯諸侯然春秋之彼兵之頻未有甚於鄭者何哉歷十六君無一起人意者不能亘地勢之所長反為地勢之所累其國則中原之咽喉也東有齊北有晉欲伯諸侯其勢不容於捨鄭南有楚西有秦必得鄭而後伯是所以為天下戰爭之的也使其有英君出於其間內連王室之親外守山川之固挾王命以令諸侯禮樂征伐必自天子出是則東周之周召也五伯何敢跋扈姻強於後先哉

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左氏曰鄭成也○公羊氏曰同欲也○穀梁氏曰同尊周
也○陳氏曰諸侯初主盟也自是無特相盟者矣盟未有
言同者於是言同盟以齊桓之初主盟也夫主盟者舉天
下而聽於一邦也王者下作舉天下而聽於士邦古未之
有也於是始書曰同盟同欲辭也猶未予以專主是盟也
再盟于幽之後天下知有齊桓而已矣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是為武公）

史記曰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于周
釐王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列為諸侯於是盡併晉地而
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號曰晉武公始都
晉國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也凡六十七歲而
卒代晉為諸侯

秦武公卒弟立（是為德公）

史記曰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

楚滅鄧

左氏曰初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
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
後君噬臍鄧侯弗從還年楚子伐鄧是年楚復伐鄧滅之
○呂氏曰鄧之三甥不知國之存亡繫於我之治亂反謂
繫於楚子之死生汲汲然欲殺之忘內而憂外何其昧也
環楚而國者如陳蔡鄭許下至江黃道柏之屬不可一二
數也楚不先加兵而唯急於滅鄧者豈非見鄧有可乘之
釁乎吾有可乘之釁置而不亟顧以鄰敵為憂雖楚子可
得而殺猶有楚國存焉雖楚國可得而滅猶有諸侯存焉
為吾憂者未始有極也當是時強陵弱衆暴寡之風徧於
天下齊人滅譚晉人滅耗書於諸侯之策矣國有釁可乘
諸侯將爭欲滅之亡鄧豈獨一楚哉三甥之謀謬矣明
而世猶有追恨鄧侯不用其言者蓋小人之情咎人而不
咎已宜其咎楚而不咎鄧也

蔿國以晉師伐夷詭諸殺之周公忌父出奔虢

左氏曰初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蔿國請而免之既而弗
報故子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晉師
伐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出奔虢惠王立而復之

郳子克卒（瑣立）

杜氏左傳釋例曰郳國曹姓周武王封郳挾為附庸居郳
自挾至儀父十二世儀父從齊桓尊王室始進爵稱子儀
父克之字也（按唐陸質以儀父克為二人然前無所据今從左氏）

五年王崩太子閬踐位

晉武公卒子詭諸嗣（是為獻公）

秦徙居雍

史記曰 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宮以犧三百牢祠鄜畤

楚文王子熊囏嗣（是爲杜敖按左氏惠王二年楚文王卒今從經世）

乙巳惠王元年三月日有食之

虢公晉侯來朝

左氏曰 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

覆詳 按曲沃賂周而伐晉必虢公實爲之謀故釐王命使虢公命之虢公爲王卿士不使來朝此蓋導晉也晉之朝王以曲沃始列於諸侯而詭諸又尉爲諸侯也

虢公晉侯鄭伯使原伯逆王后于陳

杜氏曰 虢晉朝王鄭伯以齊執其卿故求王爲援皆在京師故倡義爲王定昏得同姓宗國之禮

覆詳 按二年之食自天子建虢晉不能以禮導天下而及其成在丞爲逆命非禮矣

秦德公卒子嗣（是爲宣公）

二年 蔿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奉王子頹作亂頹出奔溫蘇子奉子頹奔衛衛人燕人入寇立頹

左氏曰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有寵蔿國爲之師及惠王即位取蔿國之圃以爲囿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收膳夫（石速也）之秩故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

覆詳 按蔿國爲子頹之師釐王之末以晉師伐夷詭諸周公忌父所爲出奔也則其掊剋怨積非一日矣惠王立不能去之而復從忌父且奪其田此所以養亂也

齊人宋人陳人伐魯西鄙

春秋莊十有七年 齊人執鄭詹鄭詹自齊逃來十有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蔡哀侯卒子肸嗣（是爲穆侯）

三年 鄭伯執燕仲父王處于櫟

左氏曰 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杜氏曰南燕伯爲伐周故）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鄔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

齊人伐戎

覆詳 按是時蔿國立子頹惠王越在鄭鄭王室可謂騷矣齊威方霸而於此反舉伐戎之師於王室若不聞知霸者之心蓋中立以觀其變也是時齊方患鄭執其大夫而鄭叔竊於惠王又專款周之事以王居櫟此齊威之所不樂也所以置而不救使七年王使召伯賜齊侯命而後齊始爲之伐衛然又取賂而還霸者設心舉措

如此宜孔門之所羞稱也自同盟于幽之後中國事者十數年矣而獨於周室之亂不加之意惜哉

四年 虢公鄭伯胥命于弭奉王復歸於王城殺子頹

王與鄭伯虎牢以東

左氏曰 春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

鄭厲公卒子捷嗣 是為文公

發明 按春秋書鄭伯突卒突與忽爭國忽正而突不正然突得稱鄭伯卒葬皆書於春秋忽猶稱世子卒葬皆不書焉忽固自失實蓋然有王室之功也功罪自不相揜然諸侯受國於天子承國於先君苟有天子之命雖本爭國而立猶正也況有勤王之功乎春秋為諸侯之無王其諸假鄭伯突以示褒與

王巡虢守

左氏曰 王巡虢守虢公為王宮于玤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虢公請器王予之爵鄭伯由是始惡於王冬王歸自虢

五年 秦作密畤

史記曰 秦作密畤與晉戰河陽勝之

晉伐驪戎獲姬以歸

史記曰 晉獻公五年伐驪戎得驪姬驪姬娣俱愛幸之○

莊子曰 驪之姬艾封人之子也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公子完奔齊

史記曰 陳厲公二年生子敬仲完左氏曰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若在異國必姜姓之長大嶽之後也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史記曰陳宣公後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二十一年乃殺其太子御寇御寇素愛厲公子完完懼禍及己乃奔齊左氏曰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君之惠也敢辱高位以速官謗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

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齊懿氏卜妻敬仲史記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及陳之初亡也魯昭八年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魯哀十七年成子得政

楚熊惲弒其君杜敖而自立 是為成公

史記曰 楚杜敖五年欲殺其弟熊惲惲奔隨與隨襲弒杜敖代立是為成

六年 祭叔聘于魯

穀梁氏曰 祭叔來聘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

其外交故不以使也。【陳氏曰】聘亦有不稱使者此殺刾爲好也自魯桓之中年王室無聘魯者莊僖崩葬蓋不見於春秋而莊僖之際諸侯來聘乎盟主矣

楚人脩好于諸侯使人入獻（春秋止書荊人來聘）王賜楚子胙

【史記曰】成王惲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

【發明】按春秋之中凡篡弒之人必求列于諸侯之會盟以定其位或脩王室而請命焉楚之不正久矣熊惲弒其君兄而自立故脩好諸侯入獻天子以自文也其後十有五年齊桓責包茅之不入則位定之後踐危如故可知矣

曹莊公卒子羈嗣

【七年】魯侯逆姜氏于齊以入使宗婦覿用幣

【左氏曰】秋丹桓宮之楹春刻其桷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發明】按魯莊公不能以礼防閑其母君子猶以爲譏况娶者下王乎已上主乎宗廟是可娶齊襄之女乎莊公於是年三十有七矣制於其母長而不娶必齊女也而後娶文姜之喪一以小君之礼借曰於母不得不然釋娶可以自制矣而汲汲[illegible]歲少倍意訓未及除喪而即齊納襄女之館遇于[illegible]于魯皆爲是也莊公於母可謂重知存之感矣獨不思桓公之所以死乎至是特親迎以歸於其心必有[illegible]故特爲桓公丹楹刻桷崇飾宮廟以求其不敢忘父之意非以爲侈亦非以誇姜也人心天理本不可泯不能充之顧又絕滅爲嬉其不仁甚矣至於使宗婦覿而用幣此則詩[illegible]來善也詩壻之則必驕縱之變又啟牙之通因此公之弒蓋有自來矣

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郭亡（【三傳皆曰】郭公左氏缺文二傳謂郭公赤歸于曹按郭無公爵而經有梁亡之例當作郭亡爲是）

【胡氏曰】此郭公也義不可曉先儒或以爲郭亡於傳有之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考其時與事謂之郭亡理或然也

【八年】衛惠公卒子赤嗣（是爲懿公）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晉侯盡殺群公子

【左氏曰】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則群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群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晉士蔿又與群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士蔿使群公子盡殺游氏

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群公子

【釋義】按晉自曲沃桓叔莊伯奪宗故其子孫亦爲宗族之偪聚而殺之桓莊世主[illegible]子遺[illegible]亦可爲世鑒哉

九年 晉始都絳

【左氏曰】士蔿城絳以深其宮○【史記曰】獻公九年始城絳都之世家有誤今從年表

虢人侵晉

【史記曰】晉群公子既亡奔虢虢以故再伐晉弗克

十有二月 癸亥朔日有食之

十年 齊侯宋公魯侯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左氏曰】陳鄭服也杜氏曰陳亂而齊納敬仲鄭[illegible]成於楚皆有二心於齊今始服也

○【穀梁氏曰】同者有同也於是而授之諸侯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

晉伐虢

【左氏曰】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經世曰】責內群公子也

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

【左氏曰】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

十有一年 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左氏曰】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呂氏曰】管仲在而齊侯不以王命爲重取賂而還則桓公之所爲管仲有不能盡致力者於此事可見矣

【釋義】按此齊侯奉王命以伐衛也而春秋皆書人以戰齊衛皆黜王室也衛侯朔抗莊王而入國其後又抗惠王以立頹王是雖朔死赤立然未聞其盡前人之愆也齊侯伐之而不一引咎抗焉以戰此衛之無王也惠王有子頹之亂國不使一介行李告難于齊而即安於鄭然齊桓方霸天子蒙塵而不一顧有至是使召伯賜命且命伐衛而桓公不爲會諸侯臨之顧微焉以與之戰幸而敗之又不能執衛侯歸于京師以聽天子之誅戮顧取賂而還如是而伐是兩下相爲戰而已故皆人之也

邾子瑣卒蘧篨立是爲文公

荊伐鄭

【左氏曰】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子元鬭御彊鬭梧耿之不比爲旆鬭班王孫游王孫喜殿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子元歸自鄭而處王宮又明年申公鬭

班殺子元闕殺於菟爲令尹

齊人宋人魯人救鄭

發明 按楚以戲興兵齊以微救患此春秋所以伐楚而人齊也陳氏曰救鄭無功何給大夫鄭也首止之會鄭伯逃歸爲之固新城盟世子華而鄭少詘桓公卒鄭遂朝于楚諸夏之變於夷鄭爲亂階也

晉侯驪姬子奚齊生使太子申生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

左氏曰 初晉獻公齊姜生秦穆夫人太子申生 申生既是世子則齊姜當是元妃左氏所載或失其傳 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又伐驪戎以驪姬歸生奚齊 史記晉獻公十二年驪姬生奚齊當是十一年 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 或曰二當作北 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啓戎心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晉侯說之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群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驪姬卒譖群公子而立奚齊

十有二年 鄭人侵許 事不見於傳許在當時必尙從楚也

十有三年 王命虢公討樊執樊皮歸于京師

左氏曰 樊皮叛王王命虢公討樊皮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陳氏曰 自齊桓公不以王命討衛而後王師不出向也王室有四方之事雖伐鄭不服救衛無功而執萬伯立晉侯於是猶討樊仲皮也自討樊仲皮而王命不見於傳記桓公爲之也

九月 庚午朔日有食之

齊人伐山戎俾燕修貢於王

左氏曰 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國語曰 北伐山戎刜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史記世家曰 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於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於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

發明 按齊桓山戎之役諸書多載其深入之跡論者率以爲多而春秋人之穀梁氏曰危之也愛齊侯乎山戎也春秋之例凡師君在稱君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在焉而稱人則貶也自管仲得政未嘗命大夫爲主將亦未嘗興大衆出侵伐故自魯莊十一年而後凡用兵皆稱人以將卑師少稱伐衛人之貶也此齊侯亦人之以其深入者將士邀功者之事非伯主攘夷保夏之大略也

秦宣公卒弟立 是爲成公

十有五年 魯人殺公子牙而立叔孫氏魯莊公卒子般嗣慶父弒子般季友奔陳公子慶父如齊啓立 是爲閔公

傳曰 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以夫人許之割臂

盟公生子般圉人犖自牆外與女公子戲子般鞭之公曰不如殺之犖有力焉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魯一生一及成季曰是將為亂乎使以君命酖僖叔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卒立叔孫氏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左氏公羊氏）

［發揮］按魯自隱公將予其弟桓而桓公弒之以立卒為文姜所誅見殺於齊其子莊公制於母而忘其父又娶于齊哀姜卒與叔牙慶父亂殺般弒閔叔牙慶父皆不良死禍猶未已而叔孫孟孫季孫三家者自是立其後魯自是分而桓公子孫卒不自相容也不弟不忠不孝之報其禍如此夫

狄伐邢

曹僖公辛子班嗣（是為昭公）

十有六年（魯閔公元）齊人救邢

左氏曰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齊人救邢

魯侯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歸魯

［發揮］按左氏稱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故齊人立之昔者子般之弒季友奔陳公子慶父如齊而閔公立則齊之立閔公亦豈慶父請之耶閔公立而即為落姑之盟請復季友齊侯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則是閔公亦知使季子之忠防慶父之亂矣而卒戕於慶父惜哉

晉侯作二軍滅耿霍魏為太子申生城曲沃封趙夙於耿畢萬於魏

左氏曰 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

［發揮］按晉獻公方滅耿滅霍滅魏同姓之國而還以殺其子趙魏之封即種分晉之根天理報應亦微而遠也哉

十有七年 魯慶父弒其君閔公季友以公子申如邾姜氏慶父皆出奔齊高子盟魯公子申入立（是為僖公）取慶父于莒殺之而立仲孫氏

左氏曰 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於莒莒人歸之及密乃縊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

公羊氏曰 齊高子來盟何以不名喜之正我也莊公死子般弒閔公弒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

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魯人至今以爲美談
曰猶望高子也
〔纂註〕按閔公之立也齊侯使仲孫至魯僖之立也齊侯
使高子至魯春秋雖氏仲孫然不如稱高子之美蓋仲
孫之謀不如高子也夫仲孫之於魯非不知慶父之當
去也齊侯問所以去之顧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
卒存慶父以亂魯國故閔公雖以誅慶父齊致哀姜不
其費力已多此仲孫所以不及高子也○〔又按〕左氏於
晉楚之事皆不係春秋之筆削率先經以詳其始末蓋
其時晉之衆楚之橫抗與魯春秋並行此左氏所得參
攷致詳也然於魯春秋獨詳閔之篇齊魯之事多闕不
詳何耶若莊閔之際雖間因經解事而前後事情多不
具若閔我季友出夫人慶父何以出奔僖公
得入之先後高子來盟之所爲皆無考也
狄入衛殺懿公衛衆潰濟河立戴公以廬于曹卒
齊人立其弟燬是爲文公

〔左氏曰〕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
甲者皆曰使鶴戰於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狄人囚史華
龍滑與禮孔二人曰我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乃先之至
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
河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
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於曹許穆夫人賦
載馳齊桓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
曹○〔史記曰〕初懿公父惠公朔之讒殺太子伋代立至於
懿公百姓大臣皆不服常欲敗之卒殺懿公也衛人思復
立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代伋死者壽又無子太子同母

弟二人其一曰黔牟嘗代惠公爲君八年復去其二曰昭
伯〔公子頑〕昭伯黔牟皆已死故立昭伯子申爲戴公戴公元
年卒齊桓公率諸侯伐翟爲衛築楚丘立戴公弟燬爲衛
君是爲文公初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適齊故齊人入之
○〔左氏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
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秦成公卒弟任好立是爲穆公
〔十有八年〕〔魯僖公元〕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邢
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左氏曰〕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

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
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胡氏曰〕三國稱師見兵力之有
餘也聶北書次譏救邢之不速也春秋伐而書次其次爲
善救而書次其次爲貶○〔陳氏曰〕以齊晉之霸也而狄伐
邢邢遷于夷儀狄圍衛衛遷于帝丘桓文亦受其咎矣
楚人伐鄭齊侯宋公魯侯鄭伯曹伯邾人會于檉
謀救鄭
魯侯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是爲季孫氏
〔十有九年〕諸侯城楚丘以封衛
虞師晉師伐虢滅下陽

左氏曰 晉荀息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

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穀梁氏曰 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

燕莊公卒子嗣 是為襄公

甲子二十年 徐人取舒

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左氏曰 謀伐楚也○胡氏曰 侵蔡次陘之師諸侯皆在江黃獨不與安知其為謀伐楚乎曰兵有聚而為正亦有分而為奇諸侯之師同次于陘所謂聚而為正也江人黃人各守其地所謂散而為奇也次陘大衆穀罪致討以震中國之威江人黃人守境按兵以為八國之援此克敵制勝之謀也及盟于召陵執陳濤塗而後及江黃以伐陳則知侵蔡次陘而二國自為掎角之勢明矣

楚人伐鄭

左氏曰 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

二十有一年 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許穆侯卒于師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左氏曰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問師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公羊氏曰 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怗荊○

穀梁氏曰 以桓公得志為僅矣

附錄 按惠王之世北有狄人之患南伐至于邢衛矣南有荊楚之難北伐至于鄭矣所謂南夷與北夷交而中國不絕若綫也桓公北卻狄而南怗荊其有功於諸華可謂大矣然其卻狄也纔而怗荊也僅蓋北之次待邢人之存楚丘之城在二年之後此桓公之綏也若夫楚之為中國患又有什百於狄者吞噬犂靡不足道僭王號者數世盡漢陽之諸姬伐蔡滅息比年伐鄭鄭諸夏之樞也舍齊桓周衰有問罪焉者然管仲之辭攻

而不及大桓公之言粒而不及德菁茅微物楚所易從
昭王舊事楚所可脫也而不敢及其僭王猾夏之罪以
爲討其僭猾則楚未易辛服也此管仲之小也桓公知
誇先君之好而不及天下之伟知誇攻戰之衆而不及
名義之大所以楚人之辭猶未服也僅得屈完之盟姑
保不戰之勝齊桓兵車之會莫盛於召陵而僅僅乃爾
曾西所謂功烈之卑孟子所謂小補以聖賢作用觀之
是眞可謂卑小矣然以桓公管仲之資言之亦可如是
而已
矣

齊人執陳轅濤塗魯及江人黃人伐陳諸侯侵陳

陳成歸轅濤塗

左氏曰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

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二十有二年 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氏曰 閔之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爲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羊舌大夫爲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衣之尨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

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尨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爲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竝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遠罪也○

史記曰 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大

子以奚齊代之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柰何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俾譽大子而陰令人譖惡大子○【左氏曰】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禮記曰】晉獻公將殺其世

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盍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弒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為共世子也

王世子會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首止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左氏曰】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會于首止會王大子鄭謀寧周也【杜氏曰】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大子以定其位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則失親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弗聽

【纂輯】按齊桓公殊會世子不以世子臭於諸侯定王世子也然是會也世子之出必以他故而諸侯會之耳世子無王命而會諸侯桓公率諸侯會之而世子定春秋美之鄭伯有王命而逃諸侯春秋進之與齊桓公之一正天下也周之為父子者定而諸侯之為夷夏者可以辨矣

晉侯使寺人伐蒲公子重耳奔狄

【左氏曰】晉獻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左氏曰】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虞大夫百里奚奔秦秦始得志於諸侯

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遂滅虞執虞公歸其職貢於王

【左氏曰】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

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况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豊絜神必據我對曰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晉侯圍上陽十二月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孟子曰**晉人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

年已七十矣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

二十有三年 晉人伐屈公子夷吾奔梁

左氏曰 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狄郤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

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左氏曰 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

發揮 按左氏此下叙許男面縛銜璧以見楚子于武城夫諸侯方救許許何爲乎降楚且既云降楚明年又何焉與甯母之盟則左氏此說於經旨事情皆無所於當且所引微子面縛之事又非事實紂之末年微子已遯于楚武王入放面縛非其事也左氏於此上誣微子下誣許男蓋兩失之

二十有四年 齊人伐鄭鄭殺其大夫申侯齊侯宋公魯侯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左氏曰 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秋盟于甯母管仲言於齊侯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君若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

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姦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爲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

曹昭公卒子襄嗣是爲共公

二十有五年 王崩王人齊侯宋公魯侯衛侯許男

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太子鄭踐位

左氏曰僖之七年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於齊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胡氏曰王人下士也內臣之微者莫微於下士外臣之貴者莫貴於方伯公侯今以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外輕內重不亦備乎春秋之法內臣以私事出朝者直書曰來以私好出聘者不稱其使以私情出討者止錄其名不以其貴故等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不以賤故輕之也然則班列之高下不在乎內外特繫乎王命耳聖人之情見矣尊君之義明矣

庚午襄王元年 宋桓公卒子茲父嗣是爲襄公

左氏曰宋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襄公即位以目夷爲仁使爲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爲左師

發揮按宋故國也得一子魚爲政遂足以霸惜其不能盡用子魚所以不遂霸圖

王使宰周公賜齊侯胙宰周公會齊侯魯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左氏曰會于葵丘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桓公召管子而謀管子對曰爲君不君爲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齊侯盟諸侯于葵丘左氏國語

○孟子曰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傳曰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譬之如室既鎮其甍矣又何加焉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左氏國語

發揮按宰孔使命桓公聞管子之言而後下拜則桓公初心至是彌失此孔之所以料其終亂也其詳見國語而左氏不載又按宰孔之命國語史記皆有弓矢車服九錫之賜皇極經世書賜命爲伯此所謂加賜一級者與然宰孔初命但以賜胙爲辭蓋以宗廟爲重也孔子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古人禮意所重蓋如此云

晉獻公卒奚齊立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荀息立奚齊之弟卓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死又不敢蒞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夫固國者在親衆而善鄰在因民而順之爲衆所利鄰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呂甥及郤稱亦使蒲城午告公子夷吾于梁曰子厚賂秦人以求入吾主子夷吾告冀芮曰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不可失也子盍盡國以賂外内無愛虛以求入旣入而後圖聚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許諾呂甥出告大夫盍請君于秦乎大夫許諾乃使梁由靡告于秦穆公曰天降禍於晉國讒言繁興延及寡君使寡君之紹續昆裔隱悼播越重以寡君之不祿喪亂並臻以君之靈鬼神降衷罪人克伏其辜群臣莫敢寧處將待君

命君君惠顧社稷不忘先君之好辱收其逋遷胄裔而建立之以主其祭祀且塡撫其國家及其民人晉國其誰非君之群隸臣也秦穆公許諾乃使公子縶弔公子重耳于翟曰寡君使縶弔公子之憂又重之以喪寡君聞之得國恒於斯失國恒於斯喪不可久時不可失公子其圖之重耳告舅犯舅犯曰不可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重耳出見使者曰君惠弔亡臣重耳又重有命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衆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公子縶退弔夷吾

于梁如弔重耳之命[illegible]芮曰公子勉之狷潔不行重賂配德人實有之我以徼[illegible]不亦可乎夷吾出見使者退而私於公子縶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君苟輔我入掃宗廟定社稷亡人何國之與有君實有郡縣且入河外列城五爲君之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也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雙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公子縶反致命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公子縶曰君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置仁不亦可乎

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則不如置不仁以滑其中且可以進退是故先置夷吾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唯則定國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國語禮記左氏

愚按重耳不求入夷吾求入秦穆公雖義重耳之仁而終貪夷吾之賂此公子縶之謀也秦穆天資本善而輔之者非人一有利心醞晉亂者十五年於此孟子惡有國者之言利其意深哉齊桓公志平晉亂而置君一惟秦之聽亦不能援立重耳惜哉

晉殺其大夫里克

左氏曰 晉侯將殺里克以說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

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丕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發明】按惠公之殺里克前以掩奪國之嫌後以防重耳之入里克雖為社稷立賢之計舉事於重耳然與其弑二君而成重耳孰若全申生以弭後患因優施一言之謀遂為中立之謀坐視申生之死於前而卒蹈弑逆之名於後惜哉

三年 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

左氏曰 晉侯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王子帶以戎入寇秦晉伐戎晉侯平戎

左氏曰 揚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晉侯平戎于王

四年 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楚人滅黃

左氏曰 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發明】按黃之滅管仲之言卒驗齊桓霸業於是衰矣陳氏曰以陽穀之會貫之盟徒以亡其國焉耳

王子帶奔齊齊侯使管夷吾入聘

左氏曰 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王子帶奔齊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饗之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

【發明】按五伯桓公為盛而周室戎狄之禍自若王子帶以戎伐周天下之大罪也桓公不能討而平戎于王豈以受王子帶之奔為此姑息耶桓公身不能容子糾而為王容叔帶周將曲全襄王兄弟之愛未免卒醜王室異日之禍云

陳宣公卒子款嗣是為穆公

五年 齊侯使仲孫湫入聘

左氏曰 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

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鹹

齊侯使仲孫湫來致諸侯之戍

左氏曰 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爲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

六年 諸侯城緣陵

左氏曰 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

蔡穆侯卒子甲午嗣是為莊侯

七年 楚人伐徐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諸侯之大夫救徐

五月 日有食之

史005-268

齊師曹師伐厲

宋人伐曹

楚人敗徐于婁林

齊大夫管仲卒

管子書曰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未對桓公曰鮑叔之為人何如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然不可以為政其為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公曰然則孰可曰隰朋可朋之為人好上識而下問臣聞之以德予人者謂之仁以財予人者謂之良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於國有所不知政於家有所不知事必則朋乎且朋之為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幣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大仁也哉其朋乎公又問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猶能以國寧乎管仲曰君請矍已乎鮑叔牙之為人也好直賓胥無之為人也好善寗戚之為人也能事孫在之為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曰鮑叔之為人好直而不能以國詘賓胥無之為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詘寗戚之為人能事而不能以足息孫在之為人善言而不能以信默臣聞之消息盈虛與百姓詘信然后能以國寧勿已者朋其可乎言終喟然歎曰天之生朋以為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史記曰是歲管仲隰朋皆卒管仲病桓公問曰群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開方如何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其言近用三子三子專權○老泉蘇氏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彊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桓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三子固亂人國者顧其使桓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仲以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桓公聲色不絕乎耳目非三子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對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縶桓公之手足耶雖桓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因桓公之問舉天下之賢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五伯莫盛於桓文文公之才不及桓

公其臣又皆不及仲晉襄文公之餘庥得為諸侯之盟主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桓公之死一亂塗地無感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死矣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有以死彼管仲者可以死哉

【發明】按管仲之死當在是年之春外則救徐而徐敗內則牡丘之盟伐厲之師方行而宋人伐曹國則與秦共立晉侯而秦伐晉獲其君以歸桓公於此皆未如之何矣

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左氏曰】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群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群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為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今乘異產及懼而變將與人易弗聽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壬戌

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

王命秦伯釋晉侯

【史記曰】周天子聞之曰晉我同姓為請晉君夷吾姊為穆公夫人夫人聞之衰絰跣以太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穆公曰我得晉君以為功今天子為請夫人是憂乃與晉君盟許歸之更舍上舍而饋之七牢 兼用左氏

晉侯夷吾自秦歸于晉

【左氏曰】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眾皆哭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群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眾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眾說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

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十一月晉侯歸。

【史記曰】歸晉君夷吾夷吾獻其河西地使太子圉為質於秦秦妻子圉以宗女

【八年】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

【左氏曰】隕石於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

狄侵晉王以戎難告于齊齊侯徵諸侯之師入戍

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會于淮

【左氏曰】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發明】按齊桓尚能伐厲以救徐城鄫以制淮夷豈不能伐戎以救周乎不務德而勤遠畧於此見矣

【九年】齊人徐人伐英氏 報婁林之役英氏楚與國

齊桓公卒五公子爭立易牙立無虧世子昭出

【左氏曰】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 無虧 少衛姬生惠公 公子元 鄭姬生孝公 公子昭 葛嬴生昭公 公子潘 密姬生懿公 公子商人 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十年】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鄭伯始朝於楚曹人救齊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立公子昭 是為孝公 狄救齊邢人狄人伐衛

【左氏曰】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八月葬齊桓公邢人狄人伐衛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眾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眾不可而後師于訾

婁狄師還

【發明】按齊桓公卒而鄭伯始朝于楚邢狄伐衛矣諸侯之伐齊雖為桓公之故然以霸國而受伐天下之事固可知矣宋襄徂於伐齊之勝遂有圖霸之心焉說者以邢人狄人伐衛為進狄而救齊果進狄何不於救齊人之而於伐衛人之耶伐衛則與邢俱人之盟邢則與齊但人之桓公甚而狄盡稱人見狄之盛也晉文霸而狄復稱狄伯國之盛也

【十有一年】宋人執滕子嬰齊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邾人執鄫子用之宋人圍曹

【左氏曰】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

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發明 按齊桓公旣始東畧宋襄公盖繼其志欲以屬東夷皆虐滕鄫之君本欲立威不知乃所以失諸侯也齊桓公假仁義而霸宋襄公假仁義而又不及其屬小國也特假義而失之暴其敵大國也將假仁而失之迂宋襄圖霸大槩如此然用鄫子者宋襄之命也而春秋歸罪於邾以邾之後於不義也夫以邾文公之賢不能自主而怵於襄霸隨於責又可惜也已

衛人伐邢

左氏曰 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陳人魯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左氏曰 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 春秋 書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胡氏曰 爲此盟者乃公與陳蔡楚鄭之君或其大夫也

爲沒公而人諸侯與其大夫諱是盟也楚人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矣莊公十年荊敗蔡師始見於經其後入蔡伐鄭皆以號舉夷狄之也僖公元年改而稱楚經亦書人於是使強矣然終桓公世皆止書人而不得與中國盟會者以齊脩霸業能制其強故也桓公旣沒中國無霸鄭伯首朝于楚其後遂爲此盟故春秋沒公人陳蔡之君而以鄭列其下蓋深罪之也又二年復盟于齊上至會于盂遂執宋公以伐宋於是列位陳蔡之上而書爵矣聖人所以著夷狄之強傷中國之衰也

梁亡

左氏曰 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公羊氏曰 梁亡魚爛而亡也○ 穀梁氏曰 梁亡自亡也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爲寇盜梁亡自亡也如加力役焉湎不足道也

十有二年 鄭人入滑

齊人狄人盟于邢楚人伐隨

左氏曰 衛方病邢隨以漢東諸侯叛楚

十有三年 狄侵衛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左氏曰 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

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左氏曰 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公羊氏曰 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彊而無義請君以

兵車之會往宋公曰吾與之約自我爲之自我墮之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目夷曰君雖不言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械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迎襄公歸○胡氏曰 執宋公者楚子也不言楚子分惡於諸侯也諸侯皆在而蠻夷執其會主莫之敢違其不勇於爲義亦甚矣故特列楚人於陳蔡之上而以同執爲文夫以楚之強豈能勝齊五國之衆何弱於趙然澠池之會藺相如一奮其氣成信獻國秦雖虎狼猶不敢動況以五國之君而不能得志於荊楚乎然宋公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會盟豈攘戎狄尊王室之義乎故人宋公於鹿上之盟而盂之會直書不隱所以深貶之操縱大權自蠻夷出其事已愼矣故書會盟書釋皆不言楚子殺梁氏謂不與楚專釋是也○陳氏曰 楚初爭長也

十有四年 鄭伯如楚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左氏曰 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

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是年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illegible] 按先王視地畫井而計民授田九地之可田者旣已井牧矣其依山阻險高下不一地不可田田不可井者尚皆歷之周廣稽牧惟夷狄之俗則多依山阻險此所以有九州內之夷狄也然伊洛王畿天地之中雖曰穢土秦晉豈宜遷陸渾之戎居之秦晉之罪不惟亂華其邇周甚矣自此伊洛之戎世爲周患他日王子帶請晉人曰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魑魅故允姓之祖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逼我郊甸戎有中國誅之咎也然則秦晉之罪不可勝誅矣

晉子圉自秦逃歸

王召叔帶于齊

左氏曰 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

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

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左氏曰 鄭伯如楚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

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耻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戎事不邇女器楚子入饗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饗畢夜出文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爲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

發明 按宋襄求霸之初虐二國之君何其暴也至泓之戰不重傷不禽二毛又何其仁也無他前日氣銳而今日氣怯爾

十有五年 齊侯伐宋圍緡宋襄公卒子王臣嗣是爲成公

左氏曰 齊侯伐宋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

楚人伐陳

左氏曰 楚成得臣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

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王命狄師伐鄭取櫟以狄女隗氏爲后

左氏曰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人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王之與衛滑也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 左氏以召穆公作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

弟呂成公請舉已成之詩而作辨然考國語則曰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於墻外禦其侮則左氏文益誤其曰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召穆公亦云則是自叙其前之誤也今節其文如此如是則兄弟雖有
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
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
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
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爲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
聲之和爲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爲
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
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
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王弗聽使頹

叔桃子出狄師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
諫曰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啟之
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又弗聽

晉惠公卒子圉嗣是爲懷公

左氏曰 晉太子圉爲質於秦逃歸惠公卒圉立命無從亡
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
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
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
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
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

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
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十有六年 晉公子重耳入于晉以立是爲文公晉人殺
懷公于高梁

傳曰 初晉公子重耳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
空季子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
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處狄十二年
左氏 狐偃曰日吾來此也非以狄爲可以成事也奔而易達
困而有資休以擇利可以戾矣今戾久將底誰能興之盍力
一紀可以遠矣齊侯長矣管仲沒矣謀而無正衷而思始

必追擇前言求善以終茲可以親皆以爲然乃行國語過衛
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與之塊怒子犯曰
天賜也左氏民以土服必獲此土受而載之國語及齊齊桓公
妻之公子安之左氏桓公卒孝公即位諸侯畔齊子犯知齊
之不可以動與從者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聞之告姜氏
殺之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已除之
矣子必從之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天未喪晉無
異公子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公子曰吾不動矣姜曰不然
西方之書曰懷與安實疚大事昔管敬仲有言畏威如疾
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齊國

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敗不可處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子必速行公子弗聽 國語 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夫子必反其國反必得志於諸侯得志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置璧焉 左氏 負羈言於曹伯弗聽 國語 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

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 左氏 於是懷公自秦逃歸秦伯召公子於楚楚子厚幣以送公子于秦 國語 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他日享之趙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君稱所以

佐天子者命重耳敢不拜 左氏 十月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納公子 國語 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懷公奔高梁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 左氏○國語曰晉人殺懷公于高梁而授重耳○經曰秦人殺晉懷公入公子重耳于晉 經 氏 呂郤畏逼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除君之惡唯

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 左氏 公屬百官賦職任功棄責薄斂施舍分寡救乏振滯匡困資無輕關易道通商寬農懋穡勸分省用足財利器明德以厚民性舉善援能官方定物正名育類昭舊族愛親戚明賢良尊貴寵賞功勞事耇老禮賓旅友故舊胥籍狐箕欒郤柏先羊舌董韓寔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皁隷

食職官宰食加政平民阜財用不匱晉語

王使王子虎內史興錫晉侯命

國語曰襄王使大宰文公及內史興錫晉文公命上卿逆于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命于武宮設桑主布几筵大宰涖之晉侯端委以入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內史興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禮義成敬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道諸侯諸侯必歸之且禮所以觀忠信仁義也忠所以分也仁所以行也信所以守也義所以節也忠分則均仁行則報信守則固義節則度分均無怨行報無匱守固不偷節度不攜若民不怨而財不匱令不偷而動不攜其何事不濟中能應外忠也施德服義仁也守節不遷信也行禮不疚義也臣入晉境四者不失王其善之樹於有禮艾音刈人必豐王從之使于晉者道相逮也

王廢狄后王子帶以狄入寇王出居鄭

左氏曰大叔帶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

于氾大叔以隗氏居於溫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氾而後聽其私政

王使告難於諸侯

左氏曰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氏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

宋公如楚

左氏曰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二

仁山金履祥編
歸仁齋楊氏重録

周襄王十有七年 衛侯燬滅邢

秦伯師于河上晉侯辭秦師而下次于陽樊右師圍温取帶殺之左師逆王于鄭王入于王城晉侯入朝王賜晉侯陽樊温原欑茅之田

左氏曰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今爲可矣晉侯辭秦師而下次于陽樊右師圍温左師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温殺之于隰城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温原欑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陽樊不服圍之蒼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於冀趙衰爲原大夫狐溱爲温大夫

衛文公卒子鄭嗣是爲成公

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胡氏曰 圍陳納頓子也納云者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何以不與乎夫陳先代之後也不能以禮安靖鄰國保恤寡小中國諸侯又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而楚人納之是夷狄伏義正諸夏也春秋之責中國深矣○陳氏曰 齊桓公卒楚始與諸夏盟于齊于鹿上執宋公納頓子侈然欲麾置諸侯矣春秋之所懼也

魯侯衛子莒慶盟于洮

十有八年 魯侯莒子衛甯速盟于向齊人侵魯西鄙北鄙衛人伐齊魯公子遂如楚乞師楚人滅夔以夔子歸楚人伐宋圍緡魯以楚師伐齊取穀

左氏曰 公會莒茲丕公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齊師伐我西鄙討是二盟也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

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楚成得臣鬭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

[發揮]按自齊桓公之殁楚遂爭霸諸夏齊許魯衛之盟是又欲復霸也魯人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能用齊師壓境始使展喜受命焉知其亡果退齊師矣而魯復乞師於楚是以先王之命退齊而又自犯先王之命也楚西滅夔北伐宋東取穀其勢益張微晉文之霸則楚遂霸諸夏矣果爾庸非魯導之與是行也臧文仲在焉可謂不仁不知甚矣

十有九年 齊孝公卒弟潘父殺世子而自立（是為昭公）

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魯侯及諸侯盟于宋

左氏曰 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 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乃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犫為右○ 陳氏曰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嫌子楚伯也盟于齊楚猶序陳蔡之下于鹿上猶不先齊宋也盂之會宋楚始並為諸侯長矣楚之稱子而長於諸侯宋襄為之也齊桓公卒而衛從楚魯又從楚楚敗宋師于泓納頓子與頓滅夔取齊之穀且合四國之君以圍宋春秋以是為夷狄之強而已矣故雖序於諸侯之上而人之

二十年 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楚人救衛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左氏曰 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取五鹿郤穀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魯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魯懼于晉殺其子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因而攻之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

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爇僖負
羈氏魏犨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視之病犨束胸
見使者距躍曲踊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爲
戎右宋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絶
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
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
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
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
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
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

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知難而退有德不
可敵子玉使伯棼請戰楚子怒少與之師子玉使宛春告
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
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定人之謂禮楚
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楚有
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
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乃拘宛春於衛且私
許復曹衛曹衛告絶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
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微
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

讎我曲楚直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
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
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慭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
晉侯患之子犯曰戰也捷必得諸侯不捷表裏山河必無
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
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子玉使鬬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
曰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退既不獲命敢
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侯登
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
其兵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

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
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
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軫郤
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
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
及癸酉而還○胡氏曰初公子重耳之出亡也曹衛皆不
禮焉至是伐曹伐衛再稱晉侯者譏復怨也或曰曹衛皆
華即夷於是乎致武焉爲不可曰楚人摟諸侯以圍宋陳
蔡鄭許舉兵而同會魯公與會而同盟楚雖得曹新昏於
衛然其君不在會其師不與圍方之諸國不猶愈乎又況

衛已請盟而晉人弗之許也卒使衛侯窠身無所奔于荆
蠻歸于京師兄弟相殘君臣交訟衛之禍文公為之也曹
伯未押晉政莫知所承晉文不脩詞令遽入其國既執其
君又分其田暴矣欲致楚師與之戰而以曹伯畀宋人論
矣得臣雖從晉師不過請復衛封曹臣亦釋宋未有必戰
之意也及晉許曹衛以攜其黨拘宛春以激其怒而後楚
請戰矣春秋書及在晉侯誅其意也夫荆楚恃强陵諸
夏久矣以至執中國之盟主今又戍穀逼齊合兵圍宋非
有城濮之敗則民其被髮左衽矣宜有褒詞稱揚其績而
春秋所書如此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文公一戰勝楚遂主夏盟以功利言則高矣語道義則三
王之罪人也○陳氏曰城濮之戰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
慭也宋公也則何以但稱師等晉侯也尊晉者與晉以霸
也楚得臣何以稱人楚未有大夫也○左氏曰晉侯始入
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
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
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
明徵其辭公曰可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
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
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

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
茷代之師還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振旅愷
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
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

發揮 按晉文公勤王以示義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禮所謂五霸假之也然霸國猶有此後世併此無之矣晉文之霸子犯先軫之謀居多先軫報施救患取威定霸之說已不如管仲三不可之言惟子犯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其言為精而又曰德義利之本則皆霸佐之心矣夫有恩則有怨救宋國報施也至於分曹田衛報怨亦已甚矣稱舍於墓一譎分曹畀宋一譎私許復曹衛一譎執宛春又一譎退旆戈楚又一譎晉文公譎而不正於此一役亟見之在軍則殺顛頡祁瞞師入則殺舟之僑此軍法所以伸戰所以勝國人所以畏文公霸業於是乎備見矣

晉侯作王宮于踐土獻楚俘于王王命尹氏王子
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

左氏曰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丁未獻楚俘于王
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饗醴命晉
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
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
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
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
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楚殺其大夫得臣

左氏曰 楚師既敗楚子使謂子玉曰大夫若入其如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爲戮及連穀而死楚子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蔿呂臣實爲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

衛侯出奔楚

左氏曰 衛侯聞楚師敗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

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諸侯朝于王所

左氏曰 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奬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

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左氏曰 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歂犬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

陳穆公卒子朔嗣 是爲共公

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人秦人會于溫王狩于河陽諸侯朝于王所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立公子瑕

曹伯襄復歸于曹諸侯遂圍許

左氏曰 會于溫討不服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

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衛侯與元咺訟不勝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槖饘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以曹爲解曰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

公羊氏曰 衛侯之罪殺叔武也何以不書爲叔武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叔武讓國

也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
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已立然後爲踐土之會治反衛侯衛
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
咺走而出執衛侯者晉侯也其稱人衛之禍文公爲之也
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
公爲之也元咺自晉復歸于衛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此執
其君其言自何爲叔武爭也

【纂釋】按是年晉文公始霸春秋所不書者二上則天王下臨踐土不書下則衛侯鄭殺叔武不書何也春秋之事所不書衆矣盡舊史所書皆從赴告所不告者史固不得而書也夫子脩春秋有改定而無增加蓋謹之也然踐土之天王不書於朝王所見之叔武之見殺不書於衛侯名元咺奔而晉執衛侯見之或曰叔武之殺非

衛侯也公子歂犬也吾觀衛侯在外則殺元咺之子返國則已盟而先期以入是皆有忌叔武之心焉衛侯忌叔武之心又美使衛侯無忌叔武之心則先驅何以殺叔武之殺我春秋誅心之法必不以是未減衛侯也

二十有一年 王子虎魯侯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
人秦人盟于翟泉

【左氏曰】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
塗秦小子慭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
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陳氏曰】晉初以大夫盟王子
也向也踐土之役王子虎不書溢盟也今以大夫盟諸侯
文公之志荒矣大夫之交政於是始文公爲之也

【纂釋】按杜氏謂翟泉在洛陽城內洛陽去今河南王城二十五里耳謂大夫於此不入聘王室而魯侯於此會盟不朝天子是誠何爲者宜春秋於此不書公而大夫皆人之

二十有二年 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
歸于衛

【左氏曰】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
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王許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
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
儀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周歂先入及門遇疾而死
冶廑辭卿

【纂釋】按衛侯有罪則不當以晉討衛侯無罪則不當以王見此晉文之不正也衛侯初歸則殺叔武再歸則殺元咺公子瑕春秋於其出奔不名而歸名之比於失國戕同姓之罪矣元咺失事君之禮故以國討書有字國

之功故以官書公子瑕之及也非其罪矣

晉人秦人圍鄭

【左氏曰】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
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
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
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
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
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
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
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

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發明 按晉文報怨而喜功故邀秦以伐鄭秦務恃功而視利故私鄭以倍晉此一役也結怨交兵者數世晉主夏盟失秦之援而爲楚所抗自是役始春秋之所憂在楚史記之所憂在秦二者居天下之大勢矣

王使宰周公聘于魯魯公子遂入聘遂如晉

陳氏曰 自桓王以下周室無聘魯者於是再聘而宰周公

賓來則已重矣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是貴周於晉也

發明 謂貴周於晉猶未也其使知有晉而不知有周矣可勝誅哉

二十有三年 晉侯作五軍 初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至獻公作二軍文公作三軍又作三行至是作五軍

狄圍衛衛遷於帝丘

發明 按齊桓公之時狄滅衛而封衛于楚丘晉文公之時狄圍衛而衛遷于帝丘桓文之優劣見矣

二十有四年 楚子使鬭章請平于晉晉侯使陽處父如楚

鄭文公卒子蘭嗣 是爲穆公

衛人侵狄及狄盟

晉文公卒子驩嗣 是爲襄公

發明 按晉文霸功不及齊桓之盛而晉世主夏盟齊桓止其身蓋齊桓之家不治而晉文之家事治也齊桓之夫人三內嬖如夫人者六人身死不及殯而即有五公子之亂齊遂以衰傳稱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狄人歸季隗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辰嬴賤班在九人但齊姜存否不見於傳而劉向列女傳稱晉文迎之以歸爲夫人向博極群書必有考也則晉文之家法大槩可見矣家法治所以無身後之亂也有國者當知治亂之本不可以是爲迂

二十有五年 秦人入滑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左氏曰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蹇叔曰師之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師勞力竭遠主備之

無乃不可乎公辭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杞

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帥許之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陳氏曰晉之覇秦有力焉自城濮以來無役不從也文公未葬襄公墨衰及姜戎氏要秦師于殽敗之夫晉師天下諸侯以攘夷狄存中國也秦有力焉而及姜戎敗之秦晉之構怨自是始更三君交兵無虛歲曾不十年晉遂不競而楚伯是故特書及而晉子貶稱人然則善秦歟自韓原秦師無君大夫則非善可知也晉遂不競而楚伯秦亦與有力焉耳

晉人敗狄于箕

魯僖公卒子興嗣是爲文公

左氏曰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冬公如齊反薨于小寢即安也

晉人伐陳鄭人伐許

左氏曰討其二於楚也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門于桔柣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外僕髡屯禽之以獻文夫人斂而葬之鄶城之下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紓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耻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

二十有六年 魯文公元年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王使叔服如魯會葬使毛伯錫魯侯命

胡氏曰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能敵王所愾則有錫禮諸侯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已見錫之黻冕圭璧然後歸今文公繼世喪制未終非能初見也何爲而錫命乎

晉侯朝于溫伐衛

左氏曰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晉襄公旣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國戚取之獲孫昭子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

魯侯使叔孫得臣來拜

衛人伐晉

楚世子商臣弑楚成而自立 是爲穆公

左氏曰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以宮甲圍楚子請食熊蹯而死弗聽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

二十有七年 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左氏曰殽之役晉人旣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文之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爲右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

秦拜賜之師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脩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

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左氏曰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書士穀堪其事也○陳氏曰晉遂以大夫盟諸侯也大夫而與諸侯敵於是始故書大夫專盟自士穀也然則士穀主是盟也則曷爲序於諸侯之下春秋不以大夫主盟也是故記于宋不以大夫主盟翟泉貶此何以不貶貶不於其甚則於事端餘實録而已矣自書士穀而後凡役書

大夫垂隴主士穀新城主趙盾而後大夫與諸侯序於是
戚之盟書齊國佐隨之會書宋華元甚者無伯而君與大
夫盟列於會矣

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左氏曰】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
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爲穆公故尊秦也
謂之崇德

【二十有八年】晉人宋人魯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
沈潰

【左氏曰】以其服於楚也

王叔文公卒王子虎也

秦人伐晉

【左氏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
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
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
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

秦伯師還誓于師

【書秦誓篇曰】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群言之首古
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
是惟艱哉穆公首援古人之言盤難辭凡四語三韻盤如蓋樂安徹之盤人惟多盤所以樂放忘爭拾來責邪忌正不能受責穆公引此意主受責而責盤其病源也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
云來此穆公悔盤之失也多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
人姑將以爲親古今謀人猶云前輩後輩也前輩謂未可輕爲乃反忌之於後輩則苟爲親信之此穆公悔其不能受責也雖則云然前過雖不可追後來尚可勉也尚猷詢茲黃髮則
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此後思用人之謀也仡仡
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
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勇夫謂言皆今之謀人也既不欲用此勇夫又悔用諞言之舊失懲創之深也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
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
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此因古謀人良士等而上之又思好賢樂善之人益兼有受責如流之美者此良相之量善類之所以衆國家之福也穆公懷想形容殊有意味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是
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反上文而言蓋賢疾能之人善不但責人無難而已此善類之所以散而國家之禍也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
懷亦尚一人之慶總言國家安危之幾蓋由所謂善惡之殊而思得君子以終之穆公之意懇哉

○【史記秦紀曰】穆公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爲發喪哭之
三日乃誓於軍曰云云以申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謀故作
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爲垂涕

【發揮】按秦誓秦穆公晚年悔過之書也左氏記秦晉之
役甚詳而不記作誓之事書序謂以爲敗殽還歸之作
惟史記繫作誓於取王官封殽尸之後蓋穆公自是不
復東征矣此篇按公更歷懲創之言極爲真切穆公于

五伯之功為末而晚年所悔庶幾王者之意象焉但所少者剛明之力而或有悠緩之意所望於人者大而所以自為者或尚小爾

楚人圍江晉以江故來告王使王叔會晉陽處父師師伐楚以救江

左氏曰 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 胡氏曰 當是時楚有覆載不容之罪晉主夏盟宜合諸侯聲罪致討命秦甲出武關齊以東兵畧陳蔡而南處父等軍方城之外楚必震恐而江圍自解矣計不出此乃獨遣一軍遠攻強國豈能濟乎故春秋書伐楚以救江言救江雖善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矣

二十有九年 秋侵齊

楚人滅江

陳氏曰 滅不言圍此其書圍何以病晉也

王使召公過賜秦伯金鼓

史記曰 秦用由余謀伐戎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穆公以金鼓

發明 按伐戎西戎蓋國十二此非一時蓋史記總叙於此年之下以見天子賜賚之由自周室有犬戎之難東遷洛陽以戒戎之事委之秦自大夫而為諸侯於此又有賀賜之寵焉

衛侯使甯武子聘于魯

左氏曰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發明 按魯衛兄弟其聘使往來蓋常事不悉書也而甯俞獨書蓋賢俞以病魯也魯以天子禮樂祀周公而及於群公之廟賓祭用之可謂僭且褻其來久矣而武子獨識其不然魯之君臣亦熳不知省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春秋獨書甯俞其諸賢俞以病魯與

三十年 王使榮叔歸魯成風之含且賵使召伯會葬

發明 按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周之失政亦有以自致自平王忘讐戍申而征伐之義失繻葛之敗特不幸耳自仲子之賵天子自壞禮矣而子孫襲之追錫桓公之命歸成風之賵凡天王之禮即採諸侯之意數數然之何以服天下之心哉裴度有言韓弘輿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周之舉措在後世猶不服況當時強諸侯何以服其心乎

楚滅六滅蓼

左氏曰 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三十有一年 晉舍二軍

左氏曰 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

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能使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爲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

秦穆公卒子罃嗣（是爲康公）

左氏曰 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史記曰 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輿氏三人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子王子曰 當時稱賢君固未有出穆

公之右者而其卒也三良殉而黃鳥之詩哀或以爲此穆公之遺命也其言過矣穆公之於晉也怨其君而矜其民不忍其饑而死也穆公之於秦也自悔其過不忍殺敗軍之三大夫豈以無罪之三良而命之從死必不然也以人殉葬蓋出於戎翟之俗責穆公不察其非理無遺命以變其俗則可責穆公有遺命迫其從死則不可也惟孫泰山止責康公而不及其他此爲得其情者至朱子之論而是非始定曰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習以爲常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此爲可歎耳

晉襄公卒晉人逆公子雍於秦

左氏曰 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爲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爲二嬖淫也爲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己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爲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爲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

公子雍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不然將及弗聽賈季亦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郫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

履祥按晉自文公始霸後世賴之公子雍親文公子年長而賢趙孟立之是矣而偪於穆嬴卒詐敗秦師而立靈公晉遂失霸其後靈公不君卒以欲殺趙盾見弑而盾亦卒被弑君之名見義而爲之不終惜哉然則太子在而外立君事理人情豈不難乎曰太子幼而公子雍爲擇主此亦先王之法春秋之初固有此例也亦何爲而不可哉

三十有二年 魯取須句

杜氏曰 絶太皡之祀

宋成公卒子杵臼嗣（是爲昭公）宋人殺其大夫

【左氏曰】宋成公卒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即位而葬

晉趙盾立世子夷皋（是爲靈公）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先蔑士會奔秦

【左氏曰】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爲右及堇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士會從之

【履祥】按令狐之役曲在晉大夫也故春秋書晉人及秦人戰然秦伯在焉而亦人之也何居五伯莫賢於穆公穆公三置晉君皆以重賂征晉河東許君焦瑕寧可見矣況康公之賢不及穆公其多公子雍之備而親納之必非義舉要賂可知春秋之人秦伯爲賂故也左氏雖不言其事而其事固可想矣

狄侵魯西鄙

【左氏曰】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

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

【春秋書曰】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左氏曰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胡氏曰】趙盾內專廢置君外強諸侯爲此盟其不名何也見大夫之強也諸侯不序見公之不及於會也文公怠惰事多廢緩既約晉盟而復後至魯自是日益衰矣○【陳氏曰】晉始失伯也

【三十有三年】八月王崩子壬臣踐位

晉趙盾魯公子遂盟于衡雍

【左氏曰】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

魯使公孫敖入弔不至奔莒

左氏曰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一終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二

仁山金履祥編
歸仁齋楊氏重鋟

癸卯周頃王元年毛伯如魯求金二月葬襄王魯侯使叔孫得臣來會葬

履祥按襄王之喪公孫敖之幣不至於是有求金之使焉頃王初政如此其後頃之崩葬遂不見於春秋矣魯固不恪而頃王為已泰也

楚人伐鄭晉人宋人魯人衛人許人救鄭

左氏曰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

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曹共公卒子壽嗣是為文公

楚侵陳

左氏曰楚侵陳克壺丘以其服於晉也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茷陳懼乃及楚平

燕襄公卒桓公立

二年秦伐晉

陳氏曰狄秦也歸成風之襚使術來聘秦習於禮矣則其狄之何楚之覇秦之力也自滅庸以後秦為楚役自晉主諸夏之盟含秦無加兵於晉者也會于夷儀之歲秦晉成

史005-291

而不結又明年盟于宋而南北之勢成楚子曰釋齊泰他
國請相見也是戰國之萌也於序書系泰於周末於作春
秋由韓原之後泰帥與君大夫皆夫子所以深致意於泰
也吾聞用夏變夷矣未聞變於夷者也於是狄泰變之變
於夷泰人爲之也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十年而狄晉狄
鄭猶可也狄晉甚矣

蘇子盟會于女栗

左氏曰 頃王立故也

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左氏曰 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
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乎何必使誘我
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
公爲右盂鄭伯爲左盂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子朱及文
之無畏爲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抶其僕以
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
有○胡氏曰楚滅江六平陳與鄭於是乎爲伐宋之舉次
于厥貉當是時陳鄭宋皆從楚矣獨書蔡侯何哉鄭失三
大夫後救而不及陳獲公子伐而懼宋方有狄難蓋有不
得已者非所欲也蔡無四境之虞則是得已不已志從夷
狄矣故削三國書蔡侯以惡之

三年 楚子伐麇

晉人魯人會于承匡

左氏曰 叔仲惠伯會郤缺于承匡謀諸侯之從於楚者

魯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左氏曰 鄋瞞侵齊遂伐我公使叔孫得臣追之侯叔夏御
緜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駟乘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
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初宋武公之
世鄋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耏班御公子穀甥爲右
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晉之滅潞也
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
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
鄋瞞由是遂亡

四年 楚人圍巢

左氏曰 楚成嘉爲令尹群舒叛楚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
遂圍巢

秦伯使術聘于魯

左氏曰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
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鎭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
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
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

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發明】按春秋自韓原之役秦師無君大夫秦康之戰伐狄之人之而於其聘魯也稱秦伯書其大夫焉惡其兵而嘉其礼也然其時秦楚交聘於魯前書椒後書術雖皆嘉之而不書其族以秦楚之未有族秦後封至殺公始文至是再加礼於魯且言將伐晉魯乜晉而重違秦故厚賄之非徒以其文也

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左氏曰】秦爲令狐之役故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

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明年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於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無益於

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旣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爲劉氏

【發明】按秦晉亟戰春秋之所深厭是以交人之秦晉亟戰而楚霸矣晉主夏盟而君幼國偷軍謀不一其始見於河曲之戰其甚見於邲之敗蓋一轍也

【五年】陳共公卒子平國嗣是爲【靈公】

邾文公卒子貜且嗣是爲【定公】

【左氏曰】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旣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

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
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魯侯朝于晉衛侯會魯侯于沓狄侵衛魯侯及晉
侯盟鄭伯會魯侯于棐
左氏曰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
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
楚熊商臣死子旅嗣（是為莊公）
左氏曰楚莊立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
而伐舒蓼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二子
以楚子出將如商密廬戢棃及叔麇誘之遂殺鬬克及公

子燮初鬬克囚于秦秦有殽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
志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
六年 王崩子班踐位
左氏曰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
尹氏聃啓如晉
左氏曰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而使尹氏
與聃啓訟周公于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
齊昭公卒子舍嗣
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同
盟于新城

左氏曰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陳氏曰向也扈之盟不
序諸侯此其復序何諸夏之志也皆救江無功救鄭無功
與秦亟戰而楚浸強交聘于中國得蔡次厥貉矣而晉遂
不競於是公朝晉衛侯來會公還自晉鄭伯來會諸夏之
懼甚矣汲汲於晉而為此盟知之何勿序也以諸夏之汲
汲於晉也而徒以趙盾主是盟書曰同盟衆辭也自幽以
來未之有也則不予晉以主是盟也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左氏曰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
鄙故惠伯伐邾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

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
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
弗從不祥乃還○穀梁氏曰其曰人微之也長轂五百乘
緜地千里過宋鄭滕薛敻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
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陳氏曰楚方交聘中國得蔡次
厥貉矣而晉區區納亡公子於邾又以少陵長見辭於邾
人自敗於令狐盟于扈救鄭戰河曲趙盾皆不書由是訖
靈公之篇兵車之會自參以上貶人之趙盾為之也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而自立（是為懿公）單伯如齊齊
人執單伯執其君舍之母魯子叔姬

左氏曰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昭公卒舍即位秋商人弑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爲之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穀梁氏曰舍未踰年而曰君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也。胡氏曰執王人執其母皆商人也而以爲齊人何也商人弑君之罪已彰而齊人黨賊之惡未著商人以財誘國人而濟其惡齊人懷商人之私惠弑其君而不能討執其母而莫之救則舉國之人皆罪也

己酉 匡王 元年春魯季孫行父如晉宋司馬華耦如魯

曹伯朝于魯

發明 按書晉宋魯之交畏齊楚也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單伯自齊及于魯

左氏曰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十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入之

左氏曰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

齊人侵魯諸侯盟于扈

左氏曰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爲故也

齊人侵魯遂伐曹

左氏曰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己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己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蔡莊侯卒子申嗣 是爲文侯

二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左氏曰楚大饑戎伐其西南又伐其東南庸人帥群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

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澨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窻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群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鯈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群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覆祥】按楚恃其強陵蔑小國其臣屬之者待之以無恩禮故一旦饑歉則群起而攻之矣庸小國也而乘其饑弱率群蠻叛之此成亡之招也楚莊初年內有鬭克公子燮之亂外有庸麇之難而卒以覇禍患之有益於人國如此

宋人弒其君昭公而立其弟鮑【是爲文公】

【左氏曰】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襄夫人助之施昭公無道夫人將使公田而殺之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爲人君而又爲人臣不如死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弒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文公即位【世家云】襄夫人使衛伯殺昭公

【三年】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諸侯會于扈

【左氏曰】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陳事十五年五

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鯈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彊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

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爲質焉冬鄭大子夷石楚爲質于晉

甘歜敗戎于邥垂

四年魯文公卒子赤嗣（左氏赤作惡）

秦康公卒子䓨嗣（是爲共公）

齊人弒其君商人立公子元（是爲惠公）

左氏曰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公遊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抶職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

履祥按宋昭公不能其君祖母以及國人襄夫人使人殺之商人弒君之賊故邴歜閻職不書盜而二君皆稱國人以弒商人書君罪齊人嘗君之也

魯公子遂弒其君之子赤及公子視立公子倭（是爲宣公）

左氏曰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夫人姜氏歸于齊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嫡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莒弒其君紀公

左氏曰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

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毁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

履祥按春秋弒君之罪自宋昭至齊莒書法皆變蓋自其君無道而亂臣賊子皆有所因也春秋之法弒君而

變置則立者爲首惡襄仲弑赤而立宣公季孫行父上不能爲季友次不能爲惠伯專管僕之事以翊宣公之短已而爲之使齊納賂自是政權卒歸季氏矣

五年 魯宣公元 齊侯魯侯會于平州齊人取魯濟西田

左氏曰 公子遂如齊逆女遂以婦姜至自齊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東門襄仲如齊拜成齊人取濟西之田爲立公故以賂齊也

纂註 按魯昭姬適齊生舍爲商人所弑而叉魯齊哀姜適魯生赤爲遂所弑而叉齊二事盖一類也然齊商人弑舍惠公之爲公子也則愚之終不曰君曰夫人氏叉既自立矣則許襄仲之請而立魯宣公亦視其自出也見殺而不顧哀姜其姑姊妹也大歸而不恤使以利重賂利嫁女利濟西之田故爾豈不思子亦之死猶舍之死宣之立猶商人之立哀姜之歸猶昭姬之歸乎在己則愚之在人則許之不能充盡惡之心以至於此也噫

宣公之立重賓士田既輸之齊外爲强齊所抑內爲三家所專何樂於爲君而爲此哉吾故曰齊患見利而忘義魯宣見利而忘害也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左氏曰 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

胡氏曰 楚書爵而人鄭者貶之也鄭伯本以晉之取賂爲不足與而受盟于楚今乃附楚而亟病中國何義乎。

陳氏曰 南北之勢於是始也後十五年而宋楚平 後五十年而晉趙武楚屈建同盟于宋諸夏分爲晉楚之從矣南北之勢於是始故謹書之也

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左氏曰 楚蔿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

晉人宋人伐鄭

左氏曰 報北林之役也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爲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纂註 按趙盾子輔幼君不爲置賢師傅而使驕縱此宣子之失也

六年 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

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左氏曰 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

秦師伐晉

左氏曰 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

以求成焉趙穿侵崇秦弗與成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

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左氏曰 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楚鬬椒救鄭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又明年鬬椒將攻楚乎遂滅若敖氏○陳氏曰 此晉趙盾以諸侯之師爲貶稱人以晉爲甚不競於楚也楚方圖伯而晉以大夫用諸侯由是兵車之會自參以上貶人之而自柳棼之役楚皆稱子矣○胡氏曰 鄭若大國之間從於強令豈其罪乎不能以德鎮撫而日爭

之甯何愈於楚乎自是責楚益輕罪在晉矣

晉趙盾弒其君靈公迎襄公弟黑臀于周立之是爲成公

左氏曰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鬬且出提彌明死之靈輒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遂自亡也注謂靈輒亡當是宣子自出亡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立之初麗姬之亂詛無畜群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而

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趙盾請以括爲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

發明 按左氏引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此非夫子之言也方靈公欲殺趙盾至於伏甲攻之盾力鬬而出於是出亡而趙穿攻靈公於後穿何怨於公而爲此是必有所受命矣盾非果奔也故未出山實使穿也故不討賊夫子書法因董狐之舊豈又爲是言乎而反爲趙盾謀也且盾成弒君之故矣縱使越竟又可免於弒逆之罪乎以是知決非夫子之言也

十月王崩弟瑜立

乙卯 定王 元年 正月葬匡王

胡氏曰 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略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王使王孫滿勞楚子

左氏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胡氏曰夷狄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為陸渾在王都之側戎夏雜處族類不分也而楚又至洛觀兵問鼎故特書于策以謹華夷之辯禁猾夏之階也

輯覽按傳所稱楚子窺周過王為罪大矣而春秋書曰楚子伐陸渾之戎無貶辭何也自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世為周室之憂所謂逼我郊甸戎有中國誰之咎也以楚子伐戎為寬周則秦晉遷戎不亦過周之甚乎夷狄相攻中國之福楚之伐戎未必服周室之幸也王畿洛邑今河南之河南縣陸渾所居今河南之陸渾縣戎逼郊甸壤地益相入也則其觀兵于疆未必如秦師之過北門也而其問鼎亦未必如楚靈之求九鼎也亦不過以其為三代相傳之器諸侯未見之實因語及之遂為王孫所警耳王孫滿之言盖王室防制之意夫豈實九州圖籍緣言神姦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盡周室之意也治春秋者當以經為斷乎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經無貶辭愚以是疑當時楚莊之心戎無罪也且天下之罪莫大於逼王而楚國之利莫大於得陳鄭楚都地日尚能縣陳而復陳得鄭而赦鄭而謂其首[illegible]之師此必不然矣春秋誅心之書楚於其是心宜春秋不以是為非也

楚人侵鄭

左氏曰晉侯伐鄭鄭及晉平士會入盟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

鄭穆公卒子夷嗣是為靈公

二年秦共公卒子嗣是為桓公

鄭公子歸生弒其君靈公弟堅立是為襄公

左氏曰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為乃舍之皆為大夫鄭七穆所以盛八年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謚之曰靈

楚子伐鄭

三年魯侯朝于齊齊侯止之為高固請昏

胡氏曰宣公比年如齊春秋皆致之盖危之也夫以篡弒

謀於齊而取國以土地賂齊而請會以卑屈事齊而求安
上不知有天王下不知有方伯惟利交是奉而可保乎至
是知齊而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秋高固來逆叔姬
罪宣公也夫以鄭國褊小楚公子圍之貴驕強大來娶于
鄭子產辭而卻之使館于外幾不得撫有其室而宣公以
魯國周公之後逼於高固請昏其女強委禽焉而不能止
惟不知以禮為守身之幹以定其位是以得此辱也

楚人伐鄭

四年 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左氏曰 往年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

王使子服求后于齊召公逆王后于齊

五年 河徙

西漢書曰 王橫言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
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隨西
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
穿也

王使王叔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諸
侯盟于黑壤

左氏曰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謀會晉也鄭及晉平公子
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
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
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
也

燕桓公卒宣公立

六年 晉師白狄伐秦

楚人滅舒蓼盟吳越

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楚師伐陳

左氏曰 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王使單子聘於宋遂自陳聘於楚

國語曰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於陳以聘于楚火
朝覿矣道茀不可行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
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蓺膳宰不致餼
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於夏氏及陳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單子歸
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
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
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
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脩城郭宮室
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偫而

畚挶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疆有寓望藪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懸耜野無奧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

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饔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各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涖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夏我大姬之後也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是皆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懋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

【七年】王使徵聘于魯魯侯朝于齊使仲孫蔑入聘

【左氏曰】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

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晉成公卒于扈子據嗣（是為景公）師還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左氏曰】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

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胡氏曰】楚兵加鄭數矣或稱人或稱爵何也鄭自晉成公初立舍楚而從中國正也楚人為是興師而加鄭不義矣故宣公三年書人書侵罪之也次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諸侯未有聲罪致討者而楚師至焉故特書爵與之也然興師動衆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為事則非義舉矣故又次年傳稱楚子伐鄭而經書人再貶之也至是稱爵豈與之乎君將不言帥師是以重兵臨鄭矣下書帥師則知其非與之也

衛成公卒子遬嗣（是爲穆公）

八年 齊人歸魯濟西田

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齊惠公卒子無野嗣（是爲頃公）

陳夏徵舒弑其君靈公

左氏曰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公告二子遂殺洩冶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晋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左氏曰 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王使王季子聘于魯

國語曰 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于魯發幣於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爲臣必臣爲君必君寬肅宣惠君也敬恪恭儉臣也寬所以保本也肅所以濟時也宣所以教施也惠所以和民也本有保則必固時動而濟則無敗功教施而宣則徧惠以和民則阜若本固而功成施徧而民阜乃可以長保民矣其何事不徹敬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也以敬承命則不違以恪守業則不懈以恭給事則寬於死以儉足用則遠於憂若承命不違守業不懈寬於死而遠於憂則可以上下無隙矣其何任不堪上任事而徹下能堪其任所以爲令聞長世也今夫二子者儉其能足用矣用足則族可以庇二子者侈侈則不恤匱匱而不恤憂必及之若是則必廣其身且夫人臣而侈國家弗堪亡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蚤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十六年魯宣公卒赴者未

及東門氏來告亂子家奔齊簡王十一年魯叔孫宣伯亦奔齊

楚子伐鄭

左氏曰 楚子伐鄭晋士會救鄭逐楚師于穎北諸侯之師戍鄭

九年 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左氏曰 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晋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晋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

楚人殺陳夏舒徵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
陳迎靈公子午于晉而立之是爲成公

左氏曰 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楚子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胡氏曰公孫寧儀行父從君於

昏宣淫於朝誅殺諫臣使其君見弑盖致亂之臣也而又使陳人用之故春秋外二人於陳而特書納納者不受而強納之者也爲楚莊者宜如何豬徵舒之宮封洩冶之墓尸孔寧儀行父于朝謀於陳衆定其君而去其庶幾乎

甲子 十年 楚子圍鄭

左氏曰 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晉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國人大臨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於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楚莊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尪入盟子良出質

發揮 按楚莊之於鄭圍之甚久然入而不取也故春秋罪其圍而不罪其入以楚莊爲善於此矣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左氏曰 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

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無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

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
而昧者何必楚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
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
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
此師殆哉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
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
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
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
次於郔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
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
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
乎南轅反旆伍參言於楚子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
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
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
楚子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
鄗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
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
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欒武子曰楚自
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
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

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
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
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
怨於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
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
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
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
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
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趙莊子曰欒伯
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
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
於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
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群臣問諸鄭
豈敢辱候人彘子以爲諂使趙括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
使群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群臣無所逃命楚子
又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
右以致晉師晉人逐之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
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趙
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
許之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

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兵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趙嬰齊使其徒具舟于河趙旃夜至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乙卯楚子乘左廣以逐趙旃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逢大夫授旃綏以免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楚子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

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告唐惠侯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下軍之士多從之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射連尹襄老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楚重至於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

夫文止戈爲武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

公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明年晉殺其大夫先穀（即彘子也）

晉屠岸賈殺趙朔于下宮

史記曰　晉景公時趙盾卒子朔嗣朔娶晉成公姊（是爲莊姬）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至景公之三年賈爲司寇乃治靈公之賊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弒君子孫

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誅其後非先君之意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厥許諾賈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朔妻有遺腹走公宮匿朔客公孫杵臼謂朔友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

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新序即程嬰子程嬰出謬謂諸將曰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許之隨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孤今又賣之乎諸將遂殺杵臼與孤兒以為趙氏孤已死然趙氏真孤乃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召趙氏孤兒匿之宮中名曰武趙氏之禍左氏謂趙嬰通于趙莊姬原屏放諸齊莊姬以是怨原屏譖殺之而趙氏殺武從姬氏畜于宮中史記則謂屠岸賈討靈公之賊殺朔與嬰齊同括而趙氏滅程嬰杵臼匿趙氏一說不同而史記之說人多不信以左氏所不載也獨邵氏經世書之[履祥]按屠岸賈殺趙朔自一事趙莊姬譖殺同括又一事但史記以為殺朔而盡滅同括嬰齊則傳聞之失遂與左氏背戾爾

楚子滅蕭

左氏曰 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楚子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怒遂圍蕭蕭潰

胡氏曰 楚莊假於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未滅而書入惡其貳己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未滅而書圍至是肆其殘暴滅無罪之國其志已盈雖欲赦之不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左氏曰 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十有一年 楚子伐宋

左氏曰 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

[履祥]按邲之師士會韓書輩非不知楚之所以得不幸而為亂子之謀所敗為晉計者亦盡知所懲艾息民脩

政於國而布德加檀於諸侯庶爲可耳歸以及於討貳又使舜子主清丘之盟且楚方加恩於陳而使宋伐之衛方有恤陳之師而晉又討之遂使宋致楚師而不能救卒亦併宋失之矣傳稱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愚謂伐陳不可免惟救蕭可免耳

十有二年 曹文公卒子廬嗣 是爲宣公

晉侯伐鄭

左氏曰 晉侯伐鄭爲郯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爲有禮故召之

楚子圍宋

左氏曰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無畏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楚子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劒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圍宋

十有三年 宋人及楚人平

左氏曰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速即爾刑對曰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爲利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而已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楚子舍之以歸夏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可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

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左氏曰 王孫蘇與召伯毛伯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穀梁氏曰 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矯王命以殺之故曰以王命殺也王命殺則何志焉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爲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爲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之所以傾也

晉侯使趙同來獻狄俘

左氏曰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

之又傷潞子之目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滅潞酆舒奔
衛衛人歸諸晉殺之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曰
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晉侯使趙同獻狄
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
魄矣

魯初稅畝

左氏曰非禮也穀出不過藉○杜氏曰公田之法十取其
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
以爲常故曰初

十有四年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來獻俘王以

黻冕命晉士會

左氏曰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
俘晉侯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於是晉
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遠不善人
遠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
無善人之謂也

成周宣榭火

左氏曰人火之也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王孫蘇奔晉晉侯使士會入聘國語入聘

左氏曰爲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

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武子私
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
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
以脩晉國之法

十有五年蔡文侯卒子固嗣是爲景侯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晉侯魯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左氏曰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
子登婦人笑於房跛而登階故笑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
能涉河獻子先歸請伐齊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

郭偃會及斂盂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辭齊人執
晏弱蔡朝南郭偃苗賁皇使見晏桓子歸言於晉侯曰舉
言群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
四子來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盂而逃
夫三子者曰若絶君好寧歸死焉爲是犯難而來吾若善
逆彼以懷來者又執之以信齊沮又久之以成其悔使反
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緩之逸范武子老
郤獻子爲政

魯侯之弟叔肸卒

穀梁氏曰春秋書公弟叔肸賢之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

則胡爲不去之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
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恩也以取貴
乎春秋

十有六年 晉侯衛世子臧伐齊齊侯會晉侯盟于
繒

楚莊卒子審嗣是爲共公

魯宣公卒子黑肱嗣是爲成公

左氏曰 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宣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
張公室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公薨季文子言於朝
曰使我殺嫡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
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
復命於介袒括髮即位哭踊奔齊

十有七年 魯成公元 晉侯使瑕嘉來平戎王使單子如
晉王季子伐茅戎王師敗績于茅戎

左氏曰 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
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
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敗績于
徐吾氏

魯作丘甲

陳氏曰 丘甲丘自爲甲也二十五人爲兩四兩爲卒卒出
長轂一乘也於甸乎取之於是有甲士丘十六井也而自
爲甲是丘賦一乘也大司馬之制上地家可用者三人中
地二家五人下地家二人皆勝兵也必四丘之甸也而後
備一卒出長轂一乘則是從征少而休多也作丘甲休少
而從征多矣

十有八年 齊侯伐魯敗衛師于新築

左氏曰 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
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
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衛侯
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
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
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
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
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
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

晉郤克魯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
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左氏曰 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
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
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

為後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及士燮欒書韓厥將以救魯衛
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師從齊師于莘
至於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
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群臣請於大
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師陳于
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為右
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
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
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
敗君之大事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

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逢丑父與公易位韓
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群臣為
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
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
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為右載齊
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
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
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
入三出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衛師衛師免
之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

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
叔子為質 按二傳同叔子即笑郤克者 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
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
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
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
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
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
畝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
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寡君之命使臣則
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

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
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
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
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
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晉人許之對
曰群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敢
不唯命是聽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
魯汶陽之田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
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
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

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宋文公卒子固嗣是爲共公

左氏曰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

衛穆公卒子臧嗣是爲定公

左氏曰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衛人逆之婦人哭於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王命委於三吏

左氏曰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於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曰非禮也勿籍

楚師鄭師侵衛遂侵魯魯侯會楚公子嬰齊于蜀遂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左氏曰宣公使求好于楚楚莊卒宣公薨不克作好成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師衆而後可乃大戶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

十有九年 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氏曰討邲之役也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鄤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捷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晉人歸公子穀臣于楚楚人歸知罃于晉

左氏曰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楚子送知罃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楚子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

晉作六軍

杜氏曰僭王也

鄭伐許

陳氏曰狄鄭也楚之霸鄭為之也由齊桓以來爭鄭於楚桓公卒鄭始朝楚諸夏之變於夷鄭為亂階也至辰陵鄭帥諸夏而事楚矣敗晉于邲盟十四國之君大夫於蜀皆鄭為之是故狄秦而後狄鄭微秦鄭中國無左衽矣

履祥按鄭之可伐久矣獨於是年既敗必於甚者是歲也獲諸夏之師於鄭敗之於丘輿獻諸夏之俘于楚再動干戈於許於是狄之以為鄭之惡甚矣而明年襄公死襄公於是終於為狄矣

二十年鄭襄公卒子費嗣是為悼公

鄭伯伐許

燕宣公卒昭公立

二十有一年梁山崩

王崩子夷踐位

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左氏曰往年鄭公孫申彊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晉欒書荀首救許伐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子反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許靈公愬鄭伯于楚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宋公辭以難

吳子去齊卒子乘嗣是為壽夢

史記世家曰太伯作吳傳弟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歷叔達周章熊遂柯相彊鳩夷餘橋疑吾河盧周繇屈羽夷吾令處轉頗高句畀去齊壽夢凡十九世吳始益大稱王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三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四

仁山金履祥

歸仁齋楊氏重鋟

丙子 周簡王元年 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

左氏曰 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

晉遷于新田

左氏曰 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盬國利君樂不可失也公謂韓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沈溺重膇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盬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遷于新田

鄭悼公卒弟睔立是爲成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晉欒書帥師救鄭

左氏曰 鄭從晉故也晉師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軍帥之欲戰者衆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爲辱已甚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王可謂衆矣從之侵沈獲沈子揖

吳壽夢來朝

吳越春秋曰 壽夢元年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魯成公會於鍾離深問周公禮樂成公悉爲陳前王之禮樂因爲詠歌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夷蠻徒以椎髻爲俗豈有斯之服哉因歎而去曰於乎哉禮也［按年表吳與魯會鍾離當在簡王十年○］

二年吳伐郯

左氏曰 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同盟于馬陵

左氏曰 楚子重伐鄭師于氾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吳入州來

左氏曰 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
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
爲大罰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
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子反
乃止楚子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巫臣使
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
姬以告楚子楚子問巫臣對曰其信知罃之父新佐中軍
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
以求之楚子遣夏姬歸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楚共即

位將爲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巫臣盡室以行及鄭使
介反幣而以夏姬行遂奔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
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且彼若能
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晉將棄之何勞錮焉
宋之役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巫臣曰不可子重是
以怨巫臣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
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
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
通吳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
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於

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
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
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於上國○陳氏曰吳楚之交兵不
書至是始書之傳曰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晉人爲之也
盟於蒲景公將始會吳吳不至於鍾離而后至盟于雞澤
悼公又逆吳子吳不至於戚而后至吳之爲蠻夷久矣其不
敢自列於諸夏而晉求之急將以罷楚也楚雖晉亦不復
霸矣

發揮 按春秋吳入州來州來楚邑也而不繫之楚此天
下之變也州來今淮蔡之地入州來非獨楚之變諸夏
之變亦自是始矣書吳伐郯吳入州來以爲此皆諸夏
之變也言春秋者謂春秋有天下之辭有一國之辭天

下之辭此類是也

三年 晉欒書帥師侵蔡遂侵楚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左氏曰 趙嬰通于趙莊姬原屏放諸齊莊姬譖之于晉侯
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
畜于公宮 武從姬氏畜于宮此即史記所謂景公與韓厥謀匿之宮中也

王使召伯賜魯侯命

胡氏曰 諸侯嗣立而入見則有賜已脩聘禮而來朝則有
賜能敵王所愾而獻功則有賜成公即位服喪已畢而不
入見又未嘗敵王所愾也何爲而賜命乎春秋罪邪君之

不王識天子之僭賞也

晉人齊人魯人邾人伐郯

左氏曰 晉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胡氏曰 其初伐郯季文子固憂之矣然當其時晉弗能救及其既成豈得已也而又率諸國伐之何義乎晉侯之爲盟主可見矣魯既知其不可而不敢違其不能自立亦可知矣

〔發明〕按晉方通吳教之伐楚而已有事郯之役結夷狄以謀夷狄者亦不可不戒也然則晉之於郯宜如何救之於前卹之於後其全中國之義乎

四年 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左氏曰 初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七年之中一與一奪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行父懼晉之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發明〕按蒲之盟內則爲諸侯之貳外則召吳而吳不至則春秋何以書同盟晉將以是同諸侯爾是同也與清丘之同一也

齊頃公卒子環嗣 是爲靈公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左氏曰 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

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莒潰楚人入鄆

左氏曰 初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明年冬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

秦人白狄伐晉

鄭人圍許

左氏曰 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公孫申謀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

晉侯歸楚鍾儀于楚楚子使公子辰如晉

左氏曰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其爲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而歸之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

五年 晉使糴茷如楚報使

晉侯有疾立世子州蒲爲君 是爲厲公 以會齊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伐鄭

左氏曰 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立公子繻夏鄭人殺繻立髡頑班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立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以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爲質鄭伯歸討立君者殺叔申叔禽

晉景公卒

左氏曰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

晉程嬰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趙武程嬰請死

史記曰 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拜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群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群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成人程嬰乃

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旣立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涕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爲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爲之祭邑春秋祠之世勿絕○左氏曰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六年 周公楚出奔晉

左氏曰 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至

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

命王季子單子取鄇田于晉

左氏曰 晉郤至與周爭鄇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

七年 宋華元合晉楚之成晉楚交聘

左氏曰 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旣許晉糴茷成而使歸復命矣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夏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

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 按晉楚之盟不書於春秋而史記年表亦不見一二年間兵交自若今不敢削去存之以備參考

八年 魯侯及諸侯來朝遂從王季子成子會晉侯

伐秦曹宣公卒于師公子負芻殺世子而自立是為
成公成肅公卒于瑕
左氏曰往年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秦伯不肯
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晉郤犨盟秦伯于
河西秦伯歸而背晉成是年晉侯使郤錡如魯乞師三月
公如京師孟獻子從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
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
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
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
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

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
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夏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
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
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
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
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
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
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
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
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

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
公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
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
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
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
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
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
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
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
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

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
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
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脩舊德
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
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
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
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
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
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
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

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
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
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
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
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
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欒書將中軍荀庚
佐之士燮將上軍郤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罃佐之趙旃
將新軍郤至佐之郤毅御戎欒鍼為右孟獻子曰晉帥乘
和師必有大功五月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
秦師敗績曹宣公卒于師事又見[檀弓]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
逆晉侯于新楚成肅公卒于瑕

[發明]按秦穆公三置晉君皆以重賂惠公至於見獲懷公至於見殺皆以責賂獨文公待之得宜而秦穆亦不敢以待夷吾者加之然穆公恃恩而私鄭襄公忘好而敗殺自是以來秦晉之交兵亟矣至是晉假王靈率諸侯以伐之呂相之辭蔑秦之功獨晉今挾之盟於秦為曲耳春秋不書劉成之出師又不書秦師之敗績以為晉假王命而劉成不與戰秦晉交兵而勝負不足書也

[九年]鄭人伐許

衛定公卒子衎嗣[是為獻公]

[左氏曰]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為
大子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
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

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
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寘諸戚而甚
善晉大夫

秦桓公卒子嗣[是為景公]

[十年]晉侯魯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
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諸侯立子
臧辭奔宋

[左氏曰]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
逆喪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請討之晉人以其役
之勞請俟他年秋曹宣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公懼
告罪請焉乃反而致其邑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

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辭曰聖達節次
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
宋

宋共公卒蕩山攻殺太子肥華元出奔歸而殺山
立公子成[是為平公]魚石奔楚

楚子伐鄭

[左氏曰]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
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聞之曰子反必不免
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

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
子曰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
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魯叔孫僑如衛孫林父
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左氏曰 始通吳也陳氏曰齊桓公以殊會會王世子屬公
以殊會會吳吳之爲蠻久矣而與王世子同文甚矣屬公
之爲中國患也
許遷于葉
左氏曰 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十有一年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楚殺
其大夫公子側
左氏曰 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
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
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
杜氏曰晉厲公無道三郤驕 故欲使諸侯叛冀懼而思德 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
失諸侯四月晉師起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
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鄭人聞有晉師使告
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子反令尹將左子重
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

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
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
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
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
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
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
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
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
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將何以戰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
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

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
子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
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
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
子曰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
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
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
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
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
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

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鬭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太宰伯州犂侍于後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曰楚之良在其中軍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

于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吉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從之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彭名御楚子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呂錡射楚子中目楚子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胄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

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內旌於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養由基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欒鍼見子重旌請曰彼其子重也日臣使楚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曰好以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

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楚子聞之召子反謀子反醉不能見楚子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楚子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楚子使止之弗及而卒

秋晉侯齊侯魯侯衛侯宋華元邾人會于沙隨尹子晉侯魯侯齊國佐邾人伐鄭晉人執魯季孫行父郤犨盟于扈而歸之

左氏曰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是以後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將新軍且爲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還于制田晉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爲讎治之何及聲[illegible]之常隷也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十月出叔孫僑如僑如奔齊

釋曹伯歸于曹

胡氏曰 春秋書曹伯歸自京師所以累乎天王也其言自京師王命也言天王之釋有罪也負芻殺世子而自立不能因晉之執寘諸刑典而使復國則無以爲天下之共主矣

晉侯使郤至來獻楚捷

左氏曰 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十有二年 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同盟于柯陵

左氏曰 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鄭太子髡頑侯獳爲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

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同盟于柯陵楚子重救鄭師
于首止諸侯還○【國語曰】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
遠步高晉郤錡見其語犯郤犨見其語迂郤至見其語伐
齊國佐見其語盡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郤犨之譖單子
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寡
人懼不免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單
子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
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
而知其心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
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郤

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寔疾僨
厚味寔腊毒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則陵人迂則誣
人伐則揜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
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
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今君偪於晉而鄰於齊
齊晉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於晉是年晉殺三郤
明年晉侯弑於翼東門齊人殺國武子
單子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左氏曰】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諸侯還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定公卒牼立 是爲宣公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滕昭公卒武公立
【十有三年】晉弑其君厲公來逆公孫周于京師立
之 是爲悼公
【左氏曰】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
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宗使我速死
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士燮卒晉厲公侈多外嬖反
自鄢陵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
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

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
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
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
未至也與君師之未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
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
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
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
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厲公將作
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
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

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
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
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
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
午胥童夷羊五攻郤氏三郤將謀於榭長魚矯以戈殺駒
伯苦成叔於其位殺溫季於其車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刧
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
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爲姦在
內爲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
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竝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

使辭於二子乃皆歸公使胥童爲卿公遊于匠麗氏欒書
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匄辭召韓厥厥辭曰殺老牛莫
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欒書中行
偃殺胥童正月庚申使程滑弑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
以車一乘○史記曰晉襄公少子捷號桓叔桓叔最愛生
惠伯談談生周○國語曰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
立無跛視無還聽無聳言無遠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
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義必及利言知必及事言勇
必及制言教必及辯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龢言讓必及
敵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襄公有疾召頃公

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
天地所胙小而後國晉仍無道而鮮胄其將失之矣必蚤
善晉子其當之也○左氏曰晉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
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
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其禀不材
孤之咎也國語入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
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群臣之願也敢不唯
命是聽盟而入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夷羊五之屬二月乙
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
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

欲無犯時○國語曰公即位使呂宣子佐下軍呂相也曰邲
之役呂錡佐知莊子於上軍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
以免子羽鄢之役親射楚子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
其子孫不可不崇也使彘恭子將新軍士魴也曰武子之季
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至於今是用文子勤
身以定諸侯至於今是賴夫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
季屏其宗使令狐文子佐之魏頡也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
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卻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
於景鐘至于今不育其子不可不興也君知士貞子士渥濁也
之帥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也使爲太傅知右行辛之能以

數宣物定功也使爲司空知欒糾之能御以和于政也使
爲戎御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使爲戎右欒伯請公族
大夫公曰荀家惇惠荀會文敏黶也果敢子書之無忌鎮靖
韓厥之子使茲四人者爲之夫膏粱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
教之使文敏者道之使果敢者諗之使鎮靖者修之惇惠
者教之則徧而不倦文敏者道之則婉而入果敢者諗之
則過不隱鎮靖者脩之則壹公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
爲元尉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知魏絳之勇而
不亂也使爲元司馬知張老之知而不詐也使爲元候知
鐸遏寇之恭敬而信彊也使爲輿尉知籍偃之惇率舊職

而供給也使爲輿司馬知程鄭端而不淫且好諫而不隱
也使爲贊僕○左氏曰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
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
復霸也

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魯成公卒子午嗣是爲襄公

楚人鄭人侵宋

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魯仲孫蔑同盟于虛
朾

左氏曰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
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爲人鱗
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宋人患之西鉏吾曰崇諸
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毒諸侯而懼吳晉非吾憂也
且事晉何爲晉必恤之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楚子重
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爲政曰欲求得人
必先勤之成霸安彊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
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會于虛朾謀救宋也宋人辭諸
侯而請師以圍彭城

十有四年 魯襄公元 晉欒黶宋華元魯仲孫蔑衛甯殖
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晉韓厥帥師

伐鄭齊崔杼魯仲孫蔑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楚
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左氏曰於是爲宋討魚石彭城降晉晉人以五大夫歸齊
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爲討齊太子光爲質於晉晉韓厥荀
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東諸侯之
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
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爲之援楚子辛救鄭侵宋鄭子然侵
宋取犬丘

九月王崩太子泄心踐位

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四終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五

仁山金履祥編
歸仁齋楊氏重鋟

庚寅周靈王元年正月葬簡王

杜氏曰五月而葬速也

鄭師伐宋鄭成公卒子髡頑嗣是爲僖公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晉荀罃宋華元魯仲孫蔑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會于戚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魯仲孫蔑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會于戚遂城虎牢

左氏曰鄭人侵宋楚令也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鄭伯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爲政子國爲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二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吳人伐楚

單子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諸侯之大夫及袁僑盟

左氏曰晉爲鄭服故且欲脩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齊侯欲勿許而難爲不協乃盟於耏外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不至楚子辛爲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秋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穀梁氏曰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胡氏曰以大夫盟袁僑晉侯不欲袁僑訟諸侯也雖然有諸侯在而大夫盟於是始晉悼公爲之也諸侯在焉而大夫自爲盟而后大夫專盟矣大夫專盟自宋始

三年陳成公卒子溺嗣是爲哀公

左氏曰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春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夏楚彭名侵陳

陳人圍頓

左氏曰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晉大夫魏絳盟諸戎

左氏曰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

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

四年 王叔陳生如晉晉侯使士魴來京師

左氏曰 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

晉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會于戚

左氏曰 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九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

諸侯戍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左氏曰 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

子囊爲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

五年 莒人滅鄫

齊侯滅萊

六年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晉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會于鄬鄭僖公如會未見諸侯卒于鄵公子騑實弒之而立其子嘉（是爲簡公）陳侯逃歸

左氏曰 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鄭僖公將會于鄬及鄵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訃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明年春鄭群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群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公羊氏曰 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卒于鄵隱之也弒也不言弒爲中國諱也鄭伯將會諸侯于鄬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爲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爲彊則不若楚於是弒之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

穀梁氏曰 鄭伯將會中國其

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弑而死其不言弑不使夷狄之名加乎中國之君也

發祥按鄭僖公之卒春秋不以弑書疑獄也獄之疑竊主之不明也明年春鄭群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殺之其冬子駟卒違從楚之策然則之弑僖之獄非疑也夫以弑主作爲諸侯皆在焉而鄭僖之未其卒不明從其癡疾之起以是爲晉悼諸侯之病也春秋書會予鄭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卒于鄵盖悼鄭伯之志以責於晉悼及諸侯也先王之禮義于鄵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僖公加於人一二等矣

七年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晉侯鄭伯齊人宋人魯人衛人邾人會于邢丘

左氏曰 鄭子國子耳侵蔡獲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

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左氏曰 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請從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畧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八年 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同盟于戲楚子伐鄭

左氏曰 秦景公使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皂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爲

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
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
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
楚子曰吾旣許之雖不及晉必將出師師於武城以爲秦
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冬諸侯伐鄭魯齊宋之大夫
從荀罃士匄門于鄟門衛曹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
梁滕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郳人從趙武魏絳斬
行栗師于汜令於諸侯曰脩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
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
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
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
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同盟于
戲鄭服也士莊子爲載書曰自今日旣盟之後鄭國不唯
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
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
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
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旣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
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
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
武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 哉姑盟而退脩德

息師而來終必獲鄭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
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
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
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
且要盟無質背之可也乃及楚平楚莊夫人卒楚子未能
定鄭而歸○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
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
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
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最祥按秦將伐晉乞師于楚楚子囊言晉之不可敵可審矣然而猶有爭鄭之師何也蓋助秦則秦彊而得鄭則楚彊是以雖明於拒秦而昧於爭鄭也於是晉饑不能報秦而亦急於爭鄭蓋報秦不過得志於西戎而得鄭則可以得志於中國此又晉悼之大畧也所以伐鄭而歸急於息民出積亦以饑故爾

九年 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子柤遂滅偪陽

左氏曰 會吳子壽夢也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
戌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圍之弗克
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
者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
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曰女旣勤君而與諸侯牽帥老
夫以至于此而又欲易余罪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荀偃

士匄帥卒攻偪陽滅之以與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鎭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群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左氏曰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圍之門于桐門衛師救宋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使鄭皇耳侵衛衛人追之孫蒯獲皇耳于犬丘秋楚子囊鄭子耳伐我西鄙還圍蕭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諸侯伐鄭師于牛首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尉止師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師遂進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師遂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

子王子曰天下之形勢亘古今猶一也非有人以用之未必不反爲亡國之資虎牢之險鄭實有之鄭不能用晉城虎牢而鄭之勢遂窮犧牲玉帛待於二竟鄭之頑計弗能支也形勢之不可失也如此

以單子爲卿士

左氏曰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篳門閨竇之人而

皆陵其上其難爲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篳門閨竇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可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單靖公爲卿士以相王室

十一年春作三軍

左氏曰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乃盟諸僖

閔詛諸五父之衢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毁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舍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同盟于亳城北楚子鄭伯伐宋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楚人執鄭行人良霄秦人伐晉

左氏曰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疾急何爲而使晉師致

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埸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侵宋諸侯伐鄭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罃至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鄭人懼乃行成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愼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或間茲命司愼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

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會于蕭魚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鍾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

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

○胡氏曰 程子曰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不書鄭會請其不可信也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鄭不疑禮其

囚而歸焉納斥候禁侵掠遣叔肸告于諸侯而鄭自此不
復背晉者二十四年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而悼公又能謀
於魏絳以息民聽於知武子而不與楚戰故三駕而楚不
能與之爭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

十有一年 吳子壽夢卒 春秋作乘 長子諸樊立

史記曰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眛次
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立長子
諸樊○左氏曰 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曰有國
非吾節也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左氏曰 報晉之取鄭也

王使陰里聘后于齊

左氏曰 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
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
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
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

十有二年 晉作三軍

左氏曰 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綿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
軍辭曰伯游長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
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起願上趙武君其

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
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
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

履祥按魯以三分公室而作三軍晉亦以新軍無帥而復三軍非能復古也然以魏絳之能而不以爲帥初使佐新軍至是廢新軍而復佐下軍非特晉悼不以爲帥而諸卿讓善亦不及焉又不知其何說也漢馬謖孔明使爲將而卒思晉悼此舉或者其無孔明之失與

楚共卒子召立 是爲康公 世子出奔吳

左氏曰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
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
師于鄢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

保首領以殁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
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卒
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毁
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
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

吳侵楚敗績

十有三年 晉士匄齊人宋人魯季孫宿叔老衛人
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
會吳于向

左氏曰 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

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冑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殽

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逷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瞢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陳氏曰向之會悼德衰矣數吳之不德以退吳人而卒會吳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而卒會莒諸侯之大夫從晉伐秦而悼不自將諸侯之師及涇不濟荀偃欒黶二帥爭而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是故伐秦之役不書晉侯志晉侯之怠也則諸侯之大夫有不親事於會者矣有伯者之令而大夫不親事於是始悼公為之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晉荀偃齊人宋人魯叔孫豹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左氏曰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若社稷何二子見諸侯之師而

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荀偃令曰雞鳴而駕惟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伯游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曰此報櫟之敗也又無功晉之恥也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士匄曰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秦伯問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欒氏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

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爲知言爲之請於晉而復
之師歸自伐秦舍新軍

衛侯出奔齊衛人立公孫剽

左氏曰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辭師曹請歌之以怒孫子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子展奔齊公如鄄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子鮮從公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魯襄公使厚成叔弔于衛大叔儀對曰群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爲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群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

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郲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郲糧歸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臧紇如齊唁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胡氏曰甯殖將死曰吾得罪於君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

父寧殖出其君諸侯之策則晉乘魯春秋之類是也今春秋書衛侯出奔齊而不曰孫林父寧殖出其君蓋仲尼筆削不因舊史之文也臣而逐君其罪已明矣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神之主而民之望也所爲見逐無乃肆於民上從其淫虐以失天地之性乎春秋端本清源之書故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爲名所以警乎人君爲後世鑒非聖人莫能修之爲此類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吳敗績

王使劉子賜齊侯命

左氏曰 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緊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杜氏曰 因昏加褒王室不能命有功

晉士匄宋華閱魯季孫宿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會于戚

左氏曰 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其定衛以待時乎會于戚謀定衛也

十有四年 劉夏逆王后于齊

左氏曰 卿不行非禮也

齊侯伐魯圍成

左氏曰 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齊人圍成貳於晉故也

八月丁巳 日有食之

邾人伐魯南鄙晉悼公卒子彪嗣是爲平公

左氏曰 邾人伐魯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爲會以討邾莒襄十一年十二年莒人伐魯未之討也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

十有五年 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會于溴梁大夫盟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左氏曰 葬晉悼公平公即位羊舌肸爲傅張君臣爲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爲公族大夫虞丘書爲乘馬御改服脩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命歸侵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晉侯與諸侯宴于溫高厚逃歸於是諸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鄭伯晉荀偃魯叔老衛寗殖宋人伐許

左氏曰 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蟜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伐許次于逐氏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

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

齊侯再伐魯北鄙魯叔孫豹如晉

左氏曰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

十有六年 邾宣公卒華立（是為悼公）

宋人伐陳衛石買帥師伐曹齊侯伐魯北鄙圍桃

齊高厚帥師伐魯北鄙圍防邾人伐魯南鄙

左氏曰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

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齊侯伐我北鄙高厚圍臧紇于防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之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邾人伐我南鄙為齊故也

十有七年 齊師伐魯北鄙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曹成公卒于師于滕（是為武公）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左氏曰晉侯伐齊將濟河中行獻子以朱絲繫玉二瑴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會于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若入君必失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齊師夜遁師

曠告晉侯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皆衿甲面縛坐於中軍之鼓下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于雍門孟莊子斬其橁以為公琴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闔

齊侯駕將走郵棠大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畧也將
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
之將犯之大子抽劒斷鞅乃止東侵及濰南及沂○鄭子
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弗許
楚子聞之使楊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
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
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
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
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
而退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

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
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
涉潁次于旃然蒍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
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
信于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
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
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
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燕武公卒文公立

十有八年 諸侯盟于祝柯晉人執邾子齊靈公卒

子光嗣是爲莊公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
還

左氏曰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執邾悼
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
于我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
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
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
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
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
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爲丈夫也季武子如晉拜師歸以所

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
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
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
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
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
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齊侯娶于魯曰
顏懿姬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爲太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
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爲大子許之仲子曰不
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
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

而巳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爲太子夙沙衛爲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巳衛奔高唐以叛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

王賜鄭大夫公孫蠆大路以葬

左氏曰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子產爲大夫

十有九年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左氏曰齊成故也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左氏曰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

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二十年晉欒盈出奔楚

左氏曰范鞅以其亡怨欒氏欒祁與其老州賓通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爲亂以范氏爲死桓主而專政矣范鞅爲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其黨羊舌虎囚伯華叔向籍偃祁奚乘馹而見宣子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欒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

於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黶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轘轅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欒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會于商任

左氏曰 錮欒氏也

庚戌 二十有一年 晉人徵朝于鄭

左氏曰 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

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群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湨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與執燔焉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會于沙隨

左氏曰 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鄭大夫公孫黑肱卒

左氏曰 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而使黜

官薄祭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伯張卒

孔子生

史記世家曰 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生而圩頂因名曰丘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爲委吏料量平（掌委積之官）爲司職吏畜蕃息（職讀爲職見周禮與杙同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卽孟子所謂乘田也○又按公穀二傳皆謂魯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而史記獨曰二十二年或謂春秋用夏正史記如秦法然不可考按襄公二十一年曰再食矣非生聖人之年也當從史記）本姓解曰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

紂之庶兄以圻內諸侯入爲王卿士微國名子爵初武王
克殷封紂之子武庚於朝歌武王崩而與三叔作難周公
相成王東征之乃命微子爲殷後國于宋其弟曰仲思名
衍或名泄嗣微子之後號微仲生宋公稽二微雖爲宋公
而猶以微之號自終至于稽乃稱公焉宋公生丁公申申
生緡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弗父何以
下世爲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
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故後以孔爲氏焉一曰孔父者
生時所賜號也是以子孫遂以氏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
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防叔生伯夏

伯夏生叔梁紇有九女無子其妾生孟皮一字伯尼有足
病於是求婚於顏氏顏氏三女其小曰徵在顏父問三女
曰鄹大夫雖父祖爲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
尺武力絕倫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徵
在進曰從父所制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徵在既廟見
以夫之年大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之山以祈焉生孔
子故名丘字仲尼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葬於防

二十有二年 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齊侯伐衛遂伐晉魯
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晉人殺欒盈齊侯襲

莒

左氏曰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
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
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
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
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
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
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
入絳欒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
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

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
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
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
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
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
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
曰之公宣子逆諸階賂之以曲沃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
人懼之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謂宣子苟焚丹書我殺督戎
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
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

車徒之欒樂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秋齊侯伐衛先驅前鋒也中驅次軍也曹開御戎公車也晏父戎爲右貳廣公副車也啓左翼也胠右翼也大殿後軍也自衛將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弗听崔子曰群臣若急君於何有文子退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追之獲晏氂魯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莒人獲杞梁○

陳氏曰 自衰襄以來齊世從晉於是始叛則晉伯之衰而諸侯貳矣晉之衰諸夏之憂也昔救晉則天下益多故矣盟于宋而南北之勢成會于申繼淮夷至戰于雞父而吳之敗者六國於越入吳春秋終焉盖於是爲始

穀洛鬪

國語曰 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鬪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汚庳以鍾其美是故聚不阤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後無夭昏札瘥之憂而無饑寒乏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惟此之愼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王將防鬪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鬪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卑乎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厲始革典十四王矣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吾惟儆懼其何德之

脩而少光王室以逆天休將焉用飾宮以徼亂也度之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時動則非順也上非天刑下非地德中非民則方非時動而作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

二十三年 齊人來城郟魯叔孫豹來賀城

左氏曰 齊人城郟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 杜氏曰 郟王城也於是穀洛鬪毀王宮齊叛晉欲求媚於天子故爲王城之

鄭伯如晉齊楚交聘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會于夷儀楚

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左氏曰 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

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鄭伯請伐陳齊侯既伐晉而懼欲見楚子楚子使遠啓彊如齊聘且請期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遠啓彊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會于夷儀將以伐齊久不克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楚子自棘澤還使遠啓彊帥師送陳無宇

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燕文公卒懿公立

二十有四年 齊崔杼弑其君莊公立其弟杵臼是爲景公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會于夷儀伐齊齊慶封如師諸侯同盟于重丘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衛侯入于夷儀

左氏曰 齊崔杼伐我以報孝伯之師（襄二十四年仲孫羯帥師侵齊）公患之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初崔杼娶齊棠公之妻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

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間公崔子稱疾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墻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八人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與其宰皆死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

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
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
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
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崔杼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為
左相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
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
既書矣乃還崔氏側莊公于北郭塟諸士孫之里四翣不
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
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賂晉侯
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

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同盟于重丘齊成故
也○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
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入之陳侯
扶其大子偃師奔墓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
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
別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
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
乃還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
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
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

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
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
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
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
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
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
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
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
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
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

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
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
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乃受之子西復伐
陳陳及鄭平○晉侯使逆衛侯將使與之夷儀崔子止其
帑以求五鹿衛獻公入于夷儀

晉使趙武為政

左氏曰趙文子為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
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
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
侯兵可以弭

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弟餘祭立

左氏曰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史記曰王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季札封於延陵故號延陵季子

二十有五年衛甯喜弑其君剽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衛侯衎復歸于衛

左氏曰襄之二十年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

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悼子許諾遂卒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公使子鮮辭敬姒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以吾故也子鮮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告右宰穀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請使焉而觀之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悼子曰子鮮在穀曰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大叔文子聞之曰甯子視君

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孫文子在戚孫襄居守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甯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復攻孫氏克之殺子叔〈即剽無謚〉及大子角孫林父以戚如晉衛侯入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絏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

于晉晉戍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獲殖綽復愬于晉

魯侯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會于澶淵晉人執衛甯喜

左氏曰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六十以與孫氏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衛侯如晉執之而囚於士弱氏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齊侯賦蓼蕭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

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許歸衛侯衛侯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

許靈公卒于楚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左氏曰許靈公如楚請伐鄭襄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往獨鄭伯自行故許患欲報之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乃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子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入南里墮其城涉于氾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晉侯使士起入聘

左氏曰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

齊慶封誅崔杼之族專國政左氏在明年經世在此年

左氏曰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偃與無咎弗予成與彊告慶封曰夫子惟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慶封以告盧蒲嫳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成彊殺偃無咎於朝崔子怒而出寇遂見慶封封曰崔慶一也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殺成與彊盡俘其家其妻縊遂滅崔氏嫳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奔魯慶封當國

二十有六年晉趙武楚屈建魯叔孫豹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會于宋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左氏曰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

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許之告於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

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馹謁諸楚子楚子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趙孟及子晳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曰令尹將死矣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

曰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季武子使以公命謂叔孫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乃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曰諸侯歸晉之德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

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楚子楚子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子木又語楚子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如楚涖盟楚薳罷如晉涖盟宋左師請賞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昭

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削而投之左師辭邑○陳氏曰晉楚初同主諸夏盟也以諸侯分為晉楚之從而交相見也於是始則是南北二伯也此天下之大變也於湨梁而無君臣之分於宋而無夷夏之辨昭定哀之春秋將以終於吳越焉爾矣於是晉楚爭先乃先楚人則春秋書先晉何春秋不以夷狄先中國也自宋以來晉不專主盟矣虢之盟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至鄢陵而齊主諸侯至皐鼬則魯及諸侯晉之不足以主夏盟自宋始宋之盟趙孟之偷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

左氏曰 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乃使文子為卿

十有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左氏曰 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

二十有七年 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公魯侯陳侯鄭伯許男朝于楚

楚康卒子麋嗣 是為郟敖

左氏曰 宋之盟故也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公如楚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楚人使魯公親襚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悔之楚郟敖即位王子圍為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

王崩太子晉母弟貴踐位

左氏曰 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又曰至子靈王卒而有頟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逸周書曰晉平公使叔譽于周見太子晉而與之言五稱而五窮逡巡而退不遂歸告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弗能與言君請歸聲就復與之田若不反及有天下將以為誅師曠曰請使瞑臣往師曠見太子先稱曰吾聞王子之語高於泰山夜寢不寢晝居不安不遠長道願聞須一言王子曰吾聞太師將來吾甚喜而又懼吾年甚少見子而懾盡忘吾度師曠曰吾聞王子古之君子其成不驕自晉如周行不知勞王子曰古之君子其行至慎委積施門道路無限

百姓悅之相將而遠遠人來驩視道如尺師曠告善又稱曰古之君子其行可謂由舜而下其孰有廣德王子曰如舜者夫舜盡其所以利天下奉翼遠人皆得已仁此之謂天如禹者聖勞而不居則利天下好善取與與必度正是之謂聖如文王者其大道仁其小道惠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敬人無方服事於商既有其衆而延夫其身此之謂仁如武王者義殺一人而以利天下異姓同姓各得其儀此之謂義師曠告善又稱曰宣辯名命王侯君公何以為尊何以為尚王子曰人生而丈夫謂之胄子胄子成人能治上宮謂之士士率衆時作謂之伯伯能移善於衆與百姓

同謂之公公耐名物與天道俱謂之侯侯耐成群謂之君君能廣德分任諸侯而敦信曰予一人善至於四海曰天子遠於四荒曰天王四荒皆至無有怨訾乃登為帝師曠罄然又稱曰溫恭敦敏方德不改關物下學以起尚登帝臣乃參天子自古誰已王子曰穆穆虞舜明明赫赫立義治律萬物皆作分均天財萬民熙熙非舜而誰能師曠蹞足曰善哉善哉王子請入數席注瑟師曠歌無射曰國誠寧矣遠人來觀脩義經矣好樂無荒乃注瑟於王子王子歌嶠曲名師曠請歸王子賜之乘車四馬曰太師亦善御之師曠對曰御吾未學也王子曰汝不為夫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麃麃取予不疑以是御之師曠對曰瞑臣無見為人辯也唯耳之恃而耳又寡聞而易窮王子汝將為天下宗乎王子曰太師何如戲我乎自太皞以下至于堯禹未有一姓而再有天下者且吾聞汝人之年長短告也師曠對曰汝聲清汗汝色赤白火色不壽王子曰吾後三年上賓于帝所汝慎無言殃將及汝師曠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太子晉之賢觀於諫壅穀洛可見此篇雖淺陋亦或附會然存之以見其夙慧而早夭

燕懿公卒子款嗣是為簡公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六

仁山金履祥編
歸仁齋揚氏重鋟

丁巳周景王元年夏五月葬靈王

左氏曰夏四月葬楚康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皇甫謐曰靈王冢在河南城西南柏亭西周山上蓋以王生而有髭而神故謚靈王其冢民祀之不絕

衛獻公卒子惡嗣是為襄公

閽弒吳子餘祭弟夷末立

左氏曰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弒之

晉荀盈會齊高止宋華定魯仲孫羯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左氏曰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

吳子使札聘于魯齊鄭衛晉

春秋書曰吳子使札來聘○左氏曰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

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携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

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

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愼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鍾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公羊氏]曰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

乎季子讓國也○[穀梁]氏曰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其名成尊於上也

[愼齋]按其季子之賢也而不書公子猶曰吳無公子也而亦不書季獨名之夷於秦衍鍼叔爲夫子何以不賢季子與曰此所以賢季子也夫子之所賢宜春秋之所以責備也胡氏曰以其辭位避國不成父兄之志而終以成亂故貶之也夫季子宜立而又辭在夷末之卒爾訑方夷末之初立也春秋安得先事而致貶貶必於夷末之卒因事而後可見也然則與夷末立使札聘於上國杜註謂餘祭使之至魯未聞喪非也吳至魯不廬遠餘祭弑則赴至魯矣爲季子安得猶未聞也通嗣君也則爲爲貶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而此行則越禮多矣夫當喪未君踰年而後即位禮也餘祭以弑頒臣子之至痛曾未踰時而出聘如常時猶曰夷未之命也而請觀於周樂雖爲博聞好學於禮因未爲得也豈夷狄之俗猶未盡除與然則夫子雖賢季子而於此行則未可也

二年 蔡世子般弒其君景侯而自立是爲靈侯

左氏曰 蔡景侯爲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弒景侯

宋災宋伯姬卒

公羊氏曰 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

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

左氏曰 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嗚呼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慼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

必害王曰童子何知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蔿逐成愆成愆奔平畤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左氏曰 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明年春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爲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爲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穀梁氏曰 澶淵之會中國不侵伐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胡氏曰 此譏刺天下之大夫也蔡世子般弒其君天下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也則會其黨而不討宋國有災小事也則合十二國之大

夫更宋之所喪而歸其財則可謂知務乎穆叔趙孟向戌子皮諸侯之良也而所謀若是世衰道微邪說交作以利害謀國家而不知本於仁義也

發揮 按城杞之會爲悼夫人也澶淵之會爲宋災也二者謂非恤小救患之舉則不可也然蔡般之事亂臣賊子之樹則又有大於此者而晉不之問以有弭兵之盟也蔡即楚則又晉人以爲討則懼有爭蔡之釁再啓兵端若夫楚則圍爲令尹亦將般矣此般之所以不討也存弭兵之小信而忘撥亂之大義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其斯之謂與

鄭使公孫僑爲政

左氏曰 鄭伯有耆酒爲窟室夜飲酒朝至未已朝者皆布路而罷既而朝又將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子晳以駟氏

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子產斂伯有氏
之死者殯之而行印段從之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
者乎遂自止之子產入子石入皆受盟于子皙氏鄭伯及
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
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辰
自墓門之瀆入介于襄庫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
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
肆子產襚之斂而殯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
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
入復命于介奔晉駟帶追之盟而復歸子皮授子產政辭

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
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爲政有事
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奚獨賂焉子產曰無
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
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
姑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
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又辭如是三乃
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使次已位子產使都鄙
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
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

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
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
其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
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
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
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
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
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
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

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
事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毀鄉校如何子
產曰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
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
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
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
藥之也然明曰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若果行此鄭
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
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子皮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
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

治矣子產曰不可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
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
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
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
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
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
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
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
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愼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
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

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
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
爲鄭國

三年 魯襄公卒于楚宮子野立而卒禂立 是爲昭公

左氏曰 公作楚宮穆叔曰君欲楚也夫若不復適楚必死
是宮六月公薨于楚宮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卒毀也立
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禂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
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
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
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武子卒
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年十九矣猶
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鄭伯如晉衛侯如楚

左氏曰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魯喪故未之見也子
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
寇盜充斥是以令吏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牆垣以無
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
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對曰
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
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間而未得見不敢輸幣亦不

敢暴露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
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廐
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
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
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
事敎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
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
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夭癘不戒賓見無時命不
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雖君之有魯喪亦
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文伯復命趙

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隷人之垣以羸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乃築諸侯之館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北宮文子相衛襄公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敬愼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公曰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莒人弑其君密州

【左氏曰】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胡氏曰】信斯言也則子弑父也春秋有不書乎故趙氏謂其文當曰展輿因國人之攻莒子弑之乃立其後傳寫誤以之爲以字爾

魯仲由生

【四年】魯昭公元 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魯叔孫豹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會于虢魯取鄆王使劉子勞趙武于潁

【左氏曰】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遂會于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蔉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令尹圍設服離衛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子若

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莒魯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楚人許之乃免叔孫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于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爲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何以能久

鄫悼公卒穿立是爲莊公

晉荀吳始用卒敗狄于大鹵

左氏曰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爲行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大敗之

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

左氏曰莒展輿立而奪群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吳

楚子麇卒令尹圍弑之而自立是爲靈王楚公子比奔晉

左氏曰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楚子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圍至入問疾縊而弑之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子干出奔晉子皙出奔鄭葬楚子于郟謂之郟敖楚靈遂即位薳罷爲令尹薳啓彊爲太宰荀子曰以冠纓絞之杜氏曰以瘧疾赴

綱目按楚令尹圍弑其君麇而代之春秋不書弑而書卒舊說曰從赴告也夫弑君而自立者必不以弑赴也而春秋正其弑此亂臣賊子無所逃其罪於天下後世所爲懼也何獨於圍而從所赴曰春秋之筆以微顯闡幽弑其君而以瘧赴天下後世或不知其故則以弑書之若夫圍之弑天下知之久矣號之會諸侯大夫皆料其纂於未弑之前朱方之師諸侯三軍之上皆笑其銜於已弑之後則夫從其赴而書之天下後世益知其偽也之不可誣矣此或者聖人微顯闡幽之意蓋不可以一棄論也雖然楚之無君臣父子久矣熊通弑其君囏而自立是爲楚成已而其子商臣又弑之而自立是爲楚穆傳子及孫至此四世而莫之或討也然其兄弟子孫

爭國而自相賊殺者僅存而無遺類矣聖人於此亦投畀有昊而已

五年 晉使韓起聘于魯齊衛

左氏曰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觀書于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左氏曰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疾作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兄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

盟女矯居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不速死大刑將至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褚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縊尸諸衢加木焉

蔡滋雕開生

六年 鄭游吉如晉齊晏嬰如晉

左氏曰 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曰甚哉子之爲此來也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今嬖寵之喪而數於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二大夫退子大叔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將焉辟之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惟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

北燕伯款出奔齊燕人立悼公

左氏曰 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

七年 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人執徐子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左氏曰 前年冬鄭伯如楚春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楚子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君其許之而脩德以

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况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
棄之吾又誰與爭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
馬齊楚多難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
嶽三塗陽城大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
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享神人
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
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齊有仲孫之難
而獲桓公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衛邢無難敵亦喪之
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
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

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
侯乎對曰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
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曰諸侯其來乎曰
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
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其餘君之
所及也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
與人同欲盡濟夏諸侯如楚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
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 六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
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愼
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

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
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
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楚子曰吾
用齊桓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敢不薦聞獻公合
諸侯之禮六子產曰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楚
子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問其故對曰禮吾所
未見者六焉又何以規宋大子佐後至久而弗見徐子吳
出也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
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
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

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
乃不濟乎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
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德遠
而後興秋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
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克之執齊慶封而滅其族將戮
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其肯從於戮乎
播於諸侯焉用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
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
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使
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遷賴於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

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民不堪命乃禍亂也

鄭作丘賦

左氏曰 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爲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鄭先衛亡偪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

魯有若生

甲子八年 魯舍中軍

左氏曰 罷公室也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公室四分民食於他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

秦景公卒子嗣 是爲哀公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左氏曰 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 陳氏曰 初書越而稱人越驟張也通吳以疲楚者晉謀之失也通越以困吳者楚謀之失也

孔子志于學

論語曰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朱子曰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矣

九年 鄭人鑄刑書

左氏曰 叔向使詒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

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楚公子棄疾如晉

左氏曰 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過鄭鄭伯勞諸柤辭固請見之見如見王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採蓺不抽屋不強匄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為暴主不恩賓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也

楚遠罷帥師伐吳吳人敗之

齊侯伐北燕

左氏曰 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可也明年春齊侯次于虢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甕玉櫝斝耳而還

十年 四月 甲辰 朔日有食之

衛襄公卒公子元嗣 是為靈公 衛齊惡來請命王使成子如衛弔追錫命

左氏曰 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

十有一年 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陳哀公卒

楚師滅陳

左氏曰 陳哀公元妃生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招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哀公縊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楚人執而殺之留奔鄭公子招歸罪于過而殺之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冬十一月滅陳使穿封戌為陳公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

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十有二年 宋華亥魯叔弓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于陳許遷于夷

左氏曰 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遷方城外人於許

王使詹桓伯如晉晉侯使趙成來致閻田

左氏曰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

頴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藩屛周亦其廢隊是爲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魑魅故允姓之姦居於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毁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

物蓋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襚反頴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

十有三年 齊陳氏鮑氏逐欒施高彊

左氏曰 齊欒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以如鮑氏則亦授甲矣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又焉而用之戰于稷欒高敗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魯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召子山而反棘焉子商反其邑子周與之夫于反子城子公公孫捷而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子山子商子周高氏所逐群公子事在襄三十一年國之貧約者私與之粟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爲之請高唐陳氏始大

晉平公卒子夷嗣 是爲昭公

左氏曰 魯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

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不行必盡用之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以其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

宋平公卒子佐嗣 是爲元公

孔子生伯魚

家語曰 孔子年十九娶于宋幵官氏一歲而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以名曰鯉而字伯魚

十有四年 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晉韓起會齊國弱宋華亥魯季孫意如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王使單子命事於會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左氏曰景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弒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楚子在申召蔡靈侯將往大夫曰楚貪而無信惟蔡於感今幣重言甘誘我也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執而殺之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

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二年楚其有咎乎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況用諸侯乎楚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爲蔡公問於申無宇對曰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發明按蔡般弒其君而立列於諸侯者十三年晉不能討使楚得借是以滅蔡而晉爲請之名義皆不正矣何以復霸

單成公卒

左氏曰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襘之中所以道容貌也今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於會

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無守氣矣十二月卒

十有五年 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鄭簡公卒子寧嗣是爲定公

左氏曰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子產過女而問乃曰不忍廟也將毀矣子產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堋弗毀則日中而堋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遂弗毀日中而葬

齊侯魯侯衛侯鄭子如晉魯侯至河乃復魯公子
憖遂如晉魯公子憖奔齊
左氏曰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公如晉至河乃復
初季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莒愬于晉晉有
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憖遂如晉晉侯享諸侯
子産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禮也季平子不禮
於南蒯南蒯謂公子憖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
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
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
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

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
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
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
必敗外彊内温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
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
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内倡和為忠率事以信
為共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
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
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
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
者耻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後二年費人叛南氏南
蒯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
韓晳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歸
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

履祥按春秋凡以地叛雖微必書而内叛不書内叛必有為也南蒯以費叛不書蓋欲張公室亦公意也忠有餘而知不足以至此爾左氏專以勢利成敗論人故其形容南蒯之叛獨詳而不知春秋所以不書之意季氏四分公室而取其二左氏不以為非昭公不以為悖而反讎招公之不善子韓晳曰家臣而欲張公室大罪也左氏與當時之言如此則人心君臣之變久矣

原伯絞奔郊成景之族弑甘公過
左氏曰周原伯絞虐其輿臣與人逐絞絞奔郊甘公過將
去成景之族成景之族殺甘悼公○杜氏曰傳言周衰原
甘二族所以遂微

楚子伐徐
左氏曰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帥
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右尹子革夕與
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級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
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
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
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
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

有令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楚子曰
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
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
田楚子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
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
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
王命剝圭以爲鏚柲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
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
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楚子曰是
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

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
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
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楚子曰子能乎
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
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楚子不能自克以及於
難

十有六年 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
谿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而自立 是爲平

左氏曰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即
位奪薳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楚子楚之滅蔡
也其父死焉楚子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楚
子奪鬬韋龜中犫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蔓成然故事
蔡公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楚子所不
禮也因群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
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蔡大夫曰今
不封蔡蔡不封矣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即比子晳及郊而告
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
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狗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
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
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

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
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
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
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蔡公使須務牟史猈先
入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黑肱爲令尹次于
魚陂棄疾爲司馬先除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
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楚子聞群公子之
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
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楚子曰余殺人子多矣
能無及此乎沿夏將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求之以歸

楚子縊于申亥氏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
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乃行國每夜駭
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使蔓成然
走告子干子晳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早自
圖也又有呼而走至者二子皆自殺棄疾即位名曰熊居
殺囚衣之王服流諸漢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爲令
尹蔓成然封陳蔡復遷邑致群賂施舍寛民宥罪舉職 初楚
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
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其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國語
曰陳蔡及不羹之人納棄疾而殺靈王

發明 按程子有言觀春秋者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眞僞昭定哀之春秋自楚襄卒以來考之於傳則於春秋筆削之意多有可議如公子圍公子比討世子止之事則春秋於亂臣賊子其誅舍若可疑者或左氏所傳不盡得其實與今考公子比之事如傳所言則經當書楚子比自晉歸于楚公子棄疾自蔡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公子棄疾弑其君比而經書乃云爾者是或有可疑也蓋嘗反覆思之春秋誅心之法也以春秋誅心而言則子干有爭國之心而棄疾無起事之意以春秋書法而論則凡爲弑君者所立則以首惡書之討賊而不以其罪則不以討賊之辭書之虔弑君而立比爲是出奔則其歸也當正名討賊而不討賊則以亡公子爭國而已虔有弑君之罪而人莫之討徒以其暴而弑之則臣弑其君而已此一匹夫無親者甚鮮援於晉進不能正討賊之義退不能爲曹子臧吳季子爲人所用以立而立書法得以加首惡之名爲人所怫以死棄疾得以歸弑君之獄所謂爲人臣者不知春秋之義則陷於弑逆之罪其此之謂與然則用討以弑其君者獨無誅乎曰唐人有言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書一事而兼衆義者有之然有難兼衆義者則舉一事以示成而已若夫天下之理則未有弑其君親而無禍者虔之弑君也以縊而虔即自縊虔之弑麇也及其二子幕與平夏而祿與罷敵亦先死焉自投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子乎可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矣棄疾歸罪於比而他日吳人卒鞭其墓而戮之天理可以監矣

劉子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會于平丘同盟魯侯不
與盟晉人執魯季孫意如以歸
左氏曰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叔向曰諸侯
不可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水道不可吳子辭七月治
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於平丘次于衛地叔鮒
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饋叔向羹與錦叔向受羹反錦

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
其已從之未退而禁之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
向告劉獻公公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
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
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對
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志業
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
也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君曰余必廢
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
敢不聽從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辛未治兵

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曰魯朝夕伐我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辭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絶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子產爭承曰昔者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子服湫從

發明 按晉之不明也甚矣季氏專魯昭公之意豈不欲去之南蒯之楚公子慭從昭公如晉豈不欲通其意也而以鄭因辭公取鄭正季孫之罪也公子慭又獨往而意又不達以歸遂出奔齊至是執意如反以子仲南蒯之間會曾矣又明年楚以鄭故止昭公而昭公之意卒不能自達也故胡氏謂當按邾莒所訴之狀究南蒯子仲奔叛之由告於諸侯以其雖執之請於天子以大義廢之選於魯卿更意如之位莊廢私邑爲公家之民則方伯之政修矣乃不能此而使季氏畏緣而昭公客死惜哉晉大夫之賢孰與叔向而其爲此明務力不務德以利不以義曰寡君甲車四千乘在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春秋之辭令未是有也戰國辨人之辭氣略乎此矣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左氏曰 楚之滅蔡也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楚平即位旣封陳蔡而皆復之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

吳滅州來

左氏曰 吳滅州來令尹子期請伐吳楚子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燕悼公卒共公立

十有七年 晉釋魯季孫意如

左氏曰 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

曹武公卒子須嗣是爲平公

十有八年 吳子夷末卒子僚立

左氏曰 初吳子夷昧之立也使屈狐庸聘于晉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閽戕戴吳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君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有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嗣之子

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〇[史記曰]餘昧卒欲授季札札辭逃去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餘昧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餘昧之子僚

〔僞註〕按季子此時義可以立矣而不立則當告之國人命諸樊之子光而立之庶無異日之亂矣然觀狐庸父史記所言則餘昧為賢而其子僚亦為國人所屬當時事勢雖欲立光亦恐未可也不然則季子之義為未尽矣

蔡朝吳出奔鄭

[左氏曰]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敘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楚子怒曰余為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王太子壽卒王穆后崩

[左氏曰]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鏚鉞秬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

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

十有九年 齊侯伐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

左氏曰齊侯伐徐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左氏曰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

晉昭公卒子去疾嗣 是爲頃公

左氏曰前年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晉人止公夏公至自晉子服昭伯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爲常能無卑乎季平子曰爾幼惡識國秋晉昭公卒平子如晉葬昭公曰子服向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

二十年 六月 甲戌 朔日有食之

郯子朝于魯

左氏曰郯子來朝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共工氏以水紀大皞氏以龍紀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雎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晉侯使屠蒯來請有事於雒與三塗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左氏曰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遂滅陸渾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陳氏曰昭公之春秋莫辨於吳楚也於是始書戰則以吳楚敵言之也

二十有一年 毛得殺毛伯過

左氏曰 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而毛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

曹平公卒子午嗣 是爲武公

宋衛陳鄭災

左氏曰 昭十有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皡

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鄭裨竈言於子產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群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于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荐爲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

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不與亦不復火

使原伯魯如曹葬曹平公

左氏曰 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

許遷于白羽 楚遷之也

鑄大錢

國語曰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爲潢汙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王弗聽卒鑄大錢

燕共公卒平公立

二十有二年 許世子止弑其君買葬許悼公

左氏曰 許悼公瘧飲大子止之藥卒○穀梁氏曰 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公羊氏曰 許世子弑其君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

履祥按古今亂臣賊子弑其君者蓋亦多故有以藥物弑之者霍顯王莽梁冀之徒是也又有雖無弑逆之意而以奇藥誤其君者山人柳泌之徒是也故律謂醫藥不依本方致殺人者與故殺同而天子升遐侍醫者死益謹亂賊之防也止雖無弑君之心然不幸而進藥以卒故夫子因其所自咎者又立此法其諸以示萬世之防也與

楚用費無極放世子建于城父

左氏曰 楚子生大子建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無寵欲譖諸楚子曰建可室矣爲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楚子爲舟師以伐濮費無極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從之

二十有三年 孔子至京師既而反乎魯

左氏曰 昭之七年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

尼○[史記曰]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家語曰]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史記曰]孔子自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焉

[纂釋]按史記孟僖子屬其子事仲尼時孔子年十七而云僖子死然僖子死之年孔子年三十四蓋孔子年十七時孟僖子相魯昭公適楚不能相禮以此爲病其後使其二子師孔子非必在是年亦非必在其既死之後也所及南宮敬叔與孔子俱適周然適周亦不知何年但史記載孔子自周反魯乃與晉平楚靈同時則當在孔子二十歲餘又史記結語乃曰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二十矣則又似在昭公一十年今附昭公二十年之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蓋孔子觀周在之宋之杞之後故齊侯晏嬰入魯問禮於孔子以孔子備考三代之禮故也

楚世子建自城父奔宋楚子殺其傅伍奢及子尚

伍員奔吳

[左氏曰]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齊晉輔之其事集矣問伍奢奢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楚子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大子奔宋楚子召奮揚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事建如事余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楚子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使召之棠君尚謂其弟員曰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於鄙

齊侯與其大夫晏嬰入魯問禮於孔子

[史記曰]齊景公與晏子狩因入魯問禮

鄭大夫公孫僑卒

[左氏曰]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蔡平侯卒子朱嗣

魯冉雍生魯冉求生

[二十有四年]鑄無射 国語作二十三年蓋單穆公之諫乃在二十三年也

[國語曰]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鍾以鮮其計耳之察龢也在清濁之間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是故先王之制鍾也大不

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
今王作鍾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鍾聲不可以知龢制度
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
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
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龢而視正聽龢則聰視正則
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思慮純固以言德於
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後
能樂夫耳內龢聲而口出美言以為憲令而布諸民正之
以度量樂之至也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為
言在目為明若視聽不龢而有以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

則氣佚氣佚則不龢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
轉易之聽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時作
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王弗聽問之伶州鳩對曰
臣聞之琴瑟尚宮鍾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宮細
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以愛財財以
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
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徵革木一聲夫政象樂樂從龢
龢從平聲以龢樂律以平聲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
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龢利今細過其主妨
於正用物過度妨於財正害財匱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

於耳非龢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夫有龢平之聲則有蕃殖
之財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龢比之不度
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卒鑄大鍾
○左氏曰 伶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
夫音樂之輿也而鍾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
之與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摦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
故聲和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摦則不容
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鍾摦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左氏曰 梓慎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分

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

蔡平侯之弟東國攻蔡侯朱朱出奔楚東國自立

是為悼侯

魯頫回生齊高業生

二十有五年 王崩子猛踐位葬景王王室亂劉子
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入于王城冬王子猛卒是為
悼王 母弟匄立

左氏曰 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
劉獻公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
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景王既殺子猛之傳下

門子（國語併注補入）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侍者曰憚其
犧也遽歸告王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犧實難
已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
子劉子王有心疾崩于榮錡氏劉子摯卒單子立劉蚠五
月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群王子于單氏葬景王王子朝
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劉子奔揚
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單子
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劉子如劉單子
奔平時群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及群子子朝奔京伐之京
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鞏簡公敗績于京甘平公亦敗焉

單子欲告急於晉以王如平時次于皇劉子如劉單子使
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宮鄩肸伐皇大敗獲鄩肸
焚諸王城之市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伐單
氏之宮敗焉反伐之冬十月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
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於王城單子劉蚠以王師敗績于
郊前城人敗陸渾于社十一月王子猛卒立其母弟王子
匄敬王即位館于子旅氏十二月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
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汜于解
次于任人晉人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伐京毀其西
南

十有二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衛端木賜生

壬午敬王元年蔡悼侯卒于楚弟申立（是為昭侯）

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

滅獲陳夏齧

左氏曰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
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
楚者眾而皆小國也不獲已來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
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帥賤政令不一若分
師先犯胡沈與陳必先奔諸侯之師挫楚必大奔請先者

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戰于雞父三國敗獲
胡沈之君及陳大夫楚師大奔

王居狄泉尹氏立王子朝地震

左氏曰正月壬寅二師圍郊郊鄩潰晉師在平陰王師在
澤邑王使告間庚戌還夏四月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
人六月王子朝入于尹尹圉誘劉佗殺之單子劉子伐尹
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單
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鄩羅
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取西闈攻蒯蒯潰八月丁酉
南宮極震長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周之亡也其三川

震令西王之大臣亦震矣棄之矣東王必大克
二年 王在狄泉王子朝入于鄔
左氏曰召簡公南宮嚚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弘
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
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
王子朝入于鄔
晉侯使士景伯來鄭伯如晉
左氏曰三月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
問於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鄭伯如晉子大叔
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

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
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詩
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乃徵會諸
侯期以明年十月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津人得諸
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將賣之則爲石王
定而獻之
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吳滅巢
三年 晉趙鞅宋樂大心魯叔詣衛北宮喜鄭游吉
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會于黃父

左氏曰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
曰明年將納王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爲客若之
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
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
魯侯攻其大夫季孫意如不克出奔齊宋元公如
晉卒于曲棘子頭曼嗣是爲景公
左氏曰季平子以季姒之譖殺申夜姑公若爲之請不得
怨平子季郈之雞鬭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
益宮於郈氏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會爲讒於臧氏而逃
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

人其衆萬於季氏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爲與之
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侍人僚柤告公
公以戈懼之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
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
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
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
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
闞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
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
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

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隱民多取食焉日入慝作
弗可知也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
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我家臣也
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
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公徒釋甲執冰而踞
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
孟氏執郈昭伯殺之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刼君者
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
也遂孫於齊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寡人將帥敝
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

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
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
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繾綣從公無通
外內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
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
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
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
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
不死子以逐君成名不亦傷乎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政事
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

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
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
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
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宋元公爲公故如晉
卒于曲棘

孔子如齊

【史記曰】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
魯亂於是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有聞韶問公政二事）
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孔子遂行反乎魯○
【論語曰】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

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愚按晏嬰賢者也夫子亦每賢之今景公將封孔子而晏子不可其必有意史記載其沮止之語後夾谷之會史記亦謂晏子與有謀焉朱子皆削不取或疑晏子心雖正而其學墨固自有不相爲謀者與然論晏子者惟當以夫子之言爲正他書未可盡信也當是時晉楚皆以蹟失諸侯齊故伯國諸侯亦且歸之而景公不能用孔子惜哉

【四年】王使單子如晉王次于滑晉知躒趙鞅以師
至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左氏曰】往年冬尹氏涉于鞏焚東訾弗克夏四月單子如
晉告急五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王城人劉人戰于
施谷劉師敗績劉子以王出王城人焚劉壬宿于褚氏次

于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十月王起師于滑逐次于尸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圉澤次于隄上王入于城周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王入于莊宮王子朝使告於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爲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

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頿王亦克能脩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頿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一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群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荊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卽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爲

楚平卒子壬嗣昭是爲

左氏曰楚平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適也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乃立昭

五年吳子使季札聘于晉吳弑其君僚諸樊之子先立闔閭是爲

左氏曰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

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戍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弒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吳子吳子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先偽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遂弒吳子鈹交於胸闔廬以其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

履祥按僚得國以弒春秋不以光為賊也吳諸樊兄弟相傳凡以為季子爾季子不立則國固諸樊之子之國也僚特餘祭以結國人而立固已非矣春秋不以弒罪歸光則季子亦難以弒罪譬光也然季子避國而光弒君為季子者終於上國不亦可乎復命哭墓復位而待亦庶幾於適矣

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左氏曰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魯公也初昭公之孫于齊也齊侯取鄆公至自齊居于鄆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子猶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貨子猶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宋元為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君若待于曲棘使群臣從魯君以卜焉師有濟也君而繼之無成君無辱焉從之秋會于扈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叔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不獲君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

曹悼公卒露立是為靖公

楚人誅費無極

左氏曰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無以酬之

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取五甲五兵寘諸門令尹必觀從以酬之謂令尹曰吾幾禍子甲在門矣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爇之國人弗爇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國言未已沈尹戌言於子常曰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屛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恭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吳有新君疆埸日駭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晉籍秦來致諸侯之戍

六年 魯侯如晉次于乾侯

左氏曰 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

鄭定公卒子蠆嗣 是為獻公

晉六卿殺公族分其邑各使其子為大夫

七年 殺召伯盈尹固及原伯魯之子三子 趙車入于鄻以叛陰不佞討敗之 皆子朝之黨

八年 晉頃公卒子午嗣 是為定公

左氏曰 晉頃公卒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閒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

左氏曰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

瀆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
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
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
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楚子弗聽吳子怒執鍾
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
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
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吳子問伍員曰
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
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
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

歸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然後以三軍
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九年 十有二月 辛亥 朔日有食之

十年 吳伐越

左氏曰 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
之必受其凶

王使富辛石張如晉 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魯
仲孫何忌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
小邾人城成周

左氏曰 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
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
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
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
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
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
欲徼福假靈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
蝥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
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
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
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

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
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
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士彌牟
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
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
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

魯昭公卒于乾侯季孫意如廢世子而立公子宋
是為定公

左氏曰 昭公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
張來唁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祗辱焉公如乾侯

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兄公思於魯曰務人爲此禍也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以公衍爲大子○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謂季孫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三十二年公在乾侯取闞十有二月公薨明年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

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叔孫請見子家子辭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群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群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者皆自壞隤反秋七月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十有一年（魯定公元年）晉人執宋仲幾

左氏曰正月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爲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各復舊職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爲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

十有二年 盗殺蔡簡公

左氏曰 周蔡簡公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夏蔡氏之群子弟殺簡公

楚囊瓦伐吳吳敗楚師于豫章

十有三年 郳莊公卒益立 是爲隱公

衛卜商生

十有四年 陳惠公卒子柳嗣 是爲懷公

劉子晉侯宋公魯侯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會于召陵侵楚諸侯盟于皐鼬劉文公卒

左氏曰 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楚子楚子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群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

履祥按自二霸以來未有盛於召陵之會皐鼬之盟者劉文公定敬王城成周會十八國之君保夏懷遠攘楚以尊王於是在矣乃壞於晉荀寅之取貨不能以義正諸侯而屡爲此會也中國於是不復振矣春秋書劉卷卒蓋責之也

楚人圍蔡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吳入郢

左氏曰 沈人不會召陵晉人使蔡伐之滅沈楚故圍蔡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爲吳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既謀而行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乃濟漢而陳三戰子常知不可

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
罪必盡說陳于柏舉天槩虔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
莫有死志先伐之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以其屬五千
先擊子常之卒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
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五戰及郢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
以出涉雎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欲攻
之懼而去之夫槩入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
澨三戰皆傷吳句卑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
濟江入于雲中盜攻之以戈擊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楚
子奔鄖鍾建負季芈以從鄖公辛之弟懷曰平王殺吾父

昭十四年楚平殺蔓成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
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
無令名非知也闘辛與其弟巢以楚子奔隨吳人從之謂
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
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
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隨人辭曰以隨之辟
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若難而棄之何以事
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子
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楚子所在而後從之初
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包胥

曰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楚子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
秦伯使辭焉曰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
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
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明年
申包胥以秦師至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吳師
敗吳子乃歸○【穀梁氏曰】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君
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
大夫之妻蓋有欲妻君之母者○【列女傳曰】楚平伯嬴者
昭王之母也吳入郢昭王亡吳王闔廬盡妻其後宮次至
伯嬴伯嬴持刀曰妾聞天子者天下之表也公侯者一國

之儀也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節則其國危夫婦之
道固人倫之始王教之端是以明王之制使男女不親授
生不同席食不共器殊椸枷異巾櫛所以絕之也若諸侯
外淫者絕卿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宮割夫然者
以為仁失可復以義義失可復以禮男女之失亂亡興焉
夫造亂亡之端公侯之所絕天子之所誅也今君王棄儀
表之行縱亂亡之欲犯誅絕之事何以行令訓民且妾聞
生而辱者不如死而榮於是吳王慚遂退舍伯嬴與其保
阿閉永巷之門皆不釋兵三旬秦救至昭王乃復○【左氏
曰】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召國人而問焉曰欲與

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于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

吳言僱生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六 終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七

仁山金履祥編
書林歸仁齋刊

周敬王十有五年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王使人殺王子朝于楚

於越入吳 於越繒言郝妻苟子 有于越作于越者非

陳氏曰向曰越人今曰於越復從其舊號也越未有聞也昭定之春秋吳楚爭而后越入中國會于瑣也越常壽過始見於經而盈稱人後三十年而入吳不復稱人矣晉楚之初春秋未以敵言之戰于邲也則楚稱子矣吳楚之於春秋未以敵言之戰于柏舉也則吳稱子矣至於吳越終

春秋不以敵言之也是故越入吳書吳入越不書

魯陽虎囚季孫斯

左氏曰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殺公何藐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

楚子入于郢

左氏曰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爲君非爲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遂逃賞將嫁季芈季芈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

建以為樂尹
燕平公卒簡公立
魯曾參生
十有六年 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鄭冠胥靡等六邑晉人入戍城胥靡冬王處于姑
蕕
左氏曰 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鄭
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晉閻沒戍周且城胥
靡天王處于姑蕕辟儋翩之亂也
十有七年 儋翩入于儀栗以叛單子劉子敗尹氏
於窮谷
齊侯鄭伯盟于鹹
左氏曰 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
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
之○陳氏曰 此特相盟也特相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
於是再見諸侯無主盟矣是故石門志諸侯之合也鹹志
諸侯之判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
齊國夏伐魯西鄙
左氏曰 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齊國夏伐我陽

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
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苫夷曰虎陷二子
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
王入于王城
左氏曰 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晉籍秦送王王入于王城
十有八年單子伐穀城簡城劉子伐儀栗盂
曹靖公卒子伯陽嗣
陳懷公卒于吳國人立其子越是為閔公
史記曰 吳復召懷公懷公恐如吳吳怒其前不往留之因
卒吳陳乃立懷公之子越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左氏曰 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群臣誰敢盟衛
君者涉佗成何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涉佗捘衛侯之手及
腕衛侯怒歸而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
魯陽虎攻三家弗克奔齊
左氏曰 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
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
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氏
冬十月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
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

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備諸以壬辰為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違之徵死桓子曰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

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入于讙陽關以叛明年歸寶玉大弓六月伐陽關陽虎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魯未可取也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奋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之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魯密不齊生

十有九年 公山不狃召孔子欲往不果

論語曰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為之事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張氏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為爾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纂按 按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佛肸以中牟畔趙氏皆家臣畔大夫也而召孔子孔子雖卒不往而云欲往者

蓋大夫畔諸侯而陪臣以張公室為名也子韓皙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此當時流俗之言也柳大夫而張公室亦名義也故欲往以明其可也然二人者皆以己私為之非真可與有為也故卒不往以知其不可也

魯用孔子為中都宰

家語曰 孔子初仕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彫偽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

鄭獻公卒子勝嗣（是為聲公） 秦哀公卒孫嗣（是為惠公）

魯閔損生

二十年魯以孔子為大司寇相魯侯會齊侯於夾谷齊人歸魯鄆讙龜陰田

史記曰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年春及齊平齊大夫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兵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左氏曰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軍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

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史記曰景公歸謫其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於是乃歸所侵魯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

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二十有一年宋公寵向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樂大心皆叛

二十有二年魯墮郈及費墮成弗克

左氏曰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諫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及齊師圍郈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駟赤謂侯犯以郈易於齊必倍與子地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侯犯請行許之駟赤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郈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史記曰孔子言於定公曰臣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左氏曰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

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發明】按魯自三家四分公室而晉公無民久矣孔子雖爲大司寇爲其議事交隣可爾其地甲兵固皆三家有也縱墮三都三都之民豈遂爲公室有哉去其城郭差可防三家之叛亂耳幸而公山不狃以費叛侯犯以郈叛二子自以爲患故墮之易爲勢至孟氏不肯墮成則成國未易墮矣成之不墮當時家臣知有其家不知有公室類如此然成終不可墮季曰使孔子久於其位安知其不墮使孔子别有所爲則雖不墮成亦可矣孔子用於魯于今一年墮三都而不盡則期月而可三年有成之說無乃已虛乎孔子固曰如有用我者此爲援之以國家言也三家者于孔子豈有土地甲兵爲之用哉其明年始攝相事與聞國政二年而始曰攝曰與則前乎此年其措可知矣孟子謂孔子于此爲見行可之仕蓋謂其或可以行耳而不行而後去然則謂孔子得用于魯則未也學者念聖人之失職車聖人之見用方且以反侵疆誅正卯墮三都爲誇皆未知孔子亦非知事勢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左氏曰齊侯衛侯次于垂葭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不可邴意茲曰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

【發明】按齊故霸國也晉失霸則齊可以霸矣而其君輕卑如此齊之所以不能復霸與

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趙鞅歸于晉

左氏曰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十一年趙鞅圍衛衛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今欲徙著已邑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皆曰不可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皐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皐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

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唯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明年梁嬰父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爲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爲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

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

魯以孔子攝相事與聞國政

史記曰孔子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四方之客至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如歸○荀子曰孔子爲魯相攝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談足以飾邪營衆彊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以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何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參用家語）○家語曰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爲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朱子曰少正卯之事嘗竊疑

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也乃獨荀況言之是必齊魯諸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爲此說以誇其權爾吾又豈敢輕信其言而遽稽以爲決乎聊併記之以俟來者

齊人歸女樂于魯孔子適衛

論語曰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孟子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史記曰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爲

之先并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

〔覆祥〕按孔子生長於魯至是五十餘年天下之士多從之者魯之君臣豈有不知其賢者而未嘗能用孔子也定公之十年一旦起而用之莫有知其由者論語左氏皆不言其故獨孟子稱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而論語謂季桓子受女樂不朝孔子行是孔子此時之行蓋係季桓子之用舍也何哉魯自三家四分公室而季氏取其二季氏專魯而魯公無民久矣使魯之君而欲用孔子豈能遂奪季氏之權以畀孔子季氏亦豈肯遽已之權以與孔子哉自定公初年季平子卒其家臣陽虎始用事五年執桓子囚之而專魯政辱之于晉臨之於齊師且盟且詛九年又將享桓子而殺之僅而獲免當是時非惟魯國不可爲而季氏亦自不可支矣霜降水涸涯涘自見桓子于此亦謀吾以爲弱亂與家之計故舉孔子于公而試用之已而夾谷之會齊歸地于是攝行相事墮三都夫三都者三家強邑也當是時公山弗擾作費而郈侯犯之亂未久也三家之有三都已非公室之便而三都之爲三都至是亦非三家之便也故仲孫氏始隳郈維而季桓子隳費已而孟孫氏不肯隳成圍之弗克其不肯隳成也公斂處父之言曰無成是無孟氏也然則無費是亦無季氏也而隳之當是時桓子之心未敢自計其私也夫三都已隳其二則成之不隳固亦未害然亦豈終不克隳哉夫子久之必有處矣既而魯國方治而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夫使孔子上下之交方固桓子之志未移則一女樂豈足以間之齊人素善謀功利者歸女樂而謂足以間魯之用孔子宰不幾于兒戲乎是殆必得其間矣季氏權臣也拒子指已權以聽孔子而墮其名都以強公室其中豈無介介者顧以衰敗之餘藉之根起爲是降心以相從也今紀綱既定外侮既却魯既治矣桓子豈其于終始者縱桓子其之季氏私人必有以爲不利者故其信任之意必已漸衰特未敢驟舍孔子而孔子顧亦無隙可行耳故齊人歸女樂以促之夫齊何懼於我而歸女樂于事可疑于孔不正有國者固不可啗此爲鄰國所窺也使桓子而猶爲孔子之所豈其受此受之已非矣而又君臣蕭牆其中三日不朝此其心術蠹壞不復可與有爲而其心固亦已無孔子矣故孔子去之然考之孟子與史記蓋爲膰肉不至而行也而論語則爲爲女樂蓋孔子之行決於此而特發于膰肉耳孟子之言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膰肉不至不稅冕而行夫謂之不用則不用固久矣受女樂其一事也方其不朝也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而夫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于大夫則吾猶可止吁此所謂去父母國之道也夫郊之必致膰于大夫禮也孔子何待此之待哉待遇之衰必有日矣雖孔子于父母之邦不君是恕又不以類其君相之過已知其必不致膰且猶冀其能悔而或致膰也既而膰果不致矣使其致膰猶奠禮也而不致是昭然迹卻之也于是而行矣何俟哉此夫子出處之本末事情也

越子允常卒子句踐嗣是爲菼執

〔史記〕曰夏少康之庶子封於會稽號曰無余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

〔二十有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吳闔廬卒子夫差嗣

〔左氏〕曰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

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于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齊侯魯侯衛侯會于牽齊侯宋公會于洮

左氏曰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齊宋會于洮范氏故也

王使石尚歸脤于魯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左氏曰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大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戲陽速告人曰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紓余死

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獲籍秦高彊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

孔子自衛適陳畏於匡反衛

史記曰孔子遂適衛主顏濁鄒家衛人致粟六萬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莊子曰孔子遊於匡匡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無幾何將甲者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史記曰孔子去匡即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

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論語曰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陳桱按聖人道大德全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彼之不善我何與焉而此意有難以明言者蓋孔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夫人乎且此行也在聖人則可苟明言其為可則側媚由徑之人皆可借此說以藉口矣故但重言以誓之其誓之以天何也夫事一而在聖人則可在他人則不可者亦論其心而已聖人此心光明正大上通乎天故無不可彼無是心而假事以自文者其如天何哉聖人指天以為誓欲學者知是天此心也

二十有五年 孔子去衛過曹

史記曰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史記重出在去陳之後非也蓋明年而衛靈公卒無自陳反衛再見靈公之事也論語去衛在陳之前蓋得其實

發明按南子之淫非必昏愚也性尤機警秀慧有過人者特不能自制其欲而靈公之昏又徇其欲焉以至此爾靈公徇南子之欲故爲其召公子朝于宋甚矣其昏也南子自知其行不爲國人所與故借重于孔子而請見之靈公欲重南子而亦知其不爲國人所與故又借重於孔子而使次乘焉夫孔子以聖聞天下而見南子則南子非淫人也公與夫人同乘而孔子次乘則南子非淫而靈公非溺愛無礼也甚矣南子巧于文已惡而靈公雖昏亦巧于文南子之惡也見南子礼之所有故孔子可以久則久爲次乘礼之所無故孔子可以速則速雖然孔子去魯爲女樂也而以膰肉去孔子去衛爲次乘也而以問陳行皆不欲相其君之惡而以微罪行爾此夫子義之盡而仁之至也

魯定公卒子蔣嗣是爲哀公

左氏曰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哀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孔子適宋及鄭至陳

史記曰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伐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笑曰形狀末也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

發明按史記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而後夫子有天未喪斯文匡人如予何之言所以解弟子之懼也孔子于宋遭伐木而去弟子曰可以速矣而後夫子有天生德于予桓魋如予何之說所以解弟子之窘也有子曾子之門人會集夫子所言以爲論語而事之首尾或有不具夫不載弟子懼之事則夫子之言似于露不藏弟子可速之說則夫子之言似于誇朱子每惜不見古文家語蓋爲此類也

二十有六年 魯哀公元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左氏曰報柏舉也里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

吳子敗越于夫椒

左氏曰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遂滅過戈復禹之績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越及吳平

齊侯衛侯伐晉救邯鄲

吳侵陳事始見十四年

左氏曰脩舊怨也○檀弓曰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謂大宰嚭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曰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行人儀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檀記人名互誤今正于此○

左氏曰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二十有七年衛靈公卒蒯聵之子輒立是爲出公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左氏曰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大子絻八人衰絰僞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

纂釋按公子郢之辭固卒讓衛國之亂似亦賢者之過問嘗思之郢既支庶而外蒯內輒皆必爭之人靈公之欲立郢不命之于朝廷之上而言之于郊野之間此郢之所以辭也觀其言曰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則是謂靈公當與卿大夫命之于朝郢名正言順亂深望矣此亦夫子正名之意也而靈公不悟輒無明命

及公殁夫人立之又附此尤鄭之明也鄭立于夫人之手鄭制乎南子而事皆不可爲矣況正忍蒯聵之所以爭乎呵此鄭之所以爲賢也

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左氏曰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于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下兆下卿之罰也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大子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爲右羅無勇麇之吏詰之御對曰痁作而伏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其蠭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温大夫趙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傁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杓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旣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大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

蔡遷于州來

左氏曰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遷于州來

燕簡公卒獻公立

二十有八年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穀梁氏曰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係戚于衛子不有父也○胡氏曰蒯聵前稱世子所以深罪輒之見立不辭而拒父也輒若可立則蒯聵爲未絕未絕則是世子尚存而可以拒乎主兵者衛也何以序齊爲首罪齊人與衛爲惡而黨之也公孫文仲主兵伐鄭而序宋爲

晉以誅殤公石曼姑主兵圍戚而序齊爲首以誅國夏蒯
天下後世討亂臣賊子之法也古者孫從祖不以父命辭
王父命禮也輒雖由嫡孫得立然非有靈公之命安得云
受之王父辭父命哉然則爲輒者奈何宜辭於國曰若以
父爲有罪將從王父之命則有社稷之鎮公子在我焉得
爲君以爲無罪則國乃世子之所有也天下豈有無父之
國哉而使我立乎其位如此則言順而事成矣焉有父不
慈子不孝爭利其國滅天理而可爲者乎

魯桓僖宮災

左氏曰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
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庀女而不
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
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
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
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
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
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
者猶拾瀋也於是乎去表之槀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
曰其桓僖乎

殺萇弘

左氏曰劉氏范氏世爲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
趙鞅以爲討周人殺萇弘

〔履祥按〕周之衰也受制于諸侯其益衰也受制于諸侯之大夫然周之益衰亦天子之自取也夫以萇弘之賢足以振起王室應對諸侯天子不能用之而使爲劉子之屬劉范世婚于是乎右范趙鞅敢以爲討而天子又殺之以說趙鞅之意噫此周之所以益衰與

魯季孫斯卒

左氏曰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
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
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
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
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
召正常正常不反○史記曰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
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
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
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
終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
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召冉求

晉趙鞅圍朝歌

左氏曰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犯師而出奔邯鄲
趙鞅殺士皐夷

秦惠公卒子嗣是爲悼公

二十有九年 盜殺蔡昭侯國人立其子朔是爲成侯

左氏曰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鍇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鍇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左氏曰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眅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關爲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執蠻子以畀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孔子如蔡

纂疏按孔子於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夫子既去魯矣以衛靈公之無道而居衛以陳國之小故有吳師而在陳以蔡侯死于盜國遷于吳民分于楚而如蔡不幾乎居亂而入危與曰前日之言君子守身之常法今日之事夫子行道之大權也夫以聖人盛德固無不可使夫二三君者能用孔子委國而聽之則衛可正陳可强蔡可守也而皆不能惜哉雖然夫子既知其不能用矣其時楚昭之賢聞于天下夫子固將如楚也當在衛也特其以衛靈公致粟有所可之禮而再主蘧伯玉之家當在陳也又以司城貞子爲之主而陳侯亦有言議之適故爲二國留行至其如蔡蓋爲如楚也何以知之有子曰孔子失魯司寇將之荊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則知孔子去魯則將之楚矣聖人無固無必故爲二國留行爾然而竟又卒爲子西所沮愚以爲此皆非聖人意也

三十年 晉趙鞅逐荀寅士吉射奔齊

左氏曰晉趙鞅圍邯鄲荀寅奔鮮虞齊國夏伐晉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史記曰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齊趙竟有邯鄲柏人范中行餘邑入于晉趙名晉卿實專晉權奉邑侔於諸侯

齊景公卒少子荼立

左氏曰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爲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于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群公子于萊齊景公卒公子嘉駒黔奔衛公子鉏陽生奔魯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三十有一年 吳伐陳孔子自蔡如葉按世家孔子遷于蔡三歲

左氏曰吳伐陳楚子曰吾先君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史記曰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

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使子貢至楚楚子興師迎孔子然後得行宋子曰是時陳蔡臣服于楚若楚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曾語絕糧當去衛如陳之時蔡遷按陳蔡從楚耳非為之臣兼蔡又兩屬于吳當時諸侯大夫疑孔子得衆而不用又恐他國之用孔子大率如此孔子圖于陳蔡之間莊子荀子皆有此語今故存之楚子將以書社地封孔子史記作七百里朱子謂恐無此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

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

顏回卒按顏回卒當在三十年內但孔子自陳蔡至葉乃在此二年之間雖因春秋書于吳伐陳之下而其交聘酬酢則在前矣顏淵之死當在陳蔡之間正合顏子三十二歲而卒之數然子西止昭王之辭猶以輔相有如顏回之說則是顏子尚存也顏子之死或是在楚或是歸魯而死于家皆不可考今以事相次附三十一年之下

論語曰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又曰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嚴氏按顏淵死顏路他無所請而至于請車夫子亦必無可予而至于拒之則顏路疑于干而夫子幾于吝然今考其時則顏淵之死且奚適當厄于陳蔡之後自楚反陳之間此正夫子之窮也夫喪事稱家之有無夫子既以之處其子安得不以處顏子乎夫子遇舊館人之喪實脫驂以致賻矣而不能為顏子之椁彼一時此一時也貧富不同也雖然此猶可也孔門自顏子之外曾子卒傳聖人之道而顏子之歿已有喪予之歎後六七年又魯答其君大夫之問獨稱顏子為好學且有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之說然則曾子非邪蓋曾子之年少孔子四十六歲其齒最在諸弟子之後當孔子對哀公之時方二十有二耳下逮孔子歿曾子方年二十有七則一貫之傳其風悟不減於顏子暮年工夫殆或過之後之學者不考乎其時因未聞好學之說而遂不知曾子之學孟子稱誦其詩讀其書而必尚論其世蓋又據考論其時以知其言行之先後也此類是已

楚昭卒群臣立其子章是為惠

左氏曰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子西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子期亦不可則命公子啟子閭五辭而後許將戰有疾庚寅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群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楚子

曰除腹心之疾而置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祭枋楚子有疾卜曰河爲祟大夫請祭諸郊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由已率常可矣

〔謹詳〕按史記昭王病于軍中云然孔子在陳聞是言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蓋是言乃在軍之初時孔子但陳聞之此孔子所爲言之之律也而卒不遇是亦楚之不幸也

〔列女傳曰〕楚昭越姬者越句踐之女楚昭之姬也楚昭讌遊既驩謂越姬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又若此越姬對曰

樂則樂矣然不可久也先君莊王淫樂三年不聽政事終而能改卒霸天下妾以君王爲能法吾先君將改斯樂而勤於政也今則不然而要婢子以死其可得乎妾聞之諸姑也婦女以死彰君之善益君之寵不聞其以苟從君闇死爲榮不敢聞命楚子瞿然而寤二十五年楚子救陳病在軍中有赤雲夾日史曰是害王身可以移於將相楚子曰將相之於孤猶股肱也今移禍焉庸爲去是身乎不聽越姬曰大哉君王之德妾願從王矣妾聞信者不負其心義者不虛設其事妾死王之義不死王之好也遂自殺楚子處於軍子閭子西子期謀曰母信者其子必仁乃潛師閉壁迎越姬之子熊章立之是爲惠

孔子自楚反按孔子至葉即至楚也葉者楚之縣也論語載荷蓧丈人長沮桀溺之事史記皆在若莽之間但史記于在衛之事發莽之事皆重出而不著今姑畧之

〔史記曰〕其秋楚子卒于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按歌鳳史記莊子皆不同今以論語爲正於是自楚反史記自楚反衛今考之猶世家四年方至衛

齊陽生入于齊是爲悼公齊陳乞弒其君荼

〔左氏曰〕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闞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于齊國人知

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群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

羣臣手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詬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殺諸野幕之下（事又見公羊氏傳）

三十有二年 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魯侯會吳于鄫魯侯伐邾以邾子益歸

經世曰吳會魯于鄫以伐齊○左氏曰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十一牢之君

君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吳為無能為也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

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杜氏以此二句為孟氏之言）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于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

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

三十有三年 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左氏曰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不救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社宮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

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晋而奸宋宋人伐之晋人不救將遷褚師子肥殺曹人詬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

吳伐魯魯歸邾子益于邾

左氏曰吳爲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晋

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晋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吳伐魯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明日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一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邾子齊甥也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魯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爲政後二年鄭隱公奔魯又奔齊

三十有四年楚人伐陳

左氏曰陳即吳也吳城邗溝通江淮

三十有五年魯侯會吳伐齊齊侯陽生卒齊人實弑之而立其子壬是爲簡公

左氏曰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齊人弑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秋吳子使來復儆師

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左氏曰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孔子自陳復至衛

論語曰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是時孔子在衛冉有爲季氏宰于魯何以得罪子貢善魯衛地近冉有或請問省其師或以聘問出還或未與其政事皆不可知○朱子曰君

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故子貢不曰衛君而以夷齊爲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爲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蹝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惟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又曰】夷齊雖賢而其所爲或出於激發過中之行而不能無感慨不平之心則衛君之事猶未爲甚得罪于天理也故問怨乎以審其趣而夫子告之如此則子貢之心曉然知夫二子之爲是非其激發之之私而無纖芥之憾矣持是心以燭乎衛君之事其得罪

於天理而見絕於聖人尚何疑哉○【論語曰】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胡氏曰】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爲政而以正名爲先必將具其事之始末請于天王告於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而子路不悟故卒死孔悝之難而不知食其祿之爲非也

[illegible]按朱子有言當衛輒之時父爭乎外子拒乎內不知其國何以度日是謂君子于此不可一日處也孔子世家孔子自楚反衛在哀公六年其後自衛反魯首尾又十六年矣以衛父子之亂而夫子久于其國何耶豈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或行其得政而將借是以正名義也及考之陳世家則楚昭卒之年孔子在陳非返衛也考之衛世家則齊弒悼公之年孔子始自陳至衛明年反魯則非久于衛也無衛至衛何也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甚思魯之狂士則自陳至衛蓋過衛耳意則主於歸魯也以夫子門人如子路子羔子貢之徒亦多衛人者孔子于魯爲父母之邦其出也既以可寄去國則其反也不可以無故而後國故明年召之即歸矣經世於丙辰書孔子自陳至衛于丁巳書自衛反魯可以訂孔子世家之謬而孔子久速之可于此見矣

【三十有六年】齊國書帥師伐魯魯侯會吳伐齊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左氏曰】齊爲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群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

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旣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請三刻而踰之衆從之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右師奔孟之側殿林不狃死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

冉有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克博至于嬴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戰于艾陵吳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吳子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魯吳之將伐齊也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于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發揮 援義理不明而血氣用事無有不敗者闔廬傷于檇李而死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之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可謂有復讎之志矣僅有夫椒之敗而還受其甲今又受其豢子胥之求列宮雖明而復讎之義不及也子胥能報父讎于宗問溺不能使其君報父讎國乎夫差含復讎之義而好大夫功爭樹上國誰爲所秦以讎爭樹者血氣之用事也忘俎者義理之不明也子胥雖諫而以是死夫差亦以是敗矣

孔子自衛反魯

左氏曰魯人以幣召孔子乃歸○史記世家曰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克之季康子曰子之于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于孔子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問之則可矣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論語曰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擧直錯諸枉則民服擧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

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子言衛靈
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
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季康
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
不竊○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
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
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
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
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愚按顏子之好學如博文約禮而欲罷不能克己復禮而請事斯語敏足以發語之不惰皆是也而夫子答哀公之問特舉不遷怒不貳過爲言二事者因亦克己之功而未盡顏子好學之事蓋惜是以詠惜哀公也夫子答問之問各切其人之病哀公爲人錄安故夫子其弟子之問而學顏子不遷怒不貳過以論魄之可謂切矣卽顏子二事之功爲哀公對病之藥惜哀公之不能繹且改也於今也則亡惜詞也未聞好學者詞也曾子宜可請好學而夫子不及之此一時也曾子之年最在諸弟子之後其進學當在夫子暮年其成德亦在天子所發之後也說又見前

孔子叙書記禮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
史記曰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時周室微而禮
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
秦繆編次其事觀殷夏所損益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
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大師樂
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
及至孔子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
幽厲之缺始於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
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
晩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絶曰假我數
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
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愚按史記謂孔子序書傳次其事夫書序非孔子作而周書諸篇多失其次愚於武王成王之編皆嘗考正之矣計古者事時前後已具編年之史而書則每書自爲首尾因本必諸篇相爲次第也然或諸篇本有次第而孔安國伏生時失之前漢書言張霸作書首尾後漢書言僞蓋作詩序自前儒以詩書之序皆出孔子朱子嘗引漢書以證詩序之僞矣據書序疑而未斷方漢則時亦皆且有僞書何況書序且孔壁古文其出最後則附會之作有所不免若書序果出壁中亦不可謂非附會者蓋孔鮒見弟載書之時上距孔子殁垂三百年其同撰者論語孝經論語既有子曾子門人所集孝經又後人因五孝之訓而雜引詩書雜取傳記之語附會成書何獨古書首尾尚是夫子舊本則其爲弁之諸篇次序附會而作序亦可知也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聖人於夏殷之禮不曰吾能知之矣曰吾能言之此蓋記禮之時語也聖人生知之資其于禮之義理則知之素矣此其所言蓋謂其制度文爲之詳耳雖當時二代之禮失亡將盡而以聖人之資觸類旁通皆能歷歷言之但聖人謹重之意必欲得文獻以證或之足則吾能證成其書矣而卒不可得故終于從周而幽厲傷之又終于從魯而郊禘又非禮後世訖不得見成書之盛其間見於禮記之所以傳者又多雜以門人經師之說惜哉至於詩則子王子嘗謂今之二百篇非

盡夫子之三百篇也夫子刪繁蕪之三千取雅正者而三百而三千之中豈無播詠於世俗之口者夫子之詩而不全得見世俗之流傳管絃之濫在者舉以為古詩取以足夫子三百之數而不辯其非也不然若孔門之誦詠如素絢唐棣諸詩經書之所傳如驪晉繇柔先正繫渠諸詩經以皆不與于今之三百而夫子已放之鄭聲何為尚存而不刪邪而于易彖繫象說卦文言韓伯陽顏師古所謂十翼者此則夫子之意而門人述以成書謂皆夫子所筆則亦非也彖傳無有發明中間竟無未盡之意象傳句多重復中間寧無填塞之辭蓋門人得夫子之說而欲足成其書不得不爾何以知之以繫辭知之也十翼莫辯于繫辭繫辭或不以子曰起文或以子曰起文或引子曰以答問或中引子曰以為證或未引子曰以為斷子王子謂與子思作中庸同體蓋繫辭傳門人以夫子之意發明非夫子之親筆也果夫子之規筆則章首之序曰何以或有或無或問或答篇中之子曰何以或引或斷邪然則繫辭傳之成文且非夫子之全筆則彖傳之具體小象之比辭安得為夫子之全筆耶獨大象乃夫子之筆辭簡義精體明用切三聖所作之外此自當為夫子之一經而門人得夫子之言猶

文言無所附會夫子文言最為明白乾卦文言各以子曰答問深密明錫其後中述卦爻之義不以子曰起文者意使不及如所謂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迺與前章不同其如六十四卦之中發明爻義者亦文言之體間舉數爻辭義俱明門人不敢足成三百八十四首故于乾坤二卦文言之外餘卦文言雜諸繫辭傳是為得之後之事者于禮記十翼但欲見夫子著述之意而不敢別其為門人發明之辭與其足成之體今姑論其梗槩如此又當別為讀經者言之

三十有七年魯用田賦

【左氏曰】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有周公之典

不弗聽〇穀梁氏曰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履畝校會自宣公初稅畝而田稅已倍作丘甲用田賦而兵賦又再倍矣左氏載孔子之對似非盡聖人語今略之

吳子會魯侯衛侯宋皇瑗于橐皋

左氏曰公會吳子橐皋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乃舍衛侯

三十有八年 單子晉侯魯侯會吳子于黃池吳子使騶來告勞楚公子申帥師伐陳越入吳吳及越平

左氏曰 夏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

夫差夫差惡其聞也自剄七人于幕下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于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于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于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于吳八百乘君為子男則將半邾以屬于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囚景伯以還及戶牖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何世有職焉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何損焉大宰言于夫差曰無損于魯而祇為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夫差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大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吳越春秋曰** 黃池之會吳既長晉而還未踰于黃池越聞吳王久留未歸乃悉士衆將伐之吳又恐齊宋之爲害乃命王孫駱告勞于周曰昔楚之不承供貢辟遠兄弟之國吾將君闔

廬不忍其暴亨劍拔戟與楚昭相逐于中原天舍其忠楚師敗績今齊不賢于楚又不恭王命以遠辟兄弟之國夫差不忍其惡被甲帶劍徑至艾陵天福於吳齊師還鋒而退夫差豈敢自多其功是文武之德所祐助時歸吳不熟于歲遂緣江泝淮闕溝深水出于商魯之間而歸告於天子執事周王荅曰伯父令子來乎盟國一人則依矣余實嘉之伯父若能輔余一人則兼受永福周室何憂焉乃賜弓弩王胙以增號謚○**史記曰** 國亡大子內空王居外久士皆罷敝於是乃使厚幣以與越平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七

仁山金　履祥　編
書林歸仁齋　刊

周敬王三十有九年魯人獲麟

左氏曰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公羊氏曰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

孔子作春秋

史記世家曰孔子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杜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注記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眞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不必改也據公羊經止獲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爲感也絶筆于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史記曰聞之董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則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則必陷篡弒誅死之罪

其實皆以爲善爲之而不知其義○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于前所以懼生者于後也○程子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夫子當周之末世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

謂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于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于一事一義而

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矣

履祥按春秋之書夫子之所寓意非夫子之有意也太史公有意妄慕孔子上自五帝迄于麟趾作爲史記猶綱羅遺聞求十二諸侯譜以盡諸國世家始末使夫子而有意于褒貶天下之諸侯大夫以成天下之書則必訪周室外史之藏論史記舊聞總諸國是非之故不使其有所遺何止于一國之史也今乃不然獨因魯史備之蓋夫子因見魯史書法非舊是非失真舉其大者姑加筆削其他比事而書國史之常必不盡改而舊史之外亦無增加至于襄昭而後國史未盡出或事所未當或人已共知如楚子麇卒之類不待刪削固不盡改也杜氏所謂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記注多違舊章甚謂春秋藏于史官人所不知而又與禮非舊目經夫子之手則與凡著明是非各得其所事者傳之于是天下亂臣賊子皆知所懼後之有國者有所据以爲賞罰作史者有所守以爲是非亂賊者有所懼而不敢肆遂與禹抑洪水周公兼夷驅獸同功蓋聖人功化之妙自如此爾自漢以來言春秋者一字而曲爲之說則又鑿矣

齊陳恒與闞止爭政殺之執簡公寘于舒州

左氏曰 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諸御鞅言于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弗聽子我夕陳逆殺人逢之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酒肉醉守者殺之而逃陳豹爲子我臣與之言政說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陳逆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于公宮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侍

人禦之子行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於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將擊之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子行抽劍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執公於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

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宋向魋謀弑其君不克入於曹以叛自曹出奔衛

向巢奔魯司馬牛致其邑而適齊

左氏曰 宋桓魋之寵害于公公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公知之告皇野曰魋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以君命召左

師(魋之兄向巢也)至告之故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請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魋欲入于卓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秪取死焉魋遂入于曹以叛使左師巢伐之亦入于曹向魋奔衛公文氏攻之奔齊向巢奔魯宋公使止之巢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論語曰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集註曰牛之兄向魋作亂牛憂其爲亂而將死也)○左氏曰司馬牛致其邑與珪而適齊向魋出於

衛而奔齊陳成子使魋爲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桓氏曰錄其卒葬所在憫賢者失所)

〔發明〕按向魋之亂司馬牛常以爲憂夫子知之有內省不疚之訓矣而又直以無兄弟爲憂子夏廣之胡氏病其意固而語滯夫以牛之高節人所招致史所愛慭然何以在宋當巢而不當牛遇吳又何至爲吳人所惡豈吳人所尚異與不然則牛之所以敬而無失恭而有禮者亦容有所未至邪此亦牛之尚有疚子夏之言最切中其病也

齊陳恒弒其君簡公于舒州立其弟驁(是爲平公)孔子請魯侯討之三家不可

〔論語曰〕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

〔發明〕按弒君之賊人得討之孔子告老矣而兩言從大夫之後則見首惡大夫當如何也不敢不告猶湯曰

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蓋理不可泯而聖人職分不可不舉然而曰以吾從大夫之後夫子蓋以自任也魯爲齊弱其來但久使魯之君臣授之以兵而委其責于夫子則夫子固有處矣惜也夫子暮年有此一事又不得爲而天下遂不得蒙聖人之力後世卒不見聖人有爲之畧深可歎哉

魯饑

〔論語曰〕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發明〕按哀公之問年饑謂歲凶而百姓飢餓也用不足謂賦少而國用缺乏也年饑不可加賦而用又不足可不加賦有若對曰盍徹乎蓋且對年饑一句先以寬民力爲重也及哀公有二吾猶不足之言則是因盍徹之對而尊愛國用之不足故有子之意謂國家以民力爲本民足則君自可與之俱足若民力不足君雖欲獨

足其誰與守之則是有國
者當以民力為重而已

四十年 齊高無平出奔北燕

東萊呂氏大事記解題曰 國高天子之貳守也田恒作亂故無平出奔元王五年犂丘之役無平復見于傳蓋田氏尋復之也史記年表是年書齊自是稱田氏謂諸侯不復知有齊也自陳敬仲奔齊以陳字為田氏應劭曰田始食邑也

鄭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呂氏曰 晉趙鞅嘗納蒯聵于戚此師其為蒯聵而舉與

齊及魯平子服回如齊端木賜為介齊歸魯侵地

左氏曰 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齊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為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子玉曰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為介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為衛故伐晉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讙與闡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願也乃歸成

熒惑守心

史記曰 宋景公三十七年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

四十有一年 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是為莊公其子輒出奔魯衛侯使鄢肸來告

左氏曰 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于內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為請於伯姬良夫與大子入舍于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迫孔悝於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欒寧使告季子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為也季子曰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

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子路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召獲奉輒奔魯購成褚師比出奔宋衛侯使鄢武子告于周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而行出奔宋

孔子卒于魯

左氏曰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杜氏曰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魯襄公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禮記曰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孟子曰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史記曰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

射於孔子冢故所居堂弟子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皇覽曰冢去城一里塋百畝冢南北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前以瓴甓爲祠壇方六尺與地平塋樹以百數皆異種傳言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柞枌雒離安貴五味毚檀之木不生荊棘刺人之草

楚公孫勝殺令尹公子申司馬公子結執楚子寘于高府陳人侵楚沈諸梁率方城外人討勝誅之迎楚子復位

左氏曰楚大子建之遇讒也奔宋又奔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

於子木（建也）請行而期焉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

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楚子子西以袂掩面而死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閭為王不可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楚子如高

府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負楚子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事克則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乃烹石乞沈諸梁兼二事國寧

乃使寧為令尹（子西子）使寬為司馬（子期子）而老于葉

衛侯逐太叔遺遺奔晉

左氏曰 衛侯占夢嬖人求酒於大叔僖子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大叔遺遺奔晉

四十有二年 越子伐吳敗之于笠澤

國語曰 越子勾踐即位三年興師伐吳戰于五湖不勝棲於會稽用范蠡計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請士女女于士大夫女女於大夫隨之以國家之重器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君王制之吳人

許諾越子曰蠡爲我守于國對曰四封之内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不如蠡也越子曰諾令大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宦于吳三年而吳人遣之勾踐之地南至于句無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廣運百里乃致其父母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令壯者無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公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當室者死三年釋

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子令孤子寡婦貧病者納宦其子其達士絜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于義四方之士來者廟禮之勾踐載稻與脂于舟以行國之孺子之游者無不餔也無不歠也必問其名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居有三年之食吳子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越大夫種曰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我不可以怠今吳氏既罷而大荒荐饑市無赤米而囷鹿空虛其民必移就蒲嬴于東海之濱王君今起師以會奪之利無使失㑋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至吳王將恥不戰

必不須至之會也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也已吾用禦兒臨之吳王若慍而又戰幸遂可出若不戰而結成王安厚取名而去之越子曰善乃大戒師伐吳吳子起師軍于江北越子軍于江南越子乃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明日將舟戰于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命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爲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子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

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於沒呂氏曰國語載此戰與圍吳相接按左傳後四年越乃圍吳以大夫種始謀苟之必始結成而退至于再舉始圍吳也

晉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晉師還

左氏曰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爲也衛侯辭以難大子又使椓之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王使服而見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子又何辱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

楚滅陳殺陳湣公

左氏曰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

終卜之武城尹子西子公孫朝也吉使帥帥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滅陳○史記曰楚惠復國以兵北伐殺陳湣公楚滅陳而有之舜之德可謂至矣禪位于夏而後世血食者歷三代及楚滅陳而田常得政於齊卒為建國

晉趙鞅復伐衛衛人出其君蒯聵而與晉平晉立公孫般師莊公死于戎州己氏

左氏曰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豎告大子大子使五人輿豭劫公而强盟之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

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衛侯為虎幄于藉圃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大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大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綿綿生之瓜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冬晉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鄄入般師出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公使匠久欲逐石圃未及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闔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戎州人攻之太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己氏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髢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

齊人伐衛立公子起執般師而歸

齊侯魯侯盟于蒙

左氏曰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

甲子四十有三年 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出公輒自齊復歸逐石圃復石魋與大叔遺

齊陳恒殺鮑氏晏氏及公族之強者割齊安平以東至瑯琊為封邑

史記曰田常既殺簡公懼諸侯共誅己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脩功行賞親于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言于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於是盡殺鮑晏及公族之強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瑯琊自為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

秦悼公卒子嗣（是爲厲共公）

四十有四年 越人侵楚楚公子慶公孫寛追越師不及

左氏曰 越以誤吳也

楚沈諸梁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

呂氏曰 報越之侵也三夷越之屬也言男女無君長也

王崩太子仁踐位

吳伐楚

呂氏曰 爲越所驕也楚世家書吳夫差彊陵齊晉來伐楚

魯叔青來京師

丙寅元王元年 齊人魯人鄭人會于廩丘

左氏曰 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爲鄭故謀伐晉鄭人辭諸侯秋師還○**杜氏曰** 晉公室卑

吳子殺公子慶忌

左氏曰 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于艾遂適楚聞越將伐吳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呂氏曰** 慶忌以勇聞于諸侯世之言慶忌者多異當以左氏爲正

越圍吳

國語曰 越子伐吳吳人出挑戰一日五反越子欲許之范蠡曰古之善用兵者贏縮以爲常四時以爲紀無過天極究數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爲常明者以爲法微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執往從其所剛彊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饑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宜爲人客剛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爲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凡陳之道設右以爲牝益左以爲牡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今其來也

剛彊而力疾王姑待之越子曰諾弗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呂氏曰** 越語下篇所載范蠡之詞多與管子勢篇相出入（在管子十五卷）辭氣奇峻不類春秋時語意者戰國之物爲管仲范蠡之學者潤色之然國之三年以待其衰必蠡之謀也

晉定公卒子錯嗣（是爲出公）

晉趙簡子卒立其次子無恤（**襄子**）○按世家趙武生景叔景叔生簡子

趙鞅生無恤

司馬公通鑑曰 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

年而問之伯魯不能擧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爲賢立以爲後以無恤爲後在敬王二十年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國語載此事本鐵之戰前則在敬王二十七年之前也

蜀聘于秦

呂氏曰 蜀見於牧誓地與秦接秦記書蜀人來賂賂即聘也聘必有幣春秋用夷不能盡行聘禮故其國史凡聘皆謂之賂

晉荀瑤伐鄭取九邑

呂氏曰 荀瑤智伯也。通鑑曰 初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於太史爲輔氏此事在前今以荀瑤始見于史故原其始

二年 元年爲元王之二年也

晉楚無恤使楚隆如吳大事記在元王元年按史記世家在襄子

左氏曰 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爲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吳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又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爲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

晉趙無恤滅代

史記曰 襄子姊前爲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夏屋山在今代州鴈門縣東北三十五里與句注山相接乃北方之陰請代王使廚人操銅枓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枓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爲摩笄之山山在今蔚州飛狐縣東北百五十里括地記所載死事甚詳與此不同見史記正義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爲代成君伯魯者襄子兄故太子太子蚤死故封其子○呂氏曰代北狄

之別也世家曰翟犬代之先也其國在今蔚州襄子聞新
稚狗之勝語見國而能戒念伯魯之廢而傳國於其子可謂
有君子之貪矣至於夏屋之役行如虎狼獨何歟蓋生於
兼并無親之國而承簡子貪暴之規模遂以爲臨大利決
大計非用仁義之所也悠悠千載同歸一見豈不哀哉
【集覽】按代今蔚代二州之地也夫結吳國簡子之盟行考之世家則取代亦簡子之志也簡子詐之晏帝以勝代詐之實符而示無恤以取代爲是立無恤也無恤居喪念簡子之志爲吳之圖乃降食爲代之利而詐擊之可謂能成父之志矣然救吳善也而以力不及辭之時代惡也則盡心力而爲焉成其惡而不成其善是安得爲繼志之孝乎

越人聘于魯又聘于齊

左氏曰越人始來杜氏曰越既勝吳欲霸中國始遣使適
魯○史記年表齊平公七年越人始來

齊侯魯侯邾子盟于顧

左氏曰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皐數年不覺使我
高蹈皐與蹈叶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書與憂叶是行也公先至于
陽穀

三年 越人納邾子益於邾太子革奔越

左氏曰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爲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
之太子革奔越

越滅吳吳子夫差自殺

國語曰越師遂入吳國夫差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
蘇越圍王臺夫差懼使王孫雒行成于越曰昔不穀先委
制於越君君告孤請成男女服從孤無奈越之先君何畏
天之不祥不敢絕祀許君成以至于今今孤不道得罪于
君王君王以親辱於敝邑孤敢請成男女服爲臣御勾踐
弗忍將許之范蠡進諫曰聖人之功時爲之庸得時弗成
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伐柯
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乃不許使者
往後來辭愈卑禮愈尊句踐又欲許之蠡曰孰使我蚤朝
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十年

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已句踐
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蠡乃左提鼓右援
枹以應使者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
越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乃不許成因使人告于
夫差曰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以民生之不長王其無
死民生于地上寓也其與幾何寡人其達王于甬句東註曰今句章東海口外洲也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王年夫差辭曰寡
人禮先一飯君若不忘周室而爲敝邑宸宇亦寡人之願
也君若曰吾將殘汝社稷滅汝宗廟寡人請死吾何面目
以視于天下乎夫差將死曰使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

吾何面目以見員也乃縊越人以歸（吳自太伯至夫差二十五世今日本國亦云吳太伯之後蓋吳亡其子孫支庶入海爲倭也）

越子會齊晉及諸侯于徐州

【世家曰】句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呂氏曰】徐州卽舒州也字从人者舒

越人致貢王賜越子胙命爲伯

【世家曰】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勾踐胙命爲伯。【吳越春秋曰】勾踐乃使使號令齊楚秦晉皆輔周室血盟而去秦不如越之命勾踐乃選吳越將士西渡河以攻秦軍士苦之會秦怖懼逆自引咎越乃還軍

越子以江北地至泗上與楚以泗東地與魯歸吳所侵宋地

【世家曰】勾踐已會渡淮而南以淮上地與楚又與魯泗東方百里歸吳所侵地於宋越兵橫行于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外紀曰】越索卒于楚而攻晉左史倚相謂楚子曰越已破吳豪士死銳卒盡大甲傷索兵攻晉示我病也不如起師與之分吳楚子曰善起師從之越伯怒將擊楚文種曰我憊矣與戰必不克不如賂之乃割露山之西五百里以與楚

【質實】按左史倚相見于楚靈之朝歷平昭惠而今尚在是及見春秋以後也蒲云左氏傳丘明所作前儒排之謂左丘如而叱名其人於夫子年輩爲先此左氏非左丘明也文公疑左氏乃左史之氏意楚左史倚相之徒爲之其信然乎

越范蠡去越越伯殺其大夫文種

【大事記曰】按史記國語范蠡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反國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可與同患難與處安反至五湖辭於勾踐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越國矣勾踐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對曰臣聞之爲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爲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勾踐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

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爲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史記曰】范蠡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越王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爲我從先生試之種自殺

【四年】晉荀瑤告伐齊

【左氏曰】晉荀瑤伐齊高無丕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

長武子請卜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于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戰于犂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顔庚○呂氏曰智伯賢于人者五犂丘之役見其三馬馬駭驅之親禽顔庚射御足力也拒長武子之辭巧文辯慧也決戰不卜彊毅果敢也告于天子卜之守龜春秋之末猶如此

魯叔青如越越諸鞅聘魯

蔡成侯卒子產嗣是為聲侯

楚人聘于秦

五年晉侯及魯臧石伐齊取廩丘

左氏曰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徼福于周公願乞靈於臧氏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軍吏令繕將進萊章曰君卑政暴往歲克敵今又勝都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躛言也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餼臧石牛大史謝之曰以寡君之在行牢禮不度敢展謝之

越人執邾子以歸立公子何

左氏曰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公子何何亦無道

魯侯以公子荆之母為夫人荆為太子

左氏曰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為太子國人始惡之

魯侯朝于越

左氏曰公如越得太子適郢（太子名也）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

呂氏曰嚭亡吳者也勾踐不以為首誅而又寵秩之其不終伯也宜哉

發揮按史記吳世家越滅吳誅太宰嚭以為不忠而左氏傳嚭復見于越為魯納賂二書必有一誤當以左氏為正勾踐謂嚭殺吳而范蠡卒滅之然范蠡得西施以色而勾踐之用宰嚭也以財與是又五伯之罪人也

義渠聘秦

六年衛侯輒出奔宋

左氏曰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為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少畜于公以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奪南氏邑奪司寇亥政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使優狡盟拳

彌而甚近信之使三匠久爲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
焉褚師聲子韈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于人若見之
君將㱿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戟
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與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
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使拳彌入于公宮而自大子疾
之宮譟以攻公鄄子士請禦之彌援其手曰不見先君乎
君何所不逞欲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
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適蒲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鄄
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泠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以
鉤越越有君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

乃載寳以歸公爲支離之卒因祝史揮以侵衛衛人病之
懿子知之請逐揮曰彼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也將先
道焉若逐之必出于南門而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
請師焉揮在朝遣諸其室乃館諸外里遂有寵使如越請
師

魯侯自越反

左氏曰 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郭重僕
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于五梧武伯爲祝惡
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彘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
是以不獲從君克免于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
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

七年 越皐如后庸宋樂茷會叔孫舒伐衛納衛侯
輒衛人賂之不克納衛人立黜 是爲悼公

左氏曰 叔孫舒帥師會越皐如后庸宋樂茷納衛侯文子
欲納之 文子彌牟 懿子曰君愎而虐少待之必毒于民乃睦于
子矣師侵外州大獲出禦之大敗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
於平莊之上文子使王孫齊私於皐如曰子將大滅衛乎
抑納君而已乎皐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
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
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

開守陴而納公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南氏相之以城鉏
與越人公曰期則爲此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

衛人使司徒期聘於越

左氏曰 司徒期聘于越 爲悼公聘 公攻而奪之幣期告越伯越
伯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爲大子者出公
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
曰臣不識也私于使者曰昔成公孫于陳甯武子孫莊子
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于衛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
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
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

人四方以為志而國於何有遂卒于越

【考異】按有子曰本立而道生蒯聵與輒皆非孝子故出所以為國者顏讎事事是以取亡或謂輒初在國未見過舉其于孔子不失公養之札何其再入之多矣也是不然惡莫大于拒父其他小事則輒年尚少聽于孔叔而孔叔又听于季子所以其愚未著耳

宋景公卒大尹立啓六卿遂啓及大尹而立得是為昭公

【左氏曰】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元公曾孫）畜諸公宮未有立焉於是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公遊于空澤卒于連中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使召六子曰君請六子畫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為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茷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六子在唐盂皆歸授甲使徇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使國人施于大尹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

王崩太子介踐位

晉荀瑤城宅陽

【大事記曰】水經注竹書紀年晉出公六年荀瑤城宅陽濟濟之旁有故宅陽城也魏冉攻魏芒卯于北宅乃此地屬滎陽

【癸酉貞定王元年】

【大事記曰】史記作定王介世本司馬貞索隱蘇氏古史並作貞王皇甫謐世紀稽古錄並作貞定王今姑從稽古錄紀年並列衆說以待知者

越人使后庸聘魯且言邾田魯侯及越后庸盟于平陽

【左氏曰】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盟于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

晉荀瑤帥師伐鄭齊陳恒帥師救鄭晉師還

【左氏曰】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illegible]）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雨不涉子思曰（國參）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杖戈立于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楚滅陳此誣）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為輕車千乘

以厭齊師之門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雖
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文子曰吾乃今知所
以亡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今我三不知
而入之不亦難乎

【纂評】按陳常智伯皆專國者其相遇如此學者當考其所以得失成敗之故也

魯侯出奔越

【左氏曰】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于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公如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

魯哀公卒于有山氏魯人立其子寧是為悼公

【史記曰】國人迎哀公復歸卒于有山氏子寧立是為悼公悼公之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古史曰】子貢言哀公不沒于魯而史記稱哀公自越歸卒于有山氏歸于有山而不歸國事未可信也

【纂評】按魯昭公在外非不久魯未嘗別立君也今立其子寧則是哀公多于外矣未及告立而沒于有山氏事容有之亦不喪於其位猶道死也雖謂之不沒于魯亦可也經世書三桓作難弑其君哀公蓋誅心之法不弑而實弑也

【二年】魯悼公元今本年表在四年大事記辨云在二年經世同

【三年】晉地震

【四年】燕獻公卒孝公立

越菼執卒子鹿郢嗣是為鼫與

【索隱曰】紀年云晉出公十年十一月于粵子句踐卒是為菼執次鹿郢立樂資云越語謂鹿郢為鼫與

【纂評】按句踐太子左氏作適郢紀年作鹿郢史記作鼫與當以左氏紀年為正鹿與適語訛爾鼫與必共號稱句踐之號菼執也菼執越語如西域二合之音鄭樵言德云

五年晉荀瑤趙無恤帥師圍鄭

【左氏曰】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柣之門鄭人俘酅魁壘晉士也賂之以知政閉其口而死將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為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惎知伯

【六年】晉人楚人聘秦

鄭聲公卒子易嗣是為哀公

晉河絕于扈

【八年】秦塹阿旁

秦伐大荔取其王城

【大事記曰】大荔戎之別種也徐廣曰今之臨晉也按匈奴

傳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外紀曰是時義渠大荔最彊築城數十皆自稱王

十年 越鹿郢卒子不壽嗣(是為盲姑)

十有一年 晉荀瑤與趙氏韓氏魏氏分范中行氏之地以為已邑晉侯告于齊魯請伐四卿四卿反攻其君晉侯奔齊

晉荀瑤滅夙繇

大事記曰 夙繇狄國也(戰國策作仇由) 智伯欲攻夙繇而無道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繇之君斬岸堙谿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智伯貪而無信欲攻我而無道今師必隨之君

曰大國為懽而子逆之不祥赤章蔓枝曰為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斷轂而行至齊七月而夙繇亡外紀載于此年今從之

十有二年 晉出公卒于齊荀瑤立昭公曾孫驕(是為哀公)而專其政

史記曰 知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為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故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為晉君是為哀公(趙世家作懿公紀年作敬公) 哀公大父雍晉昭公少子也號戴子戴子生忌忌善知伯早死知伯欲盡并晉未敢乃立忌子驕為君當是時晉國政皆決知伯晉哀公不得有所制知伯遂有范中行地最彊

蔡聲侯卒子嗣(是為元侯)

晉荀瑤襲衛晉三卿宴于藍臺

戰國策曰 知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四百白璧一羣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曰此小國之禮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知伯果起兵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已而又欲襲衛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甚有寵亡必有故使人迎之于境曰車過五乘慎勿納知伯乃止(南文子公孫彌牟也) **國語曰** 還自衛三卿宴

于藍臺知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知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興之對曰郤氏有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讒欒有叔祁之愬范中行有函冶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興難夫誰不可喜而誰不可懼蚋蟻蜂蠆皆能害人況君相乎弗聽自是五年乃有晉陽之難段規反首難而殺知伯于師

晉河水赤三日

秦伯帥師與緜諸戰

十有三年 晉取秦武城

史記秦紀曰 晉取武城正義曰武城在華州鄭縣東北

齊平公卒于積嗣是爲宣公

陳成子卒于盤代世家自陳完至成子恒七世

大事記曰 成子陳恒也春秋謂之陳史記謂之田恭自春秋後遂稱田氏也盤相齊宣公宣公名年表作就匜盤世本作班

履祥按陳故國田齊之封邑陳未滅之前田氏猶稱陳陳旣滅之後田氏遂稱田一國不再稱其意蓋欲故國之號而圖齊也荀瑤之譏正中其腹心之疾故成子無辭以對而言他

十有四年 晉荀瑤大治宮室

國語曰 知襄子爲室美士茁夕焉知伯曰室美矣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亡

晉荀瑤約魏駒韓虎攻趙無恤無恤奔晉陽經世係此年

通鑑曰 智伯請地于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愎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于得地必請于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曰善乃與之智伯悅又求地于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問焉桓子曰無故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不如與之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之奈何獨以吾爲智氏質乎桓子曰善亦與之智伯又求蔡皐狼之地于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之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此下通鑑雖取國語史記戰國策而文不同今一以

通鑑文公所節爲正

鄭人弒哀公而立聲公之弟丑是爲共公

十有五年 晉荀瑤及韓魏圍晉陽

通鑑曰 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板沈竈產鼃民無叛意

十有六年 晉趙無恤約魏駒韓虎攻荀瑤滅之三分其地

通鑑曰 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絺疵謂智伯曰韓魏

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
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
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其
言告二子二子曰此讒臣欲為趙氏游說使主疑二家而
懈于攻趙也不然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為
此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
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
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
二子曰臣聞脣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為之次矣二子乃
陰與約為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

水灌智伯軍智伯軍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
大敗其衆遂殺智伯滅其族而分其地唯輔果在殺智伯于鑿臺之上。左氏曰 趙襄子惎智伯遂喪之智伯貪而愎故韓魏
反而喪之。通鑑曰 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為飲器智伯
之臣豫讓欲為之報仇乃詐為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
塗廁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伯死無後而此人欲為報仇
真義士也吾謹避之耳讓又漆身為癩吞炭為啞行乞於
市其妻不識也其友識之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
必得近幸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讓曰
委質為臣而求殺之是二心也吾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
下後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也後又伏於橋下欲殺襄
子襄子殺之
履祥按豫子之忠壯矣然惜其出燕丹荊軻之計也智伯雖成亡無後然知開寬尚據邑未下也以豫子之勇相與殊死豈不足以與復智氏哉而顧死于刺客之庸邪程子有言死天下之事易成天下之事難既能成之何擇于死乎豫子可謂能死事而已然往古事情又難險變若開寬二子不能相仕不足與有為異時未必有成則反不若今日之死得矣

大事記曰 段規謂韓康子曰分地必取成皋康子曰成皋
石溜之地也寡人無所用之段規曰臣聞一里之厚而動
千里之權者地利也千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君用
臣言則韓必取鄭矣康子曰善果取成皋至韓之取鄭也

果從成皋始趙襄子行賞高共為上晉陽之難唯共無功
功臣皆怨襄子曰方晉陽急群臣皆懈唯共不敢失人臣
禮是以先之張孟談既固趙宗告襄子曰五霸之所以致
天下者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為列侯者不令
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為近大夫今臣之名顯而身尊權
重而衆服臣願捐功名去權勢以離衆襄子恨然曰何哉
吾聞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此先聖之所
以集國家安社稷乎子何為然對曰臣觀成事聞往古臣
主之權均能美未之有也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
決色乃納地釋事而耕於負親之丘大事記雜取史記戰國策外紀今止以大

齊田盤使其宗人盡為齊都邑大夫與三晉通使

晉趙無恤使新稚狗伐狄

【大事記曰】按國語列子外紀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勝之取左人中人遽人來告襄子方食而有憂色侍者曰狗之事大矣而主之色不怡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君子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者其難者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外紀載於此年今從之國語此事繫簡子之後外紀係此恐非然別無考

【十有七年】晉知開奔秦

【大事記曰】開荀瑤之族也荀氏自晉以來或謂知氏按秦年表晉大夫知開率其邑人來奔

【十有八年】秦左庶長城南鄭

【大事記曰】史失其名庶長秦官見于左傳曾襄公十一年秦記則庶長弗忌當桓王二十二年則秦有此官久矣秦楚變于夷狄不用禮故官名異于他國

衛悼公卒子弗嗣是為敬公

蔡元侯卒子齊嗣

【十有九年】燕孝公卒載立是為成公

二十年越盲姑卒子翁嗣是為朱句

越人迎女於秦

【獨斷】按此越子翁立而娶于秦也

【二十有一年】晉知寬奔秦

【大事記曰】按秦年表晉大夫知伯寬率其邑人來奔知伯既滅六年而寬始率邑人奔秦或者守別邑而未下若燕將守聊城之類歟

【二十有二年】楚子滅蔡蔡侯齊出亡【史記】自蔡仲至侯齊二十四世

【二十有四年】楚滅杞

【大事記曰】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後周武王克殷封之于杞自東樓公至簡公春凡十九世楚惠王滅之。【史記曰】舜之後周武王封之陳至楚惠王滅之禹之後周武王封之杞楚惠王滅之契之後為殷殷破周封其後於宋齊湣王滅之后稷之後為周秦昭王滅之皐陶之後或封英六楚穆王滅之伯夷之後至周武王復封于齊曰太公望陳氏滅之伯翳之後至周平王時為秦項羽滅之垂夔龍後不知所封右十人者皆唐虞之際名有功德臣也其五人之後皆至帝王餘乃為顯諸侯。【古史論曰】宋杞皆天子

之事守也蓋禮樂車服在焉故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
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宋
雖不足徵然春秋之際晉楚大國有所不知未嘗不問焉
如杞遂至于用夷無足言者昔孔子學官名於郯子郯至
微矣而其先王之遺文于諸侯爲詳孔子之于夏禮蓋猶
有考于杞歟而國無君子不能自列悲夫

楚與秦平楚東侵地至于泗

史記曰楚滅杞與秦平是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
楚東侵廣地至泗上

二十有五年 秦伐義渠執其君以歸晉韓虎魏駒
伐伊洛陰戎滅之

外紀曰秦伐義渠虜其君是時韓魏共滅伊洛陰戎其遺
脫者皆西走踰汧隴自此中國無戎寇惟餘義渠一種焉

二十有六年 日有食之晝晦星見（年表失其月）

秦厲共公卒子嗣（是爲躁公）

二十有八年 王崩子去疾踐位弟叔弒之少弟嵬
殺叔而立

史記本紀曰貞定王崩子去疾立是爲哀王三月弟叔襲
殺去疾而自立是爲思王立五月少弟嵬攻殺思王而自
立

封弟揭于河南以續周公之職（是爲河南桓公）

大事記曰河南即郟鄏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爲都是
爲王城又遷殷民于洛陽下都是爲成周平王東遷定都
于王城王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
周至是考王以王城故地封其弟桓公爲稽古錄謂桓公
爲東周桓公非也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所
謂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所謂
東周者洛陽也河南桓公之時雖未有東西周之名推本
而言之謂之西周桓公則可矣何以稱河南爲西周自洛
陽下都而視王城則在西也何以稱洛陽爲東周自河南

王城視下都則在東也君陳畢公尹殷民蓋在下都之地
今書皆謂之東郊則下都在王城之東明矣

秦南鄭反

大事記曰水經漢水東過南鄭縣南酈道元注耆舊傳云
南鄭之號始於鄭桓公桓公死于犬戎其民南奔故以南
爲稱即漢中郡治也按本紀秦惠王始取楚漢中置漢中
郡今躁公之時已書南鄭反豈地之往來不常先嘗屬秦
歟今屬興元府

辛丑考王元年

二年 晉哀公卒子抑嗣（是爲幽公）

四年晉侯反朝于韓趙魏氏晉獨有絳曲沃
史記曰幽公之時晉侯反朝韓趙魏獨有絳曲沃餘皆入
三晉
六年春六月晦日有食之年表失其月
七年燕成公卒閔公立
八年彗星見
九年楚惠卒子中嗣是為簡公
衛敬公卒子糾嗣是為昭公衛屬于晉韓趙魏氏
世家曰是時三晉強衛如小侯屬之
十年楚滅莒

大事記曰楚世家簡元年北伐滅莒杜氏釋例曰莒國嬴
姓少昊之後也周武王封茲輿期于莒今城陽莒縣是也
世本自紀公以下為己姓不知誰賜之姓也十一世茲丕
公始見春秋共公以下微弱不復見矣四世楚滅之
魯悼公卒子嘉嗣是為元公
禮記曰悼公之喪季昭子問于孟敬子曰為君何食敬子
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
莫不聞矣勉而為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
者乎哉我則食食
履祥按鄭氏曰生不能盡忠死不能盡禮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鄭氏此言譏敬子不能企而及之也敬子甘物為人如此曾子所以有遠暴慢鄙倍之戒與
十有一年義渠伐秦侵至渭陽
十有二年秦躁公卒弟立是為懷公
秦記曰懷公從晉來享國
十有三年晉桃杏冬實
十有四年晉侯魯侯會于楚丘
十有五年王崩太子午嗣位
衛公子亹弒其君昭公而自立是為懷公
西周公封其少子班於鞏以奉王是為東周
大事記曰此東西周分之始也初考王封其弟於河南是

為河南桓公桓公卒子威公立威公卒子惠公立河南惠
公復自封其少子於鞏以奉王號東周自河南桓公續周
公之職而秉政三世益尊所以別封少子使奉王者殆欲
獨擅河南之地而不復奉王歟前漢地理志曰鞏東周所
居非也東周者指威烈王所居之洛陽也鞏班之采邑也
世本曰東周惠公名班居洛陽是班秉政於洛陽而采邑
則在鞏安得遂指鞏為東周乎當是時東西周雖未分治
然河南惠公既號奉王者為東周亦必自號為西周矣
履祥按貞定王崩哀王立其弟思王弒哀王而立其弟考王又殺思王而立然而少弟揭在焉使揭而復逆其所為則考王殆未保也於是封之河南是分國以處之也而揭之子孫世執其政復立威烈之初又併封其少

子於東以奉王為名於是東西二周分周亦猶三家之分魯矣考王固不得而制之也周室其時地不大於曹滕民不衆於邾莒而兄弟相殺以奪之又兄弟相分以處之是區區者果何樂乎為君而君此紛紛也其未取誠亡幸哉

丙辰 成烈王元年 晉趙襄子卒以兄伯魯之孫浣為後獻子徙治中牟襄子之弟嘉逐浣而自立於代桓子

史記曰 襄子北有代南并知氏強於韓魏其後娶空同氏生五子襄子為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欲傳位與伯魯子代成君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立為太子襄子立三十三年卒浣立是為獻子獻子少即位治中牟呂氏曰汲冢竹書曰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史記正義曰此中牟在河北非鄭之中牟也魯子云狄滅邢衛齊徐五鹿中牟鄭以衛諸夏按五鹿在魏州元城縣即相州蕩陰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蓋中牟邑在此山側也後云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亦在牟山之側也

秦庶長鼂弒其君懷公國人立其孫是為靈公

大事記曰 庶長鼂與大臣圍懷公懷公自殺懷公太子曰昭子蚤死大臣乃立太子昭子之子是為靈公秦記作肅靈公云居涇陽

鄭共公卒子巳嗣是為幽公

晉韓康子卒子啟章代武子○按左傳杜氏注國語曲沃桓叔生韓萬自萬至康子虎九世

魏桓子卒子斯代是為文侯○世家畢公高之苗裔畢萬事晉獻公賜邑于魏為大夫自萬至桓子駒八世

二年 晉趙桓子卒國人殺其子迎浣復位

史記曰 襄子弟桓子逐獻子自立於代一年卒國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殺其子而復迎立獻子

三年 晉韓啓章伐鄭殺幽公鄭人立其弟駘是為繻公

四年 秦作上下時

大事記曰 秦靈公作上下時於吳陽上時祭黃帝下時祭炎帝

六年 盜殺晉幽公魏斯誅亂者立其子止是為烈公

大事記曰 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盜殺幽公魏文侯以兵誅晉亂立幽公子止年表書魏誅晉幽公盜有脫字皇極經世作魏文侯殺晉幽公因年表之誤也威烈王四年晉幽公夫人秦嬴賊公於高寢

七年 晉魏斯城少梁韓啓章都平陽趙浣城泫氏

大事記曰 按秦本紀靈公六年晉城少梁秦擊之年表靈公七年與魏戰少梁蓋出師在六年而戰在七年也竹書紀年晉列公元年韓武子都平陽趙獻子城泫氏少梁故城在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二里泫氏今澤州高平縣

八年 秦人與晉魏氏戰少梁

越滅郯

大事記曰鄅少皞氏之後也。嬴姓國在東海郡今海州方春秋時大皞之後猶有任宿須句顓臾四國存而少皞之祀莒郯實司之至於戰國二皞之世獨任僅見於孟子之書而已此臧文仲所以發不祀忽諸之嘆也

甲子九年 晉魏氏復城少梁

秦城塹河瀕秦初以君主妻河

史記索隱曰謂初以此年取他女為君主君主猶公主也妻河謂嫁之河伯故魏俗猶為河伯取婦蓋其遺風殊異其事故云初○大事記曰以君主妻河用諸河以求福也戎狄之俗也魏文侯使西門豹為鄴令鄴民苦為河伯取婦豹始禁之正與同時魏與秦鄰意者染秦俗與

十年 晉趙氏城平邑（水經注竹書紀年世家在十五年）

十有一年 秦補龐城城籍姑

（發揮按魏城少梁而秦塹河瀕蓋相備也至是又城龐籍姑籍姑在同州韓城縣北三十五里而少梁在韓城縣南二十二里蓋對壘也）

衛公孫頹弒其君懷公而自立（是為慎公頹公之孫也）

秦靈公卒國人廢其子而立其季父簡公

大事記曰簡公懷公之子而昭子之弟也秦記曰簡公從晉來享國

齊田居思伐晉趙氏鄗圍平邑

十有二年 中山武公初立

大事記曰按左傳昭公十二年八月晉荀吳假道於鮮虞滅肥是冬晉復伐鮮虞杜預曰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中山名見於傳蓋始於此及定公四年晉合諸侯於召陵謀為蔡伐楚荀寅曰諸侯方貳中山不服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則中山是時勢已漸強能為晉之輕重矣史記趙世家是年書中山武公初立意者其勢益強遂建國備諸侯之制與諸夏抗歟索隱曰中山古鮮虞國姬姓也而徐廣曰中山武公周定王之孫西周桓公之子古史謂周衰已甚安能使子弟據中山乎其說是也或者徐廣徒聞中山姬姓遂傳會其世系歟

十有三年 齊田白伐晉毀黃城圍陽狐（黃城在魏州冠氏縣南十里陽狐郭在魏州元城縣東北三十二里）

秦與晉戰敗于鄭下（秦敗也）

晉河岸崩壅龍門至于底柱

大事記曰春秋後河患見於史傳者始於此漢待詔賈讓曰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瀕河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

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戰國之時河水潰地從岸如今歲所書者蓋方興幾至於秦漢以後河始為世大患賈讓之論可謂究其本末矣

〔發明〕按河經龍門至砥柱北而河東北也其後東河轉而東南則河轉然大

十有四年 齊田白伐魯莒及安陽

大事記曰 世家作伐魯葛及安陵史記正義曰後魏地形志云田氏有安陽城今宋州縣西北四十里安陽故城是

晉魏斯使其子擊圍繁龐出其民

越朱勾卒子翳嗣

十有五年 齊田白伐魯取一城 年表作取都

十有六年 日有食之

王命晉韓啓章趙浣伐齊入長城

大事記曰 按外紀王命韓趙伐齊入長城是時三晉自通王室亦如列國特未賜命耳後漢志濟北國有長城至東海史記蘇代說燕王曰齊有長城巨防巨防即防門在平陰

魯元公卒子顯嗣 是為穆公顯世本作衍

齊田汾敗晉趙氏于平邑獲其將韓舉取平邑

齊田莊子卒子和代 是為太公

禮記曰 陳莊子死訃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

大事記曰 和田太公也史記索隱曰按汲冢紀年曰莊子卒明年立悼子悼子卒乃次立和是莊子後有悼子蓋歷年無幾所以世本及史記不得錄也

〔發明〕按禮記所載則田莊子之卒當在魯穆公立之後而大事記書在前一年今姑從書於是年而悼子之有無長短又有所不暇考也

十有七年 魯侯尊禮孔伋

孟子曰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又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

魯侯以公儀休為相泄柳申詳為臣

董仲舒曰 公儀子相魯入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

○**孟子曰** 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

狃扼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秦初令吏帶劒

大事記曰佩王三代也佩劒秦也秦與三代之分無他覩其所佩而已矣秦記七年文書百姓初帶劒

晉魏斯伐秦築臨晉元里

大事記曰臨晉按前漢地理志故大荔秦滅之更名臣瓚曰舊說秦築高壘以臨晉國故曰臨晉元里失其地皆魏文侯伐秦所取築而守之也秦孝公所謂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三晉攻奪我河西地此類是也史記正義曰臨晉故城在同州馮翊縣西南二里元里故城在同州澄城縣界

晉韓武子卒子虔代是爲景侯趙獻子卒子籍代是爲烈侯

十有八年晉魏斯擊宋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使其子擊守中山

外紀曰魏文侯嘗借道於趙攻中山趙不許趙利曰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罷而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守是用兵者魏而得地者趙也君不如許之彼知君利之必將輟行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不得已也○大事記曰按史記戰國策韓詩外傳皆云樂羊攻中山其子在中山懸之以示羊羊不顧中山烹而爲之羹羊啜之盡一盃中山知其忍下之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文侯受少子摯使太子擊守中山趙倉唐傅之居三年往來之使不通倉唐使於文侯以詩諷之文侯乃出少子摯封之中山而復太子擊○通鑑曰文侯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擊他日問於群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任座趨出次問翟璜對曰仁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對曰君仁則臣直嚮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之文侯悅使璜召座而反之親下堂迎之以爲上客○大事記曰文侯子武侯之世趙世家書與中山戰于房子是時盖已復國其後與諸國並稱王則其勢又強矣意者若鄭莊公克許雖有其地而不絕其祀所以能復與歟索隱之說亦然愚按魏之攻中山也趙利巳策其不能越趙而守之趙可以得也魏文侯亦豈不能察此故雖利其地以封其子亦必行中山以示趙而固子也此異時中山所以復與與

秦塹洛城重泉

大事記曰洛城失其地重泉屬馮翊括地志云重泉城在同州蒲城縣東南四十五里本紀書於七年今按洛城盖以上洛水爲名上雒洛沮也

齊田和伐魯取成

大事記曰淳于髡曰魯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滋甚賀諸孟子皆非是穆公亟見於子思曰

古千乘之國以友士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是穆公欲友子思而不可得也況敢臣之乎以臺無餽之事觀之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無感乎魯之削也穆公雖不能終用子思然尊賢尚德之意當時所空而公儀之廉儉亦得相小國之道以魯之弱崎嶇於強暴之間竟能與戰國相終始未必非其君相之力也

〔纂釋〕按魯自三家四分公室而魯君無民久矣孔子相魯亦季氏暫授之政而季自取之哀公既死於外而悼公之立反甲於三家三十八年而至于元公元公之世齊因正戰魯於是乎失莒失安陽又失都則元公之世削已甚矣穆公立於失都之後二年而失郕則■氏之烈未敢也不知公儀子之爲相其時三家之勢何如公儀子諸賢所以處之者何策然自失郕之後又十五年而失最而韓又來救則諸賢所以交鄰國闔者必有道

矣又四年敗齊于平陸又四年而爲齊所破[illegible]十年而穆公卒卒之四年而伐齊入陽關則魯之勢其相爲勝負者未爲甚削也然自穆公之立以來凡百六十餘年而始亡則諸賢所與立者亦必有道矣不然則以魯之弱一日不可存況於百六十年乎

秦初租禾

〔大事記曰〕秦不用周禮所謂初租禾者變其國之舊制耳其增其損不可知也

晉魏斯伐秦至鄭而還築洛陰合陽

〔大事記曰〕鄭蓋長安之鄭乃桓公所始封非新鄭也史記正義曰雒漆沮水也雒陰城在水南郃陽洽水之北栝地志云郃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南三里雒陰在同州西

楚簡卒子當嗣是爲聲

晉韓虔伐鄭取雍丘

〔史記正義曰〕雍丘今汴州縣也古杞國

鄭城京

〔大事記曰〕脩韓也栝地志云京縣故城在鄭州滎陽縣東南二十里

〔十有九年〕晉魏斯受經于卜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史記年表在十七年世家在安王二十二年通鑑總在二十三年

〔通鑑曰〕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爲師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四方賢士多歸之子擊出遭田子方下道下車伏謁

子方不爲禮子擊怒謂子方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失其國家者未聞有以國家待之者也夫士貧賤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安往而不得貧賤哉擊乃謝之。〔大事記曰〕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史記以田子方爲文侯師說苑載翟璜謂子方曰公孫成進子夏而君師之進段干木而君友之進先生而君敬之蓄得其賞。〔呂氏春秋曰〕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其僕曰君胡爲軾曰段干木賢者也未嘗有以己易寡人也吾安敢不軾段木

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吾安
敢驕之于是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乃致祿百萬而時
往館之國人皆喜居無幾何秦欲攻魏司馬唐諫曰段干
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
以爲然乃不敢攻

鄭人伐晉韓氏敗韓兵取負黍

大事記曰 括地志云負黍在洛州陽城西三十七里今屬
河南府

齊侯鄭伯會于[illegible]

齊田和伐衛取毋丘

大事記曰 毋音貫即古貫國在曹州濟陰縣南五六十里

晉魏斯以吳起爲西河守西門豹爲鄴令上地守

李悝作盡地力之教及平糴法著法經

通鑑曰 吳起者衛人仕于魯齊人伐魯魯人欲以爲將起
取齊女魯人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或譖之曰起
始事曾參母死不奔喪曾參絕之又殺妻以求爲將起殘
忍薄行人也起恐得罪聞魏文侯賢乃往歸之文侯問諸
李克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于是
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爲將臥不設席行不騎乘
親裹贏糧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
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或問之對曰往年吳公吮其父其
父戰不還踵遂死于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
矣是以哭之○大事記曰吳起事文侯爲將拔秦五城乃
以爲西河守以拒秦李悝爲上地守附紀載李悝事于威烈王十四年今并見于此下令曰人有狐疑之訟令射的中者勝不中者負令下
而人皆習射及與秦人戰大敗之文侯以鄴爲要任西門
豹守鄴而河內稱治按前漢書志杜佑通典李悝爲魏文
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
居三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斗不勤
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文曰
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善平糴
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上糴
三而舍一中熟自三餘三百石上糴二而舍一下熟自倍
餘百石上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飢則發小熟之
所斂中飢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飢則發上熟之所斂而糴
之又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爲政莫急于盜賊故始于盜
律盜賊須劾捕故著囚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
廉淫侈踰制以爲雜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減凡六篇
商君受之以相秦具律令之名刱律也

二十有一年 晉魏斯以魏成爲相

通鑑曰文侯謂李克曰先生有言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出翟璜曰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爲之克曰魏成璜忿然曰西河守吳起臣所進也君內以鄴爲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克曰子之言克于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相于克克之對如是所以知君之必相魏成者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比也璜再拜曰鄙人失對願卒爲弟子

齊宣公卒子貸嗣是爲康公

齊田會以廩丘叛田氏

大事記曰史記世家年表皆書田會以廩丘反會非叛齊也叛田氏也

晉趙籍以公仲連爲相

史記曰趙烈侯好音謂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連曰富之可貴之則否君曰然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連諾而不與烈侯屢問連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謂連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公仲亦有進士乎連曰未也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連進之畜侍以仁義烈侯逌然明日欣侍以舉賢使能明日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乃謂連曰歌者之田且止以畜爲師欣爲中尉越爲內史賜連衣二襲大事記曰舊作相國公仲連相國非當時之官後人追書也年表書此事於威烈王二十四年以番吾君之言連歆公仲初相之後當載於此

二十有二年宋昭公卒子購由嗣是爲悼公

大事記曰按外紀昭公嘗出亡謂其御曰吾被服而立侍御者數十人無不曰吾君麗也吾發言動事朝臣數百人無不曰吾君聖也內外不見吾過失是以亡也乃改操易行二年而美聞於宋宋人迎而復之

戊寅二十有三年九鼎震

發揮按九鼎三代相傳天下之形制圖籍也而震是天下之大異也司馬公通鑑始於是年而不書通鑑以人事為要也左氏終於趙韓魏之亡智伯而通鑑始於趙韓之為諸侯又推其始以及於趙魏韓之滅智伯又推其始以及智趙之立後畢數十年之事悉下附於二十三年之內年之不接於春秋者避續經之嫌也事之接於左氏者敘紀事之實也然凡呂成公大事記之年何以上接春秋曰通鑑為歷代史法之創始於續經為有嫌大事記用史記年表之名例於春秋為不紀二意固並行而不相悖也

門人御史臺都事汝南郭桐校正
門人金華許謙校正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八終

通鑑綱目外紀序

史學尚矣紀事肇於書編年放於
春秋具載類分昉於遷記而歷代
則之各有全史書簡而核春秋正
而嚴諸史博而該宋司馬文正公
睹諸史之汗漫而有國家者不能
以盡究而勸戒也編紬全帙研稽
事實愼撮機要銓次年月自周威
烈王二十三年訖於五代自成一
書名之曰資治通鑑文公朱子
又取其成書芟繁釐枉一以春秋
爲法書年以正統書事以提綱又
疏其詳而目之猶夫三傳之叙列
也名之曰通鑑綱目於天統以明
人紀以脩尊卑高下之分剛柔善
惡之別昭乎萬世矣然而前乎威
烈者未有編次讀者病之近世浙
東大儒仁山金先生由威烈王而
上泝其年代始陶唐氏悉本諸書
名曰通鑑前編而陶唐之前則茫

然矣四明陳氏子經甫世其史學
尊承先志纂輯前聞允方册所載
若盤古氏至高辛氏考紀其槩爲
第一卷以冠金氏之所述名之曰
通鑑外紀是編也不惟纉前人之
業成一家之言實有以繼夫朱子
之志爲萬世之計矣有志於史學
者誠能以朱子通鑑綱目爲主取
金氏之前編暨陳氏之外紀合而
觀之則自開闢以來歷三皇五帝
夏商周秦漢晉隋唐宋至于今上
下數千年治亂興廢之迹洞徹無
間如岷江之流達于東海崑崙之
氣貫于五嶽其扶陽抑陰之道陳
善閉邪之義皆隱然見於書法其
於名教豈小補哉松江貳守昭陽
顧君甫將鋟梓以廣其傳請予序
之噫此予同志也又將奚辭嘗聞
元公周子之言曰聖希天賢希聖
士希賢蓋孔子之春秋希天也朱

子之綱目希聖也陳氏之外紀希贒也與人爲善顧君有馬子經之大父諱著字子微宋秘監知台州精於史學晚歲隱居撰歷代紀統以淑子弟父諱泌字汝泉嘗爲校官有名又傳註紀統千百言至於子經蓋三世矣子經又嘗集前代事蹟爲筆記百卷與此編互相發明其績學討論固非一日矣夫子所謂爲知來者之不如今也不其

諒哉是爲序

皇元至正二十一年歲在辛丑孟夏

鄱陽周伯琦謹書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舉要卷之一

仁山金 履祥 編

書林 歸 仁齋 刊

陶唐氏帝堯

甲辰元載乃命羲和（用邵氏經世曆漢晉天文志春秋文耀鉤尚書修）

二載定閏法（用尚書朱子小傳修）

七載麒麟遊藪澤（用路史修）

十有二載巡狩（用家語路史修）

甲子二十有一載

甲申四十有一載虞舜生於諸馮（用經世張氏紀年修）

五十載帝遊於康衢（用列子修）

六十載舜以孝聞（用史記本紀胡氏皇王大紀修）

六十有一載洪水咨四岳舉鯀俾乂（用尚書修）

六十有九載鯀績用弗成（用尚書修）

七十載舉舜登庸（用尚書及竹書紀年修）

謹徽五典納于百揆（用尚書左傳修）

賓于四門流凶族殛鯀于羽山放驩兜于崇山（用尚書左傳註子釋文修）

七十有二載舜納于大麓使禹平水土（用尚書史記本紀修）益

掌火棄教民播種契爲司徒（用孟子修）

丙辰七十有三載薦舜于天舜受終于文祖 用尚書孟子經世張氏紀年修

七十有四載巡狩 用尚書修

流共工于幽洲 用尚書左傳莊子釋文修

七十有六載竄三苗于三危 用尚書左傳莊子釋文修

八十載禹告成功 用尚書大紀修

甲子八十有一載肇十有二州 用尚書吳越春秋胡氏大紀甲子紀例修

封伯禹於有夏封四岳於有呂 用國語修

加賜伯益 用史記秦紀及索隱修

封契於商 用商頌史記本紀及索隱修

封棄於邰 用大雅史記本紀修

九十載

癸未一百載帝乃徂落 用尚書修

甲申百有一載

乙酉百有二載舜避于南河之南 用孟子張氏紀年大紀朱子文集修

有虞氏帝舜

丙戌元載月正元日格于文祖咨二十有二人 用尚書修

禹皋陶相與陳謨 用史記本紀修

巡狩四岳八伯 用尚書大傳修

三載考績 用尚書修

五載箾韶樂成 用尚書及大傳修

六載巡狩 用尚書大傳修

七載作大唐之歌 用尚書大傳修

九載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用尚書孔氏疏蘇氏古史修

十有四載帝作歌 用尚書及大傳修

十有五載帝載歌 用尚書大傳修

十有六載九敍惟歌 用尚書及大傳修

丁巳三十有二載帝命禹總師 用尚書及經世紀年修

三十有三載正月朔旦禹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用尚書修

帝命禹敘洪範九疇 用尚書大傳修

復九州 用經世歷修

三十有五載咨禹征有苗 用尚書路史修

甲子三十有九載 午會始此○用邵氏經世修

癸酉四十有八載帝陟方乃死 用尚書史記本紀修

甲戌四十有九載

乙亥五十載禹避於陽城 用孟子路史修

夏后氏大禹

丙子元歲泰正月

即位會諸侯于塗山 用稽古錄經世歷大紀修
二歲皐陶薨 用史記本紀路史修
薦益於天 用孟子修
三歲考功 用吳越春秋修
五歲巡狩 用吳越春秋漢書說苑修
八歲巡江南戮防風氏崩于會稽 用國語史記本紀越外傳修
甲申后啓元歲
二歲益避於箕山之陰 用孟子史紀越絕書修
三歲大戰于甘 用孔氏書傳楚辭修
九歲王崩子太康踐位 用史記本紀經世修

癸巳大康元歲尸位 用尚書修
十有九歲畋于洛表羿拒于河五弟御母以從遂都
陽夏 用尚書路史薛氏書傳修
二十有九歲王崩于陽夏弟仲康立 用尚書路史修
壬戌仲康元歲肇位四海命胤侯掌六師 用尚書修
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 用唐大衍曆日度議修
胤侯承王命征羲和 用尚書經世修
甲子三歲羿滅伯封 用大紀修
十有三歲王崩子相踐位 用經世修
乙亥后相元歲征畎夷 用竹書修

二歲征黃夷 用竹書修
七歲于夷來賓畎夷來賓 用竹書東漢書修
八歲寒浞殺羿 用左傳孟子路史離騷修
二十有八歲寒浞使其子澆弒王于帝丘后緡歸于
有仍靡奔有鬲氏 用左傳經世汲郡古文修
癸卯少康元歲相后緡生少康于有仍 用經世大紀修
甲子二十有二歲少康自有仍奔虞 用大紀修
壬午四十歲靡自有鬲氏收二斟之衆滅寒浞立少康王
滅澆于過使季杼滅豷于戈復禹之績 用左傳經世修
方夷來賓 用竹書修

六十有一歲王崩子季杼踐位 用經世修
少子無余封於越 用吳越春秋修
甲辰后杼元歲
五歲征東海伐三壽 用竹書路史修
十有七歲王崩子槐踐位 用國語修
辛酉后槐元歲
三歲東九夷來御 用路史修
甲子四歲
二十有六歲王崩子芒踐位 用經世路史修
丁亥后芒元歲以玄圭賓于河 用路史 乃東狩于海 用路史修

十有八歲王崩子泄踐位（用經世路史修）

乙巳后泄元歲

命東夷命西羌（用竹書路史東漢書修）

十有六歲王崩子不降踐位（用經世大紀修）

辛酉后不降元歲

甲子四歲

六歲伐九苑（用路史修）

五十有九歲王崩弟扃立（用經世路史修）

庚申后扃元歲

甲子五歲

二十有一歲王崩子廑踐位（用經世路史修）

辛巳后廑元歲

二十有一歲王崩不降之子孔甲立（用經世修）

壬寅后孔甲元歲

三歲

甲子二十有三歲

戊辰二十有七歲商主癸生子履（用世紀修）

三十有一歲王崩子臯踐位（用經世修）

癸酉后臯元歲

十有一歲王崩子發踐位（用經世路史修）

甲申后發元歲諸夷賓于王門（用竹書修）

十有九歲王崩子癸踐位（用經世史記本紀修）

癸卯后癸元歲

甲子二十有二歲公劉遷于豳（用大紀例改入據漢書劉敬傳路史修）

三十有三歲伐蒙山有施氏進妹喜（用經世修）

三十有五歲商主癸薨子履嗣（用經世修）

湯始居亳（用經世大紀張氏歷年修）

戊寅三十有六歲（商湯元）商湯征葛（用經世孟子修）

三十有七歲商湯進伊尹（用經世世紀路史孟子修）

四十歲伊尹復歸于亳（用經世書序修）

四十有二歲囚商湯于夏臺已而釋之（用經世史記本紀大紀修）

五十有一歲太史令終古出奔商（用淮南子大紀修）

甲午五十有二歲（用經世修）

乙未商王成湯十有八祀（用大紀修）

王伐桀放之于南巢（用尚書外紀修）

仲虺作誥（用尚書修）

王歸自夏誕告萬方（用尚書修）

三月王至東郊諸侯論功罪立禹後與聖賢古有

功者之後封孤竹等國各有差（用左傳世紀史記索隱等書修）

大旱（用管子荀子淮南子漢書禮記疏大紀修）

十有九祀大旱 用管子荀子淮南子漢書禮記䟽大紀修

二十祀大旱夏桀死于亭山 用管子荀子淮南子漢書禮記䟽大紀路史修

二十有一祀大旱發莊山之金鑄幣賑民 用管子荀子淮南子漢書大紀修

二十有二祀大旱 用管子荀子淮南子漢書禮記䟽大紀修

二十有三祀大旱 用管子荀子淮南子漢書禮記䟽大紀修

二十有四祀大旱禱于桑林以六事自責雨 用管子荀子淮南子漢書禮記左傳春秋䟽大紀修

三十祀王崩嫡孫太甲踐位 用孟子程子大紀等書修

戊申太宗太甲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德以訓于王 用尚書修

王徂桐宮居憂 用尚書修

二祀王在桐宮 用尚書修

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王歸于亳 用尚書修

伊尹既復政將告歸乃陳戒于王 用尚書及書䟽大紀修

甲子十有七祀

三十有三祀王崩廟號太宗子沃丁踐位 用史記本紀經世修

辛巳沃丁元祀

八祀伊尹薨葬于亳咎單訓伊尹事 用書序書注路史世紀修

二十有九祀王崩立弟大庚 用史記本紀經世修

庚戌太庚元祀

甲子十有五祀

二十有五祀王崩子小甲踐位 用史記本紀經世修

乙亥小甲元祀

十有七祀王崩弟雍己立 用史記本紀經世修

壬辰雍己元祀

三祀

十有二祀王崩弟太戊立 用尚書正義修

甲辰中宗太戊元祀亳有祥 用尚書序君奭篇併注史記本紀大紀修

用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大修成湯之政 用尚書經世修

三祀諸侯畢朝 用家語世紀修

甲子二十有一祀

七十有五祀王崩廟號中宗子仲丁踐位 用史記本紀經世修

己未仲丁元祀

甲子六祀遷于囂 用大紀倂修

藍夷作寇 用東漢書修

十有三祀王崩國內亂弟外壬立 用史記本紀經世修

壬申外壬元祀

十有五祀王崩國復亂弟河亶甲立 用史記本紀經世修

丁亥河亶甲元祀徙居相 用經世修

九祀王崩子祖乙踐位 用史記本紀經世修

丙申祖乙元祀圮于耿徙居邢巫賢爲相 用書序經世大紀修

十有九祀王崩子祖辛踐位 用史記本紀經世修

乙卯祖辛元祀

甲子十祀

十有六祀王崩弟沃甲立 用史記本紀經世修

辛未沃甲元祀

二十有五祀王崩國亂祖辛之子祖丁立 用史記本紀經世修

丙申祖丁元祀

甲子二十有九祀

三十有二祀王崩國亂沃甲之子南庚立 用史記本紀經世修

戊辰南庚元祀

二十有五祀王崩國亂祖丁之子陽甲立 用史記本紀經世修

癸巳陽甲元祀

七祀王崩弟盤庚立 用史記本紀經世修

庚子盤庚元祀遷于殷改號曰殷 用尚書經世修

甲子二十有五祀

二十有八祀王崩弟小辛立 用史記本紀經世修

戊辰小辛元祀

二十有一祀王崩弟小乙立 用史記本紀經世修

己丑小乙元祀

甲寅二十有六祀亶父遷于岐改號曰周 用大紀修

二十有八祀王崩子武丁踐位 用史記本紀經世修

丁巳高宗武丁元祀王宅憂甘盤爲相 用尚書經世修

三祀免喪弗言群臣咸諫王得傅說以爲相總百官

資學于說 用尚書修

甲子八祀

三十有二祀伐鬼方 用皇極經世圖卦修

五十有九祀王崩廟號高宗子祖庚踐位 用詩書史記本紀經世修

丙辰祖庚元祀

三祀祀高宗 用尚書史記本紀大紀修

七祀王崩弟祖甲立 用史記本紀經世修

癸亥祖甲元祀

甲子二祀

庚寅二十有八祀周亶父之子季歷生子昌 用詩史記本紀修

三十有三祀王崩子廩辛踐位 用尚書鄭氏蔡傳修

丙申廩辛元祀

六祀王崩弟庚丁立 用史記本紀經世修

壬寅庚丁元祀

二十有一祀王崩子武乙踐位 用史記本紀經世修

癸亥武乙元祀

甲子二祀遷都河北 經世附元祀大紀附甲子

四祀王崩子太丁踐位 用史記本紀經世修

丁卯太丁元祀

二祀周公季歷伐燕京之戎 用竹書東漢書修

三祀王崩子帝乙踐位 用史記本紀經世修

庚午帝乙元祀周公季歷伐余無之戎克之命爲牧師 用竹書東漢書修

周公季歷伐始呼之戎 用東漢書大紀修

周公季歷伐翳徒之戎王賜之圭瓚秬鬯爲侯伯 用竹書孔叢子修

七祀周公季歷薨子昌嗣 用世紀史記本紀修

壬辰二十有三祀周西伯生子發 用禮記路史大紀竹書修

二十有四祀命西伯昌拒昆夷備玁狁 用逸周書詩序修

三十有七祀王崩子辛立 用史記本紀大紀修

丁未紂辛元祀

六祀西伯初禴于畢 用竹書修

八祀伐有蘇獲妲己嬖之 用國語史記本紀修

十有一祀醢九侯脯鄂侯囚西伯於姜里 用史記本紀修

十有二祀西伯演易於姜里 用大紀修

十有三祀釋西伯西伯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

遂賜西伯弓矢鈇鉞使專征伐 呈用舊史大紀修

十有四祀虞芮質成于周 用舊史尚書大傳修

十有五祀西伯伐犬戎 用史記本紀修

西伯得呂尚 用說苑等書修

十有六祀西伯伐密須遂都於程 用逸周書大傳修

十有七祀西伯伐耆 用史記本紀大傳修

甲子十有八祀西伯伐邘 用史記本紀修

十有九祀西伯伐崇作豐邑徙都之 用史及詩傳等書修

西伯立靈臺 用禮疏史記本紀易乾鑿度修

二十祀西伯昌薨子發嗣 用禮記修

丁卯二十有一祀 周西伯發元祀用歐陽氏論修

二十有七祀西伯發生元子誦 用家語大紀修

三十有一祀西伯東觀兵 用史記本紀經世紀年修

戊寅三十有二祀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用尚 古論語大紀修

商亡

己卯周武王十有三年一月癸巳王征伐商告于皇天後
王所過名山大川（用武成修）
大會于孟津（用泰誓上篇修）
戊午次于河朔群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用泰誓中篇修）
己未王巡六師明誓衆士（用泰誓下篇修）
二月癸亥陳于商郊甲子紂帥其旅會于牧野（用牧誓周語虞衡歷議修）
紂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紂反登鹿臺自燔死（用史記本紀修）
王入商乃反商政（用史記本紀世紀大傳修）

封紂子武庚為殷侯使管叔蔡叔霍叔監殷（用史記本紀逸周書修）
閏月（用朱子文集修）
三月諸弟以次受封封康叔于殷東（用逸書書集傳修）
四月王來自商諸侯受命于周（用書禮記大紀古史修）
丁未祀于周廟追王大王王季文王因定謚法（用禮記逸書修）
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用武成修）
王訪于箕子（用洪範叙修）
是年伯夷叔齊去周死于首陽山（用史記列傳修）

十有四年西旅獻獒（用旅獒修）
王有疾（用金縢修）
十有九年十有二月王崩子誦踐位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用尚書管子經世竹書修）
丙戌成王元年周公相踐阼而治（用大小戴禮記修）
周公誥君奭（用尚書史記世家大紀修）
夏六月葬武王于畢（用逸周書修）
王冠（用家語修）
命周公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用世紀史記世家公羊傳大傳修）
管叔及蔡叔霍叔流言周公居東（用金縢後叙趙絕書鄭康成詩書注修）
二年周公居東（用金縢後叙詩豳風尚書大傳修）
三年周公為詩以貽王（用尚書豳風修）
秋大雷風王迎周公于東出郊雨反風（用金縢後叙趙絕書修）
管叔及蔡叔霍叔與武庚叛奄淮夷徐戎皆叛（用尚書修）
作大誥東征（用尚書修）
殺武庚封微子啓于宋為殷後（用尚書修）
致辟管叔于商因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用尚

書逸周書修

四年周公作立政 用尚書大紀修

王東伐淮夷遂踐奄 用書序修

五年遷奄君于蒲姑 用書序孟子修

王來自奄大降四國民命遷之洛邑 用尚書修

五月丁亥至于宗周誥四國多方 用尚書修

蒐于岐陽 用左傳并注及外傳修

六年董正治官制禮作樂 用尚書大傳修

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于豐命太保先周公

相宅 用尚書修

三月戊申太保至于洛卜宅 用尚書修

乙卯周公至于洛丁巳用牲于郊戊午社于新邑

用尚書修

甲子周公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用召誥多士梓材修

太保作誥 用召誥修

王至新邑十有二月烝于文武命周公其後王歸

宗周 用洛誥逸周書修

八年周公分正東都 用大傳修

命蔡仲邦之蔡 用尚書大紀修

九年封弟叔虞于唐 用左傳國語史記世家修

十有一年周公在豐作無逸 用大紀書序修

周公薨于豐葬周文公于畢 用書序大傳修

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 用尚書修

三十有七年四月甲子王命太保奭芮伯彤[illegible]

衛侯毛公保元子釗乙丑王崩癸酉元子

朝諸侯于應門之內 用尚書修

癸亥康王元年

甲子二年

十有二年六月壬申命畢公保釐東郊 用尚書修

十有六年魯公禽父薨子酋嗣 用史記世家并注修

二十年魯考公薨弟熙立 用史記世家修

二十有一年魯侯築茅闕門 用史記世家世本修

二十有六年王崩子瑕踐位 用史記本紀經世修

魯煬公薨子宰嗣 用史記世家修

乙丑昭王元年

二年子滿生 用國語修

十有四年魯侯弟潰弒其君幽公而自立 用史記世家修

庚戌二十有二年釋氏生 用周書異記修

甲子三十有六年

五十有一年王崩于漢子滿踐位 用史記本紀外紀大紀修

庚辰穆王元年

三年命君雅為大司徒伯冏為大僕正 用尚書大紀修

十有三年王西征 用紀年山海經修

十有七年王西征 用紀年列子并注修 征徐戎 用史記世家韓退之文集修

三十有五年征犬戎 大紀係此年

甲子四十有五年

五十年作呂刑以誥四方 用尚書修

五十有五年王崩于祇宮子繄扈踐位 用左傳修

乙亥共王元年

三年

十有二年王崩子囏踐位 用史記本紀經世修

丁亥懿王元年徙都槐里 用大紀修

二十有五年王崩共王之弟辟方立 用史記本紀經世修

壬子孝王元年

甲子十有三年封非子為附庸邑之秦 用大紀史記秦紀修

十有五年王崩諸侯復立懿王太子燮 用史記本紀經世修

丁卯夷王元年始下堂而見諸侯 用禮記經世大紀修

八年楚子熊渠伐庸揚粵至于鄂 用史記世家大紀修

十有六年王崩子胡踐位 用史記本紀經世修

癸未厲王元年

十有二年衛貞伯薨子嗣 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十有四年曹孝伯薨子喜嗣 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十有五年燕惠侯立 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蔡厲侯薨子嗣 用史記年表修

十有九年齊公子山弒其君胡公而自立 用史記世家修

二十年齊侯徙治臨淄 用史記世家修

宋厲公薨子舉嗣 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晉厲侯薨子宜臼嗣 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二十有一年秦嬴卒子秦侯嗣 用史記秦紀年表修

二十有四年陳慎公薨子寧嗣 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衛頃侯薨子嗣 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二十有八年齊獻公薨子壽嗣 用史記世家修

三十年以榮公為卿用事 用史記本紀國語修

三十有一年秦侯卒子公伯嗣 用史記秦記年表修

楚熊延卒子熊勇嗣 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三十有三年殺言者 用史記本紀修

三十有四年秦公伯卒子仲嗣 用史記秦紀年表修

三十有六年西戎反滅犬丘大駱之族 用史記秦紀修

三十有七年國人叛襲王王出居于彘召公周公行政是為共和太子靖匿于召公之家 用史記本紀修

庚申三十有八年共和行政

晉靖侯薨子司徒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四十有一年蔡武侯薨子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楚熊勇卒弟熊嚴立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甲子四十有二年王在彘用經世修

四十有四年曹夷伯薨弟彊立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四十有七年陳幽公薨子孝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四十有八年宋僖公薨子覸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五十有一年王死于彘周召二伯立太子靖用經世史記本紀修

楚熊嚴卒子熊霜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甲戌宣王元年以秦仲為大夫誅西戎以尹吉甫為將北伐玁狁至于太原用經世修

燕惠侯薨子莊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二年以方叔為將南征荊蠻用經世修

命召虎征淮夷用詩大雅修

王伐淮徐用詩大雅修

魯眞公薨弟敖立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曹公子蘇弒其君幽伯而自立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三年齊武公薨子無忌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五年晉僖侯薨子籍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六年大旱用大紀修

秦仲伐西戎死之王命其子莊伐戎破之秦用史記年紀表修

楚熊霜卒弟熊徇立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十有二年魯侯來朝以其子括與戲見王王以戲為魯太子魯武公薨戲立用國語史記年表修王不籍千畝用國語史記本紀修

齊胡公子弒厲公齊人誅之而立厲公之子赤誅弒君者七十人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十有五年衛釐侯薨少子和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十有六年晉獻侯薨子費生嗣徙都于絳用大紀修

十有八年蔡夷侯薨子所事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二十有一年魯懿公兄括之子伯御弒其君懿公而自立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二十有二年王后姜氏諫王用外紀列女傳修

封弟友于鄭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二十有三年晉侯伐條生太子仇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二十有四年齊文公薨子說嗣用史記年表世家系本古史考修

二十有六年晉師戰于千畝生子成師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四十有七年宋惠公薨子嗣 用史記世家修
二十有八年宋哀公薨子嗣 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楚熊徇卒子熊咢嗣 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三十有二年春王伐魯誅伯御立懿公之弟稱 用國語史記年表世家修
陳僖公薨子靈嗣 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曹戴伯薨子兕嗣 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三十有三年齊成公薨子購嗣 用史記年表世家系本修
三十有七年燕僖侯薨子嗣 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楚熊咢卒子熊儀嗣 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三十有九年伐姜戎王師敗績于千畝 用國語史記本紀經世修
四十年料民于太原 用國語經世修
四十有三年殺杜伯 用國語并注大紀修
晉穆侯薨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 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四十有六年王崩太子涅踐位 用史記年表本紀經世修
庚申幽王元年晉太子仇襲殺殤叔而立 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陳武公薨子説嗣 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三年始嬖褒姒涇渭洛竭岐山崩 用國語修
四年陳夷公薨弟燮立 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秦莊卒子嗣 用史記秦紀年表修

甲子五年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 用經世修
六年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用小雅虞劇曆議修
八年以鄭伯友為司徒 用國語修
十有一年申侯與犬戎入寇弑王于驪山之下鄭伯友死之晉衛秦皆以兵來救平戎與鄭子掘突共立故太子宜臼 用史記年表本紀世家經世修
辛未平王元年王東遷雒邑始命秦列為諸侯取岐豐之地命衛侯和為公錫命晉侯鄭伯東取鄶虢十邑國之 用尚書經世國語大紀修

秦祀上帝於西畤 用史記年表秦紀修
二年魯孝公薨子弗湟嗣 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四年燕頃侯薨子嗣 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五年秦襄公伐戎至岐薨子嗣 用史記秦紀經世修
宋戴公薨子司空嗣 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六年燕哀侯薨子鄭侯嗣 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七年楚若敖卒子熊坎嗣 用史記年表世家經世修
九年蔡僖侯薨子興嗣 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秦東徙汧渭之會 用史記秦紀經世修
十有一年蔡共侯薨子嗣 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曹惠伯薨子石甫嗣其弟武弒之而自立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十有三年衛武公薨子揚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楚霄敖卒子熊眴嗣用史記年表世家經世修

十有四年曹穆公薨子終生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十有五年秦作鄜畤用史記年表秦紀修

十有六年陳平公薨子圉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十有八年秦初有史以紀事用史記秦紀修

二十有一年秦伯大敗戎師收岐西之地自岐以東歸于王用史記秦紀修

蔡戴侯薨子考父嗣見春秋無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二十有五年宋武公薨子力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二十有五年晉文侯薨子伯嗣用史記年表世家經世修

秦初有三族之罪用史記秦紀修

二十有六年晉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經世修

陳文公薨子鮑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二十有七年鄭武公薨子寤生嗣用史記年表世家經世修

二十有八年鄭伯封其弟段于京用史記年家經世修

三十年衛公子州吁阻兵用經世修

楚蚡冒卒弟熊通弒太子而自立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三十有二年晉大臣潘父弒其君昭侯納曲沃成師不克國人立昭侯之子平誅潘父用史記年表世家經世稽古錄修

三十有六年衛莊公薨子完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三十有八年衛州吁出奔用史記年表世家經世修

四十年齊莊公薨子祿父嗣用史記年表世家經世修

晉曲沃成師卒子鱓代用史記年表世家經世修

四十有二年宋宣公薨舍其子與夷而立弟和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燕鄭侯薨子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四十有四年鄭叔段命西鄙北鄙貳於己用經世左傳修

四十有七年晉曲沃鱓入翼弒其君孝侯國人逐之立其君之子郄用史記年表世家經世修

四十有八年魯初請郊廟之禮用外紀路史修

魯惠公薨國人立其子息姑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舉要卷之一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舉要卷之二

仁山金履祥編

己未周平王四十有九年魯隱公元

鄭伯克段于鄢春秋寘其母姜氏于城潁用左傳修

王使宰咺歸魯惠公仲子之賵用左傳修

鄭伯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用左傳修

祭伯如魯用左傳修

五十年鄭伯始見其母于大隧史記年表

鄭人伐衛春秋

五十有一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春秋

王崩孫林踐位用左傳史記本紀修

尹氏卒春秋

鄭祭足帥師入寇用左傳修

武氏子求賻于魯用左傳修

宋穆公卒立宣公之子與夷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齊侯鄭伯盟于石門春秋

壬戌桓王元年衛州吁弒其君桓公而自立宋陳蔡衛伐鄭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魯翬帥師會宋陳蔡衛伐鄭用左傳修

衛人殺州吁于濮衛人立晉春秋

二年晉曲沃以鄭邢之師攻晉侯于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伐翼翼侯奔隨用左傳修

曲沃叛王命虢公伐曲沃立翼侯子光于翼用左傳修

邾人鄭人伐宋宋人伐鄭春秋

甲子三年晉翼侯自隨入于鄂用左傳修

鄭輸平於魯用公羊穀梁傳修

魯侯齊侯盟于艾用左傳修

宋人取長葛春秋

京師饑用左傳修

鄭人入朝用左傳修

四年王使凡伯聘于魯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用左傳修

陳及鄭平左傳

晉曲沃莊伯卒子稱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秦文公卒孫嗣用史記年表秦紀經世修

五年鄭伯歸祊田于魯用左傳修

蔡宣侯卒子封人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王命虢公忌父為卿士用左傳修

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春秋

鄭伯以齊人來朝用左傳修

六年王使南季聘于魯見春秋

鄭伯為左卿士以王命伐宋以王命告于魯魯侯
齊侯會于防 用左傳修
秦自汧渭之間徙居平陽 經世
七年鄭伯齊侯魯侯會于中丘魯翬帥師會齊鄭伐
宋曹侯敗宋師于菅取郜取防 用左傳修
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春秋
齊人鄭人入郕 春秋
八年鄭伯魯侯會于時來齊侯鄭伯魯侯入許 用左傳修
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與鄭人溫原絺樊隰郕

攢茅向盟州陘隤懷之田 用左傳修
魯公子翬弒其君隱公而自立 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經世修
九年 魯桓公元 魯侯鄭伯會于垂卒易祊田盟于越 用左傳修
燕穆侯卒子嗣 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十年宋督弒其君殤公及其大夫孔父立公子馮 用左
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魯侯齊侯陳侯鄭伯會于稷以成宋亂 用左傳修
蔡侯鄭伯會于鄧 春秋
十有一年春晉曲沃敗晉師于汾隰獲晉哀侯欒成
死之晉人立哀侯子為小子侯 用左傳國語史記年表世家修

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春秋
魯侯迎婦于齊 用左傳修
十有二年王使宰渠伯糾聘于魯 用左傳修
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 用左傳修
晉曲沃稱弒哀侯于曲沃 用史記世家修
十有三年陳桓公卒文公子佗殺世子免而自立 用左
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齊侯鄭伯如紀 春秋
王使仍叔之子聘于魯 用左傳修
王伐鄭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用左傳修

十有四年楚子熊通侵隨俾請爵于王王不許 用左傳史
記修
紀侯如魯 用左傳修
北戎伐齊 左傳
蔡人殺陳佗 春秋 而立免之弟躍 用左傳修
十有五年穀伯綏鄧侯吾離至魯 用左傳修
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郟 左傳
晉曲沃稱誘弒其君小子侯 用左傳史記世家修
十有六年王使家父聘于魯 見春秋
楚子會諸侯于沈鹿楚子伐隨隨及楚平楚僭稱

王（用左傳史記世家修）
王命虢仲伐曲沃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用左傳修）
祭公如魯遂逆王后于紀（用左傳修）
秦寧公卒三父廢世子而立出子（用史記年表秦紀經世修）
十有七年紀季姜歸于京師（春秋）
十有八年曹桓公卒子射姑嗣（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虢詹父以王師伐虢虢公出奔虞（用左傳修）
齊侯衛侯鄭伯與魯戰于郎（用左傳修）
十有九年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春秋）
鄭莊公卒世子忽嗣（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春秋）
衛侯殺其二子伋壽（經世）
二十年魯侯會宋公盟于穀丘又會于虛于龜魯侯
會鄭伯盟于武父（用左傳修）魯侯及鄭師伐宋（用左傳修）
陳厲公卒（見春秋）弟林立（用史記年表修）
衛宣公卒朔立（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二十有一年楚屈瑕伐羅羅與盧戎敗楚師（用左傳修）
魯侯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宋
衛燕師敗績（用左傳修）
二十有二年魯侯鄭伯突會于曹鄭伯使其弟如魯

盟（用左傳修）
秦三父弒出子復立故世子（用史記年表秦紀經世修）
齊僖公卒子諸兒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春秋）
燕宣侯卒子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二十有三年王使家父如魯求車（用左傳修）
王崩子佗踐位（用史記修）
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用左傳修）
鄭伯突入于櫟（春秋）宋公魯侯衛侯陳侯會于袲伐
鄭（用左傳修）

秦伐彭戲氏至于華山（經世）
乙酉莊王元年宋公魯侯蔡侯衛侯會于曹宋魯衛陳蔡
伐鄭（用左傳修）
衛人立伋之弟黔牟（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經世修）衛侯朔出奔
齊（春秋）
二年魯侯齊侯紀侯盟于黃魯侯邾儀父盟于趡魯
師及齊師戰于奚魯及宋人衛人伐邾（用左傳修）
蔡桓侯卒弟獻舞立（用史記年表世家修）蔡季自陳歸于蔡
（春秋）
秦夷三父族（紀世）

十月朔日有食之春秋
鄭高渠彌弒其君昭公立其弟子亹經世
三年魯侯與其夫人姜氏如齊齊侯殺魯桓公立其子同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經世修
齊侯師于首止殺鄭子亹及高渠彌祭仲立子儀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王子克奔燕左傳
四年魯莊公元年使單伯送王姬見春秋魯築王姬之館于外
用左傳修王使榮叔錫魯桓公命見春秋王姬歸于齊春秋
陳莊公卒弟杵臼立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齊師遷紀郱鄑郚春秋
五年齊王姬卒春秋
宋莊公卒見春秋子捷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六年五月葬桓王春秋
紀季以酅入于齊春秋
燕桓侯卒子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七年王召隨侯責其尊楚楚武伐隨卒於師子熊貲
嗣始都郢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春秋
紀侯大去其國春秋

齊侯魯侯狩于禚用穀梁傳修
八年齊人宋人魯人陳人蔡人伐衛用左傳修
九年王使子突救衛用左傳修衛侯朔入于衛春秋黔牟來
奔用左傳史記世家經世修
十年秦滅小虢經世
十有一年魯侯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用左傳修
齊無知弒其君襄公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十有二年齊人殺無知春秋魯侯及齊大夫盟于蔇魯
侯伐齊納糾用左傳修齊小白入于齊葬齊襄公春秋魯
侯及齊師戰于乾時魯師敗績用左傳修
齊人取子糾于魯殺之取其傳管夷吾以歸為相
用左傳修
十有三年魯侯敗齊師于長勺用左傳修
魯侯侵宋見春秋
齊師宋師次于郎春秋魯侯敗宋師于乘丘齊師還
用左傳修
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春秋
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春秋
十有四年魯侯敗宋師于鄑用左傳修
王姬歸于齊春秋

十有五年王崩太子胡齊踐位用史記本紀經世修
宋萬弒其君閔公及其大夫仇牧宋人立公子御
說萬奔陳宋人醢之用左傳史記年表修
庚子僖王元年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春秋
齊人滅遂春秋齊侯會魯侯盟于柯用左傳修
二年齊人陳人曹人伐宋春秋
齊侯使來請師王命單伯會伐宋用左傳修
鄭人弒其君子儀鄭厲公自櫟入于鄭用左傳史記年表世
家修
荊入蔡春秋

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春秋
三年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春秋
宋人齊人邾人伐郳鄭人侵宋春秋
晉曲沃伯稱滅晉弒其君緡用史記年表修
四年宋人齊人衛人伐鄭春秋
荊伐鄭春秋
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
盟于幽用左傳杜氏纂例修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左傳
秦武公卒弟立用史記年表秦紀修

楚滅鄧經世
蔿國以晉師伐夷詭諸殺之周公忌父出奔虢用左
傳修
邾子克卒春秋瑣立見春秋
五年王崩太子閬踐位用史記本紀修
晉武公卒子詭諸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秦徙居雍經世
楚文卒子囏嗣用史記年表世家經世修
乙巳惠王元年三月日有食之春秋
虢公晉侯來朝用左傳修

虢公晉侯鄭伯使原伯逆王后于陳用左傳修
秦德公卒子嗣用史記年表秦紀經世修
二年蔿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奉王子頹作亂頹出
奔溫蘇子奉子頹奔衛衛人燕人入寇立頹用左傳修
齊人宋人陳人伐魯西鄙見春秋
蔡哀侯卒子肸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三年鄭伯執燕仲父王處于櫟用左傳修
齊人伐戎春秋
四年虢公鄭伯胥命于弭奉王復歸于王城殺子頹
王與鄭伯虎牢以東用左傳修

鄭厲公卒子捷 用左傳史記表世家修

王巡虢守 左傳

五年秦作密畤 用史記修

晉伐驪戎獲姬以歸 用史記修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春秋 公子完奔齊 用左傳修

楚熊惲弑其君杜敖而自立 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六年祭叔聘于魯 見春秋

楚人修好于諸侯使人入獻王賜楚子胙 用史記世家修

曹莊公卒 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子羈嗣 用左傳杜氏注修

七年魯侯逆姜氏于齊以入使宗婦覿用幣 用左傳修

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春秋

郭亡 用春秋胡氏傳說苑修

八年衛惠公卒子赤嗣 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春秋

晉侯盡殺群公子 用左傳修

九年晉始都絳 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虢人侵晉 左傳

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春秋

十年齊侯宋公魯侯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用左傳修

晉伐虢 用左傳修

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 左傳

十有一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春秋

邾子瑣卒 春秋 遂蘧蒢立 見春秋

荊伐鄭 春秋

齊人宋人魯人救鄭 用左傳修

晉侯驪姬子奚齊生使太子申生居曲沃重耳居

蒲夷吾居屈 用左傳史記世家修

十有二年鄭人侵許 春秋

十有三年王命虢公討樊執樊皮歸于京師 用左傳修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春秋

齊人伐山戎 春秋 俾燕修貢于王 用史記世家修

秦宣公卒弟立 用史記年表秦紀經世修

十有五年魯人殺公子牙而立叔孫氏魯莊公卒子

般嗣慶父弑子般季友奔陳公子慶父如齊啓立

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經世修

狄伐邢 春秋

曹僖公卒子班嗣 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十有六年 魯閔公元 齊人救邢 春秋

魯侯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歸魯 用左傳修

晉侯作二軍滅耿霍魏為太子申生城曲沃封趙

風於耿畢萬於魏用左傳修
十有七年魯慶父弒其君閔公季友以公子申如邾
姜氏慶父皆出奔齊高子盟魯公子申入立取慶
父于莒殺之而立仲孫氏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經世修
狄入衞春秋殺懿公衞衆潰濟河立戴公以廬于曹
卒齊人立其弟燬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秦成公卒弟任好立用史記年表秦紀經世修
十有八年魯僖公元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邢遷
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春秋
楚人伐鄭春秋齊侯宋公魯侯鄭伯曹伯邾人會于

楚謀救鄭用左傳修
魯侯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是爲季孫氏用左傳修
十有九年諸侯城楚丘以封衞用左傳修
虞師晉師伐虢滅下陽用左傳修
齊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貫春秋
燕莊公卒子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甲子二十年徐人取舒春秋
齊侯宋公江人黄人會于陽穀春秋
楚人伐鄭春秋
二十有一年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

伯侵蔡用左傳修蔡潰遂伐楚次于陘春秋許穆侯卒于
師用左傳修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春秋
齊人執陳轅濤塗春秋魯及江人黄人伐陳用左傳修諸
侯侵陳陳成歸轅濤塗用左傳修
二十有二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春秋
王世子會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
伯于首止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用左傳修
晉侯使寺人伐蒲公子重耳奔狄用左傳修
楚人滅弦弦子奔黄春秋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春秋

虞大夫百里奚奔秦用史記秦本紀修秦始得志於諸侯經世
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遂滅虞執虞公歸其職貢
於王用左傳修
二十有三年晉人伐屈公子夷吾奔梁用左傳修
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衞侯曹伯伐鄭圍新城用左傳修
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春秋
二十有四年齊人伐鄭鄭殺其大夫申侯春秋齊侯宋
公魯侯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寗母用史傳修
曹昭公卒子襄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二十有五年王崩王人齊侯宋公魯侯衞侯許男曹

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太子鄭踐位用左傳史
記本紀修
庚午襄王元年宋桓公卒子茲父嗣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王使宰周公賜齊侯胙宰周公會齊侯魯侯宋子
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用左傳修
晉獻公卒奚齊立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晉里克殺其君之
子奚齊春秋荀息立奚齊之弟卓用左傳史記世家修里克弒
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春秋兼用左傳史記世家修
二年秋滅溫溫子奔衛春秋
周公忌父王子黨會秦師及齊隰朋立晉公子夷
吾為晉侯用左傳史記世家修
晉殺其大夫里克春秋
三年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用左傳修
王子帶以戎入寇秦晉伐戎晉侯平戎用左傳修
四年三月庚午日有食之春秋
楚人滅黃春秋
王子帶奔齊左傳齊侯使管夷吾入聘用左傳修
陳宣公卒子款嗣用史記年表經世修
五年齊侯使仲孫湫入聘用左傳修
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鹹

齊侯使仲孫湫來致諸侯之戍用左傳修
六年諸侯城緣陵春秋
蔡穆侯卒子甲午嗣見春秋兼用史記修
七年楚人伐徐春秋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
男曹伯盟于牡丘用左傳修遂次于匡春秋諸侯之大夫
救徐用左傳修
五月日有食之春秋
齊師曹師伐厲春秋
宋人伐曹春秋
楚人敗徐于婁林春秋
齊大夫管仲卒用史記世家管子修
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春秋
王命秦伯釋晉侯用史記本紀修
晉侯夷吾自秦歸于晉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八年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春秋
狄侵晉左傳王以戎難告于齊齊侯徵諸侯之師入
戍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
會于淮用左傳修
九年齊人徐人伐英氏春秋
齊桓公卒五公子爭立易牙立無虧世子昭出用左

(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十年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春秋)鄭伯始朝于楚(左傳)
魯人救齊(見春秋)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春秋)
立公子昭(用左傳史記世家修)狄救齊邢人狄人伐衛(春秋)
十有一年宋人執滕子嬰齊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
南鄫子會盟于邾邾人執鄫子用之宋人圍曹(春秋)
衛人伐邢(春秋)
陳人魯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用左傳修)
梁亡(春秋)
十有二年鄭人入滑(春秋)

齊人狄人盟于邢楚人伐隨(春秋)
十有三年狄侵衛(春秋)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春秋)
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
公以伐宋(春秋)魯侯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用左傳修)
十有四年鄭伯如楚(左傳)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春秋)
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左傳)
晉子圉自秦逃歸(用左傳修)
王召叔帶于齊(用左傳修)
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春秋)

十有五年齊侯伐宋圍緡(春秋)宋襄公卒子王臣嗣(用左
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楚人伐陳(春秋)
王命狄師伐鄭取櫟(用左傳經世修)以狄女隗氏為后(經世)
晉惠公卒子圉嗣(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十有六年晉公子重耳入于晉以立晉人殺懷公于
高梁(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王使王子虎內史興錫晉侯命(用國語修)
王廢狄后王子帶以狄入寇王出居鄭(用左傳修)
王使告難于諸侯(用左傳修)

宋公如楚(用左傳修)
十有七年衛侯燬滅邢(春秋)
秦伯師于河上晉侯辭秦師而下次于陽樊右師
圍溫取帶殺之左師逆王于鄭王入于王城晉侯
入朝王賜晉侯陽樊溫原欑茅之田(用左傳修)
衛文公卒子鄭嗣(用史記年表世家經世修)
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春秋)
魯侯衛子莒慶盟于洮(用左傳修)
十有八年魯侯莒子衛甯速盟于向齊人侵魯西鄙
北鄙(用左傳修)衛人伐齊(春秋)魯公子遂如楚乞師(用左傳修)

楚人滅夔以夔子歸楚人伐宋圍緡春秋魯以楚師
伐齊取穀用左傳修
十有九年齊孝公卒弟潘父殺世子而自立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經世修
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春秋魯侯及諸侯盟
于宋見春秋
二十年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楚人救衛晉侯入曹執
曹伯畀宋人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
濮楚師敗績春秋
晉侯作王宮于踐土獻楚俘于王王命尹氏王子

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用左傳修
楚殺其大夫得臣春秋
衛侯出奔楚春秋
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
土用左傳修陳侯如會春秋諸侯朝于王所用左傳修
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春秋
陳穆公卒子朔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人秦
人會于溫王狩于河陽諸侯朝于王所用左傳修晉人
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春秋立

公子瑕左傳曹伯襄復歸于曹春秋諸侯遂圍許用左傳修
二十有一年王子虎魯侯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
秦人盟于翟泉用左傳修
二十有二年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
于衛春秋
晉人秦人圍鄭春秋
王使宰周公聘于魯魯公子遂入聘遂如晉用左傳修
二十有三年晉侯作五軍用左傳修
狄圍衛衛遷于帝丘春秋
二十有四年楚子使鬬章請平于晉晉侯使陽處父

如楚用左傳修
鄭文公卒子蘭嗣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衛人侵狄春秋及狄盟用左傳修
晉文公卒子驩嗣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二十有五年秦人入滑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春秋
晉人敗狄于箕春秋
魯僖公卒子興嗣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經世修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春秋
二十有六年魯文公元二月癸亥日有食之春秋
王使叔服如魯會葬使毛伯錫魯侯命用左傳修

晉侯來朝于溫伐衛用左傳修
魯侯使叔孫得臣來拜用左傳修
衛人伐晉春秋
楚世子商臣弑楚成而自立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二十有七年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春秋
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魯公孫敖盟于垂隴用左傳修
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春秋
二十有八年晉人宋人魯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
潰用左傳修
王叔文公卒春秋

秦人伐晉春秋
秦伯師還誓于師用史記秦紀修
楚人圍江春秋晉以江故來告王使王叔會晉陽處
父帥師伐楚以救江用左傳修
二十有九年年人侵齊春秋
楚人滅江春秋
王使召公過賜秦伯金鼓用史記秦紀修
衛侯使甯武子聘于魯用左傳修
三十年王使榮叔歸魯成風之含且賵使召伯會葬
用左傳修

楚滅六滅蓼用左傳修
三十有一年晉舍二軍用左傳修
秦穆公卒子罃嗣用左傳史記年表秦紀經世修
晉襄公卒左傳晉人迎公子雍于秦用左傳修
三十有二年魯取須句用左傳修
宋成公卒子杵臼嗣用左傳史記世家修宋人殺其大夫春秋
晉趙盾立世子夷皋用左傳史記世家修晉人及秦人戰于
令狐春秋先蔑士會奔秦用左傳修
狄侵魯西鄙用左傳修
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

于扈用左傳修
三十有三年八月王崩子壬臣踐位用左傳史記本紀修
晉趙盾魯公子遂盟于衛雍用左傳修
魯使公孫敖入弔不至奔莒用左傳修
癸卯頃王元年毛伯如魯求金用左傳修二月葬襄王春秋魯侯
使叔孫得臣來會葬用左傳修
楚人伐鄭春秋晉人宋人魯人衛人許人救鄭用左傳修
曹共公卒子壽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楚侵陳用左傳
燕襄公卒桓公立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二年秦伐晉秋
蘇子盟魯于女栗用左傳修
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春秋
三年楚子伐麇春秋
晉人魯人會于承匡用左傳修
魯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用左傳修
四年楚人圍巢春秋
秦伯使術聘于魯用左傳修
晉人秦人戰于河曲春秋
五年陳共公卒子平國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邾文公卒子貜且嗣用左傳修
魯侯朝于晉衛侯會魯侯于沓用左傳修狄侵衛春秋魯
侯及晉侯盟鄭伯會魯侯于棐用左傳修
楚能商臣死子旅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六年王崩子班踐位用左傳經世修
尹氏聃啟如晉用左傳修
齊昭公卒子舍嗣用左傳史記年表經世修
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同
盟于新城用左傳修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春秋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而自立用左傳修單伯如齊齊
人執單伯春秋執其君舍之母魯子叔姬用左傳修
己酉匡王元年魯季孫行父如晉宋司馬華耦如魯盟曹
伯朝于魯用左傳修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春秋
單伯自齊反于魯用左傳修
晉郤缺帥師伐蔡春秋入之用左傳修
齊人侵魯用左傳修諸侯盟于扈春秋
齊人侵魯用左傳修遂伐曹春秋
蔡莊侯卒子申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二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春秋
宋人弒其君昭公而立其弟鮑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三年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春秋諸侯會于扈春秋
甘歜敗戎于邥垂用左傳修
四年魯文公卒子赤嗣用三傳史記年表世家經世修
秦康公卒子稻嗣見春秋兼用史記年表秦紀經世修
齊人弒其君商人春秋立公子元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魯公子遂弒其君之子赤及公子視立公子倭用三
傳史記年表世家經世修
莒弒其君紀公用左傳修

五年魯宣公元齊侯魯侯會于平州齊人取魯濟西田用左傳修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春秋

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春秋

晉人宋人伐鄭春秋

六年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春秋

秦師伐晉春秋

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春秋

晉趙盾弒其君靈公迎襄公弟黑臀于周立之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十月王崩弟瑜立用史記本紀修

乙卯定王元年正月葬匡王春秋

楚子伐渾陸之戎春秋王使王孫滿勞楚子用左傳修

楚人侵鄭春秋

鄭穆公卒子夷嗣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二年秦共公卒子嗣見春秋並用史記秦記修

鄭公子歸生弒其君靈公弟堅立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楚子伐鄭春秋

三年魯侯朝于齊齊止之為高固請昏用左傳修

楚人伐鄭春秋

四年晉趙盾衛孫免侵陳春秋

王使子服求后于齊左傳召公逆王后于齊用左傳修

王使王叔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諸侯盟于黑壤用左傳修

五年河徙用周譜修

燕桓公卒宣公立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六年晉師白狄伐秦春秋

楚人滅舒蓼春秋盟吳越用左傳修

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春秋

楚師伐陳春秋

王使單子聘於宋遂自陳聘於楚用國語修

七年王使徵聘於魯用左傳修魯侯朝于齊見春秋使仲孫蔑入聘用左傳修

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春秋晉成公卒于扈子據嗣師還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春秋

衛成公卒子遬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八年齊人歸魯濟西田用左傳修

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春秋

齊惠公卒子無野嗣 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陳夏徵舒弒其君靈公 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春秋

王使王季子聘于魯 用左傳國語修

楚子伐鄭 春秋

九年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春秋

楚人殺陳夏徵舒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春秋 迎靈公子午于晉而立之 用史記年表世家經世修

甲子十年楚子圍鄭 春秋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春秋

晉屠岸賈殺趙朔于下宮 用經世修

楚子滅蕭 春秋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春秋

十有一年楚子伐宋 春秋

十有二年曹文公卒子廬嗣 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晉侯伐鄭 春秋

楚子圍宋 春秋

十有三年宋人及楚人平 春秋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春秋

晉侯使趙同來獻狄俘 用左傳修

魯初稅畝 用左傳修

十有四年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春秋 來獻俘王以黻冕命晉士會 用左傳修

成周宣榭火 春秋

王孫蘇奔晉 左傳 晉侯使士會入聘 用左傳國語修

十有五年蔡文侯卒子固嗣 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春秋

晉侯魯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用左傳修

魯侯之弟叔肸 用左傳修

十有六年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春秋 齊侯會晉侯盟于繒 用左傳修

楚莊卒子審嗣 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魯宣公卒子黑肱嗣 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經世修

十有七年 魯成公元 晉侯使瑕嘉來平戎王使單子如晉 用左傳修 王季子伐茅戎 用左傳修 王師敗績于茅戎 春秋

魯作丘甲 用左傳修

十有八年齊侯伐魯敗衛師于新築 用左傳修

晉郤克魯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

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用左傳修

宋文公卒子固嗣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衛穆公卒子臧嗣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王命委于三吏用左傳修

楚師鄭師侵衛春秋遂侵魯魯侯會楚公子嬰齊于蜀遂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用左傳修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春秋

十有九年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伐鄭用左傳修

晉人歸公子穀臣于楚楚人歸知罃于晉用左傳修

晉作六軍左傳

鄭伐許春秋

二十年鄭襄公卒子費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鄭伯伐許春秋

燕宣公卒昭公立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二十有一年梁山崩春秋

王崩子夷踐位用左傳史記本紀修

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用左傳修

吳子去齊卒子乘嗣見春秋兼用左傳史記索隱修

簡王元年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左傳

晉遷于新田左傳

鄭悼公卒弟睔立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晉欒書帥師救鄭春秋

吳壽夢來朝用吳越春秋修

二年吳伐郯春秋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春秋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用左傳修同盟于馬陵春秋

吳入州來春秋

三年晉欒書帥師侵蔡春秋遂侵楚左傳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春秋

王使召伯賜魯侯命用左傳修

晉人齊人魯人邾人伐郯用左傳修

四年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用左傳修

齊頃公卒子環嗣用史記年表世家經世修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春秋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莒潰楚人入鄆春秋

秦人白狄伐晉（春秋）
鄭人圍許（春秋）
晉侯歸楚鍾儀于楚（用左傳修）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左傳）
五年晉使糴茷如楚報使（用左傳修）
晉侯有疾立世子州蒲為君以會齊侯宋公魯侯
衛侯曹伯伐鄭（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經世修）
晉景公卒（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經世修）
晉程嬰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趙武程嬰詣死（用趙世修）
六年周公楚出奔晉（用左傳修）
命王季子單子取鄇田于晉（用左傳修）

七年宋華元合晉楚之成晉楚交聘（用左傳修）
八年魯侯及諸侯來朝遂從王季子成子會晉侯伐
秦曹宣公卒于師公子負芻殺世子而自立（用左傳修）
成肅公卒于瑕（用左傳修）
九年鄭人伐許（用左傳修）
衛定公卒子衎嗣（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秦桓公卒子嗣（見春秋爲用史記年表秦紀經世修）
十年晉侯魯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
人同盟于戚（用左傳修）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春秋）諸侯
立子臧辭奔宋（用左傳修）

宋共公卒蕩山攻殺太子肥華元出奔歸而殺山
立公子成魚石奔楚（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楚子伐鄭（春秋）
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魯叔孫僑如衛孫林父
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用左傳修）
許遷于葉（春秋）
十有一年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春秋）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楚殺
其大夫公子側（春秋）
晉侯齊侯魯侯衛侯宋華元邾人會于沙隨（見春秋）

尹子晉侯魯侯齊國佐邾人伐鄭晉人執魯季孫
行父郤犨盟于扈而歸之（用胡傳修）
釋曹伯歸于曹（用左傳修）
晉侯使郤至來獻楚捷（用左傳修）
十有二年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
邾人伐鄭（用左傳修）同盟于柯陵（春秋）
單子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用左
傳修）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春秋）
邾定公卒貜立（見春秋）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春秋
燕昭公卒武公立用史記世家修
十有三年晉弑其君厲公來逆公孫周于京師立之
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春秋
魯成公卒子午嗣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經世修
楚人鄭人侵宋春秋
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魯仲孫蔑同盟于虛
朾用左傳修
十有四年魯襄公元晉欒黶宋華元魯仲孫蔑衛甯殖曹

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用左傳修晉韓厥帥
師伐鄭春秋齊崔杼魯仲孫蔑曹人邾人杞人次于
鄫用左傳修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春秋
九月王崩太子泄心踐立用史記本紀修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舉要卷之二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舉要卷之三

仁山 金 履祥 編

庚寅靈王元年正月葬簡王春秋
鄭師伐宋春秋鄭成公卒子髡頑嗣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晉
師宋師衛甯殖侵鄭春秋晉荀罃宋華元魯仲孫蔑
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會于戚晉荀罃齊崔杼宋華
元魯仲孫蔑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
人會于戚用左傳修遂城虎牢春秋
二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春秋吳人伐楚左傳
單子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

光同盟于雞澤用左傳修陳侯使袁僑如會春秋諸侯之
大夫及袁僑盟用左傳修
三年陳成公卒子溺嗣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陳人圍頓春秋
晉大夫魏絳盟諸戎用左傳修
四年王叔陳生如晉晉侯使士魴來京師用左傳修
晉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會于戚用左傳修
諸侯戍陳用左傳修楚公子貞帥師伐陳春秋晉侯宋公
魯侯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用左傳修

五年莒人滅鄫（春秋）
齊侯滅萊（用左傳修）
六年楚公子貞帥師圍陳（春秋）晉侯宋公魯侯陳侯衛
侯曹伯莒子邾子會于鄬（用左傳修）鄭僖公如會未見
諸侯卒于鄵（見春秋）公子騑實弒之而立其子嘉（用左
傳史記年表世家修）陳侯逃歸（春秋）
七年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春秋）晉侯鄭伯齊人宋人
魯人衛人邾人會于邢丘（用左傳修）
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春秋）
八年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用左傳修）同盟于戲楚子
伐鄭（春秋）
九年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用左傳修）遂滅偪陽
（春秋）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春秋）晉侯宋公魯侯
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伐鄭（用左傳修）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春秋）
以單子為卿士（用左傳修）
十年魯作三軍（用左傳修）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春秋）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
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
鄭（用左傳修）同盟于亳城北楚子鄭伯伐宋（春秋）晉侯宋
公魯侯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伐鄭（用左傳修）會于蕭魚楚人執鄭行人
良霄秦人伐晉（春秋）
十有一年吳子壽夢卒長子諸樊立（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經世修）
楚公子貞帥師侵宋（春秋）
王使陰里聘后于齊（用左傳修）
十有二年晉作三軍（用左傳修）

楚共卒子招立世子出奔吳（用史記年表修）
吳侵楚敗績（用左傳修）
十有三年晉士匄齊人宋人魯季孫宿叔老衛人鄭
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
吳于向（用左傳修）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春秋）
晉荀偃齊人宋人魯叔孫豹衛北宮括鄭公孫蠆
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用左傳修）
衛侯出奔齊（春秋）衛人立公孫剽（用左傳修）
楚公子貞帥師伐吳（春秋）敗績（用左傳修）

王使劉子賜齊侯命 用左傳修
晉士匄宋華閱魯季孫宿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
人邾人會于戚 用左傳修
十有四年劉夏逆王后于齊 春秋
齊侯伐魯圍成 用左傳修
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春秋
邾人伐魯南鄙 用左傳修 晉悼公卒子彪嗣 用左傳史記年表世
家修
十有五年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會于湨梁 用左傳修 大夫盟晉人執

莒子邾子以歸 春秋
鄭伯晉荀偃魯叔老衛甯殖宋人伐許 見春秋
齊侯再伐魯北鄙魯叔孫豹如晉 用左傳修
十有六年邾宣公卒華立 見春秋
宋人伐陳衛石買帥師伐曹 春秋 齊侯伐魯北鄙圍
桃齊高厚帥師伐魯北鄙圍防邾人伐魯南鄙 用左
傳修
十有七年齊師伐魯北鄙 用左傳修 晉侯宋公魯侯衛侯
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
齊 用左傳修 曹成公卒于師 見春秋 子滕嗣 見春秋並用史記年表世

家修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春秋
燕武公卒文公立 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十有八年諸侯盟于祝柯晉人執邾子 春秋 齊靈公卒
子光嗣 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經世修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
齊侯卒乃還 春秋
王賜鄭大夫公孫蠆大路以葬 用左傳修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春秋 子產為大夫 用左傳修
十有九年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用左傳修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春秋

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春秋
二十年晉欒盈出奔楚 春秋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春秋
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春秋
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會
于商任 用左傳修
庚戌二十有一年晉人徵朝于鄭 左傳
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會于沙隨 用左傳修
鄭大夫公孫黑肱卒 用左傳修

孔子生用史記世家修

二十有二年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春秋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齊侯伐衛遂伐晉魯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晉人殺欒盈齊侯襲莒春秋

殺洛闕國語

二十有三年齊人來城郏魯叔孫豹來賀城用左傳修

鄭伯如晉用左傳修齊楚交聘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會于夷儀用左傳修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春秋

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春秋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春秋

燕文公卒懿公立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二十有四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立其弟杵臼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會于夷儀伐齊齊慶封如師用左傳修諸侯同盟于重丘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衛侯入于夷儀春秋

晉使趙武為政用左傳修

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春秋弟餘祭立用公羊傳史記年表世家經世修

二十有五年衛甯喜弑其君剽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衛侯衎復歸于衛春秋

魯侯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會于澶淵用左傳修晉人執衛甯喜春秋

許靈公卒于楚用左傳修楚子蔡侯陳侯伐鄭春秋

晉侯使士起入聘用左傳修

齊慶封誅崔杼之族專國政用經世修

二十有六年晉趙武楚屈建魯叔孫豹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會于宋諸侯之

大夫盟于宋用左傳修

衛殺其大夫甯喜春秋

十有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用左傳杜氏長曆修

二十有七年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公魯侯陳侯鄭伯許男朝于楚用左傳修

楚康卒子麇嗣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王崩太子晉母弟貴踐位用史記本紀修

燕懿公卒子款嗣用史記世家修

丁巳景王元年夏五月葬靈王左傳修

衛獻公卒子惡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閽弒吳子餘祭春秋弟夷末立見春秋
晉荀盈會齊高止宋華定魯仲孫羯衛世叔儀鄭
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用左傳修
吳子使札聘于魯齊鄭衛晉用左傳史記年表經世修
二年蔡世子般弒其君景侯而自立用左傳修
宋災宋伯姬卒春秋
王殺其弟佞夫用左傳修王子瑕奔晉春秋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
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春秋
鄭使公孫僑為政用左傳修
三年魯襄公卒于楚宮子野立而卒裯立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經世修
鄭伯如晉用左傳修衛侯如楚用左傳修
莒人弒其君密州春秋
魯仲由生用史記列傳修
四年魯昭公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魯叔孫
豹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
人會于虢魯取鄆王使劉子勞趙武于潁用左傳修
邾悼公卒穿立見春秋
晉荀吳始用卒敗狄于大鹵用左傳修

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春秋
楚子麇卒春秋令尹圍弒之而自立楚公子比奔
晉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五年晉使韓起聘于魯齊衛用左傳修
鄭殺其大夫公孫黑春秋
蔡沐雕開生用史記列傳家語修
六年鄭游吉如晉左傳齊晏嬰如晉用左傳修
北燕伯款出奔齊春秋燕人立悼公用左傳修
七年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
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人執徐子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
齊慶封殺之遂滅賴春秋
鄭作丘賦用左傳修
魯有若生用史記列傳家語修
甲子八年魯舍中軍用左傳修
秦景公卒子嗣見春秋兼用史記年表秦紀經世修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春秋
孔子志于學用論語修
九年鄭人鑄刑書用左傳修
楚公子棄疾如晉用左傳修

楚薳罷帥師伐吳春秋吳人敗之用左傳修
齊侯伐北燕春秋
十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春秋
衛襄公卒公子元嗣衛齊惡來請命王使成子如衛弔追錫命用左傳史記世家修
十有一年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春秋陳哀公卒用左傳修楚師滅陳春秋
十有二年宋華亥魯叔弓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于陳用左傳修許遷于夷春秋
王使詹桓如晉晉侯使趙成來致閻田用左傳修

十有三年齊陳氏鮑氏逐欒施高彊用左傳修
晉平公卒子夷嗣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宋公子卒子佐嗣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孔子生伯魚用家語修
十有四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春秋晉韓起會齊國弱宋華亥魯季孫意如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王使單子命事於會用左傳修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春秋
單成公卒用左傳修

十有五年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春秋
鄭簡公卒子寧嗣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齊侯魯侯衛侯鄭子如晉魯侯至河乃復魯公子慭逐如晉公子慭奔齊用左傳修
原伯絞奔郊成景之族弒甘公過用左傳修
楚子伐徐春秋
十有六年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春秋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而自立用左傳修
劉子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會于平丘同盟魯侯不

與盟用左傳修晉人執魯季孫意如以歸春秋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春秋
吳滅州來春秋
燕悼公卒共公立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十有七年晉釋魯季孫意如用左傳修
曹武公卒子須嗣見春秋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十有八年吳子夷末卒子僚立用史記世家修
蔡朝吳出奔鄭春秋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春秋
王太子壽卒王穆后崩左傳

十有九年齊侯伐徐春秋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
于蒲隧左傳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春秋
晉昭公卒子去疾嗣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二十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春秋
郯子朝于魯用左傳修
晉侯使屠蒯來請有事於雒與三塗用左傳修晉荀吳
帥師滅陸渾之戎春秋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春秋
二十有一年毛得殺毛伯過用左傳修

曹平公卒子午嗣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宋衞陳鄭災春秋
使原伯魯如曹葬曹平公用左傳修
許遷于白羽春秋
鑄大錢國語
燕共公卒平公立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二十有二年許世子止弒其君買葬許悼公春秋
楚用費無極放世子建于城父用經世修
二十有三年孔子至京師既而反乎魯用史記世家家語修
楚世子建自城父奔宋楚子殺其傅伍奢及子尚

伍員奔吳用左傳修
齊侯與其大夫晏嬰入魯問禮於孔子用經世修
鄭大夫公孫僑卒用左傳修
蔡平侯卒子朱嗣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魯冉雍生冉求生用史記列傳及注修
二十有四年鑄無射用左傳國語修
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春秋
蔡平侯之弟東國攻蔡侯朱朱出奔楚東國自立
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魯顏回生齊高柴生用史記列傳家語修

二十有五年王崩子猛踐位用左傳史記本紀修葬景王王室
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春秋秋入于王城用左傳修
冬王子猛卒春秋母弟丐立用史記本紀修
十有二月癸卯朔日有食之用杜氏長曆修
衞端木賜生用史記列傳修
壬午敬王元年蔡悼侯卒于楚用史記世家修弟申立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
滅獲陳夏齧春秋
王居狄泉用左傳修尹氏立王子朝春秋地震用左傳杜氏注修
二年王在狄泉王子朝入于鄔用左傳修

晉侯使士景伯來(用左傳修)鄭伯如晉(左傳)
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春秋)
吳滅巢(春秋)
三年晉趙鞅宋樂大心魯叔詣衛北宮喜鄭游吉曹
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會于黃父(用左傳修)
魯侯攻其大夫季孫意如不克出奔齊(用左傳修)宋元
公如晉卒于曲棘子頭曼嗣(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孔子如齊(用史記世家修)
四年王使單子如晉王次于滑晉知躒趙鞅以師至
王入于成周(用左傳修)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春秋)
楚平卒子壬嗣(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五年吳子使季札聘于晉(用左傳修)吳弒其君僚(春秋)諸樊
之子光立(用左傳史記世家修)
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
扈(春秋)
曹悼公卒(見春秋)露立(見春秋)
楚人誅費無極(用左傳修)
晉籍秦來致諸侯之戍(用左傳修)
六年魯侯如晉次于乾侯(用左傳修)

鄭定公卒子蠆嗣
晉六卿殺公族分其邑各使其子為大夫(用史記世家修)
七年殺召伯盈尹固及原伯魯之子王子趙車入于
鄩以叛陰不佞討敗之(用左傳修)
八年晉頃公卒子午嗣(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春秋)
九年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春秋)
十年吳伐越(春秋)
王使富辛石張如晉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
仲孫何忌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
小邾人城成周(用左傳修)
魯昭公卒于乾侯季孫意如廢世子而立公子宋
(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經世修)
十有一年(魯定公元)晉人執宋仲幾(用左傳修)
十有二年盜殺華簡公(用左傳修)
楚囊瓦伐吳吳敗楚師于豫章(用左傳修)
十有三年邾莊公卒(見春秋)益立(見春秋)
衛卜商生(用史記列傳家語修)
十有四年陳惠公卒子柳嗣(見春秋)
劉子晉侯宋公魯侯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

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會于召陵侵楚諸侯盟于皋鼬（用左傳修）

劉文公卒（見春秋）

楚人圍蔡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吳入郢（春秋）

吳言偃生（用史記列傳修）

十有五年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春秋）

王使人殺王子朝于楚（用左傳修）

於越入吳（春秋）

魯陽虎囚季孫斯（用左傳修）

楚子入于郢（用左傳修）

燕平公卒簡公立（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魯曾參生（用史記列傳修）

十有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春秋）

鄭冦胥靡等六邑晉人入戍城胥靡（用左傳修）

冬王處于姑蕕（用左傳修）

十有七年儋翩入于儀栗以叛（左傳）

單子劉子敗尹氏於窮谷（用左傳修）

齊侯鄭伯盟于鹹（春秋）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

（春秋）

齊國夏伐魯西鄙（用左傳修）

王入于王城（左傳）

十有八年單子伐穀城簡城劉子伐儀栗盂（用左傳修）

曹靖公卒子伯陽嗣

陳懷公卒于吳國人立其子越（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春秋）

魯陽虎攻三家弗克奔齊（用左傳修）

魯宓不齊生（用史記列傳修）

十有九年公山不狃召孔子欲往不果（用論語史記世家修）

魯用孔子為中都宰（用史記世家家語修）

鄭獻公卒子勝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秦哀公卒孫嗣（見春秋經用史記年表秦紀世家修）

魯閔損生（用家語修）

二十年魯以孔子為大司寇相魯侯會齊侯于夾谷

齊人歸魯鄆讙龜陰田（用左傳史記世家修）

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春秋）

二十有一年宋公寵向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樂大心皆叛（用左傳修）

二十有二年魯墮郈及費墮成弗克（用左傳修）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春秋

二十有三年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春秋

晋趙鞅入于晋陽以叛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趙鞅歸于晋 用左傳修

魯以孔子攝相事與聞國政 用史記世家修

齊人歸女樂于魯孔子適衛 用論語孟子史記世家修

越子允常卒子句踐嗣 用左傳史記世家修

二十有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 春秋 吳闔廬卒 見春秋子夫差嗣 用左傳史記世家修

齊侯魯侯衛侯會于牽 用左傳修 齊侯宋公會于洮 春秋

王使石尚歸脤于魯 用穀梁傳修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春秋

晋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獲籍秦高彊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 左傳

孔子自衛適陳畏於匡反衛 用論語史記修

二十有五年孔子去衛適曹 用史記修

魯定公卒子將嗣 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經世修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春秋

孔子適宋及鄭至陳 用史記世家修

二十有六年 魯哀公元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春秋

吳子敗越于夫椒 用左傳修

齊侯衛侯伐晋 春秋 救邯鄲 用左傳修

吳侵陳 左傳

二十有七年衛靈公卒蒯聵之子輒立 用左傳經世修 晋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春秋

晋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春秋

蔡遷于州來 春秋

燕簡公卒獻公立 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二十有八年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春秋

魯桓僖宮災 用左傳修

殺萇弘 用左傳修

魯季孫斯卒 用左傳修

晋趙鞅圍朝歌 左傳

秦惠公卒子嗣 見春秋暴 用經世修

二十有九年盜殺蔡昭侯國人立其子朔 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晋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春秋

孔子如蔡 用史記世家經世修

三十年晋趙鞅逐荀寅士吉射奔齊 用左傳修

齊景公卒 左傳 少子荼立 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三十有一年吳伐陳春秋孔子自蔡如葉用史記世家修
顏回卒用史記世家修
楚昭卒群臣立其子章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孔子自楚反用史記世家修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春秋
三十有二年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春秋
魯侯會吳于鄫魯侯伐邾以邾子益歸用左傳修
三十有三年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春秋
吳伐魯魯歸邾子益于邾用左傳修
三十有四年楚人伐陳春秋
三十有五年魯侯會吳伐齊用左傳修齊侯陽生卒春秋齊
人實弑之而立其子壬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楚公子結帥師伐陳春秋
孔子自陳復至衛用史記世家修衛
三十有六年齊國書帥師伐魯魯侯會吳伐齊用左傳修
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春秋
孔子自衛反魯用左傳史記世家修
孔子叙書記禮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

用史記世家修
三十有七年魯用田賦用左傳修
吳子會魯侯衛侯宋皇瑗于橐皋用左傳修
三十有八年單子晉侯魯侯會吳子于黃池吳子使
騶來告勞用左傳吳越春秋修楚公子申帥師伐陳春秋於越
入吳春秋吳及越平左傳
三十有九年魯人獲麟用左傳修
孔子作春秋用史記世家修
齊陳恒與闞止爭政殺之執簡公寘于舒州用左傳史
記年表世家修

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魯史
宋向魋謀弑其君不克入於曹以叛自曹出奔衛
向巢奔魯司馬牛致其邑而適齊用左傳修
齊陳恒弑其君簡公于舒州立其弟驁孔子請魯
侯討之三家不可用論語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魯饑用魯史修
四十年齊高無丕出奔北燕魯史
鄭伯伐宋魯史
晉趙鞅帥師伐衛魯史
齊及魯平子服回如齊端木賜為介齊歸魯侵地

傳(用左傳修)
熒惑守心(用史記宋世家修)
四十有一年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其子輒出奔
魯衛侯使鄢肸來告(用左傳修)
孔子卒于魯(用左傳修)
楚公孫勝殺令尹公子申司馬公子結執楚子寘
于高府陳人侵楚沈諸梁率方城外人討勝誅之
迎楚子復立(用左傳修)
衛侯逐太叔遺遺奔晉(用左傳修)
四十有二年越子伐吳敗之于笠澤(用國語修)
晉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晉師還(用左傳修)
楚滅陳殺陳湣公(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晉趙鞅復伐衛衛人出其君蒯聵而與晉平晉立
公孫般師莊公死于戎州己氏(用左傳修)
齊人伐衛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用左傳修)
齊侯魯侯盟于蒙(用左傳修)
甲子四十有三年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出公輒自
齊復歸逐石圃復石魋與太叔遺(用左傳修)
齊陳恒殺鮑氏晏氏及公族之強者割齊安平以
東至琅琊為封邑(用史記田敬仲世家修)

秦悼公卒子嗣(用史記年表秦紀修)
四十有四年越人侵楚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不
及(用左傳修)
楚沈諸梁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左傳)
王崩太子仁踐位(用左傳史記本紀經世修)
吳伐楚(用經世修)
魯叔青來京師
丙寅元王元年齊人魯人鄭人會于廩丘(用經世修)
吳子殺公子慶忌(用左傳修)
越圍吳(左傳)
晉定公卒子錯嗣(用史記世家修)
晉趙簡子卒立其次子無恤(用左傳修)
蜀聘于秦(用史記秦紀修)
晉荀瑤伐鄭取九邑(用史記世家修)
二年晉趙無恤使楚隆如吳(用左傳修)
晉趙無恤滅代(用史記世家修)
越人聘于魯又聘于齊(用左傳修)
齊侯魯侯邾子盟于顧(用左傳修)
三年越人納邾子益于邾太子革奔越(用左傳修)
越滅吳吳子夫差自殺(用左傳史記年表修)

越子會齊晉及諸侯于徐州用史記世家修
越人致貢王賜越子胙命爲伯用史記世家修
越子以江北地至泗上與楚以泗東地與魯歸吳
所侵宋地用史記世家修
越范蠡去越越伯殺其大夫文種用史記世家經世修
四年晉荀瑤告伐齊用左傳修
魯叔青如越越諸鞅聘魯用左傳修
蔡成侯卒子產嗣用史記世家修
楚人聘于秦用史記年表修
五年晉侯及魯滅石伐齊取廩丘用左傳修

越入執邾子以歸立公子何用左傳修
魯侯以公子荊之母爲夫人荊爲太子用左傳修
魯侯朝於越用左傳修
義渠聘秦用史記年表修
六年衛侯輒出奔宋用左傳修
魯侯自越反用左傳修
七年越臯如后庸宋樂茷魯叔孫舒伐衛納衛侯輒
衛人賂之不克納衛人立黚用左傳史記世家修
衛人使司徒期聘於越用左傳修
宋景公卒大尹立啓六卿逐啓及大尹而立得用左

傳修
王崩太子介踐位用史記本紀修
晉荀瑤城宅陽用酈道元水經注修
癸酉貞定王元年越人使后庸聘魯且言邾田魯侯及越
后庸盟于平陽用左傳修
晉荀瑤帥師伐鄭齊陳桓帥師救鄭晉師還用左傳修
魯侯出奔越用左傳修
魯哀公卒于有山氏魯人立其子寧用左傳稽古錄大事記修
二年魯悼公元
三年晉地震用外紀修

四年燕獻公卒孝公立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越菼執卒子鹿郢嗣用紀年史記世家大事記修
五年晉荀瑤趙無恤帥師圍鄭用左傳修
六年晉人楚人聘秦用史記年表修
鄭聲公卒子易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晉河絕于扈外紀
八年秦塹阿房用史記年表修
秦伐大荔取其王城用史記秦紀修
十年越鹿郢卒子不壽嗣用紀年史記世家修
十有一年晉荀瑤與趙氏韓氏魏氏分范中行氏之

地以為已邑晉侯告于齊魯請伐四卿四卿反攻

其君晉侯奔齊用史記世家猶古錄修

晉荀瑤滅夙繇用外紀修

十有二年晉出公卒于齊荀瑤立昭公曾孫驕而專

其政用史記世家大事記修

蔡聲侯卒子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晉荀瑤襲衛用蘇氏古史戰國策修晉三卿宴於藍臺用國語修

晉河水赤三日用外紀修

秦伯帥師與緜諸戰用史記年表修

十有三年晉取秦武城用史記秦紀修

齊平公卒子積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陳成子卒子盤代用史記世家修

十有四年晉荀瑤大治宮室用國語修

晉荀瑤約魏駒韓虎攻趙無恤無恤奔晉陽用經世通鑑修

鄭人弒哀公而立聲公之弟丑用史記世家修

十有五年晉荀瑤及韓魏圍晉陽用經世通鑑修

十有六年晉趙無恤約魏駒韓虎攻荀瑤滅之三分

其地用史記世家修

齊田盤使其宗人盡為齊都邑大夫與三晉通使

用史記世家修

晉趙無恤使新稚狗伐狄用國語外紀修

十有七年晉知開奔秦用史記年表修

十有八年秦左庶長城南鄭用史記年表修

衛悼公卒子弗嗣用史記年表修

蔡元侯卒子齊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十有九年燕孝公卒載立用紀年史記年表世家修

二十年越盲姑卒子翁嗣用紀年史記世家修

越人迎女於秦用史記年表修

二十有一年晉知寬奔秦用史記年表修

二十有二年楚子滅蔡蔡侯齊出亡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二十有四年楚滅杞用史記年表修

楚與秦平楚東侵地至于泗用史記世家修

二十有五年秦伐義渠執其君以歸用史記秦紀修晉韓虎

魏駒伐伊洛陰戎滅之用外紀修

二十有六年日有食之晝晦星見用史記年表修

秦厲共公卒子嗣用史記秦紀修

二十有八年王崩子去疾踐位弟叔弒之少弟嵬攻

殺叔而立用史記本紀修

封弟揭於河南以續周公之職用史記本紀帝王世紀修

辛丑考王元年

秦南鄭反 用史記秦紀修

二年晉哀公卒子柳嗣 用史記世家修

四年晉侯反朝于韓趙魏氏晉獨有絳曲沃 用史記世家修

六年秦六月雪日有食之 用史記年表修

七年燕成公卒閔公立 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八年彗星見 用史記秦紀修

九年楚惠王卒子中嗣 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衛敬公卒子糾嗣衛屬于晉韓趙魏氏 用史記世家修

十年楚滅莒 用史記年表修

魯悼公卒子嘉嗣 用史記世家稽古錄大事記修

十有一年義渠伐秦侵至渭陽 用史記年表

十有二年秦躁公卒弟立 用史記秦紀修

十有三年晉桃杏冬實 外紀

十有四年晉侯魯侯會于楚丘 用外紀修

十有五年王崩太子午踐位 用史記本紀修

衛公子亹弒其君昭公而自立 用史記世家修

西周公封其少子班於鞏以奉王是為東周 用史記本紀修

丙辰威烈王元年晉趙襄子卒以兄伯魯之孫浣為後徙治中牟襄子之弟嘉逐浣而自立於代 用史記世家索隱經世修

秦庶長鼂弒其君懷公國人立其孫 用史記本紀修

鄭共公卒子己嗣 用史記世家修

晉韓康子卒子啓章代魏桓子卒子斯代 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二年晉趙桓子卒國人殺其子迎浣復位 用史記年表世家經世修

三年晉韓啓章伐鄭殺幽公鄭人立其弟駘 用史記年表修

四年秦作上下畤 用史記年表修

六年盜殺晉幽公魏斯誅亂者立其子止 用史記年表修

七年晉魏斯城少梁 用史記世家修 韓啓章都平陽趙浣城泫氏 用水經注修

八年秦人與晉魏氏戰少梁 用史記秦紀修

趙城郟 外紀

甲子九年晉魏氏復城少梁 用史記年表修

秦城塹河瀕秦初以君主妻河 用史記年表修

十年晉趙氏城平邑 用水經注修

十有一年秦補龐城城籍姑 用史記年表修

衛公孫頹弒其君懷公而自立 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秦靈公卒國人廢其子而立其季父簡公 用史記年表修

古錄修

齊田居思伐晉趙氏鄙圍平邑 用水經注竹書紀年修

十有二年中山武公初立 用史記年表修

十有三年齊田白伐晉毀黃城圍陽狐 用史記世家修

秦與晉戰敗于鄭下 用史記年表修

晉河岸崩壅龍門至于底柱 用外紀修

十有四年齊田白伐魯莒及安陽 用史記世家魏收地形志修

晉魏斯使其子擊圍繁龐出其民 用史記世家修

越朱句卒子翳嗣 用史記世家修

十有五年齊田白伐魯取一城 用史記世家修

十有六年日有食之 用史記年表修

王命晉韓啓章趙浣伐齊入長城 用外紀修

魯元公卒子顯嗣 用史記世家經世修

齊田汾敗晉趙氏于平邑獲其將韓舉取平邑 用水經注竹書紀年修

齊田莊子卒子和代 用史記世家禮記修

十有七年魯侯尊禮孔伋 用孟子漢書古文修

魯侯以公儀休爲相泄柳申詳爲臣 用孟子漢書古文修

秦初令吏帶劍 用史記年表修

晉魏斯伐秦築臨晉元里 用史記世家修

晉韓武子卒子虔代趙獻子卒子籍代 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十有八年晉魏斯擊宋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使其子擊守中山 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秦塹洛城重泉 用史記年表修

齊田和伐魯取成 用史記世家修

秦初租禾 用史記年表修

晉魏斯伐秦至鄭而還築洛陰合陽 用史記世家修

楚簡王卒子當嗣 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晉韓虔伐鄭取雍丘 用史記年表修

鄭城京 史記年表

十有九年晉魏斯受經于卜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 用史記年表說苑通鑑修

鄭人伐晉韓氏敗韓兵取負黍 用史記世家經世修

齊侯鄭伯會于西城 用史記世家修

齊田和伐衛取毋丘 用史記世家修

晉魏斯以吳起爲西河守西門豹爲鄴令上地守李悝作盡地力之教及平糴法著法經 用漢晉志杜氏通典修

二十有一年晉魏斯以魏成爲相 用史記年表說苑修

齊宣公卒子貸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齊田會以廪丘叛田氏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晉趙籍以公仲連為相用史記世家修

二十有二年宋昭公卒子購由嗣用少微世家大事記修

戊寅二十有三年九鼎震用史記年表本紀修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舉要卷之

大事記續編七十七卷（一）

（明）王禕撰

明刻本

大事記續編七十七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王禕撰。禕字子充、義烏人。少遊柳貫、黃溍之門。明初徵爲中書省掾、修元史成、拜翰林待制。使雲南、抗節死。贈翰林學士、追謚忠文。事蹟具明史忠義傳。此書乃續呂祖謙大事記而作、體例悉遵其舊。惟解題即附各條之下、不別爲一書。俞恂稱其書自征和迄宋德祐二年、凡一千三百六十五年。而今所傳本實自漢武帝征和四年至周恭帝顯德六年、不知恂何所據而云然。或是書鈔本僅藏蜀王府中、至成化閒始刊版、傳寫有所佚脫歟。考何喬新集、嘗稱禕此書予奪襃貶與綱目不合。如綱目以昭烈紹漢統、章武紀年、直接建安。此書乃用無統之例、以漢與魏吳並從分註。又綱目斥武后之號、紀中宗之年、每歲書帝所在、用春秋公在乾侯例。而此書乃以武后紀年。又李克用父子唐亡稱天祐年號、以討賊爲詞、名義甚正、故綱目紀年、先晉後梁。此書乃先梁後晉。皆好奇之過。所言亦頗中其失。然其閒考訂同異、如通鑑載漢武帝仙人妖妄之言、淳方成禍水之說、以爲出於漢武故事、飛燕外傳、譏司馬光輕信之矣。紀光武帝省幷十三國、以地志正本紀之誤。此類考證、辨別皆爲不苟。又宋庠紀年通譜久無傳本、劉羲叟長歷僅通鑑目錄用以紀年、書亦散佚。此書閒引及之、亦可以備參稽。至前賢議論、摭萃尤多。瑕瑜不掩、讀者節取其長焉可矣。

奉天誥命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為臣奉君命出疆能

毅然守節捐軀以明君臣之

大義者雖死必有旌異之榮

此風化之所係帝王之令典

也前翰林待制王禕事我

太祖高皇帝於混一海宇之初

以博學高文聯職侍近制作

之美有光簡冊暨奉命往諭

南詔懷忠秉義不屈而死臣

節凜然光明俊偉歷年巳久

雖沒不忘今特贈翰林院學

士奉議大夫賜謚忠文服此

光榮垂休無斁

正統六年閏十一月二十六日

大事記續編目錄

第一 起漢孝武皇帝征和四年盡漢孝宣皇帝地節元年

第二 起漢孝宣皇帝地節二年盡漢孝宣皇帝黃龍元年

第三 起漢孝元皇帝初元元年盡漢孝元皇帝竟寧元年

第四 起漢孝成皇帝建始元年盡漢孝成皇帝綏和元年

第五 起漢孝成皇帝綏和二年盡漢孝哀皇帝元壽元年

第六 起漢孝哀皇帝元壽二年盡新莽地皇二年

第七 起漢淮陽王更始元年盡漢淮陽王更始二年

第八 起漢世祖光武皇帝建武元年盡漢世祖光武皇帝建武十二年

第九 起漢世祖光武皇帝建武十三年盡漢世祖光武皇帝建武中元二年

第十 起漢顯宗孝明皇帝永平元年盡漢顯宗孝明皇帝永平十八年

第十一 起漢肅宗孝章皇帝建初元年盡漢肅宗孝章皇帝章和元年

第十二 起漢肅宗孝章皇帝章和二年盡漢孝和皇帝元興元年

第十三 起漢孝安皇帝永初元年盡漢孝安皇帝永寧元年

第十四 起漢孝安皇帝建光元年盡漢孝順皇帝
永建五年
第十五 起漢孝順皇帝陽嘉元年盡漢孝質皇帝
本初元年
第十六 起漢孝桓皇帝建和元年盡漢孝桓皇帝
延熹元年
第十七 起漢孝桓皇帝延熹二年盡漢孝桓皇帝
永康元年

第十八 起漢孝靈皇帝建寧元年盡漢孝靈皇帝
中平五年
第十九 起漢孝靈皇帝中平六年盡漢孝獻皇帝
興平二年
第二十 起漢孝獻皇帝建安元年盡漢孝獻皇帝
延康元年
第二十一 起漢昭烈章武元年盡漢安樂思公建興
八年
第二十二 起漢安樂思公建興十二年盡漢安樂思
公延熹熙十一年
第二十三 起漢安樂思公延熙十二年盡魏元皇帝
咸熙元年

第二十四 起晉世祖武皇帝泰始元年盡晉世祖武
皇帝咸寧五年
第二十五 起晉世祖武皇帝太康元年盡晉世祖武
皇帝太熙元年孝惠皇帝永熙元年
第二十六 起晉孝惠皇帝元康元年盡晉孝惠皇帝
光熙元年
第二十七

起晉孝懷皇帝永嘉元年盡晉孝愍皇帝
建興五年
第二十八
起晉中宗孝元皇帝大興元年盡晉肅宗
明皇帝太寧元年
第二十九
起晉肅宗明皇帝太寧二年盡晉孝宗穆
皇帝永和五年
第三十
起晉孝宗穆皇帝永和六年盡晉海西公

太和五年
第三十一
起晉太宗簡文帝咸安元年盡晉烈宗孝
武皇帝太元七年
第三十二
起晉烈宗孝武皇帝太元八年盡晉烈宗
孝武皇帝太元二十一年
第三十三
起晉安皇帝隆安元年盡晉安皇帝元興
二年

第三十四
起晉安皇帝元興三年盡晉安皇帝義熙
十二年
第三十五
起晉安皇帝義熙十三年盡晉恭帝元熙
元年
第三十六
起宋高祖武皇帝劉裕永初元年盡宋太
祖文皇帝元嘉二十九年
第三十七
起宋太祖文皇帝元嘉三十年盡宋太宗
明皇帝泰始二年

第三十八
起宋太宗明皇帝泰始三年盡宋順皇帝
昇明二年
第三十九
起齊太祖高皇帝蕭道成建元元年盡齊
世祖武皇帝永明九年
第四十
起齊世祖武皇帝永明十年盡齊和皇帝

中興元年
第四十一　起梁高祖武皇帝蕭衍天監元年盡梁高祖武皇帝大通元年
第四十二　起梁高祖武皇帝大通二年盡梁高祖武皇帝中大同元年
第四十三　起梁高祖武皇帝太清元年盡梁敬皇帝太平廊年

第四十四　起陳高祖武皇帝陳霸先永定元年盡陳高宗宣皇帝大建八年
第四十五　起陳高宗宣皇帝大建九年盡陳高宗宣皇帝大建十二年
第四十六　起陳高宗宣皇帝大建十三年盡陳長城煬禎明二年
第四十七

起隋高祖文皇帝開皇九年盡隋高祖文皇帝仁壽四年
第四十八　起隋煬皇帝大業元年盡隋煬皇帝大業十三年
第四十九　起唐高祖神堯皇帝武德元年盡唐高祖神堯皇帝武德八年
第五十　起唐高祖神堯皇帝武德九年盡唐太宗文武皇帝貞觀四年

第五十一　起唐太宗文武皇帝貞觀五年盡唐高宗皇帝永徽三年
第五十二　起唐高宗皇帝永徽四年盡唐高宗皇帝弘道元年
第五十三　起唐則天順聖皇后武氏光宅元年盡唐則天順聖皇后武氏神功元年

第五十四
起唐則天順聖皇后武氏聖曆元年盡唐則天順聖皇后武氏長安四年
第五十五
起唐中宗皇帝神龍元年盡唐中宗皇帝景龍三年
第五十六
起唐睿宗皇帝景雲元年盡唐玄宗皇帝先天元年
第五十七

起唐玄宗明皇帝開元元年盡唐玄宗明皇帝開元二十三年
第五十八
起唐玄宗明皇帝開元二十四年盡唐玄宗明皇帝天寶十四載
第五十九
起唐肅宗皇帝至德元載盡唐肅宗皇帝寶應元年
第六十
起唐代宗皇帝廣德元年盡唐德宗皇帝建中三年
第六十一
起唐德宗皇帝建中四年盡唐德宗皇帝貞元二十年
第六十二
起唐順宗皇帝永貞元年盡十二月
第六十三
起唐憲宗皇帝元和元年盡唐憲宗皇帝元和十二年
第六十四

起唐憲宗皇帝元和十三年盡唐敬宗皇帝寶曆二年
第六十五
起唐文宗皇帝太和元年盡唐文宗皇帝開成四年
第六十六
起唐文宗皇帝開成五年盡唐武宗皇帝會昌五年
第六十七
起唐武宗皇帝會昌六年盡唐懿宗皇帝

咸通八年

第六十八

起唐懿宗皇帝咸通九年盡唐僖宗皇帝

乾符六年

第六十九

起唐僖宗皇帝廣明元年盡唐僖宗皇帝

文德元年

第七十

起唐昭宗皇帝龍紀元年盡唐昭宗皇帝

天祐三年

第七十一

起梁太祖皇帝朱晃開平元年盡梁均王

龍德二年

第七十二

起唐莊宗皇帝同光元年盡唐莊宗皇帝

同光三年

第七十三

起唐明宗皇帝李亶天成元年盡唐明宗

皇帝長興四年

第七十四

起唐愍帝李從厚應順元年盡唐潞王清

泰二年

第七十五

起晉高祖皇帝石敬塘天福元年盡晉出

帝開運三年

第七十六

起漢高祖皇帝劉暠天福十二年盡漢隱

帝乾祐三年

第七十七

起周太祖皇帝郭威廣順元年盡周世宗

皇帝恭皇帝顯德六年

大事記續編目錄終

大事記續編卷第一

金華王禕子充著

漢孝武皇帝征和四年春正月帝幸東萊欲浮海求神仙群臣諫弗聽大風海湧而止(以通鑑目錄稽古錄修)二月丁酉雍縣無雲如雷者三隕石二(以本紀修)三月帝耕于鉅定(以本紀通鑑漢書稽古錄修)

解題曰武帝一紀征伐宮室祭祀詩樂之事無歲無之獨農桑之務未嘗及焉至是始親耕鉅定是殆悔心之萌乎輪臺悔過之詔富民授粟之封兆于此矣(愚按曰齊國縣地理志齊郡馬車瀆首受鉅定東北入海)

還幸泰山庚寅祀明堂癸巳禪石閭大鴻臚田千秋白斥遣方士候神人者(同上)

解題曰通鑑載上每對群臣自嘆曰鄉時愚惑爲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此出漢武故事其言絕不類西漢通鑑誤取爾

夏六月還幸甘泉丁巳以千秋爲丞相先是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請田輪臺帝乃下哀痛之詔不復出軍而封千秋爲富民侯以趙過爲搜粟都尉教民代田(同上)

解題曰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渠犁城東北與尉犁東南與且末精絕接西有河至龜茲五百八十里輪臺與渠犁相連自伐大宛之後西域多遣使者貢獻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犁皆有田卒百人)征和中李廣利以軍降匈奴上既悔遠征伐而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以東捷枝渠犁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孰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綵繒可以易穀食宜給足不乏(顏師古曰言以錐刀及黃金綵繒與旁國易穀食可以給田卒不乏糧)可遣屯田卒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以時益種五穀上迺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顏師古曰每口增三十錢也)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晉灼曰匈奴介和王來降者)擊車師

時危須尉犁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顏師古曰士雖各自載糧而在道已盡歸塗尚苦之食不能終師旅之事)彊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廝留甚衆(顏師古曰言其前後離廝不相逮及也廝音斯)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匄若馬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師遣貳師將軍欲以爲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乃者

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迺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為欲以見彊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西漢百官表太初元年初置太卜史記日者傳乃日太卜之起由漢興唐六典謂秦漢奉常屬官有太卜令丞武帝置太卜卦情又曰北伐行將於鬴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鬴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候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飢渴失一狼走千羊迺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為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師古曰長吏利於皮肉多使障候之卒獵獸故令烽火有乏又其人勞苦因致奔亡凡有此失皆不集於所上文書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迺知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脩馬復令馬復因畜

馬以免徭賦也復方目反以補闕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餘見通鑑與計對與上計者同來對也輪臺詔知武帝遺悔之出成敗勝負皆以實聞無毫髮不知者故天下之損皆歸人主而不為左右數問山所以行兵三十年之久而國不亡也　又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畮三甽甽壟也工犬反亦作畎歲代處故曰代田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為耦併兩耜而耕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畮一畮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隤謂下之也故其詩曰或芸或秄黍稷薿薿芸除草也秄附根也薿薿盛也率十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畮五頃鄭氏曰九夫為井三夫為屋屋夫百畝於古為十二頃古百步為畮漢時二百四十步為畮古千二百畮得今五頃用耦犂二牛三人一歲之外常過縵田顏師古曰縵田不為甽者也音莫幹反畮一斛以上善者倍之過使教田太常三輔蘇林曰太常主諸陵有民故亦課種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民或若少牛無以趨澤顏師古曰趨讀曰趣及也澤雨之潤澤也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犂過奏光以為丞教民相與庸輓犂庸功也挽工共作也義與貸同率多人者田日三十畮少者十三畮以故田多墾闢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壖地課得穀皆多其旁田畮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輔公田韋昭曰命家謂受爵命一爵為公士以上

令得田公田優之也令力成反又教邊郡及居延城居延張掖縣有田卒是後邊
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
秋八月辛酉晦日有食之不盡如鉤以五行志修
漢孝武皇帝後元元年春正月帝幸甘泉郊泰畤遂幸安
定以本紀修
解題曰宋庠紀年通譜武帝雖沿文景故事後為後元
然始以後元二字加於年上此為異也非史官追書之
名劉攽曰明帝紀詔試在後二年老皆勿聽治則當稱後元年
昌邑哀王髆薨通鑑二月赦天下以本紀修夏六月御史大夫商
丘成有罪伏誅以本紀修

解題曰坐祝詛也古者王宮有奇衺之禁而執左道以
亂政者殺所以正人心而謹防範也武帝縱諸巫往來
上林中而又為方以祠祝匈奴大宛非其道矣晚年意
多忌惡群臣多坐祝詛誅民轉相誣死者前後數萬至
於皇后太子公主皆不相保其禍不可勝言先王維持
世道之具其不可踰也如此
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反侍中駙馬都尉金
日磾奉車都尉霍光騎都尉上官桀討誅之以本紀列傳修
解題曰莽何羅與江充善太子命石德張光等分將使
長安囚如侯發長水宣曲胡騎顏師古曰長水校名宣曲宮名也並胡騎之所

也莽通斬如侯入長安發輯濯士以予商丘成顏師古曰輯濯
士主用輯及濯行船者也短曰輯長曰濯輯音集字本從木濯字亦本作櫂並直孝反景建從通
獲石德商丘成力戰獲張光皆用是得侯江充既誅往
往懼及成於孝文廟醉歌曰出居安能鬱鬱殆必有邪
謀成死而何羅兄弟景建皆誅矣餘見通鑑百官表奉車都尉掌
御乘輿車駙馬都尉掌駙馬皆武帝初置
秋七月地震本紀是歲殺倢伃趙氏以通鑑修
解題曰後世如元魏立主必殺其母實始於此事見通
鑑

漢孝武皇帝後元二年春正月帝朝諸侯王于甘泉賜宗
室二月幸五柞宮乙丑立皇子弗陵為皇太子年八歲霍
光為大司馬大將軍金日磾為車騎將軍太僕上官桀為
左將軍桑弘羊為御史大夫與田千秋受遺詔輔政丁卯
帝崩於五柞宮入殯未央前殿戊辰太子即皇帝位謁高
廟以武紀宣紀修
解題曰霍光字子孟河東平陽人為侍中奉車都尉光
祿大夫太初元年更中大夫為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
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金日磾字
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輸黃門養馬時年十四武
帝游宴見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

竊視至日磾獨不敢容貌甚嚴馬又肥好即日拜爲馬
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磾未嘗有過失上甚
信愛之出則驂乘入侍左右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内
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官桀字少叔隴西上邽
人也爲羽林期門郎從上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
授桀桀奉蓋雖風常屬車雨下蓋輙御上奇其材力遷
未央廐令上嘗體不安及愈見馬多瘦大怒曰令以我
不復見馬邪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
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爲忠由是爲侍中稍遷
至太僕武帝之所以取三人者其故如此餘見通鑑呂

祖謙曰世稱漢武技霍光於宿衛託以幼孫爲知人抑
不知所謂大臣者非可以寄安危而屬存亡者不在此
位如周之召畢内則綜衆職外則統諸侯君存則輔政
君沒則託孤所謂受遺者葢其一職也武帝垂沒始拔
一人而付之乎特大臣果安用乎其無具甚矣是時田
千秋實爲宰相武帝苟以千秋爲不足恃賴則易相可
也今光以將軍輔政而千秋以丞相參焉體統不正甚
矣厥後政事壹決大將軍而丞相爲具員其勢然也然
武帝平時雖不委任宰相而權猶自己出衛霍雖貴盛
未嘗敢侵宰相之權今宰相失職如此宜乎外戚相踵

當國而漢遂以亡也按禮天子諸侯既葬乃即位是時
立太子倉卒故帝崩明日而太子踐祚此霍光不學之
過也李燾曰成王崩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太子在外特出而迎之東異之也及康王尸天子天下莫不聞知是以人人貰畏以服事其上而不敢覲諭此可爲百世帝王之大法武帝求神仙以死爲諱自衛太子後事臣英殺以疑立弗言書病陵弱留而霍光詰之乃與日磾等俱拜牀下受遺詔輔少主與何法也侍中王忽在帝左右皆不聞封日磾等事執金吾郭廣意詔立排宮不知帝所病但云宮中讙言帝崩諸將軍等共立太子年八九歲差時亦不出臨是朝廷之問皆未知嗣天子爲何如人也燕王怪之逆有邪謀使帝以至公爲心早建太子行頒令之法決不至此欺師古曰長揚五柞二宮皆以狗名揚雌賊捕師五柞冒馬長揚張鬪賊捕長揚而聯五柞却武帝徃來其閒蓋容迮也
帝姊鄂邑公主益湯沐邑爲長公主共養省中霍光秉政

領尚書事金日磾上官桀副焉以本紀通鑑修
解題曰顔師古曰長公主儀比諸王伏儼曰本爲禁中
門閤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孝元皇
右父名禁故曰省中省察也言入此中皆當察視不可妄共居用反漢因秦置
尚書主殿中發書百官表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諸曹
受尚書事晉宋官志亦謂武帝時左右曹諸吏分平尚
書奏事知樞要者領尚書事葢天下奏事皆下尚書諸
曹侍中中常侍諸吏皆加官出入禁闥審察章奏霍光
受遺輔政兼總内庭之事故以大司馬將軍領尚書而
予決衆事也光死霍山繼之魏相謂其秉樞機恐浸不

制白去上書副封以防其患迨霍氏誅則上自省尚書
事其所關係如此其後史高等領尚書事受遺遂為故
事矣班固於百官表闕而不書
大赦（以宣帝紀丙吉傳修）
解題曰劉攽曰是年二月有赦紀失載宣紀及丙吉傳
可攷
三月甲辰塋茂陵上謚曰孝武皇帝追尊李夫人為孝武
皇后配食（以本傳外戚傳修）
解題曰追尊李夫人使配食此霍光不學之過也
夏六月赦天下（本紀）秋七月有星孛于東方（本紀）濟北王寬有

罪自殺國除（本紀）
解題曰國除為北安縣屬泰山郡
賜長公主宗室昆弟各有差（本紀）追尊趙倢伃為皇太后
起雲陵（本紀）
解題曰顏師古曰雲陵在甘泉宮南今土俗人呼為女
陵
冬匈奴入朔方（本紀）
漢孝昭皇帝始元元年春二月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
公卿上壽賜諸侯王列侯宗室金錢有差（以本紀修）
解題曰君在諒闇而稱賀上壽非禮也蓋自文帝行短

喪之制習以為常此公卿不學之過也郊祀志建章宮
為千門萬戶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泰液
池中有蓬萊方丈瀛州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
帝耕于鉤盾弄田（以本紀修）
解題曰應劭曰鉤盾官者近署臣瓚曰美田在未央宮
中顏師古曰謂游宴之田天子所戲美
益封燕王旦廣陵王胥及鄂邑長公主（以本紀修）夏雲陵起園
廟（本紀）益州夷二十四邑反遣水衡都尉呂破胡募吏民
犍為蜀郡犇命擊破之（本紀）
解題曰武帝之後兵有選募有罪徒選募則勇敢犇命

伉健豪吏應募私從是也罪徒則謫民惡少亡命徒刑
罪人應募罪人是也（應劭曰舊時郡國皆有材官騎士以赴急難今夷反常兵不足以討之故權選取精勇聞命犇走故謂之犇命也）
史河內屬冀州河東屬并州（本紀）
解題曰地里志武帝初置部刺史河內河東二郡隸司
隸校尉蓋武帝意好廣關故徙函谷關廣置左右輔昭
帝嗣位即割司隸地歸之二州與武帝規摹異矣
秋七月赦天下（本紀）
解題曰霍光秉政始行寬緩欲以悅天下故赦數下也
齊王澤中山王長與燕王旦謀反殺諫者韓義等十五人

八月澤等伏誅旦勿治（以通鑑修）

解題曰按史記世家武帝年老長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而燕王旦使來上書請身入宿衛於長安孝武見其書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斬其使者於闕下（班固）（不書此事）昭帝初旦果作怨而望大臣自以長子當立與齊王子劉澤等謀為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欲發兵事覺當誅昭帝緣恩寬忍抑案不揚公卿大臣請遣宗正與太中大夫公戶滿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風喻之到燕各異日更見責王（吳王濞反亦遣）（太常奉宗廟宗正）宗正者至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為列陳道昭帝實武帝子狀侍御史乃復見王責之以正法問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漢家有正法王非纖介小罪過即行法直斷耳安能寬王驚動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戶滿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國家大禮文章爾雅謂王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周公輔成王誅其兩弟故治武帝在時尚能寬王今帝始立年幼富於春秋未臨政委任大臣古者誅罰不阿親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直行無敢阿恐不能寬王王可自謹無令身死國滅為天下笑於是燕王旦乃恐懼服罪叩頭謝過大臣欲和合骨肉難傷之以法其後旦復與左將軍上官桀等謀反大將軍光與公卿大臣議曰燕王不改過悔正行惡不變於是脩法直斷行罪誅旦自殺國除餘見通鑑（昭帝之寬旦也宗正以當其情以之史以舉其出於之不術士以申其義故旦服罪謝過而大臣又合骨肉不忍傷之以法曲盡情狀情少豁獨之甚詳）（削國之若）陳璘曰旦澤之罪一也旦又殺諫者十五人而以至親不治以恩撓法失之矣

九月秺侯金日磾薨（以呂祖謙大事記修）閏月遣使廷尉王平等五人行郡國舉賢良問民疾苦（以本紀修）

解題曰此霍光輔政之初政也王平後以治侯史吳獄抵罪蓋長者也

冬無冰（紀本）

漢孝昭皇帝始元二年春正月以前捕斬反者功封霍光為博陸侯上官桀為安陽侯（紀本）

解題曰武帝遺詔封金日磾為秺侯桀為安陽侯光為博陸侯（文穎曰博大陸平取其嘉名無此縣也師古曰蓋取鄉聚之名以為國非必縣也河東公城）（班氏曰是己）皆以前捕反者功封時衞尉王莽子忽侍中揚語曰帝崩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群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莽莽酖殺忽當主少國疑之時

人言未精三子秉國大政雖謙讓不受封可也而光乃
以咎王莽其示人亦不廣矣使光而知學殆不如此
擧宗室茂材劉辟彊劉長樂爲光祿大夫(以本紀修)
解題曰王介曰此霍光設施也
三月遣使振貸秋八月詔所貸勿收責毋出今年田租(本紀)
解題曰杜延年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爲大
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修孝文時政示以
儉約寬和順天心悅民意年歲宜應光納其言擧賢良
議罷酒榷鹽鐵令改始元六年詔問賢良文學以民所
疾苦而傳載延年奏記於三年之後蓋追述前事耳延

年爲霍光故吏自光秉政即進善言蓋不特議罷鹽酒
一事也
匈奴狐鹿姑單于死子壺衍鞮單于立其國始衰(以匈奴傳修)
漢孝昭皇帝始元三年春二月有星孛于西北(本紀)秋募民
徙雲陵(本紀)冬十月鳳皇集東海遣使祠之(本紀)十一月壬辰
朔日有食之(本紀)
漢孝昭皇帝始元四年春三月甲寅立倢伃上官氏爲皇
后(以本紀修)
解題曰上官桀子安取霍光女結婚相親昭帝姊鄂

邑蓋長公主居禁中共養蓋主私近河間丁外人上與
大將軍聞之不絶主驩(董偃私侍館陶公主而武帝寵之鄂邑公主私近丁外人而昭
帝不絶其驩亦相類)長主內周陽氏女令配耦時上官安有女因
光欲內之光不聽安說外人曰聞長主內女安子容貌
端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爲后足下何憂不封侯乎外人
喜言於長主詔安女入爲倢伃月餘遂立爲皇后(王后之立
實太后之力也此上官安所以得行其計歟)光欲后有子因上侍疾醫言禁
內後宮皆不得進唯皇后顓寢皇后年六歲而立十三
年而昭帝崩(昭帝立十三年而崩)遂絶繼嗣光執朝政猶周公之
攝也昭帝通詩尚書有明哲之性而光秉政九年久於

周公上既冠而不歸政後遂誅滅其有媿於周公之德
遠矣然而立上官氏非光意也而劉向深以咎光何哉
蓋養君德保君體大臣之職也人君壽夭皆係於大臣
周公作無逸告成王言商之諸君享國有永有不永政
此意也武帝親携昭帝之手而屬之光光不能博選師
友致之高明光大之域而使早親嗜欲賊其天年固有
任其咎者矣蘇轍曰晉平公有蠱疾醫和視之曰是謂
近女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宥國之大
臣受其寵祿而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
咎趙孟受之而不辭而光又何逃焉

赦天下本紀

解題曰立后故也詞訟在後二年皆勿聽治孟康曰武帝後二年

夏六月皇后謁高廟賜長公主丞相以下及郎吏宗室錢帛有差本紀徙三輔富人雲陵本紀秋七月詔民毋出馬本紀冬遣大鴻臚田廣明擊益州本紀廷尉李种坐故縱死罪棄市本紀

解題曰任宣謂霍禹曰廷尉李种王平左馮翊賈勝胡及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則傳所謂持法嚴信矣

以皇后父騎都尉上官安為車騎將軍以撮古錄胡安國通鑑舉要曆補遺修

漢孝昭皇帝始元五年春正月追尊皇太后父趙父為順成侯以紀傳修夏陽男子張成遂詣闕自稱衛太子廷尉驗治伏誅以紀傳稽古錄修

解題曰程頤曰雋不疑說春秋非是然其處事應機則不異於古人矣胡寅曰蒯聵衛靈公世子也出奔于宋靈公未嘗命廢之而更立它子也靈公卒蒯聵之子輒遂自立拒蒯聵亦未嘗有靈公之命也蒯聵欲殺南子又忘父喪當黜何疑然輒拒之則失人子之道故春秋於趙鞅納蒯聵書曰世子明其位之未絕也於石曼姑圍戚書齊國夏為首惡其黨輒也然則謂春秋是輒者考實未詳而處義未精矣又況與戾園之事非倫乎遽稱兵闕下與父交戰正使不死而父宥之其位不得有矣果來自詣但當以此下令吏收縛自之以成獄而議刑不必引春秋也霍光不學故莫之能辯然其言曰公卿當用經術明於大誼者則格言也事見通鑑

夏罷天下亭母馬及馬弩關本紀

解題曰應劭曰武帝數伐匈奴再擊大宛馬死略盡乃令天下諸亭養母馬欲其繁孳又作馬上弩機關令悉罷之孟康曰舊法馬高五尺六寸齒未平弩十石以上皆不得出關今不禁也

六月封上官安為桑樂侯以本紀修詔三輔太常舉賢良郡國舉文學高第以本紀修賜吏民爵有差本紀罷儋耳真番郡本紀

解題曰臣瓚曰茂陵書儋耳領縣五真番郡治霅縣十五縣賈捐之傳罷儋耳郡并屬珠厓應劭曰玄菟郡故真番併真番入玄菟也番音普安反

呂破胡等擊益州斬首捕虜三萬餘人以本紀修諫大夫杜延年請霍光修孝文時政儉約寬和光從之以列傳修

漢孝昭皇帝始元六年春正月帝耕于上林以本紀修二月詔有司問賢良文學民所疾苦皆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於

是爲鹽鐵之議御史桑弘羊難之以紀傳相覽鹽鐵論修
解題曰按桓寬鹽鐵論文學初言鹽鐵酒榷均輸之害
桑大夫答之皆謂不然及再發問則獨答以鹽鐵均輸
而已此所以獨罷榷酤官而鹽鐵均輸未及施行也然
漢初有酒之禁本帶下可行而乃令民自占租又從而
升稅四錢是亦月損一錢者耳其桑大夫之意數見
焉說
以將蘇武前使匈奴至是來歸以爲典屬國以紀傳參修
秋七月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升四錢

解題曰劉攽曰此酤占租賣酒文一事耳謂令民賣酒
以所得利占而納其租占不以實則論如律也租賣酒
之說也賣酒升四錢猶民不得厚利也王子侯表旁光
侯殷坐貸子錢不占租取息過律會赦免侯正其事也
占音章
分天水隴西張掖郡置金城郡本紀
解題曰金城郡河關縣會樂都西寧又州積石軍之
地
立鉤町侯毋波爲王賜田廣明爵關內侯以紀傳修
解題曰鉤町屬牂牁郡音劬挺

上官桀父子與霍光爭權詐爲燕王旦上書告光罪帝覺
之誅以紀傳修
解題曰長公主上官桀父子與霍光爭權有隙知燕王
旦怨光私與交及桑弘羊等皆與旦交通數記疏光過
失與旦令上書告之桀欲從中下其章旦聞之喜上疏
曰陛下承明繼成委任公卿群臣連與成朋非毀宗廟
貴受之恩日驕於廷惡吏廢法立威主恩不及下究臣
聞武帝使中郎將蘇武使匈奴見留二十年不降還亶爲
典屬國今大將軍長史敞無勞爲搜粟都尉又將軍都
郎羽林顏師古曰都大也謂大會試之漢律令諸當試者不會都所免之道上移蹕

太官先置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之變帝覺其
有詐遂親信光而疏桀等餘見通鑑顏師古謂本紀云計令人爲燕王上書上曰朕知此詐也將軍都郎屬耳燕王何以得知之而傳乃云旦自上疏而帝覺其詐自相抵牾如此蓋知之時見其詐上年十四上之書故於本傳全載之耳又本紀載於武帝崩時入歲今年十五矣物又非今數也爲桀安子都所爲之王書
漢孝昭皇帝元鳳元年
解題曰應劭曰三年中鳳皇比下東海海西樂鄉於是
以冠元焉
春益長公主湯沐邑以本紀修泗水王賀前薨無子國除後宮
有遺腹子煖立之本紀三月郡國所選有行義涿郡韓福等

五入賜帛遣歸郡縣以時存問（以本紀荀悅漢紀修）武都氐反（以本紀）
金吾馬適建將三輔太常免刑徒擊之（以本紀荀悅漢紀修）
解題曰蘇林曰太常主諸陵縣治民也百官表永光五
年始分陵邑屬三輔
鄂邑長公主燕王旦上官桀桀子安等謀反伏誅（以本紀通鑑綱目修）改元（以本紀）夏六月赦天下（以本紀）秋七月己亥晦日有食之既
（以本紀修）冬十月封告斬反者杜延年等為列侯以韓義子延壽
為諫大夫（以通鑑列傳修）以尚書令張安世為右將軍光祿勳杜
延年為太僕（以通鑑列傳修）
解題曰王介曰光經變之後持刑稍嚴故以張安世自

副又以杜延年為給事中以其為張湯杜周之子也章
安世志行純篤延年持論寬厚不類其父不爾殆哉
匈奴入寇追獲其甌脫王（以通鑑列傳修）
漢孝昭皇帝元鳳二年夏四月帝自建章宮徙未央宮置
酒賜百官帛宗室錢（以本紀修）六月赦天下詔郡國毋斂今年
馬口錢（以本紀修）
解題曰詔曰朕閔百姓未贍前年減漕三百萬石頗省
乘輿馬及苑馬（顏師古曰乘輿馬謂天子所自乘以駕車輿者）以補三輔乘輿
傳馬（張晏曰驛馬也）其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文穎曰往時有馬口出錢）
（錢如淳曰所謂租及六畜也吳韋曰大初二年其吏民馬惟車騎馬又漢儀注民出口賦錢人二十三其二十

錢以供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也自元狩以來中國馬之狀是有馬者籍之且增口賦三錢
以貫馬所謂馬口錢也昭帝既有乘輿馬及苑馬故所出三錢可以勿斂淳謂以為算舟車之類非也租及六
畜自王莽事）
匈奴求和親（以列傳舉要唐補遺修）
漢孝昭皇帝元鳳三年春正月泰山石自起立上林枯柳
自起生符節令眭弘坐妖言誅（以紀傳修）罷中牟苑賦貧民（以本紀）
解題曰地理志中牟有圃田澤
詔使使者振困之所振貸勿收止四年毋漕（以本紀修）
解題曰詔曰迺者民被水災頗匱於食朕虛倉廩使使者
振困乏其止四年毋漕（四年明年也）三年以前所振貸非丞

相御史所請邊郡受牛者勿收責（應劭曰武帝始開三邊徙民屯田皆與犂牛後丞相御史復間有所請令敕自上所賜與勿收責丞相所請乃令其顧稅耳）
夏四月少府徐仁廷尉王平左馮翊賈勝胡坐縱反者仁
自殺平勝胡要斬（以本紀修）
解題曰霍光以丞相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
言遂下平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杜延年奏記光光
以廷尉少府奉法輕重皆論棄市而不以及丞相蓋光
嘗言於千秋謂光治內君侯治外分內外廷為二宰相
已失職矣今又以丞相擅召中二千石為罪則外廷之
事併治之宰相特具員而已武帝建置之失其勢必至

是也事見通鑑呂祖謙曰霍光秉政始者固無可議及
誅上官桀之變嚴刑峻法此其大失也光天資渾厚而
不知學一有所恐動遂捨武帝已弛之嚴酷而用以塡
壓天下雖杜延年左右弥縫不過小節其大綱已失矣
宣帝繼之刻薄少恩用申韓之法亦光有以導之也
冬遼東烏桓反遣度遼將軍范明友將北邊七郡騎擊之
本紀
解題曰此烏桓初見也按後漢傳烏桓本東胡冒頓滅
其國餘類保烏桓山武帝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
上谷嬀府二州之地漁陽檀薊二州之地右北平檀薊營三州之地遼東安東都護府遼西營平二州之地塞外為漢偵察匈奴動靜置護烏
桓校尉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者平帝時漢敕烏桓使告烏桓民毋得復予匈奴皮布稅則誅此當予之蓋自和親後其禁稍弛餘見通鑑
漢孝昭皇帝元鳳四年春正月丁亥帝加元服見于高廟
賜諸侯王至吏民金帛牛酒有差賜吏民爵逋更賦未入
者四年五年口賦皆勿收酺五日以本紀修
解題曰顏師古曰元首也冠者首之所著故曰元服如
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音工衡反古有正卒
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貧者欲得顧
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為踐更天下人皆

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
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
不可使往還因便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
官官以給戍者是為過更張晏曰百人為卒取人所聽常為之月用二千使人直之謂之邊更
律說卒更踐更者居也居更縣中五月乃更後
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食貨志月為更卒已
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此漢初因秦
法而行之也後遂改易有謫乃戍邊一歲耳逋未出更
錢者也
富民侯田千秋薨以本紀修二月乙丑御史大夫王訢為丞
相封宜春侯以百官表修夏四月封范明友為平陵侯以本紀漢傳修
平樂監傅介子使樓蘭誘殺其王安歸封為義陽侯以本紀修
解題曰平定益州田廣明之勞多矣止得關內侯耳而
范明友瑣瑣之功遂侯之其與傅介子同下詔者恐人
之竊議也此霍光之私意也事見通鑑
五月丁亥孝文廟正殿火帝及群臣皆素服發中二千石
將五校作治太常及廟令丞等皆劾大不敬以本紀修
解題曰五校後漢官制屯騎步兵越騎長水射聲五營
是也前漢之制則異長水校在宣曲步兵校在上林胡

騎校在池陽本即調發今所將五校蓋中壘屯騎越騎
射聲虎賁耳
六月赦天下（本紀）
漢孝昭皇帝元鳳五年春正月廣陵王胥來朝益封（以本紀修）
夏大旱（本紀）六月發三輔郡國惡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屯遼
東（本紀）
解題曰備烏桓也（顏師古曰惡少年謂無賴子弟也告劾亡者謂被告劾而逃亡）
秋罷象郡屬鬱林牂柯（本紀）冬十一月大雷（本紀）十二月庚戌
宜春敬侯王訢薨（以本傳修）
解題曰訢守扶風武帝數出幸安定北地過扶風宮館
馳道修治供張辦武帝嘉之駐車拜為真其始所以進
如此
漢孝昭皇帝元鳳六年春正月築遼東玄菟城（以本紀修）
解題曰備烏桓也
夏赦天下（本紀）封張安世為富平侯（本紀）烏桓復犯塞遣范明
友擊之（本紀）冬十一月乙丑御史大夫楊敞為丞相封安平
侯（以百官表列傳修）
漢孝昭皇帝元平元年春二月詔減口賦錢什三（以本紀修）
解題曰詔曰天下以農桑為本日者省用罷不急官減
外繇耕桑者益衆而百姓未能家給朕甚愍焉其減口

賦錢有司奏請減十三上許之
甲辰有流星大如月衆星皆隨西行（以本紀修）夏四月癸未帝
崩于未央宮無嗣霍光請皇后遣行大鴻臚事史樂成宗
正劉德等迎武帝孫昌邑王賀（以紀傳荀悅漢紀修）張安世為車騎
將軍光祿勳（以百官表列傳修）六月丙寅立昌邑王為皇太子即
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以本紀修）壬申葬平陵上謚曰孝昭
皇帝（以紀傳荀悅漢紀修）天陰不見日月二十餘日（以列傳荀悅漢紀修）昌邑
王有過霍光與張安世大司農田延年定議召丞相御史
將軍列侯等會議未央宮奏皇太后廢賀歸昌邑賜湯沐
邑二千戶（以紀傳通鑑目錄綱目修）
解題曰皇太后車駕幸未央承明殿（黃圖云未央宮有宣室溫室承明殿）
被珠襦盛服（晉灼曰貫珠以為襦形若今革襦）坐武帳中（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闌
五兵於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
（顏師古曰謂執戟以衛陛下）群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
與群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大司馬大
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度遼將軍臣明友前將軍
臣增後將軍臣充國御史大夫臣誼宜春侯臣譚當塗
侯臣聖隨桃侯臣昌樂杜侯臣屠耆堂太僕臣延年太
常臣昌大司農臣延年宗正臣德少府臣樂成廷尉臣
光執金吾臣延壽大鴻臚臣賢（呂祖謙按續漢官志以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

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為九卿執金吾不與者以官志不言御故也時光祿勳張安世衛尉范明友兼之漢官名字廣詳於此左馮翊臣廣明右扶風臣德長信少府
臣嘉典屬國臣武京輔都尉臣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
諸吏文學光祿大夫臣遷臣畸臣吉臣賜臣管臣勝臣
梁臣長幸臣夏侯勝太中大夫臣德臣卬昧死言皇太
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廟總壹海
內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為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
臣敞等議禮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
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縗
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載

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為皇太子常私買雞豚
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孟康曰漢初有三璽天子之璽自佩行璽信璽在符節臺大行前昭帝柩前也就次發璽不封顏師古曰璽既國器常當緘封而王於大行前受之退還所次遂爾發璽更不封之言不重慎也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
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內敖戲自之符璽取
節十六朝暮臨令從官更持節從為書曰皇帝問侍中
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
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
倡會下如淳曰下謂柩之入冢畢還下居長位便處前殿也還上前殿擊鐘磬召
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牟首鄭氏曰祭泰壹神樂人也如淳曰輦道閣道也臣瓚曰牟首地名在上林苑中師古曰召泰壹樂人內之於輦道牟首而鼓吹也閣故曰輦道人之牟首也牟者山名牟也牟也蓋廟士置卿樂供為鼓吏所署者鼓吹歌舞悉奏衆樂發
長安廚三太牢具祠閣室中如淳曰黃圖北出中門有長安廚廚謂之北城門閣室閣道之有室者祀已與從官飲啗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
宮桂宮弄彘鬭虎召皇太后御小馬車張晏曰皇后所駕游宮中輦車也漢廐有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
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取諸侯王列
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幷佩昌邑郎官者免奴顏師古曰免奴謂放免為良人者變易節上黃旄以赤以節屈與戾太子亂加其上黃旄遂以為常令輒改之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

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
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
太官不敢具即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為常獨
夜設九賓溫室北溫室中殿九賓之禮也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
宗廟祠未舉為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
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
節詔諸官署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
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以過失使人簿責勝
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
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

與博士臣霸臣雋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博士之議如此皆曰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餘見通鑑昌邑之惡誠不可以君天下矣然不審之於始非霍光之罪歟

誅昌邑群臣二百餘人惟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師王式以直諫減死以列傳修

解題曰昌邑群臣坐亡輔導之誼陷王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呼市中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餘見

通鑑蘇軾曰昌邑王廢則已矣何至誅其從官二百餘人必其中有謀光者光知之故立廢賀非卑以淫乱故也二百人號呼於市曰當斷不斷此其有謀明矣特其事秘無緣得之著此者亦欲後人微見其意也武王數紂之罪孔子猶且疑之光等疏賀之惡可盡信耶

秋七月霍光奏皇太后遣宗正劉德迎衛太子孫之孫病已庚申入未央宮封爲陽武侯已而即皇帝位謁高廟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以列傳通鑑修

解題曰延年奏雖寢朝廷肅焉敬憚之呂祖謙曰大哉延年之奏也自莨齊之後一人而已事見通鑑

八月己巳安平敬侯楊敞薨本紀九月大赦天下本紀戊戌御史大夫蔡義爲丞相封陽平侯以百官表列傳修

解題曰時大將軍光秉政議者或言光置宰相不選賢苟用可顓制者光聞之曰以爲人主師當爲宰相何謂云云此語不可使天下聞也呂祖謙曰甚矣霍光之自恣也

十一月壬子立倢伃許氏爲皇后以紀傳修賜諸侯王至吏民鰥寡孤獨金錢有差本紀皇太后歸長樂宮長樂宮初置屯衛以本紀修

解題曰衛太子發長樂宮衛則舊有衛士矣今茲增置

故謂之屯衛也

漢孝宣皇帝本始元年春正月募郡國吏民訾百萬徙平陵本紀遣使者詔郡國謹牧養風德化以本紀修霍光歸政帝謙讓不受以本紀朱子綱目修以定策功增霍光張安世等封邑封御史大夫田廣明等五人爲列侯賜右扶風周德等爵關內侯以本紀修

解題曰詔曰褒有德賞元功張安世日有功古今通誼也漢封國詔書皆謂此數語大司馬大將軍光車騎將軍光祿勳富平侯安世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其以河北東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戶賞賜前後黃金七千斤錢六

千萬雜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馬二千疋甲第一區益封安世萬六百戶功次大將軍光故丞相安平侯敞等居位守職與大將軍光車騎將軍安世建議定策以安宗廟功賞未加而薨其益封敞嗣子忠餘各以次受封又詔有司論定策功大將軍霍光功德過太尉絳侯周勃車騎將軍張安世丞相楊敞功比丞相陳平前將軍韓增御史大夫蔡義功比潁陰侯灌嬰太僕杜延年功比朱虛侯劉章後將軍趙充國大司農田延年少府史樂成功比典客劉揭

夏四月庚午地震本紀詔內郡國擧文學高第以本紀修五月鳳凰集膠東千乘赦天下賜吏民爵租稅勿收以本紀荀悅漢紀修

解題曰劉攽曰按此賜爵不及中二千石者緣帝即位九卿率已與關內侯矣膠東今萊濰二州千乘今青淄棣濱博五州

追謚皇太子據曰戾良娣曰戾夫人皇孫曰悼夫人曰悼后置園邑改葬以紀傳修秋七月詔立燕王旦太子建爲廣陽王廣陵王胥少子弘爲高密王以本紀修

解題曰廣陽故燕國今涿州高密故膠西國今密濰二州之地

廷尉史路溫舒上書論刑獄以列傳荀悅漢紀修

解題曰溫舒爲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爲獄吏太守署決曹史元鳳中廷尉光以治詔獄請溫舒署奏曹掾守尉史會昭帝崩昌邑王廢宣帝即位溫舒上書言尚德緩刑其目睹上官燕王之獄吏爲峻詆霍光又以刑罰痛繩群下故其言剴切如此餘見通鑑荀悅漢紀載於本始元年黃霸爲廷司正之前通鑑乃載於地節三年十二月置廷平之前蓋因刑法遠而書之也但溫舒上書後遷廣陽私府長又遷右扶風丞時霸方外事下廣遠持罪光明友太僕杜延年問狀被范明友以地節四年秋誅不應半載之間涉登如此之遠今從荀氏

漢孝宣皇帝本始二年春以水衡錢爲平陵徙民起第宅以本紀修

解題曰應劭曰水衡與少府皆天子私藏耳縣官工作仰給司農今出水衡錢言宣帝即位爲異政也晉灼曰食貨志初大司農管鹽鐵官布故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揚可告緡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三官主鑄錢也

田延年有罪自殺本紀夏五月詔有司議孝武廟樂長信少府夏侯勝坐非議詔書丞相長史黃霸坐不擧劾下獄以列傳荀悅漢紀修六月尊孝武皇帝廟爲世宗廟所幸郡國皆立廟以本紀朱子綱目修

解題曰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漢樂志孝昭采武德舞爲盛德

以孝世宗廟諸帝廟皆奏文始四時五行舞云
賜民爵百戶牛酒以本紀修
漢孝宣皇帝本始三年春正月癸亥霍光妻顯弒皇后許
氏以通鑑修戊辰以田廣明等為五將軍校尉常惠持節護烏
孫兵擊匈奴夏五月軍罷田廣明田順有罪自殺惠克獲
封長羅侯以紀傳荀悅漢紀修
解題曰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
騎射者皆從軍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出西
河度遼將軍范明友出張掖前將軍韓增出雲中後將
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為虎牙
將軍出五原餘見通鑑西河今勝汾石銀麟隰六州晉
寧之地張掖今甘涼二州之地酒泉今肅甘沙三州之
地五原今豐勝鹽三州及麟州之地
大旱郡國傷甚者毋出租稅三輔民就賤者毋收事盡四
年以本紀修
解題曰顏師古曰收謂租賦也事謂役使也盡本始四
年而止
六月己丑陽平節侯蔡義薨以本紀修甲辰長信少府韋賢為
丞相封扶陽侯大司農魏相為御史大夫潁川太守趙廣
漢為京兆尹以百官表列傳通鑑修冬匈奴擊烏孫大雪人畜多死

國羈屬者皆叛其國遂衰以列傳補古錄修
漢孝宣皇帝本始四年春正月詔遣使者振貸困乏令太
官損膳省宰減樂府人丞相至都官令丞入穀助貸以本紀修
三月乙卯立霍氏為皇后賜丞相至郎吏金帛有差赦天
下以本紀修
解題曰霍光既知陰妻之邪謀矣而卒欲貴其女禮秩
賞賜又從而侈縱焉無識甚矣王莽曹操皆以女為后
蓋倣光者也事見通鑑
夏四月壬寅郡國地震山崩水出北海琅邪壞祖宗廟殺
六千餘人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博問經學之士三
輔太常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地震甚者勿收租賦大赦天
下上素服避正殿遣使問吏民以紀傳通鑑修
解題曰胡寅曰地者妻道也臣道也宜靜而動陰盛而
反常也然不能終動不過為妻道不得臣道不寧之象
耳是時郡國四十九同日地震山崩二郡壞祖宗廟蓋
霍氏專權又弒許后而立其女以至咎徵著見如此而
不知戒宣帝詔問經學賢良亦無的言其所以然者徒
宣帝恐懼祗戒以象類推求而有以善處之則霍氏[illegible]
日之禍亦無由而成矣餘見通鑑陳瓘曰舉賢良者得以自陳也不如使臣下
人人博問之爲廣言帝得之矣

以夏侯勝為諫大夫黃霸為揚州刺史（以宋書綱目修）鳳皇集北海（以本紀通鑑）

解題曰北海今青濰登三州之地

廣川王吉有罪廢遷上庸自殺國除（以紀傳修）

解題曰廣川故信都國景帝前二年為廣川國宣帝甘露四年復為信都郡今深冀保三州之地

漢孝宣皇帝地節元年

解題曰應劭曰先者地震山崩水出於是改年欲地得其節

春正月有星孛于西方（本紀）三月假郡國貧民田（本紀）夏六月詔宗室屬籍未盡而罪絕者復屬（以本紀荀悅漢紀修）冬十一月楚王延壽坐附廣陵王胥謀反伏誅國除胥勿治（以紀傳[illegible]修）

解題曰彭城故楚國今徐（漢屬楚國沛郡）沂二州之地

十二月癸亥晦日有食之（本紀）以水衡都尉于定國為廷尉（以列傳通鑑修）

解題曰定國父于公為縣史郡決曹定國學法於父亦為獄史郡決曹補廷尉史以選與御史中丞從事治反者獄舉侍御史遷御史中丞由水衡都尉超為廷尉十八歲漢用人之塗如此

大事記續編卷第二

金華王褘子充著

漢孝宣皇帝地節二年春三月以中郎將霍禹為右將軍（以列傳朱鑑綱目修）庚午博陸宣成侯霍光薨（以本紀修）

解題曰班固敘傳曰博陸堂堂受遺武皇擁毓孝昭末命導揚遭家不造立帝廢王權定社稷忠配阿衡懷祿耽寵漸化不祥陰妻之逆至子而亡事見通鑑

夏四月鳳凰集魯大赦天下（本紀）帝始親政事封奉車都尉霍山為樂平侯領尚書事（以紀傳修）魏相請損霍氏權去上書副封詔相給事中（以列傳通鑑綱目修）

解題曰御史大夫三公也給事中加官卑者也以三公而兼卑官蓋上意欲引以自近故越故事而用之也事見通鑑

帝五日一聽事丞相以下奉職奏事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于子孫終不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以本紀修）

解題曰漢無每日常朝之禮至是始五日一聽事也蕭望之謂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時弘恭為尚書令石顯為僕射安在其為樞機周密乎餘見通鑑

以張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以通鑑修）匈奴壹衍

殺單于死弟左賢王立（以列傳修）
漢孝宣皇帝地節三年春三月扶勝東相王成中二千石
賜爵關內侯（以本紀修）
解題曰韻師古曰漢制秩二千石一歲得一千四百四
十石中二千石一歲得二千一百六十石舉成數言之
中者滿也事見通鑑
內郡國擧賢良方正（以本紀修）夏四月戊申立子奭爲皇太子
大赦天下賜御史大夫以下爵諸侯王黃金有差（以本紀修）
解題曰此宣帝親政第一事也
五月甲申扶陽侯韋賢致仕六月壬辰以魏相爲丞相封

高平侯辛丑太子太傅丙吉爲御史大夫（以百官表列傳修）太中
大夫疏廣爲太子太傅廣兄子太子家令受爲少傅（以列傳修）
（袁綱目修）封許皇后父廣漢爲平恩侯位特進（以列傳通鑑修）封中郎
將霍雲爲冠陽侯（以列傳通鑑修）京師大雨雹大行丞蕭望之上
書以爲當者（以列傳宋袁綱目修）
解題曰京師雨雹望之上疏以爲春秋昭公三年大雨
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
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
而美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勢之所致
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萬機

選同姓擧賢材以爲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
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
塞私權廢矣餘見通鑑
秋九月壬申地震冬十月詔擧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罷車
騎右將軍屯兵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郡國宮館勿治
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勿筭事（以本紀綱目修）戊戌以張
安世爲衛將軍領尚書事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皆屬焉
禹爲大司馬罷其屯兵（以百官表列傳修）
解題曰罷霍禹屯兵此明年誅霍氏之張本也事見通
鑑按百官表左右前後將軍皆掌兵及四夷蔡質漢儀

漢興置車騎將軍左右前後與京師兵衛四夷屯警蓋
南北軍也太尉本兵柄則總之者又太尉也文帝使周
舍爲衛將軍張武爲車騎將軍擊匈奴景帝使太尉亞
夫將三十六將軍擊吳楚大略可見然皆有事則調發
事已則罷故謂之四夷屯警也南軍則衛士之屯在宮
門內衛尉所統者是也北軍則衛士之屯在未央宮之
北者也產將南軍祿將北軍太尉特守虛名而已周勃
既入北軍尚有南軍必使衛尉毋內呂產馳斬長樂衛
尉而後定文帝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鎭撫南北軍以太
尉爲相越一年因日食之變罷衛將軍軍蓋罷南北軍

之屯非罷其軍也武帝平百粤置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八校尉則其軍常屯矣或謂八校謂之增置又在北軍之外是不然以史致之可證者五表稱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故監軍御史穿垣壘爲賈區則軍正丞斬之一也胡建傳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諸校謂中壘校尉以下二也霍光之塟發北軍五校士李賢注謂不以南軍則五校北軍也三也王莽以北軍中壘爲中軍北壘大司馬養士習射其中後遣九虎將北軍精兵尚數萬人四也中興省中壘置北軍中候監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五

營五也特其前後制度不能無損益耳

十一月令郡國舉孝弟〔以本紀修〕 十二月初置廷尉平四人〔本紀〕

省汶山郡并蜀郡〔以本紀荀悅漢紀修〕

解題曰蜀郡宋成都嘉定崇慶三府彭邛隆雅茂黎威巂翼靜恭當悉十三州永康石泉二軍之地

侍郎鄭吉破車師因田其地〔以通鑑修〕

漢孝宣皇帝地節四年春二月封外祖母爲博平君故酇侯蕭何曾孫建世爲侯〔以本紀修〕 詔民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荀悅漢紀〕 夏五月山陽濟陰雨雹如雞子〔荀悅漢紀〕 詔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勿坐〔以本紀修〕

解題曰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有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陳瓘曰宣帝之政及於風俗者方見於此

霍雲霍山免秋七月雲山等遂與霍禹禹母宣成侯夫人顯等謀反丙申雲山禹皆伏誅夷三族八月己酉廢皇后霍氏九月封告反者五人爲列侯〔以紀傳通鑑皇極經世修〕

解題曰霍禹爲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候問禹曰我何病縣官非我將軍不得至是今將軍墳墓未乾盡

外我家反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省死宣曰大將軍時何可復行持國權柄殺生在手中廷尉李种王平左馮翊賈勝胡及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即紀所謂王子方等〕視丞相亡如也今許史自天子骨肉貴正宜耳大司馬欲用是怨恨不可禹默然數日起視事山陽太守張敞上封事曰廼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盛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

輔臣顓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
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
列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群臣以義固爭而後許
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
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
之得也今兩侯已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
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
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陛下省察上
善其計然不徵也餘見通鑑敞與魏相蕭望之皆不得志於光者也光薨之後三
人上疏言霍氏復後李氏專權為證然相望之所言君未能盡除私意唯張敞肆正氣平文善處事惜不用也

杜延年免以通鑑列傳修
鮮題曰上以延年霍氏舊人欲退之魏相奏延年素貴
用事官職多姦遣吏考察但得苑馬多死官奴婢乏衣
食坐免官削戶二千餘見通鑑呂祖謙曰以相之賢猶
不免於趨附惜哉
詔減鹽賈郡國歲上繫囚掠笞瘐死者丞相御史課殿最
以本紀通鑑修十二月清河王年有罪廢遷房陵國除以紀傳修
鮮題曰清河故郡景帝為國今恩博冀三州大名府之
地
以北海太守朱邑為大司農渤海太守龔遂為水衡都尉

以百官表修
鮮題曰班固序循吏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
事簡易禁罔疏闊而相國蕭曹以寬厚清靜為天下帥
顏師古曰帥道也民作畫一之歌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
闥而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至于文景遂移風
易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
帥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孝武之世外攘四
夷內改法度民用雕敝姦軌不禁時少能以化治稱者
惟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
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

仲舒數謝病去弘寬至三公孝昭幼沖霍光秉政承奢
侈師旅之後海內虛耗光因循守職無所改作至於始
元元鳳之間匈奴鄉化百姓益富舉賢良文學問民所
疾苦於是罷酒榷而議鹽鐵矣及至孝宣繇仄陋而登
至尊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自霍光薨後始躬萬機
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而進及拜
剌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
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
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
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

下不安民知其將乂不可欺罔廼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闕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王通曰季札曰小雅其周之衰乎政則季子知樂小雅焉乎衰其周之盛乎蘇軾謂札之所謂衰者蓋不觀乎文武成康之盛也通之所謂盛者言文武之餘烈歷數百年而未忘也班孟堅謂漢世良吏至孝宣而盛然則由固之謂盛亦猶小雅為周之盛乎觀者富有考焉

漢孝宣皇帝元康元年

解題曰改元誅霍氏故也

春初為杜陵徙丞相將軍列侯吏二千石訾百萬者家杜陵以本紀修

解題曰臣瓚曰杜陵在長安南五十里

三月鳳凰集泰山陳留甘露降未央宮赦天下賜吏民爵鰥寡孤獨三老孝弟力田帛所振貸勿收以本紀荀悅漢紀修夏五月追尊悼考曰皇考戾夫人曰戾后立寢廟以本紀列傳修

解題曰有司言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因園為寢以時薦享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范祖禹曰宣帝於昭帝為孫則稱其父為皇考可也然議者終不以為是者以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程頤曰為人後者謂其所後者為父母而謂其所生者為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義生人之大倫不可得而變易者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是以先王制禮既明大義降其服以正統緒然不以正統之親疏而皆為齊衰不杖期以別之則所以明其至重而與諸伯叔父不同也宣帝稱其所生為皇考亂倫失禮固已甚矣而後之議禮者又不能推所生之至恩以明尊崇之正禮乃欲奉以高官大國但如期親尊屬故事則亦非至當之論也然禮謂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云者猶以父母稱之何也曰既為人後則所生之父母者今為伯叔父母矣然直曰伯叔父母則無以別於諸伯叔父母而見其為所生之

父母故其立文不得不尒非謂既為人後而猶得以父母名其所生之父母也胡寅曰禮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不敢貳尊也孟子曰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覆載之內非有二本之物也

復高皇帝功臣絳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以本紀荀悅漢紀修

解題曰孟康曰詔復家皆世世無所與得傳同産子通鑑考異按功臣表詔復家者皆云元康四年不容盡誤故載於四年今考漢紀書於元年當是元年即下此令詔求至四年事方竟耳今從漢紀

秋八月詔舉通文學者以本紀修

解題曰詔曰朕不明大道鬱于大道是以陰陽風雨未

時其傳舉吏民廉身脩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宣究
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
趙廣漢下廷尉要斬以百官表通鑑修 少府宋疇坐議鳳凰聚泗
水王太傅以百官表修 以諫大夫蕭望之為平原太守復徵守
少府以列傳修
解題曰望之為平原太守雅意在本朝上疏曰陛下悉
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
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術溫
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為內臣與參政事乃徵
入守少府餘見通鑑呂祖謙曰汲黯蕭望之之不欲補
外盖心在王室發於至誠非重內輕外之徒也
東海太守尹翁歸為右扶風以百官表修
解題曰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
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
吏民小懈輒披籍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
於死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
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治如在東海緩於小弱
急於豪彊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為三府
最餘見通鑑陳瓘曰翁歸賢於廣漢遠矣
莎車叛衛侯馮奉世矯發諸國兵破之以奉世為光祿大

夫以通鑑修
漢孝宣皇帝元康二年春正月赦天下本紀
解題曰與士大夫厲精更始也
二月乙丑立倢伃王氏為皇后朱熹綱目 三月鳳凰甘露降集
賜吏民爵鰥寡孤獨高年帛以本紀荀悅漢紀修 夏五月詔二千石
察官屬治獄不平者郡國疾疫者毋出今年租朱熹綱目 詔更
名詢以本紀修 匈奴擊車師田者帝欲擊之魏相諫詔衛司馬
鄭吉屯渠犁以列傳修
解題曰魏相上書諫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
及有識者詳議乃可上從相言乃止餘見通鑑平恩侯
等許伯王无故王武也彼豈足以計天下事而相固推
之此其所以稱上意歟
蕭望之為左馮翊以列傳修
漢孝宣皇帝元康三年春神雀集泰山賜諸侯王將軍列
侯二千石金郎從官帛有差吏民爵鰥寡孤獨高年帛以荀
悅漢紀修 三月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以本紀修 以舊恩封丙吉
等為列侯以通鑑修 夏六月立子欽為淮陽王以本紀修
解題曰張倢伃所生之子也淮陽宋淮寧開封應天三
府拱亳二州之地
踈廣踈受請老賜金遣歸以朱熹綱目修

解題曰唐仲友曰人論二跡但以為知是不知廣以正
論內忤許伯外㖏丞相意上以此器重遂為二人所忌
不去禍必及兼在位五歲知元帝資質非能保全師傅
者故斷然去之不然縱不為許史所害終亦必如蕭望
之不殖產亦所以避禍也事見通鑑

潁川太守黃霸為京兆尹尋罷歸故官 表本綱目

解題曰先是趙廣漢為潁川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
會吏民令相告訐潁川由是以為俗民多怨讎及韓延
壽徙潁川欲改更之教以禮讓乃歷召郡中長老為陳
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為便因與議定嫁
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百姓遵用其教數年
徙為東郡太守黃霸代延壽居潁川因其迹而大治事
見通鑑陳瓘曰延壽啟廣漢之治黃霸因延壽之政而
潁川皆治因革當也

漢孝宣皇帝元康四年春正月詔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
傷人勿坐 以本紀刑法志修

解題曰詔曰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亦亡
暴虐之心今或羅文法拘執囹圄不終天命朕甚憐之
自今以來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他皆勿坐

遣太中大夫彊等循行天下 以本紀修 秋八月富平敬侯張安
世薨 以本紀修 遣光祿大夫義渠安國行邊兵 以列傳本紀綱目修 比年
豐穀石五錢 以本紀

解題曰金城湟中穀斛八錢糴三百萬斛羌不敢
動正此特也特邊郡價直差貴耳

漢孝宣皇帝神爵元年

解題曰應劭曰前年神爵集長樂宮故改元

春正月帝幸甘泉郊泰畤三月幸河東祠后土改元 以本紀修

解題曰宣帝即位大將軍輔政上共己南面非宗廟之
祠不出十二年迺下詔曰蓋聞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
川古今通禮也間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朕
甚懼焉朕飭躬齋戒親奉祀為百姓蒙嘉氣獲豐年焉
明年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見泰畤數有美祥修武帝故
事盛車服敬齋祠之禮頗作詩歌詔曰朕承宗廟戰戰
栗栗惟萬事統未燭厥理迺元康四年嘉穀玄稷 服虔曰黑
粟也 神爵仍集金芝九莖產于函德殿銅池中 顏師古曰承霤也以
銅為之 九真獲奇獸南郡獲白虎威鳳為寶 晉灼曰奇獸駒形麟色牛
角仁而愛人鳳有威儀者 威 朕之不明震于珍物 顏師古曰震物而心感動也 飭
躬齋精祈為百姓東濟大河天氣清靜神魚舞河幸萬
歲宮神爵翔集 晉灼曰汾陰有萬歲宮 朕之不德懼不能任其以
五年為神爵元年宣帝赦令為符而下者居多何其甚

似乎武帝也
賜吏民爵鰥寡孤獨高年帛本紀 詔祠江海雒水以郊祀志修 諫
大夫王吉上書不用謝病歸以列傳修
解題曰吉疏言明衣服貴賤之章論男女陰陽之序選
賢而除任子之令厚賞以減外戚之權減樂府省尚方
此皆宣帝之闕政而三代之先務也宣帝治不本於王
道則其迂闊之也宜哉事見通鑑
西羌反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佽飛射士羽林孤兒胡
越騎郡國材官騎士詣金城以本紀修
解題曰顏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也漢儀注長安
諸官獄三十六所李奇曰弛廢也謂若今徒解鉗赭衣
置任輸作也臣瓚曰秦左弋官武帝改曰佽飛官有令
丞在上林苑中結矰繳弋鳧鴈以供祀宗廟服虔曰周
時度江越人在舡下負船將覆之佽飛入水殺之顏師
古曰取古勇力以名官熊渠之類是也亦因取其便利
輕疾若飛也應劭曰天有羽林大將軍之星林諭若林
木之盛羽羽翼鷙擊之意故以名武官如淳曰百官表
取從軍死事者之子養羽林官敎以五兵少壯令從軍
漢儀注羽林從官七百人顏師古曰胡越騎之在三輔
者也事見通鑑羽林至是始出征

夏四月遣後將軍趙充國擊西羌六月有星孛于東方以
侍中許延壽酒泉太守辛武賢為將軍與充國等並進以紀傳修
秋大旱五行志 詔軍旅暴露令諸侯王列侯毋朝二年以本紀修
以前將軍韓增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以百官本列傳
道充國奏罷騎兵留萬人屯田以列傳修
解題曰充國上屯田奏謂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
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
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處繕郷亭浚溝渠
治湟陿以西道橋令可至鮮水田事出賦人二十畮四
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十二就草
為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上報數計
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因田
致穀一也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以成相畔之
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三也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
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示羌虜五也以閒
時下所伐木繕治郵亭六也兵不出令虜竄於風寒之
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
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閒之勢九也亡
驚動河南大幵小幵十也治道橋至鮮水以制西域十
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

兵失十二利上復賜報敦計充國奏曰先零精兵不過
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虜破壞遠在來春騎兵
雖羸虜見萬人留田從今盡二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
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
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不戰而自破
之策也餘見通鑑曾肇曰始觀充國策先零匈奴情僞
何其明也又觀遣雕庫行羌中告諭沮辛武賢先攻罕
开守便宜不出師畫屯田十二利專務以恩信積誠招
降羌以謂此以義用兵逞詐謊殺人於一戰者絶矣末
觀其語諸校曰諸君皆使文自營非爲公家忠計也語

中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吾固以死守之語浩星賜曰
吾老矣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執國之大事當
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
之者嗚呼使有位之君子用心皆如充國之不爲隱則
天下豈有不治者哉（充國奏疏乃兵家計策其實不在於屯田也先零罕开斷皆烏合執不能久充國故欲以計控之其曰兵難喻度戰至全城圖上方畧又曰兵當以全取勝是執也宣帝受在庭諸公未有能知之者充國社稷謀論不過報草多少戰物不露也施人見其謀度與於尋常故輸減而退充國哥亦凱罷在遣自令沙夏末當杖杜乘不報五月穀狩義非肯當以資敵耶充國之者治邊賜曰兵勢閣之大事當爲後法至是宣帝益始悟其數矣）
魏相條漢興故事詔書采表易陰陽月令奏之（以列傳修）

漢孝宣皇帝神爵二年春正月鳳凰集祋祤得寶璧玉器
起步壽宮（以郊祀志史紀大事紀修）
解題曰祋祤馮翊縣也
二月赦天下（以本紀修）夏五月西羌降秋斬其大豪楊玉首初
置金城屬國（以本紀修）匈奴虛閭權渠單于死顓渠閼氏廢其
子稽侯狦而立右賢王爲握衍朐鞮單于（以列傳通鑑目錄修）匈奴
日逐王先賢撣來降遣鄭吉迎之吉都護西域（以紀傳修）九月
殺司隸校尉蓋寬饒（以本紀修）
解題曰陳瓘曰宣帝殺趙蓋韓楊皆過而寬饒尤爲可
惜寬饒直發宣帝用刑法任中書之失使用其言治效

當何如也事見通鑑
匈奴單于遣名王奉獻賀正月（本紀）
漢孝宣皇帝神爵三年春起樂遊苑（本紀）
解題曰三輔黃圖云在杜陵西北關中記云宣帝立廟
於曲池之北號樂遊
三月丙午高平憲侯魏相薨（以紀傳修）
解題曰張栻曰魏相所存不得爲正觀其有許史之累
則可見矣夫欲其說之行而假許史以爲重此詭御擭
禽之心君子不道也然其爲相四方有異聞逆賊災變
輒奏言之其諫伐匈奴書有曰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

夫凡二百二十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此他人不知
為憂者而相獨憂之亦豫乎有開矣惜其進之不以正
牽制徇從之意多而感格正救之風鮮耳
四月戊戌丙吉為丞相（以百官表紀傳修）秋七月甲子大鴻臚蕭
望之為御史大夫（以百官表列傳修）八月丞小吏倖（以朱子綱目修）以東
郡太守韓延壽為左馮翊（以百官表列傳修）
漢孝宣皇帝神爵四年春二月赦天下（以本紀荀悅漢紀修）
解題曰為嘉瑞而下也
夏四月秩潁川太守黃霸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賜潁川
孝弟民三老力田爵及帛（以紀傳修）令內郡國舉賢良（以荀悅漢紀修）

冬十月鳳凰集杜陵十一月殺河南太守嚴延年（以列傳修）
解題曰延年坐怨望誹謗死刑濫甚矣然所謂是殺人
多矣寧無及此乎事見通鑑
十二月鳳凰集上林（以本紀郊祀志修）匈奴稽侯狦立為呼韓邪
單于握衍朐鞮單于自殺左大且渠立日逐王薄胥堂為
屠耆單于（以列傳修）
漢孝宣皇帝五鳳元年
解題曰應劭曰先者鳳凰五至因以改元
春正月帝幸甘泉郊泰畤（以本紀修）皇太子冠皇太后賜丞相
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帛又賜列侯嗣子爵五大夫男

子為父後者爵一級夏赦徒作杜陵者（本紀）秋匈奴呼揭王
右奧鞬王烏藉都尉並立為單于屠耆單于敗走之（以列傳修）
冬十二月乙酉朔日有食之（本紀）殺韓延壽（以紀傳修）
解題曰陳瓘曰宣帝為魏相殺趙廣漢為蕭望之殺延壽
豈不知韓趙為可惜哉蓋其操術以謂尊信大臣明辨
上下不得不然耳事見通鑑
漢孝宣皇帝五鳳二年春正月帝幸雍祠五畤（以本紀修）夏四
月己丑龍雒定侯韓增薨五月將軍許延壽為大司馬車
騎將軍（以紀傳通鑑修）
解題曰自是以後司馬將軍之任外戚踞居之矣

秋八月詔民嫁娶郡國勿禁酒食（以本紀修）左遷蕭望之太子
太傅以太子太傅黃霸為御史大夫（以列傳修）匈奴呼韓邪單
于敗屠耆單于殺之呼韓邪兄左賢王屠吾斯立為郅支
骨都侯單于（以列傳修）十二月免平通侯楊惲為庶人（朱子綱目）
漢孝宣皇帝五鳳三年春正月癸卯博平定侯丙吉薨二
月黃霸為丞相封建成侯（以本紀百官表修）三月帝幸河東祠后
土（以本紀修）詔減天下口錢赦殊死以下（以本紀修）遣諫大夫王褒
求金馬碧雞之神（以荀悅漢紀修）
解題曰通鑑以褒傳有宣帝時修武帝故事之語故載
於神爵元年幸甘泉之後按本傳神爵五鳳之間數有

嘉應上頌作歌詩欲與協律之事知音善鼓雅琴者皆召見待詔於是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庶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久之歌太學下轉而上聞襄曰奏褒有軼材上迺徵褒詔褒爲聖主得賢臣頌徵褒與張子僑等竝待詔頃之擢爲諫大夫太子體不安苦忽忽善忘使褒等皆之東宮虞侍太子後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祀致也帝使褒往祀焉道病死則非神爵年間事明矣元后傳五鳳中太子所幸司馬良娣死太子悲恚發病不樂宣帝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虞侍太子者送王

政君太子宮以此尤知非神爵年間事今從荀悅漢紀載之於此 如淳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雞後漢靑蛉縣禺同山有碧雞金馬光景時出見

張敞請遂方士 以郊祀志修

解題曰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詔遣王褒求之劉更生獻淮南枕中鴻寶苑秘方令尚方鑄作京兆尹張敞上疏諫後尚方待詔皆罷敞聞一年卽免故書於遣褒之後

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 以本紀修

漢孝宣皇帝五鳳四年春正月廣陵王胥伏誅 以本紀通鑑綱目修

解題曰廣陵故江都國武帝元狩三年更名今揚眞泰三州高郵府之地

匈奴呼韓邪單于稱臣遣弟谷蠡王入侍減戍卒什二 以本紀修

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罷三輔近郡穀省漕運邊郡設常平倉賜爵關內侯 以本紀食貨志修 夏四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以五行志修

遣丞相御史掾循行天下 以本紀修 殺楊惲 以列傳修

解題曰舉寃獄之使方出而惲遽當不道之誅于定國時爲廷尉民自以不寃觀其奏惲妖言大逆不道是民不寃而士大夫固寃甚也惜哉事見通鑑

匈奴郅支單于破呼韓邪單于都單于庭 以朱熹綱目修

漢孝宣皇帝甘露元年

解題曰宋庠紀年通譜元年詔甘露降集京師四年詔鳳凰甘露五鳳三年祠后土甘露降神爵集至此乃改元以協瑞

春正月帝幸甘泉郊泰畤 以本紀修 皇太子奭見上所用多文法吏言宜用儒生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柰何純任德敎用周政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以本紀修

解題曰張栻曰王者之政皆無所爲而爲之霸者則莫非有爲而然也無所爲者天理義之公也有所爲者人欲利之私也漢自高祖取天下固非若湯武弔民伐罪之心其立國規模大抵皆因秦舊而無復三代封建井

田公天下之心其合於王道者如約法三章爲義帝發
喪要亦未免有假之之意其實不孚也則其雜霸固有
自來惟文帝天資爲近之然亦雜於黃老刑名攷其設
施動皆有術但其資美而術高耳至於宣帝則又霸之
下者西京之亡自宣帝始蓋文景養民之意至是消靡
盡矣且帝豈真知所謂德教者哉王者之政本乎天理
建立人紀施於萬事仁立義行而無偏裝不舉之處此
古人之所以制治保邦而垂裕乎無窮者後世未嘗真
知王道顧曰儒生之說迂闊而難行蓋亦未之思矣呂
祖謙曰宣帝自以爲能知制度所在殊不知漢家大制

度自高惠文景蕭曹絳灌養成大規模所謂其政閎闊
若帝固未之識也餘見通鑑
以關內侯韋玄成爲淮陽中尉以列傳通鑑修
解題曰丞相扶陽侯賢病篤子弘以事繫獄宗家矯賢
令以玄成爲後玄成深知非賢雅意即陽狂不應召大
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丞相御史以玄成實不
病劾之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帝高其節淮陽王明察
好法母張倢伃尤幸上有意欲用代太子然用太子起
於細微又蚤失母故不忍也久之上以玄成陽狂讓侯
兄乃召拜玄成爲淮陽中尉欲感諭王輔以推讓之道

太子由是遂安陳瓘曰是將以絕憲王覬覦之念消患
於未萌其事豈細哉
匈奴呼韓邪單于遣子右賢王入侍以本紀匈奴傳修二月丁巳樂成
敬侯許延壽薨以本紀修夏四月黃龍見新豐以本紀修建章未央長
樂宮鐘簴銅人皆生毛以郊祀志丙申太上皇廟火甲辰孝文
廟火上素服五日以本紀冬匈奴呼韓邪單于遣弟左賢王朝
賀以本紀修烏孫王死遣使立大小昆彌以列傳修
漢孝宣皇帝甘露二年春正月立子囂爲定陶王以荀悅漢紀修
解題曰定陶故梁國景帝中六年別爲濟陰國
赦天下減民筭三十以本紀修

解題曰顏師古曰筭減錢三十也
朱崖郡反夏四月遣兵擊之朱書闕月
解題曰賈捐之謂自武帝立儋耳朱崖郡二十餘年間
凡六反叛甘露元年九縣反輒發兵擊定之蓋去年又反
今年始遣護軍都尉祿將兵擊之耳初元捐之建罷朱
崖之議于定國以爲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
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
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正謂是役也
五月己丑于定國爲御史大夫以百官表列傳修秋九月立子宇
爲東平王以本紀修

解題曰東平故梁國景帝中六年別為濟東國武帝元
鼎元年為大河郡至是為東平國宋東平龔慶二府所
濟二州之地

十二月帝幸萯陽宮屬玉觀（以本紀修）
解題曰應劭曰宮在鄠杜文王所起（李斐曰萯音倍）服虔曰觀
在扶風（晉灼曰屬玉水鳥似鵁鶄以名觀也）

營平壯武侯趙充國卒（以通鑑修）
漢孝宣皇帝甘露三年春正月帝幸甘泉郊泰時匈奴呼
韓邪單于來朝位諸侯王上稱藩臣而不名賜璽綬冠帶
衣裳車馬金繒置酒建章宮二月罷歸保幕南光祿城郅

支單于遁（以本紀修）圖畫功臣於麒麟閣（通鑑目錄）
解題曰顏師古曰漢宮閣疏麒麟閣蕭何造
鳳凰集新蔡賜汝南太守新蔡長吏三老孝弟力田鰥寡
孤獨帛有差民爵二級毋出今年租（以本紀修）三月己丑建成
安侯黃霸薨（以本紀列傳修）
解題曰樂陵侯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霸薦高可
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丞相兼之所
以偃武興文也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左右之臣皆將
率也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刑邑無盜賊君
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侍中樂陵侯高帷幄近臣

朕之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尚書令受丞相對霸免
冠謝罪數日乃決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霸死後樂陵
侯高竟為大司馬呂祖謙曰當丙魏為相帝已親細務
攬己在外戚特其望重尚可掩覆故君道尚未見其失
及黃霸為相帝待之亡如也夫國有重臣故內則姦雄
畏憚而不敢發外則戎狄震懾而不敢叛朝廷所以有
此重臣者皆由人主虛心屈己養成其德望今帝之待
霸乃如此此自賊其根本也漢自高惠以來寬大淳厚
養成治體至宣帝信賞必罰綜核名實至於百工技巧
咸精其能譬如元氣不實而盡發於外其死可立而待

矣班固謂宣帝功光祖宗不知宣帝之治正與漢家相
悖固豈足以語此
五月甲午于定國為丞相封西平侯（以百官表紀傳修）詔諸儒講
五經同異於石渠閣帝親稱制臨決立梁丘易大小夏侯
尚書穀梁春秋博士（以紀傳修）
解題曰時論易則施讎梁丘臨論書則歐陽地餘林尊
周堪張山拊假倉論詩則韋玄成張長安薛廣德論禮
則戴聖聞人通漢春秋公羊則嚴彭祖申輓伊推宋顯
許廣穀梁則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王亥太傅蕭望之
等平奏其議於是顓門之風自是益長至後漢而甚矣

藝文志載尚書議奏四十二篇禮議奏三十八篇春秋議奏三十九篇論語議奏十八篇五經雜議十八篇顏師古曰三輔故事石渠閣在未央殿北以藏秘書

冬烏孫公主來歸（以通鑑修）皇孫驁生（通鑑）

漢孝宣皇帝甘露四年夏廣川王海陽有罪遷房陵國除（以本紀列傳修）冬十月未央宮宣室閣災（以本紀修）徙定陶王囂為楚王（以列傳修）匈奴呼韓邪郅支單于俱遣使朝獻（以通鑑修）

漢孝宣皇帝黃龍元年

解題曰顏師古曰此年二月黃龍見廣漢郡故改年

春正月帝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二月歸國（以本紀修）郅支單于徙都堅昆（以列傳修）

解題曰按匈奴傳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西去車師五千里唐賈耽四夷述堅昆即戛黠斯地

詔諸請詔省卒徒自給者皆上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以本紀修）

解題曰應劭曰時有請云詔使出者省卒徒以其直自給不復取廩假雖有進入於官非舊章也故絕之張晏曰先是武帝以用度不足宜有以益官者或奉使求不受奉祿自省其徒衆以取其廩者或自給於是姦吏緣以為利所得多於本祿故絕之

三月有星孛于王良閣道入紫微宮帝寢疾以侍中樂陵侯史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蕭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太子少傅周堪為光祿大夫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以本紀修）

解題曰睦武帝故事也宣帝不信儒學宜於經生學士落落不合然以望之經明持重材任宰相又使之與周堪傅相太子臨終選大臣可屬者遂付以受遺不可謂無所見者矣何平昔所信之史高乃居其首卒使之表裏恭顯以危正人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宣帝豈能知之耶事見通鑑

冬十二月甲戌帝崩于未央宮癸巳太子即皇帝位謁高

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以本紀修）

解題曰太皇太后上官皇后也按上官皇后傳雖云皇太后廢王賀立孝宣皇帝宣帝即位為太皇太后而本紀不書也至宣帝崩癸巳太子即位乃書之所以元平元年帰長樂宮五鳳元年賜列侯嗣子爵止書曰皇太后不曰太皇太后通鑑既本外戚傳於元平元年書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又據本紀於黃龍元年書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似為重複今止於黃龍元年書之

大事記續編卷第二

大事記續編卷第三

金華王褘子充著

漢孝元皇帝初元元年春正月辛丑葬杜陵上謚曰孝宣皇帝（以本紀修）賜諸侯王公主列侯黃金二千石以下錢帛有差大赦天下（以本紀修）以散騎諫大夫給事中劉向為散騎宗正給事中（以荀悅漢紀修）

解題曰元帝即位蕭望之薦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餘見通鑑

丙午立倢伃王氏為皇后封其父禁為陽平侯（以列傳修）

解題曰初濟北王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為氏孫賀為武帝繡衣御史徙魏郡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曰陰為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乎今王翁孺徙日月當之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云禁本始三年生政君禁有四女八男政君在身夢月入其懷年十八入掖庭為家人子帝令擇後宮家人子虞侍太子政君與在其中遂太子宮見於丙殿壹幸有身甘露三年生成帝於甲館畫堂夫王莽篡天下以詔偽自謂齊出黃虞其詳不可致詰然則沙麓夢月之類皆假神怪以誑愚俗耳班固乃從而盡紀之柳宗元作貞符如玄鳥巨跡白魚流火之異一切排詆之以扶正道固安足以語此

以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貲種食（以本紀修）封外祖父同產弟子中常侍許嘉為平恩侯（以本紀修）夏四月遣光祿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以本紀修）

解題曰詔曰朕承先帝之聖緒獲奉宗廟戰戰兢兢間者地數動而未靜懼於天地之戒不知所由方田作時朕憂蒸庶之失業臨遣光祿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延登賢俊招顯側陋因覽風俗之化相守二千石誠能正躬勞力宣明教化以親萬姓則六合之內和親庶幾乎無憂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史稱元帝號令溫雅有古風烈茲錄此詔亦見其文有餘實不足也）

詔郡國被災甚者毋出租賦江湖園池屬少府者假貧民（以本紀修）賜宗室馬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帛吏民五十戶牛酒（以本紀修）六月以民疾疫損太官膳減樂府員省苑馬以振困之（以本紀修）秋八月上郡屬國降胡亡入匈奴（以本紀修）九月關東郡國十一大水饑令官館希幸者勿治減穀食馬肉食獸（以本紀修）遣使徵王吉貢禹吉道病死以禹為諫議大夫（以本書修）

解題曰元帝即位名王吉貢禹與武帝名申公枚乘同意不可謂無志於為治者吉死而禹亦耄矣不競惜哉

事見通鑑

是歲初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故地以百官表列傳修

解題曰顏師古曰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惟戊己寄治耳今所置校尉亦無常居故取戊己爲名有戊校尉己校尉一說戊己居中鎭覆四方今校尉亦處西域之中撫諸國也按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則有常居矣非寄治也西域自有都護校尉特其屬尒鎭覆四方非其所任況車師王庭亦非西域之中蓋戊己土也屯田耕種以土爲事故以名官也餘見通鑑

詔除減律令以刑法志修

解題曰見哀帝建平三年光武建武十四年解題

漢孝元皇帝初元二年春正月帝幸甘泉郊泰畤以本紀修下

蕭望之周堪劉向繫獄皆免爲庶人以列傳通鑑修

解題曰此初遂受遺大臣也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與車騎將軍史高爲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望之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宴後廷故用宦者白欲更置士人繇是大與恭顯忤餘見通鑑陳瓘曰宣帝以兵柄授許史以樞機付恭顯而帰過於儒不亦悖乎

二月丁巳立弟竟爲清河王以諸侯王表及本紀修戊午隴西地震毁落太上皇廟敗城郭官寺民屋以荀紀漢紀修三月立廣陵王太子霸爲王本紀罷黃門乘輿狗馬水衡禁囿宜春下苑少府佽飛外池嚴籞池田假貧民以本紀修

解題曰晉灼曰塟二世杜南宜春苑中顏師古曰即今京城東南隅曲江池是如淳曰佽飛具矰繳以射鳧鴈故有池也蘇林曰嚴籞射苑也

詔災甚者無出租賦赦天下舉茂材直言極諫之士以本紀修

解題曰翼奉奏封事曰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

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天六體象地故藏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今左右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爲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執尤奢僭過度陰氣之盛不亦宜乎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及諸侯王國與其後宮宜爲設員出其過制者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爲大旱甚則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餘見通鑑

夏四月丁巳立子驁爲皇太子賜御史大夫爵關內侯中

二千石右庶長天下當為父後者爵一級列侯錢(以前漢紀修)賜蕭望之爵關內侯給事中(以列傳通鑑修)六月關東饑(本紀)秋七月地震北海水溢詔公卿陳過失(以本紀修)徵周堪劉向為中郎尋下獄免為庶人

解題曰堪向至是再用而再黜矣

冬十二月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譖蕭望之望之自殺(以本紀通鑑修)

解題曰劉更生使其外親上變事言春秋地震為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為三獨夫動亦已明矣前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後復視事天陰雨雪由是言之地動殆為恭等書奏恭顯疑更生所為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下太傅韋玄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為九卿坐與望之堪謀排車騎將軍高許史氏侍中者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為臣不忠幸不伏誅復蒙恩徵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生坐免為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自冤前事恭顯白令詣獄置對望之自殺餘見通鑑夫帝玄成貢禹世之所謂儒者也豈不知望之更生國之楨幹雖不能如鄭昌之訟寬饒慶忌之救劉輔亦何忍傅會貴幸而中以深文乎今劾更生罪至不道

是殆觀望恭顯許史之意耳儒者若此豈有益於人之國哉張栻曰望之向輔政以元帝天資之弱而外有史高總朝廷之事內有恭顯制樞機之權可謂孤危之甚要當艱深其慮正固其守誠意懇惻以廣上心人才兼收以強國勢積之以久群心歸而理勢順庶幾可為此易屯膏小貞之義也今二子綢繆經理未嘗有一日之功遽白罷中書宦官其機已盡露而無餘既不蒙信用而中外小人並起而乘之以鄭朋之傾邪而使之待詔至於華龍之汙穢亦欲入其黨彼蓋有以名之矣袁安任隗當竇憲強橫之時非惟不能加害而卒能去之以其所處者正也二子曾不知此至於使外親上變事與子上書則又其無識之甚者矣

弘恭死石顯為中書令(以通鑑修)

漢孝元皇帝初元三年春令諸侯相位郡守下(本紀)

解題曰顏師古曰諸侯謂諸侯王也

棄珠厓郡(以紀傳修)

解題曰揚雄曰珠厓之絕捐之之力也否則介鱗易我衣裳事見通鑑

夏四月乙未茂陵白鶴館災赦天下(以五行志修)

解題曰通鑑據本紀作乙未晦劉羲叟長曆四月癸丑

晦非乙未也五行志但作乙未今從之
昇荀悅漢紀立長沙王旦弟宗為王通鑑六月詔罷甘泉建章宮
衛令就農百官條奏省費以本紀修以周堪為光祿勳堪弟子
張猛為光祿大夫給事中以列傳通鑑修
漢孝元皇帝初元四年春正月帝幸甘泉郊泰畤三月幸
河東祠后土以本紀通鑑修赦汾陰徒
漢孝元皇帝初元五年春正月以周子南君為周承休侯
本紀三月帝幸雍祠五畤本紀夏四月有星孛于參詔太官所
毋殺乘輿馬無乏正事而已罷角抵上林宮館希幸者齊
三服官北假田官鹽鐵官常平倉及博士弟子員省刑罰

七十餘事以本紀荀悅漢紀修
解題曰用貢禹諸儒議也詔曰朕之不逮序位不明衆
僚久懬未得其人元元失望上感皇天陰陽為變咎流
萬民朕甚懼之迺者關東連遭災害飢寒疾疫天下終
命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其令太官毋日殺所
具各減半乘輿秣馬毋乏正事而已顏師古曰正事謂駕供祭祀賓客之
事非游田者也罷角抵上林宮館希御幸者齊三服官李斐曰齊國舊
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縰為首服紈素為冬服輕綃為夏服凡三如淳曰按地理志齊郡臨淄縣有服官三服
官者言有官舍三所非謂首服冬服夏服而名官也貢禹論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言各則知其非一矣漢紀
載以跣乃去各字非也蓋邑有服官獨不罷蓋所供龍袞之屬札不可缺至臨淄三官國可省者尚又言三工

官費五千萬亦謂每一工官為費若此也北假田官晉灼曰匈奴傳秦始皇度河據陽山北假中王
若傳五原北假壞亘數北假地名鹽鐵官始元欲罷而未能至是罷之永光復常平倉蕭望
之謂耿壽昌欲近糴潛閑內之穀倉治餘費直二萬為僦其擾動可見博士弟子毋置員
以廣學者賜宗室子有屬籍者馬一匹至二駟三老孝
者帛人五匹弟者力田二匹鰥寡孤獨二匹吏民五十
戶牛酒省刑罰七十餘事見哀帝建平三年解題除光祿大夫以
下至保同產之令應劭曰舊時相保一人有過皆當坐之顏師古曰特為郎中以上除此令
若府以漢之地令從官給事宮司馬門者得為大父母父母兄
弟通籍顏師古曰從官謂近天子常侍從者也司馬門者宮之外門也衛尉有八屯衛候司馬主衛士
徼巡宿衛每面各一司馬故謂宮之外門為司馬門應劭曰籍者為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縣之宮門

案省相應乃得入也
令民七歲乃出口錢以列傳荀悅漢紀修
解題曰貢禹上書古民亡賦筭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
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
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
筭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也
六月辛酉以長信少府貢禹為御史大夫冬十二月丁未
禹卒以長信少府薛廣德為御史大夫以百官表紀傳修
解題曰禹在位數言得失初石顯聞衆人匈匈言已殺
前將軍蕭望之望之當世名儒顯恐天下學士姍已病

之是時諫大夫貢禹明經著節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
因薦禹歷位九卿至御史大夫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
稱顯以為不妬譖望之矣後漢曹節以陳蕃竇氏既誅海內多怨欲借寵時賢以為
名白靈帝拜韋著為東海相事相類餘見通鑑
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西走康居以紀傳修司隸校尉諸葛
豐劾侍中許章收豐司隸節以列傳荀悅漢紀修
解題曰豐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時侍中許章以外
屬貴幸奢淫不奉法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按劾章欲
奏其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曰下欲收
之章迫窘馳車去豐追之許侍中因得入宮門自歸上

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
漢孝元皇帝永光元年春正月帝幸甘泉郊泰畤以本紀修三
月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
第郎從官本紀
解題曰顏師古曰始令丞相御史舉此四科人以擢用
之而見在郎及從官又令光祿每歲依此科考校定其
第高下用知其人賢否也
三月赦天下無田者貸種食以本紀修
解題曰詔曰五帝三王任賢使能以登至平而今不治
者豈斯民異哉咎在朕之不明亡以知賢也是故壬人

在位而吉士雍蔽重以周秦之弊民漸薄俗去禮義觸
刑法豈不哀哉繇此觀之元元何辜其赦天下令厲精
自新各務農畝無田者皆假之貸種食如貧民呂祖謙曰漢至
元帝百餘年矣文景武昭宣之盛為兩漢之冠永光元年之詔猶云承周秦之敝俗化陵夷民俗之難拯如此
雨雹隕霜殺桑以五行志修秋七月史高免以百官表荀悅漢紀修九月
隕霜殺稼大饑以五行志通鑑修戊子以侍中衛尉王接為大司
馬車騎將軍以百官表荀悅漢紀修
解題曰荀悅曰接者宣帝舅王無故之子也
薛廣德免帝欲以太中大夫孔霸代之霸固讓乃以太子
太傅韋玄成為御史大夫以列傳修

解題曰按列傳自御史大夫貢禹卒及薛廣德免輒欲
用霸霸讓位自陳至于再三上深知其至誠乃弟位孔
叢子載其辭語曰臣世以經學為業家轉相承作為訓
法今俗儒繁法遠本雜以妖妄侍中安國受詔綴集古
義臣乞為太常典臣家業與安國紀綱古訓帝遂拜太
常孔叢子偽書也不足據
待詔賈捐之棄市以列傳修冬十二月于定國免以列傳百官表修城
門校尉諸葛豐免以列傳通鑑修匈奴呼韓邪單于歸北庭朱熹綱目
徙清河王竟為中山王以通鑑修
解題曰中山故郡也景帝三年為國今中山府祁州之

地
左遷光祿勳周堪河東太守光祿大夫張猛槐里令 以列傳修
解題曰以石顯許史等譖故也於是堪等三用而三黜
矣事見通鑑
漢孝元皇帝永光二年春二月赦天下 以本紀修
解題曰據胡安國通鑑舉要曆補遺此後赦之無事義
者不載
丁酉帝玄成為丞相復封扶陽侯右扶風鄭弘為御史大
夫 以列傳百官表修 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令內郡國舉茂材直言 以本紀修 夏
六月赦天下 秋七月西羌反遣右將軍馮奉世擊之八月

以太常任千秋為奮威將軍別將五校並進大破之 以本紀
解題曰按後漢列傳無弋爰劍曾孫忍忍子研景帝時
研種留何率種人求守隴西塞於是徙於狄道安故臨
洮氐道羌道縣武帝開西河四郡隔絕羌胡不得交關
先零與封養牢姐與匈奴通遣李息徐自為擊平之始
置護羌校尉統領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鹽池左右宣
帝時先零渡湟水郡縣不能禁遣趙充國破平之研十三
世孫燒當立元帝時彡姐等七種寇隴西馮奉世破降
之按先零之反也充國之計在於招降罕开解散虜謀
故雖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佽飛羽林胡越騎郡國

材官郡騎士合六萬人用許延壽辛武賢為將軍而充
國終守罷騎兵屯田之策而先零以降彡姐旁種之反
也奉世之計在於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故雖已調萬
二千人必待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迹射佽飛彀者羽
林及呼速絫嗕種六萬六千人而後進而彡姐以破其計
不同其成功則一而已班固謂奉世為折衝宿將功名
次充國其確論哉 事見通鑑 [illegible]
天雨草有雄雞生角 以五行志荀悅漢紀修
解題曰荀悅曰本志以為黃龍初元永光雞變三見王
氏僭位之萌也

漢孝元皇帝永光三年春二月馮奉世還京師以為左將
軍賞關內侯 以通鑑修 三月立子康為濟陽王 以本紀修
解題曰按漢地里志後漢郡國志樂史寰宇記歐陽忞
輿地廣記宣帝甘露二年更濟陰為定陶四年復成帝
河平復為定陶哀帝復後漢因之晉為濟陽郡杜預注
曹國在濟陰定陶而晉志乃有濟陽郡郡更名在預之
後也宋興仁府濟濮洪單徐五州廣濟軍之地
夏四月平昌考侯王接薨秋七月許嘉為大司馬車騎將
軍 以通鑑修 冬十一月地震雨水 以通鑑修 復鹽鐵官博士弟子員 以本紀
漢孝元皇帝永光四年春三月帝幸雍祠五時 以本紀修 夏六

月甲戌孝宣園東闕災(本紀)戊寅晦日有食之詔直言無所諱(以本紀修)以周堪為光祿大夫領尚書事張猛為太中大夫堪尋卒中書令石顯譖猛猛自殺(以列傳修)

解題曰是時孝宣廟闕災其晦日食帝召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乃下詔曰河東太守堪先帝賢之命而傳朕資質淑茂道術通明論議正直秉心有常發憤悃愊信有憂國之心以不能阿尊事貴孤特寡助抑厭遂退(顏師古曰厭一甲反不伸也)卒不克明往者衆臣見異不務自修深惟其故而反晻昧說天託咎此人朕不得已出而試之以彰其材堪出之後大變仍臻衆亦嘿然

堪治未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士詠頌其美(漢敘三老之風)(至叔世遷然知詘至尊之類是也)使者過郡靡人不稱此固足以彰先帝之知人而朕有以自明也俗人乃造端作基非議詆欺或引幽隱非所宜明意疑以類欲以陷之朕亦不取也朕迫於俗不得專心(帝之優柔不斷如此)乃者天著大異朕甚恐焉今堪年衰歲暮恐不得自信排於異人將安究之哉其徵堪詣行在所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為太中大夫給事中餘見通鑑堪等於是四任用矣愈用而愈不競惜哉以帝之知堪如此而卒使之厭抑以死此郭公之所以亡國也歟

秋九月戊子罷衛思后園及戾園(本紀)冬十月乙丑罷郡國祖宗廟諸陵分屬三輔(以本紀修)作初陵毋置邑徙民(以本紀修)

漢孝元皇帝永光五年春正月帝幸甘泉郊泰畤三月幸河東祠后土(以本紀修)秋潁川水(以本紀修)冬大獵於長楊(以本紀修)十二月乙酉毀太上皇孝惠帝寢廟園(以本紀修)河決清河(以溝洫志修)

解題曰自塞宣防後河復北決於館陶(館陶今大名府縣)分為屯氏河(河水別出為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顏師古曰屯讀以為毛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此開通後館陶東北四五郡雖時小被水害而兗

州以南六郡無水憂地節中光祿大夫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勢皆邪直貝丘縣(屬清河郡)恐水盛隄防不能禁廼各更穿渠直東經東郡界中不令北曲渠通利百姓安之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魏郡宋大名開德隆德三府相磁濬洺四州之地勃海河間安德燕山三府滄霸清棣莫五州永靜保定信安三軍之地東郡滑濮博濟四州濟南東平大名開德興仁信德六府之地(靈縣屬清河郡河水別出為鳴犢河東北至信都蓨縣入屯氏河蓨音條)

漢孝元皇帝建昭元年

解題曰宋庠紀年通譜義取建立昭明之義

春正月戊辰隕石于梁(以五行志修) 三月帝幸雍祠五時(以本紀修)
秋八月有白蛾群飛蔽日(以本紀修) 冬河間王元有罪遷房
(本紀)罷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本紀)
漢孝元皇帝建昭二年春正月幸甘泉郊泰畤 三月幸河
東祠后土(以本紀修) 益三河太守秩戶十二萬為大郡(本紀) 夏六
月立子興為信都王(以本紀修) 郎中京房奏考功課吏法令公
卿議之(以通鑑修) 八月光祿勳匡衡為御史大夫(以百官表傳修) 閏月
丁酉太皇太后上官氏崩(以通鑑本紀修) 冬十一月齊楚地震大
雨雪(本紀) 御史中丞陳咸髡為城旦(以列紀修) 以京房為魏郡太
守尋徵下獄棄市(以本紀列傳修)

解題曰永光建昭間西羌反日蝕久青亡光陰霧不精
房上疏所言屢中天子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
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
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
奏考功課吏法(晉灼曰令丞尉治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輒遷有盜賊滿三日不覺則尉事也令覺之自除二尉負其罪率相准如此法) 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皆以房
言煩碎不可許上意鄉之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
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刺史復以為不可行唯御史大
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後上令房上
弟子曉知考功課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

願以為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為奏事以防壅
蔽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試以房為郡
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得除用
它郡人自第吏千石已下歲竟乘傳奏事天子許焉
房自知數以論議為大臣所非內與石顯五鹿充宗有
隙不欲遠離左右及為太守憂懼未發上令陽平侯鳳
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愈恐去月餘竟徵下獄
棄市餘見通鑑胡寅曰君臣之交有淺深交深者聖人
猶存不可則止之戒況交淺者乎房事元帝其交固淺
陳考功法帝雖向之而公卿朝臣皆以為不可又欲上

加親信而不量帝之屬聽不可恃也亦難乎其免矣房
學易不明其義徒以災變占候為事此易之末也易曰
不出戶庭何謂也子曰亂之所生也言語以為階君不
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房乃妄道所對上語於人致
石顯之言得入又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房言災變常中
既去朝占曰涌水出道人當逐死知不免矣猶上疏以
道高斥石顯其上還已是不自信其術也故占候前知
之學君子不貴焉惟明乎消息盈虛之理語默進退之
機以不失乎時中則易之道也
漢孝元皇帝建昭三年夏六月甲辰扶陽共侯韋玄成薨

(以本紀修)壬子晦日有食之不盡如鉤(以五行志修) 秋七月癸亥匡
衡爲丞相封樂安侯衛尉李延壽爲御史大夫(以百官表列傳修)
冬使護西域騎尉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矯發屯田吏士西
域胡兵襲擊郅支單于於康居殺之(以本紀古鑑修補)
漢孝元皇帝建昭四年春正月縣郅支首藁街十日告祠
郊廟群臣上壽置酒(以本紀修)
解題曰晉灼曰藁街在長安城門內顔師古曰蠻夷邸
在此街邸若今鴻臚客館
夏四月詔遣諫大夫博士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以本紀修)六
月甲申中山王竟薨(以本紀)藍田地震山崩雍霸水安陵岸崩

雍涇水逆流(以本紀修)
解題曰水經霸水從灞陵縣西北流注渭水涇水出藍
田縣藍田谷又左合滻水歷白鹿原又北逕軹道上有
霸橋又東逕新豐縣東北逕霸城南又北合於渭漢地
理志注涇水出安定郡涇陽縣西東南至馮翊陽陵縣
入渭涇陽宋原州平高縣陽陵宋京兆府高陵縣
漢孝元皇帝建昭五年春三月赦天下(以本紀修)夏六月庚申
復戾園(以本紀)壬申晦日有食之(以本紀)秋七月庚子復太上皇寢
廟園原廟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園(以本紀)徙濟陽王
康爲山陽王(以列傳通鑑修)

解題曰山陽故梁國景帝中六年爲山陽國武帝建武
五年別爲郡宋濟州單州襲慶府之地
漢孝元皇帝竟寧元年
解題曰應劭曰單于願保塞邊竟得以安寧故以冠元
顔師古曰應說讀竟爲境古字實同但此詔云邊垂長
無兵革之事竟者終極之言既無兵革中外安寧豈止
境上依本字讀義更弘通
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請罷備塞吏卒郎中侯應
陳十不可乃止(以本紀通鑑目錄修) 皇太子冠賜列侯嗣子爵五大
夫天下爲父後者爵(以本紀修) 三月丙寅以太子少傅張譚爲

御史大夫(以通鑑修)
解題曰石顯見馮奉世父子爲公卿著姓女又爲昭儀
在內心欲附之薦言昭儀兄謁者逡脩敎宜侍帷幄天
子召見欲以爲侍中逡請間言顯顓權天子大怒罷逡
郎官其後御史大夫闕群臣皆擧逡兄大鴻臚野王行
能第一天子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
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宮親以爲
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餘見通鑑文帝賢皇后弟竇廣
國欲以爲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與此政相類然天
下終不以元帝爲文帝者文帝斷之自己而元帝出於石

顯也
癸未復孝惠皇帝寢廟園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本紀）以
河南太守呂信臣為少府（以列傳）關內侯甘延壽為列侯賜陳
湯爵關內侯（以列傳）
解題曰初石顯欲以姊妻甘延壽延壽不取及丞相御
史亦惡其矯制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既至
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
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議
久不決劉向上疏言宜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於是下詔赦延壽湯罪令公卿議封焉（餘見通鑑）陳瓘

曰莎車之事望之援所見若衡於郅支則不能無阿石
顯之嫌張耒曰漢公卿論陳湯斬郅支賞其守常不通
者則曰是不當賞且開後奉使者乘危徼幸生事蠻夷
而奇其功憤其為庸臣所詘者則稱譽贊說宜以尊寵以
勸有功夫奮不顧身決計出奇以孤軍取其單于之頭
梟之槀街自漢擊匈奴以來未有能如此者而以一切
矯制生事謂之有罪而赦之不使有尺寸之賞此天下
皆知其不近人情欲使朝廷遂厚賞之一不問其矯制
則人臣不待命而有功者將得以要我故劉向之論善
矣而未盡也夫所惡夫賞矯制而開後患者謂其功可

以相踵而比肩者也陰山之北凡幾單于自漢擊匈奴
獨一陳湯得單于耳若裂地封湯而著之令曰有能矯
制斬單于如陳湯者無罪而封侯吾意漢雖欲再賞一
人焉雖數十年未有繼也何遽有邀功生事之憂哉
帝欲廢太子立山陽王康駙馬都尉侍中史丹泣諫乃止
（以列傳通鑑綱目修）五月壬辰帝崩于未央宮（本紀）罷太上皇孝惠孝
景皇帝廟寢孝文太后孝昭太后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
寢園（本紀）
解題曰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帝廟至惠
帝尊高帝廟為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為太宗廟所嘗

行幸郡國各立廟宣帝復尊孝武廟為世宗廟凡祖宗
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顏師古曰六十八者郡國之數也百六十七所宗廟之數也）
而京師自高祖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
居陵旁立廟并為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顏師古曰
寢者陵上正殿若路寢便殿者寢側之別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
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晉灼曰漢儀注宗廟一歲為十二祠五月嘗麥
六月七月三伏立秋貙婁又嘗粢八月先夕饋飧皆一太牢酎祭用九太牢十月嘗稻又飲蒸二太牢十一月
嘗十二月臘二太牢又每月一太牢如閏加一祀與此上十二為二十五祠）便殿歲四祠又
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
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

所元帝時貢禹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永光四年乃下詔先議罷郡國廟丞相玄成等七十人以為宗廟在郡國宜無修奏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後月餘復下詔曰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著親親也惟大禮未備戰栗恐懼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玄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顏師古曰迭互也親盡則去故毀迭也）毀廟之主臧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一祫也（顏師古曰殷大也禘諦也祫合也一祭之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顏師古曰昭穆者父子號其序也昭明也穆美也以晉諱改昭為韶）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顏師古曰所從出也）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七廟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臣愚以為高帝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為孝文皇帝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為孝武皇帝宜為世宗之廟諫大夫更始等十八人以為皇考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於是上重其事依違者年乃下詔曰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漢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孝宣皇帝為後於義壹體（顏師古曰[illegible]）孝景皇帝及皇考皆親盡其正禮儀玄成等奏曰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景皇帝為昭孝武皇帝為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為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脩奏可後歲餘匡衡為丞相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上少弟楚孝王亦夢焉上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上疾連年遂盡復諸所罷寢廟園至是元帝崩衡奏言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親未盡孝惠孝景廟親盡宜毀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昭哀后武哀王祠請悉罷勿奉從之歲餘成帝以無繼嗣河平元年復太上皇寢廟園世世奉祠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并食於太上寢廟如故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損

益之禮不敢有與迭毀之次當以時定於是光祿勲彭宣等五十三人皆以為孝武皇帝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禮記王制及穀梁傳天子七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師古曰言非常數故云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繇是言之宗無數也（李奇曰歆謂宗不在七廟中者謂有德者多占七廟其說擬是）數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歆又以為禮去事有殺（師古曰去謂除也殺漸也去音丘呂反殺音所例反）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張晏曰去祧為壇去壇為墠而祭也顏師古曰祧遠祖也築土為壇除地為墠）大禘則終王（師古曰終謂每一王終新王即位乃來助祭）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如淳曰游猶流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為重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自貢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為墟失禮意矣平帝元始中大司馬王莽奏本始元年丞相義等議孝宣皇帝親曰悼園置邑三百家至元康元年丞相相等奏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臣愚以為皇考廟不當立又孝

文太后南陵孝昭太后雲陵園陵名未正謹與大司徒晏等百四十七人議皆曰孝宣皇帝以兄孫繼統為孝昭後以數故孝元世以孝景及皇考廟親未盡不毀此兩統貳父違於禮制臣請皇高祖考廟奉明園毀勿修罷南陵雲陵為縣奏從之議（定陶共皇丁傅后之事王莽方指為寄貴抑君之過以取名又曾孫平帝陽純氏故建明皇考廟才富立太后趙太后陵名未正乎是手皆從和傳會其說也）

朱熹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大夫士降殺以兩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不遷（宗亦曰世室亦曰祧鄭康成曰遠廟曰祧周為文武之廟是主藏焉先公之主藏於后稷之后先王之主藏於文武世室明堂有文世室武世室鄭康成曰世室者不毀之名也）二昭二穆為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為[illegible]穆數今新死者當）（祔昭之則毀其高祖之廟而祔于[illegible]當祔于穆之者其高祖之故廟而祔新死者于祖之故左[illegible]其于祖之主于）（序昭穆昭則常為皆動而穆不動故虞之明日祔於祖父曾穆代居其家故為之祭以告新舊之神也元）（豈何拘直張孫以為說而陰則非之日穆者父于之親方其為父則以昭其為子則穆豈可膠拘壇立）（於王右昭之於左以周制言之則太王親盡去右遷而為墠王季親盡去左武而為穆之右遷後無嫌緣不知昭）（本以廟之居東居西主之向南向並而得名為不父子之昭也又父居子之況則穆之子又安得後為）（其壇墠之左右亦為去廟之後主藏夾室而又有祭且壇墠又皆一而已昭不可以越壇而墠穆于可之）（以有壇而無墠故遷進而無嫌若廟之有昭穆可以否由其序而毀遷也昭穆之分自始封以下入廟之）（特使有定次後雖百世不亂移易而其尊卑則不以是而可紊也）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于祖父者也三代之制大略如此漢承秦

徹不能深考古制貢禹韋玄成匡衡之徒雖欲正之而
鑿不能以盡合旋亦廢罷

六月己未太子即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皇后曰皇太后 本紀

解題曰帝既即位丞相匡衡知帝有湎色之失上疏勸
上正妃匹之際究經學之意謹威儀之則以明慎始之
道上敬納其言然諒闇受朝乃末世弊習衡曾不能正
其原乃謂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願
留神動靜之節使群下得望盛德休光是不揣其本而
齊其末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者也

以元舅侍中衛尉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
事 以本紀修 秋七月丙戌葬渭陵上謚曰孝元皇帝大赦天下
本紀

大事記續編卷之三

大事記續編卷第四

金華王禕子充著

漢孝成皇帝建始元年春正月乙丑悼皇考廟災 以本紀五行志修
石顯徙長信中太僕丞相御史奏免顯官徙故郡自殺
以列傳修

解題曰石顯貴幸專權為姦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
譚皆阿附畏事顯不敢言成帝初遷顯為長信中太僕 顏師古曰皇后之官
不復典權衡譚乃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司
隷校尉王尊劾奏丞相御史知顯等顓權擅勢大作威
福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
上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舉奏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
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
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餘見通鑑 胡寅曰尊謂譚知顯等專擅執不以時奏白行罰無大臣輔政之義當矣而論其言百官畏顯甚於主上卑君尊臣則非也顯殺蕭望之與張猛誅京房究陳咸百官重足一迹其視元帝猶嬰亦獨譚奏之言上心豈可指為尊臣卑君乎然之於前而敢劾之於後固賢於不劾者且顯誅此兇徒死少伸天下之憤衡譚之責亦少塞矣當皆舉多是尊著未見其是也

有星孛于營室 本紀 立故河間王元弟良為王 本紀 罷上林詔
獄 以本紀修

解題曰顏師古曰漢舊儀云上林詔獄主治苑中禽獸

宮館事屬水衡
二月壬子封舅諸吏光祿大夫關內侯王崇爲安成侯(譚[illegible])
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以本紀修)
解題曰按長曆壬子二月也通鑑不書二月恩澤侯表
可攷今從之
夏四月黃霧四塞博問公卿大夫王鳳乞骸骨不許(以五紀傳)
[illegible]心御史中丞薛宣論部刺史苛政(以通鑑列傳)六月青蠅集
未央宮殿中(以本紀修)秋罷上林宮館希幸者(以本紀修)八月有兩
月相承晨見東方(本紀)九月戊子流星光燭地貫紫宮(以本紀修)
冬十二月作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是日大風拔甘
泉畤中大木(以本紀修)
解題曰應劭曰天郊在長安城南地郊在長安城北長
陵界中按周制冬至祀天於南郊之圜丘夏至祀地於
北郊之方澤漢承秦敝自武帝以來祀天於甘泉五畤
祀后土於汾陰至是用匡衡等議始作南北郊復古制
也詳見元始五年解題
漢孝成皇帝建始二年春正月罷雍五畤及陳寶祠(以本紀及)
(郊祀志修)辛巳帝始祀南郊(以紀志修)詔減賦錢筭四十(以本紀修)
解題曰孟康曰本筭百二十今減四十爲八十
[illegible]月爲[illegible]陝(以本紀修)二月詔三輔內郡舉賢良方正(以本紀)三月

北宮井水溢出(以本紀)帝祀后土于北郊(以本紀修)立妃許氏爲皇
后(以外戚傳修)罷六廐技巧官(本紀)夏大旱(本紀)減乘輿馬(本紀)匡衡奏
罷郡國祠四百餘所山川羣祠百二十餘所(以郊祀志漢紀修)荀悅
匈奴呼韓邪單于死子復株累若鞮單于立(以列傳修)
解題曰按匈奴傳匈奴謂孝曰若鞮自呼韓邪與漢親
密見漢諡帝爲孝慕之故皆稱爲若鞮
[illegible]孝成皇帝建始三年春三月賜孝弟力田爵二級(以本紀修)
秋關內大雨(以漢紀荀)[illegible]言大水至(以本紀修)八月許嘉免(以列傳修)
解題曰許嘉自元帝時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已八九
年及成帝立復以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與嘉並杜欽
以爲故事后父重於帝舅乃說鳳曰車騎將軍至貴
宜尊之敬之無失其意衛將軍之日盛於蓋侯([illegible])
([illegible])將軍察焉又之上欲專委任鳳
策嘉以特進就朝位([illegible])
九月遣諫大夫等循行天下(以本紀修)張譚免(通鑑)冬十月光祿
大夫尹忠爲御史大夫(百官表)十二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夜
[illegible]未央宮殿中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以本紀修)
解題曰合陽侯梁放舉杜欽太常陽城侯劉慶忌舉谷
永欽延年之子永吉之子也欽對曰日蝕地震陽微陰
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妾者夫之陰也[illegible]中國之[illegible]

□嗜欲日蝕三十六地震五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
臣下或婦乘夫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
竊觀人事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
親屬無乖剌之心關東諸侯無強大之國三垂蠻夷無
逆理之節殆為後宮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戊未土也土
者中宮之部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
寵相害而為患者唯陛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
游躬節儉理萬事永對曰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
人日食地震同日俱發欲令不遠豈陛下志在閨門未
卹政事不慎舉錯婁失中與內寵太盛女不遵道嫉妒

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
妾得意謁行於內勢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惑亂陰陽二
人所言其指相類
越巂山崩本紀丁丑匡衡免為庶人以百官表列傳修
漢孝成皇帝建始四年春正月癸卯隕石于亳四于肥累
二以五行志修罷中書宦官初置尚書員五人本紀
解題曰臣瓚曰漢初中人有中謁者令孝武加中謁者
令為中書謁者令置僕射宣帝時弘恭為令石顯為僕
射至是乃罷其官按六典通典則謁者令下言謁者省也被刑之人後漢書令
初元初蕭望之以為中書百官之本宜以賢明之選更用士人元帝不聽至是始罷中書宦
記者令奪其所典尚書之事成增置尚書員奉尚書令曹成帝始置五人一人為僕射四人分四曹應劭謂
四員成帝初置成帝加其一司馬部曹三成帝所置非已五人常侍曹二千石曹民曹主客曹三公曹也光
武分為六曹又分南北主客為六曹都有吏部左民客曹侍五兵度支曹五曹晉初有吏部三公客曹駕部
也因之又六曹江左有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度支五曹家尚書陳之後有吏部度支左民部五兵尚書亦有
至隋始不常置唐有文帝兵刑户工六部
三月甲申左將軍樂昌侯王商為丞相以百官表列傳修夏四月
雨雪復召直言之士對策白虎殿以列傳修
解題曰策曰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義
何上用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以當世之治何務杜
欽對曰臣聞玩色無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

愛寵偏於一人愛寵偏於一人則繼嗣之路不廣而嫉
妒之心興矣唯陛下純德普施無欲是從則眾庶咸悅
繼嗣日廣萬事之是非何足備言谷永對畢因曰臣前
幸得條對災異之效陛下委棄不納而更使方正對策
背可懼之大異問不急之常論廢承天之至言角無用
之虛文呂祖謙曰我其所問謂之虛文不急乎豈欲末殺災異滿讕誣天
□□古曰末音先□反讕音來□反上復問永永對以日食發婁孔度占
在皇后地震蕭牆之內咎在貴妾師古曰掖掖庭也二者俱發明
同占與人共掩制陽將害繼嗣也時上委政王鳳議者
多□咎焉永陰欲自託乃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一

單之譽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所
百官盤互親疏相錯骨肉大臣小心畏忌無毛髮之辜
竊恐陛下垳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重失天心陛下誠
奮乾剛之威平天覆之施使列妾人人更進益納宜子
婦人以遇天所開右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旹對者數
十人永與欽為上第焉

五月中謁者丞陳臨殺司隸校尉於殿中（以本紀修）秋桃李實
（本紀）大雨水河決館陶及東郡金隄灌四郡（以本紀溝洫志修）

解題曰禹所治河凡九道下流疏通可以分殺水勢故
河久不為患至漢九河故道盡滅而決屯氏靈鳴犢口

通兩川分流其後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
川兼受數河之任故雖高增隄防而易為泛溢至是遂
決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溢兖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
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深者三丈壞敗官
亭室廬且四萬所餘見通鑑

冬十一月壬戌少府張忠為御史大夫（以百官表修）

漢孝成皇帝河平元年

解題曰宋庠紀年通譜詔王延世隄塞河輒平改元

春河隄成三月以河隄使者王延世為光祿大夫賜爵關內
侯改元賜吏民爵（以本傳修）

解題曰酈道元水經注河北決於館陶縣分為屯氏河
成帝之世河決館陶及東郡金隄上使王延世塞之是
水亦斷屯氏故瀆東北屯氏別河出焉別河故瀆東北
逕信城縣張甲出焉地里志注張甲河及瀆首受屯氏
別河於信城縣張甲河及瀆北絕清河於廣宗縣分為
二瀆餘見通鑑

夏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不盡如鉤詔百官陳過失（以本紀五行志修）

解題曰劉向對曰四月交於五月月同孝惠日同孝昭
其占恐害繼嗣時許皇后專寵後宮希得進見又數有

災異劉向谷永等皆陳其咎在後宮（劉向之說後宮無異於谷永然亦諸附王氏其禍至骨肉永之自託於王氏忠邪異矣）於是省減椒房掖廷用度皇
后上疏以為不可行上采劉向谷永之言以報餘見通
鑑

九月復太上皇寢廟園（本紀）

解題曰初帝玄成奏罷太上皇寢園至是給事中平當
言周公成文武之業而制禮作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
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后稷而以配
天高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
太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孝

之至也上納其言朱熹曰后稷本封於邰而不窋已失
於戎狄公劉太王又再遷而後定文武之興何嘗由
於后稷但推其本始爲出於此故不可不祭而祭之不
可以不尊耳豈計其功德之小大有無哉然周人雖以
后稷爲太祖而祭法亦曰祖文王而宗武王是乃所謂
祖有功而宗有德之意故自爲世室而百世不遷或謂
親無功業亦當祧是英雄以得天下自己力爲之並不
與祖也又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
乎

詔罷陰符法 以通鑑目錄修

東人事記卷四 八

解題曰是哀帝建平三年光武建武十四年 解題

漢孝成皇帝河平二年春正月沛郡鐵飛 以本紀五行志修 夏四
月楚國雨雹大如釜 五行志 徙山陽王康爲定陶王 以列傳修 六
月封王譚爲平阿侯商爲成都侯立爲紅陽侯根爲曲陽
侯逢時爲高平侯 以本紀修

漢孝成皇帝河平三年春正月楚王囂來朝 以本紀修 二月丙
戌犍爲地震山崩雍江水逆流 以本紀修 秋八月乙卯晦日有
食之 以本紀 光祿大夫劉向等校中秘書 以本紀 使謁者陳農求遺
書 以本紀修 河決平原命王延世塞之 以溝洫志通鑑目錄修 劉向奏洪
範五行傳 以列傳修

解題曰歐陽脩五行志序曰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而其
爲物最大且多者有五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
五曰土其用於人也非此五物不能以爲生而闕其一
不可是以聖王重焉夫所謂五物者其見象於天也爲
五星分位於地也爲五方行於四時也爲五德稟於人
也爲五常播於音律爲五聲發於文章爲五色而總其
精氣之用謂之五行自三代之後數術之士興而爲災
異之學者務極其說至舉天地萬物動植無大小皆推
其類而附之於五行曰五行之屬以謂人稟五行之全
氣以生故於物爲最靈其於動植之類各得其氣之偏

東人事記卷四 九

者其發爲英華美實氣臭滋味羽毛鱗介文采剛柔亦
皆得其一氣之盛至其爲變怪非常失其本性則推以
事類吉凶影響其說尤爲委曲繁密蓋王者之有天下
也順天地以治人而取材於萬物以足用若政得其道
而取不過度則天地順成萬物茂盛而民以安樂謂之
至治若政失其道用物傷天民被其害而愁苦則天地
之氣沴三光錯行陰陽寒暑失節以爲水旱蝗螟風雹
雷火山崩水溢泉竭雪霜不時雨非其物或發爲氛霧
虹霓光怪之類此天地災異之大者皆生於亂政而考
其所發驗以人事往往近其所失而以類至然時有推

之不能合者豈非天地之大固有不可知者邪若其諸物種類不可勝數下至細微家人里巷之占有考於人事而合者有漠然而無所應者皆不足道語曰迅雷風烈必變蓋君子之畏天也見物有反常而為變者失其本性則思其有以致而為之戒懼雖微不敢忽而已至為災異之學者不然莫不指事以為應及其難合則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蓋自漢儒董仲舒劉向與其子歆之徒皆以春秋洪範為學而失聖人之本意至其不通也父子之言自相戾可勝歎哉昔者箕子為周武王陳禹所有洪範之書條其事為九類別其說為九章謂之

九疇考其說初不相附屬而向為五行傳乃取其五事皇極庶證附於五行以為八事皆屬五行歟則至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之類又不能附至俾洪範之書失其倫理有以見所謂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也然自漢以來未有非之者又其祥眚禍痾之說自其數術之學故略存之庶幾深識博聞之士有以考而擇焉夫所謂災者被於物而可知者也水旱螟蝗之類是已異者不可知其所以然者也日食星孛五石六鷁之類是已孔子於春秋記災異而不書其事應蓋慎之也以謂天道遠非諄諄以諭人而君子見其變則知天之所以譴告恐懼脩省而已若推其事應而有合有不合有同有不同則將使君子怠焉以為偶然而不懼此其深意也蓋聖人慎而不言如此而後世猶為曲說以妄意天此其不可以傳也

漢孝成皇帝河平四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賜孝弟力田爵二級（以本紀修）三月癸丑朔日有食之遣光祿大夫博士丁一人行瀕河郡舉敦厚有行能直言之士（以本紀修）壬申長陵臨涇岸崩雍涇水（本紀）夏四月壬寅收王商印綬商發病死（以百官表列傳修）

解題曰商為左將軍而王鳳顓權驕僭商論議不能平

鳳知之亦疏商建始三年秋民相驚大水至長安中大亂天子召公卿議鳳以為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城以避水商獨曰此必訛言也問之果訛言上於是壯義商之固守而鳳大慙商為丞相鳳連昏楊彤為琅邪太守郡有災害商部屬按問（顏師古曰部屬差次其屬令治之）鳳重怨商使人上書言商閨門事天子以為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固爭先是皇太后嘗詔問商女欲以備後宮商意難之及為鳳所中惶怖乃因新幸李倢伃家白見其女會日食太中大夫張匡上書言商誣罔不大臣節宜[illegible]問制曰勿治鳳固爭之商[illegible]三日

嘔血死餘見通鑑呂祖謙曰商之拒鳳者以區區之正也以正獲罪雖不免猶足以自立於世柰何改行詭道以不正而濟之身名俱辱宜哉荀悅論曰王商言水不至非以見智也非以求合也將欲忠主安民事不得已而鳳以為根據使之害鳳也非欲求媚也非以高左右也固但於心將以救上而嘗附議以為將至於死其可痛乎附

八月丙戌光祿大夫給事中領尚書事張禹為丞相封安(以百官表列傳修)

解題曰禹善論語上之為太子也受論語於禹及即位賜爵關內侯拜為諸吏光祿大夫給事中領尚書事王鳳專權而上方鄉經學敬重師傅禹與鳳並領尚書

心自不安數上書乞骸骨欲退避鳳上不許撫待愈厚遂代王商為丞相夫商以忤鳳死則禹之貴顯固其宜哉

六月戊楚孝王囂薨(以傳)以司隸校尉王章為京兆尹(以百官表修)

山陽火生石中改元(以本紀修)

漢孝成皇帝陽朔元年

解題曰應劭曰時陰盛陽微故改元陽朔欲陽之蘇息也顏師古曰朔始也以火生石中言陽氣之始

春二月丁未晦日有食之(紀本)冬王章下獄死(以本紀修)

解題曰章字仲卿泰山人也[illegible]上謂王氏

[illegible]子爾長留侍我矣恭王因留國邸大將軍鳳心不便恭王在京師會日食鳳因言陰盛之象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故天見戒宜遣之國王辭去上與相對涕泣而決(日食向或歸咎後宮或歸咎王氏則諱言不聽也至時智篇王鳳定陶王皆説於稀)章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皆鳳專權蔽主之過天子召見章曰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為大臣專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咎於定陶王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顓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食陰侵陽臣顓君

之咎鳳不內自省責反歸咎善人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不肯詘節隨鳳委曲卒用閨門之事為鳳所罷文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為宜子內之後宮(王商以內其女春之,君不事之詞王鳳之內張美人則谷永為之説謂宜內宜子婦人毋擇賢字微章執謀發其姦)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選忠賢以代之上聞章言感悟謂章曰君試為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奏封事薦中山孝王舅琅邪太守馮野王上方倚欲以代鳳時太后從弟子侍中音具知章言以語鳳鳳聞之稱病出就第欲令鳳上疏謝罪文指甚哀[illegible]

為不食帝忍㦧復起鳳就位鳳心慙欲遂退欽從謝之
曰將軍輔政十年變異不已故乞骸骨歸咎於身是無
屬之臣執進退之分潔去就之節者耳非主上所以待
將軍將軍所以報主上也唯將軍不為四國流言自疑
於成王以固至忠鳳復起視事上令尚書劾奏章章死
詔獄既死衆庶冤之以譏朝廷欽欲救其過復說鳳宜
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並見郎從官展盡其意以明示四
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鳳白行其策
餘見通鑑呂祖謙曰亡漢者杜欽也罪甚於張禹又曰
石顯事貢禹而人以為不諧殺蕭望之甚矣欽之姦似

顯也

漢孝成皇帝陽朔二年春寒詔務順四時月令(以本紀修)夏四
月丁卯侍中太僕王音為御史大夫(以百官表列傳修)
解題曰音既列於三公於是王氏愈盛五侯群弟爭為
奢侈遺賂珍寶四面而至然皆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
相高尚賓客滿門競為聲譽陳璀曰武帝之所切齒成
帝之所優容
秋關東大水遣諫大夫博士行視(以本紀修)八月定陶恭王康
薨(以本紀修)詔舉博士(以本紀修)是歲徙信都王興為中山王(以本傳修)

漢孝成皇帝陽朔三年春三月隕石東郡八(本紀)夏六月潁
川鐵官徒作亂討平之(朱熹通鑑綱目)秋八月陽平敬成侯王鳳
薨九月王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平阿侯王譚
位特進領城門兵(以列傳修)冬十一月丁卯光祿勳于永為御
史大夫

漢孝成皇帝陽朔四年春正月詔二千石勸農桑(以本紀修)夏
四月雨雪(本紀)秋九月壬申東平思王宇薨(本紀)少府王駿為
京兆尹(以)

漢孝成皇帝鴻嘉元年春正月癸巳薛宣為御史大夫(百官
表)二月壬午帝幸初陵以新豐戲鄉為昌陵縣奉初陵(以本
紀修)帝始為微行(本紀)三月庚戌張禹以列侯朝朔望夏四月

庚辰御史大夫薛宣為丞相封高陽侯王駿為御史大夫
(以百官表列傳修)六月封王音為安陽侯(以百官表列傳修)冬黃龍見真
定(本紀)匈奴復株累單于死弟搜諧若鞮單于立(以列傳修)

漢孝成皇帝鴻嘉二年春帝幸雲陽(以本紀修)三月博士行大
射飲酒禮有飛雉升堂而雊後集諸府又集承明殿詔舉
惇厚有行義能直言者(以本紀修)夏徙郡國豪傑貲五百萬以
上五千戶于昌陵(以紀傳修)五月癸未隕石于杜郵三(以五行志修)
六月立中山王倩從父弟子雲客為廣德王(以列傳諸侯王表修)是
歲城陽哀王雲薨無子國除(本紀)

漢孝成皇帝鴻嘉三年夏四月令吏民得買爵(本紀)大旱(本紀)

五月乙亥天水冀南山大石鳴以五行志修王氏皆貴詔尚書
奏文帝誅薄昭故事王音等藉藁請罪乃已以傳修秋八月
乙卯孝景廟闕災以本紀修冬十一月甲寅廢皇后許氏以本紀修
解題曰按通鑑上微行過陽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
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姿性尤醲粹左右見之皆
嘖嘖嗟賞有宣帝時披香博士淖方成在帝後唾曰此
禍水也滅火必矣姊弟俱為倢伃貴傾後宮於是飛燕
譖告許皇后班倢伃挾媚道祝詛後宮詈及主上許后
廢處昭臺宮而班倢伃共養太后於長信宮淖方成之說不見於
漢史而出於伶玄所撰趙飛燕外傳此後世僞書不可取信禍水之言尤淺陋

大事記卷四　十六

廣漢男子鄭躬作亂攻官寺以本紀修
漢孝成皇帝鴻嘉四年春正月詔青幽冀部水旱遣使者
循行以本紀修秋雨魚於新都以五行志修勃海清河溢以本紀
解題曰河水溢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
所李尋等奏言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
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
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於
是遂止不塞滿昌等數言百姓可哀上數遣使者處
振贍之陳曄曰此最治河之上策也待朝臣言然後決
之今亦已晚矣明不先計以順之心恐貽則不小

不足惜也
冬鄭躬等犯四縣尋伏誅以本紀修是歲王譚卒成都侯王商
位特進領城門兵以列傳修
解題曰上悔廢譚不輔政而薨乃復進商領城門兵置
幕府得舉吏如將軍杜鄴見車騎將軍音前與平阿侯
譚有隙即說音宜承順聖意加異往昔每事凡議必與
及之音由是與商親密二人皆重鄴
漢孝成皇帝永始元年春正月癸丑太官凌室火戊午戾
后園闕火以本紀夏四月乙亥封倢伃趙氏父臨為成陽侯諫
大夫劉輔上書諫論為鬼薪以傳修

大事記卷四　十七

解題曰成帝欲立趙倢伃為皇后皇太后嫌其所出微
甚難之乃先封倢伃父臨為列侯輔上書諫謂觸情縱
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惑
莫大焉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秘獄顏師古曰獄令丞宦者
之主理婦人女官也群臣莫知其故於是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右
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俱上書曰公卿
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衆人有懼心精銳銷
耎莫敢盡節正言臣等竊深傷之迺徙繫共工獄顏師古
減死罪一等論為鬼薪餘見通鑑孟康曰中朝內朝也大司
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

中也宣元以來成下於中朝載議於中朝或遣中朝雜問或中朝上書外朝不與則中朝之任益重矣
五月乙未封舅子侍中光祿大夫王莽為新都侯(以本紀恩澤侯表修)
六月丙寅立倢伃趙氏為皇后(以本紀修)秋七月罷昌陵及
故陵勿徙吏民(本紀)立城陽哀王弟俚為王(本紀)八月丁丑太
皇太后王氏崩(本紀)
解題曰宣帝邛成王后也
九月黑龍見東萊(以本紀修)丁巳晦日有食之(以五行志修)
漢孝成皇帝永始二年春正月己丑安陽敬侯王音薨(以本紀修)二月癸未夜星隕如雨繹繹未至地滅(以本紀五行志修)乙酉
晦日有食之(本紀)

解題曰谷永以京房易占對曰元年九月日食酒亡節
之所致獨使京師知之四國不見禍在內也今年日食
賦斂不得度民愁怨之所致所以四方皆見京師陰蔽
禍在外也
詔百寮條奏可省減者又詔關東比歲不登吏民以食貧
民助縣官振贍者賜爵有差(以本紀修)三月丁酉王商為大司
馬衛將軍紅陽侯王立位特進領城門兵(以列傳修)京兆尹翟
方進為御史大夫(百官表)光祿大夫劉向上書言王氏帝不
用(以列傳修)
解題曰昔上無繼嗣政由王氏災異浸甚向雅奇陳湯

智謀謂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
幸得以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身為宗室遺老歷事
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
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曰王氏一門乘朱輪華轂者二
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
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遠絕宗室之任
不得令給事朝省恐與己分權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
貴未有如王氏者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不並
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宜黜遠外戚毋
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使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

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
通鑑以此疏載之陽朔二年王鳳未死之前以疏言大
將軍用事故也攷向本傳向諫作昌陵又次列女傳以
諷趙衛之屬(趙皇后衛倢伃也)然後載所上封事則所謂大將軍
者蓋追言鳳事耳今附見于王商為衛將軍之後且陳
湯亦以是年方徙燉煌云餘見通鑑(王師古曰漢宗七國之變誅遠同姓)
(忠呂審之觀近外戚蓋情外者易陳而情內者易親易陳者知其懸而易親者忠其毛成帝書王氏用事室)
(氏從弟王子弟請朝廷而望氏違老獨向一人周旋列大夫三十餘年不得為九卿向不避同姓之嫌反覆)
(蕭外戚同姓詞語深切帝年為之感動而不能奪王氏之擢也豈非以習近事寧信外戚不信同姓耶)
左遷侍中張放社地都尉(以通鑑修)冬十一月己丑薛宣免(以

庶人翟方進左遷執金吾壬子翟方進爲丞相封高陵侯
諸吏散騎光祿勳孔光爲御史大夫 以百官表列傳修 帝幸雍祠
五時 以本紀修 十二月賜常侍王閎侍中衛尉淳于長爵關內
侯 以紀傳修 徙陳湯燉煌 以通鑑修
漢孝成皇帝永始三年春正月己卯晦日有食之遣太中
大夫等循行天下與部刺史舉敦樸遜讓有行義者 以本紀修
夏大旱 以五行志修 冬十月庚辰復甘泉汾陰雍陳寶祠 以本紀郊
祀志修
解題曰初帝用匡衡議罷甘泉泰時等祠而作南北郊
至是復因劉向言罷南北郊而甘泉汾陰諸祠皆復評

見元始五年解題
尉氏男子樊並山陽鐵官徒蘇令等作亂殺郡國長吏爭
伏誅 以本紀 故南昌尉梅福上書論昔政不報 以列傳通鑑修
漢孝成皇帝永始四年春正月帝幸甘泉郊泰時三月幸
河東祠后土 以本紀修 夏四月癸未長樂宮臨華殿未央宮東
司馬門災六月甲午霸陵園門闕災 以本紀五行志修 大旱 以五行志
修 詔禁奢僭踰制 以本紀修 秋七月辛未晦日有食之 以本紀 冬十
一月庚申衛將軍王商病免
漢孝成皇帝元延元年
解題曰宋庠紀元通譜義取元祚而更爲延始

春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以本紀 壬戌王商復爲大司馬衛將
軍 三月帝幸雍祠五時 以本紀修 夏四月丁酉無雲而雷
有流星從日下東南行燿燿如雨 以本紀文志修 大 秋七月有星
孛于東井詔內郡國舉方正直言極諫北邊二十二郡舉
勇猛知兵法者 以本紀修 封故相國蕭何後喜爲酇侯 以本紀修
解題曰通鑑載於永始元年本紀載於元延元年今從
本紀
冬十二月己未王商爲大將軍辛亥商薨庚申曲陽侯王
根爲大司馬驃騎將軍領尚書事 以百官表列傳修 吏民上書言
災異譏切王氏帝以問安昌侯張禹禹言天道災變難見

鄙儒新學誤人帝由此不疑故槐里令朱雲請斬禹帝怒
欲誅雲尋釋之 以列傳修
解題曰永始元延之間日食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
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
乃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
氏事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爲所怨
則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爲諸侯相殺或爲夷狄侵
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
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
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

以經術斷之上雖信愛禹由是不疑餘見通鑑胡寅曰日者衆陽所宗而受侵翳以天驗人非小變也或妻婦侵陵或臣子背叛或政權在下或夷狄亂華人君於此克自篤正則雖有災而無其應矣今禹條陳日食頻峙之諸侯相殺夷狄內侵之迹常而不端言臣子背上政權在下之近禍又畏避王氏而委曲其說且外家擅國其勢將移衆所共睹安得指為神怪而不語也正君臣之分杜禍亂之門收還主威杳塞變異是即性與天道安得指為不可聞而不告也且曰宜修政事以善應之當時善政之宜修孰有大於勢陵於主者乎凡禹數言

之中老蘇備易為方劍雖不得加而禹之誅於古不可免矣五侯初封黃霧四塞公卿多言太后諸弟王鳳政避位帝眷留之而鳳遂不去冢白象王商謹定陷王帝不、平王章因日食言其等帝發寢鳳又以太后不食故、悉而鳳款不去矣帝日尊王商悅修詔尚書奏誅薄聯故事王音亭謝罪帝附釋之而王氏之勢遂成及俠日食地震吏民言由王氏帝懼以問張禹禹為言不後疑而氏之勢不可敢矣使其物杜鉞谷水之劉精特正論而其後張而之當衆後世識拱王氏之盛豈至是哉除食議天予無忠臣補門有說客嗟乎山陳之所以亡於王氏也

是歲昭儀趙氏害後宮皇子以本紀修匈奴搜諧單于死弟車牙若鞮單于立以列傳修微張放尋出為河東都尉以通鑑修

漢孝成皇帝元延二年春正月帝幸甘泉郊泰畤二月幸河東祠后土遊龍門陟西嶽而歸以紀傳修

解題曰龍門東在絳州龍門縣西西在同州韓城縣北李復曰禹鑿龍門起於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至此山盡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束千數百里至此山開岸闊豁然奔放顏師古曰在今絳州龍門縣北

夏四月立廣陵孝王子守為王以本紀冬帝校獵長楊宮以本紀修

左曹中郎將光祿大夫段會宗殺烏孫小昆彌太子番丘賜爵關內侯以列傳括古鑑修

漢孝成皇帝元延三年春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壅江三日江水竭本紀

解題曰蜀郡秦惠王置漢因之東漢之末劉焉為益州牧自廣漢之雒移治於成都劉備取劉璋據其地魏咸熙中取之晉為成都國復置蜀郡為益州刺史治唐武德初為益州天寶又改蜀郡至德二年為成都府又分為劍南西川節度宋太平興國淳化嘗再降為益州尋復故地里志岷山在蜀郡湔道西徼外今茂州汶山縣江水所出也蜀以山近江原者通為岷山青城天彭諸山之脈連接皆古之岷山

二月丙午封侍中衛尉淳于長為定陵侯本紀三月帝幸雍祠五畤以本紀修中壘校尉劉向上書陳災異不用以列傳修

解題曰按向傳星孛于東井岷山崩向懷不能自已援上奏則在三年以後無疑通鑑以此疏云自建始以來

二十歲閏而日入食故載之元年以合二十歲之數下
知向謂二十歲閏入食耳非謂至此年二十歲也今從
本傳載於岷山崩之後（自建始至永始日凡二十食向上言八食蓋永始元年二十年日食）
（一則京師見而四方不見一則四方見而京師不見故不數耳）
漢孝成皇帝元延四年春正月帝幸甘泉郊泰畤（以本紀修）中
山王興定陶王欣來朝（以列傳通鑑修）二月罷司隸校尉官（以本紀）三
月帝幸河東祠后土（以本紀）甘露降京師（以本紀）隕石于關東二（以五行志修）

漢孝成皇帝綏和元年
解題曰〻庠紀年通譜綏安也義取安和以冠元

春二月癸丑立定陶王欣為皇太子賜諸侯王列侯金天
下當為父後者爵（以本紀修）戊午左遷孔光廷尉以廷尉何武
為御史大夫（以列傳修）封殷後孔吉為殷紹嘉侯三月及周承
休侯皆進爵公（以本紀修）帝幸雍祠五畤（以本紀修）夏四月建三公
官王根罷將軍為大司馬御史大夫何武為大司空封氾
鄉侯（以本紀通鑑修）
解題曰初漢與襲秦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至武帝
罷太尉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非有印綬官屬也何
武為九卿建言宜建三公官分職授任以考功効上以
問張禹禹以為然於是王根為大司馬賜印綬置官屬

而何武為大司空封列侯朱熹曰漢自古文尚書出方
有周官篇伏生口授二十五篇無周官故漢止置太尉
司徒司空為三公而無周三公三少古者天子置三公
三孤六卿侯國置司徒司馬司空牧誓立政所紀周是
時方為諸侯及周官篇則周已得天下矣所以不同（韓詩
外傳曰三公之德者何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以韓嬰時未見古文尚書也其後古文尚書既出故班
固百官表序言三公二孤與周官同）
秋八月庚戌中山王孝王興薨（以本紀修）匈奴車牙單于死弟烏
珠留若鞮單于立遣使求其地（以列傳修）
解題曰王介曰匈奴自宣帝末年款塞來朝今無故而

求其地自是始不誠服矣事見通鑑
冬十月王根免（以列傳修）十一月立楚王囂孫景為定陶王（本紀）
遣王立就國淳于長下獄死（以本紀傳）
解題曰翟方進劾奏紅陽侯立狡猾不道請下獄上遣
立就國方進復奏立黨友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閎
皆免官故光祿大夫陳咸歸故郡方淳于長用事方進
獨與長交稱薦之及長誅上以方進大臣為之隱諱方
進既復視事條奏長所厚善京兆尹孫寶等免二十餘人
建平侯杜業素與方進不平方進奏業聽請不敬免就
國及方進薨業上書言方進本與長深結厚更相稱薦

長孫大惡獨得不坐故事大逆朋友坐免官無歸故郡
者今坐長者歸故郡已深一等紅陽侯立坐子受長貨
賂故就國耳非大逆也而方進復奏立黨友朱博孫閎
陳咸皆免官歸咸故郡刑罰無平在方進之筆端衆庶
莫不疑惑餘見通鑑陳瓘曰以大逆誅者乃其所交通
推薦之人天子為之隱諱見留輙止無恥已甚又因其
事以復私怨鄉為通明相而其為如此
賜廢后許氏死紀修王莽為大司馬以列傳修
解題曰淳于長死莽以忠直擢名王根因乞骸骨薦莽
自代遂擢從侍中騎都尉光祿大夫為大司馬前此所

未有也莽外除定陵之偪內擴曲陽之位姦狀已備也
而世猶未覺何哉餘見通鑑
十二月罷部刺史置州牧秩二千石以本紀修
解題曰丞相方進大司空武議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
千石輕重不相準宜更置州牧以應古制乃罷刺史置
州牧秩二千石
犍為郡得古磬劉向因說帝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乃
議立辟雍按長安城南營向卒尋寢以禮樂志修萬增博士弟
子員三千人歲餘復故以儒林傳通鑑修
大事記續編卷第四

大事記續編卷第五

金華王禕子充著

漢孝成皇帝綏和二年春正月帝幸甘泉郊泰畤以本紀修二
月熒惑守心壬子切責丞相方進令自殺以本傳修大水以五行志修
大廄馬生角以五行志修三月帝幸河東祠后土以本紀修丙戌帝
崩于未央宮以本紀修左將軍孔光為丞相封博山侯以列傳修昭儀
趙氏自殺以列傳修復長安南北郊以本紀修夏四月丙午太子即
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賜
宗室馬吏民爵以本紀修葬延陵上謚曰孝成皇帝以本紀修高昌
侯董宏請立定陶太后傅氏為帝太后免為庶人以列傳修尊

定陶恭王為恭皇以本紀修五月丙戌立皇后傅氏以本紀修詔尊定
陶太后曰定陶恭皇太后丁姬曰定陶恭皇后封舅丁明
舅子丁滿皇后父傅晏皇太后弟侍中光祿大夫趙欽等
為列侯以本紀修
解題曰陳瓘曰撥亂反正者不長克己躬行則父而自
化哀帝自少聞王氏驕盈心不能善也克己躬行漸求
革王之理猝然以寵貴親屬為先欲陰諸傅以消王氏
就使享國長久此志終遂王莽傅盛何以相異且臨朝
委政大臣以則武宣適足以壓漢之脉而已矣事見通
鑑

六月罷樂府以本紀修益封河閒王良萬戶本紀詔中壘校尉劉
歆典領五經歆奏七畧以藝文志通鑑修
解題曰胡寅曰法家慘刻名家苛嬈墨則二本縱橫則
妾婦之道是皆五經之棄也其歸固是取乎若六經則
周儒者之所修也今列儒於九家而曰修六藝之術以
觀九家之言則修六藝者為誰耶歆之言其外如此事
見通鑑
詔限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關內侯吏民皆毋過三十頃
諸侯至吏民奴婢有差犯者沒入官尋寢以本紀食貨志修
解題曰蘇洵曰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縱不能

盡如周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三
年是又迫蹙平民使自壞其業非人情難用吾欲少為
之限而不禁其已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
以過吾限耳要之數世富者之子孫或不能保其地而
復於貧矣或者子孫出而分之以為幾矣如此則富民
所占者少而餘地多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為業夫不
驚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雖周何以
遠過此哉事見通鑑
齊三服官織綺繡皆止無作除任子令誹謗詆欺法嫁
掖庭宮人免官奴婢益吏三百石以下俸博士弟子父母

死予寧三年本紀
解題曰應劭曰漢儀注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年得
任同産若子一人為郎
秋七月丁卯王莽免尋以為特進給事中朝朔望以通鑑修庚
午左將軍領尚書事師丹為大司馬封高樂侯以列傳修遣王
根成都侯王況就國況免為庶人以列傳修九月庚申京師至
北邊地震三十餘處以五行志修定世宗為不毀之廟以朱熹綱目修
冬十月遣何武就國癸酉師丹為大司空以列傳通鑑修復置司
隷以百官表修
解題曰按百官表列傳哀帝改司隷校尉但曰司隷冠

進賢冠比司直
徵陳湯還通鑑
漢孝哀皇帝建平元年春正月隕石于北地十六以五行志修
免侍中新成侯趙欽成陽侯趙訢為庶人徙遼西以本紀修丁
酉光祿大夫傅喜為大司馬封高武侯以列傳修太皇太后王
氏詔王氏田非冢塋皆以予貧民前漢紀修
解題曰厚施於民陳氏所以傾齊以私田予貧民王氏
所以傾漢蓋王氏不師陳氏而偶爭合者也哀帝不能
明家施不出國之義以裁之豈未察其姦故耶
二月舉孝弟敦厚直言通政事可親民者以本紀修秋九月甲

辰隕石于虞二以五行志修郎中令泠褒等奏尊恭皇太后恭
皇后不宜引定陶之名宜爲恭皇立廟京師孔光傅喜師
丹不可免丹爲庶人尋以爲關内侯冬十月壬申京兆尹
朱博爲大司空以列傳修傳太后誣中山馮太后祝詛幷其弟
宜鄉侯參等皆自殺司隸孫寶請覆治馮氏獄坐下獄以列傳通鑑目錄修

漢孝哀皇帝建平二年春正月有星孛于牽牛以五行志修傅
喜免尋就國以列傳修三月罷大司空夏四月戊午朱博爲御
史大夫陽安侯丁明爲大司馬衛將軍以本紀百官表修乙亥孔
光免爲庶人朱博爲丞相封陽鄉侯以列傳百官表修詔恭皇不

宜稱定陶尊恭皇太后曰帝太太后恭皇后曰帝太后立
恭皇廟于京師以本紀修

解題曰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
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
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尊無二上重正統也當時
師丹等議謂成帝既爲定陶恭王立後則哀帝繼體成
帝持重大宗義不可復奉定陶祭而立廟京師其言可
謂達制禮之意矣哀帝徇私情廢正禮莫之能從惜哉
事見通鑑

復封董宏爲高昌侯免師丹爲庶人遣王莽就國以列傳修

解題曰傅太后丁姬皆稱尊號有司奏新都侯莽前爲
大司馬不廣尊尊之義請免爲庶人上曰莽與太皇太
后有屬勿免遣就國餘見通鑑胡寅曰姦人之欲圖大
事者必託於正以售其術若公道不出於朝清議不本
於上則投得竊而用焉哀帝背違大義悅泠褒段猶董
宏之邪說而不用孔光傅喜師丹之正諫於是王莽爲
大司馬先奏免宏次擯傅太后陞坐至於罷政就國而
不恤莽他未有建明獨惓惓定陶一事莽豈能賢哉政
將說激以遂其姦尔故士大夫以莽爲是而天下多寃
之再居柄任用儒術平寃獄治誣告黜諂人斯乃哀帝

行乖禮義倒持太阿而授之莽也使公道出於朝廷清
議本乎人主政事修理忠邪區分則雖百莽亦何能爲
哉事見通鑑

罷州牧復刺史本紀六月帝太后丁氏崩本紀改元太初元將
易號陳聖劉太平皇帝以本紀宋庠紀年通譜修

解題曰宋庠紀年通譜按本紀詔以建平二年爲太初
元年王莽傳莽自陳符命前孝哀皇帝下詔書更爲太
初元將元年今官本哀紀但稱太初元年太初武帝年
號世代未遠不容更襲舊名顔氏無訓注非史文之畧
蓋校讎者不曉其意又不參攷莽傳故削去二字但曰

元年前朝好本皆有元將二字事見通鑑
秋七月罷初陵勿徙民以本紀修八月罷改元易號事待詔夏
賀良等伏誅以列傳修盡復諸神祠以郊祀志修甲戌朱博有罪自
殺御史大夫趙玄減死二等論孔鄉侯傅晏削戶四分之
一以本紀百官表修
解題曰傅太后怨傅喜不已使孔鄉侯晏風丞相令奏
免喜侯朱博與御史大夫趙玄議玄許可博惡獨斥奏
以故大司空何武坐過免就國即并奏喜武請皆免庶
人上知傅太后素怨喜疑博玄承指即召玄詣尚書問
狀玄辭服有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宣等奏博

為臣不忠不道玄大不敬晏不敬臣請詔謁者召詣廷尉
詔獄制曰將軍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右將軍
蟜望等四十四人如宣言諫大夫龔勝等十四人以晏
本造謀宜與博玄同罪上減玄死罪二等削晏戶四分
之一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博自殺餘見通鑑
呂祖謙曰傅晏以風指諭朱博朱博奉傅晏之指其罪
一也而羣臣之議則以博為不忠不道而晏止為不敬
哀帝之用刑則殺朱博而晏止於削戶是法徒行於大
臣而不行於外戚也龔勝之議公矣哉又曰賈捐之之黨石顯朱博之
黨傅氏皆自以為固寵之至計而捐見誅博卒不免於死使其守道不貳未必不免也此可為小人之戒

九月光祿勳平當為御史大夫冬十月甲寅平當為丞相
賜爵關內侯京兆尹王嘉為御史大夫以荀悅漢紀通鑑修
孝哀皇帝建平三年春正月立廣德王雲客弟廣漢為
廣平王以本紀修癸卯帝太太后所居桂宮正殿災本紀三月己
酉平當薨以列傳百官表修有星孛于河鼓本紀夏四月丁酉王嘉
為丞相封新甫侯以列傳百官表修河南太守王崇為御史大夫
百官表六月立魯王勁子閔為王以諸侯王表列傳修冬十一月壬子
復泰畤后土祠罷南北郊以本紀修無鹽危山土起瓠山石立
東平王雲及后謁坐詛祝雲自殺謁棄市以本紀修左遷王崇
為大司農以百官表列傳修輕殊死刑以後漢列傳修

解題曰宣帝置廷平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刪定律令
未及修正元帝初立下詔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
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
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
可蠲除輕減者條奏成帝河平中復下詔曰甫刑曰五
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
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它比日以益滋自明習
者不知所由欲以曉喻眾庶不亦難乎其與中二千石
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死刑及可蠲除約者令
較然易知條奏有司不能廣宣上恩建立明制而徒鉤

摭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東觀記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哀帝建平三年輕除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葉適曰手殺人當如後世殺人無證情疑可閱之類餘）見建武十四年解題

漢孝哀皇帝建平四年春大旱（本紀）關東民傳行西王母籌（以本紀通鑑目錄修）二月癸卯封帝太太后從弟侍中傅商為汝昌侯尚書僕射鄭崇諫不聽（以紀傳修）丁卯諸吏散騎光祿勳賈延為御史大夫（以百官表修）賜侍中駙馬都尉董賢爵關內侯（以列傳通鑑修）

解題曰上欲封董賢等心憚王嘉使傅晏持詔書視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暴評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咎有所分不獨在陛下前定陵侯淳于長初封其事亦議大司農谷永以長當封衆人歸咎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譏餘見通鑑 呂祖謙曰嘉延以一身橫當董賢之衝忠矣然其書言暴評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此乃為董賢畫計也使哀帝今日下公卿議則明日董宏泠褒輩爭言當封矣大抵事有是非兩端事誠是耶則或出於君或出於臣其利一也事誠非邪則或出於君或出於臣其害一也故谷永任咎而成帝之咎不下於永孝哀斯分謗而亡泰之謗不分於斯安得謂之咎有所分乎

鄭崇下獄死孫寶免為庶人（以列傳通鑑修）

解題曰陳瓘曰封一傅商崇死寶免而趙昌得意人主之禍莫大於殺諫臣崇死則哀帝已矣事見通鑑

夏四月雨血山陽胡陵（五行志）六月尊帝太太后為皇太太后（本紀）秋八月辛卯封皇太太后同母弟子鄭業為陽信侯（以列傳修）

解題曰王太后之援田蚡而封苟參也成帝猶曰封田氏非正也至是則無復言之者矣事見通鑑

董賢及光祿大夫息夫躬南陽太守孫寵以告東平王封列侯（以百官表通鑑修）恭皇園北門災（本紀）左遷執金吾毋將隆沛郡都尉（以列傳修）諫大夫鮑宣上書論事語刻切帝優容之（以列傳修）

漢孝哀皇帝元壽元年春正月辛丑朔傅晏為大司馬衛將軍陽安侯丁明為大司馬驃騎將軍是日日有食之不盡如鉤詔公卿大夫陳過失舉賢良方正直言（以本紀百官表五行志修）

解題曰杜鄴對曰今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列位或典兵衛或將軍屯乃並置大司馬將軍

之官當拜之日晻然日食不在前後臨事而發欲令昭
昭以覺聖朝由後視前忿邑非之逮身所行不自鏡見
則以為可計之過者不報又徵孔光詣公車問日食事
光對曰陛下聖德聰明兢兢業業承順天戒敬畏變異
勤心虛己延見群臣思求其故然後敕躬自約總正萬
事光所對大氐皆委曲之辭無一語切於事者此所以
拜官加秩位次丞相踰月而歷御史至相位也
王嘉上封事論董賢帝不悅(以列傳修)
解題曰嘉奏封事曰恭皇廟寢今始作治而董賢亦起
官寺上林中又為賢治大第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厚

治宗廟為賢治器器成奏御乃行自貢獻宗廟三宮猶
不至此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並共賜使者護視發
取市物百賈震動道路讙譁群臣惶惑惟陛下愼已之
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鄧通韓嫣驕貴失度卒
陷罪辜所謂愛之適以害之者也(王嘉所言大指與宣同哀帝於宣)
(則能容之於嘉則不說何也宣閒小臣非帝所憚嘉位尊望重帝與賢固寵憚之言不合則死隨之矣)
賢良周護等對策訟王莽徵莽還(以列傳修)章奕傅晏罷官(以百官表
修)丁巳皇太太后傅氏崩稱孝元傅皇后(以紀傳修)遣息夫躬
孫寵就國躬尋伏誅(以列傳修)孔光為光祿大夫給事中位次
丞相(以列傳修)鮑宣上書拜為司隸(以列傳修)上欲益封董賢等千

嘉封還詔書奏封事諫召嘉詣尚書責問三月下獄死(以列
傳修)
解題曰按列傳漢紀尚書劾王嘉宣帝嘗使尚書召問
黃霸事下將軍中朝者光祿大夫孔光左將軍公孫祿
右將軍王安光祿勳馬宮光祿大夫龔勝司隸鮑宣等
十四人劾嘉應迷國不道法請與廷尉雜治勝獨以為
嘉備宰相陰陽不和諸事並廢咎由嘉生嘉坐薦相等
微薄以應迷國罔上不道恐不可以示天下遂可光等
奏光等請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制曰驃騎將軍御史
大夫等五十人以為如光等言可許議郎龔等以為嘉

言事前後相違不任宰相之職宜免為庶人永信少府
猛等十人以為聖王斷獄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
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銜怨而受罪明主躬聖德
重大臣廣延有司議欲使海內咸服嘉罪名雖應法聖
王之於大臣進之以禮退之以義誅之以行按嘉本以
薦相等為罪大臣括髮關械裸躬受笞非所以重國褒
宗廟也今春月寒氣錯繆霜露數降宜示天下以寬和
(陳傕曰孝文逮繫周勃賈生陳堂陛之設霍光持刑罰嚴杜延年輔之以寬猛益懿之矣餘見通鑑)
漢世每事必議乏通遂謂議能盡天下之心然類多逆
探風指以為向背其間無所回撓者殆無幾亦王嘉之

議漢存亡之所關也鮑宣遂至雷同附和若龔勝雖能小畏亦未免出入於其間獨猛等明白抗論而有匡國寛和之意嘉之死天也彼亦奈之何哉

夏五月乙卯孔光爲御史大夫秋七月丙午孔光爲丞相以列傳百官表修八月𢦏復封博山侯汜鄉侯何武爲御史大夫以百官表列傳修何武爲前將軍辛卯光祿大夫彭宣爲御史大夫以百官表列傳修鮑宣下獄髡鉗以列傳修九月乙卯丁明免以列傳修

解題曰丁明頗害董賢寵及王嘉死明甚憐之乃冊免明曰前東平王祠祭祝詛雲后舅伍宏以醫待詔禍甚迫切賴董賢以聞將軍位尊任重既不能折消未萌又不深疾雲宏之惡反痛恨雲等賢等獲封嫉妬忠良非毀有功後與丞相王嘉相比令嘉有休得以罔上其上驃騎將軍印綬餘見通鑑[illegible]祖議曰丁明章託外親備大臣王嘉之死當正救之坐視不救雖憐無益也東平之冤當正辨之坐視不辨雖恨無益也董賢之盛當正斥之坐視不斥雖疾無益也進退無據雖見黜免亦豈爲君子之所予哉

冬十一月光祿大夫韋賞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己丑薨以百官表列傳修

解題曰賞之用定陶王故也

十二月庚子董賢爲大司馬衛將軍領尚書事百官表孝列傳元廟殿門銅龜蛇鳴以本紀修是歲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博士弟子秦景浮屠經以魏書釋老志修

解題曰此佛法入中國之始也詳見永平八年解題

大事記續編卷第五

大事記續編卷第六

金華王禕子充著

漢孝哀皇帝元壽二年春正月匈奴單于烏孫大昆彌來朝（以通鑑修）三月壬辰晦日有食之（以天文志修）夏五月正三公官董賢為大司馬孔光為大司徒彭宣為大司空封長平侯（以紀修）

解題曰哀帝始以大司馬居大司徒之上自是遂為故事故後漢百官志先太尉而後司徒徐防之徒由司徒而為太尉

六月戊午帝崩于未央宮（以本紀）

解題曰蘇轍曰哀帝在國好禮節儉以來奉事於王氏及即位收攬威柄朝廷竦然而傅太后僭竊名號復寵任幸臣雖欲貶損王氏而身既失之何奈重臣所以貧之者多矣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二者帝皆失之其著王氏何哉

太皇太后之來未央宮收璽綬詔尚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兵皆屬王莽董賢自殺以王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以紀修）

解題曰太后遣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兵皆屬莽總政掃收兵權也按後漢

王閎傳哀帝臨崩以璽綬付董賢曰無妄以予人時國無嗣立內外恟懼閎白元后請奪之即帶劍至宣德殿後闥舉手叱賢曰宮車晏駕國嗣未立公受恩深重當俯伏號泣何事以持璽綬以待禍至耶賢知閎必死不敢拒之乃跪授璽綬閎馳上后朝廷壯之其事班固不載餘見通鑑（百官表尚書符節令中黃門皆屬少府期門兵屬光祿勳三輔黃圖未央宮有宣德殿闥宮中門也）

秋七月遣車騎將軍安陽侯王舜等迎元帝孫中山王衎（以傳紀修）貶皇太后為孝成皇后徙孝哀皇后於北宮（以本紀修）貶傅太后為定陶恭王母丁太后為丁姬（以列傳修）何武及左將

軍公孫祿免孔鄉侯傅晏等徙合浦遣武及王立就國八月廢孝成皇后孝哀皇后為庶人皆自殺（以列傳修）彭宣免就國（以列傳修）戊午右將軍王崇為大司空封扶平侯（以列傳修）九月辛酉中山王即皇帝位謁高廟年九歲太皇太后臨朝稱制王莽秉政百官總己以聽（以本紀修）孔光為帝太傅位四輔右將軍馬宮為大司徒封扶德侯（以列傳修）冬十月壬寅葬義陵上謚曰孝哀皇帝（以史記修）

漢孝平皇帝元始元年春正月益州塞外蠻夷獻白雉群臣言王莽功德比周公宜賜號安漢公賜民爵三月丙辰孔光為太師王舜為太保左將軍甄豐為少傅封廣陽侯

本紀四輔奉車都尉甄邯封承陽侯莽爲太傅幹四輔之事
號曰安漢公以通鑑列傳修
解題曰葉適曰王莽秉政纔四月而篡事已成蓋承諸
父之舊內外無非王氏之人故速捷如此事見通鑑
立故東平王雲太子開明爲王故桃鄉頂侯子成都爲中
山王封宣帝耳孫信等三十六人爲列侯賜太僕王惲等
二十五人爵關內侯置羲和官以本紀百官表修公卿奏言太皇
太后不宜親小事乃下詔令安漢公莽四輔平決州牧二
千石茂材吏以列傳修夏五月丁巳朔日有食之本紀六月拜帝
母衛姬爲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衛寳衛玄爵關內侯封周

公後公子寬爲褒魯侯孔子後孔均爲褒成侯以本紀恩澤侯表修
追謚孔子爲褒成宣尼公本紀
解題曰魏了翁曰古者弟子之於師子孫之於祖父尊
之而無以加也則稱字以別之字之至貴漢初猶然而
新莽不知仲尼之爲尊也妄爲作謚然宣尼之云未嘗
削其字也至追崇之典代增則以象謚爲重加封爲貴矣
漢孝平皇帝元始二年春黃支國獻犀牛本紀越巂郡上黃龍游江
中孔光等稱安漢公莽功德比周公大司農孫寳斥坐免官以列傳修
解題曰呂祖謙曰使平帝廷臣皆如寳則漢何自而亡事見通鑑
三月癸酉王崇謝病免夏四月丁酉甄豐爲大司空右將

軍孫建爲左將軍光祿勳甄邯爲右將軍以呂祖謙修紹封
宗室及功臣後爲王侯者百餘人朱熹通鑑綱目郡國大旱蝗安
漢公莽四輔三公卿大夫吏民皆獻田宅以口賦貧民本紀
光祿大夫龔勝太中大夫邴漢謝病歸以列傳修
解題曰策曰惟元始二年六月庚寅光祿大夫太中大
夫耆艾二人以老病罷太皇太后使謁者僕射策詔之賜
帛及行道舍宿歲時羊酒衣衾皆如韓福故事餘見通鑑
秋九月戊申晦日有食之本紀使謁者大司馬掾四十四人
持節行邊兵本紀須四條於匈奴以列傳修
漢孝平皇帝元始三年夏安漢公莽奏定車服制度吏民

養生送終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郡國縣鄉立學校庠
序置經師以本紀修安漢公莽子宇與帝外氏衛氏有謀宇下
獄死盡滅衛氏支屬殺敬武長公主紅陽侯王立平阿侯
王仁汜鄉侯何武鮑宣等數百人以紀傳修
解題曰自寒浞之後以人臣而篡天子之位自莽始也
後世易代往往皆師莽之所爲莽誅除異己者曹操殺
孔融司馬氏殺夏侯玄嵇康劉裕殺謝混劉毅至白馬
而共禍極矣事見通鑑
漢孝平皇帝元始四年春正月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
文以配上帝本紀改殷紹嘉公曰宋公周承休公曰鄭公本紀

二月丁未立安漢公莽女王氏爲皇后以本紀修
解題曰班固贊外戚曰易著吉凶而言謙盈之效天地
鬼神至于人道靡不同之夫女寵之興繇至微而體至
尊窮富貴而不以功此固道家所畏禍福之宗也自漢
興終于孝平外戚後庭色寵著聞二十有餘人然其保
位全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而已至如
史良娣王悼后許恭哀后身皆夭折不辜而家依託舊
恩不敢縱恣是以能全其餘大者夷滅少者放流嗚呼
鑒茲行事變亦備矣呂祖謙曰班固論外戚之成敗深
切著明然謂許史不敢縱恣亦誣矣殺蕭望之蓋寬饒

皆是物也縱恣有大於此者乎餘見通鑑
遣大僕王惲等八人行天下觀風俗以通鑑修夏四月甲子皇
后見高廟加安漢公莽號宰衡賜莽母號功顯君子二人
爲列侯以紀傳修
解題曰莽內媚事旁側長御以下賂遺以千萬數白尊
太后姊妹爲君皆食湯沐邑日夜共譽莽又知太后婦
人厭居深宮中莽欲虞樂以市其權廼令太后四旹車
駕巡狩四郊所至屬縣輒施恩惠賜民錢帛牛酒歲以
爲常夫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
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此寒浞之所以篡夏也莽不學

寒浞而事與之合豈凡篡弒者固同一術耶餘見通鑑
孔光辭位詔毋朝十日一入省中以列傳修秋立明堂辟雍靈
臺築學舍萬區立樂經益博士員徵天下通經異能之士
以紀傳修
解題曰應劭曰明堂所以正四旹出教化明堂上圓下
方八窻四達布政之宮在國之陽八窻法八風四達法
四旹九室法九州十二重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
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
以配上帝黃帝曰合宮有虞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
堂辟雍者象辟圜雍言以水象教化流行胡寅曰明堂

辟雍靈臺雖見於詩禮孝經孟子其制作之詳不可聞
然以理考之王者嚮明而治古之堂今之殿也故孝經
以爲宗祀之所孟子以爲王政之堂然則是天子之外
朝猶後世大朝會之正衙也若呂不韋青陽總章之制
劉歆世室重屋之說豈可盡信乎靈臺據詩與孟子而
言亦燕游之所耳若辟雍則未有明言其義者獨詩言
於樂辟雍又曰鎬京辟雍而已夫辟君也廱和也言人
君有和德而天地之和應之天下之心服之也此二詩
者亦言與民同樂建立都邑之事而已未遽及學校之
政也況其上章又有皇王惟辟之云若王制記天子諸

侯之學始有辟雍泮宮之名不知何所本而云泮水之
詩亦未有以見其為學校者獨取匪怒伊教之句以為
證則末矣

徵能治河者以通鑑修

解題曰莽徵能治河者以百數長水校尉關並言河決
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
時本空此地以為水秦漢以來河決曹衞之域其南北
不過百八十里者可空此地勿以為官亭民室大司馬史
張戎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
濁號為一石水而六斗泥民皆引水溉田故使河流遲

貯淤而稍淺水暴至溢決而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
築垣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毋復灌溉則水道自利
矣御史韓牧以為可略於禹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為九
但為四五宜有益大司空掾王横言河入勃海地高於
韓牧所欲穿處往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九
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從西山下東北
去周譜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
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卻徙完平處
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莽時但崇空
語無施行者陳攏曰並戎二策至今猶可施行也餘見

通鑑

等孝宣廟為中宗孝元廟為高宗本紀分天下為十二州冬

置西海郡本紀

解題曰西海今鄯州之地後為吐谷渾都餘見隋大業
五年解題

梁王立徙漢中自殺以本紀修分京師置前煇光後丞烈二郡

更公卿大夫元士官名位次及十二州名分界以本紀修大風
吹長安城東門瓦屋以五行志修

漢孝平皇帝元始五年春正月祫祭明堂諸侯王列侯宗
室子徵助祭益戶賜爵秩金帛補吏有差以本紀修復南北郊

三十餘年間天地之祠凡五徙以紀志修

解題曰元帝好儒貢禹韋玄成匡衡等相繼為公卿禹
建言漢家宗廟祭祀多不應古禮上是其言成帝即位
丞相衡御史大夫譚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
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
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
饗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即於雲陽立泰畤祭於
宮南今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泰陰祠后土反東
之少陽事與古殊制宜可徙置長安須與群臣議定大
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八人以為宜如故右將軍王商

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五十人以爲宜違俗復古天子從之建始元年始於長安定南北郊衡又言秦時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仙人瘞鸞路騂駒寓龍馬之屬宜皆勿脩又雍鄜密上下時本秦所立及北時未定時所立不宜復脩及陳寶祠由是皆罷明年衡譚復條奏郡國候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應禮其餘四百七十五所不應禮請皆罷奏可又罷高祖所立梁晋秦荆巫及孝文渭陽孝武泰一孝宣泰山蓬山之屬明年衡坐事免官爵又初罷甘泉時作南郊日大風壊甘泉竹宮折拔時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天子異之以問劉向對曰家人尚不欲絶種祠況於國之神寶舊時且甘泉汾陰及雍五時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及陳寶祠至今七百餘歳矣古今異制經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説正也前納貢禹之議後人相因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獨止禹等上意恨之（向謂經無明文難以疑正尚不違經義至謂家人猶祠與誣神者殃及三世則不經之甚矣）後上以無繼嗣永始三年遂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及雍五時陳寶祠天子復親郊禮又復長安郡國祠著明者且半帝末年頗好鬼神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谷永説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

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經之藥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惟陛下距絶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言（揚時曰人情狃於禍福而易動鬼神隱於無形而難知以易動之情揣難知之理而欲正百年之習宜乎其難矣）綏和二年成帝崩皇太后詔復南北郊長安如故衰帝即位寢疾盡復前世所嘗興神祠官凡七百餘所一歳三萬七千祠建平三年復泰時后土祠如故逮平帝元始五年安漢公王莽奏言與太師孔光等六十七人議宜如丞相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莽又頗改其祭祀曰周官天地之祀樂有合有別其合樂曰以六律六鍾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祀天神祭地祇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凡六樂奏六歌而天地神祇之物皆至其別樂曰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陰陽之別於日冬夏至其會也以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于南郊以高帝高后配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群陽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群陰奏可三十餘年之間天地之祠五徙焉

郡國置宗師(以本紀修)夏四月乙未孔光薨以馬宮為大師(以列傳修)吏民上書薦安漢公莽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餘人五月策莽以九錫(以列傳修)

解題曰此權臣受九錫之始也韓詩外傳曰諸侯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輿馬再錫衣服三錫樂則四錫朱戶五錫納陛六錫虎賁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事見通鑑

封羲和劉歆等十二人為列侯(以本紀修)琅邪太守公孫閎言災異誅(以列傳修)閏月發定陶恭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璽綬燬恭皇廟(以列傳修)

解題曰時有燕數千銜土投丁姬穿中衆帝尊寵丁傅踰禮過制固當裁定然莽以私意為之遂至逆天理而失人心燕之銜土甚類臨江王志壹之動氣也餘見通鑑

封師丹為義陽侯尋卒(以列傳修)秋八月壬午馬宮免(以列傳修)泉陵侯劉慶上書請安漢公莽居攝(以列傳修)冬十一月高帝原廟災十二月丙午安漢公莽弒帝葬康陵上謚曰孝平皇帝令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以紀傳修)

解題曰班固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顯功以自尊盛觀其文辭方外百蠻無思不服休徵嘉應頌聲並作至乎變異見於上民怨於下莽亦不能文也

尊孝成廟曰統宗孝平廟曰元宗(以列傳修)長樂少府平晏為大司徒(以列傳修)

解題曰班固曰自孝武興學公孫弘以儒相其後蔡義韋賢玄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先生語其醞藉可也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彼以古人之迹見繩烏能勝其任乎

前煇光謝囂奏武功得白石丹書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王舜請令莽稱攝太皇太后許之詔徵宣帝玄孫又詔莽居

攝踐阼(以列傳修)

漢孺子嬰居攝元年春正月莽祀南郊迎春東郊(以列傳修)三月己丑立宣帝玄孫嬰為皇太子年二歲尊皇后曰皇太后以王舜為大傅左輔甄豐為太阿右拂甄邯為太保後承又置四少(以列傳修)夏四月安漢侯劉崇起兵討莽不克死之(以本紀修)五月甲辰太皇太后詔莽朝見稱假皇帝(以列傳修)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以列傳)是歲西羌攻西海郡(以列傳修)

漢孺子嬰居攝二年夏五月更造錯刀契刀大錢與五銖錢並行(以列傳)秋九月東郡太守翟義起兵討莽立嚴鄉侯劉信為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莽以輕車將軍孫

逵等七人為將軍擊義逵三將軍屯諸關塞三輔趙朋霍
鴻等起兵應義莽以王級閻遷為將軍擊朋等冬十月莽
作大誥以諭天下諸將至陳留菑與義戰破之十二月圍
義圉城殺義信亡走（以列傳修）
還孺子嬰初始元年春地震（以列傳修）虎牙將軍王邑等還討
兵西趙朋等皆滅（以列傳修）封將帥有功者三百九十五人為
侯伯子男（以列傳修）莽封子褒新侯安賞都侯臨為公（以列傳修）秋
九月莽母功顯君死（以列傳修）冬十一月莽奏太皇太后請毋
言攝改元（以列傳修）梓潼哀章為金匱以獻戊辰莽受于高廟
即天子位國號新改正朔易服色以十二月癸酉朔為元

年朔更太皇太后號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以列傳修）
解題曰班彪曰三代以來王公失世稀不以女寵及王
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為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
羣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
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不欲以授莽悲夫事見通
鑑

新莽始建國元年
解題曰張衡條上班固所敍與典籍不合者以為王莽
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為元后
本紀厥後沈既濟以唐武后紀併之中宗蓋本於此今
據通鑑以莽年接漢統書之從其實也宋庠紀年通譜
其正月乃前年之十二月用商正建丑之月耳

春莽立妻王氏為皇后子臨為皇太子安為新嘉辟封子
宇子六人為公廢孺子為定安公孝平皇后為定安太后
（以列傳修）按金匱封拜四輔三公四將（以列傳修）更諸官名降漢諸
王為公侯為子（以列傳）立祖廟五親廟四以漢高廟為文祖廟
立漢廟于定安國其園寢廟在京師者勿罷（以列傳修）禁剛卯
刀錢更作小錢與大錢並行禁民不得挾銅炭（以列傳修）夏四
月徐鄉侯劉快起兵討莽不克死之（朱熹綱目）名天下田曰王
田奴婢曰私屬不得賣買（以列傳修）秋遣五威將王奇等十二

人班符命於天下授新印綬（以列傳）收句町王西域王為侯更
匈奴單于印（以列傳）冬雷桐華（以列傳修）遣諫大夫五十人分鑄錢
於郡國（以列傳）是歲真定常山大雨雹（以列傳修）

新莽始建國二年春二月廢漢諸公為民（以列傳）立五均司市
錢府官推酤賣鹽鐵器鑄錢禁民不得挾弩鎧（以列傳食貨志修）
解題曰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讎與欲得（師古曰讎讀曰售）
即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者也莽乃下詔曰夫
周禮有賒貸樂語有五均（鄧展曰樂語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臣瓚曰其文曰天子取諸侯之土以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疆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恩及小民矣）
傳記各有斡焉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斡者所以

齊衆庶抑并兼也遂於長安及五都（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立五均官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工商皆采金銀銅連錫登龜取貝者（如淳曰登進也）皆自占司市錢府（師古曰各以其所采取之物自隱實於司市錢府也）又以周官稅民凡田不耕為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為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無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布者冗作縣官衣食之諸取鳥獸魚鱉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紝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販賈人皆各自占所為於其在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分之而以其一為貢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實者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官一歲諸司市常以四時中月（顏師古曰中月仲月也）實定所掌為物上中下之賈各自用為其市平衆民賣買五穀布帛絲綿之物周於民用而不讎者均官考檢厥實用其本賈取之萬物卬貴過平一錢則以平賈賣與民賤減平者聽民自相與市以防貴庾者民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賒之（顏師古曰賒貰也言賒與之不取息也）民或乏絕欲貸以治產業者均授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毋過歲什一（顏師古曰均謂各依先後之次除其費謂衣食之費已用者也周官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

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凡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鄭衆云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鄭玄謂以國服為之息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為息也於國事受園廛之田而貸万泉者則期出息五百王莽書民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貢公賽貸曰力泉五百計當二十而取一若然近郊十一者万泉朞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万泉朞出息一千五百旬稍縣部之民万泉朞出息二千也王莽特則與周少異周時不計其贏所得多少據本從利王莽時鄰計本多少為定及其徵料雖據所贏多少假令萬泉歲還贏万泉歲一千贏五十從五百餘皆據利徵什一也）

匈奴擊車師戊己校尉史陳良等殺校尉刁護降匈奴（以列傳修）冬十一月罷漢兵在京師者（以列傳修）更號定安太后為黃皇室主（以列傳修）十二月雷（列傳）更名匈奴單于曰降奴服于遣將軍孫建等率甲卒三十萬人擊之須畢至同出（以列傳修）更作金銀龜貝錢布名寶貨尋寢但行大小錢（以列傳）更始將軍甄豐自殺殺豐子京兆大尹尋東通靈將五司大夫劉棻等數百人（以列傳修）

解題曰初甄豐劉秀王舜為王莽腹心安漢宰衡之號皆豐等所共謀而豐舜秀亦並富貴非復欲令莽居攝也莽意欲稱居攝豐等承順其意莽輒復封豐等子孫以報之豐等爵位已盛又實畏漢宗室天下豪傑而疏遠欲進者並作符命莽遂據以即真豐子尋作符命言黃皇室主為尋之妻莽心疑大臣怨謗欲震威以懼下因是發怒收捕尋豐自殺辭連秀子棻棻弟泳等連引

黨親列侯死者數百人餘見通鑑呂祖謙曰三子成王
莽居攝之勢而不欲莽之居攝荀彧致曹操九錫之功
而不欲操之受九錫是猶培其根而惡其實也
是歲起八風臺（以列傳修）
新莽始建國三年匈奴入塞殺太守都尉諸將屯邊郡未
進兵將軍嚴尤諫令先至者深入不聽民苦徵發盜賊始
起（以列傳修）王舜死（以列傳修）遣使者迎龔勝為太子師友祭酒勝死
之（以列傳修）瀕河郡蝗（以列傳修）河決魏郡（以列傳修）
新莽始建國四年夏赤氣出東南竟天（以列傳修）定五等國邑
以爲籍未定未授國邑王田私屬得自買賣（以列傳修）句町殺

牂柯大尹周歆高句驪殺遼西大尹田譚（以列傳修）
解題曰漢地理志高句驪玄菟郡縣也後漢列傳在遼
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濊貊東與沃沮北與扶餘接武
帝滅朝鮮以爲縣
新莽始建國五年春二月太皇太后王氏崩合葬渭陵而
溝絕之（以列傳修）
解題曰魯昭公之喪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
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恥
之乃止王莽之惡於是浮於季孫矣
冬十一月彗星出（以列傳修）是歲烏孫大小昆弥遣使貢獻烏

孫殺郡都護但欽（以列傳修）除挾銅炭之禁（以列傳修）改明年元（以列
傳修）匈奴烏珠留單于死其弟咸立（以匈奴傳修）
新莽天鳳元年
解題曰宋庠紀年通譜疑有鳳凰之祥因以爲號
春正月莽將都洛陽遣太傅平晏等先相宅（以列傳修）三月壬
申晦日有食之（以列傳修）夏四月隕霜殺草木（以列傳修）六月黃霧
四塞（以列傳修）秋七月大風拔樹飛北闕直城門屋瓦雨雹殺
牛羊（以列傳修）置卒正連率大尹州牧部監六鄉六尉六隊六
郊（以列傳修）匈奴和親擅送陳良等燔殺之（以列傳修）緣邊大饑人相
食（以列傳修）益州蠻殺大尹程隆遣將軍馮茂擊之（以列傳修）復下金銀

龜貝之貨作貨布貨泉罷小錢（以食貨志修）
新莽天鳳二年春二月日中見星（以列傳修）民訛言黃龍死（以列
傳修）改匈奴單于曰恭奴善于（以匈奴傳修）五原代郡盜賊起（以列
傳修）邯鄲以北大雨水出（以列傳修）
新莽天鳳三年春二月地震大雨雪關東尤甚竹柏或枯
（以列傳修）夏五月庚寅朔始賦吏祿（以列傳修）六月戊辰長平館岸
崩壅涇水北行（以列傳修）
解題曰荀悅紀作長平觀如淳曰在池陽南上原之阪
有長平觀去長安五十里顏師古曰在涇水南原今謂
䣕城坂（按徐鍇方輿志長平觀在涇陽縣東南九里長平坂在涇陽縣非一處也）

戊子晦日有食之（以列傳修）秋大司馬陳茂免以將軍嚴尤代
之（以列傳修）冬十月戊辰王路朱鳥門鳴（以列傳修）馮茂擊句町不
克徵還下獄死復遣將軍廉丹擊之（以列傳修）越巂蠻任貴殺太守
自立爲邛穀王（以列傳修）是歲遣五威將王駿等出西域焉耆
襲殺之（以列傳修）

新莽天鳳四年夏五月封保成師友祭酒唐林爲建德侯
諫議祭酒紀逡爲封德侯（以列傳修）六月更授諸侯茅土於明
堂（以列傳修）是歲臨淮琅邪及荊州綠林兵起（以通鑑修）

解題曰李賢曰綠林山在今荊州當陽縣東北

新莽天鳳五年春正月北軍南門災（以列傳修）考吏致富者收

其財五分之四以助邊（以列傳修）莽孫功崇公宗自殺（以列傳修）是
歲諸吏中散大夫揚雄卒（以列傳修）

解題曰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少時好學博覽無所
不見爲人簡易佚蕩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無爲少耆
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脩廉隅以徼名當
世顧嘗好辭賦爲郎當成哀平間三世不徙官王莽篡
位以久次轉爲大夫莽既以符命自立欲絶其原而甄
豐子尋劉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時雄
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欲收雄雄從閣上自投下
幾死莽聞之曰雄何故在此間使問其故迺劉棻嘗從

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詔勿問卒年七十一

琅邪樊崇兵起（以通鑑修）

解題曰崇起兵於莒同郡人逄安東海人徐宣謝祿各
起兵合數萬人後引從崇餘見通鑑（莒琅邪國縣東觀記崇安東莞人宣
祿東海臨沂人）

匈奴烏累單于死弟左賢王輿立（以匈奴傳修）

新莽天鳳六年春廉丹擊益州不克徵還遣大司馬護軍
郭興等擊之（以列傳修）匈奴寇邊大募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
爲銳卒稅吏民訾三十取一公卿以下皆保養軍馬（以列傳修）
嚴尤免（以列傳修）

解題曰尤素有智略非莽攻伐四夷數諫不從及遣尤
與廉丹誅單于而立須卜當尤固言匈奴可且以爲後
先憂山東盜賊莽大怒策免尤蓋王莽伐匈奴而不憂
盜賊與煬帝伐高麗而不憂盜賊其亡一耳餘見通鑑

復吏民三十稅一（以列傳修）

新莽地皇元年春正月改元（以列傳修）

解題曰宋庠紀年通譜按莽傳莽見盜賊多乃令太史
推三萬六千歲曆紀六歲一改元布告天下十二月改
元地皇從曆紀也

令犯法者論斬毋須時（以列傳修）二月壬申日正黑（以列傳修）秋七

月大風毀王路堂(以列傳修)立子安為新遷王臨為皇太子尋改為統義陽王(以列傳修)九月起九廟(以列傳修)大雨六十餘日(以列傳修)鉅鹿男子馬適求謀舉燕趙兵誅莽不克死(以列傳修)以予虞唐尊為太傅封平化侯(以列傳修)是歲罷大小錢更行貨布(以食貨志列傳修)南郡江夏下江兵起(以列傳修)

解題曰續漢志南郡編縣有藍口聚即下江也

新莽地皇二年春莽妻王氏死謚孝睦皇后統義陽王臨謀殺莽事覺自殺新遷王安死(以列傳修)遣太師羲仲景尚等擊青徐賊(以列傳修)轉天下穀邊郡以擊匈奴(以列傳修)

解題曰程頤曰古有兵車載糧百人須二十五人然止在中國若深入則決無省力秦運海陽之粟以饋邊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二百倍一兵行一夫饋止可供七日耳且以三夫助一兵計之須十五日即回一日不回則一日食之古人所以不得已而後用之也

秋隕霜殺菽關東大饑蝗(以列傳修)毀漢高廟(以列傳修)是歲南郡秦豐兵起(以列傳修)

解題曰莽召問群臣禽賊方略皆曰此天囚行尸命在漏刻(秦使者之對二世虞世基之對煬帝皆謂鼠竊狗盜無能為即此類也豐南郡邔縣黎丘鄉人李賢曰黎丘故城在襄州率道縣北)初四方皆以饑寒窮愁起為盜賊稍稍羣聚常思歲熟得歸鄉里衆雖萬數不敢略有城邑諸長吏牧守皆自亂鬭中兵而死賊非敢欲殺之也而莽終不諭其故荊州牧發奔命二萬人討綠林賊賊帥迎擊大破牧軍鈎牧車屏泥刺殺其驂乘然終不敢殺牧大司馬士按章豫州為賊所獲賊送付縣餘見通鑑陳瓘曰莽之賊刻下民可謂極矣然民不以畧城邑為利而以去鄉里為重民之本心豈欲亂乎

新莽地皇三年春二月霸橋災(以列傳修)樊崇等殺景尚(以列傳修)關東人相食(以列傳修)夏四月遣太師王匡及廉丹討赤眉樊崇遣大將軍孔仁納言大將軍嚴尤等擊新市平林兵(以列傳修)蝗飛蔽天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以列傳修)赤眉殺廉丹(以列傳修)冬長沙王發六世孫縯及其弟秀起兵舂陵與新市平林兵合攻拔棘陽(以後漢紀傳修)

解題曰鄧晨娶秀姊元秀嘗與縯及晨俱之宛與蔡少公等讌語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秀戲曰何用知非僕耶李通父守好星歷讖記通素聞守說讖云劉氏復興李氏為輔會秀避事在宛通遣從弟軼迎秀及相見共語移日因具言讖文事(光武之信讖本於此)秀乃與通軼起於宛縯自發舂陵子弟合七八千人餘見通鑑李賢曰新市縣屬江夏郡故城在今郢州富水縣東北平林在今隨州隨縣東北宛屬南

陽郡故城在今鄧州南陽縣舂陵本屬零陵今道州寧遠縣元帝時以蔡陽白水鄉封舂陵侯故城在今棗陽縣西南棘陽縣屬南陽郡古湖國在棘水之陽故城在今唐州湖陽縣西北

十一月有星孛于張（以列傳修）劉縯與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等戰大敗還保棘陽（以本紀後漢傳修）

大事記續編卷第七

金華王褘子充著

漢淮陽王更始元年（[illegible]南[illegible]元年王郎元年　梁王劉永元年）

解題曰張衡以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爲其將然後即真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

春正月劉縯劉秀率下江兵攻甄阜梁丘賜大破斬之續又破嚴尤陳茂於淯陽下遂圍宛（以本紀通鑑修）

解題曰李賢曰淯陽縣屬南郡在淯水之陽故城在今鄧州南陽縣南

二月辛巳朔新市平林諸將立長沙王發六世孫更始將軍玄爲皇帝改元以族父良爲國三老王匡爲定國上公王鳳爲成國上公劉縯爲大司徒劉秀爲太常偏將軍（以本紀通鑑修）

解題曰劉縯曰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其德甚厚然赤眉起青徐衆數十萬其中必有諸劉聞南陽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如此必將內爭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也且首兵唱號鮮有能遂陳涉項羽即其事也舂陵去宛三百里耳未足爲功遽自尊立爲天下準的使後人得承吾敝非計之善者也今且稱王以號令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必不奪吾

爵位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晩也餘
見通鑑伯升雖不樂聖公之立而有是言其實利害甚
明未幾劉盆子立王莽大發兵攻假號者於是其言驗
矣
夏四月漢兵徇昆陽定陵郾莽遣司徒王尋司空王邑將
四十二萬人五月與嚴尤等圍王鳳等於昆陽以本紀修
解題曰李賢曰昆陽縣屬潁川郡故城在今許州葉縣
北定陵縣屬潁川郡故城在今郾城縣西北郾縣屬潁
川郡今豫州郾城縣
宛城降入都之以列傳修劉秀救昆陽六月大破之殺王尋王
邑嚴尤陳茂逃以本紀修
解題曰諸將見尋邑兵盛反走入昆陽皆惶怖欲散歸
劉秀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強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
如欲分散勢無俱全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
子財物耶秀使王鳳王常留守夜自與宗佻李軼等十
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而諸
將貪惜財貨欲分留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如
爲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秀與敢死者三千人從
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陳敕諸
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

尋邑陳亂漢兵乘銳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
中外合勢莽兵大潰餘見通鑑尋邑之師四十二萬而
敗於光武三千之衆苻堅之師百萬而敗於謝玄八千
之兵蓋大師難用而王尋苻堅又先就驕此固必敗之
道或者乃歸之於天何耶
殺劉縯以劉秀爲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以本紀修
解題曰王莽之所忌者伯升劉稷之所推者伯升以此
立於昏庸之朝難矣事見通鑑
大司馬董忠國師公劉秀等謀劫莽以降莽殺忠秀自
殺以列傳修秋太白流入太微光如月以列傳修成紀隗囂起兵據
隴前清水長公孫述起兵於成都以通鑑修前鍾武侯劉望稱
帝於汝南以嚴尤爲大司馬陳茂爲丞相以列傳通鑑目錄修
解題曰汝南今蔡光等州之地呂祖謙曰尤長於料事
短於擇君事見通鑑
遣王匡攻洛陽以列傳修西屏大將軍申屠建丞相司直李松
等攻武關析人鄧曄起兵應漢九月戊申朔漢兵入宣平
門王邑等距戰北闕下己酉焚未央宮孝平皇后赴火死
庚戌三輔豪傑共殺莽斬之以列傳修
解題曰班固曰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
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絶而太后壽考爲之宗主故

得肆其姦慝以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
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乃始恣睢奮其威詐毒流諸夏
亂延蠻貊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囂然喪其
樂生之心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
令天下城邑為虛害徧生民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考
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
拔洛陽（以列傳修）冬十月奮威大將軍劉信擊殺劉望嚴尤陳
茂伏誅（以列傳修）劉秀行司隷校尉使脩整宮府還都洛陽（以本
紀修）
解題曰王莽地皇三年十月秀與李通李軼等起於宛

時年二十八十一月秀（本文作光武彼改此）將賓客還舂陵伯升
招新市平林兵與其帥王鳳陳牧西擊長聚（前漢音義曰小聚於宛
曰東）秀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進屠唐子鄉（李賢曰唐子鄉在今唐州
湖陽縣西南）又殺湖陽尉（李賢曰縣屬南陽郡今唐州縣）進拔棘陽與王莽
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戰於小長安（李賢曰續漢書育陽縣有
小長安聚故城在今鄧州南陽縣南）漢軍大敗還保棘陽更始元年正月
甲子朔復與阜賜戰於泚水西大破斬之（李賢曰今唐州泚陽縣南
廬丘灃縣水與比別）伯升又破莽將軍嚴尤陳茂於淯陽進圍
宛城二月立劉聖公為天子伯升為大司馬秀為太常
偏將軍三月秀別與諸將徇昆陽定陵郾皆下之多得

牛馬財物穀數十萬斛轉以饋宛下莽遣王尋王邑將
甲士四十二萬人五月與嚴尤陳茂合秀與宗佻李軼
等收兵至郾定陵發諸營兵六月己卯秀與營部俱進
自將步騎千餘尋邑遣兵數千合戰莽之斬首數十級
秀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
前秀與三千人衝其中堅尋邑陣亂遂殺尋莽兵大潰
秀因復徇下潁陽（李賢曰縣屬潁川郡故城在今許州）會伯升為更始所
害秀自城父（李賢曰縣屬潁川郡古應國故城在今許州葉縣東北）馳詣宛謝更
始拜秀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九月更始將北都洛
陽以秀行司隷校尉使前整修宮府於是置僚屬作文

移（東觀記曰文移與屬縣也）書從事（續漢書曰司隷置從事史十二人）司察一如舊
章此光武初起及北度河以前二年中所歷也
遣使者徇郡國（以列傳修）樊崇等降封為列侯尋亡去（以列傳修）廬
江連率李憲據郡自稱淮南王立故梁王立之子永為梁
王（以列傳修）
解題曰廬江今廬蘄光江安慶無為安豐諸州之地
劉秀行大司馬事持節巡慰河北（以本紀修）
解題曰更始欲令親近大將徇河北未知所使大司徒言
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大司馬朱鮪以為不可更始狐
疑大司徒賜深勸之乃拜秀行大司馬持節過河（馮異傳）

（始數欲遣光武徇河北諸將皆以為不可時左丞相曹竟子詡為尚書父子用事主簿馮異勸秀厚結納之及渡河北詡有力焉則迎之者非止一朱鮪也）秀度河馮異因閒進說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久矣今更始諸將從橫暴虐所至虜掠百姓失望無所依戴今公專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人久飢渴易為充飽宜急分遣官屬徇行郡縣理冤結布惠澤秀納之至邯鄲遣馮異銚期乘傳撫循屬縣錄囚徒存鰥寡亡命自詣者除其罪陰條二千石長吏同心及不附者上之餘見通鑑

大司徒劉賜為丞相入關脩宗廟宮室（以本紀修）劉秀至河北除莽苛政復漢官名（以本紀修）南陽鄧禹謁劉秀（以紀傳修）

解題曰按列傳袁宏漢紀更始立豪傑多薦舉禹禹不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宋相州今彰德府）光武見之甚歡因留宿閒語禹進說曰聖人不違時時亦不可失也歷觀往古聖明之興因時立功二科而已天時與人事也今以天時觀之更始既立而變方興人事觀之帝王大業非凡夫所任更始既是庸才而其佐無有忠良明智深謀遠慮欲尊主安民者也公推誠接士總攬英雄天下之人皆樂為驅馳公之德衆所歸也初戰昆陽破王莽四十萬衆公之武衆所服也軍政齊肅少長有禮公之文衆所安也以公之威德應民之望收天下英雄而分授之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河內被山帶河足以為固其土地富貴殷之舊都公之有此猶高祖之有關中也進兵定冀州北取幽并胡馬之用東舉青徐引負海之利三州既集南面以號命天下不足定也光武笑曰且相隨北去因勅左右號禹曰鄧將軍餘見通鑑（方禹進策之時未有王郎之變故勸以守河內為根本然後定冀州平邯鄲并舉青徐以令天下及王郎起於倉卒光武客寡莫地然後用幽冀兵定河北下河內三年間降赤眉永張步大如禹之言北曰冀州舉以冀大韓禹幽并經其水上與河南等常畫十一二故其人沉篤多材力重許可蒜事苦兵常富天下黃帝特出光為兵陸百發帝王多是其地晉大常後諸侯秦得韓遂為天下骨復歸趙日取諸國韓信罷兵有之故前通知漢楚輕重在光武若於上谷故於鄗鄗武業實漢三分天下有其二字武有天下十分之八然不緣渡河以窺胡高齊蕭宇文取隋文因以成陳山東王者不得不可為王霸者不得可為霸大秦漢之間專論關語形勢時移事改又滿山東矣）

十二月故趙繆王子林立邯鄲王郎為帝徇下幽冀（以紀傳修）

解題曰王師古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者聖人所以創業垂統必為可繼也光武仗漢遺德以起義兵行天討正渠魁之罪以圖中興而已豈肯詭詐殺人以僥倖一勝哉劉林請決水以灌赤眉宜光武之不從也事見通鑑（張晏曰邯鄲縣屬趙國今磁州邯山名單盡也邯山至此而盡）

漢淮陽王更始二年（淮南李憲三年梁王劉永二年王郎二年楚黎王秦豐元年）春正月劉秀北徇薊以茂陵耿弇為長史（以紀傳修）

解題曰薊縣屬涿郡今爲州屬大興府

二月西還長安封宗室功臣爲王使左大司馬朱鮪五威中郎將李軼等鎮撫關東徙隗囂爲右將軍（以劉聖公傳修）故廣陽王嘉子接以薊應王郎劉秀走信都發兵移檄擊邯鄲郡縣復響應真定王揚起兵附郎秀遣驍騎將軍劉植說降之（以列傳修）

解題曰秀失軍至信都（李賢曰今冀州）太守任光開門出迎和戎卒正邳彤舉郡降（李賢曰卒正如太守）秀雖得二郡之助而兵衆未合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邳彤廷對曰吏民歌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響應

一夫大呼無不捐城遁逃虜伏請降自古以來未有感物動民其易如此者也卜者王郎假名因勢驅集烏合之衆遂震燕趙之地明公奮二郡之兵揚響應之威以攻則克以戰則服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勢成民不肯捐父母背成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秀善其言而止唐仲友曰光武之謀非誤欲發彤之議以一衆論耳（邳彤云邯鄲成民不肯背成主而千里送公況大也袁黃云邯鄲和城民不捐棄和戎而千里送公達錯考異誤按皆當作成邯鄲成誤非邯鄲勢成也成主謂王郎爲已成之主也胡銓謂光武馳赴信都王莽和戎卒正邳彤舉郡降傳彤爲莽和戎卒正注莽分鉅鹿爲和戎郡東觀漢記戎作成和戎作和成考之表邯鄲和城爲是時以成爲郡耳邯鄲和城者和戎卒正郡也城主者和戎之主也謂王郎也）

延岑據漢中漢中王嘉擊降之（以列傳修）遣尚書僕射鮑永安集并州尚書僕射謝躬討王郎（以列傳修）上谷太守耿況漁陽太守彭寵遣突騎助秀擊王郎夏四月圍邯鄲五月甲辰拔之郎伏誅（以紀傳修）

解題曰耿弇走昌平（李賢曰縣屬上谷郡）說父況使功曹寇恂東約彭寵恂與門下掾閔業共說況曰邯鄲拔起難可信向王莽時所難獨劉伯升耳大司馬伯升母弟尊賢下士可攀附也況曰邯鄲方盛力不能獨拒如何恂曰今

上谷完實（李賢曰上谷故城在今媯州懷戎縣）控弦萬騎恂請東約漁陽（李賢曰漁陽今檀州縣在漁水之陽）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況乃遣恂到漁陽結謀彭寵各發突騎二千疋步兵千人安樂令（李賢曰安樂縣屬漁陽郡）吳漢說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寵以爲然會寇恂至寵乃發步騎三千人以漢行長史及都尉嚴宣護軍蓋延狐奴令（李賢曰狐奴縣屬漁陽郡）王梁與上谷長史景丹及耿弇將兵俱南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以下首三萬級定涿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間凡二十二縣乃以景丹寇恂耿弇（弇音延）吳漢王梁皆爲偏將軍加

耿況彭寵大將軍封況寵延皆爲列侯特謝躬率六將
軍討王郎不能下秀至與之合軍東圍鉅鹿未下留將
軍鄧滿守鉅鹿進軍邯鄲連戰破之郎乃使其諫大夫
杜威請降不許急攻之郎少傅李立開門納漢兵遂拔
邯鄲郎夜亡走王霸追斬之餘見通鑑輯覽曰一郎乞其後據漢者會
也況其謀者旬異廣也二郎耶而邯鄲可平邯鄲平而天下數歟矣
封劉秀爲蕭王令罷兵詣行所在以苗曾爲幽州牧秀辭
不就發遣偏將軍吳漢北發十郡兵曾不從漢斬之將突
騎會秀擊銅馬賊大破降之破赤眉於射犬徇河內降之
漢誅殺謝躬於鄴以本紀通鑑目錄修

大事記卷七　十

解題曰按袁宏漢紀更始遣使封秀爲蕭王令罷兵將
有功者詣行在所遣幽州牧苗曾入部王幸溫明殿寺賢
日漢趙王宮之殿在今洺州邯鄲縣內耿弇請間曰吏士死傷者多願歸
上谷益兵王曰王郎已破河北略平國家今都長安天
下大定復用兵何爲弇曰王郎雖破天下兵革乃始耳
今使者來欲罷兵不可聽也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萬人
所向無前聖公不能辦也敗必不久王曰卿勿妄言我
告斬卿弇曰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敢披赤心王曰我
戲卿耳弇曰百姓患苦王莽復思劉氏聞漢起莫不歡
喜從風固戰横矢不逆以喻更始未都長安時百姓未

見害也今都長安寵室爲天子而大臣專權貴戚縱橫
政令不出諸將虜掠甚於盜賊百姓愁怨天下失望是
以知必敗也明公首事南陽破昆陽下百萬衆今復定
河北發號嚮應望風而至天下至重公可自取無令它
姓得之王曰卿得無爲人道之弇曰此重事不敢爲人
道於是王謂鄧禹曰吾欲取幽州突騎誰可使者禹曰
吳漢文能柔未輔武足斷其事可用之乃拜漢弇俱爲大
將軍持節北發幽州十郡突騎苗曾陰敕諸郡不得應
調漢先馳至無終曾出迎於路漢即收斬之弇到上谷
亦收斬韋順蔡充北州震駭於是悉發其兵王擊銅馬

大事記卷七　十一

漢將突騎來會銅馬食盡夜遁王追擊大破之於館陶
赤眉別帥與青犢上江大彤鐵脛五幡十餘萬衆在射
犬王引兵進擊大破之乃南徇河內河內太守韓歆降
初謝躬與王共滅王郎還屯於鄴而與王積不相能及
王南擊青犢使躬邀擊尤來於隆慮山躬兵大敗因躬
在外使漢與岑彭襲據鄴城躬不知輕騎還鄴漢等收
斬之其衆悉降餘見通鑑李賢曰續漢志野王有射犬
聚故城在今懷州武德縣北
公孫述自立爲蜀王以列傳修遣使使匈奴以列傳修赤眉分二部
攻長安遣王匡等據河東弘農以拒之以列傳通鑑目錄修

解題曰赤眉樊崇等將兵入潁川分其衆爲二部崇與逄安爲一部徐宣謝祿楊音爲一部赤眉雖數戰勝衆皆疲敝愁泣思東歸崇等慮東向兵必散乃議西攻長安於是自武關陸渾關兩道俱入更始使王匡成丹劉均等分據河東弘農以拒之

蕭王北徇燕趙以鄧禹爲大將軍西入關偏將軍寇恂爲河內太守（以列傳修）梁王永起兵以賊帥紋彊董憲張步等爲將軍（以列傳修）秦豐自號楚黎王田戎陷夷陵（以列傳修）

大事記續編卷第七

大事記續編卷第八

金華王禕子充著

漢世祖光武皇帝建武元年（漢劉盆子建世元年 梁劉永三年 成公孫述龍興元年 淮南李憲三年 楚王秦豐二年 西平王盧芳元年）春正月平陵方望立前定安公嬰爲帝更始遣丞相李松擊斬之（以本紀通鑑目錄修）赤眉二部會弘農三月李松大敗於蓩鄉（以列傳通鑑目錄修）

解題曰李賢曰續漢志弘農有蓩鄉蓋在今虢州湖城縣之間

夏四月公孫述稱帝改元國號成（以列傳修）蕭王擊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破之又戰於順水北失利歸保范陽遣吳漢等追滅之（以本紀修）

解題曰李賢曰元氏屬常山郡今趙州縣順水即徐水經北平縣故城北今在易州作慎者誤范陽縣屬涿郡范水之陽故城在今易州易縣東南

朱鮪殺李軼攻溫平陰寇恂等大破之（以列傳修）

解題曰李賢曰溫今洛州縣平陰縣屬河南郡

儒生彊華奉赤伏符來六月己未蕭王即皇帝位于鄗南改元大赦（以本紀修）

解題曰更始元年九月以秀爲破虜將軍行大司馬事

十月持節北渡河鎭慰州郡考察黜陟如州牧行部事

至邯鄲故趙繆王子林說曰赤眉今在河東按赤眉時在河南此其別部也決水灌之百萬之衆可使爲魚李賢曰續漢書曰林言赤眉可破上問其故對曰河水從列人北流如決灌可令爲魚列人故城在今肥鄉縣東北秀不從十二月林立卜者王郎爲天子都邯鄲更始二年正月以郎新盛北狥薊故廣陽王子劉接起兵薊中以應郎大司馬乃南奔至饒陽李賢曰縣屬安平國故城在今瀛州饒陽縣東北官屬乏食晨夜兼行至呼沱河李賢曰山海經云大戲之山呼沱之水出焉在今代州繁畤縣東流經定州深澤縣東南即光武所渡處俗謂之危渡口史容曰出代州博野縣東經瀛州真定府祁州深州河間府莫州保定軍霸州至信安軍入海遇氷合得過進至下博城西李賢曰屬信都國在博水之下故城在今下博縣南不知所之有白衣父老指曰信都爲

長安守去此八十里馳赴之太守任光出迎因發旁縣得四千人先擊堂陽貰縣皆降之任光傳多作檄文遣馳至鉅鹿界中與光等投暮入堂陽界使騎各持炬火光炎燭天城莫驚及邳彤傳此至堂陽邑屬王郎所使將尹綏輯吏民開門出迎李賢曰堂陽及貰並屬鉅鹿郡堂陽故城在今冀州鹿城縣西北和戎卒正邳彤亦舉郡降昌城人劉植李賢曰昌城縣屬信都國故城在今冀州西北宋子人耿純李賢曰宋子縣屬鉅鹿郡故城在今趙州平棘縣之北各擁縣邑以奉大司馬北降下曲陽李賢曰縣屬鉅鹿郡衆數萬人北擊中山拔盧奴李賢曰中山府安喜縣盧水黑曰盧不流曰奴有所過發奔命兵時真定王楊起兵附郎大司馬遣劉植說降楊因留真定南擊新市真定元氏防子皆下之攻柏人不下引兵拔廣阿

李賢曰新市縣屬鉅鹿郡故城在今恒州東北房子縣常山郡今趙州縣屬真定縣故城東垣柏人縣屬趙國今邢州川縣故城在縣西北廣阿縣屬鉅鹿廣平故城在趙州象城縣西北會上谷太守耿況漁陽太守彭寵各遣突騎來助擊郎更始亦遣尚書僕射謝躬討郎遂東圍鉅鹿月餘不下郎遣將倪宏劉奉率數萬人救鉅鹿逆戰於南䜌李賢曰縣屬鉅鹿郡故城在邢州柏人縣東北斬首數千級四月圍邯鄲五月拔其城誅郎更始遣侍御史立爲蕭王令罷兵詣行在所辭不就徵時諸賊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脛大槍尤來上江青犢五校檀鄉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李賢曰諸賊或以山川土地爲名或以軍容強盛爲號銅馬上東山高湖帥上淮況等大彤帥樊重尤來帥樊崇五校帥高扈檀鄉帥董次仲五樓帥張文富平帥徐少獲索帥古師郎等各領部曲衆合數百萬人秋王擊銅馬於鄡李賢曰縣屬鉅鹿郡故城在今冀州鹿城縣東吳漢將幽州突騎會青陽李賢曰縣屬清河郡今貝州州縣賊食盡夜遁追至館陶大破之李賢曰縣屬魏郡今魏州縣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衆合王復與大戰於蒲陽悉破降之李賢曰蒲陽山蒲水所出在今定州北平縣西赤眉別與大彤青犢十餘萬衆在射犬王進擊大破之使吳漢岑彭襲殺謝躬於鄴青犢赤眉入函谷關乃遣鄧禹引兵而西時更始使朱鮪李軼等屯洛陽令馮異守孟津以拒之建武元年王北擊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追至北平李賢曰縣屬中山國今易州永樂縣州西南別有北平郡非此連破之又戰於順

水北為賊所敗散兵歸保范陽賊引去大軍復進至安
次(李賢曰縣屬勃海郡今幽州縣)破之賊入漁陽乃遣吳漢等追戰於
潞東及平谷(李賢曰二縣屬漁陽郡平谷亦屬漁陽在潞縣北)大破滅之未朔
遣蘇茂攻溫馮異寇恂與戰大破之於是諸將議上尊
號馬武先進曰天下無主大王雖執謙退奈宗廟社稷
何宜且還薊即尊位乃議征伐王驚曰何將軍出是言
可斬也乃引軍還薊夏四月至中山諸將復上奏曰漢
遭王莽宗廟廢絕王與伯升首舉義兵更始因其資以
據帝位而不能奉承大統敗乱紀綱盜賊日多群生危
蹙大王初征昆陽王莽自潰後拔邯鄲北州弭定三分

天下而有其二跨州據土帶甲百萬爲臣聞帝王不可以
久曠天命不可以謙拒惟大王以社稷爲計萬姓爲心
王又不聽行到鄗南平棘(李賢曰縣屬常山郡故城在今趙州平棘縣南)諸將復
固請之王曰寇賊未平四面受敵何遽正位號乎諸將
且出耿純進言甚切至王曰吾將思之行至鄗(李賢曰今趙州柏鄉縣)
(高邑縣)邑光在長安時同舍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詣群
臣復奏命有司設壇場於鄗南千秋亭五成陌(李賢曰在今趙
州柏鄉縣水經注曰亭有石壇碑)六月己未即位燔燎告天禋于六宗
望於群神大赦天下以光武渡河北後即位前所歷也
高祖拔羽成功始即帝位光武未成功而遂即位者紹

漢統繫人心也自此以後凡赦不悉書
甲子鄧禹擊王匡於安邑大破之(以紀傳修)
解題曰李賢曰安邑縣屬河東郡今蒲州縣
赤眉立宗室劉盆子爲帝改元(以紀傳修)
解題曰赤眉軍中祠城陽景王以求福助及樊崇欲立
帝求軍中景王後崇蓋城陽人也餘見通鑑
申屠建隗囂勸更始避位與張卬等謀劫之歸南陽更始
斬建卬等卬戰囂歸天水更始奔新豐(以列傳通鑑目錄修)
解題曰按袁宏漢紀更始諸將懼赤眉至申屠建隗囂
共勸更始不應謀劫更始司馬光通鑑考異不取而從

范曄書范書隗囂傳流聞光武即位河北囂即說更始
歸政於光武叔父良更始不聽諸將欲劫更始東歸囂
亦與通謀蓋赤眉將至群情震恐張卬廖湛輩以盜賊
規模故欲東歸申屠建隗囂所見差高故勸之避位及
更始不從然後建囂與卬等通謀耳餘見通鑑
秋七月辛未鄧禹爲大司徒封酇侯丁丑以野王令王梁
爲大司空封武强侯壬子吳漢爲大司馬封舞陽侯(以紀傳修)
以平原太守伏湛爲尚書(以列傳袁宏漢紀修)
解題曰按袁宏漢紀更始立湛爲平原太守遭倉卒饑
擾而湛獨晏然教授如故奉祿分以賑鄉里來客者百

餘家時郡中不安，湛移書屬縣不得相侵凌，天生蒸民
為立君，非以亂也，且養老育幼以待真主。門下皆欲起
兵，湛即誅首者，百姓以安。按列傳，光武即位，知湛名儒舊
臣，欲令幹任內職，徵拜尚書，使典定舊制。

鄧禹渡河（以鄧禹傳修）

解題曰：禹渡汾陰河，入夏陽。更始中郎將左輔都尉公
乘歙別其衆廿萬，與左馮翊兵共拒禹於衙（李賢曰：縣，屬左馮翊）。
禹復破走之（武帝元鼎四年置三輔都尉各一人。左輔都尉治高陵，右輔都尉治郿，不言地。公乘歙以左輔兵拒禹，而最本以右輔兵圍更始於高陵也。左輔都尉所治者治長安也，三輔之兵皆主之中尉令。）

己亥，帝幸懷，遣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屯五社津，吳漢率十
一將軍圍洛陽（以紀傳修）

解題曰：先屯五社，扼滎陽以東，而後圍洛陽。秦漢以
來形勢所在，此其緊要之矣。李賢曰：懷縣屬河內郡，在
今懷州武陟縣西。水經注曰：鞏縣北五社津，有山臨河，
其旁潛通淮浦，有潛謂之鮪渚。

八月壬子，祭社稷，郊兆，祠高祖、太宗、世宗（以本紀修），帝幸河陽。

（以赤眉傳修）赤眉擊敗王匡、張卬於長安，更始入之，赤眉至高
陵，匡、卬降。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奔高陵（以紀傳修）。

解題曰：高陵縣屬馮翊。

封更始為淮陽王（以紀傳修）。甲申，以前高密令卓茂為太傅，封
褒德侯（以本紀修）。

解題曰：初，茂與同縣孔休、陳留蔡勳、安衆劉宣、楚國龔
勝、上黨鮑宣六人同志，不仕王莽，並名重當時。詔曰：
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蓋光武嘗為諸生受學，故
能發此論。惜其不尊任三公，故茂之事業他無聞焉。餘
見通鑑。

辛卯，朱鮪降（以本紀修）。冬十月癸丑，帝幸洛陽，都之（以李賢注修）。

解題曰：洛陽據下，光武即入都之。蓋洛陽非若長安更
更始、赤眉之殘蕩，此光武所以定都而不遷也。宋敏求
河南志：洛陽即成周，敬王之成周也。蔡質漢官典職儀曰：
南宮至北宮，中央作大屋，複道三道，行天子從中道，從
官夾左右，十步一衛，兩宮相去七里。

淮陽王降赤眉（以紀通鑑修）。鄧禹屯栒邑（以列傳通鑑修）。

解題曰：蘇轍曰：赤眉之亂，光武欲急攻之，禹欲緩取之。
議者見禹之敗，因以禹為失計，是不然。赤眉方強，急之
實難，緩之為得。遂其自敗西走扶風，而禹衆之猶能還
兵敗禹，而況其未敗也哉？光武若審知如此，聽禹堅守
北道，時出撓之，而使別將扶持其東，東西蹙之，曆以歲
月，而赤眉成禽矣。禹之敗，而西歸也，要馮異共攻，異謂

虜餘衆尚多難卒用兵破虜又不從而敗由此觀之勳本計不失而帝不能用禹亦迫於君命而不能自固耳事見通鑑李賢曰栒邑縣屬右扶風故城在今豳州三水縣東北

十一月帝幸懷(以本紀修)梁王永稱帝(以本紀修)十二月丙戌帝至自懷(以本紀修)赤眉殺淮陽王(以通鑑修)隗囂自稱西州上將軍據隴右(以列傳通鑑修)

解題曰按列傳囂天水成紀人也(李賢曰成紀縣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隴城縣西北)更始立崔廣等推囂爲上將軍擊殺雍州牧安定大尹安定悉降長安誅王莽遂分徇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皆下之其後囂被徵及自長安再歸天水則竇融據河西五郡囂所有者天水([illegible])安定([illegible])隴西北地([illegible])五([illegible])之地而已([illegible])餘見通鑑

張掖屬國都尉竇融自稱五郡大將軍據河西(以列傳通鑑修)

解題曰按李賢注班勇傳河西四郡盖金城張掖酒泉敦煌今稱五郡者併武威言之也事見通鑑

盧芳詐稱劉文伯據安定稱西平王(以列傳修)

解題曰芳安定三水人也(李賢曰三水縣屬安定郡故城在今原州平高縣西南)更始元年隗囂等殺安定大尹王向降之二年更始徵囂芳亦被徵爲騎都尉使鎭撫安定以西三年囂亡歸天水三水豪傑立芳爲西平王匈奴立芳爲漢帝將胡騎還入安定蓋是時囂未必能復取安定至建武五年芳都九原縣掠有五原朔方雲中定襄鴈門然後隗囂再取安定耳事見通鑑

將軍馮愔據栒邑反護軍黃防執之以降(以列傳通鑑修)上黨太守田邑降(以通鑑修)

(丙戌)世祖光武皇帝建武二年(赤眉劉盆子建世二年梁劉永四年成公孫述龍興二年[illegible]西平王盧芳二年楚王秦[illegible])春正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以本紀修)吳漢擊檀鄕賊於鄴東降之(以本紀修)

解題曰力子都餘黨與諸賊會於檀鄕(李賢曰[illegible]今兗州[illegible])檀鄕渠帥董次仲起茌平(李賢曰縣屬東郡故城在今博州聊城縣東)渡河入魏郡清河與五校合

庚辰封功臣爲列侯大國四縣餘有差(以本紀修)立宗廟社稷郊兆(以本紀)

解題曰立高廟于洛陽四時祫祀高帝爲太祖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餘帝歲五祀大社稷在宗廟之右制郊兆於城南七里

赤眉焚宮室而西鄧禹入長安修復陵廟(以本紀通鑑修)眞定王揚謀反誅(以列傳通鑑修)二月己酉帝幸脩武(以本紀修)

解題曰李賢曰修武縣屬河内郡今懷州縣本殷之寧
邑
鮑永降以紀傳修
解題曰永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幅巾與諸將
及同心客百餘人詣河内帝見永問曰卿衆何在永離
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以其衆幸富貴故
悉罷之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悦既而永以立功遂見任
用餘見通鑑范曄曰鮑永守義於故主斯可以事新主
矣恥以其衆受寵斯可以大寵矣若乃言之者雖誠而
聞之者未譬豈苟進之悦易以情納持正之忤難以理

求乎誠能釋利以循道居方以從義君子之槩也
王梁免太中大夫宋弘為大司空封栒邑侯以本紀修
解題曰唐仲友曰宋弘不易妻之對諷意深矣事見通
鑑
彭寵反以本紀修
解題曰光武圍邯鄲寵轉糧食前後不絕王郎死光武
追銅馬至薊寵上謁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光武接之不
能滿以此懷不平而及光武以問幽州牧朱浮浮曰前
吳漢北發兵時大王遺寵以所服劍又倚以為北道主
人寵謂至當迎閤握手交歡並坐今既不然所以失望

餘見通鑑光武之待彭寵正與高祖之待英布相反布之始至意望甚高高祖倨傲以折之布悔恨
欲死及出帳服御如漢王布大喜過望此蓋自薄而至厚彭寵遣兵轉糧助討王郎光武待以為北道主又遺
以所服劍及來上謁接之乃不能滿其意此蓋自厚而至薄此布所以終為高祖用而寵反不旋踵也
延岑稱王於漢中以本紀修帝至自修武以本紀修三月詔議省刑
法本紀遣執金吾賈復擊郾王尹尊降本紀遣虎牙大將軍
蓋延等討劉永夏四月圍睢陽以本紀修遣吳漢擊宛宛王劉
賜降以列傳通鑑修甲午封叔父良為廣陽王兄子章為太原王
興為魯王淮陽王子三人為列侯以本紀通鑑修鄧王王常降以列
傳修五月庚辰封周後姬常為周承休公以本紀修癸未詔民嫁
妻賣子欲歸父母者聽之以本紀修六月戊戌立貴人郭氏為

皇后本紀
解題曰光武中興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貴人金印紫
綬奉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
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筭人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
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
求淑哲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脩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敝矣
立子彊為皇太子增郎謁者從官秩一等本紀秋八月帝征
五校幸內黃降之本紀
解題曰李賢曰內黃縣屬魏郡今相州縣
將軍鄧隆討彭寵敗績本紀蓋延拔睢陽劉永走湖陵以紀傳修

解題曰張晏曰湖陵屬山陽郡
遣太中大夫伏隆安輯青徐張步等降（以本紀修）將軍鄧奉據
淯陽反（以本紀修）九月壬戌帝至自內黃（以本紀修）赤眉發諸陵鄧
禹遣兵擊之敗赤眉入長安禹擊之復敗（以列傳修）赤眉攻漢
中王嘉於谷口大敗嘉降鄧禹（以列傳）
解題曰李賢曰谷口縣故城在今醴泉郡東北四十里
水經注涇水東經九嵕山東中山西謂之谷口
冬十一月以廷尉岑彭為征南大將軍討鄧奉（以本紀修）遣偏
將軍馮異代鄧禹（以本紀修）
解題曰帝之遣異也敕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

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將軍今奉辭討諸
不軌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異受命而西
所至布威信羣盜多降
遣伏隆拜張步為東萊太守（列傳）十二月戊午詔封宗室列
侯（本紀）三輔大饑赤眉東走遣將軍侯進屯新安耿弇屯宜
陽以要之（以列傳通鑑脩）是歲野穀旅生野蠶成繭（以本紀修）
漢世祖光武皇帝建武三年（梁劉永五年成公孫述龍興三年淮南李憲五年）
（楚王秦豐四年西平王盧芳三年齊王張步元年海西王董憲元年）春正月馮異為征西
大將軍鄧禹與赤眉戰於回溪異救之俱敗（以袁宏漢紀脩）
解題曰李賢曰回溪俗名回坑在今洛州永寧縣東

辛巳立皇考南頓君以上四親廟（以本紀修）鄧禹免為右將軍
（以通鑑修）閏月馮異大破赤眉於崤底賊南走已亥帝幸宜陽
勒六軍待之（以紀傳修）劉盆子奉璽綬降（以本紀修）
解題曰李賢曰崤山名底阪也一名嶔岑山在今洛州
永寧縣西壯赤眉既降帝令縣廚賜食十餘萬人皆得
飽飫明旦大陳兵馬臨洛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謂
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
決其勝負不欲強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今日得降猶
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餘見通鑑（光武降銅馬降
者不自安光武知其意敕令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騎案行部陳降者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

（及是赤眉降又令樊崇等歸營勒兵與決勝負不欲強服之感深之所謂推心諸葛亮之縱孟獲光武之謀畧也）
戊申帝至自宜陽（以本紀修）二月己未祠高廟賜天下長子當
為父後者爵一級（以本紀修）劉永立董憲為海西王張步為齊
王步殺伏隆而反（以本紀修）
解題曰步欲留隆與共守二州隆求得反命步遂執隆
而受永封隆遣間使上書曰願得以時進兵無以臣隆
為念臣隆得生到闕庭受誅有司此其大願若今沒身
寇手以父母昆弟長累陛下帝得隆奏召其父湛流涕
以示之曰隆可謂有蘇武之節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

其後步竟殺之陳瓘曰伏隆之求還足以成命身死而
無憾爰用且許之乎光武之言所以慰其父耳
帝幸懷遣吳漢等擊青犢於軹西大破降之(以本紀修)
解題曰李賢曰軹西縣屬河內郡故城在今洛州濟源
縣東南
三月壬寅以司直伏湛爲大司徒封陽都侯(以紀傳修)
解題曰唐仲友曰伏湛侯霸即後漢宰相規摹祭茂馮
勤鄧禹張湛杜林郭丹皆賢德智能之士大氐皆有大
臣之節人才非不盛而中興之美未盡者用人不盡其
才故也

涿郡太守張豐反(以通鑑修)彭寵陷薊自立爲燕王(本紀)帝幸堵
陽(本紀)
解題曰李賢曰水經注堵水南經小堵鄉在今唐州方
城縣
夏四月大破鄧奉於小長安斬之(本紀)馮異與延岑戰於上
林破走之(以紀傳修)吳漢與劉永將蘇茂戰於廣樂大破之(本紀)
解題曰廣樂地闕今宋州虞城有長樂故城蓋過隋煬
帝諱
睢陽反迎劉永(以本紀通鑑目錄修)五月己酉帝還宮(本紀)乙卯晦日
有食之(本紀)六月耿弇與延岑戰于穰大破之(本紀)

解題曰李賢曰穰縣屬南陽郡今鄧州縣
秋七月遣岑彭等討秦豐大破之於黎丘(以紀傳修)遣將軍傅
俊徇江東(以本紀通鑑修)蓋延拔睢陽斬劉永蘇茂等復立其子
紆於垂惠(以本紀修)
解題曰郡國志汝南郡山桑縣有垂惠聚一名禮城
冬十月壬申帝幸春陵祠園廟置酒舊宅(以本紀修)耿弇請再
發上谷兵許之(以通鑑修)十一月乙未帝至自春陵(以本紀修)是歲
李憲稱帝(以紀傳修)隗囂奉奏(以紀傳修)
漢世祖光武皇帝建武四年(梁王劉紆元年成公孫述龍興四年淮南李憲六年)
(楚黎王秦豐五年西平王盧芳四年齊王張步二年燕王彭寵二年)春二月壬子帝幸懷

壬申還宮(以本紀修)鄧禹等破延岑於武當岑奔公孫述(以紀傳修)
解題曰李賢曰武當縣屬南陽郡今均州縣
夏四月丁巳帝幸鄴遣吳漢擊五校於箕山大破之五月
辛巳幸盧奴遣將軍祭遵等討張豐斬之六月辛亥還宮
(以紀傳修)
解題曰李賢曰箕山東郡箕山也時彭寵攻朱浮遣鄧
隆助浮浮以帝急於敵不能救之上疏曰昔高祖聖武
天下既定猶身自征伐未嘗寧居陛下雖興大業而獨
逸豫不顧北垂百姓皇皇無所繫心三河冀州曷足以
傳哉詔報曰軍資未充故須後麥耳帝幸盧奴將親征

彭寵伏湛諫曰今兗豫青冀中國之都寇賊從橫未及從化漁陽地接外虜豈足先圖帝竟不親征唐仲友曰伏湛諫征彭寵不特以漁陽兵精亦以寵爲功臣以嫌隙反不欲光武親征欲使曲在寵而自斃此宰相之職也

秋七月丁亥帝幸譙遣將軍馬武等圍劉紆八月戊午帝幸壽春遣將軍馬成等討李憲九月圍舒以本紀修

解題曰壽春乃下蔡也水經注淮水又北經下蔡縣故城蔡成公自新蔡遷于州來謂之下蔡東岸又有一城即下蔡新城二城對據翼帶淮流李賢曰壽春今壽州縣舒縣在今廬州廬江縣西

以臨淮大尹侯霸爲尚書令霸奏每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以列傳通鑑修

解題曰時無典故朝廷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於時者皆施行之陳瓘曰侯霸之於漢事猶伏生之於書也唐仲友曰伏湛知有禮樂所奏惟行鄉飲酒禮侯霸所奏惟下寬大詔書若宋弘則不復有所建明蓋三公不過奉職而已非復古者論道之意矣

以孝廉爲尚書郎以列傳修冬十月甲寅帝還宮以本紀修隗囂遣馬援入見以列傳修

解題曰援至帝在宣德殿南廡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下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餘見通鑑光武之見馬援岸幘迎笑亦以駕御豪傑矯揉爲之耳援雖謂帝同符高祖而又謂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不喜飲酒未必不有以窺其微也

卓茂薨以本紀修十一月丙申帝幸宛遣建義大將軍朱祐等圍秦豐以本紀修十二月馮異與公孫述將程焉戰于陳倉隗囂遣兵助異大破之述遣使招囂囂斬其使以紀傳修伏湛奏行鄉飲酒禮以列傳修

漢世祖光武皇帝建武五年成公孫述龍興五年淮南李憲七年漢盧芳五年海西王董憲三年春正月癸巳帝還宮以本紀修遣太中大夫來歙送馬援歸隴右以列傳修二月馬武等拔垂惠劉紆走以紀傳修乙丑帝幸魏郡以本紀封殷後孔安爲殷紹嘉公以本紀彭寵奴子密等殺寵以降封爲不義侯以本紀注通鑑目錄修

解題曰隋滑州刺史王軌爲奴所殺攜其首以奔竇建德建德曰奴殺主爲大逆我何可納之命立斬奴而返

帆首於滑州吏人感之即日而降齊濟二州及兗州賊帥皆聞風而下惜哉光武之不出此也事見通鑑

以中山太守郭伋爲漁陽太守徵上谷太守耿况封牟平侯以列傳通鑑修 吳漢耿弇大破富平獲索於平原降之本紀 三月將軍龐萌反以本紀袁宏漢紀修 岑彭拔夷陵田戎奔公孫述以紀傳修

夏四月旱蝗以本紀修 竇融遣使入貢以爲涼州牧以本紀列傳修 六月朱祜拔黎丘獲秦豐本紀 帝幸蒙龐萌董憲等攻桃城帝大破之本紀

解題曰李賢曰蒙縣屬梁國故城在今宋州北任城國有桃聚故城在今兗州任城縣北

秋七月丁丑帝幸沛祠高祖幸蕃大破憲於昌慮八月己酉幸郯吳漢拔之斬劉紆遂圍萌憲於朐以本紀修

解題曰李賢曰蕃縣屬魯國故城在今徐州滕縣昌慮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徐州滕縣東南古郯之濫邑郯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東北朐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海州朐山縣西

冬十月還幸魯使大司空祠孔子以本紀修 耿弇與張步戰於臨淄大破之帝幸劇張步斬蘇茂以降以本紀袁宏漢紀

解題曰李賢曰劇縣故城在今青州壽光縣南故紀國

初起太學立五經博士十四家帝還幸之以紀傳修

解題曰按陸機洛陽記太學在洛城開陽門外去宮八里儒林傳序立五經博士易有施孟梁丘京氏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初起太學稽式古典籩豆干戚之容備之於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蛇乎其中

十一月伏湛免以侯霸爲大司徒以本紀修 十二月西平王盧芳據五郡稱漢帝以列傳修 隗囂遣子入侍以本紀修 交州牧鄧讓遣使入貢以本紀修 詔復濟陽徭役二年以本紀修

解題曰李賢曰濟陽縣故城在今曹州宛句縣西南地理志陳留郡有濟陽縣

是歲徵處士嚴光周黨王良等至京師拜光及良爲諫議大夫光不受以列傳袁宏漢紀皇極經世傳

解題曰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少與光武同遊學光武卽位以物色求之後齊國言有一男子釣澤中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司徒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光不答乃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卽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卽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

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卧以足加帝腹上拜諫議大夫不肯受去耕釣於富春山中 黨字伯况太原廣武人也王莽篡位託病杜門賊暴縱橫唯至廣武過城不入建武中徵為議郎以病去職被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尚書李賢曰以穀樹為綃頭也鄭玄注儀禮云如今著幓頭自項中而前交額上卻繞髻及引見伏而不謁朱熹曰知犀子刺贊謁謁之禮孝闕自陳願守所志帝許焉時又徵王良逢萌薛方等 良東海蘭陵人也王莽時寢病不仕三年徵拜諫議大夫遷沛郡太守乞骸骨徵拜太中大夫六年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良慙自後連徵不應 萌北海都昌人也之長安學通春秋王莽殺其子宇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遼東光武即位乃之琅琊勞山詔書徵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即便駕歸連徵不起又按前漢列傳薛方齊人也嘗為郡掾祭酒徵不至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莽說其言不強致世祖即位徵方道病卒唐仲友曰光武名隱逸二百年節義所出也

漢世祖光武皇帝建武六年成公孫述龍興六年漢盧芳六年春正月改舂陵為章陵縣復其民比豐沛以本紀袁宏漢紀修辛酉詔郡國有穀者給高年孤寡貧癃者如律以本紀修解題曰李賢曰漢律今亡按成帝永始二年詔吏民以義收食貧民入穀物助縣官振贍者已賜直其百萬以上加賜爵不更欲為吏補三百石三十萬以上賜爵五大夫吏益遷二等民補郎十萬以上無出租賦三歲萬錢以上一年豈亦律耶

馬成等拔舒獲李憲二月吳漢拔朐獲董憲龐萌帝以天下粗定乃休諸將於洛陽分軍士於河內置酒賞賜以本紀袁宏漢紀修馬援鄭興申屠剛杜林自隗囂所來歸以援興為太中大夫剛林為侍御史以列傳修三月公孫述遣田戎任滿寇南郡以本紀修夏四月丙子帝幸長安始謁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年譜續鑑遣蓋延等七將軍從隴道討公孫述五月己未帝還宮隗囂反使其將王元塞隴坻諸將敗還以本傳修解題曰郭仲產秦州記曰隴山東西百八十里在隴州汧源縣西

六月辛卯詔省縣四百餘吏職十置一以本紀修

解題曰太常省太宰均官都水雍太祝五時各一尉光祿勲省左右曹黃門郎車戶騎三將羽林令衛尉省旅賁令衛士一人丞太僕省太廐家馬令丞尉車府路軨騎馬駿馬令丞六牧師苑令廷尉中都官獄二十六所各令長皆省大鴻臚省譯官別火二令丞郡邸長丞宗正省都司空令丞大司農省均輸平準少府省五丞湯官織室令官者昆臺火丞三令二十一丞水衡省屬官令長丞尉二十餘人執金吾省式道左右中候中壘寺互都船令丞尉左右京輔都尉八校省中壘胡騎虎賁三校尉此中興省在內官職之大畧也

醒本紀秋九月丙寅晦日有食之本紀

解題曰執金吾宋浮上疏曰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即位以來不用舊典信舉刺之官黜鼎輔之任至於有所劾奏便加退免覆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為腹心而使者以從事為耳目是為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人不自保迫於峻刻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僞以希虛譽所以致日月失行之應也願陛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治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采其言自是牧守易代頗簡

冬十月丁丑詔舉賢良方正百寮上封事無隱有司遵法度以本紀修十一月詔王莽時吏人沒為奴婢者免為庶人以本紀修

解題曰高祖即位即下免奴婢之詔識者謂其得作民主之職光武十年之間奴婢之詔六七下其猶高祖之意哉

十二月壬辰宋弘免以本紀修

解題曰弘坐考上黨太守無所據免歸唐仲友曰進賢退不肖宰相職也弘守正疾惡所考必非賢以是免之過矣

癸巳詔田租復三十稅一以本紀修

解題曰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今軍士屯田糧儲差積其令郡國見收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劉隆屯田武當李通屯田順陽張純屯田南陽王霸屯田新安皆在隴蜀時也隗囂遣行巡王元寇扶風馮異及祭遵拒破之以紀傳修是歲罷郡國都尉官本紀

解題曰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景帝更名都尉劉敞曰郡有都尉更有中尉此時罷郡都尉官本紀者國字誤也至是始罷并職太守無都試之役明年遂罷郡國材官矣李奇曰材官騎射馳戰陣常以七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課殿最水處則習船邊郡將萬騎行障塞每有劇郡臨時置都尉

事已罷之韓李宣曰光武父在兵間思欲息有又兩部之季都肄武以為悉稽延壽姑以試士皆欲不道誅而翟義之反王莽隗囂之封更始李通之勤光武皆以欽戊因勒車騎詩令長號令起事光武德之遂爵不講

始遣列侯就國本紀匈奴遣使來獻本紀

漢世祖光武皇帝建武七年成公孫述龍興七年漢盧芳七年勒穿毛隗囂元年

春時民得休息樂吏職而勤農桑乃革王莽偽海之弊聽言觀行明試以功以袁宏漢紀稽古錄修詔申海茲之義以本紀修三月

丁酉詔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為民以本紀修

解題曰詔曰今國有衆軍並多精勇宜且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令復還民伍漢官儀曰高祖命天下郡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數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李賢曰軍假吏謂軍中權置吏也應劭漢官儀曰自郡國罷材官騎士之後官無警備實啓戎心一方有難三面救之一切取辦黔首囂然不及講其射御用其戎誓一旦驅之以即強敵是以每戰常負張角搆亂八州並發乃遣徵之三邊殆以備之兵非我族類忿鷙縱掠多僵良善以為己功不教而戰是謂棄之豈虛也哉鄙泰之論蕭然

公孫述以隗囂為朔寧王以本紀修

解題曰囂稱臣於述述騎都尉荊邯見東方將平兵且西向說述曰漢祖起於行陣之中兵破身困者數矣然軍敗復合創愈復戰何則前死而成功踰於却就而滅亡也隗囂割有雍州兵強士附威加山東遇更始復失

天下嚮不及此時推危乘勝以爭天命而退欲為西伯之事尊師章句賓友處士偃武息戈卑身事漢令漢帝釋關隴之憂專精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使西州豪傑咸歸心於山東發間使召攜貳則五分有其四若舉兵天水必至沮潰則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內奉萬乘外給三軍百姓愁困臣愚以為宜及天下之望未絕豪傑尚可招誘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搖冀有大利餘見通鑑陳璀曰邯之謀於漢則不利於述則忠矣而述以縣令之器識近慮狹無能遠也

癸亥晦日有食之詔百僚上封事不得言聖鄭興上疏論政事帝多納用以袁宏漢紀列傳修夏四月壬午詔舉賢良方正以本紀修五月前將軍固始侯李通為大司空以本紀修使司隸校尉督察三公司空掾陳元諫從之以呂祖謙日記修秋隗囂寇安定馮異祭遵擊卻之囂將王遵降以本紀傳修冬漢朔方雲中太守降以本紀修以汝南都尉杜詩為南陽太守以列傳修

漢世祖光武皇帝建武八年成公孫述龍興八年漢盧芳八年隗囂朔寧王二年

春正月中郎將來歙襲據略陽隗囂攻之不克夏閏四月

帝自將征囂竇融率五郡太守會于高平囂將牛邯降囂衆潰奔西城遣吳漢等圍之帝幸上邽遣蓋延等攻圍上邽封竇融等爲列侯(以紀傳袁宏漢紀修)

解題曰李賢曰略陽縣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隴城縣西北高平縣屬安定郡今原州縣西城縣屬漢陽郡一名始昌城在今秦州上邽縣西南上邽縣屬隴西郡故邽戎邑今秦州縣

盜起潁川秋大水(以本紀修)八月帝東歸九月乙卯還宮庚申南征盜皆降戊寅還宮冬十月丙午幸懷十一月乙丑還宮(以本紀傳修)公孫述遣兵救隗囂吳漢蓋延等退却(以本紀修)十二

月高句麗王遣使來貢(通鑑)

漢世祖光武皇帝建武九年(成公孫述龍興九年囂九年隗純元年)

春正月潁陽成侯祭遵卒于汧詔馮異領其營(以通鑑列傳修)

解題曰李賢曰汧縣屬右扶風故城在今隴州汧源縣

隗囂死王元立其子純(以本紀修)

解題曰蘇轍曰隗囂初據隴坻謙恭下士豪傑歸之然聖公君臣不改盜賊之舊而囂束手稱臣陷諸父於死地及光武自河北入洛而囂懲既往之禍方擁兵自固謀臣去之義士笑之而囂與王捷一二人以死守之始從聖公而不疑終背光武而不悔去就之計無一得者劉表專制荊州曹袁相距於官渡二人皆求助於表表方晏然自守一無所與卒爲曹公所并隗囂劉表雍容風義皆有長者譽於其敗也皆以去就不明失之不如張魯於敗亡之餘知所歸往猶能保其後嗣也

三月公孫述遣田戎任滿據荊州(以傳紀修)

解題曰述遣田戎任滿程汎將數萬人乘枋箄(李賢曰以竹木爲之浮於水上)下江關(李賢曰華陽國志曰巴楚相攻故置江關舊在赤甲城後移在江南岸對白帝城故基在今夔州魚復縣南)擊破馮駿等拔巫及夷陵夷道(李賢曰巫夷縣二縣並屬南郡)據荊門虎牙(李賢曰水經注曰江水東歷荊門虎牙之間荊門山在南上合下開其狀似門虎牙在北石壁色紅間有白文虎牙在峽州夷陵縣東南宜都縣西北)橫江水起浮

橋關樓立欑柱絕水道結營山上以拒漢兵公孫述拒漢兵之西孫皓拒晉兵之東皆於險要置浮橋關樓鐵鎖之屬然岑彭卒焚之而破蜀王濬亦燒之而滅吳險其可恃哉餘見通鑑

夏六月丙戌帝幸緱氏(以本紀修)

解題曰李賢曰緱氏在洛陽之東

遣吳漢等擊盧芳將賈覽於高柳匈奴救之漢等不利(以紀傳修)

解題曰李賢曰高柳縣屬代郡故城在今雲州定襄縣

秋八月遣來歙率馮異等討隗純於天水(以紀傳修)是歲省關

都尉復置護羌校尉以本紀修封陰就爲宣恩侯以列傳通鑑修
漢世祖光武皇帝建武十年成公孫述龍興十年春正月
吳漢等擊隗純破之以本紀夏馮異斬公孫述將趙匡於天水
以本紀夏陽節侯馮異卒以紀傳修秋八月帝幸長安祠陵廟遂幸
汧隗純將高峻降以本紀冬十月來歙等大破隗純於落門純
降王元奔蜀以本紀修
解題曰李賢曰今渭州隴西縣東南有落門山落門水
出焉
先零羌寇金城隴西來歙大破之以本紀修庚寅帝還宮以本紀修
漢世祖光武皇帝建武十一年成公孫述龍興十一年春

三月己卯詔殺奴婢不得減罪以本紀修三月己酉帝幸南陽
章陵祠園陵庚午還宮以本紀修閏月遣吳漢等發兵與岑彭
會彭大破田戎任滿於荊門獲滿遂率舟師討公孫述留
將軍馮駿圍戎於江州以本紀修
解題曰田戎等據荊門虎牙彭數攻之不利於是裝直
進樓船冒突露橈數千艘彭與吳漢及劉隆臧宮劉歆
發南陽武陵南郡兵又發桂陽零陵長沙委輸棹卒凡
六萬餘人騎五千匹皆會荊門吳漢以三郡棹卒多費
粮穀欲罷之彭以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曰大
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荊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爲重

而已彭乃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魯奇應
募而前飛炬焚之彭復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
大亂溺死者數千人餘見通鑑李賢曰江州縣屬巴郡
今渝州巴縣樓船秦制也秦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以
攻越漢官儀以爲高帝所置誤也岑吳伐蜀用樓船露
橈船紀皆謂之舟師然則樓船蓋舟師之一也七年既
罷樓船士而伐蜀討交趾皆用樓船者盖所罷者其士
而船則未罷也水戰則徐募櫂卒耳逮永平而樓船之
名始泯
夏四月丁卯省大司徒司直官以本紀修先零羌寇臨洮以太

中大夫馬援爲隴西太守破之以紀傳修六月來歙等破公孫
述將王元環安於下辯安使盜殺歙詔以馬成代之以紀傳修
解題曰下辯縣屬武都郡今成州同谷縣舊名武街城
帝自將征述秋七月次長安八月岑彭破述將侯丹於黃
石將軍臧宮大破延岑於沈水王元降帝還宮以紀傳修
解題曰唐仲友曰光武常以大軍隨諸將後不特爲人
才有限亦所以總攬精綱也事見通鑑李賢曰黃石即
黃石灘也水經注曰江水自涪陵東出百里而届于黃
石在今涪州涪陵縣沈水出廣漢縣下入涪水
冬十月述使盜殺岑彭以紀傳修馬成平武都遂與馬援擊破

先零羌徙之天水隴西扶風（以本紀修）

解題曰武都今同慶府鳳沔階州之地

十二月吳漢率舟師討公孫述（以本紀修）是歲省朔方牧并并州初州牧奏事（以本紀修）

解題曰杜佑通典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吏按驗然後黜退光武即位用法明察不復委三府故權歸舉刺之吏

漢世祖光武皇帝建武十二年（漢盧芳十二年）春正月吳漢破公孫述將魏黨公孫永及其壻史興於武陽（以本紀修）

解題曰李賢曰武陽縣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成都縣東南

夏六月黃龍見東阿（以本紀修）

解題曰李賢曰東阿今濟州縣

秋七月馮駿拔江州（以本紀修）九月吳漢大破公孫述將謝豐於廣都斬之臧宮拔涪城引兵與漢會（以紀傳修）

解題曰廣都縣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成都縣東南涪城今綿州縣按通典於梓州涪城縣注臧宮拔涪城斬公孫恢即此蓋兩漢涪縣東晉立始平郡西魏改郡為潼州涪城縣為潼隋改潼為涪城屬綿州大曆十三年屬梓州所以新唐書錄梓州舊唐書錄綿州

李通免（以本紀修）

解題曰陳元以高才著名辟司空李通府時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隷校尉督察三公事下三府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illegible]霸故武王以太公為師齊桓以夷吾為仲父近[illegible]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輔之權及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況己自喻不信群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為明徼訐為直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罔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為世戮今四方尚擾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勞心下士屈節待賢不宜使有司有察公輔之名帝從之（[illegible]）通性謙恭常欲避權埶自為宰相謝病不視事連年乞骸骨帝每優寵之令以公位歸第養疾通復固辭積二歲乃聽上大司空印綬呂祖謙曰高祖識大體而節目未免踈漏光武節目甚詳悉而大體不能無遺所以二漢風聲氣習厚薄緩急不同高祖斷無他技其心休休焉有容故能屈羣策盡衆智規摹所以寛光武緣有他技不識大體一時之治非不可觀終無餘味大抵政事統體上則人主下則大臣相與共持治體者也羣有司百執事奉而行之者也光武不任三公事歸臺閣而人上下

親瀞書期會故當人主聰明强力耳目手足之所及事固皆舉至後世少惰即衰不可用如西漢諸君何嘗盡賢惟其有規模統體故子孫有所憑藉東漢自光武之後明章皆賢君論其積累自當深厚繞至和帝以後更不若西漢以此知其全無統體西漢輔相如霍光之少庸繆懷姦若東漢大臣袁安李固楊震之徒過之甚遠然而終不能救天下者正由事不在三公故也

冬十一月戊寅吳漢臧宮與公孫述戰於成都大破之殺述巳卯時延岑以城降辛巳漢滅公孫氏及夷其宮室大掠詔祠譙玄表李業之閭徵費貽等西土歸心焉(以記傳修)

解題曰建武十一年岑彭上劉隆為南郡太守自率臧宮劉歆長驅入江關(江關[illegible])至令軍中無得虜掠衆利直指墊江(今合州本西漢巴郡之墊江縣)攻破平曲(李賢曰縣屬巴郡今忠州縣)到江州留馮駿討之六月來歙與蓋延馬成進攻述將王元環安於河池(李賢曰河池縣屬武都郡今鳳州縣)下辯陷之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馬成代歙守中郎將帝自將征述七月次長安述使延岑呂鮪王元及其弟恢率兵拒廣漢(今漢州綿州)及資中(今資州資陽縣)又遣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彭乃多張疑兵使護軍楊翕與臧宮拒延岑等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上(都江成都江也)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曰是何神也延岑盛兵於沈水臧宮衆多食少降者皆欲散宮欲引還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噪右步左騎挾船而引岑不意漢軍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縱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岑奔成都其衆悉降自是乘勝追北軍至平陽鄉王元降馬成等平武都(帝在長安馬成既平武都王元已降臧宮可以遣兵[illegible]蜀未可平故幸長安為之聲援其實重兵全在吳漢[illegible]岑也)蜀刺客詐為亡奴降夜刺殺彭詔鄭興領其營吳漢裝露橈船將南陽兵及弛刑募士三萬人泝江而上漢并將彭軍十二年與述將魏黨公孫永戰於魚涪津(李賢曰續漢書曰犍為郡南安縣有魚涪津在縣北臨大江)大破之遂圍武陽述遣子壻史興將五千人救之漢迎擊盡殄其衆因出犍為界諸縣皆城守漢乃進兵攻廣都拔之武陽東諸小城皆降述將帥離叛雖誅滅其家不能禁帝必欲降之乃下詔諭述曰勿以來歙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宗族完全詔書手記不可數得述終無降意秋七月馮

陵拔江州漢乘利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
餘里阻江北為營作浮橋使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
江南相去二十餘里述使其將謝豐袁吉將衆十許萬
分為二十餘營并出攻漢使別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
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饗士
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幡旗使烟火不絕夜銜枚
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
攻江南漢率兵引戰自旦至晡大破之斬豐吉引還廣
都自是戰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于其郭中臧
宮拔綿竹破涪城斬述弟恢復攻繁郫(李賢曰繁郫二縣屬蜀郡)至

吳漢營飲酒高會述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延岑於
市橋(李膺益州記沖星橋舊市橋也在今成都縣西南五里)偽建旗幟鳴鼓挑戰
而潛遣奇兵出漢軍後襲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時
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蜀郡太守張堪馳見漢說
述必敗不宜退師漢從之乃示弱挑敵冬十一月臧宮
軍咸門(李賢曰成都北面有二門西曰咸門)戊寅述自將數萬人攻漢以使
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
並疲漢因令壯士突之述兵大亂被刺洞胸墮馬(吳漢傳云)
(漢護軍高午奔陣刺殺述)左右輿入城以兵屬延岑其夜死明旦岑
降辛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放兵大掠

焚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劉尚曰城降三日一
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
忍行此良失斬將弔民之義也譙玄者巴郡閬中人平
帝元始四年為繡衣使者王莽居攝變姓名竄歸述連
聘不詣乃遣使者備禮徵之若不肯起便賜以毒藥太
守自至玄廬曰誠不宜復辭玄曰保志全高死亦奚恨
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願奉家錢千萬贖
父死太守為請述許之李業廣漢梓潼人王莽居攝以
病去官述徵為博士固稱疾不起述羞不致之使大鴻臚
尹融持毒酒奉詔命以劫業融譬旨曰今天下分崩孰

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於不測之淵乎業乃嘆曰古
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何乃誘以高爵重餌哉融曰宜
呼室家計之業曰大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為
遂飲毒而死述聞業死大驚又恥有殺賢之名乃遣使
弔祠賻贈百匹業子翬逃辭不受平帝時蜀郡王皓為
美陽令王嘉為郎王莽篡位並棄官歸述使徵皓嘉恐
不至先繫其妻子使者謂皓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
馬猶識主況於人乎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誅皓家屬
嘉聞而歎對使者伏劍而死犍為費貽不肯事述乃漆
身為癘陽狂以避之同郡任永馮信述連徵命皆託青

首以避世難建武十一年卒明年天下平詔下郡祠以
中牢其忠節志義之士並蒙旌顯程烏李育以有才幹
皆擢用之於是西土咸悅莫不歸心焉夫以譙玄毅子
不汙莽朝其節固與周黨王霸辭方之徒無以大相過
至其不為述起則其貞操卓識尤過人遠甚而述以盜
賊之行負之以死是其視援猶出王莽下而欲長有其
國難矣光武尊寵而表厲之惟恐不至其知為君之道
首歟

參狼羌寇武都馬援降之以本紀修

解題曰援列傳羌豪曾孫忍秦獻公兵臨渭首忍季父

卬將其種人南出賜支河曲西數千里與衆羌絕遠其
後子孫隨所之或為犛牛種越嶲羌是也或為白馬
種廣漢羌是也或為參狼種武都羌是也忍與弟舞獨
留湟中往年先零寇臨洮援既破之其寇鈔非浩亹隴李賢曰音告門縣屬金城郡浩水名門者水夾山門兩岸深若門金城郡故城在今蘭州廣武縣西援
與鬲成又破降之而徙之天水隴西扶風至是參狼羌
諸種寇武都援復擊破之而隴右始清餘見通鑑范曄
論曰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地當煎作寇馬文淵徙
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埶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
忘經世之遠略豈夫識微者之為乎故微子垂泣於象
箸辛有浩歎於伊川也

詔邊吏追虜因敵不拘以戰守逗留法以陳寵通鑑論修

解題曰李賢曰說文逗留止也前漢書音義逗是曲行
避敵也漢法軍行逗留畏懊者斬至是令追虜者或遠
或近量敵進退不拘以軍法直取勝敵為務也逗古住字

遣驃騎大將軍杜茂將死刑等禁北邊亭候以本紀修詔竇融
以五郡太守入朝以列傳修執金吾雍奴侯寇恂卒以列傳修

解題曰袁宏曰寇恂之才足居內外之任雖暫撫河內
拊綏潁川未足究其遠略也及在汝南延儒生受左氏
何其閑也晚節從容不得預於治體以世祖之明寇生
之智猶不得自盡於時況庸主乎

大事記續編卷第八

大事記續編卷第九

金華王禕子充著

漢世祖光武皇帝建武十三年春正月庚申大司徒則鄉哀侯侯霸薨以本紀修

解題曰侯霸爲前梁令閻楊楊素有譏議帝嫌之既見霸奏疑其有姦大怒賜璽書曰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欲以身試法耶將殺身以成仁耶使尚書僞勤奉策至司徒府勤陳霸本意申釋事理帝意稍解蘇轍曰高帝舉天下後世之重屬之大臣大臣亦盡其心力以報之風流相接至申屠嘉猶召辱鄧通議斬晁錯則高帝之用人其重如此景武之後此風衰矣武帝將立少主知非大臣不可乃委任霍光故能翊昭建宣至於宣帝雖明察有餘而性本忌克高才之士側足而履其朝陵遲至於元成朝無重臣養成王氏之禍光武之興雖文武之畧足以鼓舞一世而不知用人之長以濟其所不足幸而子孫皆賢權在人主故其害不見及和帝幼小竇憲兄弟恣橫殺都鄉侯於朝事發請擊匈奴以自贖及其成功又欲立北單于以樹恩袁安任隗皆以三公守義力爭而不能勝蓋光武不任大臣之積其獘乃見於此其後誅閻顯立順帝功出於宦官黜清

河王殺李固事成於外戚大臣皆無所與及其末流梁冀之害復假宦官以去之宦官之害至召外兵以除之外兵既入而東漢之事盡矣唐仲友曰光武不任功臣宗室亦抑外戚宦官譏世權柄移於外戚宦者蓋天下權柄必有所歸人主聰明必有所寄惟當委任大臣使百官有司各得其職宗室戚官各安其分況王氏乃擅權而非大臣耶光武以新室抑外戚則可以此奪大臣之權則不可既不任大臣又不倚宗室既孤之勢不免政歸房闥捨廢宦豎得寵近習漢之可以亡也

戊子詔勿受郡國異味以本紀修

二月遣馬武屯虖沱河以備匈奴盧芳亡入匈奴以本紀修

降趙王良等十一人爲公侯以通鑑目修

解題曰蘇軾曰高帝既平天下所憂者韓彭英盧而已此四王者皆相繼仆滅而不復續及呂氏之禍則由異姓也呂氏滅而吳楚之憂幾至於亡國方韓彭呂氏之禍惟恐同姓之不蕃熾昌大也然至其爲變則又過於異姓矣文景之世以爲諸侯分裂破弱則漢可以百世而無變至於武帝諸侯之難少衰而匈奴之患方熾則又以爲天下之憂止於此矣及昭宣元成之世諸侯王既無足憂而匈奴又破滅臣事於漢然卒至於中絕而不救則其所不慮之王氏也世祖上懲韓彭之難中懲七國之變而下悼王氏之禍於是盡侯諸將而不任以事削同姓之封而黜三公之權以爲前世之獘無

矣及其衰也宦官之權盛而黨錮之難起士大夫相與
搤腕而遊談者以為天子一日誅宦官而解黨錮則天
下猶可以無事於是外召諸將而內脅其君宦官既無
遺類而董卓曹操之徒亦因以亡漢漢之所憂者凡六
變而其亂與亡輒出於其所不憂而終不可備
封宗室絕國者為侯（以本紀修）以殷紹嘉公孔安為宋公周承休
公姬常為衛公（以本紀修）省并十三國（以本紀修）
解題曰按本紀廣平屬鉅鹿真定屬常山河間屬信都
城陽屬琅邪泗水屬廣陵淄川屬高密膠東屬北海六
安屬廬江廣陽屬上谷李賢以為唯有九國誤云十三

令以地志考之則淄川高密膠東皆屬北海本紀云菑
川屬高密衍一屬字耳又西京長沙廣陵國今皆為郡
實十三國非誤也
二月辛未沛郡太守扶陽侯韓歆為大司徒（以本紀修）夏四月
吳漢還京師功臣皆增邑更封左右將軍賈復鄧禹建威
大將軍耿弇皆罷并職左右將軍官帝方以吏事責三公
故不用功臣兵革既息文書調役簡省至十存一焉（以本紀）呂
（祖謙目）
解題曰賈復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
師乃與鄧禹並剽甲兵（廣雅云剽削也）敦儒學帝深然之遂罷

左右將軍耿弇亦上大將軍印綬罷以列侯奉朝請禹內
文明篤行淳備天下既定常欲遠形執修整閨門教養
子孫使可觀多大節既罷私第闔門養威重[illegible]
[illegible]復宜為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功臣並
不用誅見通鑑發揮曰光武不用功臣為三公蓋鑒高
帝之疑而欲保全之是固美矣然用人先以一說横於
胸中則為私意非立賢無方之意矣高祖功臣如韓彭
之徒天資皆小人在易之師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於
用師既終之後但當寵之以富貴而不可使之有國家
而為政也高帝正犯此義是以不能保功臣之終光武

之功臣則異於是以光武時所用之大臣論之鄧寇賈
三子類皆過之與共圖政不亦可乎顧乃執一縣之[illegible]
宰大公之義是反為私意而已矣抑光武之所責於大
臣者特為吏事大臣之職顧如是乎
甲寅與州牧安豐侯竇融為大司空（以本紀修）五月匈奴寇河
東（以本紀修）不其侯伏湛卒（以列傳修）
解題曰按列傳袁宏漢紀南陽太守杜詩上書曰臣[illegible]
見故大司徒伏湛經為人師行為儀表遭時兵亂[illegible]
持重不可推移陛下深見成否顧以宰相微過斥逐
而不用[illegible]制九州五尚書令一部二人[illegible]

州共選五人以任尚書令則一郡乃有二人故欲以滋
代一人之處可以滋代夏微勳尚書擇拜吏日及就位
因讌見中暑病卒唐仲友曰伏湛侯霸宋弘皆中興名
相也論其器業豈在蕭曹魏丙之後而功名不及者光
武之任宰相非西漢之任宰相也
秋九月日南徼外蠻夷獻白雉白兔 以本紀修
漢世祖光武皇帝建武十四年春正月起南宮前殿 以本紀修
匈奴遣使奉獻 以本紀修 夏四月辛巳封孔子後爲褒成侯 以本紀修
秋莎車鄯善遣使請置都護帝許 以傳修 以[illegible]吳成太中大夫
梁統請更定律令不報 以列傳修

解題曰蘇軾曰漢仍秦法至重高惠固非虐主然習所
見以爲常不知其重也孝文始罷肉刑與參夷之誅景
帝復孥戮晁錯武帝罪戾有增無損宣帝治尚嚴因武
之舊至王嘉爲相始輕減法律東京因而不[illegible]賢相
也輕刑又其盛德事班固不記其事見於梁統傳可
謂疏畧矣統言高惠文景以重法興哀平以輕法衰因
上書乞增重法律賴當時不從其議此如人年少時不
節酒色而安老後雖節而病後節酒色可以延年可乎
統亦東京名臣一出此言遂獲罪於天其子松竦皆以
非命死冀卒族滅嗚呼悲夫戒哉事見通鑑

漢世祖光武皇帝建武十五年春正月韓歆免自殺 以本紀修
丁未有星孛于昴 以本紀修 汝南太守歐陽歙爲大司徒
以本紀修 二月遣吳漢等擊匈奴徙邊郡民常山關居庸關以
東 以本紀修
解題曰前漢地里志代郡有常山關上谷郡居庸有關
唐幽州昌平縣西北二十五里有居庸關亦謂軍都關
夏四月癸丑追諡兄縯爲齊武公仲爲魯哀公丁巳封皇
子十人爲公 以本紀修 六月詔州郡檢覈墾田頃畝及戶口年
紀 以本紀修
解題曰周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

版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登民數自生齒
以上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孟冬獻
民數于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蓋民數定則
賦可知而國用可制此王政之先務也光武中興既不
能秉時井畫其田而吏恣姦欺田不以實自占則戶口
年紀豈能得其實乎帝雖盛殺戮而不能正也回視成
周上下相與之意無復髣髴可爲慨然也哉事見通鑑
冬十一月歐陽歙下獄死十二月關內侯戴涉爲大司徒
以本紀修 盧芳復居高柳 以本紀修 是歲杜茂免遣馬成繕治障塞
以紀傳修

漢世祖光武皇帝建武十六年春交趾女子徵側徵貳反〔以本紀修〕
解題曰李賢曰徵側麊泠縣雒將之女〔麊泠屬交州〕嫁爲朱
鳶人詩索妻甚雄勇交趾太守以法繩之故反餘見通
鑑
三月辛丑晦日有食之〔以本紀修〕秋九月河南尹張伋及郡守
十餘人坐度田不實下獄死〔以本紀修〕
解題曰按列傳南郡太守劉隆坐徵下獄其儔輩十餘
人皆死帝以隆功臣特免爲庶人餘見通鑑
群盜起冬十月聽盜自相斬除罪官吏委守逗留故縱勿

罪惟以禽獲爲功蔽匿者罪之賊乃解散〔以本紀通鑑修〕盧芳
降十二月封爲代王〔以本紀修〕行五銖錢〔以本紀修〕
漢世祖光武皇帝建武十七年春二月乙未晦日有食之
〔以本紀修〕夏四月帝幸章陵五月乙卯還宮〔以本紀修〕冬十月辛巳
廢皇后郭氏爲中山太后立貴人陰氏爲皇后
解題曰列傳上令郅惲授皇太子韓詩侍講殿中及郭
皇后廢惲言於帝曰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
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
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惲善恕己量主知
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夫惲所居之地與張湛

同郭后之廢湛稱疾不出而惲乃謂夫婦之好人所不
敢言豈責難於君之義[illegible]事使太
子奉身而退則可謂善處父子之間矣[illegible]
進右翊公輔爲中山王其餘九國公皆爲王〔以本紀修〕
解題曰皇子封王其郡爲國每置傅一人相一人皆二
千石傅主導王以善禮如師不臣也相如太守有長史
如郡丞中尉一人比二千石職如郡尉主盜賊郎中令
一人僕一人皆千石郎中令掌王大夫郎中宿衛官僕
主車及馭治書比六伯石本尚書更名大夫比六伯石
無員掌奉王使至京都奉璧賀正月及使諸國謁者比

四百石冠長掌冠禮樂長主樂人衛士長主衛士醫工
長主醫藥永巷長宦者主宮中婢使祠祀長主祠祀皆
比四百石郎中二百石
太子太傅張湛稱疾免〔以列傳修〕甲申帝幸章陵祠舊宅鳳凰
見潁川十二月還宮〔以本紀修〕是歲以襄賁令祭彤爲遼東太
守〔以列傳通鑑修〕
解題曰葉適曰王霸在上谷二十餘年祭彤在遼東二
十年匈奴烏桓鮮卑不能爲患此任人之效也〔襄賁縣屬東海〕
〔鄗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南賁音肥〕
以虎賁中郎將馬援爲伏波將軍討交趾〔以列傳通鑑修〕

漢世祖光武皇帝建武十八年春二月蜀守將史歆反遣吳漢等討之(以本紀修)帝幸長安三月祠陵廟幸蒲坂祠后土(以本紀修)馬援擊徵側徵貳于浪泊大破之(以列傳修)夏四月甲戌還宮(以本紀修)帝幸河內戊子還宮(以本紀修)五月旱(以本紀修)盧芳復入匈奴(以本紀修)秋七月吳漢平成都(以本紀修)冬十月帝幸宜城還祠章陵十二月乙丑還宮(以本紀修)是歲罷州牧置刺史(本紀)

漢世祖光武皇帝建武十九年春正月追尊孝宣皇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於太廟成帝哀帝平帝於長安南頓君以上四世於章陵(以本紀修)

解題曰李賢曰漢官儀曰光武第雖十二於父子之次於成帝為兄弟於哀帝為諸父於平帝為祖父皆不可為之後上至元帝於光武為父故上繼元帝而為九代故河圖云赤九會昌謂光武也然則宣帝為曾祖故追尊及祠之按列傳五官中郎將張純太僕朱浮各奏言陛下興於匹庶雖實同創革而名為中興宜奉先帝恭承祭祀者也為人後者則為之子既事大宗則降其私親今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而舂陵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廁尊不合禮意昔高帝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為父立廟獨群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典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尊為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立皇考廟其祭上至舂陵節侯群臣奉祠以明尊尊之敬親親之恩帝從之

以馬援為新息侯(以通鑑修)夏閏四月戊申進趙齊魯公爵為王(以本紀通鑑修)六月戊申廢皇太子彊為東海王立東海王陽為皇太子改名莊(以本紀列傳修)以騎都尉陰識為執金吾侍中陰興為衛尉(以列傳修)

解題曰後漢外戚典兵始於此按列傳顯宗立為皇太子以識守執金吾輔導東宮帝每幸郡國識常留鎮守京師委以兵任顯宗永平元年詔曰故侍中衛尉興典領禁兵從平天下當顯受封爵又諸舅比例應蒙恩澤興固讓其封與子弟為侯餘見通鑑

秋九月帝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復田租二歲進幸淮陽梁沛(以本紀修)

解題曰李賢曰南頓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陳州項城縣西

西南夷反遣將軍劉尚討之(以通鑑修)復置函谷關都尉(以本紀修)

解題曰漢都長安東則函谷南則嶢關西則散關北則

蕭關所謂關中者在其中也雖秦置函谷關都尉領兵如郡國多選豪傑貴重吏爲之然史或言函谷關都尉或言關都尉則諸關皆置都尉非特函谷也建武九年罷關都尉至是止復置函谷關都尉故志言罷關都尉而不書其復也或謂武帝太初四年徙弘農都尉治武關若武關已有都尉何必復移弘農都尉以治之是不然函谷關在弘農縣衡嶺元鼎三年徙於新安相去三百里一歲再征稅故移弘農之稅於武關非至是而始有都尉也

修西京宮室 以本紀修

解題曰杜篤論都賦曰有詔復函谷關作大駕宮 李賢曰大駕宮天子行宮也 六王邸高車廄於長安脩理東都城門 李賢曰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也 橋涇渭往往繕離觀東臨霸滻西望昆明北登長平規龍首撫未央覷平樂儀建章是時山東翕然狐疑意聖朝之西都關門之反拒也客有爲篤言彼埳井之潢汙固不容夫吞舟且洛邑渟瀯曷之以居乎萬乘哉杜篤奏上論都欲令車駕還還長安耆老聞者皆動懷土之思莫不眷然佇立西望王景以宮廟已立恐人情疑惑會時有神雀諸瑞乃作金人論頌洛邑之美天人之符

漢世祖光武皇帝建武二十年春戊子帝還宮 以本紀修 夏四月戴涉下獄死 以本紀修 竇融免 以本紀修 五月匈奴寇上黨天水扶風 以本紀修 六月庚寅以廣漢太守蔡茂爲大司徒太僕武陵侯朱浮爲大司空 以本紀修 乙未徙中山王輔爲沛王 以本紀修 以城門校尉郭況爲大鴻臚 以列傳修 冬十月帝幸魯東海楚沛十二月壬寅還宮 以本紀修 匈奴寇天水 以本紀 省五原郡 以本紀修 馬援屯襄國 以列傳紀修 復濟陽縣六歲 紀本

解題曰李賢曰襄國縣屬趙國今邢州龍岡縣

漢世祖光武皇帝建武二十一年春劉尚平西南夷 以通鑑修 秋鮮卑寇遼東祭肜大破之 以本紀修 冬匈奴寇上谷中山 以本紀 鄯善車師等十六國遣侍子請都護不許 以本紀修

解題曰唐仲友曰光武閉玉關政至和帝有都護西域之功光武卑辭匈奴故至和帝有空朔庭之功大抵然遠則不逮矣成在久也事見通鑑

漢世祖光武皇帝建武二十二年春閏正月丙戌帝幸長安祠園陵二月還宮 以本紀修 夏五月乙未晦日有食之 以本紀修 秋九月戊辰地震裂南陽尤甚詔勿輸田租芻藁 以本紀修 十月壬子朱浮免癸丑光祿勳杜林爲大司空 以本紀修 是歲青州蝗 以本紀修 匈奴單于輿死子左賢王烏達鞮侯立復死弟左賢王蒲奴立匈奴連年旱蝗遣使求和親 以列傳修

破匈奴匈奴北徙詔罷諸邊亭候吏卒以本紀修

解題曰天下形勢不獨中國夷狄相為盛衰雖蠻夷種類亦自相為盛衰方匈奴盛時凡北方種衆之國無不服從及既分為南北烏桓鮮卑遂盛烏桓鮮卑盛則匈奴微矣其散而處中國不過列於邊民之間於是左賢王再起自此五胡迭興以至拓䟦宇文之屬更起迭作至蠕蠕突厥回紇吐番契丹女真莫不皆然無他一消一長天道不息之運也

置黎陽營兵以郡國志列傳修

解題曰應劭漢官儀曰中興以幽冀幷州兵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之兵騎千人復除甚重按黎陽魏郡縣也建武十九年單臣等據原武帝遣臧宮將北軍及營兵數千人圍之則是營之得名久矣郡國志注二十二年始遣中郎將馬援謁者分築烽候堡壁興立郡縣上乃建立三營屯田殖穀弛刑謫徒以充實之今附於罷亭候吏卒之後

龜茲鄯善王遣子入侍請都護不許以列傳通鑑修

漢世祖光武皇帝建武二十三年夏五月丁卯蔡茂薨秋八月杜林薨九月辛未陳留太守王況為大司徒

解題曰李賢曰況音況

冬十月丙申以太僕武始侯張純為大司空以本紀修十二月武陵蠻反遣劉尚討之戰於沅水敗歿以本紀修

解題曰李賢曰沅水出牂牁東北過臨沅縣至長沙入洞庭湖

漢世祖光武皇帝建武二十四年春正月匈奴薁鞬日逐王比款五原塞求扞北虜以本紀修秋七月武陵蠻寇臨沅遣馬援等討之以本紀修詔申明阿附藩王法以本紀修

解題曰李賢曰武帝時有淮南衡山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阿曲附益王侯者將有重法是為舊制今更申明之

冬十月匈奴南邊八部立薁鞬日逐王比為南單于始分与北匈奴以呂祖謙標目修

漢世祖光武皇帝建武二十五年春正月遼東徼外貊人入寇祭肜招降之以本紀修鮮卑烏桓入朝貢以紀傳修南單于遣使奉藩稱臣擊破北匈奴以本紀修三月戊申晦日有食之以本紀修馬援等破武陵蠻夏援卒詔收其將軍印綬

解題曰按袁宏漢紀朱勃上書訟援不報時梁松竇固等在中上問知朱勃乎曰故雲陽令也以所上章使讀之松固驚相謂曰如是陛下不甚罷伏波也餘見通鑑

冬十月臨淮謁者宗均矯制降群蠻以列傳修

解題曰葉適曰以均事觀之馬援但志於剪滅而已自負鑒識而賈勇叠出乃與械官馬武同不遠均矣事見通鑑曾鞏曰范史宋均傳南陽安衆人父伯按袁宏漢紀章和物尚書宗意上疏建事四年宗伯爲司空則均之不得繫宋明矣范史宋均傳當是筆畫之訛爾

是歲烏桓西烏桓內屬居塞內復置護烏桓校尉以列傳修

漢世祖光武皇帝建武二十六年春正月詔增減百官俸以本紀修

解題曰按漢志大將軍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中二千石月百八十斛二千石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月百斛千石月八十斛六百石月七十斛比六百石月五十斛四百石月四十五斛比四百石月四十斛三百石月四十斛比三百石月三十七斛二百石月三十斛比二百石月二十七斛一百石月十六斛斗食月十一斛佐史月八斛凡諸受奉錢穀各半

作壽陵務從省約以本紀袁宏漢紀修遣使授南單于璽綬令入居雲中

解題曰漢世徙羌於三輔置匈奴於雲中至晉而其患始見大抵人之慮患苟不在數百年之後者烏足以處天下事哉事見通鑑

置使匈奴中郎將以本紀修秋緣邊八郡民復歸本土以本紀修

冬南單于徙西河以列傳修

解題曰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爲扞戍使韓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賢王屯朔方當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雲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將軍屯鴈門栗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領部衆爲郡縣偵羅音耳目餘見通鑑

是歲始定禘祫之制以志傳修

解題曰按祭祀志詔問大司空張純禘祫之禮不施行幾年宜[illegible]爲之制純奏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登合食乎太廟五年再殷漢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元始五年始行禘禮前十八年幸長安亦行此禮父爲昭南嚮子爲穆北嚮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大祫要注曰父南面故曰昭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穆順也始祖特於北其後以次夾始祖而南昭在西穆在東相對禘之爲言諦諦諟昭穆尊卑之義以夏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祫以冬十月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於今八年今宜以時定上難復立廟遂以合祭高廟爲常後以三年冬祫五年夏禘之時但就陳祭毀廟主而已謂之殷太祖東面惠文武元帝爲昭景宣爲穆惠景昭三帝非殷祭時不祭

世祖光武皇帝建武二十七年夏四月戊午王況[illegible]
[illegible]月丁丑司徒司空去大名改大司馬為太尉以太僕
[illegible]爲之賜爵關內侯大司農馮勤爲司徒（以本紀修）北匈奴
[illegible]親不許（以本紀修）朗陵侯臧宮楊虛侯馬武上書請擊匈
[illegible]（以列傳通鑑修）
[illegible]曰張栻曰高祖天資甚高而不足者學耳雄傑之
[illegible]平城之辱一時功臣處之不得其道
[illegible]族光武入資雖不逮而自其少時從諸生講儒
[illegible]講行義及天下既定則知兵之不可不戢閉玉關以
謝西域之資安[illegible]定北以為罪于久遠之計繼置功臣

全[illegible]思慮縝密要自儒學中來至於尊禮
[illegible]風節以振起士氣尤非後世所能及也事見
通鑑
文魯王興[illegible]一石始就國（以本紀修）
陳世祖光武皇帝建武二十八年春正月徙魯王興為北
海王以魯益東海（以本紀修）夏六月丁卯沛太后郭氏薨（以本紀修）
陰王侯賓客
解題曰衛尉陰興新陽侯陰就以外戚貴顯深敬重焉
衍衍與之交結由是爲諸王所聘請帝懲西京外戚賓
[illegible]皆以法繩之人不敢犯從其[illegible]貶黜何由此得[illegible]

[illegible]戊寅遣諸王就國（以本紀修）以博士張佚桓榮爲太子
太傅少傅（以列傳修）
解[illegible]帝大會群臣詔問誰可傅太子者群臣承望上
[illegible]太子舅[illegible]吾陰識可傅士張佚正色曰今陛
下[illegible]爲陰[illegible]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
天下則[illegible]天下之賢者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
太子[illegible]今博士不[illegible]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
傅而以桓榮為少傅[illegible]通鑑輔導太子則陰識陰興
[illegible]受顧命[illegible]傅相之任群臣烏得而不承望一
[illegible]言乎其真得疏廣所以告宣帝之意

之
[illegible]北匈奴[illegible]親許之（以紀傳修）
[illegible]光武皇帝建武二十九年春二月丁巳朔日有食
[illegible]棄究獄庚申賜民爵鰥寡孤獨貧癃粟（以本紀修）
[illegible]光武皇帝建武三十年春正月鮮卑大人內屬朝
貢（以鮮卑傳修）二月帝東狩群臣請封禪詔卻之甲子幸魯濟
南[illegible]閏三月癸丑還宮（以本紀修）有星孛于紫宮（以本紀修）夏五月大
水賜[illegible]鰥寡孤獨貧癃粟（以本紀修）秋七月帝幸魯復濟陽
[illegible]冬十一月還宮（以本紀修）

漢世祖光武皇帝建武三十一年夏五月大水賜民爵級寡孤獨癃貧粟以本紀修 癸酉晦日有食之以本紀修 蝗以本紀

漢世祖光武皇帝建武中元元年

解題曰宋庠紀年通譜案本紀是年改元中元又案禮儀志四月以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紀志所載不同必傳寫脫誤官書累經校定學者失於精審輒以意刪去斯為謬矣梁武帝大同大通之號俱有中字殆憲章於此洪邁曰倭國傳亦云建武中元二年來奉貢蓋當時雖別為中元猶冠以建武如文景帝中元後元之類也而本紀直書為中元元年殆未深考又成都有漢蜀郡太守何君造尊楗閣碑雅州榮經縣西蜀郡治道記其末皆云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後據載明

春正月丁卯帝東狩二月幸魯辛卯封泰山甲午禪梁父以本紀修

解題曰胡寅曰登封之事原本燔柴而失之者也詩書紀狩而燔柴者記所謂因名山也有山則因以為高無則于郊而壇其義類一也又有大事而告于上帝者武王克商始有天下故柴望而告也舍此則瀆矣記以饗帝于郊與升中于天為餘事則亦傳之者失也然則七十二君之編錄詩書禮典略不經見審有是事乃天下家之盛舉堯舜禹湯周武成康皆身致太平安得闕兆謂世祖享國至是三十年四陲無虞其心浸滿昇告功于天明示得意而不自知其失也不法唐虞三代而法始皇武帝不信六經之言而信河圖會昌符纂智勇有餘而學問不足故也事見通鑑

三月戊辰張純薨以本紀修 夏四月癸酉帝還宮以本紀修 己卯改元赦天下復嬴博梁父奉高勿出今年田租以本紀漢紀表修 戊子帝幸長安祠長陵五月乙丑還宮以本紀修 六月太僕馮魴為司空以本紀修 乙未馮勤薨以本紀修 京師醴泉出赤草生甘露降郡國以本紀修 秋蝗以本紀修 冬十月辛未司隸校尉李訢為司徒以本紀修 甲申使司空告祠高廟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遷呂太后主于園以本紀修 十一月甲子晦日有食之以本紀修 是歲起明堂靈臺辟雍宣布圖讖於天下以本紀修

解題曰張衡東京賦曰左制辟雍右立靈臺[illegible]注曰[illegible]教曰明堂大合樂射[illegible]有曰[illegible]雍司曆記曰[illegible]若口靈臺[illegible]官儀曰明堂四面起土作[illegible]上作楊[illegible]中水土平城門二里承天子[illegible]平[illegible]門先歷明[illegible]乃至於中行[illegible]射禮[illegible]三百之路[illegible]記曰平昌門入[illegible]月九月皆於中行[illegible]南近東明堂[illegible]漢宮闕[illegible]曰[illegible]高三丈十二門餘見元始四年解題[illegible] 按袁宏漢紀云議靈臺處上問議郎桓譚曰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上問其故譚言讖之非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為

六安太守丞文按列傳帝以尹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使蠲去崔發所為王莽著錄次比敏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敏因其闕文增之曰君無口為漢輔帝見而怪之召敏問其故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竊幸萬一（以盡以諷諫光武也）帝深非之雖不罪而亦以此沈滯不用（以傳修）

見通鑑當時議用三公議郊祀議封禪議辟雍明堂靈臺議禮議廟樂議歷議律令皆以讖為據而賈逵至以讖言經所以六經注疏至今猥釀而不可疏剔皆漢儒希世之罪也

參狼羌寇武都隴西太守及郡兵破之（以紀）南單于比死弟莫立（以列傳修）

漢世祖光武皇帝建武中元二年春正月辛未初立北郊祀后土（以本紀修）二月戊戌帝崩於南宮前殿趙熹及虎賁中郎將梁松受遺詔熹典喪禮（以紀傳修）

解題曰是時藩王皆在京師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席熹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藩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乃表奏謁者將護官屬分止他縣諸王並令就邸唯朝晡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內外肅然光武在位三十餘年禮制不修固有太

呼吸安危乃蕩然無一可恃獨一趙熹仗劍正色任之有濟不然山陽王荊之邪謀豈待他日而後發哉至此而後知聖賢防患之周密也（禮儀志大歛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五將各將所部執虎賁戟屯殿端門陛中黃門持兵陛殿上大鴻臚設九賓隨立殿下位定大鴻臚讀詔者以聞皇后東向貴人公主宗室婦女以次立後皇太子皇子西向皇子少退在南哭踊如禮三公奏尚書顧命請太子即皇帝位皇后為皇太后羣臣皆出吉服入會如儀太尉升自阼階當柩御坐讀策畢以傳國玉璽綬東面跪授皇太子中黃門掌兵以玉具隨侯珠斬蛇寶劍授太尉禮雖不盡與唐古合亦粗有品節光武之崩想此禮猶未改定也）

仲友曰光武中興專恐先漢所以失故事事革弊鑒叛者充廷故不大封功臣鑒呂霍上官王氏故外戚不預政鑒所室之禍故事歸臺閣鑒七國之變故誅諸王賓客蓋夾顏之悖故賤宦官鑒平城之辱故禮匈奴使比單虛耗之患故謝西域之質鑒嫚罵之失故側席幽人鑒不用儒故受儒術鑒宮室之侈故從儉約鑒奢廣故約官職併州縣鑒倖術故吏事刻深規模大率如此

皇太子莊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三月丁卯葬光武皇帝于原陵廟曰世祖（以本紀修）

解題曰（李賢曰帝王紀原陵在臨平亭東南去洛陽十五里）孝明立世祖廟以明再受命祖有功之義後嗣遵儉不復改立皆藏主其中

夏四月丙辰賜民爵鰥寡孤獨篤癃粟（以本紀修）高密侯鄧禹為太傅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位三公上（以紀傳修）

解題曰詔曰予末小子奉承聖業夙夜震畏不敢荒寧
先帝受命中興德侔帝王協和萬邦假於上下懷柔百
神恵於鰥寡朕承大運繼體守文不知稼穡之艱難懼
有廢失聖恩遺戒顧重天下以元元為首公卿百僚將
何以輔朕不逮其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
田人三級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産同産子及流人
無名數欲自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粟人十斛其
施刑及郡國徒在中元元年四月己卯赦前所犯而後
捕繫者悉免其刑又邊人遭亂為内郡人妻在己卯赦
前一切遣還邊恣其所樂中二千石下至黄綬貶秩贖

論者悉皆復秩還贖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淵水
而無舟楫夫萬乘至重而壯者慮輕實賴有德左右小
子高密侯禹元功之首東平王蒼寬博有謀並可以受
六尺之託臨大節而不撓其以禹為太傅蒼為驃騎將
軍太尉熹告謚南郊司徒訢奉安梓宮司空魴將校復
土其封熹為節鄉侯訢為安鄉侯魴為楊邑侯
秋九月燒當羌寇隴西謁者張鴻討之敗殁冬十一月復
遣馬武等討之 以本紀修
解題曰王容曰今廓州寧塞本燒當何當煎勒姐八
種羌所居

是歲南單于莫死宗汗立 以通鑑修

人事紀外紀編年卷第九

大事記續編卷第十

金華王褘子充著

漢顯宗孝明皇帝永平元年春正月帝朝原陵如元會儀以本紀修

解題曰西都舊有上陵東都之儀百官四姓婦女公主諸王大夫外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晝漏上水大鴻臚設九賓隨立寢殿前薛綜曰九賓謂王侯公卿二千石六百石下及郎吏匈奴侍子凡九等鍾鳴就位如儀乘輿自東廂下太常導出西向拜升阼階拜神座退東廂侍中尚書陛者皆在神座後公卿群臣謁神坐太官上食太常樂奏食舉文始五行

之舞禮樂闋君臣受賜食畢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占其郡穀價民所疾苦欲神知其動靜孝子盡禮敬愛之心也八月飲酎上陵禮亦如之漢官儀曰古不墓祭秦始皇起寢於墓側漢因而不改諸陵寢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三伏社臘及四時上飯其親陵所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莊具天子以正月上原陵胡寅曰送死之禮即遠而無退至於墓則終事盡矣人子孝思不忘則專精於廟享而已矣葢墓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知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此聖人制禮明乎幽明之故仁智合而禮義盡也既已送形而往安于地下迎精而反主乎廟中又致隆於陵園如元會儀是反易陵廟之禮以體魄為有知慮廟祏而不重設復奉廟中之主而終祭于陵所皆違禮也明帝此舉蓋生於原廟蔡邕不折衷以聖人之制而直論其情情豈有既哉

夏五月高密元侯鄧禹薨以本紀修戊寅東海恭王彊薨以本紀修

秋七月馬武等擊燒當羌大破之募士卒戍隴右以本紀修

解題曰自罷車騎材官之後募士弛刑不絕書矣

八月徙山陽王荊為廣陵王遣就國以本紀修

解題曰應仲友曰荊以飛書與東海王彊殆類管蔡流言論罪浮於楚王英顯宗嚴於楚獄而寬於荊者以同母與母而有私情也事見通鑑

祭彤使鮮卑擊烏桓大破之罷緣邊屯兵以本紀修

解題曰烏桓赤山烏桓也李賢曰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

漢顯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始服冠冕衣裳佩履以行事登靈臺望雲物以本紀通鑑修

解題曰李賢曰漢官儀曰天子冠通天諸侯王冠遠遊三公諸侯冠進賢三梁卿大夫尚書二千石博士冠兩梁二千石已下至小吏冠一梁天子公卿特進諸侯祀天地明堂皆冠平冕天子十二旒三公九卿諸侯七其

纓各如其綬色玄衣纁裳周禮曰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三禮圖冕以三十升布漆而爲之廣八寸長尺六寸前圓後方前高後下有俛伏之形欲人之位彌高而志彌下董巴輿服志顯宗初祀天地衣裳以玄上纁下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卿已下用華蟲七章皆五色采乘輿刺繡公卿已下皆織成徐廣車服注禮記曰天子佩白玉諸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周禮侯人掌王赤舃青絇

三月帝臨辟雍初行大射禮以本紀修

解題曰李賢曰儀禮大射之禮三侯將祭射宮擇士以助祭也張虎侯熊侯豹侯天子侯中一丈八尺畫以雲氣爲王以六耦射三侯樂以騶虞九節諸侯以四耦射三侯樂以貍首七節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樂以采蘋五節士以二耦射豻侯樂以采蘩三節袁山松書曰天子皮弁禮素親射大侯

令郡國行鄉飲酒禮于學以禮儀志袁宏漢紀修

解題曰禮儀志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大牢李賢曰鄭玄注鄉飲酒禮曰今郡國十月行鄉飲酒禮黨正每歲邦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禮凡鄉黨飲酒必於民聚之時欲其見化知尚賢尊長也玄冠衣皮弁服與禮異

冬十月壬子帝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賜五更桓榮爵關內侯三老五更以二千石祿養終身賜天下三老酒肉以本紀修

解題曰本紀詔曰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李賢曰三朝明堂辟雍靈臺也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間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輭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哽在前祝噎在後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賢曰升堂[illegible]所以重人聲也管小竹[illegible]也八佾具脩萬舞於庭朕固

淳德何以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已永念慙疚無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耆耋恤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餘見通鑑古人養老者將以乞言非直爲觀美而已也詩曰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蓋可見矣惜明帝徒事一時之觀美而失古人乞言之意反以師道自居而傳授於人後周之主亦嘗視學以太傅于謹爲三老周主幸太學謹入門周主迎拜於門屏之間謹答拜有司設三

先席於中楹南向太師謹升階設几謹升席南面憑几而坐大司馬升階正鳥周主升階立於斧扆之前西面有司進饌周主跪敎嘗親爲袒割謹食畢周主親酳執爵以飲有司撤徹周主北面立而訪道謹起立於席後對曰不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明主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又曰去食去兵信不可去願陛下守信勿失又曰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爲善者日進爲惡者日止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願三思而言九慮而行勿使有過天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莫不知願陛下謹之周主再拜受言曾謂明帝而不知此乎

甲子帝幸長安祠廟陵十一月癸卯還宮以本紀修十二月謁者僕射竇林下獄死以本紀修是歲始迎氣於五郊以本紀

解題曰以禮讖及月令有五郊迎氣服色因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於雒陽四方兆在未按祭祀志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采元始中故事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其外壇上爲五帝位其外爲壝重營皆紫以象紫宮隴蜀平後增廣郊祀高帝配食位在中壇上建武三十二年初營北郊在洛陽城北四里爲方壇四陛三十三年正月郊別祀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北上皆在壇上併此迎五帝於五郊是爲七郊也

少府新陽侯陰就自殺以本紀修南單于汗死單于比之子適立以列傳通鑑修

漢顯宗孝明皇帝永平三年春正月癸巳詔勸農桑以本紀修

二月甲寅趙熹李訢免丙辰左馮翊郭丹爲司徒己未南陽太守虞延爲太尉以本紀修甲子立貴人馬氏爲皇后子炟爲皇太子賜民爵有差以本紀修圖畫中興功臣於南宮雲臺以列傳通鑑修

解題曰事見通鑑宗本紀曰范史雲臺功臣分爲上下二列各十六人經次而橫數之上自鄧禹吳漢至劉隆下

自馬成王梁至卓茂其功伐大小名次高下皆有攸當蓋古人編寫之法如此通鑑誤以范史綿次爲縱數以二人爲一列故以馬成次鄧禹王梁次吳漢而馮異耿純反位其下輕重甚紊不可不正也五行志雲臺者乃周家之所造也圖書術籍珍玩寶怪皆所藏在也

夏四月封皇子二人爲王以本紀修六月丁卯有星孛于天船北以本紀修大起北宮尚書僕射鍾離意諫乃罷以列傳修秋八月戊辰詔改太樂曰大予樂以本紀修

解題曰陳瓘曰光武信讖而明帝用讖改大予之官訓于子孫可不謹乎

壬申晦日有食之（以本紀修）

解題曰本紀詔曰朕奉承祖業無有善政日月薄蝕彗孛見天水旱不節稼穡不成人無宿儲下生愁墊雖夙夜勤思而智能不逮昔楚莊無災以致戒懼魯哀禍大天不降譴今之動變儻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職以匡朕德古者卿士獻詩百工箴諫其言事者靡有所諱列傳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故公卿大臣數被詆毁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拽（嘉中大司農劉據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加以捶撲尚書令左雄言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孝明皇帝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帝納之是後九卿無復捶撲者）廷莫不悚慄爭為嚴切以避誅責唯尚書僕射鍾離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會連有變異意復上疏曰陛下畏敬鬼神憂恤黎元而天氣未和日月不明水泉涌溢寒暑違節者咎在群臣不能宣化理職而以苛刻為俗吏殺良人繼踵不絕百官無相親之心吏人無雍雍之志至於感逆和氣以致天災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先王要道民用和睦故能致天下和平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德揆萬機詔有司慎人命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帝雖不能用然知其至誠亦以此故不得久留

冬十月癸酉光武廟初奏文始五行武德之舞（以本紀修）

解題曰見永平十八年顯宗解題

甲子帝從皇太后幸章陵賜荊州刺史郭賀三公之服戊辰還宮（以紀傳修）是歲大水（以本紀修）

漢顯宗孝明皇帝永平四年春帝幸近城欲獵于河內東平王蒼諫乃還（以通鑑修）二月辛亥詔耕藉田（以本紀修）冬十月乙卯郭丹馮魴免丙辰以河內尹范遷為司徒太僕伏恭為司空（以本紀修）十二月陵鄉侯梁松下獄死（以本紀修）

漢顯宗孝明皇帝永平五年春二月庚戌東平王蒼罷歸藩（以本紀修）冬十月帝幸鄴復元氏田租更賦六歲還宮（以本紀修）

十一月北匈奴寇五原十二月寇雲中南單于擊卻之（以本紀修）是歲免城門校尉竇珝等官（以通鑑及傳修）

解題曰百官志城門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司馬一人千石每門候一人六百石本注曰雒陽十二門其南一門曰平城門（漢官秩曰平城門為宮門不置候置屯司馬）北宮門屬衛尉其餘上西門雍門廣陽門津門小苑門開陽門中東門上東門穀門夏門

漢顯宗孝明皇帝永平六年春二月王雒山出寶鼎夏四月甲子賜公卿帛禁章奏虛譽（以本紀修）

解題曰事見通鑑漢雜事曰凡群臣之書通於天子者

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章者需頭稱稽
首上以聞謝恩陳事詣闕通者也奏者亦需頭其京師
官但言稽首言下稽首以聞其中有所請若罪法劾案
公府送御史臺卿校送謁者臺也表者不需頭上言臣
某言下言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
某官臣甲乙上

冬十月帝幸魯祠東海恭王陵十二月幸陽城壬午還宮
以本紀修 是歲南單于適死單于莫之子蘇立數月死單于適
之弟長立 以列傳通鑑修

漢顯宗孝明皇帝永平七年春正月癸卯皇太后陰氏崩
以本紀修 北匈奴求合市許之 以本紀修

漢顯宗孝明皇帝永平八年春正月己卯范遷薨二月虞
延為司徒衛尉趙熹行太尉事 以本紀修 初置度遼營以中郎
将吳棠行度遼将軍事将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曼柏 以紀傳修

解題曰建武二十七年大司農耿國言宜置度遼将軍
左右校尉屯五原以防逃亡顯宗如其議焉又按漢官
儀建武二十二年建立三營虎牙營在長安亦號長安
營雍營在扶風李賢曰曼栢今勝州銀城縣也

秋雨水 以本紀修 冬十月北宮成 以本紀修 丙子帝臨辟雍養三老

五更 以本紀修 詔死罪繫囚亡命減贖詣度遼營 以本紀修

解題曰亡命入贖始見於此按列傳章和元年赦天下
繫囚在四月丙子以前減死罪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
不及亡命未發覺者廷尉郭躬謂死罪亡命亡慮萬人
又自赦以來捕得甚衆而詔令不及皆當衆論肅宗即
下詔赦焉

帝遣使之天竺求得佛書以来 以列傳通鑑修

解題曰按袁宏漢紀西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
将悟群生其教以修善慈心為主不殺生專務清淨其
精者號為沙門沙門者漢言息盖息意去欲而歸於無

為也 程頤曰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其本亦非又曰釋氏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朱熹曰釋氏謂人死為鬼鬼復為人如此則天地間止是許多人來來去去更不由造化生生必無是理 又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
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善修道以鍊精
神而不已至無為而得為佛佛長一丈六尺黃金色項
中佩日月光變化無方無所不入故能化通萬物而大
濟群生 胡寅曰佛氏所謂外道者類能變匿身形飛騰隱顯幻出光景怪異佛欲降伏之於是無所不學遂盡其術如黃金色日月光皆幻術之一二也 初帝夢見金人長大項有日
月光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長大而
問其道術遂傳於中國而圖其形像焉有經數千萬以

虛無爲宗包羅精粗無所不統善爲宏闊勝大之言所求在一體之內所明在視聽之外世俗之人以爲虛誕然歸於玄微深遠難得而測故王公大人觀死生報應之際莫不瞿然自失餘見通鑑（按三國志後魏佛老志漢武元狩中昆邪王殺休屠王來降獲其金人帝以爲大神列於甘泉宮金人長丈餘不祭祀但燒香禮拜而已及張騫使大夏還傳有浮屠之教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爲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中土聞之未之信了也後明帝夢金人乃訪群臣傅毅始以佛對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天竺寫浮屠遺範愔仍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愔又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之像）

壬寅晦日有食之既詔群司極言班封事示百官（以本紀修）北

匈奴寇西河諸郡（以本紀修）

漢顯宗孝明皇帝永平九年春三月辛丑詔死囚減罪詣五原朔方（以本紀修）夏四月以公田賜貧人（以本紀修）令司隸校尉刺史歲上長吏治狀尤異者（以本袁宏漢紀修）是歲大有年（以本紀修）

置四姓小侯學（以本紀修）

漢顯宗孝明皇帝永平十年春二月廣陵王荊有罪自殺國除（以本紀修）

解題曰胡寅曰孟子沒聖學不傳帝王之興未有能明先王之教以善天下者也設有爲文具不過廣置師生子官養士數千員而已至于子孫支屬則致諸富貴之地尤不知教光武使鍾興授諸王侯春秋善矣興之學不傳於後世不知其有益於諸王侯否歟學經者必優游涵泳久而後成非一日之暫遽能有功又不知諸王侯之受於興者日月何如也春秋爲誅亂臣賊子而作廣陵王楚王皆以悖逆相繼誅死何昧於春秋也豈非師道不立之過哉事見通鑑

夏閏四月甲午帝幸南陽祠章陵舊宅十二月甲午還宮（以本紀修）作呼虖蒲吾渠（以古今注修）

漢顯宗孝明皇帝永平十一年漅湖出黃金麒麟白雉醴泉嘉禾所在出焉（以本紀）

漢顯宗孝明皇帝永平十二年春正月哀牢夷內屬置永昌郡（以本紀修）

解題曰李賢曰永昌在今匡州匡川縣西

夏四月遣王景與將作謁者王吳修汴渠東至海口（以本紀修）

解題曰水經注濟瀆出河北濟河而南也泆爲滎澤大禹塞其淫水於滎陽下引河東南以通淮泗濟水分河東南流明帝詔王景與謁者王吳築堤脩堰明年渠成帝親循行詔濱河郡國置河堤員吏如西京舊制十五年東至無鹽嘉景功拜河堤謁者順帝陽嘉中又自汴口以東緣河積石爲堰通淮口曰金堤靈帝建寧中又

增修石門以遏渠水盛則通注津耗則輟流按漢地理志河南郡
滎陽縣注卞水馮池皆在西南有狼湯渠首受泲東南至陳入潁過郡四行七百八十里李賢謂汴渠即莨蕩
渠是也又河東郡垣縣注王屋山沇水所出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東至琅槐入海過郡九行千八百四十里
李賢謂濟水出今孟州濟源縣西北至河東南入鄭州又東入滑曹鄆濟齊青等州入海是也陳師道汳水新
渠記曰水經謂河至滎陽首受渠出焉渠至陽武其下爲沙蔡水是也其止爲陰溝至浚儀其下爲湯別爲汳
汳至蒙別爲獲餘波世于淮陽東歷蕭彭城入于泗法謂鴻溝官渡當瀆丹渠與渠一也爲塞滎等而置渠于
甬田其後河從旃然入爲卯索水也廣地里志蒙陽既有汴水又有狼湯而受沛蕩有獲水首受留獲至彭城
入泗又河渠書云自禹之後滎陽引河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而竹書紀年梁惠成
王入河于甫田又引而東明非禹之舊也書曰濟入于河東出于陶丘北者入而復出也溢爲滎者濟之別黎
汳既稍者障而東之也周官職之川滎洛者宽之川河汴則河南無齊矣其謂莨蕩受其爲塞滎澤而用河諸

大事記卷十　十三

皆失之漢志莨蕩出留獲無始余謂與經合而水諸書皆不載又疑其反爲二而學有一馬自漢本河入
于汳淮注兗豫永平中事反起自滎陽別而東北至千乘入于海而河於是故瀆在鄴渠之南注所謂汴河而
文帝自以始隋開皇中因漢之舊事所子汳大業合河宋爲通濟渠別而東南入于淮而故道湮今始東都受
退水爲宴河於戲爲白溝於寧爲長少於單爲石渠於徐爲泛而南入於清南清故四也

五月詔禁百姓喪葬車服過制以本紀修秋七月乙亥伏恭罷

大司農牟融為司空以本紀修是歲天下平安人無徭役粟斛

三十牛羊被野以本紀修

漢顯宗孝明皇帝永平十三年春二月帝耕藉田以本紀修夏

四月汴渠成辛巳帝循河渠遂幸上黨壬寅還宮以本紀修冬

十月甲辰日有食之以五行志修楚王英謀反十一月廢遷丹

陽所連及死徙者數千人以本紀修

漢顯宗孝明皇帝永平十四年春二月甲戌虞延免自殺

以本紀修

解題曰建武二十四年延遷洛陽令陰氏有客馬成常

為姦盜延收考之信陽侯陰就詐帝帝乃親錄囚徒[illegible]

延不私成伏誅於是外戚歛手楚王英謀反陰氏欲中

傷之使人私以楚謀告延延不然其言及事發覺詔書

切讓延自殺

夏四月丁巳以鉅鹿太守邢穆為司徒以本紀修故楚王英自

殺時治楚獄累年帝幸雒陽獄理出千餘人以通鑑列傳修

大事記卷十　十四

解題曰故侍御史寒朗與三府掾屬共考楚獄心傷

其冤帝召朗入問對曰臣見考囚在事者咸云言妖惡

大故臣子所宜同疾故出之不如入之無後責是以攷

一連十攷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

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

及其歸舍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悟

陛下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見通鑑陳瓘曰獄之所

以有冤而久不決者朗之言盡之矣

五月作壽陵以本紀修

漢顯宗孝明皇帝永平十五年春二月庚子帝東狩三月

幸孔子宅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夏四月庚子還
宮（以本紀修）
解題曰李賢曰孔子宅在今兖州曲阜縣故魯城中歸
德門內闕里之中背洙面泗矍相圃之東北
封皇子六人為王（以本紀修）冬獵于上林苑（以本紀修）十二月以謁
者僕射耿秉為駙馬都尉顯親侯竇固為奉車都尉屯涼
州（以本紀修）
漢顯宗孝明皇帝永平十六年春二月遣太僕祭肜等四
道伐匈奴竇固留兵屯田伊吾盧城肜坐畏懦下獄死（以紀傳修）

解題曰竇固與耿忠率酒泉燉煌張掖甲卒及盧水羌
胡（李賢曰湟水東經臨羌縣故城北又東盧溪水注之水出西南盧川）萬二千騎出酒泉
塞耿秉秦彭率武威隴西天水募士及羌胡萬騎出居
延塞（李賢曰居延塞在今甘州張掖縣東北）祭肜吳棠將河東北地西河
羌胡及南單于兵萬一千騎出高闕塞（李賢曰高闕山名在朔方北）
來苗文穆將太原鴈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定襄郡
兵及烏桓鮮卑萬一千騎出平城塞固忠至天山（按魏王泰括地志李賢後漢注杜佑通典祁連山在甘州張掖縣西南二百里即天山又名白山雪山折羅漢山折羅漫山在伊吾縣北百二十里綿亘伊西數州之境通典又以為時羅漫山唐列傳吐蕃敗婁師德於素羅汗山其實一也河西舊事白山之中有好今匈奴謂之天山去蒲類海百里）擊呼衍王斬首千

餘級王走追至蒲類海（李賢曰今名婆悉海在庭州蒲昌縣東南）留吏士屯
伊吾盧城（李賢曰匈奴中地名明帝置宜禾都尉以為屯田今伊州納職縣伊吾故小城地是李繪曰伊吾秦漢之際置屯田竇憲班超破西域始於此築城班勇為西域長史居此地後魏後周鄯善戍居之隋始於漢城之東築城為伊吾郡隋末為胡據之貞觀四年置西伊州天寶仍為郡三容曰宜禾故城在本州）
耿秉秦彭絕漢六百餘里至三木樓山來苗文穆至匈
奴河水山虜皆奔走無所獲祭肜吳棠坐不至涿邪山
免為庶人餘見通鑑
以竇固假司馬班超為軍司馬使于寘西域皆遣子入侍
（以列傳通鑑修）夏五月淮陽王延謀反癸丑邢穆下獄死所連及
誅死甚衆（以本紀修）

解題曰楚獄之濫寒朗激切馬后勸止帝為之感悟夜
起彷徨多所降宥若有從仁悔過之識淮陽濟南之獄
連坐死徙者甚衆終帝之世錮者不釋遷者不徙豈其
天資之明察至是而復不能自克耶至章帝然後還徙
除禁錮耳事見通鑑
戊午晦日有食之（本紀）六月丙寅以大司農王敏為司徒（以本
紀修）秋七月徙淮陽王延為阜陵王食二縣（以紀傳修）是歲北匈
奴寇雲中（以本紀修）濟南王康坐謀不軌削五縣（以列傳修）
解題曰按本傳康在國不循法度交通賓客其後人上
書告康招來州郡姦猾漁陽顏忠劉子全等又多遺繒

帛案圖書讖不軌事下考有司舉奏之顯宗以親親故不忍窮竟其事但削祝柯隰陰東朝陽安德西平昌五縣建初八年肅宗復還所削地本紀通鑑皆不載歲月不可考建初元年楊終以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徙者數萬今因淮陽王之徙遂連書之（按祝柯隰陰東朝陽安德西平昌皆屬平原郡）（李賢曰東朝陽在齊州臨濟縣東西平昌今德州般縣東）

漢顯宗孝明皇帝永平十七年春二月王敬薨三月癸丑以汝南太守鮑昱為司徒（以本紀修）甘露仍降樹枝內附芝草生殿前五色鳥翔集京師西南夷白狼等百餘種奉貢（以本紀修）班超執疏勒王兜題立故王弟忠為王（以列傳修）夏五月戊子公卿以帝威德懷遠祥物顯應奏觴上壽詔太常告宗廟賜民爵（以本紀修）

解題曰陳瓘曰中元有醴泉芝草甘露之瑞群臣請付太史光武謙而不許又郡國所上抑而不當所以訓示子孫者如此故群臣奉觴上壽帝自以虛薄不能致此策告宗廟歸德於高祖光武雖出於德性成以學術亦由取法於前人也（事見通鑑）

冬十一月遣竇固耿秉等出敦煌擊西域破之於蒲類海遂入車師復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以本紀修）

漢顯宗孝明皇帝永平十八年夏六月己未有星孛於太微（以本紀修）焉耆龜茲攻殺西域都護陳睦北匈奴及車師後王圍戊己校尉（以本紀修）秋八月壬子帝崩於東宮前殿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世祖廟便殿

解題曰帝遺詔遵儉無起寢廟藏主於世祖廟更衣孝章不敢違以更衣有小別上尊號曰顯宗廟間祀於更衣四時合祭於世祖廟（李賢曰續漢書五年一祫三年一禘四時特祭正祭外有五月嘗麥三伏立秋嘗粢盛十月嘗稻等謂之間祀更衣者非正處也園中有寢有便殿寢者陵上正殿便殿寢側之別殿更衣也）章帝遺詔如先帝故事和帝不敢違後帝承尊皆藏主于世祖廟積多無別是後顯宗但為陵廟之號朱熹曰胡宏論漢文之短喪其失不在文帝而

景帝當任其責予於不起寢廟之詔則以為明帝固不為無失然使章帝有魏顆之孝群臣有宋仲幾楚子囊之忠則必不以一時之亂命壞千古之彝制況事體之輕重又非如三子所正者而已耶自是更魏晉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既無以見其為七廟之尊群廟之神則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為一廟之主孝子順孫之心宜亦有所不安于此矣

虎賁中郎將馬廖受遺詔典門禁

解題曰睦梁松故事也（陳瓘曰睦中令掌郎衛如三署郎又公卿大夫子弟皆與人主）

親暱故屬郎中令此猶有意至後漢別光祿勳為一司如五官中郎將左右中郎將羽林虎賁中郎將羽林監在外執戟儀衛之人故以武屬光祿太中中散諫議大夫議郎謁者僕射常侍謁者居中與人主謀議故以文屬既以文屬便為司其後不作不屬光祿動而已所謂諫議大夫者又別為門下省惟其地近言行所以稍重至此耳

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壬戌葬孝明皇帝于顯節陵（以紀傳及袁宏漢紀修）

解題曰（揚衒之洛陽伽藍記帝崩起祇洹於陵上自後百姓冢上或作浮屠李賢曰帝王紀顯節陵西北去洛陽三十七里）呂祖謙曰漢武漢明文物最盛當時封泰山禪梁父登明堂立辟雍與太學大畧相似然武帝過雖多而規模大明帝過雖少而規模狹武帝多欲知人善任使略識君道政如夫子言衛靈公之無道而不喪者也明帝恃其察慧以耳目擿發自矜之士少立其朝人才遠不及武帝一時雖晏然而涵養根本大缺多矣章帝以長者繼之其病未見自此後所謂不任大臣者其病盡見一失而為外戚再失而為宦官漢遂以亡由光武明帝任明察未嘗培養根本所以西漢之後猶有東漢東漢之後雖諸葛孔明不能強民以思漢也

冬十月以趙憙為太傅牟融為太尉並錄尚書事

解題曰錄尚書事始於此蓋取納于大麓之義謂其大錄萬幾之政也

十一月戊戌以蜀郡太守第五倫為司空（以紀修）

解題曰按袁宏漢紀上新即位倫以遠郡入為三公用清能也

詔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遣酒泉太守段彭救戊己校尉耿恭（以紀修）甲辰晦日有食之（以本紀修）十二月以馬廖為衛尉黃門侍郎馬防為中郎將黃門侍郎馬光為越騎校尉（以列傳修）

尊孝明廟曰顯宗（以本紀修）

解題曰東觀書章帝賜東平王蒼書曰先帝躬履九德對於八政令迫遺詔誠不起寢廟臣子悲結愈以為雖祀於更衣猶宜有所宗之號以克配功德公卿議駁今皆并送及太尉熹等奏上尊號曰顯宗四時祫食於世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蒼上言孝文廟樂曰昭德之舞孝武廟樂曰盛德之舞今不進與高廟同樂孝明皇帝主在世祖廟當同樂盛德之樂無所施如自立廟當作舞樂者不當與世祖廟盛德之舞同名即不改作舞樂當進武德之舞上報如王議

是歲大旱

解題曰大旱穀貴肅宗召司徒鮑昱問曰將何以消復災眚對曰陛下始踐天位刑政未著如有失得何能致異但臣前在汝南典理楚事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

其罪大獄一起寃者過半文諸徙者骨肉離分孤寃不祀一人呼嗟王政爲虧宜一切還諸徙家屬蠲除禁錮死生獲所和氣可致帝納其言校書郎楊終以爲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徙者萬數又遠屯絕域吏民怨曠上疏曰永平以來仍連大獄有司窮考轉相牽引家屬徙邊加以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轉輸煩費又遠屯伊吾樓蘭車師戊己民懷土思怨結邊域肅宗下其章第五倫亦同議牟融鮑昱以孝子無改父之道先帝所建不宜回異終復上書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元棄珠崖光武絕西域不以鱗介易我衣裳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爲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爲不舍則有害於民也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久而未還非天意也帝從之陳瓘曰楚獄雖先朝已行之事改以便民所以爲繼志述事鮑昱敢言可謂忠矣章帝能聽可謂孝矣至於又役遠輸百姓愁困楊終之論正而不阿昱不論其當改與否而專謂先帝所建不宜回異是不以武王周公繼志述事望其君而顧以孟莊子之不改爲大也況楚獄亦先帝所行而北征西戎獨不可改乎章帝從之其孝究矣昱之論可以少媿

詔勿收兗豫徐州田租芻槀以本紀修

大事記續編卷第十

史005-610

大事記續編卷第十一

金華王禕子充著

漢肅宗孝章皇帝建初元年春正月丙寅詔二千石勸農桑有司謹選舉順時令理冤獄（以本紀修）

解題曰肅宗初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陳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聖賢之政以刑罰為首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陛下數詔群僚弘崇晏晏而有司未悉奉承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篣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夫為政猶張琴瑟大弦急者

小弦絕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敬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絕鉆鑽諸慘酷之科（李賢曰鉆其炎反鐵銸也鑽作喚反臏刑謂鑽去其臏骨）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葉適曰元帝改宣帝故事章和亦鑒明帝苛察而漢皆由此不振蓋人主之德不至而以政為寬宜其有弛緩之弊

段彭擊車師大破之二月耿恭還詔罷戊己校尉都護官徵班超超更還疏勒（以呂祖謙標目錄）三月甲寅山陽東平地震己巳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夏五月辛酉初舉孝廉郎中補長相（以本紀修）秋七月辛亥詔以上林池籞田賦民（以本紀修）

八月庚寅有星孛于天市（以本紀修）九月哀牢夷叛（以本紀修）冬十一月阜陵王延謀反貶為侯（以本紀修）南單于及烏桓擊北匈奴大破之（以本紀修）

漢肅宗孝章皇帝建初二年春三月辛丑詔禁奢縱僭侈（以本紀修）甲辰罷伊吾廬屯兵（本紀）永昌越巂益州兵討哀牢平之（以本紀通鑑修）夏四月戊子詔還坐楚淮陽徙者四百餘家（以本紀修）詔齊相省冰紈方空縠吹綸絮（以本紀修）

解題曰李賢曰紈（素也）冰言色鮮絜如冰釋名曰縠紗也方空者紗薄如空也或曰空孔也綸似絮而細吹者言吹噓可成亦紗也

帝欲封諸舅太后固止之（以通鑑修）六月燒當諸種羌反寇金城漢陽秋八月遣行車騎將軍馬防長水校尉耿恭討之（以本紀修）

解題曰城門校尉馬防行車騎將軍以長水校尉耿恭副將北軍五校士及諸郡積射士征西羌第五倫上疏曰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仁恩陛下至孝恐有纖介難以意愛不省餘見通鑑（北軍京師屯兵西京不輕調遣光武罷郡國材官建武十九年廢宮始將北軍平原武自此始接踵於外矣）

冬十二月戊寅有星孛于紫宮（以本紀修）

漢肅宗孝章皇帝建初三年春正月己酉宗祀明堂登靈臺(以本紀修)耿恭破諸羌降之坐忤馬防尋下獄免(以呂祖謙標目修)

解題曰按袁宏漢紀恭到隴西上言宜令車騎將軍防屯漢陽以為威重昔竇融懷集羌胡得其驩心子孫令樂閑竇氏前擊白山虜水閑竇固至三日而兵合宜復奉大使又薦臨邑侯劉復明畧卓異又以微過歸國宜令復將馬□兵由是忤於馬防防令謁者李譚奏恭不憂軍被詔怨望徵下獄免餘見通鑑陳瓘曰耿恭有功無過以忤馬防而免官第五倫謂竇威不宜任以職事蓋慮此矣

三月癸巳立貴人竇氏為皇后

解題曰竇勳獄死而后其女非禮也

賜民爵孫寡癃貧粟(以本紀修)夏四月罷虖沱石臼河漕(以本紀修)

解題曰永平中理虖沱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倉欲令通漕太原(西漢地理志太原上艾縣綿曼水至常山郡蒲吾入虖沱河李賢曰石臼河在今定州唐縣東後漢郡國志常山國蒲吾縣注古今注永平十年作常山虖沱河蒲吾渠通漕船水經注汾陽故城積粟所在謂之羊腸倉在晉陽西北今嵐州界羊腸坂是也)苦役連歲無成轉運所經三百八十九隘前後沒溺死者不可勝筭拜鄧訓謁者使監領其事訓考量隱括知大功難立是以上白遂罷其役餘見通鑑

閏月班超擊姑墨大破之(以本紀修)冬十二月丁酉以馬防為車騎將軍無城門校尉(以袁宏漢紀本紀修)有司奏遣諸王歸國不許(以列傳修)

漢肅宗孝章皇帝建初四年春二月庚寅牟融薨(以本紀修)夏四月戊子立子慶為皇太子賜民爵孫寡癃貧粟辛卯封皇子二人為王(以本紀修)癸卯封馬廖馬防馬光為侯五月丙辰廖等以特進就第(以列傳通鑑修)甲戌以鮑昱為太尉南陽太守桓虞為司徒(以本紀修)六月癸丑皇太后馬氏崩(以本紀修)冬十一月壬戌詔諸儒諸王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以本紀修)

解題曰校書郎楊終言宜帝博徵群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餘見通鑑唐仲友曰光武講論經理明帝正坐自講章帝稱制臨決皆一律也(又曰自石渠□後事門藝識矣白虎觀在北宮)

漢肅宗孝章皇帝建初五年春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詔舉直言極諫甲申令二千石理冤獄(以本紀修)夏五月辛亥詔直言士任外官(以本紀修)

解題曰肅宗可謂有好直言之實矣事見通鑑

戊辰趙憙薨(以本紀修)冬始行月令迎氣樂(以本紀修)是歲班超擊

疏勒破之以本紀修
漢肅宗孝章皇帝建初六年夏六月丙辰鮑昱薨以本紀修辛
未晦日有食之以本紀修秋七月癸巳以大司農鄧彪爲太尉
以本紀修冬十二月詔以四科辟士以章帝本紀及漢官儀修
解題曰應劭漢官儀曰建初六年十二月詔書辟士四
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經明行修能任博士
三曰明曉法律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任御史四曰
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照姦勇足決斷才任三輔令
皆存孝悌清公之行自今已後審四科辟召及刺史二
千石察舉茂才尤異孝廉吏務實校試以職有非其人不

習曹事正舉者故不以實法之也
漢肅宗孝章皇帝建初七年夏六月甲寅廢皇太子慶爲
清河王立子肇爲皇太子殺慶母宋貴人以本紀修
解題曰宋楊姑馬后之外祖母也后聞楊二女皆有才
色迎而訓之永平末選入太子宮甚有寵肅宗即位並
爲貴人大貴人生慶爲皇太子貴人長於人事供奉長
樂宮身執饋饌太后憐之竇勳尚東海王彊女沘陽公
主長女與女弟俱以選例入見長樂宮肅宗先聞后有
才色數以訊諸姬傅及見雅以爲美馬太后亦異焉因
入掖庭后性敏給傾心承接稱譽日聞遂立爲皇后妹

爲貴人梁貴人者梁竦之女也少失母爲伯母舞陰長
公主所養年十六與中姊俱入掖庭爲貴人生子肇是
爲和帝竇后無子並疾忌之太后崩后與母謀陷宋氏
外令兄弟求其纖過內使御者偵伺得失貴人病思生
菟令家求之因誣言欲作蠱道祝詛爲厭勝之術日夜
毀譖遂漸見疏慶出居承祿觀六月廢慶爲清河王皇
子肇保育皇后以爲皇太子餘見通鑑宋貴人者馬后
所憐愛而後有寵於帝竇后者帝先羨其才色而後見
異於馬后此所以竇氏爲后而宋氏不立及馬后既崩
而宋氏危矣母死子廢固其勢也光武廢郭后及太子

已虧夫婦父子之道及再傳而章帝遂效其所爲正始
之道可不謹哉
秋八月飲酎禘于高廟以本紀修九月甲戌帝幸偃師乙酉幸
鄴復元氏租賦三歲辛卯還宮以本紀修
解題曰至河內下詔曰車駕行秋稼觀收穫因涉郡界
皆精騎輕行無輜重不得輒修道橋遠離城郭遣吏逢
迎刺探起居出入前後以爲煩擾動務省約但患不能
脫粟瓢飲耳所過欲令貧弱有利無違詔書遂覽淇園
己酉進幸鄴勞饗魏郡守令已下至于三老門闌走卒
賜錢各有差勞賜常山趙國吏人復元氏租賦三歲李賢

曰僵所見焉可南郎
冬十月癸丑帝幸長安謁廟陵十二月還宮紀以本修蝗紀以本修
漢肅宗孝章皇帝建初八年春正月東平王蒼薨紀以本修冬
十二月甲午帝東狩戊申還宮紀以本修詔立古文尚書毛詩
左氏穀梁春秋博郎傳以紀修
解題曰按袁宏漢紀古文尚書者出恭王壞孔子宅欲
廣其宮得古文尚書孔安國得其書多於伏生所傳六
十篇獻之毛詩者出於魯人毛萇自謂子夏所傳河間
獻王好之穀梁者瑕丘江公受之魯申公董仲舒善說
公羊穀梁學浸微後蕭望之廷論二家同異多從穀梁

大事記卷十二　七

漢初張蒼賈誼張敞皆修春秋左傳誼為訓故建武初
議立左氏學博士范升以為不宜立帝愍左氏學廢乃
使賈逵敘明大義於是置弟子業通曰古文尚書毛詩
左氏周官學者藉此以知古人統紀源流而西京湮塞
不行至東漢乃卒傳之豈杜林鄭興陳元賈逵革知識
實能過於西京諸儒耶特其門戶偶相承耳
下梁竦獄殺之殺皇太子母梁貴人通以列鑑傳修
解題曰梁竇交構所以竇后不子宋貴人之子而子
梁貴人之子及子肇既立梁氏方私自相慶而竇氏又
移其所以陷宋氏者陷梁氏作為飛書置竦死地貴人

姊妹亦以憂辛刺之所激則深宮之女皆僕秦也吁可
畏哉事見通鑑
遣馬廖馬防就國通以鑑列傳修虎賁中郎將竇憲奪沁水公主
田帝知之弗治通以鑑傳修
解題曰太后崩後馬氏失勢廖性寬緩不能教勒子弟
子豫遂投書怨誹兄書傷好樹黨與外戚賓客當世陰氏梁氏竇氏從而和馬
賓傷交結黨與殆經制不立之過也有司奏免豫遣廖防光就封諸馬得
罪歸國而竇氏始貴憲為侍中虎賁中郎將篤為黃門
侍郎並侍宮省賞寵日盛憲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
田主逼畏不敢計肅宗出過園指以問憲陰喝不得對

大事記卷十二　八

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請主田園時何
用愈趙高指鹿為馬久念使人驚怖貴主尚見枉奪何
況小民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懼皇后為毀
服深謝良久乃得解餘見通鑑漢制皇女皆封縣公主服同列侯其尊崇者
皆號長公主儀服同蕃王諸王女皆封鄉亭公主儀服同鄉亭侯肅宗唯特封東平王蒼琅邪王京女為縣公主
其後安帝桓帝妹亦封長公主同之皇女其封公主者所生之子襲母封為列侯皆傳國於後鄉亭之封則不
傳襲
漢肅宗孝章皇帝元和元年夏詔議貢舉法通以鑑修秋七月
丁未詔定箠令紀以本修八月甲子鄧彪罷大司農鄭弘為太
尉紀以本修癸酉改元紀以本修帝南狩九月辛丑幸章陵冬十一

月己丑還宮以本紀修十二月壬子詔除妖惡禁錮以本紀修
解題曰鮑昱之言帝即俞納至是十年而禁錮始除求
以銷變異於朝夕難哉事見通鑑
復鹽鐵均輸以列傳修
解題曰見章和二年解題
漢肅宗孝章皇帝元和二年春正月乙酉詔賜胎養穀復
其夫勿筭以本紀修詔戒俗吏矯飾以本紀修
解題曰詔三公曰方春生養萬物莩甲宜助萌陽以育
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人條書相告
不得聽受冀以息事寧人敬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

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
化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
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人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它
異斯亦殆近之矣間勅二千石各尚寬明而今富姦行
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使有罪不論而無過被刑甚大
逆也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
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
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唐仲友曰帝舉孝廉寬博
者詔褒劉方皆懲吏事刻深
南單于長死單于宣之子宣立以列傳修二月甲寅始用四分

歷以本紀修
解題曰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曆施行百有餘年曆稍
後天朔先曆朔或在晦月見考其行日有退無進月有
進無退建武八年中太僕朱浮等言曆當改未遑考正
永平五年詔令待詔楊岑署弦望月食官復令待詔張
盛景防鮑鄴等以四分法與岑課歲餘盛等所中多岑
六事十二年十一月詔書令盛防代岑署弦望月食加
時四分之術始頗施行盛防等未能分明曆元綜校分
度但用其弦望而已元和二年太初失天益遠冬至之
日日在斗二十一度未至牽牛五度而以為牽牛中星

後天四分日之三晦朔弦望差天一日宿差五度帝召
治曆編訢李梵等綜校其狀二月甲寅下詔改行四分
訢梵猶以為元首十一月當先大欲以合耦弦望命有
常日而十九歲不得七閏晦朔失實帝復使左中郎將
賈逵問治曆者衛承李崇及訢梵等十人以為月當先
小春秋經書朔不書晦者朔必有明晦不朔必在其月
也即先大則一月再朔後月無朔是明不可必上勅天
元始起之月當小定曆數遂正
詔議增修群祀丙辰帝東狩辛未柴告岱宗幸奉高壬申
祀五帝于明堂三月己丑幸魯庚寅祠孔子及七十二弟

子夏四月乙卯還宮庚申假于祖禰（以本紀修）秋七月庚子詔毋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以通鑑目錄修）冬南單于與北匈奴戰于涿邪山破之詔還其所掠生口（以列傳[illegible]修）

漢肅宗孝章皇帝元和三年春正月乙酉詔廩嬰兒無親屬及有子不能養者（以本紀修）丙申帝北巡三月辛卯還宮（以本紀修）

解題曰二月乙丑勅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騑馬可輟解輟解之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禮人君伐一草木不時謂之不孝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

夏四月丙寅鄭弘以論竇憲免尋卒（紀傳）

解題曰按袁宏漢紀弘數陳竇憲勢太盛言苦切爲憲不容奏弘泄漏奏事坐詰讓收印綬弘乞骸未許疾篤上書曰竇憲姦惡貫天達地海內疑惑賢愚疾惡憲何術以迷主上臣雖命在移晷死不忘忠願陛下誅四凶之罪以厭人鬼憤結之望餘見通鑑呂祖謙曰章帝號爲賢君然其失不減得竇憲奪公主園田蓋驕縱之漸帝僅責之而不能正其罪其後憲譖鄭弘免其三公帝省弘奏雖溫詞慰藉而終不能去憲若無事如此與元帝相去亦何遠哉

以大司農宋由爲太尉（以紀傳修）五月丙子第五倫免太僕袁安爲司空（以本紀修）

解題曰呂祖謙曰倫本嚴毅之資及居位反深厭刻薄崇尚寬大緣人主本原寬厚人臣亦從而寬厚唱和之理也又曰章帝慈祥豈弟屈己下賢一時名士多立其朝如袁安之徒尚能於和帝之初正色折姦臣立紀綱皆帝拾賢者以遺後之人也

秋八月乙丑帝幸安邑觀鹽池九月還宮（以本紀修）冬燒當羌迷吾寇隴西（以本紀修）西域長史班超擊斬疏勒王（以本紀修）以前廷尉正郭躬爲廷尉（以列傳修）

解題曰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典官決獄斷刑多依矜恕乃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

陳瓘曰章帝得郭躬而成其長者之政

漢肅宗孝章皇帝章和元年

解題曰宋庠紀年通譜詔曰是因瑞以章顯先德之和故改元

春正月詔侍中曹褒定漢禮（以列傳通鑑修）三月護羌校尉傅育擊羌敗歿（以本紀修）夏六月桓虞免袁安爲司徒光祿勳任隗爲司空（以本紀袁宏漢紀修）秋七月鮮卑擊斬北匈奴單于（以本紀修）燒當羌迷吾寇金城護羌校尉張紆斬之其子迷唐復叛（以紀）

（拾修）壬戌改元養老賜高年布帛（以本紀修）八月癸酉帝南狩（以本
紀修）乙未晦日有食之九月復封阜陵侯延為王（以本紀修）冬十
月丙子還宮（以本紀修）北匈奴五十八部來降（以紀傳修）曹褒奏所
撰制度（以本傳修）
解題曰顯宗即位博士曹充言漢再受命禮樂崩闕下
詔改太樂官曰太予樂褒少傳充業常感朝廷制度未
備慕叔孫通漢禮儀晝夜專思會肅宗欲制禮樂褒乃
上疏宜定文制著成漢禮太常巢堪以一代大典非褒
所定不可許帝知群僚拘攣難與圖始拜褒侍中玄武
司馬班固曰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其議得失帝
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互
作大章一夔足矣召褒詣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
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勅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帝知
叔孫通之禮不合經其言大矣而不知讖緯之尤不經何也）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
行於南宮東觀（按洛陽宮殿名南宮有東觀陸機洛陽記在南宮高閣十二門介于承風觀光
武定都實於南宮其後又建前殿而北宮永平所起今東觀在南宮當經始於建武）勑褒乃次序
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庶人
冠婚吉凶終始制度百五十篇奏上帝以衆論難一故
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胡寅曰孔子刪詩定書繫易
作春秋而不述禮樂之制蓋禮因人情為之節文樂以

象功故雖立一成不變之制夏商周皆不免於損益其
不可一也明矣雖然聖人必因事以明其義蓋其數可
陳祝史有司之所能與也其義難知非仁且智不能本
人情而約之以中道也故或先王有之而不宜於今或
古未之有而可以義起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曹褒
蓋亦深見叔孫通之義有未當者故憤然欲正之而帝
亦以是命之若諸博微名儒遲以年歲猶庶幾乎不大
遠戾身當其任決以獨見才數月間遽成百五十篇又
雜以讖記之文其不純乎古禮甚矣（和帝即位褒乃作為章句帝遂以新
禮二篇冠後太尉張酺尚書張敏等奏褒擅制漢禮破亂聖術宜加刑誅帝雖寢其奏而漢禮遂不行唐仲友
曰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禮樂與其襲而不執守其制而未嘗善褒習讖緯因為之本書敘不可因豈容食也酉
敬之古亦豈為此之故其不過習於專門不容一家制作而已）
是歲班超擊莎車大破之（以本紀修）
解題曰呂祖謙曰章帝慈祥長者非好大喜功之君而
所行之事與武帝相去無幾此慈祥之過也班超窮兵
西域以慈祥不能奪超之議傳育張紆擾動羌胡亦慈
祥不斷之所致君德以剛為主若剛德有虧雖有慈祥
之意不過能謹其小而未免失之於大事見通鑑

大事記續編卷第十一

大事記續編卷第十二

金華王禕子充著

漢肅宗孝章皇帝章和二年春正月壬辰帝崩於章德前殿遺詔無起寢廟二月皇太子肇即皇帝位年十歲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改元以本紀修以遺詔用黃門侍郎竇篤為虎賁中郎將竇景竇瓌為中常侍以列傳修三月癸卯葬孝章皇帝于敬陵以本紀修

解題曰呂祖謙曰章帝繼明帝之後承以寬大如解楚淮陽之獄輕傜薄賦與天下休息所以得為賢君然氣質甚偏若論其慈祥長者如第五倫之爭議朱暉之爭均輸莫不溫辭慰藉如崔駰孔僖為人告訐不特恕其罪又從而寵秩之又如郭躬之為廷尉以寬大為上當特天下少窮民其於宗族恩意備至諸王就封遲遲不忍使之去東平王蒼名德重望凡事咨問此皆其長者然其短亦略相當西都以寬大為治體帝之天資本而與家法合而東漢規模初未嘗變且事在臺閣三公具員此最體統不正之大者帝不過持循以度歲月未嘗改其規模所以東漢之治不及西都正以有其資當損而失之故也

南單于宣死單于長之弟屯屠何立以列傳修庚戌鄧彪為太傅賜爵關內侯錄尚書事百官總己以聽以本紀修

解題曰太后臨朝竇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出宣誥命兄弟並在親要之地憲以鄧彪有義讓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隨故尊崇之以為太傅其所施為輒外令彪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王莽以孔光為舊相名儒天下所信太后敬之備禮事光所欲搏擊輒為草以太后指風光令上之睚眥莫不誅傷憲用此術也屯騎校尉桓郁累世帝師而性和退自守故上書薦之令授經禁中所以內外協附莫生疑異餘見通鑑

辛酉尊孝章廟曰肅宗以本紀修諸王始就國以列傳修夏四月詔郡國罷鹽鐵以通鑑修

解題曰建初六年鄭衆為大司農時議復鹽鐵官衆諫以為不可詔數切責衆執之不移又元和中穀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以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又宜因交阯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采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於是詔諸尚書通議尚書僕射朱暉奏不可事遂寢後陳事者復述林前議有詔施行暉復獨奏非明主所當行帝以林等言為然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出之暉稱病篤不肯復署議諸尚書不知所為共劾奏暉帝

意解寢其事（唐仲友曰西都用度奢廣而不見其費東京用度節約而不見其富無他西漢宰相權重權統歸一故漢宰相權輕權歸戚宦盡輕）詔曰昔孝武皇帝致誅胡越故推
收鹽鐵之利以奉師旅之費自中興以來匈奴未賓永
平末年復修征伐先帝即位務休力役然猶深思遠慮
探觀舊典復收鹽鐵欲以防備不虞寧安邊境而吏多
不良動失其便先帝恨之故遺戒郡國罷鹽鐵之禁縱
民鑄煮入稅縣官如故事其申勑刺史二千石奉順聖
旨勉弘德化鹽鐵均輸肅宗行之甚遲疑而遺詔決然
去之可見其天資之厚矣

五月京師旱（以本紀修）長樂少府桓郁侍講禁中（本紀）北匈奴饑

秋七月南單于請討之（以通鑑修）侍中竇憲殺都鄉侯暢於屯
衛求擊匈奴以贖死冬十月乙亥以憲為車騎將軍伐北
匈奴（以本傳修）

解題曰齊殤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憂暢與步兵校尉
鄧疊親屬數往來京師因疊母元自通長樂宮得幸太
后被詔召詣上東門憲懼分宮省之權遣客刺殺暢於
屯衛之中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乃使侍御史與青州
刺史雜考剛等尚書令韓稜以為賊在京師不宜舍近
問遠恐為姦臣所笑太后怒以切責稜稜固執其議何
敞說宋由曰暢宗室肺府茅土藩臣來弔大憂親在武

衛致此殘酷主名不立敞備股肱職典賊曹欲親至發
所以糾其變而二府執事（事實曰敞在太尉府　二府謂司徒司空）以為故
事三公不與賊盜（三公之職如此）公縱姦慝敞請獨奏案由
乃許焉二府聞敞行皆遣主者隨之於是推舉具得事
實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因自求擊匈奴以贖死
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以執金吾耿秉
為副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
兵出塞餘見通鑑陳瓘曰竇憲嘗殺韓紆之子以復私
怨無敢誰何狃於前事復殺劉暢輕君自恣無忌憚如
此而韓稜以言憲見怒非何敞請往案而宋由用其議
憲賊害之迹其可得乎既得其迹不能誅也又怵其詭
計勞師遠伐然則閉憲於內宮者非實怒也憲懼而請
行者非真懼也（薛季宣曰漢畧揃周王畿之制說戎西京都兵無過一再出自中興之郡兵不練西南北軍更發於境外竇憲鄧騭何熙三將以擊胡虜尚節陽任尚宋寵馬賢張喬措以樂羨而斛甲之寇南單于之變亦數發屯連年暴露由是王族免錢鼓奮之職而奪命四方之不暇又方募為陷陣微為損射諸為義從大畧詔立名號皇甫規所謂列屯坐食之兵眾矣棄於亡而後已）

護羌校尉鄧訓擊迷唐破之（以列傳修）

漢孝和皇帝永元元年春鄧訓罷屯兵（以呂祖謙標目修）袁安任
隗等諫伐匈奴不聽時又為竇憲等起邸第侍御史何敞
諫不省

解題曰竇憲擊匈奴安與太尉宋由司空任隗及九卿詣朝堂上書諫書連上輒寢宋由懼遂不敢復署議而諸卿稍自欲止唯安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者卜上太后不聽衆皆爲之危懼安隗正色自若侍御史魯恭上疏曰陛下新遭大憂人懷恐懼今乃以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夷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正時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爲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太王重人命而去邠故獲上天之祐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蹲夷踞肆與

鳥獸無別若雜居中國錯亂天氣汙辱善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今猗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群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卹其言乎臣恐中國不爲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尚書令韓稜騎都尉朱暉議郎樂恢侍御史何敞皆上疏諫太后不從餘見通鑑陳瓘曰諫書連上宋由懼矣而安隗守正不移三公者百僚之倡也故宋由不敢書議而諸卿稍自引止安隗固爭而魯恭韓稜朱暉樂恢相繼上書

尚書僕射郅壽以軍旅未休府藏空虛譏刺甚切憲怒之

以列傳呂祖謙傳目修 夏六月竇憲等與北單于戰于稽落山大破之勒功燕然山 以紀傳修

解題曰唐仲友曰勒功燕然本欲藉以誅篡 徐鍇方輿志燕然山 在振武金河縣北近磧沈約宋紀山形似甑山有草無木事見通鑑

秋七月乙未會稽山崩 以本紀修 九月庚申竇憲爲大將軍位次太傅封武陽侯特篤爲衛尉景瓌皆侍中奉車駙馬都尉袁安劾景擅發邊兵不報 以列傳修

解題曰景擅使乘驛施檄緣邊諸郡發突騎有才力者漁陽鴈門上谷各遣吏將送詣景第有司畏憚莫敢言者安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人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輒

承檄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無盡節之義請免官案罪不報餘見通鑑 南陽太守杜詩上疏言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以明著國命斂持威重也間者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偽無由知覺可也古虎符以從發將兇武從之則深兵之必以虎符尚矣非若高帝之計陳豨以羽檄召徵兵也檄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景擅發兵恐諸郡弗信故乘驛然檄爲是警急之狀所以使人驚惑也

尚書何敞諫論竇氏出爲濟南王太傅 以列傳修

解題曰唐仲友曰竇憲出何敞與公孫弘徒董仲舒同歆以道義法度驕王敬憚事亦與仲舒同夫天之相善人固也而二人之學亦是以自保況弘憲出於有心而二王初無心耶驕王可以道輔亦可以見性無有不善

者矣化百姓特餘事耳事見通鑑
是歲大水以本紀修
漢孝和皇帝永元二年春二月壬午日有食之以本紀修夏五
月丙辰封弟三人爲王以本紀修竇憲遣兵取伊吾盧地以本紀修丁
卯封齊武王縯孫無忌爲齊王晟爲北海王以紀傳修月氏攻
班超超擊降之以本紀修封竇憲爲冠軍侯篤景瓌皆爲列侯
憲辭不受以列傳修秋七月乙卯竇憲屯涼州以本紀修九月北匈奴
遣使稱臣以本紀修冬十月南單于擊北匈奴大破之以本紀修
漢孝和皇帝永元三年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賜王公以
下金帛賜民爵及粟帛以本紀列傳修二月竇憲遣左校尉耿夔

大事記卷十二 七

圍北單于於金微山大破之以本紀修鮮卑據北匈奴地以列傳修
袁安任隗奏劾二千石四十餘人竇氏恨之以列傳修竇憲殺
尚書僕射樂恢以呂祖謙恢傳目修
解題曰唐仲友曰恢不忍素餐去之可也力諍而繼之
以死可以爲忠未可以爲中道均死也死於家不如死
於職盡在職則梁必害何敞韓稜是也事見通鑑
冬十月帝幸長安竇憲來會十一月祠陵廟以本紀修班超定
西域十二月以爲西域都護復置騎都尉戊己校尉以紀傳修
庚辰帝還宮以本紀修
漢孝和皇帝永元四年春正月用竇憲議立北匈奴右谷

蠡王於除鞬爲單于使中郎將任尚屯伊吾如南單于故
事以紀傳修三月袁安薨以本紀
解題曰陳瓘曰徐齮方以剌客恐周榮而袁安遂亡悲
夫事見通鑑
閏月太常丁鴻爲司徒以本紀修夏四月丙辰竇憲還以本紀修六
月戊戌朔日有食之以本紀修地震以本紀修竇憲謀逆帝與鉤盾
令鄭衆謀庚申幸北宮勒兵屯南北宮遣憲及其弟篤景
瓌就國憲篤景至皆自殺誅併誅長樂少府郭璜衛尉鄧疊
等以紀傳袁宏漢紀呂祖謙目修
解題曰憲既負重勞陵肆滋甚封鄧疊與其弟步兵校

大事記卷十二 八

尉磊及母元又憲女婿射聲校尉郭舉舉父長樂少府
璜疊磊母元舉射聲校尉也皆相交結元舉並出入禁中舉得幸太
后遂共圖爲殺害帝陰知其謀乃與近幸中常侍鄭衆
定議誅之以憲在外慮其懼禍爲亂忍而未發會憲及
鄧疊班師詔使大鴻臚持節郊迎憲等既至帝乃幸北
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以司徒丁鴻行
太尉兼衛尉屯南北宮按百官志本注南宮南屯司馬主平城門北宮門蒼龍司馬主東門玄武司馬主玄武門北屯司馬主北門朱爵司馬主南掖門東明司馬主東門朔平司馬主北門凡
閉城門收捕疊磊璜舉皆下獄誅遣謁者僕射收憲
大將軍印綬更封爲冠軍侯憲及篤景瓌皆遣就國帝

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爲選嚴明相督察之憲篤景到
國皆迫令自殺餘見通鑑唐仲友曰惜乎憲誅在袁安
既薨之後使安預誅憲之謀則事體正可以收還三公
之權矣
前中郎將班固下獄死（以列傳修）
解題曰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帝詔
固女弟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唐仲友曰馬遷世
爲史官其法直班固出於外戚其法媿
以鄭衆爲大長秋（以紀傳宦漢紀呂祖謙題目修）
解題曰宦官用權自此始

秋七月己丑宋由自殺（以本紀修）
解題曰按袁宏漢紀竇氏既廢天子追覽前議嘉袁安
之忠知宋由之不正也乃策免由餘見通鑑袁安任隗
力持正議而由依違其間人莫不以由爲得計而爲安
隗危之也然由不免於死而安隗之嗣各被褒録然則
爲臣而不忠者亦果何所利哉
八月辛亥任隗薨（本紀）
解題曰隗義行内修不求名譽而以沈正見重於世竇
憲擊匈奴國用勞費隗奏議徵憲遂前後什上獨與袁
安同心畢力持重處正鯁言直議無所回隱

鄧彪録尚書事癸丑大司農尹睦爲太尉録尚書事以
十月以宗正劉方爲司空（以本紀修）
漢孝和皇帝永元五年春正月乙亥宗祀明堂登靈臺（以本
紀修）二月戊戌詔省減内外廐及涼州諸苑馬京師離宮上
林廣成囿以假貧民（以本紀修）
解題曰唐仲友曰和帝以苑囿假貧民遣使振廪勸民
蓄蔬食官陂池得采取皆一時惠政特不久遠耳
封弟爲王（以本紀修）甲寅鄧彪薨（以本紀修）
解題曰唐仲友曰彪孟子所謂鄉原之類也爲大臣不
能正論則焉用彼相矣事見通鑑

三月庚寅遣使者賑貧民（以本紀修）夏六月丁酉雨雹大如鴈
子（以袁宏紀修）秋九月於除鞬單于畔歸北庭遣任尚討滅之
（以本紀修）
解題曰范曄曰漢初遭冒頓凶黠種衆強熾高祖威加
四海而窘平城之圍太宗政鄰刑措不雪慣辱之恥逮
孝武亟興邊略赫然命將候列郊甸火通甘泉而猶鳴
鏑揚塵出入畿内至於窮竭武力單用天財歷紀歲以
攘之寇雖頗折而漢之疲耗略相當矣宣帝值虜庭分爭
呼韓邪來臣乃權納懷柔因爲邊衛罷關徼之儆息兵
民之勞龍駕帝服鳴鍾傳鼓於清渭之上南面而朝單

于朔易無復匹馬之蹤六十餘年矣後王莽陵篡擾動
戎夷續以更始之亂方夏幅裂自是匈奴得志狼心復
生乘閒侵軼害流傍境及中興之初更通舊好而單于
驕踞益横內暴滋深世祖以用事諸華未遑沙塞之外
忍愧思難徒報謝而已因徙幽幷之民增邊屯之卒及
關東稍定隴蜀已清其猛夫悍將莫不頓足攘手爭言
衛霍之事帝方厭兵閒修文政未之許也其後匈奴爭
立日逐來奔願脩呼韓之好以禦北狄之衛奉藩稱臣
永爲外扞天子總攬群策和而納焉乃詔有司開北鄙
擇肥美之地量水草以處之馳中郎之使盡法度以臨

之制衣裳備文物加璽紱之綬正單于之名於是匈奴
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讎釁既深互伺便隙控弦抗戈
覘望風塵至於陷潰創傷者靡歲或寧而漢之塞地晏
然矣後亦頗爲出師幷兵窮討命竇憲耿夔之徒前後
並進皆用果譎設奇數異道同會究掩其窟穴躡北追
奔三千餘里遂破龍祠焚罽幕阬十角梏閼氏銘功封
石倡呼而還單于震慴屏氣蒙氈遁走於烏孫之地而
漠北空矣若因其時勢及其虛曠還南虜於陰山歸河
西於內地上申光武權宜之略下防戎羯亂華之變使
耿國之策不謬於當世袁安之議見從於後王平易正

直若此其弘也而竇憲矜三捷之效忽經世之規狼戾
不端專行威惠遂復更立北虜反其故庭並恩兩護以
私己福棄蔑天公坐樹大鯁永言前載何恨憤之深乎
自後經綸失方畔服不一其爲疢毒胡可單言降及後
世翫爲常俗終於吞噬神鄉丘墟帝宅嗚呼千里之差
興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世不磨矣
冬十月尹睦薨十一月乙丑太僕張酺爲太尉(以本紀修)是歲
護羌校尉貫友討燒當羌羌遂徙(以紀傳修)南單于屯屠何死
單于宗弟安國立(以列傳修)
漢孝和皇帝永元六年春正月度遼將軍朱徽使中郎將

杜崇殺安國立單于適之子師子(以紀傳修)己卯丁鴻薨二月
丁未以劉方爲司徒太常張奮爲司空(以本紀修)三月詔舉賢
良方正直言極諫選補郎吏(以本紀修)秋七月京師旱詔減中
都官徒丁巳帝幸洛陽寺錄囚徒未還宮而雨(以本紀修)班超
大破焉耆尉犂斬其王(以本紀修)
解題曰唐仲友曰班超開西域二十二年然後成功蓋
久任之效若任之不終則累年之功一旦皆喪矣事見
通鑑按袁宏漢紀永元中班超遣掾甘英臨大海而還
具葱嶺西諸國地形風俗自燉煌西出玉門陽關北通
伊吾千餘里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

自高昌壁北通後部五百里是匈奴西域之門也伊吾
北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漢與匈奴爭伊吾盧以制西
域鄯善國去洛陽七千一百北通車師前後王及東且
弥卑陸蒲類移支是爲車師六國北與匈奴接前部西
通焉耆北通後部西通烏孫漢欲隔絕西域匈奴必屯
田伊吾焉耆去洛陽八千二百里東南與山離接其餘
危須尉犁龜茲姑墨溫宿疏勒休脩大宛康居大月氏
安息大秦烏戈罽賓莎車于闐且弥諸國轉相通大月
氏去洛陽萬六千三百七十里其東南數千里通天竺
天竺一名身毒臨大水西通大秦從月氏南至西海東

至盤越國皆身毒地又有別城數十置王而皆總名身
毒西域之遠者安息國也去洛陽二萬五千里北與康
居南與烏戈山離接地方數百西至條支馬行六十日
臨海暑熱卑濕與西海接自安息西至阿蠻三千四百
里自阿蠻西至斯賓國渡河西南至于羅國九百六十
里安息西界極矣其南乘海乃通大秦大秦一名犂軒
在海西漢使皆自烏戈還莫能通條支者甘英踰懸度
烏戈山離抵條支臨大海乃止大秦地方數千自交州
塞外檀國諸蠻夷相通又一道與益州塞外通其長老
或傳言其國西有弱水近日入所矣又云從安息陸道

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庶連屬十里一亭三十里
一置無盜賊而有猛虎獅子遮食又言旁國渡海飛橋
數百里山離還自條支東北通烏弋山離可百餘日行
而烏弋山離罽賓莎車于寘寧弥諸國相接遠者二萬
一千里近者萬餘里焉
降胡二十餘萬人立單于屯屠何之子逢侯爲單于亡出
塞九月遣車騎將軍鄧鴻等追之不及冬十一月護烏桓
校尉任尚大破之以紀傳修以大司農陳寵爲廷尉以列傳通鑑修
漢孝和皇帝永元七年春鄧鴻坐逗留朱徵杜崇坐失胡
和下獄死以紀傳修夏四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以本紀修引公卿問

得失選郎補長相以本紀修秋九月癸卯京師地震以本紀修
漢孝和皇帝永元八年春二月立貴人陰氏爲皇后以本紀修
解題曰袁宏曰原鹿侯識曾孫也
夏五月蝗以本紀修南單于右溫禺犢王入寇秋七月行度遼
將軍龐奮等討斬之以本紀修冬十二月丁巳南宮宣室殿火
以本紀修
漢孝和皇帝永元九年春三月庚辰隴西地震以本紀修夏六
月旱蝗除田租及山澤稅以本紀修秋八月鮮卑寇肥如本紀
解題曰李賢曰肥如縣屬遼西郡前書音義曰肥子奔
燕封於此今平州也

閏月辛巳皇太后竇氏崩(以本紀修)燒當羌寇隴西遣將軍劉
尚等討破之(以本紀修)九月庚申劉方免自殺(以本紀修)甲子追尊
梁貴人為皇太后冬十月乙酉改葬之追封其父竦為褒
親愍侯竦子三人為侯(以傳紀修)十一月癸卯以光祿勳呂蓋
為司徒(以本紀修)十二月丙寅張奮罷壬申以太僕韓稜為司
空(以本紀修)
漢孝和皇帝永元十年夏五月京師大水(以本紀修)秋七月韓
稜薨八月丙子以太常巢堪為司空(以本紀修)冬十二月燒當
羌詣闕貢獻(以本紀修)南單于師子死單于長之子檀立(以本紀修)
漢孝和皇帝永元十一年春二月遣使循行稟貸被災者

除山澤税(以本紀修)
漢孝和皇帝永元十二年春二月詔貸被災民種糧賜下
貧鰥寡孤獨者(以本紀修)三月詔賜三老力田及天下男子爵有
差鰥寡孤獨貧癃者(以本紀修)夏四月象林蠻反(以本紀修)
解題曰李賢曰象林縣屬日南郡今林邑國
閏月戊辰秭歸山崩(本紀)
解題曰李賢曰秭歸縣屬南郡古之夔國今歸州也
秋七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九月戊午張酺免丙寅以大司
農張禹為太尉(以本紀修)
解題曰酺以事與司隷校尉晏稱會於朝堂酺從容謂

稱曰三府辟吏多非其人稱歸即奏令三府各實其掾
吏酺本以私言不意稱奏之甚恨會復共謁闕下因責
讓稱稱語不順酺廷叱之稱乃劾奏酺有怨言詔朝臣
會議司徒呂蓋奏酺知公門有儀反作色大言怨讓使
臣於是策免唐仲友曰三公固失體司隷亦烏得無罪
而酺以策免漢之重刺舉輕三公也甚矣
漢孝和皇帝永元十三年春正月丁丑帝幸東觀(以本紀修)秋
八月己亥北宮盛饌門閣火(以本紀)護羌校尉周鮪擊燒當羌
破之(以本紀)秋九月壬子詔田租芻稾半入(以本紀修)冬十一月丙
辰詔緣邊舉孝廉(以本紀修)鮮卑寇右北平漁陽(以本紀修)戊辰呂

蓋請老十二月丁丑以光祿勳魯恭為司徒(以本紀修)
漢孝和皇帝永元十四年春安定降羌反二月繕西海郡
徙金城西部都尉戍之(以傳紀修)
解題曰陳瓘曰迷唐既死其子既降之後西海榆谷無
復羌寇曹鳳請乘此時建復西海郡可謂時然後言功
無立而不成惜哉事見通鑑(方輿志枹罕縣故城在蘭州五泉縣東)
三月戊辰帝臨辟雍饗射(以本紀修)夏五月丁未初置象林將
兵長史(以本紀修)
解題曰闞駰十三州志曰將兵長史居在日南郡又有
將兵司馬薛季宣曰明帝之初罷沿邊屯兵其後北胡

有變則寘度遼營南蠻或變則寘象林兵羌犯三輔則
置長安雍二營鮮卑寇居庸則置漁陽營其後盜作緣
邊緣海稍稍增兵而扶風漢陽三百塢魏郡常山六百
十六塢置屯多矣
六月辛卯廢皇后陰氏后父特進綱自殺后以憂死以紀傳修
秋兗豫荊雨水以本紀修徵班超為射聲校尉以戊己校尉任
尚代之以列傳修
解題曰葉適曰班超以三十六人開西域不費漢兵積三
十年事成功立古所未有也古之人材必在分限之內
上自禹稷下至方召勳智慮際歲月至能成天地不及

之功然未有踰分超限者雖春秋時尚然及蘇張資揣
摩之學韓彭起飄揚之思張騫陳湯鑿空外國而後世
乃有分外人材劉向云千里之鑣猶以為遠况萬里之
外其勤至矣然不知千里為分限之內而欲與陳湯較
其短長向之論蓋失正矣其後愈降分內者枯竭不繼
分外者誕謾不酬則亦安所戾止耶事見通鑑
冬十月詔三州田租芻藁半入以本紀修辛卯立貴人鄧氏為
皇后以本紀修
解題曰袁宏曰鄧訓女也
丁酉梁堪免十一月癸卯以大司農徐防為司空以本紀修是

歲封鄧騭為鄧鄉侯以呂祖謙標目修
漢孝和皇帝永元十五年夏四月甲子晦日有食之以本紀修
秋九月壬午帝南狩以本紀修雨水以本紀修冬十月幸章陵進幸
雲夢十一月甲申還宮以本紀修詔太官勿受獻以列傳修是歲初
令郡國以日北至按薄刑以本紀
漢孝和皇帝永元十六年秋七月旱以本紀修辛酉魯恭免庚
午以光祿勳張酺為司徒以本紀修辛巳詔田租芻藁皆半入
以本紀修八月己酉張酺薨冬十月辛卯以徐防為司徒大鴻
臚陳寵為司空以本紀修十一月帝幸緱氏以本紀修北匈奴請和
親以紀傳修

漢孝和皇帝元興元年春戊午選三署郎補長相以本紀修高
句驪寇遼東以列傳修夏四月改元以本紀冬十二月辛未帝崩于
章德前殿
解題曰自竇憲誅後帝躬親萬機每以異延問公卿極言
得失前後符瑞八十一所自稱德薄皆抑而不宣舊南
海獻龍眼荔枝奔騰阻險死者繼路時臨武長唐羌上
書陳狀帝下詔太官勿復受獻由是遂省焉唐仲友曰
論此規模猶有無逸之風而史不載何耶
皇后廢長子勝立少子隆為皇太子即皇帝位生百餘日
矣賜三老孝悌力田天下男子爵有差鰥寡孤獨貧癃者

尊皇后曰皇太后臨朝以本紀修

漢孝殤皇帝延平元年春正月辛卯以張禹為太傅徐防為太尉參錄尚書事百官總己以聽本紀封皇兄勝為平原王以本紀修癸卯以光祿勳梁鮪為司徒以本紀修三月甲申葬孝和皇帝于慎陵以本紀修

解題曰劉攽曰紀書葬慎陵李賢注云俗本作順陵者誤按皇后紀和憙皇后合葬順陵以為后紀誤而靈帝父孝仁皇稱慎陵世數不遠陵名必不相襲參校前後孝和實葬順陵曰慎乃更為誤耳

遣清河王慶就國留其子祜於邸以紀傳修夏四月庚申罷祠官不[illegible]鮮卑寇漁陽以本紀修丙寅以虎賁中郎將鄧騭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騭弟黃門侍郎悝為虎賁中郎將弘閶皆侍中以本紀通鑑修陳寵薨本紀五月壬辰河東垣山崩本紀

解題曰李賢曰垣今絳州縣

六月丁未以太常尹勤為司空以本紀修雨水己未詔減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丁卯免宗室沒入者及遣掖庭宮人以本紀修

秋八月辛亥帝崩太后與兄騭等定策禁中迎清河王子祜封為長安侯癸丑即皇帝位太后臨朝以呂祖謙目修

解題曰胡寅曰立天下之主當與三公大臣共議選建賢明豈一家之私哉而乃定策禁中公卿不與假如立非其人則無由改悔清河王慶章帝長子昔非[illegible]備宮廢不以罪年齒益長過失不聞於是迎立以主漢祚豈不美哉而鄧太后終利幼弱欲久臨朝至安帝年二十八猶不歸政故自水物而後地震雨水日食風雹之變[illegible]政氏[illegible]尹得志接乎桓靈而漢祚遂滅

[illegible]九月大水以本紀修葬孝殤皇帝于康陵以通鑑修西域反圍任尚徵尚還以騎都尉段禧代之以[illegible]冬十月大水雨雹以本紀修十二月甲子清河孝王慶薨以呂祖謙目修乙酉罷魚龍曼延百戲

大事記續編卷第十二

大事記續編卷第十三

金華王禕子充著

漢孝安皇帝永初元年春二月丙午以廣成游獵地被災郡國公田假貧民以本紀修

解題曰李賢曰廣成在今汝州葉縣西

二月庚午梁鮪免以本紀修三月癸酉日有食之本紀

解題曰本志曰月二日也

夏四月封三公及鄧騭兄弟為列侯騭等辭不受以列傳修五月甲戌以長樂衛尉魯恭為司徒本紀六月壬戌罷西域都護及伊吾屯田以紀傳修燒當先零種羌反遣鄧騭征西將軍任尚討之丁卯赦諸羌以紀傳修

解題曰續漢書種羌九千餘戶在隴西臨洮谷

秋九月庚午以災異免徐防辛未以雨水免尹勤以本紀及傳修

解題曰王安石曰世祖能馭大臣所以威名不滅於高祖至於為子孫慮則不然反以元成之後三公之任多奪於外戚竪官屬帷近習之人而致敗由是置三公之任而事歸臺閣臺閣之臣位卑事冗無所統一而奪於衆多之口此其為奪於外戚竪官帷屬近習者愈矣至於治有不進水旱不時災異或起則曰三公不能燮理陰陽而策免之甚者至於誅死豈不痛哉

壬午詔減黃門鼓吹廄馬半食以本紀修庚寅以張禹為太尉太常周章為司空以本紀修

解題曰漢官儀曰章字次叔荊州隨縣人也

鄭衆等預政周章欲廢帝而立平原王勝冬十一月丁亥策免章自殺以本紀修

解題曰殤帝崩群臣以平原王勝疾非痼意咸歸之太后以前既不立恐後為怨乃立清河孝王子祜章以衆心不附遂密謀閉宮門誅大將軍鄧騭兄弟及鄭衆蔡倫劫尚書廢太后於南宮封帝為遠國王而立平原王事覺策免自殺見通鑑唐仲友曰章為大臣欲盡持危扶顛之道當於議立君之時諍之諍其不合而死不失為忠正今不廷諍之於先而行險以僥倖成則兆亂敗則為賊終亦不免而已矣故曰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也

是歲地震雨水大水大風雨雹以本紀修

漢孝安皇帝永初二年春正月鄧騭為鍾羌所敗以通鑑修

解題曰自爰劍後子孫支分凡百五十種其九種在賜支河首及在蜀漢徼北其五十二種衰小不能自立其八十九種唯鍾最強勝兵十餘萬其餘大者萬餘人小者數千人盛衰無常當時勝兵合可二十萬人發羌唐旄等遠未嘗往來氂牛白馬在蜀漢其種名號皆不

可紀知也
夏五月旱丙寅皇太后幸洛陽寺若盧獄錄囚徒即日降
雨(以本紀袁宏漢紀修)六月大水大風雨雹(以本紀)冬十月任尚與先零
羌戰于平襄敗績(以本紀修)
解題曰李賢曰平襄縣屬天水郡故襄戎邑
十一月辛酉徵鄧騭爲大將軍(以本傳綱目修)
解題曰左校令龐參坐法輸作若盧使其子俊上書曰
方今西州流民擾動徵發不絕水潦不休地力不復重
之以大軍疲之以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財竭於徵發
臣愚以爲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總兵養衆以待其
疲車騎將軍騭宜且振旅留征西校尉任尚使督涼州
士民轉居三輔休徭役以助其時止煩賦以益其財令
男得耕種女得織紝然後蓄精銳乘懈沮出其不意攻
其不備則邊民之仇報奔北之恥雪矣書奏會樊準上
疏薦參太后即擢參於徒中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
軍屯餘見通鑑陳瓘曰參之言如此雖欲無用得乎
先零羌滇零稱天子寇三輔抄趙魏入益州(以本紀修)是歲地
震(以本紀修)
漢孝安皇帝永初三年春正月帝加元服(以本紀修)遣騎都尉
任仁討先零羌不利(以本紀修)三月京師大飢民相食(本紀)壬寅
魯恭免(以本紀修)
解題曰葉適曰魯恭政理足以致物應而居公位不能
弭陰陽之變史稱在位不以亮直稱自爲三公常稱病
不視事豈固欲昭明哲保身之計耶其諫伐匈奴論立
秋行刑援引根據蓋深於經者也唐仲友曰以恭之德
行經學近於王者之佐及爲三公乃無可書以是知任
而無權與不任等耳
夏四月三公以國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錢穀爲關內侯虎
賁郎以下有差(以本紀修)六月烏桓寇代郡上谷涿郡(以本紀)秋七
月海賊張伯路等寇濱海九郡遣侍御史龐雄督州郡兵
擊之(以本紀修)九月烏桓及鮮卑反(以本紀修)冬十月南單
于反十一月遣行車騎將軍何熙討之(以本紀修)十二月乙亥
有星孛于天苑(本紀)是歲地震雨水并涼大飢(以本紀修)
漢孝安皇帝永初四年春正月元會徹樂(以本紀修)辛卯除三
輔逋租過更口筭芻稾(以本紀修)張伯路攻厭次遣御史中丞
王宗督幽冀兵破之(以傳紀修)
解題曰厭次本富平漢明帝更名今棣州所治
度遼將軍梁慬等破南單于於屬國故城(以本紀修)丙午詔減
百官及州縣俸(以本紀修)二月南匈奴寇常山(以本紀)乙丑初置長
安雍二營都尉(以本紀修)詔謁者劉珍等校定東觀五經諸子

百家以本紀修
觧題曰鄧太后使珍與校書劉騊駼馬融及五經博士
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
字順帝永和元年復詔侍中伏無忌與議郎黃景校
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
三月南單于降本紀先零羌寇褒中徵任尚還以列傳修
觧題曰羌寇轉盛兵費日廣龐參奏記於鄧騭曰比年
羌寇特困隴右官負人債數十億萬今復募發百姓調
取穀帛千里轉糧遠給武都西郡塗路傾阻難勞百端
縣官不足輙貸於民名救金城而實困三輔三輔既困
復爲金城之禍矣夫拓境不寧無益於彊多田不耕何
救飢敝故善爲國務懷其内不求外利務富其民不貪
廣土三輔民庶稀疏故縣丘城可居者多今宜徙邊郡
不能自存者入居諸陵田戍故縣此善之善者也騭欲
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
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議者咸同郎
中虞詡說太尉李脩曰先帝開拓土宇劬勞而後定而
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爲塞園陵單
外此不可之甚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
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者以涼州

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爲臣
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
志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東雖賁育爲卒太公爲將猶
恐不足當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
而無限極禹曰然則計當安出詡曰今涼土擾動人情
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
州數人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内以拘致防其邪計脩善
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李賢曰四府太傅太尉司徒司空按此時無太傅蓋太尉
司徒司空大將軍也於是辟西州豪傑爲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
爲郎以慰安之鄧騭以詡異其議因此不平欲以吏法
中傷詡乃以爲朝歌長觀後此永建元年龐參爲大鴻
臚詡薦參有宰相器能夫棄涼州之議參實發之也鄧
騭以議論不同而惡虞詡詡不以議論不同而沮廢參
用心之廣狹可以觀矣[illegible]涼州傳[illegible]亦用李賢曰襄中縣屬漢中郡今梁州
襄城縣古襄國也[illegible]見初平二年觧題
徙金城於襄武以本紀修
觧題曰李賢曰襄武縣屬隴西郡今渭州縣
戊子杜陵園火以本紀修夏四月蝗本紀冬十月鄧騭罷以本紀修是
歲地震大水以本紀修
漢孝安皇帝永初五年春正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本紀丙戌

地震己丑張禹免以本紀修二月先零羌寇河東河内以本紀修三月詔徙隴西安定北地上郡於襄武美陽池陽衙以本紀修

觧題曰杜佑通典漢隴西郡治狄道縣今金城郡縣安定治臨涇美陽在今京兆三原縣漢上郡治膚施縣今上郡龍泉縣衙今白水縣李賢曰北地郡今寧州池陽故城在涇州縣北

高句驪寇玄菟以列傳通鑑修夏閏四月青州刺史法雄擊張伯路斬之以通鑑修是歲蝗雨水以本紀修

漢孝安皇帝永初六年春正月甲寅皇太后與皇帝祭于宗廟大臣命婦相以東山松謝沈書古今注修

觧題曰謁者劉珍上言曰永平初梁松言太后宜入廟與陛下交獻以彰至孝之心孝明皇帝使公卿博士議時太傅鄧禹奏宜如松言光烈皇后於是入廟皇太后宜入宗廟如光烈皇后故事事下公卿僉曰宜如珍言李賢曰續漢志表山松謝沈書皆云六年正月甲寅范紀七年庚戌疑誤

三月蝗以本紀修夏四月詔紹封鄧禹等後九人為侯以東漢紀修五月旱丙寅復群吏秩賜爵有差以本紀袁宏漢紀修六月壬辰豫章員谿原山崩以本紀修是歲滇零死子零昌自立為天子以本紀修

漢孝安皇帝永初七年春二月地震以本紀修夏四月乙未平原懷王勝薨以本紀修丙申晦日有食之以本紀修秋護羌校尉侯霸等破先零羌以本紀修八月京師大風蝗以本紀修

漢孝安皇帝元初元年春正月改元以本紀修三月日有食之以本紀修屯兵河内作塢壁以備羌以通鑑修夏四月旱蝗以本紀修五月先零羌寇雍城以本紀修

觧題曰郡國志右扶風有雍縣又後魏太武於鳳翔府天興縣東五里築雍城鎮今据方輿志滇零寇及雍城注今懷州北有故城時方屯兵河内以備羌則是懷州之雍城非扶風之雍城也

秋九月羌寇武都漢中以本紀修冬十月戊子有食之以本紀乙卯詔除三輔田租更賦口筭三歲以本紀修是歲地震以通鑑修

漢孝安皇帝元初二年春二月詔三輔河内河東上黨趙國太原理舊渠以本紀修

觧題曰水經注智伯遏晉水以灌晉陽後人蹟其遺跡蓄以為沼分為二派北瀆即智氏故渠其瀆乘高東北注入晉陽城以灌溉東南出城注於汾水今所修渠即此

三月零昌寇益州以本紀修夏四月丙午立貴人閻氏為皇后以本紀修

解題曰袁宏曰閻氏滎陽人暢之女也
五月旱蝗以本紀修秋九月壬午晦日有食之本紀冬十月遣中
郎將任尚屯三輔乙未右扶風仲光等與先零戰於丁奚
城敗沒以本紀修
解題曰李賢曰丁奚城在北地靈州
以懷令虞詡爲武都太守以列傳修十一月庚申地震以本紀修
漢孝安皇帝元初三年春二月地震以本紀修三月辛亥日有
食之本紀
解題曰本志月二日也
夏四月壬寅封皇后父暢爲北宜春侯以傳　月癸酉度

大事記卷十三　九

遼將軍鄧遵率南匈奴擊先零羌於靈州
解題曰李賢曰靈州縣屬北地郡故城在今慶州馬嶺
縣西北
六月任尚遣兵破先零羌於丁奚城以本紀修冬十一月丙戌
初聽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本紀
解題曰詔大臣得行三年喪服闋還職尚書陳忠因此
上言孝宣皇帝舊令人從軍屯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
死未滿三月皆勿徭令得葬送請依此制太后從之建
光中尚書令祝諷尚書孟布等以爲孝文定約禮之制
光武絕告寧之典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復建武故事

忠上疏曰臣聞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
至庶人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
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高祖受命蕭何創制
大臣有告寧之科合於致憂之義建武之初新承大亂
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羣司營祿念
私鮮循三年之喪以饋報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爲彫
損宜皆不便之竟從諷議遂著于令
地震以本紀修十二月任尚遣兵破先零羌於北地以本紀修
漢孝安皇帝元初四年春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本紀壬戌
武庫火本紀夏四月戊申司空袁敞以失鄧氏旨自殺以列傳修

大事記卷十三　十

解題曰鄧騭辭讓范曄謂其忠勞王室　以不阿
權勢失旨陳寵以不奉禮而不平豈非富貴生不仁沈
溺致愚疾歟事見通鑑
己巳鮮卑寇遼西郡兵與烏桓擊破之以本紀修
解題曰李賢曰遼西郡故城今平州東陽縣禁城是
六月雨雹如杯以本紀修秋九月護羌校尉任尚使客刺殺零
昌以本紀修冬十二月甲子任尚等與先零羌狼莫戰于富平
上河大破之虔人羌降以本紀修
解題曰富平上河縣屬北地郡故城在今靈州回樂縣
西南水經注河水於此有上河之名括地志曰寧州彭原縣故漢富平縣地

西縣置翮州後置靈州東觀記曰度人種羌大豪恬狼等詣度遼
將軍降

是歲雨水地震以本紀修
漢孝安皇帝元初五年夏六月高句驪濊貊寇玄菟以本紀修
解題曰濊北與高句驪沃沮南與辰韓接東窮大海西
至樂浪濊及沃沮句驪本皆朝鮮之地
秋八月丙申朔日有食之本紀鮮卑寇代郡冬十月寇上谷
以本紀修鄧遵使羌雕何刺殺狼莫封武陽侯任尚坐爭功十
二月徵棄市以本紀傳修
解題曰任尚嘗殺零昌吳止三伯戶牟[illegible]鄧遵以

大事記續編卷十三 十一

殺狼莫封三千戶此其所以爭功也事見[illegible]
是歲地震以本紀
漢孝安皇帝元初六年春二月乙巳地震水涌以本紀修秋七
月鮮卑寇馬城鄧遵率南單于擊破之以本紀宋漢紀修
解題曰李賢曰馬城縣屬代郡故城在今靈州定襄縣
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既以本紀修北匈奴役屬西域至是
車師郡善來降以[illegible]修
漢孝安皇帝永寧元年春三月北匈奴率車師後王殺燉
煌司馬索班等復置西域副校尉以列傳修沈氏羌寇張掖以本紀
解題曰李賢曰續漢志曰羌在上郡西河者號沈氏

夏四月丙寅立子保為皇太子改元以本紀修六月護羌校尉
馬賢擊沈氏羌於鸞鳥破之以本紀修
解題曰李賢曰鸞鳥縣屬武威郡故城在今涼州昌松
縣北[illegible]
秋七月乙酉朔日有食之本紀冬十二月遼西鮮卑降本紀癸
酉以太常楊震為司徒以本紀修
解題曰震明經博覽無不窮究不荅州郡禮命年五十
始仕州郡大將軍鄧騭聞其賢而辟之舉茂才四遷荊
州刺史東萊太守元初四年為太僕遷太常餘見通鑑
胡寅曰鄧騭推達賢能自其美德要之女[illegible]朝徙貴

大事記續編卷十三 十二

戚也被其薦者宜有去就之分[illegible]不荅州郡
禮命數十年一旦幡然為騭而起其處義殆未精矣
越騎校尉鄧康免以列傳修是歲大風雨木地震以本紀修

大事記續編卷第十三

大事記續編卷第十四

金華王褘子充著

漢孝安皇帝建光元年春正月幽州刺史討高句驪貊不克（以本紀修）三月癸巳皇后鄧氏崩（本紀）

解題曰范曄論曰孝安雖稱尊享御而權歸鄧氏至乃損徹膳服克念政道然令自房帷威不逮遠始失根統歸成陵敝遂復計金授官移民逃寇推咎台衡以荅天眚既云哲婦亦惟家之索矣

鄧騭位特進封上蔡侯（以列傳修）帝始親政事戊申追尊清河孝王曰孝德皇皇妣左氏曰孝德后（以通鑑本紀修）長樂太僕蔡倫自殺（以傳修）遼東（以本紀修）徵薛包為侍中不拜（以通鑑修）

解題曰包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去至被毆杖不得已乃廬於舍外旦入灑埽父怒之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居歲餘父母慙而還之餘見通鑑

呂祖謙曰大抵暴戾之性凡人有此根者終必發露惟其本無者雖屢撓而莫能有薛包之事父母自常人之心父母逐之至再至三則必有不能忍者今包終不能去而晨昏之奉益勤蓋無暴戾之根故也

遣鄧騭就國廢西平侯鄧廣宗西華侯鄧忠等五人為庶人廣宗及忠皆自殺五月騭與子鳳從弟河南尹豹舞陽侯遵將作大匠暢皆自殺（以傳修）

解題曰鄧氏臨朝納己為民號為賢后然安帝之齒長矣而不復子明辟使之蓄怨留恨雖微宮人之誣吾猶為鄧宗危之也朱寵上疏訟利口傾險反亂國家彼小人離間人之子母者亦可畏哉事見通鑑

丙申貶平原王翼為都鄉侯（以傳紀修）大司農朱寵訟鄧氏廷尉陳忠劾免之（以列傳修）

解題曰陳忠不得志於鄧氏騭等敗忠為尚書數上書陷成其惡大司農朱寵與觀上書忠劾能餘見通鑑陳瓘曰陳忠不肖人奏議溫粹而忠以私憾公導人主於有過之地險孰不肖不亦甚哉

以牟平侯耿寶監羽林左軍車騎封宋楊子四人為列侯皇后兄宜春侯閻顯及其弟景耀晏為鄉侯典禁兵（以本紀修）

解題曰陳瓘曰鄧氏七人死不以命而宋氏之四子封侯諸閻並為卿校矣事見通鑑

封中黄門江京李閏為侯京等與中常侍樊豐帝乳母王聖聖女伯榮通姦賂楊震論之不省（以列傳修）秋七月己卯改元（以本紀修）燒當羌麻奴復反八月馬賢擊之不利（以傳修）九月

鮮卑圍烏桓校尉於馬城度遼將軍耿夔救之以本紀修戊子
帝幸衛尉馮石府以本紀修雨水冬十一月地震裂除今年田
租以本紀修庚子複斷二千石以上三年喪以本紀修初置漁陽營
兵本紀十二月高句驪濊貊圍玄菟城以本紀修
漢孝安皇帝延光元年春三月丙午改元以本紀修夏四月癸
未雨雹以本紀修六月蝗以本紀修秋七月高句驪降本紀八月陽陵
園寢火以本紀修冬十月鮮卑寇鴈門定襄十一月寇太原以本
紀修燒當羌降以本紀修是歲雨水大風地震以本紀修
漢孝安皇帝延光二年夏四月戊子爵王聖為野王君以列
傳修

解題曰朱熹曰當時大勢如人衰老百疾交作小小變
動便成大疾如乳母如羿趙徐璜如張讓趙忠畧有權
柄便須攪亂此何等時耶餘見通鑑
北匈奴與車師寇河西以軍司馬班勇為西域長史屯柳
中以列傳修秋七月丹陽山崩本紀冬十月甲戌以楊震為太尉
時為王聖脩第震上疏論之不聽以呂祖謙稽目修聘處士周燮
馮良不至以朱熹綱目修是歲大風雨水地震以本紀修
漢孝安皇帝延光三年二月丙子帝東狩辛卯幸泰山柴
告岱宗壬辰祀五帝于明堂三月戊戌祀孔子及七十二
弟子於闕里壬戌還京師幸太學以本紀修楊震免遣歸本郡

自殺以紀傳修
解題曰樊豐謝惲等見震切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
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隆池廬
觀役費無度會東狩岱宗豐等因乘輿在外競修第宅
震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得豐等所詐下詔書
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惶怖會太史言星變逆行遂共
譖震及車駕行還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於是柴
門絕賓客豐等復惡之復請大將軍耿寶寶為大將軍
拷譯也奏震大臣不服罪懷恚望有詔遣歸本郡高舒
亦得罪以減死論餘見通鑑葉適曰兩漢亡之臣與

小人爭不勝而死亡者蕭望之王商王嘉王章楊震李
固陳蕃七人者皆其國之所以存亡也孔子曰天子有
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又曰所謂大臣者以道
事君不可則止又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又
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
蹈仁而死者也參以數端大節可見
夏四月戊辰以光祿勳馮石為太尉以本紀修南單于檀死弟
拔立以列傳修六月鮮卑寇玄菟本紀庚午閬中山崩本紀
解題曰李賢曰閬中縣屬巴郡今隆州縣
秋八月辛巳以大鴻臚耿寶為大將軍以本紀修九月丁酉廢

皇太子保爲濟陰王太僕来歷等詣鴻都門連日諫尚書
令陳忠奏免歷官（以紀傳修）
解題曰皇太子驚病不安避幸安帝乳母王聖舍太子
乳母王男廚監邴吉等以爲聖舍新繕修犯土禁不可
久御聖及其女永江京樊豐王男邴吉等互相是非聖
永遂誣譖男吉皆幽囚死太子思男等數爲歎息京豐
懼有後害妄造虛無譖搆太子（閻后傳后與江京樊豐等共譖皇太子）及
東宮官屬帝怒召公卿以下會議廢立耿寶等承旨皆
以爲當廢歷與太常桓焉廷尉張皓議曰經說年未滿
十五過惡不在其身且男吉之謀皇太子[illegible]知宜

大事記卷十四　五

選忠良保傅輔以禮義廢置事重此誠聖恩所宜留
帝不從是日遂廢太子爲濟陰王時監太子家小黃門
籍建中傅高梵等皆徙朔方歷乃要結光祿勳祋諷宗
正劉瑋將作大匠薛皓侍中閭丘弘陳光趙代施延太
中大夫朱倀第五頡中散大夫曹成諫議大夫李尤符
節令張敬侍書侍御史龔調羽林右監孔顯城門司馬
徐崇衛尉守丞樂闓長樂未央廏令鄭安世等俱詣鴻
都門證太子無過龔調據法律明之以爲男吉犯罪皇
太子不當坐（御史[illegible]）帝與左右患之乃使中常侍奉詔
脅群臣曰父子一體天性自然以義割恩爲天下也歷
諷等不識大典而與群小共爲譁譟外見忠直而内希
後福飾邪違義豈事君之禮朝廷廣開言事之路故且
一切假貸若懷迷不反當顯明刑書諫者莫不失色乃
各稍自引起歷獨守闕連日不肯去帝大怒乃免歷兄
弟官餘見通鑑安帝惟一子耳因其乳媼而廢之者由
來歷之諫不獲伸也唐德宗亦惟一子因其妻母欲廢
之然尋止者由李泌之論得伸也使漢之三公有如李
泌漢之群僚皆如來歷安有濟陰之事耶德宗謂貞觀
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泌知祖宗詒厥之道不可不
謹東漢至孝安纔五君爾而廢太子者三[illegible]不

大事記卷十四　六

任其咎哉
庚申晦日有食之（本紀）冬十月帝幸長安閏月乙未祠廟陵
十一月乙丑至自長安（以本紀修）是歲地震雨水風雹（以本紀修）
漢孝安皇帝延光四年春二月甲辰帝南狩（以本紀修）三月戊
午朔日有食之（本紀）庚申帝幸宛不豫而還丁卯崩于葉庚
午還宮辛未尊皇后爲皇太后臨朝
解題曰蔡邕獨斷曰少帝即位太后即[illegible]政臨前殿
朝群臣太后東面少帝西面[illegible]臣奏事上書皆爲兩通
一詣后一詣少帝餘見通鑑
大鴻臚閻顯爲車騎將軍定策禁中立章帝孫濟北王壽

子北鄉侯懿乙酉即皇帝位夏四月馮石爲太傅司徒劉
熹爲太尉參錄尚書事（以本紀修）辛卯耿寶與豐王聖等坐阿
黨豐下獄死寶自殺聖母子徙鴈門（以本紀修）
解題曰豐等媢事閻顯共譖太子情好方篤及顯專朝
遷至爭權顯挾太后之重此豐等所以死徙也連雖不
俱插信其事見通鑑
己酉葬孝安皇帝于恭陵（以本紀修）秋七月班勇擊車師後王
斬之（以本紀修）冬十月丙午越巂山崩（本紀）辛亥少帝薨閻顯及
江京等秘不發喪閉宮門屯兵十一月丁巳地震中黃門
孫程等十九人斬京等迎濟陰王於德陽殿[illegible]位
登南宮雲臺屯兵南北宮門衛尉閻景[illegible]書
郭鎮斬之遣使者取璽綬戊午帝幸嘉德殿顯及其弟城
門校尉耀執金吾晏皆伏誅罷屯兵遷太后於離宮（以本紀修）
解題曰十月二十七日北鄉侯薨閻顯白太后徵諸王
子簡爲帝嗣未及至十一月二日孫程遂與中黃門王
康等十八人聚謀於西鍾下（漢官儀崇賢門內德陽殿袁宏漢紀太子廢居于德陽殿西鍾下）皆截單衣爲搘四日夜程等共會崇德殿上因
入章臺門（東京賦既新崇德遂作德陽皆北宮也崇德在東德陽在西相去五十步此宮有章臺門殿門也）
時江京劉安及李閏陳達等俱坐省門下程與王
康共就斬京安達以李閏權執積爲省內所服欲引爲

主因舉刃脅閏曰今當立濟陰王無得動搖閏諾於是
扶閏起俱於西鍾下迎濟陰王立之召尚書令僕射以
下（尚書令僕射中黃門之屬官屬少府令僕射各二人尚書六人左右丞各一人侍郎三十六人令史各二）
十一人從輦幸南宮雲臺（時太后在北宮故帝自北宮幸南宮雲臺登臺以高臨下諸召百官也）
召公卿百僚使虎賁羽林士屯南北宮諸門程
等守省門遮扞內外閻顯時在禁中憂迫不知所爲小
黃門樊登勸顯發兵以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illegible]
（衛軍初屬之景爲衛尉閻士屬之[illegible]城門校尉門兵爲之晏爲執金吾提騎屬之崇爲虎賁中郎將門屬之屬北軍五營未有門屬故召騎尉及詩越騎營屯守西明氏敗伏）
虎賁中郎將閻崇
屯朔平門（北宮北門曰朔平）以禦程等誘[illegible]授之印
曰能得濟陰王者封萬戶侯得李閏者[illegible]戶侯顯以
詩所將衆少使與登迎吏士于左掖門外詩因格殺登
歸營屯守顯弟景遽從省中還外府收兵至盛德門（景爲衛尉當時虎賁羽林皆爲程用必有番休在外者陽詩營自守景急遂還外府收兵欲入北宮也）
程傳召諸尚書使收景尚書郭鎮時臥病聞之即率直
宿羽林出南止車門逢景從吏士拔白刃呼曰無干兵
鎮即下車持節詔之景曰何等詔因斫鎮不中鎮引劒
擊景墮車左右以戟叉其胸遂禽之送廷尉獄夜死旦
日遣使者入省奪得璽綬乃幸嘉德殿（南宮有嘉德殿陽記殿在九龍門內）
令侍御史收顯等送獄（東觀漢記使侍御史詣崇德殿收顯等親族）於是

遂定北鄉侯病司徒李郃陰與少府陶範步兵校尉趙
直謀立順帝會程等事先成故郃功不顯明年坐吏民
疾病賜策免將作大匠翟酺上郃潛圖大計以安社稷
於是錄陰謀之功封郃涉都侯辭讓不受[illegible]
己卯葬少帝以本紀修辛巳封孫程等為侯以將作大匠來歷
為衛尉以列傳袁宏漢紀修十二月改葬故太尉楊震祠以中牢以本紀
書綱目修京師大疫本紀
漢孝順皇帝永建元年春正月帝朝太后於東宮辛未太
后崩以本紀傳修辛巳馮石劉熹免以本紀修二月丙戌太常桓焉為
太傅大鴻臚朱寵為太尉參錄尚書事[illegible]羌反

馬賢討破之以本紀修秋七月庚午來歷[illegible]車騎將軍以本紀修八
月鮮卑寇代郡以本紀司隸校尉虞詡按中常侍張防坐輸作
左校浮陽侯孫程等救之乃赦之以列傳修
解題曰中常侍張防特用權勢每請託受取詡輒按奏
而屢寢不報詡不勝其憤乃自繫廷尉防流涕訴帝詡
坐論輸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宦者孫
程張賢等知詡以忠獲罪乃相率乞見程曰陛下始與
臣等造事之時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日即位而復自
為何以非先帝乎司隸校尉虞詡為陛下盡忠而更被
拘繫常侍張防贓罪明正反構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其

占宮中有姦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下詔出詡還
假印綬時防立在帝後程叱防曰姦臣張防何不下殿
程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阿母求請李賢曰阿母宋娥也帝問諸
尚書尚書賈朗素與防善證詡之罪帝疑焉於是詡子
顗與門生百餘人舉幡候中常侍高梵車叩頭流血訴
言枉狀梵乃入言防坐徙邊賈朗等或死或黜即日赦
出詡程復上書陳詡有大功語甚切激帝感悟復徵拜
議郎數日遷尚書僕射餘見通鑑虞詡得罪而論救之
者乃出於孫程張賢之口時事可知矣
孫程等坐爭功免官十九侯俱就國以列傳修九月[illegible]三公

尚書入奏事以本紀冬十月鮮卑犯邊增置邊郡兵以本紀修
漢孝順皇帝永建二年春二月鮮卑寇遼東玄菟護烏桓
校尉耿曄率南單于擊鮮卑破之以本紀修三月旱以本紀修夏六
月乙酉追尊母李氏為恭愍皇后以本紀修班勇及敦煌太守
張朗討焉耆尉犁危須破之勇後期徵下獄免以本傳修秋七
月甲戌朔日有食之以本紀壬午朱寵免[illegible]徵處士樊
英為五官中郎將尋稱病詔以光祿大夫歸在所致穀羊
酒英辭位時又徵賀純楊厚黃瓊為議郎以列傳袁宏漢紀修
解題曰英字季齊南陽人少習京氏易兼明五經隱於
壺山之陽李賢曰山在今鄧州新城縣北受業者四方而至州郡禮請

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安帝初徵為博士建元二年復詔公車賜策書徵不至策書備禮玄纁徵之復固辭詔切責郡縣駕載上道英到京稱病不肯起雖與入殿猶不以禮屈帝怒謂英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君何以慢朕命英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讎立其朝猶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在布衣之列環堵之中晏然自得不易萬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臣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若申其志雖簞食不厭陛下焉

能富臣焉能貧臣帝不能屈使出就太醫養疾巳年天子乃為英設壇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拜五官中郎將數月稱疾篤詔以為光祿大夫賜告歸令在所送穀千斛常以八月致牛酒英辭位不受有詔譬旨勿聽河南張楷與英俱徵既而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人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萬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賀純楊厚黃瓊俱公車徵李固素慕於瓊乃以書逆遺之曰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蓋聖賢居

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志士終無時矣嘗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其和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樊君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

左雄論守相長吏數易帝乃申無故去官之禁既而不能

行（以列傳修）

漢孝順皇帝永建三年夏六月旱（以本紀修）秋七月丁酉茂陵園寢災（以本紀修）九月鮮卑寇漁陽（以本紀修）冬十二月巳亥桓焉免（以本紀修）是歲來歷罷（以本紀修）南單于拔死弟休利立（以列傳修）徵孫程等還（以列傳修）

漢孝順皇帝永建四年春正月丙子帝加元服（以本紀修）夏五月壬辰桂陽太守獻大珠還之（以本紀修）雨水（本紀）秋九月復安定北地上郡舊治（以本紀修）癸酉以大鴻臚龐參為太尉錄尚書事太常王龔為司空（以呂祖謙時日修）冬十一月鮮卑寇朔方（以本紀修）是歲分會稽為吳郡（本紀）

漢孝順皇帝永建五年夏蝗以本紀修

漢孝順皇帝永建六年春三月辛亥復伊吾屯田置司馬以本紀修秋九月辛巳起太學以本紀修耿曄擊鮮卑破之以本紀修

大事記續編卷第十四

大事記續編卷第十五

金華王禕子充著

漢孝順皇帝陽嘉元年

解題曰宋庠紀年通譜時災異數見水旱相仍故下詔改元陽嘉意欲陽道嘉休以消災沴又陽以喻君道亦取君道之美云

春正月乙巳立貴人梁氏為皇后以本紀修

解題曰秉宏曰梁商女也竦中子雍生商商生三男四女次女即后也

二月海賊寇會稽屯兵緣海縣以本紀修三月揚州妖賊寇四十九縣以本紀修庚寅帝臨辟雍饗射改元以本紀修夏梁氏侯梁商加特進以外傳修秋九月鮮卑寇遼東本紀冬尚書令左雄請孝廉年不滿四十郡國不得察舉其茂材異等者不拘從之雄公直精明陳蕃李膺陳球等二十餘人得拜郎中以本紀孝後漢紀修

解題曰雄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宣協風教若其面牆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而不惑禮稱強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請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

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於是班下郡國明年有廣陵孝
廉徐淑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顔
回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詰
之曰昔顔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淑無以對乃
遣却之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
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
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迄于永嘉察選清平多得
其人餘見通鑑呂祖謙曰左雄限年之法但使諸生試
經學文吏試章奏一切責之以課試而貢舉之漸興矣
當時胡廣輩以爲詔舉孝廉乃捐本而志末及魏氏遂

立九品中正之法以名求之則中正之選豈不合古然
則流弊之甚至於純任閥閱不論賢愚反不若左雄之
法行之十年猶稱得人范曄論曰古者諸侯歲貢進士
賢受上賞非賢貶爵士升之司馬辯論其才論定然後
祿之故王者得其人進士勸其行經邦弘務所由文矣
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
也中興以後復增敦朴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
清白敦厚之屬榮路既廣觖望難裁自是竊名僞服浸
以流競權門貴仕請謁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雖
頗有不密固亦因識時宜而黃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

泥滯舊方互相詭駮循名者屈其短筭實者挺其効故
雄在尚書天下不敢妄選十餘年間稱爲得人斯亦効
實之徵乎順帝始以童弱反政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
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備玄纁玉帛以
聘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失得急登
賢之舉虛降己之禮於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拂巾衽
褐以企旌車之招矣至乃英能承風俊乂咸事若李固
周舉之淵謨弘深左雄黃瓊之政事貞固桓焉楊厚以
儒學進崔瑗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种暠欒巴牧民
之良孫龐參虞詡將帥之宏規王龔張皓虛心以推士

張綱杜喬直道以糾違郎顗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
東京之士於茲盛焉向使廟堂納其高謀彊埸宣其智
力帷幄容其謇辭輿臺稟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遠
而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爲恨哉及孝桓之時碩
德繼興陳蕃楊秉處稱賢宰皇甫張段出號名將王暢
李膺彌縫袞闕朱穆劉陶獻替匡時郭有道獎鑒人倫
陳仲弓弘道下邑其餘宏儒遠智高心絜行激揚風流
者不可勝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隊在朝者以正議嬰
戮謝事者以黨錮致災往車雖折而來軫方遒所以傾
而未顛決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爲乎

十二月庚戌復置玄菟郡屯田六部本紀閏月庚子恭陵百
丈廡災本紀是歲起西苑以本紀修
漢孝順皇帝陽嘉二年三月使匈奴中郎將王稠率南匈
奴兵擊鮮卑破之以本紀通鑑修封乳母宋娥為山陽君梁冀為
襄邑侯冀父商陳讓許之以列傳袁宏漢紀修夏四月己亥京師地
震五月庚子詔公卿直言舉敦樸之士左雄以為封爵不
可以私人且言九卿不可捶自是始免捶撲以袁宏漢紀通鑑修戊
午王龔免以本紀修六月丁丑洛陽地陷旱帝引敦樸之士對
策以李固為第一即斥宋娥還舍諸常侍悉謝罪推固議
郎尋復出之以列傳修秋七月己未龐參免以本紀修八月鮮卑寇

代郡其至鞬死抄盜差稀以列傳修
漢孝順皇帝陽嘉三年夏四月丙寅車師後部司馬掩擊
北匈奴大破之以本紀修秋七月鍾羌寇隴西漢陽冬十月護
羌校尉馬續破之以本紀修
漢孝順皇帝陽嘉四年春二月丙子初聽中官養子世襲
爵以本紀通鑑修謁者馬賢擊鍾羌大破之以本紀修夏四月戊寅以
梁商為大將軍龐參為太尉商辟李固為從事中郎以紀傳修
解題曰張栻曰李固方舉於朝即就梁商之辟商雖未
有顯過然如固之志業其進也將以正邦殆不可苟也
一為之屬即涉梁氏賓客事必有所牽制此其失也

秋閏八月丁亥朔日有食之以志及本紀修冬十月烏桓寇雲中
十一月圍耿曄於蘭池發諸郡兵走之以本紀修
解題曰續漢志雲中郡沙南縣有蘭池城
漢孝順皇帝永和元年春正月己巳宗祀明堂登靈臺改
元以本紀修
解題曰詔曰朕秉政不明災眚屢臻典籍所忌震食為
重今日變方遠東觀記曰陽嘉四年詔朕以不德謫見于天零陵言日食京師不見地搖
京師咎徵不虛必有所應群公百僚其各上封事指陳
得失靡有所諱然則改元以是故也
冬十月丁亥承福殿火本紀十一月龐參免以本紀修十二月象

林蠻反以本紀修乙巳王龔為太尉通鑑是歲以執金吾梁冀為
河南尹以傳修
漢孝順皇帝永和二年夏五月癸丑收宋娥山陽君印綬
以列傳修發交阯九真兵救象林秋七月二郡兵反以本紀修冬十
月甲申帝幸長安十一月祠陵廟十二月乙亥還宮以本紀修
漢孝順皇帝永和三年春二月乙亥京師金城隴西地震
二郡山崩地陷以本紀修夏六月九真太守祝良交阯刺史張
喬招降叛蠻以本紀修
解題曰象林蠻反侍御史賈昌與州郡并力討之不利
為所攻圍歲餘兵穀不繼帝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

問方畧皆議遣大将發荆楊兖豫四萬人赴之李固駁曰若荆楊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磐結不散武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不可一也又兖豫之人卒被徵發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趣必致叛亡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温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鬭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為程而去日南當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廩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将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使若此不可五也設軍到所在死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

此為刻割心腹以補四支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不可七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将帥者以為刺史太守悉使共住交趾故并州刺史祝良性多勇決張喬前任益州有破虜之功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餘見通鑑薛季宣曰古人調兵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楚裒荆旅武王克商用西士征徐以魯追貊以韓平淮以漢略見於經可考也漢氏役民獨得古意其備胡則上郡隴西北地事越則會稽豫章擊朝鮮則薊遼東開西南夷則巴蜀移兵赴遠不過一再自東都兵不能繼然後盜起一方而羽檄被於三邊此李固所以憤惋也

冬十月燒當羗寇金城護羗校尉馬賢破之(以本紀修)十二月戊戌朔日有食之(以本紀修)

漢孝順皇帝永和四年春正月庚辰中常侍張逵蘧政楊定伏誅(以本紀修)

解題曰順帝誅張逵三輩而曾不足以少損官寺之勢者為曹鄧曹騰而誅之也事見通鑑

夏四月癸卯馬賢討燒當羗大破之(以本紀修)冬十月戊子帝獵于上林苑至函谷關而還十一月丙寅幸廣成苑(以本紀修)

漢孝順皇帝永和五年夏四月南匈奴句龍吾斯車紐等

反五月詔度遼將軍馬續討破之使匈奴中郎将陳龜迫殺南單于坐下獄免(本紀)己丑晦日有食之(本紀)且凍羗寇三輔秋九月令扶風漢陽築隴道塢置屯兵(以本紀修)辛未王龔罷(以本紀修)且凍羗寇武都(本紀)句龍吾斯立車紐為單于引烏桓羗胡寇京兆并凉幽冀丁亥徙西河治離石上郡治夏陽朔方治五原(以紀傳修)

解題曰李賢曰西河本都平定至此徙離石縣在郡南五百九里按上郡屬并州夏陽馮翊縣屬司翊

冬十一月遣使匈奴中郎将張耽擊車紐破降之(以本紀修)

漢孝順皇帝永和六年春正月丙子征西将軍馬賢與且

羌戰于射姑山敗歿以本紀修閏正月鞏唐羌寇隴西三輔燒園陵以紀傳修二月丁巳有星孛于營室以本紀修三月武都太守趙沖討鞏唐羌破之以本紀修以太僕趙戒爲司空以本紀修夏五月張耽大破烏桓羌胡於天山以本紀修

解題曰東觀記耽將吏兵繩索相懸上通天山

鞏唐羌寇北地本紀秋八月丙辰梁商薨壬戌以其子冀爲大將軍奉車都尉不疑爲河南尹以紀傳修九月諸羌寇武威以本紀通鑑修辛亥晦日有食之以本紀修冬十月癸丑徙安定居扶風北地居馮翊本紀十一月庚子以行車騎將軍張喬屯三輔以本紀修出李固爲荊州刺史以列傳通鑑修

解題曰唐仲友曰論治盜在一郡當如羊續守南陽在一路當如賈琮刺交趾在天下當如李固之論三人以吏之不良爲盜之源淸其源而盜自息事見通鑑

漢孝順皇帝漢安元年春正月癸巳改元以本紀修秋八月句龍吾斯等復反以本紀修丁卯遣侍中杜喬守光祿大夫張綱等八人循行天下以本紀皇極經世修張綱劾奏梁冀梁不疑詔以俸贖罪以列傳修杜喬表奏泰山太守李固徵爲將作大匠以列傳通鑑修

解題曰按袁宏漢紀固方直不撓好推賢士上疏曰臣聞氣之淸者爲精人之淸者爲賢治身者以積精爲寶治國者以積賢爲道陛下初登大位聘樊英黃瓊楊厚賀純策書嗟歎待以優位是以嚴穴幽人莫不彈冠振衣樂爲時用四海歡然歸服聖德自頃以來漸更陵遲諸侍中皆膏粱之餘勢家子弟無宿德名儒可顧問者愚以爲瓊等父處郎署已且十年誠恨陛下隆崇於始而棄之於末也光祿大夫周舉侍中杜喬深沉正直當世名臣宜登常伯訪關國政者也天子納焉

以張綱爲廣陵太守以列傳修冬十一月壬午大司農胡廣爲司徒以本紀修

漢孝順皇帝漢安二年夏四月護羌校尉趙沖等擊燒當羌於參䜌破之以本紀修

解題曰李賢曰參䜌縣屬安定郡䜌音力全反

六月丙寅立南匈奴守義王兜樓儲爲南單于以本紀修冬十月甲辰減百官奉本紀丙午禁沽酒本紀閏十月趙沖擊燒當羌於阿陽破之以本紀修十一月使匈奴中郎將馬寔遣人刺殺句龍吾斯本紀徐揚盜起以本紀修涼州地百八十震山裂敗城寺以本紀修

漢孝順皇帝建康元年春三月領護羌校尉衛琚追叛羌破之以本紀修夏四月馬寔擊南匈奴左部破之胡羌烏桓悉降以本紀修辛巳立子炳爲皇太子以本紀修改元以本紀修秋八月九

江范容周生據歷陽遣御史中丞馮緄督兵討之（以通鑑修）庚
午帝崩于玉堂前殿
解題曰洛陽宮殿記南宮有玉堂前後殿
太子即皇帝位年二歲尊皇后為皇太后臨朝丁丑太尉
趙峻為太傅大司農李固為太尉參錄尚書事（以本紀修）九月
丙午葬孝順皇帝于憲陵（以本紀修）
解題曰范曄論曰古之人君離出放而反國祚者有矣
莫不矯鑒前違審識情偽無忘在外之憂故能中興其
業觀夫順朝之政殆不然乎何其放僻之多與
是日地震水涌土裂（以本紀修）冬十月日南蠻反交趾刺史夏

方降之（以本紀修）十一月九江賊徐鳳馬勉寇郡縣（以本紀通鑑修）是
歲盜發憲陵（以通鑑修）趙冲追叛羌於鸇陰河戰歿（以本紀修）
解題曰李賢曰涼州姑臧縣東南有鸇陰縣故城因水
以為名（王容曰俗名正音城）
漢孝沖皇帝永嘉元年春正月戊戌帝崩于玉堂前殿徵
章帝玄孫清河王蒜及渤海王鴻之子纘至京師李固議立
蒜梁冀與太后定策禁中丙辰迎纘入南宮丁巳封建平
侯即皇帝位太后臨朝蒜罷歸（以本紀袁宏漢紀修）己未葬孝沖皇
帝于懷陵（以本紀修）三月馬勉稱帝九江都尉滕撫討斬之（以本紀修）夏五月下邳人擊徐鳳斬之（以本紀修）丙辰葬康陵於恭陵
之上（以本紀修）六月鮮卑寇代郡（以本紀）秋九月庚戌趙峻薨（以本紀修）
冬十一月督徐揚二州事滕撫擊廣陵賊張嬰破之又斬
九江賊華孟（以本紀通鑑修）
漢孝質皇帝本初元年夏四月庚辰令郡國舉明經詣太
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歲滿官其高第自是
游學增至三萬餘生（以本紀修）五月海水溢（本紀）閏六月甲申梁
冀弒帝李固復議立清河王蒜冀與太后定策禁中丁亥
策免固戊子胡廣為太尉趙戒為司徒與冀參錄尚書事
（以本紀通鑑綱目修）
解題曰梁冀忌帝聰慧遂令左右進鴆帝苦煩甚使促

召固固入前問陛下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煮餅今
腹中悶得水尚可活冀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
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固議立嗣
引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冀乃召三公官二千
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為清河
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為嗣先是梁太后徵
蠡吾侯志（本文作帝）到夏門亭（李賢曰洛陽城北面西頭門）會質帝崩冀
（本崩召蠡吾侯冀之此以動於衆也）欲立之衆論既異憤憤不得意
而未有以相奪中常侍曹騰等聞而夜往說冀曰將軍
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

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言辭激切胡廣趙戒以下皆曰惟大將軍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曰罷會固意既不從猶望衆心可立復以書勸冀冀愈激怒乃說太后先策免固竟立蠡吾侯（餘見通鑑）胡寅曰固身爲上公親聞質帝之言當即時請太后出御前殿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司隸期門羽林士大會庭中推舉尚食窮問崩故可以立得罪人致于廷尉凡與謀者殺無赦自建明德策立清河王不崇朝而漢祚復隆矣梁冀雖久握兵權然事出倉卒名在弒君其下未必服從出一紙詔書俞以逆順衆决不動計不出此方且伏尸號哭一再致書比三日問冀策畫已立則雖有仲尼之智周公之才亦無及矣

庚寅迎章帝曾孫蠡吾侯志入南宮即皇帝位太后臨朝（以紀傳修）秋七月乙卯葬孝質皇帝于靜陵（以本紀修）九月追尊祖河間孝王爲孝穆皇夫人趙氏曰孝穆皇后蠡吾先侯曰孝崇皇冬十月甲午尊母匽氏爲孝崇博園貴人（以本紀修）

大事記續編卷第十五

大事記續編卷第十六

金華王禕子充著

漢孝桓皇帝建和元年春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本紀）夏四月庚寅京師地震（本紀）六月郡國地裂水涌（以本紀修）胡廣免大司農杜喬爲太尉（以本紀列傳修）秋七月以定策功益封梁冀萬三千戶封冀孫及弟姪四人爲侯胡廣趙戒皆封侯又封中常侍劉廣等爲列侯（以袁宏漢紀修）

解題曰按袁宏漢紀太尉喬曰陛下越從藩王龍飛即位萬夫側望不急忠良之賞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說讒恭與大將軍梁冀兄弟姦邪傾動天下皆有正卯之惡未被兩觀之誅而橫見式敘各受封爵天下惆悵人神皆憤非所爲賞必當功罰必有罪也故陳斧鉞而民不畏刑班爵位而人不樂善爲逆斯道非徒傷治殄民爲亂而已至於喪身殞國豈不慎哉是時梁氏貴盛群臣莫不傾意唯喬直道而行在位者皆以爲不及也餘見通鑑

八月乙未立皇后梁氏（以本紀通鑑修）九月丁卯京師地震（本紀）喬免冬十月趙戒爲太尉胡廣爲司空（以本紀修）十一月清河劉文等反欲立清河王蒜爲天子事覺伏誅貶蒜爲尉氏侯徙桂陽自殺李固杜喬被誣下獄死（以本紀修）

解題曰按袁宏漢紀大將軍長史吳祐傷固之枉與冀
爭之冀怒不從從事中郎馬融主爲冀作章表祐時在
坐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若誅何面目示天
下人冀怒而起喬固遂死獄中又按列傳冀弟洛陽尹
不疑好經書善、疾之轉爲光祿勳南郡太守馬
融初除過謁不疑冀諷州郡以它事陷之髡鉗徙朔方
融自刺不殊餘見通鑑融之自結於梁氏以爲甚可恥
也而終不免於禍然則死於朔方孰若正色秉義不苟
同奏而死哉況祐中國之寃冀初不敢加害耶故爲君
子未必遷得禍爲小人未必遷得福可以鑒矣餘見通
鑑
是歲南單于兜樓儲死伊陵尸逐就單于車兒立（以列傳修）
漢孝桓皇帝建和二年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以本紀修）三月
戊辰帝從皇太后幸梁冀府（以本紀修）白馬羌寇廣漢屬國益
州刺史率板楯蠻破之（以本紀修）
解題曰白馬羌在廣漢板楯蠻者高祖發夷人伐三秦
既定遣還巴中復其渠帥七姓不輸租賦餘戶乃歲入
賨錢口四十世號爲板楯蠻
夏四月丙子尊孝崇皇夫人馬氏爲孝崇園貴人（以本紀修）五
月癸丑北宮德陽殿及左掖門火帝幸南宮（以本紀及袁宏漢紀修）

秋七月京師大水（本紀）
漢孝桓皇帝建和三年夏四月丁卯晦日有食之（以本紀修）六
月乙卯地震憲陵寢屋（本紀）秋八月乙丑有星孛于天市（本紀）
京師大水九月地震（以本紀修）郡國五山崩（以本紀修）冬十月趙戒
免（以本紀修）是歲前朗陵侯相荀淑卒（以朱熹綱目修）
漢孝桓皇帝和平元年春正月甲子改元（以本紀修）己丑皇太
后歸政（以本紀通鑑修）二月甲寅皇太后梁氏崩（本紀）三月帝遷居
北宮（以本紀修）加封梁冀萬戶（以通鑑修）
解題曰弘農宰宣牲佞邪上言大將軍有周公之功今
既封諸子則其妻宜爲邑君封冀妻孫壽爲襄城君人
以梁冀爲周公亦猶頌王莽之功德也袁宏漢紀冀既
貪放而納賂遺承事左右宦者與之通爲姦利（以梁商曹節等
用事遠冀兄弟與爲交友商謂小心而僭若此況於冀乎）任其子弟賓客以爲刺史
二千石宋矜奏記曰大將軍內有貴親之固外有功業
之重誠不可復枉道散財以事左右宦者選舉刑賞有
干典制郫率公卿詣朝堂按其罪咎則陂節之訓猶影
響也今及越津逾序以大事小從其過言隨其失行天
下之事受其枉戾傷損財物壞亂綱紀左右近官並以
私情干擾天下雖大而民無所容是也毒害流布日夜
廣遠顧大將軍省廢他事考按古今如不早悟舟中之

人皆敵國也餘見通鑑

夏五月庚辰尊博園貴人曰孝崇皇后（以本紀修）秋七月梓潼山崩（以本紀修）

解題曰李賢曰縣屬廣漢郡今始州縣有梓潼水

漢孝桓皇帝元嘉元年春正月朔梁冀帶劍入省尚書張陵劾之詔以俸贖（以列傳修）癸酉改元（以本紀修）以潁陽侯梁不疑為光祿勳襄邑侯梁胤為河南尹（以列傳修）夏四月己丑帝微行幸河南尹府舍是日大風拔木晝昏（以通鑑修）北匈奴寇伊吾（以列傳修）秋七月武陵蠻叛（本紀）冬十月胡廣致仕（以紀傳修）十一月辛巳京師地震（本紀）閏月太常黃瓊為司空（以本紀修）詔加梁冀殊禮增封十日一入平尚書事（以列傳通鑑修）

解題曰帝欲褒崇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校尉祝恬太中邊韶等咸稱冀之勳德其制度賚賞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黃瓊建議曰冀前以親迎之勞增邑三千又其子胤亦加封賞昔周公輔相成王制禮化致太平是以大開土宇開地七百今諸侯以戶邑為制不以里數為限冀可比鄧禹食四縣賞賜之差同於霍光朝廷從之餘見通鑑

葉適曰當時謂廣雖無謇諤之風屢有補缺之益夫正議而不能力爭故謂之無謇諤者自初回邪無復裁限則無可言矣

漢孝桓皇帝元嘉二年春正月西域長史王敬殺于窴王建國人攻敬殺之（以本紀注修）秋七月庚辰日有食之（本紀）冬十月乙亥京師地震（本紀）十一月黃瓊免十二月特進趙戒為司空（以本紀修）

漢孝桓皇帝永興元年夏五月丙申改元（以本紀修）秋七月蝗河水溢百姓流亡數十萬戶冀州尤甚以侍御史朱穆為刺史官者趙忠訴之坐徵輸作左校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上書訟穆乃赦之（以列傳修）冬十月太常胡廣為太尉太僕黃瓊為司徒趙戒免（以本紀修）是歲武陵蠻降（以通鑑修）

漢孝桓皇帝永興二年春二月辛丑復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以本紀通鑑修）

解題曰趙岐辟司空掾議二千石得去官為親行服朝廷從之

癸卯京師地震（以本紀修）夏六月東海朐山崩（本紀）

解題曰李賢曰朐山在今海州朐山縣南

乙卯封乳母子馬初為列侯（以袁宏紀通鑑修）秋九月丁卯朔日有食之（本紀）胡廣免黃瓊為太尉（以本紀修）冬十一月泰山琅邪賊公孫舉等反（以本紀修）

漢孝桓皇帝永壽元年春正月戊申改元（本紀）夏六月洛水

謚本紀太常韓演爲司空本紀巴郡益州郡山崩本紀
解題曰巴郡宋巴蓬渠閬涪開達渠合忠萬夔漢巴郡南郡
州重慶府廣安南平二軍大寧監漢巴郡南郡之地巴郡治
涪州今重慶府巴東治魚腹今夔州巴西治閬中今閬
州
秋南匈奴左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叛安定屬國都尉張
奐討降之以列傳通鑑修
漢孝桓皇帝永壽二年秋七月鮮卑寇雲中時擅石槐據
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以故烏桓校尉李膺爲度遼
將軍以紀傳修公孫舉等寇青兗徐三州遣中郎將段熲討斬

之以本紀修冬十二月京師地震本紀
漢孝桓皇帝永壽三年夏四月九眞蠻叛都尉魏朗擊破
之以本紀修閏五月庚辰晦日有食之以志及本紀修冬十一月韓縯
爲司徒以本紀修
漢孝桓皇帝延熹元年
解題曰宋庠紀年通譜字說熹火熾也疑漢火德義若
延其熹盛以冠元又謚法有功安人曰熹故和熹后爲
謚又有熹平光熹之元或兼取此義

夏五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太史令陳授陳其咎在梁冀
殺之以列傳通鑑修六月戊寅改元以本紀修秋七月黄瓊免太常胡

廣爲太尉以本紀傳修十二月南匈奴諸部叛與烏桓鮮卑寇邊
以京兆尹陳龜爲度遼將軍龜請易守尉除幷凉租賦一
年使匈奴中郎將張奐討匈奴破之梁冀譖龜徵還以尚
書种暠代之龜自殺以紀傳修

大事記續編卷第十六

大事記續編卷第十七

金華王褘子充著

漢孝桓皇帝延熹二年春二月鮮卑寇鴈門(本紀)三月復斷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本紀)夏六月鮮卑寇遼東李膺破之(以本紀袁宏紀修)秋七月丙午皇后梁氏崩(本紀)梁冀與其謀為亂八月癸酉帝與中常侍單超等謀誅之丁丑御殿前使尚書令尹勳守省閤黃門令具瑗將虎賁等與司隸校尉張彪圍冀第冀伏誅夷三族(以本紀修)

解題曰皇后崩帝因如廁獨呼小黃門史唐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誰乎衡曰單超左悺前詣河南尹不疑禮敬小簡不疑收其兄弟送洛陽獄二人詣門謝乃得解徐璜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橫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悺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朝迫脅外內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何如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如何耳帝曰審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陛下腹中狐疑帝曰何疑乎於是更召璜瑗等五人遂定其議帝齧超臂出血為盟冀心疑超等乃使中黃門張惲入省宿以防其變具瑗勑吏收惲以輒自外入欲圖不軌帝於是御前殿召諸尚書入發其事使尚書令尹勳持節勒丞郎以下(尚書左右丞侍郎也)皆操兵守省閤斂諸符節送省中使黃門令具瑗將左右廐騶虎賁羽林都候劍戟士合千餘人(中興省約大廐但置一廐後又置左駿令廐別主乘輿御馬武帝置期門平帝更名虎賁蔡質漢儀曰主虎賁千五百人漢官曰羽林郎主羽林九百人左右都候主劍戟士漢官曰右都候員吏二十二人衛士四百一十六人左都候員吏二十八人衛士三百八十三人蔡質漢儀曰宮中諸有劾奏罪左都候執戟車將送付詔獄)與司隸校尉張彪共圍冀第使光祿勳袁盱持節收冀將軍印綬徙封比景都鄉侯餘見通鑑七十年間去竇憲則鄭衆也翦閻顯則孫程也誅梁冀則單超也三公不獲預謀尚書無所効力權雖欲不歸中官得乎

免胡廣為庶人韓縯下獄斥賣梁氏財減天下稅租之半

壬午立皇后鄧氏(以紀傳修)

解題曰袁宏曰后即鄧香之姑香禹之孫初后母宣起於微賤生后後適梁紀故后冒姓梁氏紀妒子孫壽冀之妻也進后入掖庭有寵惡梁姓之同改為亳氏后復姓鄧氏

追廢梁皇后陵為貴人冢封超等五人為縣侯勳等七人為亭侯以大司農黃瓊為太尉(以紀傳修)初置秘書監官(本紀)尚書令陳蕃上疏薦處士徐穉姜肱袁閎韋著李曇徵以安車玄纁不至時又徵魏桓遂隱不出(以列傳修)

解題曰陳蕃上疏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

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天生俊乂為陛下出當輔弼
明時左右大業者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
南袁閎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於人聽若使
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徵之
不至帝因問蕃曰穉閎著孰為後先對曰閎生公族聞
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
雕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為
先飾見通鑑
封中常侍侯覽等為侯白馬令李雲上書諫詔逮黃門北
寺獄五官掾杜衆上書併下廷尉獄以列傳修

解題曰李賢曰北寺獄名屬黃門署即若盧獄也
冬十月壬申帝幸長安祠園陵以本紀修十一月壬寅以單超
為車騎將軍以本紀修十二月還宮本紀燒當等八種羌寇隴右
護羌校尉段熲追擊於羅亭破之以本紀修
解題曰李賢曰東觀記曰追到積石山即與羅亭相近
在今鄯州
處士黃憲卒以列傳修
解題曰通鑑於安帝延光二年載王龔為汝南太守引
進憲等因言其卒而通鑑綱目乃於是年遂書汝南黃
憲卒則遠矣按荀淑周舉名輩皆先於憲郭泰名輩後

於憲淑年六十七與舉俱卒於建和三年泰年四十一
卒於建寧二年憲年四十八其終正在淑舉之後泰之
前又陳蕃為三公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
此延熹八年事今因蕃為五處士併書之
漢孝桓皇帝延熹三年春正月丙申詔求李固後以列傳修丙
午單超卒以本紀修閏月燒當羌寇張掖段熲追擊於積石大
破之以本紀修
解題曰李賢曰積石山在今鄯州龍支縣南
大鴻臚陳蕃太常楊秉等上疏請李雲罪坐免雲與杜衆
皆死獄中以紀傳修

解題曰李雲之死本紀與楊秉傳書於三年而李雲傳
書於二年蓋雲上書在二年其死則在三年耳今據傳
書雲上疏於前而據紀書雲死於後庶不牴牾事見通
鑑雲衆下獄陳蕃楊秉沐茂上官資皆請之黃瓊為太尉救之殊不甚力他日乘艴乃摘論其冤豈暇平日所欲至是始不能忘耶
夏五月甲戌漢中山崩本紀秋長沙零陵蠻反以本紀通鑑修冬十
一月日南蠻降以本紀修勒姐羌圍允街段熲擊破之紀下
解題曰李賢曰允街縣屬金城郡
太山賊叛十二月遣中郎將宗資討破之以袁宏漢紀修是歲以
議郎陳蕃為光祿勳楊秉為河南尹秉尋輸作左校以列傳修

漢孝桓皇帝延熹四年春正月辛酉南宮嘉德殿火戊子
丙署火(本紀)
解題曰李賢曰續漢志曰丙署長七人秩四百石黃綬
宦者為之主中宮別處
二月壬辰武庫火(本紀)三月黃瓊免夏四月以太常劉矩為
太尉(以本紀修)五月辛酉有星孛于心(以本紀修)丁卯原陵長壽門
火(本紀)六月庚子岱山及博尤來山頹裂(本紀)
解題曰李賢曰博今博城縣徂來山一名尤來
黃瓊為司空(以本紀修)零吾羌與先零諸種冦三輔(以本紀修)秋七
月減公卿以下奉貣王侯半租占賣關內侯以下錢各有
差(以本紀修)九月黃瓊免(本紀)冬十月先零諸種羌冦并涼段熲
討之湟中義從叛熲坐徵輸作左校十一月中郎將皇甫
規破降之
解題曰湟中義從胡大月氏之別也在張掖酒泉地月
氏王為冒頓所殺餘種西踰葱嶺其羸弱者南入山阻
依諸羌與共婚姻霍去病取西河地開湟中月氏來降
與漢人錯居雖依附縣官而首施兩端其大種有七勝
兵合九千餘人分在湟中及令居又數百戶在張掖號
曰義從胡中平元年反遂冦亂隴右
漢孝桓皇帝延熹五年春正月壬午南宮丙署火(本紀)三月

沈氐羌冦張掖酒泉皇甫規討降之(以紀傳修)夏四月恭陵東
闕火(本紀)虎賁掖門火(本紀)五月康陵園寢火(本紀)長沙零陵賊
攻桂陽蒼梧南海交阯(以本紀修)乙亥京師地震(本紀)中藏府丞
祿署火(本紀)秋七月己未南宮承善闥火(本紀)烏吾羌冦漢陽
隴西金城(本紀)
解題曰烏吾羌在隴西
冬十月武陵蠻冦江陵南郡太守李肅坐奔北伏誅以右
校令度尚為荊州刺史辛丑以馮緄為車騎將軍討叛蠻
降之(以本紀修)假公卿以下奉換王侯租以助軍糧(以本紀修)十
一月馮緄破叛蠻(以本紀修)滇那羌冦武威張掖酒泉(本紀)劉矩
免太常楊秉為太尉(以呂祖謙標目修)徵皇甫規為議郎尋坐輸
作左校(以列傳修)
漢孝桓皇帝延熹六年夏四月辛亥康陵東署火(本紀)五月
鮮卑冦遼東屬國(本紀)秋七月甲申平陵園寢火(以本紀修)武陵
蠻復反太守陳奉討降之八月馮緄免(以本紀修)冬十二月衛
尉周景為司空與楊秉劾宦官子弟為牧守者五十餘人
天下肅然(以紀傳修)以度遼將軍皇甫規為使匈奴中郎將武
威太守張奐為度遼將軍(以列傳修)以段熲為護羌校尉(以列傳修)
尚書朱穆卒(以列傳修)
漢孝桓皇帝延熹七年春二月邟鄉忠侯黃瓊卒(以列傳修)

鮮題曰事見通鑑後魏崔光隨時俛仰竟慕胡廣黃瓊之為人則瓊亦廣之流爾安能為國之輕重有無哉

秋度尚擊零陵桂陽賊及蠻夷大破平之以本紀修冬十月壬寅帝南狩幸章陵幸雲夢而還以本紀修段熲擊前當羌破之以本紀修十二月辛丑還宮以本紀修

漢孝桓皇帝延熹八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苦縣祠老子本紀勃海王悝謀反徙為廮陶王以本紀修丙申晦日有食之

鮮題曰按劉羲叟長曆正月丁卯朔本紀丙申晦之下三月之上有己酉癸亥合係之二月不書闕也今補之

二月千秋萬歲殿火本紀楊秉劾免中常侍侯覽司隸校尉韓縯劾奏左悺悺自殺又奏貶中常侍具瑗為都鄉侯宦官襲封者降為鄉侯以紀傳修

鮮題曰按袁宏漢紀書奏尚書詰掾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三公統外御史察內今越奏左右何所依據其闗公具對秉使對曰除君之惡惟力是視鄧通失禮申屠嘉召而責讓文帝從而請之漢故事三公鼎司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餘見通鑑觀尚書之問則後漢三公之失職可知茲光武詒謀之不臧也幸而秉能援古義以對不然豈不貽千萬世之笑耶

癸亥皇后鄧氏廢以憂死以紀傳修段熲擊罕姐羌破之以本紀修三月河南尹李膺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以治宦官輸作左校以列傳修夏四月甲寅安陵園寢火本紀丁巳壞諸房祀以本紀袁宏漢紀修

鮮題曰李賢曰房謂祠堂也王渙傳曰時唯密縣存卓茂廟洛陽留王渙祠

壬戌河水清以袁宏漢紀修五月丙戌楊秉薨以本紀修賢良劉瑜上書以為議郎以通鑑修桂楊賊攻零陵遣中郎將度尚等擊斬之以本紀修六月段熲擊當煎羌於湟中大破之以本紀修秋七月以太中大夫陳蕃為太尉以本紀修八月戊辰初稅田畝錢以本紀修九月丁未京師地震以本紀修冬十月周景免以本紀修辛巳立貴人竇氏為皇后本紀

鮮題曰袁宏曰初憲之誅家屬廢為庶民武字游平少有學行生五男二女

十一月壬子德陽殿西閤黃門北寺火以本紀通鑑修十二月使中常侍管霸之苦縣祠老子以本紀修以李膺為司隸校尉以列傳修

漢孝桓皇帝延熹九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以本紀修三月癸巳京師有火光轉行人駭譟以本紀修司隸豫州飢死者什四五本紀夏四月庚午河水清以袁宏漢紀修五月以太常胡廣為司

徒（以本紀修）六月南匈奴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秋七月沈氐
羌寇武威張掖以大司農張奐為護匈奴中郎將擊之（以紀）
（以傳修）帝親祠黃帝老子於濯龍宮用郊天樂（以本紀修）
解題曰後世列黃老於天帝其必自此始矣西域傳稱
帝數祀浮圖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後遂轉盛又襄楷傳
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貴尚無為或言老子
入夷狄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今陛
下柰何欲如黃老乎
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瓆下獄死（以通鑑修）
解題曰太尉陳蕃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諫請瓆瑨等

帝不悅有司劾奏之矩茂不敢復言蕃獨上疏曰小黃
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
劉瓆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
其誠心在乎去惡至於陛下有何悁悁而小人道長營
惑聖聽遂使天威為之發怒必加刑譴已而過甚況乃
重罰令伏歐刃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奉
上不撓疾惡如讎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
刑坐不逢赦恕左右群豎惡傷黨類妄相交構致此刑
譴聞臣是言當復譁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豫政之源
引納尚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一朝（李賢曰宣帝五日一聽事）

（自丞相已下各數奏其言魏王肅上疏陳政本曰周官五日視朝公卿大夫並進而司士辨其位焉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漢初依擬前代公卿皆親以事升朝故高祖躬追反走之周昌武帝時可奉奏之殿照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人自是陵遲朝禮遂闕可復五日視朝之儀使公卿尚書各以事進由此觀之視朝之禮其廢久矣至蕃始言之通鑑載蕃上疏獨除此二句蓋未深考）簡練
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
遠乎哉帝不納餘見通鑑
下郡國捕黨人陳蕃卻之下李膺等於黃門北寺獄蕃極
諫坐免（以呂祖謙標目修）
解題曰按黨錮傳序初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
及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

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
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
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
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又為謠曰汝南
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
成瑨但坐嘯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
宗賈偉節為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
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
叔茂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餘見通鑑王師古曰
陳蕃明言黨錮非罪固可喜皇甫規自置身於黨錮非

蔡之也正欲帝灼見黨錮皆君子為天下之向慕如此一旦悟則黨錮事解矣如此然後見魏之心（呂祖謙曰天下之事最是互相譏摘妄分清濁為偏最大且如房周賓客物不過學舍中譏誚戲笑之語豈知自此致天下之大禍我大抵此等語易於相傳自一人以至一州一路夫以一人而當一州之怨自然至於此事又推而廣之豈不大可畏哉大抵為學須當推廣大之心凡執卷皆同志也何必與親厚者及相近者方謂之同志而疎遠者非同志之理此止是一心又如朋黨之禍亦有二等一是輕薄如房周之賓客一是高自標置如范滂李膺之類其賢愚雖如一霄壤其禍天下則一）

九月光祿勳周景為太尉（以本紀修）冬十二月以越騎校尉竇武為城門校尉（以列傳修）李膺等二百餘人受誣為黨人並坐下獄書名王府（本紀）南匈奴烏桓降封鮮卑檀石槐為王不受（以本紀修）

漢孝桓皇帝永康元年春正月先零羌寇三輔張奐破平之（以本紀修）煎當羌寇武威段熲追擊於鸞鳥大破之（以本紀修）夏四月先零羌寇三輔（以通鑑修）五月壬子晦日有食之（以本紀修）六月庚申大赦天下改元赦黨人禁錮終身（以杜傳修）秋八月大水勃海海溢（本紀）冬十月先零羌寇三輔張奐擊破之（以本紀修）十二月復癭陶王悝為勃海王（本紀）丁丑帝崩于德陽前殿戊寅尊皇后曰皇太后臨朝與父武定策禁中迎肅宗玄孫解瀆亭侯宏於河間（以本紀修）

解題曰帝崩無嗣武召侍御史河間劉儵參問其國中王子侯之賢者儵稱解瀆亭侯宏武入白太后遂徵立之餘見通鑑

大事記續編卷第十七